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八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22/12/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八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八六册目次

經部・禮類

周官析疑三十六卷考工記析疑四卷 〔清〕方苞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至嘉慶間刻抗希堂十六種本 …… 一

周官辨一卷 〔清〕方苞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至嘉慶間刻抗希堂十六種本 …… 四一五

周禮集傳六卷首一卷 〔清〕李文炤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爲堂刻本 …… 四三八

周禮質疑五卷 〔清〕劉青芝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刻劉氏傳家集本 …… 七〇三

周官析疑三十六卷考工記析疑四卷

〔清〕方苞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至嘉慶間刻抗希堂十六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官析疑三十六卷考工記析義四卷》提要

周官析疑序

王荆公謂周禮半爲理財之書今觀廛人質人泉府門關之絘布廛布總布巡考犯禁之舉罰不售之斂稱貸之息非即熙寧坊場白地房廊市例免行均輸之苛濤乎山虞澤虞迹人林麓川衡物物而厲禁之角人羽人掌葛掌炭之職纖介無不取之者不深究其所以然則與孟子所言文王之治岐相謬戾然張子二程子深非荆公之新法而於周禮則尊信而述之朱子謂非聖人不能作西山

真氏極言其廣大精微必有周公之心乃能行有周公之學乃能言槪指爲矯詐而訾棄之此林碩何休之妄與新義之瀆亂等耳善乎望溪先生之論曰周官萬世無弊之良法也世人所疑議乃王莽劉歆所增竄而鄭康成每據漢法莽事以詁周官故介甫又用之以禍宋也自漢河間獻王獻周官五篇武帝藏之秘府諸儒莫之覩也故歆承莽旨得肆意竄入以自蓋掩先儒亦有疑爲劉歆之書者而未若望溪灼見其孰爲歆所增竄而於班

史所載[illegible]事具得其徵也其總論十篇大義既以[illegible][illegible]又逐節爬梳以析其疑經緯條貫一歸於正且探其根源使周公運用天理之實介甫摭拾傅會以求逞其私計之情昭然其不可掩焉夫金雜於沙玉淆於石既簡别而[illegible]其真又從而陶鑄之琢磨之於是金之光玉之潤有目者共識周禮雖列羣經而學士能通其讀者蓋寡自是編出而後大典精義炳若日星明經之功顧不巨歟觀是編者當知聖人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六典之周浹

莫非天理之流行果能隨處體認而近反之身心日用之間於以[illegible][illegible]淑性求志達道皆於是乎有賴焉豈徒信古傳述已哉

雍正十年秋八月高安朱軾撰

周官析疑序

讀經者誠能卓然出特見辨前人之僞解後人之惑則於先聖制作之精意自心心相印得其切要有所持循損之益之皆合於道而不相悖周禮一書孔子謂王道在是乃數千年來從未有善用之者假而用之有若新莽輕而用之有若蘇綽誤而用之有若王安石是豈時殊勢異泥於古者終難行於後與蓋道統開自堯舜禹湯文武遞傳而至周公周公道德有於身運用之以輔成王而作周

禮吾儒誠正修齊治平之學皆備後世不遡其道高德厚之心源而徒泥書中布置之粗迹思以易俗移風甚至矯拂人情而不顧毋惑乎用之而禍敗相踵屬也夫周禮廣大精微書中之粗迹類皆末世所增入固作僞而滋惑者也惟有人焉實指其僞而力辨之以解後人之惑斯可由徧布精密中推聖人之用意深切處而篤信爲建太平之基本然苟非讀書功深卓然出一己之特見鮮有能剔黑白而定一尊者若望溪先生是編可謂讀書

功深卓然出一已之特見者矣余嘗謂漢儒注經博而流於雜宋儒解經約而探其原康成尊奉子駿句解字析惟務徵引以實之其於制作之心源未嘗嘿契而神會程張朱三子則直遡道德之統宗而明其爲運用天理爛然之書一博一約得失昭然先生讀書由博歸約宜其與程張朱之議論相合也且先生所辨有更補先儒所未及者昔人言周禮有闕文省文互見之異陳止齋則謂鄭注之誤有三今先生卓然自出特見論歆則証以公孫祿班史安石新法罪由康成而治經當求實用

言皆的當不易夫豈呫嗶末學一知半解所能仰企萬一者哉辨前人之僞解後人之惑謂周禮因先生而明可也雖然周禮法天地而明教化辨方位而敘人倫蓋以天德而發王道今得是編余知爲政者有所持循鑒新莽蘇綽安石之失而善用之將庶政和萬國寧再見成周太平之雅化者於是乎在矣

海寧陳世倌撰

周官析疑目錄

天官
卷一至卷七
地官
卷八至卷十五
春官
卷十六至卷二十四
夏官
卷二十五至卷三十

秋官
卷三十一至卷三十六
冬官考工記
卷一至卷四

周官析疑卷之一

海寧陳汞之
高安朱可亭同訂　　桐城方苞著
臨桂陳榕門

天官冢宰第一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乃正位之事、非體國也。王城面九里、畿內面五百里、近郊遠郊甸稍縣畺

之地、各有所任、人有所宜。事取其便。皆量國中之體勢。以定野外之經制、五等之國。以次而殺、則其野外都邑郊關溝涂大小遠近。必與相稱。舊說似誤、　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又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元后作民君師、所以爲之極也、君奭篇乃悉命汝作汝民極、公卿師保萬民。亦所以爲之極也。全經之義、蓋括於此、故六官之首、並揭之、俾守典者識焉、辨方以正位、體國以經野、設官以分職、皆所以安民生、定民志。而使遵王之道。故曰以爲民極也、　朱子以至極之義、標準之名、辨書傳以極爲中之誤、證以周官、其義益明、蓋以爲民極、不可訓以爲民中也、必兼至極與標準、然後以爲民極、建其有極、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逐字皆得實義、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合教禮政刑事而成治、治之使各得其分、謂之均、均者、上下尊卑貧富遠邇各得其平也。苟人

剸秉鈞之不善、一言以蔽之、曰不平其心、故相臣佐王平天下、自平其政始。而平其政。自平其心始。　六官正與師之外、司旅凡六十人、府史及胥之數半之、而所掌不過藏官契、贊官書、治官敘、凡政事皆官治之、而吏不得與聞焉。至徒則傳官令以徵令吏之事、亦不得與聞焉、所以姦弊不作、而實德及民也、後世小州縣、書役差役之正副、必數十人、徒數十百人、官安能徧察、民何由自直哉　六卿官中府史及胥僅三十

二人必各有所長者也故八統七曰達吏疑諸職中下士鄉遂公邑之中士必於是取焉徒之中有傑出者不可以贊書亦可以守藏治敘蓋古者農工商之子亦嘗與於閭里塾門之教也鄉遂之吏無府史胥徒以比長里宰之倫爲下士者即以農夫之淳實者爲之其行能果有可任自當以漸而升蓋聖人立賢無方始則無一人之不教終則無一行一藝一才之或遺也

治官之屬

李光坡曰典命大夫同四命而此分爲中下蓋若侯伯同七命子男同五命而爵則有高下耳（典命職公之卿三命掌客職士視諸侯之卿禮注言士以三命而下爲差似據此）

宮正

凡命官曰正者總其政也曰司者察其事也曰典者守其法也曰職者主其業也曰掌者專其任也曰師者訓其徒也曰氏者世其官也曰人者稱其材也其餘如宮伯膳夫山虞林衡之類則各因其職事以起義

庖人

古民茹毛飲血包犧氏始火食爲毛炮庖之義宜取於此若包則茅匭橘柚皆有是名注義似偏

酒人

酒漿籩醢醯鹽冪七職皆出入王宮故以奄奚爲之以給世婦廟中之役故酒人用奄

注引漢法於女及奚皆曰女奴非也爲齍盛齊酒籩豆之實以事天地宗廟不宜用罪人秋官

司厲惟盜賊之女子謂之奴入于舂槀則女奴不供他職而他職之女奚不得爲奴明矣女酒及奚凡三百三十人舂槀事按繁重而女舂抌止二人奚五人女槀十有六人奚四十人蓋給役者司厲所入女奴而女舂女槀及其奚特監視教導之耳二職不列女奴及其數者以司厲職有明文且以罪入數不可定也

獸人

李光坡曰獸人與甸師相次以掌罟田獸之害

稼者、其徒四十人、蓋所掌惟皆耕田之獸、而藏甸者獸之法、亦此職布之、

凌人

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故連類在此、

醢人

有籩人而無豆人者、籩實果穀魚鹽餌餈、皆易成、故統於一官、豆實醢物醯物、雜而難成、非一官所能共、而豆實又不盡於醢醯之物也、鹽亦籩實、而別列一職者、共百事之鹽、籩實其一耳、

籩人女奚少、以棗栗之屬皆乾物也、醢人醯人女奚倍之、以菹醬之屬皆濡物、製作事繁、

鹽人

山澤林鹽、爲國之寶、民賴以生養也、周公於山林川澤、皆官爲之守、而時頒於民、然猶取其骨物羽物草貢葛征、以當邦賦、惟鹽、則無守、無頒、無賦、而聽民自取、何也、官守而時頒、恐貪民生爭、且竭取耳、鹽則日食而外、多取無所用之、聽民自取而無賦、則商賈雖爲阜通、而不得專之以要厚利、聖人體民之忠、處物之當如此、

內府

司會掌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職歲掌貳都鄙之財出賜之數、小行人適四方所至之國、有事故、則令賻補賙委犒禬慶賀哀弔、則藏貨賄之府、自郊野縣都至畿外、隨地而有之、內府所掌、獨待邦中之用者耳、謂之內者、乃對邦國郊野縣都而言、非對掌邦布之外府而爲內也、

司會

諸儒謂大府下大夫、而司會以中大夫爲之屬、非也、大府之屬、玉府內府外府以及官府都鄙之吏、皆主守藏者、用財之式法、則司會鈎考之、故司書職歲職幣、皆屬司會、而職內亦屬焉、知所入、然後可量以爲出也、司裘掌皮亦以類而相從、其出用之數、亦待考於司會也、大府所掌、惟貨財之守藏、則以下大夫領之足矣、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掌九貢九賦九式九功之法、以均節財用、

凡冢宰所布之治皆考焉於內則逆羣吏之治於外則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凡王及冢宰所以馭百官者皆與議焉其爵與小宰並而職事繁重轉過於小宰故特設下大夫四人以佐之正朱子所謂運用天理不得不然者羣儒乃以私意隱度謂欲其權足以制大府然後鉤考糾察之勢得行謬矣

職歲

不曰職出而曰職歲者歲有豐凶所出一以歲為準而不得過也

內小臣

古者天子日視朝公卿大夫士皆得進見言事內小臣羣奄之長所掌者不過陰事陰令耳東漢末造天子不時見公卿大夫宦者口銜天憲勢傾朝野沿至於唐則天子之廢立由之死生聽之然後知周公之典百世不可易也

閽人

內則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穀梁傳亦云閽寺人也此列序羣奄不宜獨為墨者墨者所守蓋城郭官府館舍倉廩廄車之門王宮五門六服羣辟會朝公卿百官所出入不宜使黥者守之注誤

寺人

諸職稱奄言其精氣之閉藏而已惟王之正內謂之寺人言能侍御於王必其才行之出類者也至內小臣稱士則非有士行者不足以充之

王之正內五人

不曰后之內寢而曰王之正內婦人所居必繫於夫以為名猶內宰職不曰后宮而曰王之北宮也后寢設寺人而王寢無之何也王之路寢與公卿聽政即退適燕寢而晝以訪問夕以修令侍御僕從皆在焉惟夜以安身然後嬪婦敘御耳宮人掌寢中供具內小臣掌陰事寺人掌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則嬪婦入御女宮隨而聽事具在其中矣自朝及夕侍王者皆士大夫夜事則內小臣寺人當直者遞代而

掌之故員無別設耳

內豎倍寺人之數

寺人五而豎倍之者正內日近王后職事親要刑餘之人善良者不多觀故取貢稚之純一者備焉　奄人通內外之令領女奚之屬其事有斷不可缺者然考周官內小臣四人寺人五人其餘司服用者通天地二官四十五人數旣甚少而爵以士者又不過四人其上有內宰宮正小宰太宰層累而督察之則亦安能爲國患哉

或謂刑人不宜近嬪御亦非也士大夫始有過行重自懲艾而終爲善良者多矣爲奄者不過四十五人其近王后者不過九人則必能補前行之惡者也

九嬪

疏引鄭氏檀弓注無稽之說也帝嚳四妃不過約畧詩所稱姜嫄有娀史記所稱娵訾氏陳鋒氏之女而云然不知娵訾氏乃帝摯之母陳鋒有邰有娀實生堯與稷契故有傳於後當時嬪御未必止此四人也夏殷周以三遞增絕無徵據而由其說則流弊無窮好博而不能折衷於義理程朱所深病於漢儒皆此類也

世婦

鄭康成三夫人九嬪世婦女御注本確不可易其引昏義以證世婦女御之數及家語當夕之說朱以後諸儒紛然排擊皆於理有未達也天子法天凡事皆以十二爲度故有三夫人九嬪魯伯姬歸於宋三國來媵春秋特書以爲非禮

則天子宜備十二之數明矣三夫人雖不見於經而酒正有后致飲於賓客之禮漿人又有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則后之下有夫人明矣此猶三公不見於經而其朝位則見於小司寇朝士射位則見於射人冢宰大司徒所供大祀止見五帝而昊天上帝則見于宗伯職及司裘耳蓋雖九嬪如九卿之不可缺三夫人則有其德乃備其位猶三公之官不必備惟其人也世婦則有子而可以爲王繼世者其無子而賢德出

衆者或附焉、女御則良家子貶姓于王宮、王所幸御乃有其位故其數皆不可定也至王所未御、必有限年出嫁之制、而今不可考矣

古者內官九御、自夫人嬪婦以下、皆贊王后率內治、以共祭祀賓客之事、以獻蠶桑種稑織文組紃之功、以治王族嘉好合食、內宗三月之教、以備喪祭弔唁之禮、亦如庶司百職之不可缺也、群儒乃力排昏義並疑周官曲禮、謂王宮嬪御不宜若是之多、蓋以私意淺見、妄議聖人運用天理之書。不知苟王心無主。而以欲敗度。則惑溺專妬。即一二人。亦足以羸王躬而亂百度。果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則九嬪世婦女御之備官。不過恪共內職。以廣世嗣而已。周公建官、自王宮嬪婦以及奄寺暱近之人、膳服瑣細之事、皆屬于冢宰。正以暱近則儇媚易生。瑣細則宴私易逞。故董之以師保。務使禮度修明。君心順正。小無所忽。大不可踰。乃正心誠意之根源。興道致治之樞紐也。○夫人九嬪世婦女御、宜皆有供使令者、而不見於天官春官宮卿之屬、每宮之女府女史女奚是也

內司服

此職及縫人女御、即取諸列職世婦下者、羣備以序奄下、遂疑非王之內人、不知二職所領多外事。故首奄如非內人則當曰女宮

縫人

女御之下、別列女工、則爲內外明矣、

染人

婦人每易驕侈、以物采相耀、故婦官染采並屬冢宰、則後宮服飾、不得競於華靡、

夏采

大學之道、治國平天下、必本於修身齊家、而其原又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蓋必如此而後表裏無隔細大畢貫、冢宰之屬、驟視之若紛雜瑣細、而究其所以設官之意。則天子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皆統焉所以爲師保之任而非五官之比也至於格物致知之學則

師氏保氏導養有素而隨事而究察焉者皆足也

周官析疑卷之二

湘潭陳滄洲
高安朱可亭同訂　　桐城方苞著
臨桂陳榕門

大宰

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

邦國則舉其大綱故曰經萬民則詳其節目故曰紀

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

惟治教二官曰官府何也凡府之藏官弆者無所用治教即春夏二官有禮樂兵戎之成器而守藏甚易出入無私惟天地二官之府則九賦九貢之粟米貨賄百物良兵良器皆入焉故府與官並舉聽計考治廢置誅賞所以治官也曰成月要參互鉤稽所以治府也明其治教謹其禮俗所以教官也辨其苦良宜其燥濕時其發斂易其陳新所以教府也皆程子言春秋之文一字易則義必異治周官者亦當以此求之

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

師田之禮昭文章明貴賤順少長習威儀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故曰正百官四邱出甲更番征役故曰均萬民　司士正朝位詔爵祿亦所以正百官

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備物致用治教禮政刑之事皆資焉故曰事典任者屬之事以盡其力也獨於冬官言任者水土之政尤勞且繁

七曰官刑以糾邦治

官刑兼輕重而言司寇職四曰官刑上能糾職舜典鞭作官刑官府之常刑也其有極惡大罪則亦不免於刑殺內史六曰殺掌四凡有爵者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是也記曰刑不上大夫乃賈誼所謂體貌大臣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之類耳

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以分之所守言則曰官職以事之所服言則曰官常其實一也上分職以授下故曰辨下服常以報上故曰聽官府八成有一定條格故曰經七事之法有施舍治訟故曰正聯與常獨曰官治主於聚其人也餘皆曰邦治主于舉其事也

以八則治都鄙

都鄙記所謂內諸侯祿也與鄉遂公邑純用王朝之制出封純用侯國之制者不同故別以八則治之治分於外權操於內所謂馭也

三曰廢置以馭其吏

吏即服官者若府史之屬則其長所自辟除非王朝廢置所及也法則者示以職之所守故曰官廢置者覈其人之所堪故曰吏

五曰賦貢以馭其用

私邑之用王朝之供各有定分而又時其歲之豐凶事之繁簡是都鄙之用皆王朝所制也故曰以馭其用

七曰刑賞以馭其威

都鄙刑賞其長得自專恐妄作威福故其獄訟

必上於國則知賞亦不得專行雖假以威福之柄而仍操之自上故曰以馭其威

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禮天子諸侯有四時之田大夫士皆得從君以田故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此經田役以馭衆乃天子田而縣師受法于司馬以起都鄙之衆非都鄙之主得私自田獵也賈疏乃云卿大夫得田王氏詳說又云惟天子之大夫得田不知從君以田雖士庶亦可若私田諸侯之大夫固不可天子之大夫肅獨可乎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

爵祿廢置生殺予奪皆天理之自然也然以天下之大柄而操於一人非上聖至仁豈能一一各應其則及其變也則有不宜貴而貴不宜富而富不宜廢而廢不宜置而置不宜予而予不宜奪而奪者矣又其甚也且有不宜生而生不宜殺而殺者矣所以然者情僞百出耳目易欺人主一心豈能徧察自非公正無私能好能惡之相臣隨事隨時竭誠盡慮以告其君鮮不牽於私意蔽於僉壬而冥行倒置者漢唐以下非無厲精求治欲謹其操柄之賢君而不能比隆於三代以詔之者無伊傅周召之相臣耳此振古治道升降之分界也

二曰祿以馭其富

如宮正之會稍食宮伯之行秩敘雖微而必察也

三曰予以馭其幸

於爵祿後即繼以馭幸者人君於所親幸而濫以爵祿最亂政之大者故先之

四曰置以馭其行

人之性資剛柔敏鈍各有所稟官之職業文武劇易各有所宜故必知其行然後置之各當其任自始仕者論定而後官以至三宅三俊克由繹之而後俾乂皆率是道也如用違其才則雖賢而官或不治故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

心乃文武立政之根源周公本之以建六典者也

五曰生以馭其福

春秋傳曰淫而無罰福也故有罪而赦宥可以謂之福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

馭羣臣猶有慶賞刑威之法而所以馭萬民者不過以忠厚禮讓爲先且一一實體於王躬而不專以布教敷言求喻於衆志蓋民弱而不可

勝愚而不可欺苟非至誠動物以善養人而別求所以馭之之道鮮有能喻諸民而服從其教令者夏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故先王顧畏於民弱惟務正其本統以漸摩而陰化之然是八者亦非上聖至仁未能自然而各盡其道故竝使冢宰隨時隨事而詔王焉

七曰達吏

府史胥徒有才行特出於衆者則達之使爲士官也

以九職任萬民

天之生人無少壯男女有是身則有所居之分位有是分位則有所治之事業故名曰職蓋天地之間有一無職之人有一不守其職之人則有家有國者必陰受其病故王公身任天職必使萬民合九職無以託其身而君臣相與盡志於治教政刑禮事以董正之而使無廢職焉

一曰三農生九穀

此主以九職任民以上中下之農言之則可以包五地以山澤平地言之則不可以包三農且舉山澤未有反遺邱陵墳衍者果爾則經文當曰五地生九穀矣周官於山澤之農所徵惟骨物羽物葛徵草貢以當邦賦正以除去平地原隰（邱陵之可耕者卽原也墳衍之可耕者卽隰也）則山澤之農甚少耳先鄭後鄭說俱未安

二曰園圃毓草木

易氏祓謂園圃虞衡卽三農中無田可受及受田而有餘力者爲之非也山澤之耕地無多故

即使耕者守其材物、所謂山農澤農也、園圃則地之宜草木而不宜百穀、或華離而不可井溝者、故別爲一職、若沃衍井地之民。雖有餘力、豈能遠離鄉州。以守山澤。或近舍廬井。而別闢園圃乎、不過於同井比邑、受餘夫之田耳、至于無田可受、末世豪強兼并、土滿人聚之區則有之、先王之世、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利均而難專。民散而不滿、安有是哉。

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

虞衡之職、主長養山澤之材、與及時出而用之、曰作、則兼此二義、飭材之事、盡於飭與化、絲枲之事、盡於化與治、一言而盡萬物之理、是謂聖人之文、

四曰藪牧養蕃鳥獸

載師職有牧田、而牧地不見於經、此與藪並列、蓋牧地也、地有宜于牧而不宜于田者、故小司徒井牧其田野、隨地皆有之、而王朝之牧田、必以任遠郊之地、蓋四郊賓客所會、所用畜物爲多鳥獸、有宜于藪澤而不宜于平土者、四郊地狹、賓祭用繁、故兼養于藪、待其成、而近輸于牧、然後甸稍縣都之地、宜于牧者、其附近農民、及公有司都家得受牧焉、此王政所以即人之心而盡物之理也。

七曰嬪婦化治絲枲

不曰女婦、而曰嬪婦、非有夫之婦、雖蠶績而不責以布帛之貢也、八材曰飭、引以繩墨、式以模範也、絲枲曰治、漚椎煮練、以達其性也、皆變其本質而後利於民用、故同曰化、

八曰臣妾聚斂疏材

古無奴婢、子弟事父兄、弟子事先生、屬吏事長官、所謂臣妾、公家及士大夫之家、始有之、春秋傳、人有十等、皁臣輿、僕臣臺之類、則臣也、士大夫之內御者、公家之女奴、則妾也、無事時皆使聚斂疏材、以自饒益、故雖列九職、而無賦貢、與閒民同、農工之家、則聚斂疏材者、即其親屬耳、世儒或以周官理財、過於詳密、疑非聖人之法、

非也、財之盈絀、係天下安危、故易大傳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但後世所謂理財者、惟計民之供、及國之用、與聖人所以理財者異耳、蓋財之源、在於生之為之、而不可一聽於民也、財之流、在於食之用之、而不可一委於吏也、觀九職之任民、至於聚斂疏材、遂師之巡稼穡而救時事、至于稼用其民、酇長之趨耕耨、并稽女功、所以導民於生之為之者、視民之自謀而尤悉矣、失財用物、考於宰夫、振掌事者之餘財、歸於職幣、宮中之稍食、宮正均之、周廬之月秩、宮伯制之、所以察吏而防食用之浮冒者周矣、禮俗之則、頒於冢宰、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辨於小司徒、所以防民而謹食用之靡耗者備矣、是乃生財之大道、所以天災不能困、而民患無由興也、

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九職之事、專以人力成者、則目其人、三農商賈百工嬪婦臣妾閒民是也、主於土宜而輔以人力、則舉其地、園圃藪牧是也、惟山澤之材生於天、成於地、無所用人力、不過使其地之人守之耳、而長而鑛之、節而用之法禁操柄一稟於有司、故獨以官名

三曰邦甸之賦

不曰六鄉而曰四郊者、六鄉之外、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皆在四郊也、不曰六遂、而曰邦甸者、六遂之外、皆為公邑也、

六曰邦都之賦

都家各有貢、司徒職制地貢而頒職事是也、

七曰關市之賦

關市譏而不征、乃文王治岐之政、或以九賦及關市證周官為偽、非也、孟子曰、市廛而不征、則市有賦矣、春秋傳偪介之關、暴征其私、則遠關有常賦矣、

九曰幣餘之賦

閭師掌國中四郊之賦、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

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則農卽以穀爲貢、餘七者卽以所貢之物爲賦明矣、此職邦郊甸稍縣都之田賦、則農所貢公田之九穀、與圃牧嬪婦之貢也、關市之賦、卽商賈百工之貢也、山澤之賦、卽虞衡之貢也、園圃藪牧、卽邦郊甸稍縣都之地、農工商賈嬪婦臣妾閒民、卽邦郊甸稍縣都山澤關市之人、以九職制九賦、以九賦待九式、貢物之外、別無

所謂賦、其義甚明、康成乃謂口率出泉、鄭氏伯謙又謂卽百畝私田制賦、皆未詳考經文故也、

○九賦不言鄉遂、何也、鄉遂之賦見於經者甚詳、故舉四郊以包宅田至牧田、則六鄉不待言矣、舉邦甸以包公邑、則六遂不待言矣

以九式均節財用

大府九賦、各有所待、用之多少、必與賦相稱、所以節之也、職內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所以均之也、用二餘一、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尤均節之大者、九式無軍旅、蓋甲出邱甸、無養兵之費、有事則遣人致道路之委積、出畿則侯國供其資糧、此古者所以薄取於民、而財不匱也　古之師行、未有用餽餉者、齊桓東伐、主啓西伐、主衛傳門、師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常時所過、蹴以爲苦、而齊師歲出、力常沛乎有餘、實由於此、若王師之出、則山澤閒田之所入、方伯連帥之所共、其儲待必有素矣　李鍾僑曰、九式皆有常制者、惟軍旅之用無常、故不須爲式、

六曰幣帛之式

註以幣帛爲賙勞賓客者、贈勞幣帛、於賓客中該之矣、此蓋謂給作幣帛之費也、祭祀禮神喪荒賙委、皆用幣帛、非止贈勞也

八曰匪頒之式

王氏應電以匪頒爲百官之正祿、非也、九式以待公事、頒祿無與焉、蓋古者命士以上、皆有田祿、卽鄉遂中下士、亦止倍增其田以爲祿、所謂匪頒、乃因事而特頒者、如冢宰之賞群吏、及有

勞績而非武功、不得受田于司勳、小則饋以泉布、大則須以粟米、以非正祿、故謂之匪頒耳、

九曰好用之式

匪頒、慶賜、徧於羣臣者、好用、則王及冢宰加勞所倜及者、或謂臣民食用之式、亦宜大宰須之、蓋統於九式、非也、九式國用也。故大宰掌之。大司徒主教民、故以儀辨等、以度教節、而小司徒掌飲食喪紀之禁令、州長以下、歲時月吉、讀法以申警之、黨正所教尤詳、大宰無庸更須其式。

一曰祀貢

先鄭以祀貢爲犧牲、蓋據月令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而言、不知是乃不韋欲制爲秦法者、古無是也、其諸庖人所共之好羞與、

三曰器貢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九賦九功。不宜有兵與成器、必貢物也。春秋傳桃弧棘矢以禦王事、又尊以魯壺、所謂器貢乃此類耳

四曰幣貢

王氏應電謂幣貢與服貢相類、故大行人無幣貢非也、朝覲聘頫、皆有幣、無爲更列入貢物

九曰物貢

邦國獨致貢以粟米、皆取於甸服、所以用利而民不勞也、大行人六服因朝而貢物、各有定此則每歲常貢、以當其田賦所宜上共者、楚於周當在要服、而包茅祀貢也、桃弧棘矢、器貢也、則

各以國之所有、而物非一類可知矣。諸侯當朝覲之歲、則貢物宜親將之、而不復遣大夫入貢、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

獨言繫邦國之民者、畿內都家、不世國邑、其民皆天子之民也、外諸侯則得私其民矣、故九兩首列牧長、以示牧長雖尊不過爲天子繫屬此民、與師儒以下等耳

二曰長以貴得民

長者一官之尹及鄉遂州長縣正皆得自辟屬吏者也（閭胥比長及府史之類）故曰以貴得民

六曰主以利得民

主者卿大夫之家有釆地而畜徒隸者地非所專食其土利而已故曰以利得民

九曰藪以富得民

山林川澤皆有民而獨舉藪者財物聚而聚民多也

周官析疑卷之三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

正月之吉康成以為朔日非也正月朔日王及公卿百官告朔於祖廟然後臨朝而視朔大官之長又於是日和布六典於邦國都鄙鄉大夫即六卿也又於是日受教法於司徒而頒之於其鄉吏州長又於是日屬州民而讀法黨正亦如之族師亦如之官吏士民不能以一身而趨事於兩地也況層累以至於四三乎考之尚書曰月正元日又曰正月朔旦皆特著其為朔至正月上日則變文以示其為上旬之吉日矣詩曰吉日惟戊又曰吉日庚午又曰二月初吉是凡言吉者乃取其辰之良而不拘為何日也無定日則皆得擇吉以展事而無所牽制矣朱子註論語以吉月為月朔亦承康成之誤也孔子致仕後無為每朔必朝以自同於當官者蓋遇若有吉事如冠婚世子生之類則朝服以慶賀

耳。其稱吉月、謂君有吉事之月、而不定其爲何日也。如曰月吉、則似每月必擇吉日而朝矣。

大宰職不條列所以治邦國者、以六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天子所以治諸侯與諸侯所以自治其臣民者。皆具於是矣、布治於邦國、卽以典法則柄統職式貢兩頒之也、

曰象者、非惟書其事、且揭其圖使觀者易辨也、不曰治法之象、而曰治象之法者、曰治法之象、則似專縣其象、曰治象之法、則知並

書其法

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典法則之建舊矣、而每歲必施焉、卽上經所謂和而布之者也。牧公侯伯子男守土以牧民者、監方伯連帥相監臨者、五大夫貳三卿者各一、其二則小宗人小司寇也、（見於春秋傳者魯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宗人則夏父弗忌釁夏嘗爲之司寇則臧紇嘗爲之其不言小僭也蓋冢宰職專任重常以上卿兼攝而不別設大夫故魯人稱季氏爲冢卿○左傳從當時僭稱不言小史記

矣謂孔子由司空爲大司寇其辨其非晉鄭至具六卿僭亂之極也）

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於都鄙曰設其伍而不言傅、以大夫卑、不得立兩卿、則無所附屬、又或公卿所設五大夫、各共其職而不屬於兩卿也、

八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官成已具於八法、而復特舉之、非特舉則似言

官中之成法、而不知乃小宰之八成、以待萬民之治者也。八成中政役師田閭里取予出入、必就考於司會司書內外諸府、祿位則冢宰實詔王以馭羣臣、卽稱責質劑地有司治之、而司書之版圖、（傳別必以閭里爲欲所謂地傳也）內宰之市政、亦兼統焉、禮賓已具於八統、而復特舉之、非特舉則疑爲宗伯行人之所專也。賓客之戒具、小宰掌之、牢禮委積膳獻飲食、宰夫掌之、卽鄉遂賓興射飲用財之計、必考於司會、五官之司旅各供其

事而治官之屬。貫執其總。不於太宰職舉之。則無本統矣。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

冢宰司徒所涖祀事、皆首五帝者、四時迎氣之祀且涖則昊天上帝不必言矣。知然者、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首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司服職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參伍其文、則其義顯然矣、司士職孤卿特揖而不言三公與

此經不言昊天上帝義同。　易大傳帝出乎震、則四時迎氣、各祭其方之帝、固有此義、屈原九章令五帝以折中、戒六神與嚮服、則祭五帝而以六佐配之、蓋以前固有其制、非呂氏月令之臆說也、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

日必卜、何也、案司服職雖羣小祀王必親之、若有一定之期、則四時迎氣、享先王先公、四望山川社稷五祀無月無之。設王有疾或周親之喪。不能涖事者必多矣。惟卜、然後可於王躬安豫之日。而擇其吉也。（宗廟之祭本無定期惟四時迎氣當卜於氣至之前十日設王躬有疾或旁期之喪未可與祭必討日而卜之雖過旬可也）然則冢宰宗伯之攝位何也、羣小祀也、若王巡狩征伐、則雖大祀亦攝、禮不可廢也、或疑月令四時迎氣、必於始至之日、然不韋所述、未可據以破周禮、至曲禮云大饗不問卜、正可與此經相證、蓋曰不饒富。則爲圜丘方澤之祀明矣。冬夏日至、大司樂有明文、故不卜日自祀五帝始也。○或疑天子

諸侯絕期、疾則可使人攝、卜以求吉、不爲備喪疾、非也、喪三年不祭、蓋以哀心將感、則難致其誠一。以交於神明。古者天子雖絕旁期、而於五服內喪、皆爲之變、素服居外、不舉不聽樂、如其倫之喪、所以絕期者。正爲凶服不可以祭。惟絕之。然後可俟殯斂之畢而卜祭耳、大夫當祭聞齊衰大功之喪、皆廢、天子諸侯、獨非人情乎、疾必淹久、乃使人攝、若暫疾、自當俟其間、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審此則知卜吉乃義之所關、

而大指則恐爽疾不能躬親、以致其慤敬矣、

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

下文及祀之日、則此不得爲正祭之納亨、注疏似未安、詳見大司寇職、

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

祀大神、如朝日夕月之類、祀大示、則大社也、注以大神示爲天地、是別有五帝之祭、列於天地之上矣、蓋上帝之尊。非羣祀可匹。故特言之而後以大神大示並列焉。大司徒職祀五帝下、即繼以享先王、則中包天地以下諸神示之祀、益明矣　疏謂天地亦應有實几、非也、凡以依神、天地不祼。不可以人道求也。況設几乎。又謂無彝尊亦非也、天地雖無祼、而旣有爵、安得無彝尊、蓋卣以爵陳、亦猶黍稷之簠敦耳、疏謂酌以獻尸、則誤矣、

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

朝覲者少、則冢宰不與、小宰職凡賓客贊受幣

受爵之事是也。○會同必於國外、以諸侯衆至。其車馬旂旗充塞。朝內不足以容也。王氏應電謂諸侯朝覲及免喪、皆以己事入見、故受之於朝廟、會則天子以事而召諸侯、同則天子不巡狩、故於王城之外、或於諸侯之國、以示往見之意、非也、以事屬諸侯、或不能巡狩而出國出畿以就之、則與春秋傳所載天王下勞晉侯同、大悖於君臣之義矣。又云在外則禮界費省、亦非也、饗食饔積、豈可缺省、饔積則各致於其館、饔食則以四方分日而徧、邦國禮雖亡、以事理推之、可知其謬、

作大事則戒於百官贊王命

不曰大軍旅、而曰作大事者、大封大役大寇大烖、亦當戒於百官而贊王命也、　命辭雖內史爲之、而太宰始必佐王定謀、中必佐王斟酌、及戒之時、又佐王申警也、

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

覆出冢宰見不復決於王也如同凡邦之小治

聽之雖謂仍復於王可也春秋傳趙武欲一獻日武請於冢宰矣以得專賓客之小治也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

正其治者莊其所當爲之事也聽其致事者聽其所已爲之事也廢退不職者置仍使居職任事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誅有以刑辟言者司烜職邦若屋誅則爲明竁是也有以誥責言者八柄誅以馭其過是也此即馭其過之誅蓋羣吏之不職者每歲之終已廢之矣至三歲大計任職而有過差者則誥責之有功止於賞者若者能其職則終守焉非大材德不得躐進而居公卿之位故惟加爵命厚祿賜以爲勸也廢置之權重故必以告王誅責之事微專之可也

小宰

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

王宮之政令宮中之事也凡宮之糾禁則事在宮外而關涉於宮中者如王后世子夫人世婦之弔事則有蹕衛儀法內外宗春官世婦下及女奚之出入於王宮則有班次期會皆有糾禁所治不止后宮也曰王宮則后宮兼之矣正歲以宮刑憲禁於王宮是也宮刑使大宰之貳掌之則雖天子不得私喜怒而妃妾驕恣虐下之患不禁而自弭矣○冬官亡小司馬闕四官之貳皆專掌一事爲正所不兼故首列之小宰之宮刑小司徒之教法小宗伯之神位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詢萬民是也刑典教典皆太宰所建而小宰小司徒復建之者每歲正月和布治教則宮刑教法亦得與太宰大司徒共審定也小宗伯之神位亦曰建者祖廟而外所增有繼世之宗兄弟嗣立所奉有同宮之主壇兆或有遷移社稷或有變置以至會同軍旅田役禍災之禱祠則爲位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皆因時而特建者六典八法八則之建於太

宰舊矣而每歲復施焉即此意也惟小司寇不言建蓋外朝之位敘進而問之儀一定不移無所爲建耳太史逆古今明天道達人事故與太宰同建六典舍此無言建者矣康成以建爲明布告之蓋未達於此小宰所以建宮刑者以治王宮之政令而習察其情事也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大宰職賦先於貢者論政教之次第由內而達外也此貢先於賦者綜財用之大凡舉遠以及近也

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

周官羣吏有以府史胥徒言者小司寇外朝之位羣臣西面羣吏東面是也有言士以下者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是也有兼大夫以上者司會掌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是也（大府及地官之州長遂師司市司門廩人亦當致計於司會）冢宰三歲大計羣吏之治則并兼大官之貳（司會職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六服之孤卿成聽焉則六官之貳可知）至此職則三公六卿並在其中觀下經以敘正其位可見春秋傳王使委之三吏正謂三公

一曰以敘正其位

正貳司旅之位尊卑顯然似無所用其正而六敘首列之宰夫正位並上及於王蓋必朝位先正而後可以敘進其治也其中或以三公兼六卿則以六官爲敘若顧命畢公之班在四毛公之班居末之類是也他如鄉遂之吏與王朝士大夫爵同而班必異三等之國其卿大夫之班參錯不齊尤不可不正也

三曰以敘作其事

所謂作者如祭祀賓客會同軍旅田役或留治官中之事或作以從王以敘然後勞逸均而無爭競退諉之弊

五曰以敘受其會

或謂會兼政事非也會雖有以治狀言者而此

所言則專指財用、以政事之功狀。即上經所謂進其治也。

六曰以敘聽其情

情或身家之私、或職業功緒、有當以情白於上者、注爭訟之辭、未安

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

天官之屬、教禮政刑事五典之綱維、無不統焉、王畿侯國六服四裔之政令、無不行焉、其切於王身者、獨起居游燕飲食衣服左右贊御之事

耳、劉氏彝、項氏安世、乃謂天官六十皆王者所用以自治、偏而不舉矣、

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專達兼有長與無長者、

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

萬民何以均、管子曰、先王使農士工商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以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此周公精意寓於九職任民之中、以為富教之基本者、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皆原於此。

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

懷賓客宜列於禮職、乃列於教職者、朝覲會同聘頫之賓客則禮職、和邦國之事該之矣、此所謂懷者、亦主於教也。如諸侯歲所貢士及四方之商旅、則使慕王朝風教之隆、裔荒之貢使、則使知中國禮義之美也。

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太宰所建之六典、即小宰所辨之六職、六典所

以治官府百官、六職不覆列者、以職即官府之所守也。六職所謂節財用、懷賓客、事鬼神、聚百物、除盜賊、生百物、皆典之所該也。故於典畧之、而職則詳焉。治典曰以經邦國、以紀萬民、職則曰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何也、有經邦國之典、奉職者守經而不失、使各得其分願、則邦國所以平也、有紀萬民之典、奉職者循紀而不違、使各致其力庸、則萬民所以均也。教典曰以安邦國、以擾萬民、職則曰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何也、邦

國式於教而安無異義也土之施教用擾故於典言之民能服教則寧故於職言之政典曰以平邦國以均萬民職則曰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何也平者輕大字小而無所私故於典言之服者建威銷萌而不敢犯故於職言之均者賦役有式畨代有常故於典言之正者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故於職言之事典曰以富邦國以生萬民職則曰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何也邦國承其事而富無異義也生則著其所以生之理故於

典言之養則備其所以養之事故於職言之春秋二官典與職無異辭者禮有常經刑有彝叙邦國萬民守典奉職無異義也治職平邦國均萬民與政典同辭者政典兼軍旅一事而言治職則兼凡教刑政而言也六典及六職皆不及都鄙者以邦國該之所以治官府萬民者邦國都鄙之所同也

二曰賓客之聯事

國語單子稱周之秩官敵國賓至司徒具徒司馬陳芻司空視塗司寇詰姦其餘關尹門尹甸人膳宰天官之屬也宗祝春官之屬也蓋六官皆有聯事焉

六曰斂弛之聯事

六聯惟斂弛事不紛然稅斂地官之事也而受法於司書入於大府則天官亦有事焉征役之施舍亦地官之事也而國政不及國子凡國之政事諸子存游倅則夏官亦有事焉

一曰聽政役以比居

必有爭有訴而後聽之穀出不過藉無所用其聽政謂諸職貢物也如嬪婦百工有疾病圜圃藪牧有耗敗商賈有折閱宜薄其征或免之故必以比居爲證

五曰聽祿位以禮命

以位爭者或聘頫饗燕三等之國卿大夫士位各有當或軍旅田役王朝之士與鄉遂公邑都家之吏位次之高下不以爵列爲差以祿爭者古者祿以田邑黜陟予奪行焉前後彼此相承

授。久暫多寡。或不能盡得其平也。

七曰聽賣買以質劑

書契質劑傅別舊說皆相似、而指不分明、以義揆之、書契官相授受、難以抵冒、（泉府賒物者亦與其有司辨而授之）無庸各執其一、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是也、（他書言右契左契乃士庶人倣而為之、非周官之書契）質劑用於賣買事無久遠、各執其一可矣、無庸保證、若稱貸則償或不時、人有存沒、苟無地傅、變詐必滋、皆因事而為之制函

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官府掌財用者、皆有出有入、其有爭辨、則以要會核正之、取予以一物言、出入以總數言。○李光坡曰、取予如司徒散利、遺人施惠、官予之民取之也、出入如泉府賒物、旅師春頒秋斂之類、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

官府上羣吏之治狀、而小宰聽之、斷以六計也、

羣吏之治、皆以廉為本、者不廉。則善與敬正非眞。與而能與法辨。適足以濟其惡。然徒廉而無善能。敬正法辨。亦不足以臨民涖事。故又以六者斷焉。聽其財用之治狀、則廉與貪不能掩矣、聽其職業之治狀、則善能敬正法辨之實可差別矣、　王氏安石謂治弊曰弊、與尚書丕蔽要囚、春秋傳蔽罪邢侯不合、又以廉為察、亦非也、曰聽、則察在其中矣、蓋聽斷乃所以察之也、

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

聽其治訟

祭祀賓客軍旅三、合田役喪荒為七事、朝覲會同、仰賓客之事、不得別為二、故聯事以賓客該之、六聯言賓客而不言朝覲會同、此言朝覲會同而復言賓客、何也、賓客所該甚廣、如小司徒職所謂賓客、則諸侯之聘使也、王燕羣臣、鄉大夫州長興賢才、皆賓客之事、官之聯事細大畢舉。故以賓客該之。至小宰所令、不過朝覲會同之戒具、其他賓客之小治、則有司以式法供之、

不令於小宰故特出朝覲會同以示小宰所令賓客之戒具獨此四者猶祭祀之戒具小宰宰夫徧掌之而太宰所掌獨祀五帝祀大神示享先王之戒具也施舍治訟之事紛非小宰所能徧也蓋亦令百官府治之聽之○大宰掌誓戒小宰有戒而無誓者惟大祭祀然後有誓大宰專之矣師田之誓則王及大司馬臨之荒札之誓則大司徒主之小宰不與焉賓禮役事則無所爲誓故惟掌其戒俾百官府警其事而已大

宰掌具修小宰有具而無修者惟大祭祀郊壇寢廟及時必修修治次祀小祀門行霤竈之類無所爲修至山川邱陵墳衍之兆各因其方賓客軍旅道路館宿之修各於其地非小宰所及也田役喪荒更無所爲修故惟掌其具俾百官府供其物而已　六官之典不出七事而小宰通掌之何也太宰所專掌乃王修身齊家之要進退百官之宜惟喪祭賓客之盛禮乃左右王躬而無暇及乎其餘故七事皆統於小宰也就一

事而言之則六官之長掌其大六官之貳掌其小而亦有兼大者則佐其長也如大祭祀大宗伯眂滌濯省牲鑊而小宗伯亦眂滌濯省牲鑊大喪大司徒帥六鄉之衆庶而小司徒亦帥邦役大軍旅大司徒治徒庶之政令而小司徒亦帥衆庶是也有於大事中專司其一節者小宗伯大祭祀逆齍大賓客受將幣之齎小司寇祀五帝實鑊水大賓客前王是也有通掌其事而不佐其長者小宰通掌七事之戒具是也六官

之考亦然宰夫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鄉師大軍旅田役正治其徒役則佐長貳也鄉師大祭祀羞牛牲大喪帥民而至肆師大祭祀大喪涖筵几築鬻則專司其事也有通掌其事而大小並舉者宰夫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小行人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之類是也其並舉小大而不稱凡何也宰夫所掌獨小官之戒令不兼大官而治事則通大喪小行人則大客小客其事各殊不得不別白之也

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

曰凡祭祀者冢宰所贊玉幣爵之外餘祭祀皆小宰贊也祼將則小宰通贊知然者大祭祀宗伯涖玉鬯省其以示虔也凡祭祀小宗伯將瓚祼奉器以待用也他職無及祼事者則贊王祼者惟小宰明矣其不曰小祭祀者以贊祼兼大祭祀又或冢宰以疾與喪不得與則大祭祀之玉幣爵亦得攝贊故以凡祭祀該之　社稷有祼以配者人鬼也山川有祼以其守爲神也（魯語注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左傳臺駘爲汾神）四方有祼以勾芒祝融五官各司其方也

凡賓客贊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

曰凡賓客者大朝覲會同則受爵與幣皆冢宰贊也不曰小賓客者以贊祼兼大賓客又冢宰有故則大賓客之爵與幣亦得攝贊故以凡賓客該之　王不得躬祭大宰大宗伯攝明著於經而無六卿喪疾使人攝位之文蓋二卿既攝王祭則所共祀事必各以其貳攝可知矣（六卿各有事無相攝之道）故小司徒小宗伯小司寇所掌皆獨言小祭祀小賓客而小宰職則曰凡祭祀凡賓客明冢宰攝王或自有喪疾則小宰有時而兼攝也舉例於小宰則五官之貳皆得以攝其正可知矣小宗伯職既曰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又曰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則不獨祭祀爲然可知矣肆師職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又以明正貳之事惟攷得攝官屬中

雖有位尊於攷而並於貳者而各有專司不得舍其職事而相代也祭祀喪紀大宗伯或攝王或攝后小宗伯二人設並有事故則大宗伯之事亦不得不以肆師攝矣故特舉以見例明五官皆然（五官之攷皆下大夫四人正以並攝正貳猶有自共其職者）

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

冢宰縣治象之法於正月歲將終民方無事也小宰帥羣吏觀治象之法於正歲歲更始吏將有事也疏據此謂縣治象亦以正歲誤矣吏觀

法於官府。不必於縣之日。小司徒正歲令羣吏考法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則吏觀法於官府明矣、　諸官以歲時序事者皆先言正月次言歲終末言正歲詩曰二之日鑿冰冲冲、春秋傳曰在北陸而藏冰與凌人職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合則正歲爲夏之正月無疑矣、

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

司寇掌野刑軍刑鄉刑官刑國刑而不及宮刑、以宮刑小宰所特建也賈疏乃謂小宰得秋官文書而表懸之誤矣

六典八法八則九貢九賦九式小宰皆執其貳以佐冢宰而八柄八統九職九兩不與焉所專掌則邦之宮刑六叙六屬六職六聯八成六計七事之法也蓋八柄八統九職九兩所以持政敎之樞紐盡萬物之性命正天下之統紀乃天子之事而冢宰贊焉者也邦之官刑六叙六屬六職六聯八成六計七事之法乃冢宰所統而未暇詳焉者也以小宰而上參四者則體不順以冢宰而下與八者則日有不暇給矣

周官析疑卷之四

宰夫

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治有以功狀言者、小宰以叙進其治、以六計弊羣吏之治、是也、有以職業言者、宰夫叙羣吏之治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是也。蓋職業者所當治之事。功狀者所已治之迹。故通以治言之、先鄭謂宰夫主諸臣萬民之復逆、疏謂宰夫恒次叙太僕小臣御僕等、使辦理此復逆之事、皆非也、宰夫所叙者、羣吏之職事耳、諸臣萬民之復逆、王與冢宰聽斷之、其事施行。必下於羣吏。故叙羣吏之治以待之。其文與賓客之令相次、則謂羣吏待其事。而非宰夫主辦次叙復逆之事可知矣。　諸臣舉復萬民舉逆互文也、又諸臣復多逆少、萬民復少逆多、故各以多者言之、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

徵召其人也、令使承其事也、司書逆羣吏之徵令、則所徵於民之財賄、所令於民之役事也、八職與六屬六職事相類、而別掌於宰夫、何也、屬有定數、職有經事、所謂掌官成以治凡也。於每職中別異其事、以分屬其人、所謂掌官法以治目也、且八職下逮羣吏、又小宰所不暇詳也。

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

正與司同曰官法者、法之定。則正下於司以布之法之行、則司報於正以質之。無二法也。師則掌已成之科條、所以佐正之不逮、而分其任也、旅則舉其常數而已、

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或疑貢賦有經財無由長、不知成周之貢賦。出於九職與後世異。如一邸一甸、草萊闢、農功修、則公田之入必歲益矣。虞衡得其職、則材木珍異必較豐矣。園圃藪牧盡其力、則果蔬羣畜必日滋矣。是以當官者有賞耳。　此職及司會皆掌百官府羣都縣鄙之財用、而事各異、司會乃句考要會之文書、此職則檢驗其財物也、財物

之失、或由疎忽、故誅以警之、會計抵冒、則作姦犯科、或昏庸不足以任職、故廢而易之、劉氏彝謂宰夫據司會所句考而得之誤矣、　足用者所用無冒濫、而常充善物者所藏皆完好而無敗、

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

小宰以法掌祭祀之戒具、而宰夫復以式法掌之者、小宰所令、特物所當供耳、宰夫則並詳其用財之多寡、故曰式法、

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

凡禮事、謂賓客軍旅田役喪荒之事也、祭祀則兼掌其戒、而六事則獨比其具者、祭祀多王所親涖也、故小宰戒事、而宰夫申之、惟恐其不豫也、六事小宰戒之、則承事者知庀矣、財用之式出於冢宰、故供具必宰夫比之、

賓賜之飱牽與其陳數

賓賜謂常禮外或有加賜、聘禮所謂燕與羞俶獻無常數、春秋傳所謂厚其燕好是也、如賓以事故久留、或主君所親敬、則加賜必具飱牽、

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

注謂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非也、冢宰職無掌戒令之文、蓋六官之正貳及攷與所屬中下大夫於喪紀皆有常涖之事、如大宰之贊贈玉含玉、小宰之受含襚、大司徒之屬六引、小司徒之帥邦役、鄉師之御柩、遂人之屬六綍、遂師之抱磨是也、春夏秋三官之屬皆然、故於本職各明著其所涖之事、示無待於戒令、且非宰夫之所

得戒令也、自士以下、則諸官之屬宰夫皆得戒令者、以各有共具、（按喪紀之見於五官者、大夫以上皆專涖其事、士以下則兼共其物、天地二官所共喪事尤多、詳考可見）其材物必取諸大府、其會計必攷於司會、故戒令並掌於宰夫、而五官之正貳、轉不自戒令其屬、斗於三公六卿之喪、曰官有司、則旅、所帥、爲家、有司可知矣、

宮正

掌王宮之戒令糾禁

此職所掌之令與糾禁、與小宰同、而獨無攷、蓋

政惟小宰得專之宮正則承所布之政而加以戒令糾禁焉耳所掌之戒與宰夫同而增令與糾禁蓋申宰夫之戒而隨時以令其事因事而糾其行明禁以防其踰也宰夫總爲警戒所謂掌官法以治目也宮正條分而縷析焉所謂掌官常以治數也而小宰掌官成以治凡亦於此可驗焉王宮之羣吏士庶子宮正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宰夫書其能者良者其稍食宮伯均之宮正申之然後以達於小宰小宰特受其成耳

所謂凡者辨其人爲一類會其用爲一類上下其祿秩爲一類凡百官府之考課皆有此三類而祭祀賓客七事又各爲一類於小宰則爲治其凡於諸職諸事則爲執其總也

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

卒時當直者替代有故則盡入宿衛

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

既辨外內而禁其非時出入其出入犯禁又有幾焉曰奇衺者政教之行人皆良正有獨爲邪惡者則奇單而無與爲偶也

稍食惟見宮正內宰廩人三職蓋宮正內宰須之而廩人給之也宮正所會以給士庶子及宮中羣吏之府史胥徒者內宰所會以給內人及奄奚女工者以其俱在宮中貴賤同受米於廩人故不曰祿而曰稍食若六官屬士卽未得受田亦宜受穀粟於司祿故別異之

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

官府羣吏所居次舍士庶子宿衛者所居也自辨外內而時禁至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謂羣吏也以執事於宮中故辨外內而幾其出入以有職守故稽其功緒以有徒隸故去其淫怠奇衺之民會其什伍教之道藝謂士庶子也以羣萃於周廬故會其什伍以職惟守衛故教之道藝月終會其稍食歲終會其行事則羣吏士庶子之所同也均其稍食者時其事之繁簡勞逸而上下之也會其稍食者總而計之也於士

庶子不言均其稍食者。月終則均秩於宮伯聯見之矣

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令無去守而聽政令春秋以木鐸脩火禁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

自修火禁以下三事、皆掌上令於王宮之文宮正令鐸令蹕令燭耳、非身自爲之　王氏應電謂邦事卽小宰之七事、非也、惟祭祀賓客王必親之。故蹕耳。師田則王或不親、大喪王居廬小喪未殯、王亦不宜出、至役與荒則執事者治之、無所用蹕、卽三公孤卿董役、視荒亦所至之地爲之辟、乃秋官鄉士遂士縣士方士所掌、非宮正所及也、康成謂祭社稷五祀於宮中、祭先王先公於廟中、亦非也、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皆在宮中中門之外、不得以宮廟分　鍾晼曰、王氏應電謂宮正於王宮之事無所不統、備引師氏保氏膳夫醫師舍人司隸閽人禁暴氏司士九職之事、以相證牽合、傅會多與經文顯

悖、帷師氏保氏司士、與宮正並掌士庶子、倚爲有據、但師氏保氏所敎。乃學於虎門之士庶子。而宮正所掌。則宿衞於周廬者。大喪宮正授之廬者、乃王族百官、而司士令哭無去守、則謂士之有守者、雖哭不得離其局、其事各不相蒙、而漫以汨經義、不發其蒙、恐後學復爲所惑也、

宮伯

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

注疏謂士、宮中吏之適子、庶子、其支庶、非也、宿衞之士有二類、司士職王族故士、其一也、外此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入於成均、道藝未成、而謹信強力、行無偏邪、則任以宿衞、無棄材也、庶子乃諸子職所謂國子之倅、平時各修業於鄕學、（詳見大胥掌固職）其不能升於司徒司馬者、亦皆相其質而任之、若宮中吏、不過司膳服者、無事取其子弟以備環衞之義、且八次所用員數、恐亦不能充、先鄭說固未當、而賈疏曲護後鄭、更爲支離、

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

魏氏了翁謂師氏保氏之教已詳故宮伯惟掌其政令非也師氏保氏所教乃與大子共學者宮正宮伯所掌則宿衛之士庶子宮正既教之道藝故宮伯不復掌耳　注疏謂作士庶子以從大子而爲徒役非也士庶子入學與大子齒不得謂之徒役且諸子職國有大事帥國子而致於大子惟所用之所用即士庶子無所用徒役也此所作徒役乃士庶子次舍中供其酒掃食飲者蓋宮伯徒二十人僅可給官中徵令士庶子之徒役必取諸其家以出入於王宮必限其數核其人故曰作也若宮正所掌官府則各有胥徒然所謂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亦兼羣吏之家衆

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

易氏祓謂士庶子之職有出而守衛國鄙者諸子職帥國子而致於大子惟所用之是也有宿衛王宮者宮正職令於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

守而聽政令是也恐未安太子無帥國子而守衛國鄙之理所謂惟所用之謂宮廟之事耳若變出非常則所謂聽政令者又未必皆守而不出也

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以時頒其衣裘行其誅賞

月終均秩宮正即據之以會稍食歲終均叙即據之以會行事冢宰亦以是廢置焉三歲大計亦以是誅賞焉五官所以考其屬者皆可以是推之　宮正兼掌羣吏士庶子故曰官府次舍統宮內之直廬也宮伯掌士庶子之宿衛者故曰八次八舍獨宮外之周廬也獨宮伯有授職事之文者諸子本無爵位故以宿衛之職事授之若宮中之官府各有常職無俟於特授故宮正第稽其功緒也宮正不行誅賞者羣吏之誅賞則冢宰詔之士庶子之誅賞則宮伯行之而宮正所謂會其行事者正冢宰誅賞之所憑也宮伯專行誅賞者士庶子無官守其爲誅賞也

徹必以達於冢宰則煩且瀆矣若有位者之誅賞雖冢宰必以詔王而不敢專也古所謂誅多以譴訶責讓而言記曰齒路馬有誅春秋傳誅屨於徒人費不得鞭之見血是也

膳夫

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先舉王之食飲膳羞而後言養王及后世子則知后世子之膳羞皆在王所舉之牢及朔月月半所供庶羞醬物醢物百二十甕之內矣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

王安石謂人主當享備物以康成注此經辭不別白而康成之誤則因醢人職王舉則共醢六十甕醯人職王舉則共醯物六十罋遂謂王日一舉備用此數不知醢醯二職乃朔月月半共之以備旬有五日之用內饔職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是也在禮王與后同庖日中而餕不敢暴天物也乃日備百二十品之羞醬百二十甕之醢與醯物乎況籩豆有數豈能盡陳百二十品之羞而醢醯以甕共則非一朝而罄之明矣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

大司樂職王大食三侑則日一舉之爲常饌明矣若常饌日舉大牢則大食何以加焉鼎實經無明文疑疏所列乃朔月月半之饋常日雖十有二鼎所用不過少牢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太牢是也記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又曰天子社稷皆太牢則羣小祀不敢用也而乃日以自奉乎

以樂侑食

王食必以樂侑者聞和聲則心億而氣行也遇變而不舉又所以使王惕然於天時人事而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也　陳氏暘謂大司樂職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則恒食無鐘鼓非也惟大食之鐘鼓大司樂令奏故特著之下經以樂徹於造正朝夕恒食也既以樂侑則

有鐘鼓可知、不言令者、以常事略之耳、（或以其事相因）
（宜卽膳夫令之、如大祝之來瞽令皐舞、或食上樂人自奏鐘鼓、而擧樂、如進機進羞工乃升歌）
論語疏、天子諸侯每食作樂、樂章樂師各異、按
左傳甸雕之亂、宋公欲召向巢、聞鐘聲曰夫子
將食、則國君以上可知、

以樂徹于造

徹於造食之處、殺羞所來徧、以供日中及夕之
餕也、

王齊日三擧

劉捷曰、王齊於外、則公卿大夫士皆有事焉、后
齊於內、則夫人嬪婦女宮皆有事焉、王后同庖、
故日三擧、而以其餘給內宮內外朝之供饌、備
肉脩之頒賜、所以稱事體而卽人心也、楚語王
擧以大牢、祀以會、韋昭注、會謂會三牢、蓋據此
三擧爲義（惟郊有帝牛稷牛宗廟社稷山川百祀絕無用三牢之禮惟齊爲祭祀故擧以爲義耳）自東漢以後、先儒傳授皆以爲齊則三
擧、至明王氏應電、乃謂當作則不擧、亦似有見、
或曰、王於齊期十日內、凡三擧、異於平時日一
擧也、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

天子有族食及羣臣禮食之禮、又或故舊姻親
入見而賜食、故以燕食包之、惟禮食當與公食
大夫同、不設胙俎、至族食王必親頒賜食、或當
朝夕進膳時、而在王之側、故膳夫奉膳贊祭也、
鄭注日中與夕食、乃當膳不得日燕、　劉捷曰、
王安石謂餕不祭、王膳用六牲、祭必以他牲、非
也、牢肉既分三時、則日中及夕不必以朝食之

餘。祭亦不必以他牲祭也。王與后同庖、異饌、而
分祭、祭祀尸賓主人主婦各有祭、則牲體肉物
既分、卽各爲新潔。而不嫌於殘褻明矣。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王燕飲酒則爲獻主

觀此則王燕食非日中夕食、義益明、族食禮食
事重、且多不宜擧、燕而遺食也、　饗乃君臣相
接之正禮、故凡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其禮極
嚴、燕雖以示慈惠、而賓主百拜、雖脫屨升堂後、
獻酬拜起坐止之節、仍不廢也、拜起坐立之禮。

惟飲酒可行若一食之間賓主百拜條起條坐則氣體爲之不寧故公食大夫禮禮皆行於未食之前及將食則公退辟於箱賓三飯公致酬幣復退辟於箱以俟其卒食大夫之相食亦然上君食鄰國之臣亦然皆所以安賓也若侍食於君則可以安坐從君而食矣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

記稱若與夫人同庖周官雖無王后同庖之文然膳夫及庖人內饔三職王與后世子之膳羞文竝相連正以明后世子之膳即王舉之牲體后世子之羞即共王之醬物醢物耳賈疏謂世子不與王同庖乃用此爲徵誤矣

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王后世子之膳不會非凡用皆不會也蓋品味有常不敢以異物供無所用會非恣其欲而不爲之限度也故王后之服不會飲酒不會膳禽不會皆以有常式也世子則服不敢備多寡惟王命而服會矣飲無常期疏數惟上命而酒會矣食無加獻有無惟王命而膳禽會矣惟膳則朝夕有常故與王后同耳比事以觀則其義顯然矣

庖人

凡其死生鱻薧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

於王之薦羞獨曰物者如天子牲孕不食之類

共祭祀之好羞

王氏安石謂先祖先妣平生所好祭祀則特羞之王氏昭禹引文王之菖歜曾晳之羊棗以證之皆非也屈到嗜芰有遺命宗老將薦芰而屈建命去之周公乃用此爲祀典乎

凡令禽獻以灋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入兼賓客不盡用禮終而以歸於有司者其出也以法授將命者其入也仍以法授牛人羊人之屬

內饔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

選以俟饋、則知醢人醢人所共百二十甕、乃業以待饔人之選。而非一朝而辦之矣。

共后及世子之膳羞

膳夫於王朝夕恒膳、授祭品嘗、以及燕食稍事、皆有事焉、故必親饋、王后居深宮、世子從師保而學於虎門、皆別有饋者、內饔共其膳羞而已、注謂膳夫掌之、掌其式法也、內饔共之、共其品物耳、疏乃謂內饔言共、爲親饋王、膳爲又謂言共不言饋、蓋降於王、誤矣、

豕盲眡而交睫腥

望者、視遠而目揚也、豕視下、而近望視則反其常、

凡燕飲食亦如之

賈疏謂王后及世子之燕飲食、非也、王后世子朝夕膳羞、則內饔掌其割亨煎和、已見上經、若恒膳之外、間有食飲、則所謂稍事也、蓋王燕羣臣與羣臣禮食、及歲時燕食、皆內饔掌其割亨、正與膳夫職燕食燕飲酒爲類、若用注疏之說、

爲王后世子之日中夕食、及燕飲酒、則宜用朝膳所存牲體、不宜別有割亨。且共文亦不宜次宗廟祭祀之後、

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

少牢、司馬升羊右胖、司士升豕右胖、腊人職謂文無所出、誤、

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

特出饔人、明親共其事也、膳夫通掌肉脩之頒賜、其頒賜左右僕御宿衛之士、則內饔共其物、而不親其事。若好賜則或以體賢、敬老、或以勞功、展親、故內饔親之、如曰共王好賜之肉脩、則徒共其物之辭耳、

外饔

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

視內饔所共少牢骨鱐者、於下牲體魚腊該之也、內饔所掌、宗廟之祭祀也、禮宜備物、外祭祀則兼次祀小祀、且有魚腊、則宗廟不待言矣、或

謂羣小祀不用牲、或用魚腊、按肆師職次祀小祀無不用牲者、

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

程子以饗耆老孤子、外饔掌其割亨、遂謂饗未嘗無食、似未安、饗禮九獻、主飲食禮九舉、主食、饗時不過共其牲體之割亨耳、無食也、

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大喪紀、實鼎俎者無文、何也、凡大祭祀、小祭祀、

及饗食、奉牲、羞肆、皆諸官之正貳、帥其屬而共之、而司馬有喪祭奉詔馬牲之文、則凡牲視此矣、庖人共喪紀之庶羞、而不及牲事、以此小喪紀王宮之事、而掌以外饔、何也、內饔掌王及后世子之膳羞。故所兼惟宗廟吉祭。膳夫職無喪紀、亦此義耳、　內饔本職共王及后世子之膳羞、宗廟之祭、特以時舉、且所掌惟割亨、故先膳羞而後及祭祀、外饔所掌祭祀飧饔饗食獻賜、皆以時舉、則先其重者、可矣、喪紀尤非常、故末列之、　槁人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則膳脯羹菜之屬宜外饔掌之、

亨人

職外內饔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

辨膳羞之物、以爲爨亨煮久暫緩急之齊也、其物之美惡、則饔者辨之、

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李鍾旺曰、公食大夫禮、大羹湆不和、實於鐙、公親設之、宰夫設鉶四於豆西、是賓客之大羹鉶

羹

周官析疑卷之五

甸師

帥其徒以薪蒸役內外饔之事

王耤千畝以上農夫爲率徒三十人足矣敬其事而勤易爲倍之可矣多至三百人正以外內饔所用之薪蒸若通賦之畿內則有輸送之擾故使甸徒取之近郊之山林以便事也而限以三百人又以杜有司徵取之浩浮王宮食用之廣侈也王氏應電乃謂農功之時非三百人不

足以集事謬矣凡胥徒之設必與其事相稱故諸職有徒甚衆而無胥者甸胥三十人正以采取薪蒸時給外內饔賴其部署耳

共野果蓏之薦

場人凡祭祀共果蓏此則專薦宗廟與

喪事代王受眚烖

周公以嗣王生長富貴必知稼穡之艱難乃能知小民之依而所其無逸故特爲此禮以示不躬耕帝耤以事上帝神示則王宜受眚烖今以喪廢耤非得已也故甸師可代受焉則無故而不親耕以共粢盛其爲神示所不饗明矣

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

賈疏同姓絕服之外者絕服尚然則有服者可知其說是也魏氏了翁乃謂五服之內則在議親之辟夫曰議蓋從末減耳若大罪可無刑乎

獸人

掌罟田獸辨其名物

先王既有四時之田以習武事又設獸人專除

田中之獸故辨其名物無害於稼者則不嘗不足以共祭祀喪紀賓客膳羞者則不獻也

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冥氏穴氏專攻猛摯之獸慮其害人獸人則兼取其可備膳羞者

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

掌罟田獸獸人自罟之也故以時獻其所獲王時田則從而守罟以備禽之逸也故令注於虞中

皮毛筋角入于玉府

入於玉府見於天地二官者五即是以考之而玉府所用之有節與不盡利以遣民並見矣公家所養之獸皮毛筋角惟入其中玉府之用者則知餘皆不入於內府而以遣有司及府史胥徒矣獻人胥徒至三百餘人所取於川澤多矣而自所獻魚物外惟入其鬚骨之尤良者則知其餘魚物及鬚骨皆聽其私之而不問矣澤中珍物最多惟取其宜入玉府者則知其餘財物並須於萬民而可當邦賦者則以遺其地之人守財物者矣屠者之皮角筋骨惟取其宜入玉府者以當屬征則知餘皆聽其交易而不斂矣遂師入野職野賦於玉府而內府總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則知玉府所入止野之良貨賄而內自都家外及六服之貨賄苦者良者並入於內府矣舊儒之說不徧不該皆未得其要領

龔纓曰廛人入皮角筋骨此職則入皮毛筋角蓋馬牛之革可用而毛則無取焉六獸則鄉與有毛者皆可用而骨則無取焉舍大裘而外無所用羊皮而斂之者掌皮故玉府不入也

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凡田獸謂百姓之獵者王制四時之田天子諸侯大夫既殺縱民使獵民居山澤間者亦不禁其取獸角人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是也蓋天子諸侯蒐狩之政令掌於司馬而獸人所掌則百姓田獵之政令耳凡漁者掌其政令義同

獻人

辨魚物爲鱻薧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薧

王之膳羞列於祭祀賓客喪紀之上者其用爲多也　膳夫庖人內饔三職后世子之膳羞皆與王連舉故他職但舉王以舉王則后世子不待言也獸人鼈人不言共王獨於獻人言之者膳羞之用魚爲多野獸不可時得鼈非恒膳所必需故不言

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

龔纓、曰兼言魚者、簎互物而適得魚、亦不棄也、

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

蠯蠃蚳獨舉祭祀者、鱗互之物、以共膳羞者爲多、豆實則主於祭祀、而後及其餘也、授醢人、百日前授之、

腊人

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李光坡、门胖半體也、少牢饋食、司馬升羊右胖、司士升豕右胖、注云片、似無據　內饔無賓客喪紀之事、疏兼言內饔、誤、

醫師

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

王氏安石以五毒五藥破鄭注、非也、凡藥物必先辨其毒之有無輕重、而醫所用、曰聚毒藥、則無毒者不待言矣、如言藥而不言毒、則瘍醫以五毒攻之、以五藥療之、疑別有爲毒藥者五。而非藥矣。且五藥、草木蟲石穀也、五毒止石部中之五物、其疾醫無所用之、卽瘍亦不時用也、而以先百藥、何義乎、

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

疾醫職曰、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而此職曰邦、蓋雖統萬民、而以王宮百官府爲主也、

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

十失四者、尚得食於官。以是知醫之難其人也。

然必試於醫師、歷歲年而後差其等。其失之多者必隨時而籍之則衆知其不可冒。而不敢輕爲嘗試矣醫精其事以制其食、則食之少者。必研精於其術而不安於下矣。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

食飲膳羞醬珍、製作有常法、而食醫和其齊者、酌天時與王氣體之所宜也

凡君子之食恆放焉

楊氏時謂君子之自養、恒放王、則不至於疾、故疾醫惟施於萬民、非也、萬民有疾、且官治之、則君子不待言、故舉下以包上耳、庶民非耆老不食肉、安得醬膳食之宜、合四時之氣乎、既衆知其所宜、則能用者皆非法之所禁也

疾醫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

疾醫瘍醫各八人、以共王宮百官府之醫事、猶

懼不給、豈能徧及萬民、疑萬民之疾、大且危者、然後醫士治焉、其餘則受方於醫師、而未列職者、皆使分治其有功效、亦官給之食、先王之世不獨爵必當賢、即醫者亦不能幸而得食、所以能制百事之宜、而盡萬物之性也

瘍醫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五氣播於四時、必順時氣、人之氣乃可養、疾醫職曰、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則知爲五臟之氣矣、此曰以五氣養之、則知爲五行之氣矣、疾醫不及此者、以首列四時皆有癘疾、則養之宜順時氣、不必言矣、或曰、疾醫職所云、亦五行之氣也、凡症順於時氣則生、逆則死、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

於瘍醫始列此、見瘍亦宜以五味養也、疾則不待言矣、

獸醫

凡療獸瘍灌而刮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

既曰灌之、而又曰藥之、以藥傅其外也、故獸病則第以藥灌、而遂養之、

酒正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事酒、謂將有事、卜日而造之酒也、昔酒清酒、則酒人造之、酒府藏之、以待用者、五齊中之緹沈、

三酒中之昔清斷無旬日可成

凡祭祀唯齊酒不貳

觀此則齊亦可名酒

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其士奉之

王后八壺宜四飲皆備而第舉醫酏糟明清與漿無糟也夫人於醫酏之外別舉清醴無漿殺於后也　酒人漿人職皆曰奉之故注據此謂酒正所使之士即奄不知三職之言奉同而所以爲奉者則異飧饔饗食奄則奉酒漿以至所用之地酒正則使官中之屬士奉而陳之與鼎俎豆籩同列也以賓禮不可使刑人薦設故特言使其士奉以別之蓋自內小臣四人外奄無爲士者言士則知其非奄而所謂奉者其字各異亦具見矣曰其士者明其爲官中之士也地官凡言其屬其吏其民皆謂官中官吏及所治之民若即使酒人漿人陳設則經文當從牛人之例曰使職人奉之矣（春秋傳齊侯伐魯獲臧堅微者耳齊侯使夙沙

衛唁之堅稽首曰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刑人禮於士遂死之況王后致禮於賓客乎）其先使酒人漿人奉何也酒漿之共王后世子者乃入於酒府餘皆貯於酒人漿人別使人奉則擾矣惟不得與陳設耳

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

外饔掌饗食之割亨中有國老庶老故先耆老孤子而後及士庶子此無酌數則不兼國老庶老故列序而先士庶子然後及死事者之老孤也　經兩言酌數前則酌以賓尊之數也獻酬之數宰夫主之非賓尊時所得預計也此則酌而飲之之數酌必有罍而鄉注似以酌爲器則於此酌數不可通　程子伊川謂外饔酒正皆言饗耆老孤子則饗未嘗無食王制孔疏據舂人凡饗食共其食米謂饗亦有食皆非也燕禮不設黍稷稻粱况饗乎外饔之割亨乃實鼎俎以共饗禮不得爲有食之徵記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則養老或有時而用食禮而用饗禮

時則不得兼食明矣承人於賓客之外別言饗食正謂饗耆老孤子其中有養老而用食禮者則共其食米耳如夫饗而曰凡食共其食米則不知其爲何事矣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

宰夫職百官府皆有歲會月要日成獨膳夫庖人職有歲終則會之文以王后不會而特見之也然膳羞皆有常式故惟歲終一會惟酒則朝夕所進多少無常恐王后世子或不能勃茲則

敗德亂政皆由此始故日入其成月入其要而小宰聽之按日而稽所取用每月而察其疏數過則以式法制之若至歲終而後會則積漸浹洶而不可挽矣

以酒式誅賞

典守之耗敗出入之多寡違式法者宜有誅若作酒則官監之未有不如式者卽式而味或不良則天時物理之不可常者非誅所及也其典守之能謹出入之平公及造作之獨良者則賞焉注專以作酒之善惡言義尚未安

酒人

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

鄭氏鍔破鄭注謂所役宜爲天官世婦非也天官世婦祭祀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謂朝事饋食加羞籩豆之薦耳然亦與春官世婦聯事宮卿職掌女宮之宿戒比其具是也其帥女宮而濯溉爲齍盛亦與春官世婦聯事宮卿職帥六宮之人共齍盛是也惟五齊三酒則九嬪

世婦職皆無其文而此職曰以役世婦則爲春官世婦所專掌明矣

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

以義揆之饗燕食皆當爲禮酒所以致禮於賓客也飲酒當爲賓客之稍禮此職於禮酒之外別言飲酒與漿人職之稍禮互見也以致之而使自飲故曰飲酒以稍稍致之故曰稍記所謂燕與時賜無數是也注以禮酒爲給賓客之稍賓客自有稍禮豈得以饗食燕之以幣致者當

之

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

凡事謂王之三酒之餕燕飲稍事以及后世子之餕士庶子耆老孤子之饗羣臣之賜頒秩酒凡酒正所掌者入於酒府以酒正掌其法或自奉之或使其屬士或令掌事者及其人自取也

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祭未有無齊者曰共酒則齊不待言矣前曰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蓋宗廟之祭及宮中小

祀也故使奄奉而世婦陳焉此曰凡則大小外祭祀后所不預故共酒以往而酒正自奉之賓客之禮酒飲酒則酒人自奉陳酒則以往而不奉何也酒人十人皆奄也其下無府史胥徒饗燕及飲酒之數少則與其儕自奉之可矣陳酒數多掌事者自使胥徒奉之有司陳之故奄人但與偕往漿人惟奉賓客之稍禮夫人致飲之

清精義與此同

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

注謂后屈於王故無醴夫人不體王得備之非也后致飲於賓客之禮皆酒正之屬士奉之故獨載夫人致飲之禮耳蓋后六飲皆致而夫人止致其三也掌客職諸侯相爲賓夫人致八壺則不止三飲矣況王后乎既有后致飲之禮復設夫人致飲之禮者或后崩而夫人攝內治則宜有賓客之事又或來朝聘者爲夫人父母之邦則雖后在彼此亦得致禮也既曰共夫人致

飲於賓客之禮復特舉清醴醫酏糟者明所致僅半於后且醴則清醫酏則糟也后致四飲助王禮賓酒正使其屬士奉之夫人致飲之賓客私覿爲多奄人奉之可也

漿人

掌共王之六飲

水涼無齊可辨故酒正所辨唯四飲此曰共則六飲無一可闕矣酏與漿皆米汁則涼不宜又爲糗飯雜水蓋水之和以冰者

凌人

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

不曰凡喪共冰者曰凡喪共冰不知大喪之用夷槃也曰大喪共夷槃冰則凡喪共冰而不用夷槃具見矣（春秋傳命夫命婦喪浴用冰及孟獻子所稱皆諸侯之制也天子之士比侯國卿大夫得用冰可知）夷注訓尸以義測之夷等也喪大記自小斂以往用夷衾蓋大斂衣物多衾必更覓大與相等然後可徧覆夷槃疑亦稱斂衣之多寡而爲之制記曰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又曰男女奉尸夷於堂則夷不得以尸訓明矣

大夫命婦喪浴用冰蓋王子三夫人九嬪世婦之喪斷無不用冰之義而不見於經何也此必通按全經而後其義可明不獨共冰一事也六官之事莫重於祭祀賓客軍旅田役喪荒經文稱凡或統言祭祀賓客軍旅田役喪荒而不別其大小者通辭也詳考五官舉大而不言小者十居八九蓋七事所統會具見於諸官故文雖畧而不患其無稽也小宰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則七事之小者其共具之人戒令之事法皆具於小宰矣小宗伯掌小祭祀大小行人掌朝覲會同賓客之禮籍宰夫掌牢禮委積膳獻飲食則小祭祀小賓客之儀法皆具於三官矣小司徒凡用衆庶掌其政教禁令鄉師四時出田法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鄉遂羣吏各共其事則小軍旅小田役不待言矣凡喪紀皆宰夫帥其屬而治之荒政十二秉於大司徒士師掌荒辨之法散見於諸職者一一可按則小喪小荒不待言矣惟祭祀賓客喪紀舉大而不及其小者義亦有二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量人宰祭與鬱人受舉斝之卒爵而皆飲之非大祭祀宰不攝曾子問天子在喪五祀之祭祀畢獻是也）世婦大賓客詔王后之禮事一如祭祀（非大賓客王后不與）宮正大喪授廬舍則其事不通於小祭祀小賓客小喪紀者也司服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凌人大喪共夷槃冰則小者所同而事具於小宰之

法宰夫之令。職喪之所趨者也、凡旅田役荒札、則無小無大、共具無異、人戒令無異、法文雖畧於小而事無不該、義無不斷、朱子謂周官徧布周密、當於此類求之、

籩人

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

張自超曰、大行人諸侯長尚十有二獻、則宗廟之祭、決無九獻之義、祼及朝獻饋食加籩豆羞籩豆、王及后各一獻、爲十獻、諸臣幷嗣舉奠爲

十二獻、似爲可據、特牲饋食有嗣舉奠之禮、而少牢則無之、以士卑不嫌與國君同禮也、詩曰、君子有孝子、朱子引嗣舉奠以證之、則天子之祭、此爲重禮可知矣、司尊彝言諸臣之所酢、則有獻可知、祭酳及告利成之禮微、故不數、特牲長兄弟長賓加爵之獻、在天子則爲諸臣之獻、攷之於經、惟此尚無牴牾、

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

鍾晼曰、特牲少牢禮、凡設籩皆在主婦亞獻時、故注謂尸既食、后亞獻所加之籩、而薛氏季瑄乃謂特牲禮加爵、不施於亞獻之節、殊不可解、長兄弟衆賓長加爵時、本無設籩之文、而妄以此相糾繆可乎

羞籩之實、糗餌粉餈

鍾晼曰、粉餈以豆爲粉、糝餈上也、

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

共其實者、不實於籩也、共其薦籩羞籩者、實於籩而奉以往也、凡祭祀九嬪贊后薦徹豆籩、世

婦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則祭祀之籩豆、嬪婦主實之。故籩人止共其實、當喪后重服、不饋奠賓客禮繁、非內人所職、則籩人實而奉之可矣。

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

王及后世子、或問賜羣下、則爲共其內羞也、注謂共王后世子飲食、則經文當曰共王及后世子之內羞、况膳夫職羞用百有二十品、醬用百有二十甕、稍事設薦脯醢、則籩人醢人總入於

膳夫而不自共可知矣王內安不謂王及后世子以此內羞共禮事而籩人醢人爲之共又引世婦職以爲此內羞所共爲祭祀果蓏則獨爲后共而不得目爲王及世子共且祭祀喪紀賓客之事即爲后共不應別見此文　薛氏謂共奉之職官府敬君有素故先王而後祭祀內人朝夕王所故先祭祀而後王非也膳羞所以養生故先言王而後及於祭祀籩豆所以奉鬼神故先言祭祀而後及於王義各有當也且膳夫

祭祀徹王之所俎非以共神也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非犧牲之正也內饔亨人主掌王后世子朝夕常膳其於祭祀獨掌割亨奉牲獻毛獻血登薦之重禮不與也故先言其本職而後及其兼事（外饔則先祭祀而後賓客饗食獻賜矣謂官府先王而後祭祀於經文亦不合）至酒之庫本爲元祀故先五齊醢醯齊菹並籩豆之實故先祭祀籩人共飲皆以奉生人皆於其職事別之若以官府內人爲義則不可通矣

羞豆之實酏食糝食

糗餌粉餈純乎穀故與乾物同實於籩酏糝雜肉與脊故與濡物同實於豆

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

籩人職曰共其籩薦羞之實離籩於實明共其實而不實於籩也此曰共薦羞之豆實連實於豆明實於豆而共之也醢皆濡物故實而奉之

醯人

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

連言醬者合醢與醬而成之物則醯人掌之也

七醢三臡純乎醢者也五齊七菹兼乎醯而爲醯者也

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罋共后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罋凡事共醯

膳夫職王日一舉川舉少牢也醢人職王舉則共醢六十罋醯人職王舉則共醯物六十罋朔月月半舉太牢也祭祀朔殷饋食之節豆不過八朝夕常膳豈復有加而所共醢醬之物百二

十甕則以待旬有五日之用俟更大食所後新之明矣且膳夫職鼎十有二物皆有俎王有稍事然後設薦脯醢籩人醢人職獨共內羞則朝夕恒膳鼎俎內羞之外未嘗畢陳豆實可知矣內饔職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則鼎俎每食必陳而珍物醬物必四時所宜膳羞所濟然後以饋可知矣經不明言孰爲日舉孰爲朔月月半之舉者以大司樂王大食三侑則日一舉爲恒食不待言也注不別白疏遂謂日共百二十甕夫果日日而共之王舉則共之文不亦贅乎朔月月半之舉鼎俎無異文上物不過十二也醯醢酒漿無陳數微也　曰共齊菹醯物六十甕則知醢人五齊七菹爲醬物矣則知醯物之無醢與醬矣以文義測之似祭祀之齊菹獨以醯成故別之曰醯物其餘膳羞合醯醬而成者則曰醯醬之物王舉曰醯物而不及醬者以膳夫職醬用百有二十甕有明文故於醯人職獨舉醯物以見

醢人所共爲醬物也后世子之齊菹獨舉醬者醢人職共后世子齊菹無明文故於醯人職見之而舉醬以明與醢人並共也　后世子之膳羞並共於內饔則已具於王舉所共之醯物矣而復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何也蓋膳夫內饔職所共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而內宰會內宮之財用均內人之稍食則夫人嬪婦女御及世子後宮之膳羞則有都醬而使女奚治之可知矣其醬齊菹或王后命給賜則於百二十甕外別共之猶王及后世子或間賜羣下則籩人爲共內羞皆在恒膳之外故特見之也　醯物醬物品味甚多使宮中嬪御各自治之甚難而官共之則易與籩實不同故籩人惟府共內羞其餘籩實無別共之文也　曰醬齊菹則齊菹以醯成而佐以醬故以屬醯人醢物以醬成而佐以醯故以屬醢人共見矣

周官析疑卷之六

幂人

掌共巾幂

康成謂巾以覆物、盡以覆釋幂、爲虛字、賈疏及羣儒乃分而爲二、按下經以巾幂六尊、以巾幂六彝、則注不可破也、且承塵之幕、形制甚大、而巾甚小、僅可以覆尊彝、字形亦異、不宜與幕相混、

宫人

爲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

記曰、外內不共井、如承霤、則外內異所、本不相通、無煩制禮以限隔之、康成以井爲受水者、匽爲流水者、似得之、但又謂井受水潦、匽受霤水、則指不分明、豈井乃穿地庭隅、瀦水以備用、匽則承霤通溝、以流其惡者與、或曰北方沙地、或甃瓴井於中庭、以受水潦、所謂滿井也、

掌舍

掌王之會同設梐枑再重

翁荃曰、會同必於國外、以諸侯衆至、其車馬旂旗次案、朝內不足以容也、王氏應電謂諸侯朝覲及免喪、皆以己事入見、故受之朝廟、會則天子以事而召諸侯、同則天子不巡狩、故於王城之外、或於諸侯之國、以見往見之意、非也、以事屬諸侯、或不能巡守、而出國出畿以就之、則與春秋傳所載天王下勞晉侯同、大悖於君臣之義矣、又云在外則禮畧費省、更非也、饗食饔積、禮豈可缺、費豈可省、司儀職將合諸侯、爲壇三

成、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享與祼可同日而畢。則饗與食。獨不可各以一日而畢乎。饔積不致、諸侯能自具、古之道輕財而重禮。故聘義曰、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如此其厚者。以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其義之大如此。況大朝覲會同而可以私意鄙情測之乎。

設車宫轅門、爲壇壝宫棘門、爲帷宫設旌門

車宫曰設、陳列之也、壇壝則築土起堳埒、帷則

置椓杙繫綱、故並日爲也、於帷宮獨曰設旌門、
者、按春官司常掌置旌門、故特加設以明二官
各共其事、如日爲帷宮旌門、則似二事皆掌舍
共之矣、

幕人

掌帷幕幄帟綬之事

康成謂王出宮則有是事、王安石以掌次待張
事破之、其說似是而非、蓋帷幕王在宮或有時
用之、而幄帟則無取焉、此總言幕人所掌、有此

五類耳、所謂事亦非張事也、凡收藏之法。出入
之式。晞之風之之節。濯之摟之之宜。無非事者。

掌次

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

記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注以爲卽圜丘之
祭、非也、典瑞職祀天旅上帝。則祀天之外。別有
旅上帝之祭。是謂大旅。合祀五帝。不得於四郊。
其亦於圜丘與、劉氏彝謂王齊宿所設、非也、宿
必於齋宮、掌次所設張皆暫止野外、以待事者。

蓋卽大次小次之案。以大旅禮盛、故加氈而設
邸耳。鄭氏敬以皇爲太、破鄭注不思舞師教皇
舞與帗舞羽舞相次、亦可以大訓乎、

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
亦如之

合諸侯、謂殷同、爲壇於國外、故張次與朝日祀
五帝同、據經文似惟大旅有氈案皇邸、朝日
祀五帝合諸侯、則重案而無氈、亦不設皇邸、師
田則有幕帟案而無次、諸侯孤卿案亦不重、疏

謂此節與上互見、似未安、

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

賈疏不言帷者、亦有可知、非也、師田宜四顧遠
望、幄且不設、況以帷障乎

大府

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
於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

凡貨賄之要贖、必入於大府、故曰受其入、受藏
受用之府、既得大府所頒財物之數、則貢賦者

徑入焉、觀獻人遂師等職、皆徑入於王府可知。
而見例於職金者尤詳、并以財物入於大府、而
後頒之庶府也、 周官之法、藏貨賄之府、隨地
而有之、司會掌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職歲掌
貳都鄙之財出賜之數、則畿內皆有守藏可知
矣、小行人適四方、所至之國、令賻補賵委槁禬
慶賀哀弔、則邦國皆有儲術可知矣、 九賦關
市山澤幣餘而外、皆粟米也、九功則諸職之貢
物、故於九賦之外、別列九功、貨若金玉丹鉛之

類、可久藏者賄、若布帛皮革之類、宜及時以用、
而久之則朽蠹者、故貯之必異所、 王氏應電
謂大府掌其貳、其正在各司、非也、各司所存、乃
治狀之柢、冢宰受百官府之會、小宰大府皆掌
其貳、則其正致於冢宰明矣、司會司書與大史
所掌、則六典八法八則九貢九賦九式之故籍、
藏之以待考稽者、
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
財用、有臨事受書契於大府、而取之於所司者、

如匪頒好賜吏賞道齋工齎之類、官府都鄙之
所同也。有經式凡、具本存於其地者、自鄉遂以
至縣都、祭祀賓旅師役學校、所應用之財物是
也。有分貯於所司者、天官之裘皮絲枲、地官之
倉廩貨布蜃炭、春官成均之供具、夏官閑廄之
芻、粟藁絲之工、齋秋官圜土之囚食、是也凡此
皆受文書於大府、貢賦者各以財物入焉、至月
終歲終、然後入要會於大府司會、以聽勾考、
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

王之膳服、待以關市之賦、蜃人斂珍異之有滯
者、入於膳府、外府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
事取其便也、然泉府職、凡國之財用取具焉、遺
人職、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司門職以其財養
死政者之老與其孤、則王之膳服、特所待之一
事耳、且王之恒膳、畜牧之官、及獸人獻人場人
之屬、共其物、所市不過遠方珍異之細微而不
入職貢者。王后世子之服、非內嬪婦之功不用。
或有不足。乃以外府之泉具之。則所取於關市

之賦者亦備矣

四郊之賦以待稍秣

賓客四面而內鄉閭牧分列於四郊故稍秣必於其予取之甸稍縣都皆共賓客之委積芻秣薪蒸而不言者賦博而地分所共於賓客者甚少且具載遺人委人廩人倉人諸職故正與所待之式而餘可畧耳

邦都之賦以待祭祀

邦縣邦都地最博則賦最多故以待凶荒外別供幣帛祭祀而不患其不給也

山澤之賦以待喪紀

九式喪荒並列而大府無待凶荒者蓋地官遺人職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又凡事有定式然後大府可先期而頒財凶荒則大小久暫無常鄉師司救巡問觀察以王命施惠不待奏請有司隨時給發事畢而入其要於司會故大府頒財不列耳

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以九賦待九事亦總其大畧可以贍給非截然不相通蓋財物泉布可以互易盈歉多寡可以酌劑職內所謂敘其財以待移用是也　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家稍縣都之餘地皆有焉而冢宰列賦大府頒財無及家稍縣都公邑之賦者何也列賦頒財皆以其地之大界言故包於甸稍縣都之中蓋其貨物入於內府粟米各留其地壹與家稍縣都同故所待之用亦各附於家稍縣都然後發徵期會事習而吏民皆便別立公邑之式法則轉滋紛擾矣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

邦國祀貢嬪貢之屬多王朝用物而大府於九式之外別言邦國之貢以待弔用似不以共九式何也以此待彼特言其大數適相當耳九賦之財既可移用則九貢視此矣況徵収之時本有通法山農澤農可入其羽物骨物以當田賦居者可斂其皮角筋骨以當廛征則四郊所用芻秣爲多必多徵其禾菽藁秸以當粟米布帛

等貢矣所以獨言以九貢待弔用者王朝所用於邦國惟弔禬喪荒爲多故特揭之以示邦國之職貢仍以救邦國之禍裁者十居八九而朝覲之饗燕饔積頫省之幣齎則於九賦中賓客幣帛二式具之所以懷諸侯而大服其心也至於凶禮之賙委賻補槁禬所用乃粟米貨幣材物不能致自王畿必近取於方嶽之內庶邦所供閒田所入故知賦貢相通而互爲用必具有經法也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注疏謂九貢之外別有九賦爲口率出泉據此不知此以邦國之貢而兼及之也蓋邦國之九貢與畿內九職所貢其物多同彼以待四方之事此則充府庫以待畿內之事即上九式之用也　古者以粟米易百物故謂之財國中四郊甸稍縣都之賦皆農田所入也故以待六事其他百工所貢之器物商賈之貨賄嬪婦之絲枲虞衡之金玉珠貝丹石百貨藏於府庫以授百工皆以待九式之用與圃牧所貢之草木鳥獸等耳李氏覯王氏昭禹乃謂積貯以待凶饑誤矣古者耕九餘三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皆謂粟米耳凶饑則發倉廩市無征而作布府庫之百貨無所用之易氏祓又謂邦國之貢亦三年留一以待弔用萬民之貢三年留一之外皆以給軍旅田役百官廩餼之費九式所不載者更不可解軍旅田役廩餼經有明文而謂以府庫之百貨給之不亦悖乎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方舟曰玉府所列玩好不越金玉兵器織文苟非淫巧亦無大害義必一切禁絕非堯禹之聖恐不能行惟掌於大府以式貢之餘財共之則知不可以耗天下之經費矣猶人情不能無所親幸惟列於八柄詔以冢宰曰予以馭其幸則知不可濫以爵祿矣聖人制法慮周萬變凡此類皆防川者小決使導毋致壅潰之意也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曰凡邦之用取具焉可而並舉賦何也見賦與用壹取具於大府而王無私藏亦無私用也

玉府

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

所共惟含玉復衣裳何也喪之用玉莫親於飯含生時玉府共食玉故始喪亦共含玉也復衣裳以依魂魄王寢疾時不服朝祭之服則始崩復於小寢大寢宜用燕服故玉府共之含玉非實鎮也故斂玉贈玉則典瑞共之燕衣非法服

也故斂奠獻之正服則司服共之（經於玉府稱衣裳司服稱衣服亦爲此義）然玉府已共含玉復衣裳而典瑞復列飯玉司服復列復衣裳非重共之也大喪包世子而玉府所共則惟王之含玉及復於二寢之衣裳耳

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笫凡褻器

王之燕衣服凡褻器皆掌於玉府則冢宰小宰得檢察雖以良貨賄所共之而毋敢作淫巧以蕩上心矣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鍾琥曰珠槃玉敦非實鎮也故不掌於典瑞而玉人共之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

凡王之獻該諸侯覲享王臣出聘反命之所獻及百工所成之器物宜共王之服用者則有司以獻而入於玉府也曰獻於王則疑於私獻曰王之獻則爲宜獻於王之物可知矣注疏所以別爲一解者恐與內府四方之幣獻無別耳不

知四方幣獻入於內府內府又取其中玉府之用者入之猶野職野賦皆入於遂師遂師又取其中用者入於玉府其事本各異也凡此類徧考五官此類以求其事理之實然後端緒可見

內府

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

九賦亦有貨賄何也角人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羽人徵羽翮於山澤之農以

當邦賦掌葛徵絺綌之材於山農徵草貢之材於澤農以當邦賦觀此經則知周官和通上下備法以利民凡有貨賄者皆得入以代賦不獨山澤之農　大府職邦國之貢以待弔用蓋於大用中該之其不中凶禮五事之用者則與朝聘之幣獻充聘物好賜故內府並受焉

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

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

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不言良者良苦兼受也兵與器獨言良者其不良者司兵及用器者受之也幣獻之貨賄獨言良者庭實非良不薦也貨賄皆良則兵與器不必言矣邦之大用貨賄則良苦各有所待若兵與器之錫則必褒有德勞有功是以非良不用聘物好賜必以良貨賄共奉亦此意也

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故聘物好賜亦於幣獻取之　鍾晼曰注謂冢宰待賓客之小治有善

而賜之王氏應電謂使者至侯國應有所問遺如私覿之禮非也賓客之小治則辨其可否而已無所用賜予聘使私覿官給幣物經制則然非賜予也此謂賓客禮儀辭令之善或詢之以事有所敷陳而當於理則特賜焉如春秋傳所謂厚賄之是也

外府

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

百物有貢賦所不及者則以布市焉布之出者賜予市齎也其入者國所鼓鑄廛人所斂買賒官物所入及民當出粟米絲麻而或以布代者

大府以九賦待九式必式貢之餘財乃以供玩好之用則粟米絲枲貨賄財物無由冒濫惟泉布無定數而以通百物取用甚便苟耗於侈靡濫於親幸則損主德虧國體者多矣故列職曰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則非大府式法之所須有司得以職爭冢宰小宰得以義斷矣　王氏應電以布爲布帛非司市所作之布獨不思廛

人掌斂廛布罰布總布泉府以市之征布斂不售貨歲會其出入而納其餘非納於外府則受之者何職與諸儒好爲異說皆未通攷經文之過也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

王后世子之衣服何以用泉布也典婦功職共王及后之用者惟內嬪婦之功或有所不能備也邦國之嬪貢九職之婦功成於外工者多矣而不以共何也王后世子之衣服非內嬪婦之功則不用其有不備轉以布市之亦所以示節制防廣侈也

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

幣即布也禹發莊山金鑄幣濟民不曰共其幣齎而曰財用之幣齎者舉所應用財物而給之幣以爲齎也曰賜予之財用者若王命賜以官室衣服而無夙成者亦量其所用財物而給以布　五事皆有小用宜泉布者康成引聘禮之

[illegible]玄乃釋字義鄭氏鍔遂謂財用之幣自有共之者外府第共其行道之齎費則失之矣道齎惟聘使有之軍旅在道則遺人須共委積委人共其薪芻疏材犒賜屝屨皆官共之然軍既有市則別給泉布以爲道齎理尚有之會同王親在行宜與軍旅同式若祭祀賓客喪紀皆在國中四郊安用道齎嶽瀆之祭名曰四望則望祭於郊無道使之禮

司會

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

此經既云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復云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分貢賦爲二故注疑別有九賦而以漢法口率出泉爲準不知財用之最多者莫如九穀而皆出於田野惟關市幣餘無九穀國中山澤亦有耕者故舉其多而以田野爲主皆徵其九穀也至於園圃山澤藪牧關市既非穀土虞衡圃牧工商嬪婦臣妾閒

民又非農者所執之業既殊所貢之物亦異不得不別而爲二非既徵其貢又責以賦如漢以後口率出泉之制也曰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則賦爲九穀明矣而可云口率出泉乎變民職之貢曰九功亦民功所成不可妄費也

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此以百物財用之存貯出用者而言也財用之在官府者內府外府玉府職幣之類是也郊野

縣都各貯百物財用以供賓祭待賜予賑恤給斂縣職內貳都鄙財入之數職歲貳都鄙之財出賜之數是也疏以官府爲邦中之賦郊野縣都並以民之出賦言誤矣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

凡事之用財有分用者有總司者並出財者各有簿書所謂參以考之也（粟米之式須於職歲出於廩人倉人與受用之吏而三）官有聯事彼此互見所謂互以考之也（大役有鄉師之要又有司空之辟）惟日成紛雜易於抵冒參互

以得其實則月要歲會雖大積而無誤矣

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皆畿內事而曰以周知四國之治何也歲會月要并該侯國此職首言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是邦國亦各上其計於歲終也（月令每歲季秋制諸侯來歲所賦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則古者邦國之要會皆達於天子可知矣蓋必）知其年之豐凶而後可酌其所賦於民輕重之法必知其國用之多寡而後可定其貢職之數

也詔王及冢宰廢置總上羣吏之治四國之治而言之　凡財用出入必與數事相附參其財用之計而吏之敬肆能否治之得失居可知矣故曰以逆羣吏之治以周知四國之治司會所以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者以此不徒鉤考財用也　成周財賦徵斂者皆地官之屬也鉤考者皆天官之屬也載師任地故通掌徵賦之令鄉之徵斂統於閭師遂與公邑統於遂師家稍縣都統於縣師而小司徒歲終於攷屬官之治

成外別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葢命鄉遂公邑都家之吏皆致其歲入之籍及出用之數於司會司書也凡貨物則入於內府玉府其粟米則近者輸於王都而掌於廩人倉人遠者各留其地俾委人旅師遺人分守而將斂之而貨物之待賓客軍旅者亦存貯而散布於畿內司會所掌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是也然司會遍掌六典八法八則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凡王及冢宰之廢置皆贊焉任重而事殷懼鉤考之未能無漏也故特設大府專掌式法以頒財司書專掌版圖要貳以周知百物之出入而宰夫復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以詔冢宰誅賞葢必用無冒濫然後蓄積足恃而民力可紓補助常周凶荒有備故孔子謂易以理財爲義葢治之使各得其條理之謂也秦漢以後徵斂鈎攷亦彷彿周官之法然不求其生之本而惟欲其取之盈不務節其所不必用而轉節其所當用是以法密而弊愈滋民窮而國亦病皆不明於周公孔子理財之義故也

司書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九正卽九職之賦貢也變文曰正以示惟正之供布在方策不可易也九事卽九式也以用財言之則曰式以用財所爲之事言之則曰事掌事者之餘財必使司書受之然後入於職幣者百物出入籍具於司書使司書受之則掌事者無所匿其情矣　叙其財者如粟米布帛之類叙其入之久近以爲出之先後則物無朽蠹也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治

知民財器械之虛實夫家六畜之衆寡山澤生

殖之息耗則吏之剝下與能休養生息者不可掩矣徵令之應通變以宜民者亦可得矣　器輂輦版榦旗物之屬於器械六畜外別言民之財則爲布帛菽粟明矣山林川澤之數謂所生材物之多寡也計羣吏之治一以民物之番滋衰耗爲斷則殘民以逞淩民以生者不戒而自懼矣

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

九賦之外別無九貢其義著於職幣職幣甚明

舊說乃謂貢賦之外別有稅斂誤矣此職及小司徒所謂稅斂之事即稅斂九賦九功之事也詳見地官

周官析疑卷之七

職內

掌邦之賦入

曰賦入者惟有九職之貢物而不兼邦國之九貢也知然者大府頒財別言邦國之貢以待弔用而不入於九式也司會所掌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則兼九貢蓋包於官府中以司會兼致邦國之財用也職歲專掌式法所用不外於九賦而此職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則賦

用不在九式之外可知矣賦入獨曰邦者以入於王朝言之也賦用曰邦國者九賦所待半用之於侯國也前曰以逆邦國之賦用者預計其當用之數也後曰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者鈎考其已用之數也內與出納之納同　黃氏度王氏應電謂縣都之賦留其地以待用非也九賦於九式各有所待鄉郊甸稍之賦亦有留其地者縣都之賦亦有入於王都者

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

受財、受大府之頒而藏之者、若內府外府玉府是也、大府以其令之貳下職內、故受而書之注謂受於職內以給公用非也、凡出財用皆受法於職歲、疏謂職內亦有留貨賄之府、故得出給益誤矣

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財入之數、并言官府都鄙、而財用之出、獨言官府者、以守藏言則官府都鄙異所、不可以無別

以出用言則都鄙之財、亦官府出而用之也。九式之用、各有所當、一歲中九賦之入有盈歉。所待之用有多寡、則移其有餘以濟不足、故敘以待之。　會必以歲終、當用者不可懸而待也。此敘本歲之餘財、以待來年之移用耳。

職歲

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

九貢九賦九功之入、或藏於官府、以待王朝之用、或貯於都鄙、以待畿內之用、出之數九式有經制者、下文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者是也、賜之數、下文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者是也、

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

受式法、不於大府、而於職歲何也、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若食不能人二鬴、則詔王殺邦用、故九式雖有常經、而其豐其省、則與歲上下、故必於職歲受之。

職幣

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

大府、職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此職凡用邦財者、即大府職所謂執事者、蓋工賈之採辦百物、吏民之總領與作者是也、

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

既曰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則事無不該矣、而又曰振掌事者之餘財、示所振之財

非一類也、幣之發於官府都鄙之吏者、雖有經式、而總頒以待用、其數必稍寬、故歲終則斂其餘、與作用財無定數、則事畢振之、皆於掌事者責其實也、曰振者、不振而歸於公、則久之或乾沒且朽蠹矣、復歸於所司、則擾且紛、故以小用賜予畢之。

歲終則會其出

司會兼總會事、有司各以簿書來會、所憑以鉤考者、職內職歲職幣耳、故三職俱參會事、而立

文各異、職內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但知其出數而已、所用之虛實、不可得而知、故不曰贊、以自主鉤考、而無所用其贊也、職歲以式法贊逆會、則並核其與式法合否、及所用之虛實、而司會即憑之以逆羣吏之治矣、故曰贊、謂贊司會也、職幣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則兼職內之入、職歲之出、百官府之所會、皆鉤考而贊正焉、蓋其職掌斂官府都鄙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則於財用之出入虛實

平時每事鉤考、已無微不悉、以贊會法、掌事者更無所匿其情也、宰夫職凡失財用物辟名、與足用長財善物者、一二有徵、以司會之屬鉤考具得其實耳。

司裘

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他職曰祀五帝、旅上帝、獨此云祀天者、明此服本共圜丘之祭、非四郊所通用也（夏秋迎氣無服裘之理、況方澤乎、且四郊牲玉幣異色、則主祭者服必從之、大裘惟迎冬可服耳）自穎達引

孝經緯鉤命訣、謂祭地亦服大裘、歷代難之、議禮者莫能辨、不知此穎達之臆說耳、孝經緯鉤命訣亦無是也、彼稱祭地之禮與天同、謂其尊同、牲玉之數、拜獻之節、不異耳、玉幣以陰陽異色、則裘服亦以寒暑異施可知矣、且舍大裘、其餘冕服皆同、亦不害其爲衣服之同也、屨人職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況裘衮乎

中秋獻良裘

凡裘之材、取於冬寒者爲上、以鳥獸氄毛、細而

溫也獻以中秋盡上冬所取至將寒而獻之

季秋獻功裘

狐麛羔裘皆宜有良有功注疏尚未別白

掌皮

歲終則會其財齎

齎疑謂枲布也經於掌皮曰會其財齎於典婦功曰授女功之事齎蓋練治皮物絲麻所用物瑣細故給以布使自備之也外府掌邦布凡祭祀賓客喪紀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亦用以通百物與

內宰

掌書版圖之灋

在版之奄奚其執事有常在圖之宮寢其居處有列所謂版圖之法也王之後宮非外臣所得入也故必繪其圖然後可以分人民之所居鄭氏鍔謂小宰所治之王宮乃王之六寢內宰所治之內宮乃后夫人所居非也曰王宮則可兼后宮特小宰與內宰所治之人各異耳亂宮正宮伯所掌者王宮之羣吏士庶子或布周廬或次宮內不與嬪婦相接者也內宰所治奄奚之屬與嬪婦時接者也小宰兼掌之故統之曰王宮內宰分掌之故別之曰王內

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

三夫人分掌六宮曰教六宮則后夫人兼之矣三十七世婦分屬九嬪曰教九嬪則世婦視此矣於九嬪復舉陰禮明前舉六宮不敢斥言教后而三夫人亦與焉又同是陰禮而承王御下事上儀法亦別異也特出九御之婦職者以世婦以上無絲枲之功事也內官不列三夫人而漿人掌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則知次於后而居九嬪之上者有夫人矣猶師氏保氏不言教太子而諸子職國有大事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則知師氏保氏所教國子乃與太子共學者而太子亦在其中　和風翔曰金氏瑤謂世婦以禮選故不待教非也九嬪乃不以禮

選乎

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

內宰所掌無刑者、王之嬪御惟宜教以禮。作其事可罰可黜而不可刑（嬪婦有過失小則苛罰大則黜遠佐后以治之者則女史及春官世婦女史職所謂內政宮卿職所謂苛罰是也）小宰宮刑之建則以正奄寺女奚及司閽所入女奴、宮中官府之徒隸耳

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康成謂使其屬之上士、非也、蓋詔后使春官世婦內宗外宗治之。不言所使、以諸職有明文也。先鄭謂王命其夫、后命其婦、亦非也、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凡爵命必統於天子、

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

鍾曉曰大小以所成之物言、如布帛錦繡則功事之大者、組帶紛帨則功事之小者、小大之中各有麤良、

會內宮之財用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

膳夫庖人內饔職所共、獨王及后世子之食飲膳羞、則夫人以下皆名使女奚治之、故內宰會其財用、蓋必如此然後事不冗而人皆得其節適也。用此知古者夫人嬪婦女御爵命雖視公卿大夫士、然有財用而別無祿秩、蓋深居宮禁、隨身調度、及母家姻戚問遺禮幣、凡用財之事、皆包於九式之匪頒好用中（內府共王之好賜外府受凡邦之小用）此古聖王所以謹內治、明女教而為萬民所則效也。

上經會內人之稍食、計所已給也、此均其稍食、而又曰正歲均其稍食、何也、功事有劇易精粗、所獻有良苦、則稍食必有損有益、而後得其平、非歲歲而均之不可。

內小臣

詔后之禮事

內宰以陰禮教六宮、故詔后禮樂之儀、謂動作威儀整之於躬者。宮卿世婦詔王后之禮事、謂獻薦徹肅將其事也、內小臣所詔則禮事之小者、如女賓客見后於宮中、喪紀接外命婦內外

宗祭祀行於宮中廟中在車之儀登下之節皆是也知然者祭祀賓客王后涖事於廟惟內宰宮卿得贊而內小臣不得與宮中喪紀則內宰不得贊而宮卿世婦比內外命婦哭不敬者而苛罰之亦無暇詔后以禮事故專屬於內小臣也

掌王之陰事陰令

必典章素諳而後能正王后之服位必儀文備悉而後能詔六宮之禮事必言語謹信而後可

通好事好令必性行端慤而後可掌陰事陰令故羣奄中惟內小臣四人爲上士

閽人

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令

郝氏敬以序官每門四人破鄭注王氏應電又謂此專言北宮之中門皆非也雖門以內尚有二門故曰每門四人又以列舉門之守不以奄寺古文簡核多如此

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

幾猶察也中門所幾獨舉三者以惟內人賓客及持公器者非刑人所敢幾故惟視其有帥與否若無帥必即其所以有徵驗然後出內之士庶子及宮中之奄豎官府之府史胥徒周廬之徒役宮正有版以待之服器怪民之不宜入者則閽人自可呵禁之不待言矣○鍾晼曰注謂須使者符節乃行賓客則掌訝帥以至於朝無所用符節女奚公器而用符節則不勝其擾矣

寺人

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

諸職內人注多主女御蓋爲此經內人以下有女宮典婦功職內人上屬典婦則爲女御不待言也閽人職內人則當兼女御及女宮其出入相導寺人職有明文

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于有司

鄭氏鍔破鄭注謂宮卿世婦不宜稱有司固然而謂別有掌祭祀賓客喪紀之有司則誤矣外有司豈可帥女宮而致之哉但注過略宜曰宮

卿世婦之屬耳（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內小臣內豎職皆、曰祭祀賓客喪紀此職獨曰喪紀賓客祭祀何也、主王后內人而言、則先吉而後凶。主女宮而言則先其執事之多而後其少也。（王后所與惟宗廟之祭賓客則殯饗燕並共籩豆壺漿事校祭重若喪紀則兼有喪祭喪賓序哭弔臨女官執事爲多故以是爲差）

掌內人之禁令

前言掌內人及女宮之戒令、以下列祭祀賓客喪紀之事。故戒以所當具也。此掌內人之禁令、則禁以所不得爲如臍服踰侈、禮度慾忘功事廢弛之類。

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

內人宜兼世婦女御二職有明文、九嬪以上、則喪紀之禮事、內小臣掌之、注疏謂女御賤故立於其前未安、非立於其前不可以詔相禮事、蓋居左右以前也、即內小臣摈王后亦豈能不立於前乎、但不於詔相王后言之、而舉例於內人則言之、禮宜然

內豎

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

所通獨小事之令也。知然者、王之陰事陰令、內小臣掌之、不曰掌通內外小事之令、而曰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者、所掌不獨內外小事之令、而兼給小事也、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

寺人帥內人弔臨不言蹕、而內豎言蹕、何也、祭祀賓客喪紀、內人出入廟中、所辟止乃執事之

羣臣。惟內豎導行可使之蹕。若弔臨於外、出宮則閽人爲之闢。在途則有司爲之蹕。不待言也。公卿大夫有事於國中郊野、鄉士遂士縣士皆爲之蹕、則內人可知、 祭祀喪紀、女御皆從世婦、惟賓客不與、

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

曾子問天子崩、諸侯薨、祝取羣廟之主而藏於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則喪遷時羣廟之主尚未反也。疏謂朝七廟而出、將行、然後

設奠於太祖之廟亦不宜然諸廟各有垣門御柩以朝事甚繁重主不在廟何事多此勞擾用此推之卒哭而後主反雖爲未葬祭不舉亦以便喪遷之朝及設遣奠七廟之主皆式臨之死者與遠近之祖皆無憾耳

九嬪

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

夫人見於經而祭祀賓客喪紀贊王后之禮事

掌婦學之法皆首九嬪亦猶三公之下攝六卿而不自列職也　王齊喪及大荒大札天地有裁邦有大故皆出次故曰以時御叙明非其時則不御也曰以時御則無以著其叙之常曰以叙御則無以著其時之可曰以時叙御又似以當夕先後之期言必如是以立文而義乃備

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

莫貴於玉齍后親徹豆籩而不徹玉齍何也豆籩之器與實皆輕粢盛之質與器皆重且始以

次陳后皆親薦以致敬而徹則齊徹故俎簋並使有司職之特牲饋食宗婦所徹惟豆籩而佐食徹俎與敦亦此義也徹玉齍及鼎俎諸職無文大祝命徹小祝贊徹而不言所命所贊之人何也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陳其鼎俎則內饔觀此矣凡王祭祀賓客之鼎俎內外饔陳之而膳夫所徹惟王之胙俎則尸俎賓俎饔人各徹其所陳不待言矣官以饔名則兼徹玉齍亦可推矣（特牲饋食禮佐食亦兼徹俎與敦）凡祭祀司士帥其屬而

割牲羞俎豆則司士亦與徹俎而並及豆籩可知矣聖經文略而事無不該如此　據特牲饋食禮推之則后所徹豆籩惟將以燕內賓者燕同姓之豆籩則有司徹之　粢盛炊於饎人共自六宮則后設玉齍無疑也王氏安石據故書謂贊王齍鄭氏鍔遂謂大宗伯奉玉齍小宗伯逆齍肆師表齍盛爲贊王九嬪所贊者王后以爲辨王氏之失而蔽惑又甚焉贊者贊設時之禮事也宗伯奉玉齍兼天神地示言之若宗廟

則攝后耳。后親祭則后設而九嬪贊焉。無所用宗伯矣。豈可混爲一事乎。至詔禮官贊王九嬪贊后是一齊而王與后兩設之也。邦國禮亡凡喪祭惟據儀禮以推之特牲少牢設黍稷者皆主婦贊者婦人而濩爲異說何與　贊后之文設於薦徹豆籩上者。如曰贊后玉齍薦徹豆籩則似贊后進玉齍而自薦徹豆籩也

世婦

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

爲齍盛者女饎也世婦蓋監視教導俾水火之齊必得以實簠簋注云差擇其一節耳

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王后所不親弔則使世婦往不言公孤不必言也舉卿大夫則內子命婦之禮同后與賓客之事而弔事多不親者入諸臣之家也女巫職若王后弔則與祝前蓋若王之弔親則不容不親弔知非掌王后弔臨之禮事者女御職從世婦而弔於卿大夫之喪　掌弔臨者惟世婦何也三夫人尊惟祭祀賓客及宮中之喪紀宜與其父母之喪宜歸而弔臨則非所宜及也九嬪則掌婦學以教九御凡王后之禮事皆典司焉亦無暇及外事且弔事繁多非世婦不能徧共

鍾曉曰賈疏於大僕小臣弔勞公卿大夫士皆曰王有故不親往而引以證此經則曰使致禮物非也二職兼勞或致禮物此曰弔臨更不可通蓋卿大夫或王之師傅近族姻親則王弔外仍當使內人弔臨

女御

大喪掌沐浴

不曰后之喪掌沐浴何也或王之母非后亦當從后禮又或后既沒夫人之攝內治者雖儀數有降殺而喪浴亦非女御無共也注王及后之喪非也大祝職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則非女御所掌明矣疏謂或使婦人共給湯物亦非也肆師職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鬯人職大渳設斗共其釁鬯則共給湯物不以婦人明矣經所

以不明著王后者男不死於婦人之手。士庶人且然況天子乎。以外官掌之則大喪爲王以婦官掌之則大喪爲后不待言耳。

后之喪持翣

持翣特舉后則沐浴稱大喪。示所掌不獨后喪之沐浴明矣　李鍾倫曰賈疏漢制翣戴璧披喪大記晝翣二皆戴圭明堂位雖僞書亦曰周之璧翣則不自漢始

女史

掌王后之禮職

於后所行之禮命之曰職而女史掌之使朝夕恪勤凜然於職之不易盡則驕肆懈惰之習無自而生矣

典婦功

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楬之

作二事者女御授功乃獨言嬪婦者內宰以婦職敎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九御分屬九嬪也。婦故授功專責之嬪婦。使各監省其屬也。外此職所授受獨內嬪婦之功者以獨共王及后之用。又外嬪婦之功典絲典枲受之也。非宮中所織績王與后不用而所用兼苦良亦所以勸內職彰女敎也　比比次也絲物之小者纓帶組紃之類是也其大者則帛紡錦繡枲物之小者巾幕帨繢之類是也其大者則帷幕幄帟大小賈固不同或大小同而材有美惡功有良苦則賈相倍蓰故比次而楬之以共衣服則貴賤

有等以備賜予則輕重有差

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

疏謂以待王及后之用故藏於內府非也內府都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非王及后之私藏也蓋凡絲枲布帛皆藏於內府其成於內人者則以共王及后之用若夫邦國所貢九職所入成於外工者則以共邦之百用耳王之燕衣服玉府掌之蓋既成而後以入於玉府　王氏應電謂內府受良貨賄故頒之以共王及后之用

功非也王及后亦有時而用苦功若在喪之服物是也惟有苦功故不須於玉府又以示服用之常宜於儉樸非若玩好賜予專取精良也若王及后世子衣服可以內府之貨賄共則九貢九功何物不備不宜轉市以外府之泉布矣

典絲

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

遂師入野職野賦於玉府則凡貨賄皆可以當邦賦使所入有絲枲則宜與九貢之絲枲并入典絲典枲以須功於內外工

須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

內工注謂女御非也典婦功授嬪婦及內人功則內人即女御可知矣此曰工所以別於內官蓋女酒女漿之類及其奚也列於天官職者奚女近千人其無事之時必須功而授齎可知矣賈氏度謂外工諸侯夫人大夫妻亦非也觀魯語敬姜所陳各有職業無暇受公家之須且王禮事所用綠帛組文非內工及外命婦所能具必須於閭閻之嬪婦故謂之外工至王氏應電以外工爲宮卿世婦內工爲九嬪而下益悖矣

或疑外司服所掌王服及賜服兼用此職所須於外工者果爾則典婦功以共王及后服之文不宜設矣蓋此職所須於內工者專以共王后之衣服而兼及世子不足則以外府之泉市之其須於外工者則以共三夫人九嬪世婦女御以及外命婦之法服故不設於事官而爲內宰之屬也至王賜六服羣辟卿大夫與畿內公

孤卿大夫士之命服則宜兼用邦國之幣貢嬪貢服貢及民間嬪貢之絲枲冬官別有典司其事者既成而後以入於外司服耳

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

典婦功所掌王及后之用也宜藏於宮中而須諸內府典絲典枲則本職自藏之何也非嬪婦內人所成王及后不用故與九貢九功之所入同須於內府以示其有經式若此職所共皆宮中之事不時取用故量所共而藏於本職以便

事耳。日成月要宰夫旬月而考之、則亦無處其冒濫矣、鄭氏泉謂良功絲功縑帛、非也、絲功亦有苦有良、典絲所以獨受良功者、不惟有司之政令如祭祀、喪紀所共、飾邦器者所受、非良不可、卽上之賜予、亦不宜用苦功也、其苦功不言所須受者、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而典婦功所褐良苦之功。並須於內府、則內府受之。不必言矣。

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

王氏昭禹謂有司之政令、若司服弁師所掌、非也、彼二職乃辨其用等、非製服弁之司、所謂政令、卽下文祭祀喪紀所共、飾邦器者所受耳、

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

喪紀曰其、貴賤各有等也、祭祀亦有等、而不曰其、以凡該之也、

典枲

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

典絲職曰掌絲入者、以別於內嬪婦之獻繭也。此職不曰枲入者、麻草皆九職所貢、不必言也、曰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者、麻草之物、不獨用於布緦縷紵、而典枲所掌、惟此也、授齎典婦功注謂來取絲枲、非也、據此經曰頒功則已給麻草矣、蓋給以枲布、使自具練治麻草之器物、兼償其勞也、於頒枲曰授齎、則絲可知也、於頒絲曰外內工、則枲可知也、

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

苦功且受、則良者不待言矣、蓋典絲職所用黼

畫組就織文絲纊非良不可、故止受良功、若枲物則冪幕巾帨及包物拭器、有宜於苦功而無所用良者、故兼受之、若云專受苦功、則古者朝服且用布、則燕私之服可知、無專不受良功之理、　先鄭謂絲爲良功、枲爲苦功、非也、果爾、則既分二職、第曰受其功可矣、

內司服

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追師注、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特
據明堂位夫人副褘之文、不知乃劉歆之徒所
僞作耳、

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
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

疏外命婦於后無服、據儀禮喪服傳、但義有未
安、春官司服、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皆
義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宜通內外命婦言
之、

縫人

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
服

王氏昭禹謂女御非王宮八十一之數、非也、王
后之衣、必內人與司非於女御取之、則並謂之
女工、可矣、惟繫內人而非女士之比、故奄人爲
之役、

掌凡內之縫事

凡內之縫事、則不獨衣服也、不獨王與后之衣
服也、

染人

掌凡染事

鄭氏鍔引禮記、謂官中所染、專共王祭祀之服、
染人所掌、以共國家禮事、非也、記所謂朱綠之
元黃之、即以付染人耳、

追師

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

據此則詩曰副笄六珈、記曰夫人副褘、皆周禮
之末失也、豈二王之後用之、而其後列國皆僭
如醆斝之及尸君與、

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

三夫人亞王后、內官列職、自九嬪始、舉九嬪而
言、及則內命婦爲世婦女御明矣、不可以先公
卿之妻、故曰外內、內宰職正喪之服位、則曰內
外命婦兼夫人及九嬪也、凡並舉命夫命婦、則
曰外內者、命夫多王之師保周親也、此經不統
之曰內外命婦者、正服位辨爲屨及出入可統

稱內命婦追師之設本以共后夫人九嬪之首服而因及於外內命婦故別言之

屨人

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

追師職曰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此職第曰辨者命屨初命時官給之其後則與功屨散屨皆自爲與舄幷用玉石可服上賜以終身者異故第辨其等衰也

夏采

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祭僕復於小廟隸僕復於小寢大寢而大祖四郊之復則屬夏采者大祖四郊爲祭之最尊王涖事贊王者冢宰故特設此職於天官以領復事而他無所掌也　復者人之終也春秋傳晉侯有疾秦醫和謂趙孟曰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災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王之宮寢內外起居飲食無一不關於冢宰必君之身終而後師保之責盡焉此天官之屬所以終於夏采也

李光坡曰冢宰貳王統百官均四海而諸官所掌不越居處服御財賦絲枲之事嗚呼此聖人之議道自已者也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或有所制而不敢縱或有所求而未必遂若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何求而不應哉何憚而不爲哉以是大欲而動足以恢其邪心於以治天下國家吾不知其可也周

公知百官之得其統四海之得其均其要在王身是故先以宮室安其身焉次以飲食理其體焉繼以賦式節其用焉終以內官佐其德焉析其事則至纖至悉若無關於政治之要而觀其用意本末兼修內外交飭以正君身其至賾至備者乎一之以大宰之權分之以小宰內宰之任一起居一飲食一貨用一擇採進御多寡豐約用舍去取大曲皆得與聞之而天子不得以自私女子小人不得以竊惑而司是職者必名

德之選。是以上知之君就焉而益正。中材之主。守焉而寡過。蓋正心誠意之實功而治天下國家之本統也。

周官析疑卷之八

臨桂陳榕門
漳浦蔡聞之同訂　　桐城方苞著
新建周力堂

地官司徒第二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成均所教秀民而已。土地、人民、皆隸於地官、而親民之吏屬焉、必地官掌教。乃能盡天下而無一人之不教。此古之聖人所以明明德於天下而非漢唐之治所可及也

司徒會五地以辨物生、相土宜以安民宅、分三壤以均賦貢、别年歲以制力征、凡所以除民之害而厚其生者。皆所以安之也。十有二教。三物八刑。凡所以因事成禮。隨時讀法。皆所以擾之也。安之中亦有擾。擾之道、即所以爲安。地官職事、無外於此者、不曰安擾萬民、而曰安擾邦國、何也、舉萬民則不

足以該邦國畢邦國則安擾其民即所以安擾邦國具見矣

鄉師

六鄉四面而環王城鄉師四人宜各主一面而注謂兩人共主三鄉蓋以同鄉之州不宜中分而各有所屬且以備有故而兼攝也

鄉老

小司寇掌外朝之位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此三公統鄉民之證也三公雖無專職而散見於朝士司士諸職者甚詳不當以六官之上無三公爲疑

鄉大夫

周官六卿之外別無所謂卿者軍旅田役喪荒賓客大司徒小司徒鄉師主之五官皆有事焉而鄉大夫一無所預以是知其即六卿也鄉大夫遂大夫以下皆無府史胥徒鄉大夫乃六卿不與民治州長遂大夫以下則其屬吏轉而相承身親其事無所用之　六卿兼鄉官故凡軍

旅田役皆鄉官令其屬帥民而致與大司馬軍將皆命卿實相合鄭注大司馬謂軍帥不特置乃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者蓋武事壯猷六官之長或有喪疾事故則退老於鄉者亦可備任以承其乏耳賈疏乃據此謂鄉大夫別置而非六卿誤矣凡治經者不能析其義理推究事實但據經中一事一言以強證己說皆不可信況漢儒之訓詁乎

族師

百家之長即以師名官則黨正州長以上掌教治者其德行道藝之足以表衆可知矣記曰能爲師然後能爲長此古之民所以易於觀感興起而政教無壅也

封人

所謂封疆者封土於界上也其職云凡封國封其四疆則舊說謂典封疆之官本無可疑鄭氏鍔之說顯與經悖

鼓人

鼓人所掌六鼓四金之節用於祭祀軍旅田役喪紀災祲夜鼜鄉遂都家公邑無地無時不有事焉不獨秀民能辨其音聲卽畊隸亦知其節會乃教事之重大而周徧者故次封人　鄉師四時出田法以教戰金鼓所以爲車徒之節制也次舞師坐作進退擊刺之法皆於干舞備之平時習舞然後前期可修戰法

牧人

載師任遠郊之地有牧田牛田卽牧人牛人畜牧之地故牧人牛人充人同屬地官

縣師

注自六鄉至邦國縣居中故名縣師非也小司徒井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遂人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遂與都之政治皆至縣而分執其總其法蓋通乎天下此職通掌天下之地域作軍旅田役之卒伍故以縣名官不宜以小都之縣居中爲義

保氏

師氏中大夫保氏下大夫則非三公之師保明矣大戴記稱周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乃六鄉上兼三公之位而非此經之師氏保氏也後鄭誤引以詁此職魏氏之說得之

司諫

先王之世所以教閭閻之秀民則有家塾黨庠州序之師教王世子王子王族則有師氏保氏

而又合之於成均所以陶冶學士者法無不備矣然學士而外農工商賈下逮隸圉有一人之不教則聖人之心惻然有隱而於政教必有所墮惟學士始可責以六德六行六藝之備至於平民則循理奉法爲善去惡其賢事卽在政役弛舍發徵期會農桑衣食遊居作息之間故別立司諫司救之官巡問而觀察之糾德正行考藝辨能以勸其從誅惡警過三讓三罰以懲其違所以德教蒸於四海而可致刑措也

媒氏

民相怨讎、及合婚姻、隨地而有之、和之以解其難、合之以厚其別、皆所以明彰禮義、故屬地官、然後事便而教習也、

質人

民間交易、或相期約、而不能立。判。官之取予徵賒、或以事故而難踐前期、故設質人、掌其質劑書契、以息抵冒、正辨爭、注謂主平定物價誤矣、

廛人

民居亦曰廛、但廛人爲司市之屬、則爲市廛明矣、疏引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而謂主斂貨賄停儲邸舍之稅、不知貨在肆、始稅其廛邸舍則民居也、安得有稅、載師本謂市肆爲廛、民居爲里、後鄭辭未別白、而引之以證邸舍有稅、不亦蔽乎、

胥師

凡有爵者必稱士。故知胥師以下非官也。比長治五家、即假以下士之名、胥師賈師治二十肆、而仍與羣胥伍、以是知古之賤末而貴農也、惟不假以爵。故王都而外、鄉遂都家公邑凡小邑聚有列肆者。守土之吏皆得辟除、以治市政、又所以便民而恤商也、鄉大夫所賓興、非農家子而未聞工商得與焉、西漢之初、有市籍者子孫不得推擇爲吏、所以使民榮義而輕利。民食之豐匱。風俗之淳漓。恒必由之。

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

司虣所禁者顯、故十肆一人、司稽所察者隱、故五肆一人、

司門

鄉之官、以上大夫主之、遂之官、以中大夫主之、門市之官、則以下大夫主之、輕重之差也、每門下士二人、而主之以下大夫、蓋王城管鑰之任、非位尊權重、不能防閑而糾詰之也

司關

門關皆府一人、史二人、書契簡也、徒四人而無胥、即此見商旅之無擾矣　王氏應電門關無

兵守云云乃以唐宋以後之政俗議周公之典法言之不中無足怪也自管仲用齊而變周禮始分士農工商之鄉周官掌固司險所掌守政聯衆庶與士庶子爲一體無問國中郊野閭族州黨之民比戶而居者皆兵也國有大故鄉大夫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則國中四郊之守已固矣大司徒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都鄙公邑城池之固牧長與其民守之山林川澤之阻掌固司險與其屬守之無在而非兵也其平居無事門關之守不過稽察無節傳及貨賄不物者故每門每關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已足以待其事無所用衆也司啟閉者不過下士無所用威權也後世門關之操柄日重卒隸從衙侵削商民阻抑行旅自孟子時已患其爲暴然後知周公之憂民切慮患深也

遂人

注謂六遂之地自遠郊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非也六鄉六遂而外凡造都邑皆縣師甚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小稍縣畺乃縣師所掌也（縣師所掌地域人民田萊六畜車輦之數兼甸郊邦國者以受法於司馬以作衆庶會卒伍）六遂獨百里至二百里地遂大夫所兼掌不過公邑之吏治耳遂人通掌縣鄙溝涂形體之法故曰以達於畿非畿內通爲遂地也　六遂之吏所掌稽事爲多如有天時地澤風雨之急移用其民皆刻不可緩若官府設於王朝必待稟命而行則緩不逮事矣若秋官遂士掌四郊謂獄之治在四郊也

以類推之遂人遂師治所亦當在四郊劉氏彝謂居司徒之府王氏與之謂居朝以總六遂之事皆妄說也

遂大夫

近世諸儒因鄉大夫即六卿謂遂吏亦兼以王官非也五官之屬自師及攷而外爵中大夫者十有八人爵下大夫者四十有五人而鄉之州長爵中大夫者二十有五人遂人遂大夫爵中大夫者八人遂之縣正州之黨正爵下大夫者

百有五十人盡六官之中下大夫尚不足以充之況治官之太府司會內宰教官之師氏保氏司市司門廩人禮官之冢人墓大夫大司樂大師大卜大史內史巾車政官之射人諸子大僕司甲司弓矢戎右齋右大馭戎僕齋僕職方刑官之大小行人皆各有專司職重屬多事繁地近皆必不能兼鄉遂之治教政令而遂相統攝者也以義測之惟遂人遂大夫或可以六官之攷晉秩而兼攝之耳其餘鄉遂大吏或鄉遂之上士積功累勞者漸次拔擢以任其職而爵秩得班於王朝之大夫其貴重則不能與王官並加後世京職與外吏爵列等而儀位則有差耳

遂無老遂大夫亦非卿蓋三公官不必備六鄉大牧之倡位尊望重名不可以輕假也且鄉遂遠於畿內以公卿掌鄉治則畿內吏民皆當是則是效有所觀感而興起矣

旅師

遂之賦粟里宰徵之遂人遂師令之入於廩人倉人其餘留於野井鋤粟屋粟閒粟掌於旅師方春耕民有不足則頒之待秋成有餘則斂之其新甿初徙者不獨散其利且施其惠而不責以償遺人職所謂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是也故官名旅師後鄭謂旅師乃爲縣師斂野賦穀之官詳本職並無此意鄭氏蓋以縣師徵野之賦貢而此職掌聚野粟不悟此謂六遂之野耳

鄭氏截謂鄉之閭師遂之旅師其職事蓋互見非也鄉自州長以至閭胥無徵賦之事故別設閭師以掌之遂則縣正掌其徵比矣無事復設官以徵賦蓋六鄉地狹人衆不足以容旅民故旅師設於甸遂俾內而四郊外而公邑家稍因荒就食而願留處者有所依庇而収恤焉縣都廣遠即有移民就食之事亦各於封內擇地以處之非王官之所及也

稍人

遂人掌縣鄙溝涂其法達於畿內故旅師至稍人六職次於遂人之下所主供郊野米粟兵車

芻薪與糞種耕作之事、蓋與遂人相左右者也、

山虞

山澤利多、爭訟易生、竊盜時發、必官爲之守。而民以時取。然後生物阜而惠澤均。故官司徒隸。不得不衆繁也

林衡

麓接乎地、視山木爲難守、大山之麓、有地爲大林者、故別設官而增胥徒之數、

澤虞

於林麓總言之、於澤藪分言之者、麓多爲林。而澤藪地各異也。

掌蜃

李氏如玉謂自角人至掌蜃七官所斂、即山澤之賦、非也、閭師職任虞以山事、貢其物、任衡以澤事、貢其物、山貢之大者、乃邦工掄材及取金玉錫石、澤貢之大者、乃蒲葦之共、及財物入於玉府者、此七職所斂、特細物耳、謂縣師徵野之賦、即甸稍縣都四賦、亦非也、六遂之賦、遂師徵

之里宰斂之、則非縣師所掌明矣。遂師徵財征、入野職野賦、遂大夫令爲邑者會政致事、又戒凡爲邑者之功事、則公邑之賦、並掌於遂師明矣。縣師所徵、乃家稍縣都之賦、而無公邑、亦明矣。

場人

本職曰國之場圃、則爲載師所任、而非農家之場圃可知、注疏並誤

廩人

廩人掌國用而不藏、粟米猶大府掌頒財而不藏貨賄也。蓋舍人掌凡祭祀賓客喪紀之米穀、下及宮中之財守、則膳夫之六穀、槀人內外朝冗食者之食、凡國中所用之米、皆藏於舍人可知矣。倉人掌粟入之藏、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則畿內所用之粟米、皆共於倉人可知矣。以廩名官、謂舍人倉人廩藏之出入、皆受法於此職耳。注疏藏米曰廩、對下倉人藏粟曰倉、似誤　胥徒較舍人倉人幾八倍、蓋雖

不掌蓋藏而徵令傳送之事紛且會同師役治糧與食必使各就其地分部以稽察冒濫也

司祿

古者分田制祿位有升降則祿有增減人有存亡則田有遷代故特設司祿以專掌之王氏應電謂即廩人九穀之數非也廩人所掌以待匪頒賙賜乃正祿外之法用耳若當官羣士之祿既頒以田又使入粟於廩人而後給之則徵收轉輸期會出納勞民耗財費時失事而義無所

取聖人立法不若是其膠擾也易氏祓謂獻穀數宜與司民之獻民數同亦非也民數三年而一校其息耗穀數必每歲而獻之

司稼

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四職相聯而終之以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司稼之職也宮府之饋萬官之祿皆於農夫取之歲有豐凶而法用常祿則不能不取足焉所以示居民上者當惕然於安受野人之養而職思其類也在禮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則司稼所謂賙其急平其興以均萬民之食必自貴者始矣春秋時列國有凶卿大夫爭出私積以賑貸猶見三代君臣與民同憂之義

舂人

舂人職所領女奚數甚少蓋夫人親舂以共齍盛故女奚助以終事若牢禮餼食之米特取之廩人而差擇之耳

稾人

稾人職領以女奚者婦人主饋且官吏人民給事宮中者必女奚供食乃便而因逼給外朝之食也　舂人稾人其事較饎人為繁重而饎人奚四十人舂人稾人奚止五人者以舂稾給役者有司厲所入女奴而女舂女稾及奚特監視而指揮統治之耳不列女奴及其數者以司厲職有明文且以罪入數不可定也

周官析疑卷之九

高淳張彝歎
溧浦蔡聞之同訂
懷寧劉古塘
桐城方苞著

大司徒

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

必知土地之宜人民之數然後可定民之居制民之產以安其身而教擾之是即所以安擾邦國也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官獻瑶曰此下數節之綱領蓋建土地之圖以辨五土之名物然後知廣谷大川異制民生異俗而施十有二教以一之然後知土地所宜五穀所殖而相民宅任地事然後可量地之肥瘠高下以制地征均地政然後可求地中制地域以建王國侯邦以造都鄙此建土地之圖所以爲大司徒之首務與

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州社經有明文黨立禜蜡亦宜有社樹之田主似謂樹木於社壝以表一方之田名社與野即爲田主之義也注疏乃以爲田神而别求配於社稷之神證以詩之田祖以神農當之豈祭社稷乃奉田主之神以臨之乎抑别有田主之祭而奉社主稷主以依之乎經傳中絶無社稷與田祖先嗇合祭之文朱氏申之說較注疏爲近理　陳從王曰朱子論語注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蓋本諸此已不用注義

社稷自王國至州里隨大小有之不止王宫所建樹之田主亦不專指耤田內也

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

先言物而後言民者下經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則辨五地之物生以人爲主必

歸重於人、然後與下義相承接、

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

此經毛物羽物、亦謂野鳥野獸、若馬牛雞鶩則五土皆宜、小異而不失其大同、不宜獨舉爲山林邱陵之動物、

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贏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

王氏安石以蠃物爲蠹螾之屬、或疑鼃蟥小蟲、未足當五物之一、然羽毛鱗介之外、別無所謂蠃物、此經乃辨五地之物生、故不論物之大小、而但計所生之多少、羽毛鱗介生於平土者甚少、惟蠃蟲爲多、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五地所生之民、形貌既殊、則氣質剛柔輕重遲速亦異、矧於資稟成爲習俗、先王辨其氣質之各異、而知其性命之本同、故設爲十有二教以一之、

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

內宰以陰禮教六宮、家人相怨、多起於婦人、故以陰禮教親

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

即下經所謂以本俗六安萬民也、民得生養之樂、有戚黨之歡、然後勤於作業而不偷

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

恤即下經相救相賙之類、誓以憂樂相同、彼此共之、則民知恤人、即所以利己、而不怠矣、

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此十二教、兼禮樂刑政而言、隨其時勢之所重而勸導董戒之也、歷言其效、蓋使職教者驗之於民、以課教績之成否、非徒爲文具而已、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

以教民言、則舉五土、可以包九州、以九州之人、皆稟五行之氣以生也、以居民言、則五土并分爲十二土、而十二土之中、又各有五土、必周知之、

然後可相宅而使同貫利也、西北之沙漠。東南之斥鹵。雖五穀不生、而人民亦可以食其土利。故第言相民宅、蕃鳥獸、毓草木、任土事、而不及稼穡也。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辨五物九等、名曰土均之法者、田有一易再易、地有五而當一。十而當一。必辨其等。乃可均也。九等當如禹貢所差、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梅𣪠成曰、測土深、不可以淺深言、蓋惟覆矩之法可以從高測下、然以目之所見爲止。若地面之下。無術以測其淺深也。土圭之法、乃求地中。自四邊嚮內、規方千里。以爲王畿。又自玉畿嚮內。以至將建王城之地。而置表測景、以漸而進。故曰土深。猶士冠禮設洗直東榮、南北以堂深、也。若建王城、欲知地之高下、以制溝渠、而測土之淺深、則用匠人水地之法、自近及遠、遞移其表、雖數十百里可馳致也、

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梅𣪠成曰、土圭所以致日景、而辨分至、定四方也、以長短之極察之、則知二至、以長短之中裁之、則知二分、以二分出入之景揆之、則知東西、以午中之景正之、則知南北、故辨分至、定四方、

皆由此也、 所謂地中者有二、有形之中、有氣之中。主於形言、天之包地、如卵裹黃、皆圓體也、天地既圓、則所謂地中者、乃天中也、此惟赤道之下、二分午中、日表無景之處爲然、以氣而言、必陰陽五行沖和會合、乃可謂中、嘗以歷法推之、窮南極北、晝夜偏贏、赤道之下、冬夏適均、惟中國之地、晷景盈縮、與時進退、二至相除、毫無餘欠、而洛邑又其中之中者、以其得天地之中、氣、謂之地中、良不誣也、經謂天地之所合者、地

之中氣、與天之中氣合也。合故四時交、而無多暑多寒之患、合故風雨會、而無多風之患、合故陰陽和、而無多陰之患、蓋四時風雨寒暑、皆天地爲之、其交其會其和。皆天地之合爲之也。然則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乃言地中之處、其景尺有五寸、用此以爲標識耳、　景朝景夕、嘗以鄭賈之說爲近理、蓋天包地、如卵裹黃、地周之度、與天相應、每二百里而差一度、南北異緯、東西異經、如夏至日中、此處景正時、適東則景必晡、適西則景必早、自二百里以外、斷差漸遠、每三十度而差一時、有在此處爲午、而適東爲酉、適西爲卯者、今中國經度不同之地、節氣交會、皆有早晩之殊、此得之實測、非懸揣也、　地體渾圓、居天中亘古不動、天以南北兩極爲樞紐、赤道橫帶天腰、距兩極適均、日行黃道、出入於赤道之南北、冬至出赤道南、故距地近、夏至入赤道北、故距地遠、而星辰距地、則四時皆等也、四遊之說、謂地與星辰升降於三萬

里中、又謂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其說皆不可通、蓋地惟至靜、故能載萬物。必無升降之理、觀星辰距地無四時遠近之殊、可見至於日至之景、其南北長短之差、參差懸絕、非一定之數、不可以道里計也、鄭賈未解地圓之理、故引無根之說如此、　王蘭生曰、西北多山、東南多水、惟地中平壤、爲天地之所合、北極下半歲爲晝夜、赤道下一歲再冬夏、惟地中爲四時之所交、日東近海多風、日西連山恒雨、惟地中乃風雨之所會、日南近日多暑、日北遠日多寒、惟地中乃陰陽之所和、

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於王畿曰封樹者、規方千里、包高山大陵。不可以溝限、惟起封界樹木以表之、故造都鄙則曰封溝、以室數計畝制地、其域狹也。篇首總言制邦國都鄙之畿疆、曰溝封、後分言制都鄙之地域、則曰封溝者、邦國封疆、廣狹不齊、地勢所宜

或可溝或止起封界、與都鄙計畝制域封必以溝者異也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

惟王建國、自服於土中、則大小之邦、亦必相其山川之面勢、道路之支腠、以定國都、控馭四境、以土圭土其地者、所以正國都之方位也、國都既定、然後可以制封域、詩云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又曰景山與京、遷國且然、則造邦可知矣、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

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此經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知以土之可食者言、司勳職曰、凡頒賞地、三之一食、則知以其入所食者言。以詩及春秋傳所言魯衛之封略計之、封國之里數、當以周官為正、其實周官與孟子所言、亦不甚相遠、蓋周官所言者制其域也、兼名山大川附庸閒田在其封內者而言也（顓臾魯附庸、而孔子曰在邦域之中是也）所謂食者則其實封食其土利者也、見於經傳者、公惟宋、男惟許、宿則封國甚稀、書曰分土惟三、以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計之、為方百里者十六、其食者三之一、為方百里者五、方十里者三十三、方里者三十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方百里者三、方十里者五十五、方里者五十四、以十易再易之田相減、并穀收疆潦之五

而當一、十而當一者計之、其為穀土亦約百里耳、蓋孟子言頒祿、故止計穀土、周官言所食、則并其山澤之毛、至邦城之數、則包名山大川附庸閒田之在其封內者耳（如今大州縣包絡山沂動數百里而計畝徵賦入籍者不過數計里周官孟子封國異數正類此）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蓋天下初定、夏商以來建國、一仍其舊、別無土地可以大封、孟子所言周初之制也、至周公建典、則商奄既誅、滅國五十、廣齊魯衛晉之封、見於傳者、殷民七族、殷民六族、懷姓九

宗職官五正本未嘗剪其宗祀奪其土田故云等之國封域雖增所食穀土不過少加於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數而不甚相遠也惟宋則疆域最廣所食又多以修先王之典禮體大物博且尹東夏而近王畿朝聘過賓視諸國爲殷繁凡以稱其用耳循數推理必諸子以上始有附庸開田至於諸男則封疆百里析之爲五十里者四以田之二易再易之半爲穀土其餘皆山澤藪牧蓋以畀之而封內並無附庸開田蓋非此不足以立社稷通朝聘職貢其詳宜見於司空之篇而今不可攷矣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

鄭氏之釋都鄙非也春秋侵伐及邊境則書四鄙傳曰都城過百雉又曰邑有先君之廟曰都蓋都所居鄙則界也制其地者計穀土也制其域者兼疆潦藪牧也　漢書食貨志云武帝時趙過爲搜粟都尉修后稷之法爲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之廣尺深尺爲甽播種其中苗生葉已上稍耨隴草隤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隴盡根深耐風與旱則魏氏撥爪稱閒隴而爲甽者乃古代田之制雖歲種不易之地亦然以訓一易再易之地誤矣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灋而待政令

自主會至此皆經畫土地之事所以爲安養人民之本也以下乃專言人民也康成以地職爲九職非也此經所頒職事即下經所云頒職事十有二也九職已具其中既分九職而又曰頒職事則義無所處矣上經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特標以作民職而此又分九職則事複而辭亦贅矣蓋曰地職乃其地所當承之職事也禮記郊特牲郊之日氾埽反道鄉爲田燭不命而民聽上即六鄉之地職也遂人國祭祀則共野牲令野職即六遂之地職也甸

稍縣都公邑當衝要則服輸將給賓客師旅近川防則共修築外至邦國則春秋傳所云取於有闘之土以共王職是也地守亦非林麓虞候之所守也山澤藪牧並列九職則林麓虞候之所守於作民職具之矣按夏官司險設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法掌固須士庶子之守任其萬民用其材器以道守政若造都鄙則治其固與其守法乃此經及均人土均職所謂地守也經言地職者三切究其義皆非民

職詳具各篇　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皆地法也而復言以爲地法者以待政令言之也都鄙有遠近其地有饒瘠其事有劇易故所以待王朝之政令者法各有宜而不可以一致也　鍾[illegible]曰鄭氏鍔謂須執事於都鄙以待王朝之政令非也此承上建邦國造都鄙而總言其地法則不得專以都鄙爲義明矣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周官救荒之本惟在五黨相賙及令移民通財使士師掌之而耕九餘三家有蓋藏又相賙與通財之本也此十二政乃臨時補救多方以求濟之事

一曰散利

所謂散利者發縣都之委積與泉府之作布也先鄭謂貸種食未安貸種食乃旅師春頒秋斂平時益民之政非爲救荒而設

八曰殺哀

宗伯職以凶禮哀邦國殺哀者節喪事而矜恤之

財用以賑凶荒也

九曰蕃樂

眚禮蕃樂似無與民事而以聚萬民者遇災而懼以動恤民則民之心聚矣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民有田里樹畜則能自養矣而老幼孤獨鰥寡及以事故耗之或疾病無依者上更有以保息之而安富尤保息之大者蓋富者不安則民不

務積聚而失其養者衆矣上豈能徧給哉漢武立告緡之法商賈中家皆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產業其明徵也　張自超曰管子九惠之敎一曰老老二曰慈幼四曰養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本此陸贄曰先王制賦不以殖產厚其征安富之義也　恤貧當爲賑賜補助遺人職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是也旅師春頒秋斂乃所以廩貸新甿注疏未安

二曰族墳墓

記曰絕族無移服儀禮喪服高祖以下小功至月者皆曰族此經曰族墳墓大夫職曰令國民族葬皆以有服者爲限也子姓或蕃或希有續有絕惟限以五世然後宗支昭穆尚可比次兆域廣狹尚可均移過此以往則紛而難理矣必別授兆域各從所親分守而無爭始能愈遠而不紊也

三曰聯兄弟

大宗伯職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且由親及疏外姓之兄弟本因同姓而連及之耳注疏以兄弟爲婚姻雖本爾雅其義終偏

六曰同衣服

媺宮室爲本俗之首者有廟有寢民安其居然後樂事勸功而重去其鄉也終於同衣服者民志定然後禮俗型也

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

布教於邦國都鄙使萬民觀之也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羣吏守之也布教布以上諸大綱也

施教法施以下諸細目也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五家雖近故奇衺使之相保二十五家則宅舍多矣故有故而寄託者使之相受百家則財力贍矣故葬具喪役使之相共五百家則勢衆強矣故寇盜使之相救二千五百家則蓄積厚矣故祲札使之相賙萬二千五百家則秀民衆矣

故使之賓其賢者與賢國典也而曰相賓者五物則詢於衆庶審德行道藝及孝友睦婣有學者則屬其民是使鄉人自相推擇而賓禮之也（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也　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及十有二職三物八刑獨列於布教於邦國都鄙之後與四官與者前所列土會土宜土均之法皆地法也土圭之法以制王畿建邦國造都鄙荒政十有二保息六本俗六以聚萬民養萬民安萬民惟十有二教主於教民而皆教之大綱故與諸大政並列於前此以下則親民之吏所奉守者職詳於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民之後也先儒皆云此即教法然三物八刑乃教法之正比閭族黨州鄉則綱維布置以爲施教之地耳

十有二曰服事

冢宰任民以九職而司徒增其三冢宰制國用者也九職所任皆財賦所從出也司徒頒教則

秀民之學道藝巫史醫卜之世事庶人在官之服事其職事不可闕矣

一曰不孝之刑

大司寇職三曰鄉刑上愿糾孝故爲鄉八刑之首殺越人于貨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也然康誥曰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則其惡甚於殺人之盜故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也

四曰不弟之刑

易不友曰不弟且退列於不睦不婣之下者曰不友則專於兄弟曰不弟則不遜弟於族婣鄉黨者該此矣

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

不任不恤亦有刑者背朋友之付託則不義安鄰里之危困則不仁此而不懲民俗日以偷矣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六藝中禮樂惟秀民乃能習而凡民使由五禮

皆可以防其僞、使聽六樂、皆可以防其情、故復列之禮者、稱情以立文。乃所以防民之僞、而老莊荀氏乃以爲化性而起僞、蓋溺於俗而不達於先王之禮意也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其有地治者聽而斷之

獄訟至紛、其達於司徒、惟附於刑與不服、有司之聽斷者、耳必取決於司徒而後歸於士。懼其濫也、不服有司之聽斷、得自直於司徒。懼有司之枉撓也、仍與有地治者聽之、而後斷焉。懼民之誣其上也　鍾晼曰、秋官鄉遂公邑所上之獄訟、司寇聽其辭、都家所上則曰聽其成。書其成與其聽獄訟者、是都家之長自與有司聽斷、不關於司徒、注有地治者兼都鄙、似誤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

祀天燔柴而曰羞其肆、何也、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所謂羞肆、乃以薦配享之人帝也、記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郊之牛二、蓋以祀天不可

薦俎、享稷不可燔柴。燔牛用全、必異牛乃可以烹、薦易所謂亨以享上帝、亦以祀人帝也。郊以特牲、而我將之詩曰維羊維牛、爲祀文王也。祀天不宜有俎豆獻爵、而祀五帝、大宰所贊有爵、亦爲人帝也。生民之詩曰于豆于登、爲祀稷也。五人帝有尸、則稷亦宜有尸。既立尸、則鼎俎豆登獻爵宜矣。昊天上帝及五行之帝、用犢而燔柴、則粢盛秬鬯亦陳列而無獻薦之禮、可知矣。祀天之禮極簡、則五人帝與稷雖有獻薦而尸惟嚌啐、無飲食之事可知矣。禮以義起、邦國禮雖亡、參伍經傳、其大義猶可得而推也

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

修道自大小司徒以及遂人遂師、皆令野廬氏、而埽除者則守塗地之人、委積皆令遺人、而共之者守路室候館之吏、後鄭及黃氏說皆未詳辨見遂師職

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曰徒庶之政令、皆在軍及閭禁之政令。則大司

馬治之也聽於司馬則曰卒伍致於司徒則曰徒庶　大喪曰帥六鄉之衆庶大軍旅大田役則曰萬民通乎畿內也鄉大夫職於大詢曰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大司徒職則曰萬民亦通乎畿內也

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于王門

古者謀及庶人故也大故即小司寇所掌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也王崩若無他故及尋常興兵無爲致萬民於王門注誤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徵緩刑

於荒政十二之中獨舉其四者貢賦天子所制也故舍禁弛力薄徵必待司徒之令刑章天子所定也故緩刑必待司徒之令若有利而自散之以及眚禮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皆邦國所得自主也不及去幾者其政微也不及除盜賊者盜賊承凶饑而作勢在必除無可疑也於荒政十二之外增其二者移本國之民與鄰國通財其事尤大非天子之命不敢專也故首列之

古者耕九餘三雖遇歲祲中家皆可自保其餘貧民則發縣都之委積兼令通財而官爲之責其償可矣其遇大荒則移民以就粟蓋中原之地多不通川雖有粟而難移其通川之地則移粟不待言矣大札移民則遷其未染時疾者以避地氣之惡也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

大司徒令教官致事而廢置誅賞皆不與何也所致之事即屬官之治成也小司徒既考之而行誅賞則其失得張弛勤惰並致於大司徒矣大司徒憑之以致於冢宰即冢宰所憑以爲廢置也宗伯司馬無令致事之文者禮成政行而事畢無可致也獄訟之事則至大司寇而止故小司寇歲終令羣士登中於天府而已（王制王令三公參聽之周官並無此制）

正歲令乎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小宰所令於百官府者王官之事也故於職曰修於法曰考於事曰待而不用命者曰不共司徒所令於教官者教事也故於職曰共於事曰修而不用命者曰不正

周官析疑卷之十

小司徒

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五官之長與大宰共建五典而敎法獨小司徒建者以主六鄉而親民事猶小宰之建官刑也夫家謂男女既配耦者以是知周之征役不及單丁女戶餘夫也　敎寓於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使民知禮知義所以厚生而正德也敎寓於征役之施舍使民興讓興仁所以忘勞而犯難也司徒之法無一人之不敎無一事之不敎無一時之不敎所以周徧淪浹入人之深至於刑措也

乃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敎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頒比法畢六鄉則甸稍縣都邦國視此矣受比

要舉邦國則鄉郊甸稍縣都可知矣畿內則歲時入其數侯國則三年入其要內外詳畧各有宜也　登謂升而載於册也物謂弓矢甲楯楨幹旗物之屬卽大比所稽兵器也注以爲家中之財誤矣旗物有度式什器有良苦故辨之財而曰辨則辭與事不相應矣（漢法算緡錢商賈末作貰貸積物者各以其物自占王莽徵天下吏民一切皆三十取一康成每以漢法莽事釋周官害義之尤甚者也）　小司徒雖須比法於鄉大夫而鄉之教治政事一斷於鄉師故鄉大夫之職曰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於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則於民治一無所與昭然矣若非六卿則宜與遂大夫同何以職事逈別乎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既有定法族師又有合聯之法何也賈氏公彥謂擬入軍相幷也但案其辭意似專指在軍者幷則義尚未備耳蓋必

合聯於可任者四五六人而取其一然後救勇可簡且非留其半以居守則受邦職役國事相葬埋一族中居者或不足以共也族師在軍則爲卒長必平時合聯然後二族戰士皆其所素教而如臂指之相使居守之族師三族之民皆其所素治然後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凡此類皆周公夜以繼日精思而盡萬物之理者也

或據班志一甸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止出七十五人司馬法井十爲通三十家止出士一人疑周官不宜取一卒於二族中不知一甸中雖止用七十五人而此七十五人則必取諸八閭之中司馬法亦然不如此則從軍之士與其長不相習而緩急不可恃居守之吏與其民不相習而受邦職役國事相葬埋必有扞格而難通者矣役必更番總歲內計之常數十年而後一從徵發故八閭之人亦不以同時幷調爲困耳況司馬法乃齊穰苴所作先儒論之甚詳班志不惟於經傳無考春秋以前之書亦未見其徵

實亦確不可移不得以異說亂之　邦職謂地職也若民職十有二則不必合聯而後可受伍兩卒旅師軍咸備始成一軍而獨言會卒伍者起徒家一人故比各爲伍然必積至百人乃成一隊也　追胥曰比者卒伍既定則各以所居遠近相次而追胥也　李鍾僑曰小司徒承會卒伍而言故先軍旅而後及田役追胥貢賦遂人承授田萊治溝洫頒職作事而言故先貢賦而後及師田政役乃文義宜然鄭氏鍔謂軍旅起於六鄉故先軍旅財賦起於六遂故先貢賦則偏窒而難通矣

周官會卒伍合聯之法坦然明白按以事理之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

賈疏謂六鄉每家出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爲上劑致甿遂人以下劑致甿每家出一人

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皆爲餘夫謂之餘遂非也羨卒即餘夫也對正卒言則曰羨卒對正夫言則曰餘夫鄉遂互文以見義耳何嘗獨厚於遂乎　鄭氏鍔謂鄉遂都鄙邦國授田之法有四節非也大小司徒與遂人大司馬本無異法蓋不易之田即上地一易即中地再易即下地也大司馬上地食者三之二即遂人之田百畝萊五十畝可任者家三人即此之家三人也中地食者半即遂人之田百畝萊百畝可任者二家五人即此之二家五人也下地食者三之一即遂人之田百畝萊二百畝可任者家二人即此之家二人也前後互見辭有詳畧安得意爲之說乎　田竭作更番調發使皆習於軍事也追胥竭作守望相助非遠適其閭井也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

曰掌其政教者師則教以順命而不犯田則教以習戰而不爭役則教以同力而不惰也蓋卒

時教法卽具此、而有事則誓戒焉、

凡用衆庶

小司徒曰政教者、教法小司徒所建也、鄉師於田役則曰政令者、受州里之役、要出田法於州里、其政皆鄉師布之也。軍旅會同大喪則曰治者、其政稟於司徒司馬鄉師躬治其徒役而已。州長於師田行役皆曰戒令者、政非所專、以帥而致之。故戒之也。黨正則曰以法治其政事者、州長掌政令之法、黨正術法以治其事而已。族師曰掌其治令者、躬帥徒役而至。則遂治之也、

政令者命其事也。戒令者警其期也。治令者飭其人也。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夏官諸子掌國子之倅、而有大故、則小司徒致之、何也、諸子掌其戒令教治、而修業仍於鄉學也。於諸子職曰羣子以合諸學、合諸射、合諸喪祭賓客而言也。於小司徒職曰餘子、各據其家而言也、與士並舉、則曰庶子、言各有當也、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地事辨其地之宜、井宜牧、及黃白宜禾、洿泉宜稻之類也、（農牧虞衡民職也大宰任之而大司徒頒之閭師掌之地事則小司徒任之載師物之而均均之注並誤）土　凡稅斂之事、加納徵之期、收掌之人、廩藏之所、委輸存畜之數皆是也。（凡稅斂貢賦之事宜非貢賦外別有役斂）上經會卒伍而令貢賦者、征役有繁簡、則貢賦有乘除也。此經制井牧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者、地邑有衝僻、收穫有早晚、道

路輸將有遠近、則稅斂之事、必隨地而制其宜也。小司徒專掌六鄉、而所載乃井邑丘甸縣都之制、者比閭族黨州鄉之法。大司徒職具之矣。故獨載井法、以示內而六鄉、外而六遂、以及都邑、名雖各異、其地法則皆以九夫爲井、四井爲邑、積累而區分之也。任土比民之法、錯見諸職、大司徒職載邦國封疆都鄙室數、次及比閭族黨州鄉之法、小司徒職載井邑丘甸縣都賦兵之法、載師職載任土之法、閭師職載任民作貢

之法、遂人職載溝洫之法、其授田則大司徒職載不易一易再易之田、所授多寡之數、小司徒職載上地中地下地之人、所任多寡之數、皆各舉其一、彼此互備也、 匠人爲溝洫、其制既成、不過歲爲修治而已、何至六十四井之田而歲免其四旁三十六井之田稅、分治田與治溝爲二事乎、康成之說、於事理難通、非獨無所考據也、 注謂此造都鄙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非也、井邑邱甸縣都、以田數計之而出稅法也、溝

洫澮川、以經界言之而通水道也、此經曰九夫爲井者、以出稅法、故止計所耕之地也、遂人曰十夫有溝者、以定經界、故并計所占之地也、井閒之溝、溝上之畛、以及疆埸之瓜、八家之場圃、皆取於所加百畝之中、且四井爲邑、量地制邑、亦必取於四井之中、非每井而加百畝、勢不能備然、則遂人所謂十夫、即此經所謂九夫、而溝洫澮川之制、井邑邱甸縣都之法、乃鄉遂都鄙之所同也、審矣、（鄭氏之誤、起於謂匠人溝澮之數與遂人不同、不知實無二法、特考之未審耳、詳見匠人爲溝洫解） 康成爲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說、朱子終不敢易者、一則以九與十起數之異也、然匠人之法、止九夫與遂人十夫異耳、其有溝有洫有澮有川同也、九夫十夫取數雖異、而占地大小相去無幾、其不可爲以十起數之溝澮者、亦不可爲以九起數之溝澮也、且謂鄉遂多平曠、則最宜於畫井矣、謂都鄙包陵麓、則最不宜於畫井矣、況建國或在中原、或阻山澤、即鄉遂多平曠、都鄙包陵麓之說、亦不可通

哉、一則以四與五起數之異也、然五起數者、所以緩民居、四起數者、所以制田賦、二者相爲經緯、無內外遠近之異、蓋鄉遂都鄙皆有上中下地、計室數之多寡以制邑、皆以地之上中下爲準、何不可通行井法哉、且制地授田、出稅賦役、稽夫家畜產之法、見於司徒、見於小司徒、見於鄉師及鄉遂羣吏之職、雜出互備、不厭其繁、使鄉遂用貢、都鄙用助、經界水道、彼此各異、是地法之最大、宜特書而詳見者、乃竟無一語及此

則注說之誤明矣至孟子所云尤不可以此注證蓋遂當爲野而鄉不可以爲國中也　成同之法注乃以開方計之然蓋井必因地勢非必萬夫之地截然齊一而爲井春秋傳所謂牧隰皐井衍沃管子所謂五而當一十而當一其遺法也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守地守也職地職也民職則冢宰大司徒須之而閭師專掌之小司徒分地域故辨其守施其

職而平其政即均人所均地政地守地職也蓋小司徒辨之施之平之而役均人以歲之上下均之地域既分則無所用其均故不言

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

小司徒職無田役以凡用衆庶該之而田役之政令則鄉師所專治也特舉軍旅以大軍旅必身帥也不及政令以大司徒實治之小軍旅則治其政令以大司徒不治也

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

凡役曰政令喪役獨曰政教者屬引則勸防有式鼓封則舒縱有節也　大司徒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此職又云大喪帥邦役則知遂人所致六遂之役遂師所道稍人所帥公邑之役並致於小司徒而小司徒所謂治其政教者即遂人之六綍遂師之抱磨共邱籠及蜃車之役矣以遂與公邑之役並致焉故統之曰邦役也

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

而致事

曰治成者所治職事之狀所以別於計簿之成也屬官謂官中士大夫及諸職執事王朝者羣吏謂鄉遂公邑之吏及家削縣都私邑之吏以不盡屬於司徒故別言之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者將以達於治官不自考而誅賞之也（宰夫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

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修灋糾職以待邦

治

觀教法之象、則曰帥其屬以教法縣於象魏、在外之羣吏、不能徧觀也、懸禁令則曰令羣吏得各懸於所治也、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上經稽九比之數、通乎畿內、此大比羣吏、止於六鄉四郊者、以遂與公邑之吏、則考之者遂大夫、家削縣都之吏、則考之者縣師、又以見載師

所任近郊遠郊宅田士田等、乃六鄉之餘地、各區爲邑、而其吏亦小司徒考之也、上經比民、故首國中、此比吏、故第舉六鄉四郊、蓋鄉郊之吏、無居國中者、 大司徒頒士農工商之職、定比閭族黨州鄉之制、未言其所以稽而登之者、若何也、小司徒則遂頒比法、以時入其數、至三年而復受其要、則凡九比之內、其家之貧富、民之賢否、戶口之衆寡、畜産之豐耗、器用之完毀、皆犂然於胸中、而政教徵令施行於軍旅田役之中、所以斟酌調劑者、靡不詳盡矣 頒比法於鄉大夫、不及兵器、至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則有兵器者、鄉大夫州長黨正職主於教、族師以下、始有簡兵器之文、體有所宜、事取其便也、古者卒伍兵器、皆自具、而公孫弘議禁民挾弓弩、可謂昧於治體矣、

鄉師

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

遂之教治獄訟、皆遂大夫掌之、而鄉則鄉師掌

之者、鄉大夫六卿也、豈暇聽鄉之教治獄訟哉、其於教、則正月頒之鄉吏而已、其於治、則歲終令羣吏會政致事而已、至獄訟、則一聽之鄉師、而不與者、體當然也、

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之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五家爲比、蓋國中屬民之灋、而因以施於鄉邑、故曰國比之法、稽夫家、辨征役、施舍、小司徒之

職也而復刻於鄉師者小司徒通掌國中及四郊都鄙而鄉師分掌六鄉遂師分掌六遂縣師掌都家也馬牛之物蓋該六畜車輦而言小司徒職既曰六畜車輦而又曰辨其物故知爲旗物及兵器役器也

遂之大家衆寡馬牛之物遂大夫稽之遂師登之鄉則鄉師稽之鄉大夫登之何也遂大夫親民而職簡所稽能詳遂師則治廣而職繁故惟據所稽以登於册鄉大夫六官之長豈暇稽夫家衆寡馬牛之物哉鄉師地官之攷其職繁矣而能任此何也地政之繁重者莫如遂師職之經牧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而鄉則小司徒領此矣故雖使鄉師簡稽鄉民而不病其劇也小司徒頒比法於上故舉重而先貴賤鄉師掌比法於下故舉多而先老幼鄉大夫族師皆先貴賤承小司徒所頒而布之也

下經明著四時之田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而王氏安石乃謂小司徒使登六畜車輦辨其物鄉師帥田役所需惟馬牛故無辨其物之文其蔽蓋由不知經文互備此職以詳鼓鐸旗物於後故略於前而與小司徒異耳蓋辨可任者及於馬牛則諸物皆辨不待言矣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

遂與公邑之役遂人致之稍縣都之役縣師作之則並考司空之辟以逆役事可知矣而二職無文以例見於鄉師不待言也

凡邦事令作秩叙

曰凡邦事則不惟役事如郊爲田燭喪屬六引過賓修道之類皆是也卽以役事言蕃辨之節番休之期必作秩叙民乃不惑諸儒多以役事之功程言失其義矣

黄氏度謂功力當在司空之辟非鄉師所作非也功力之秩叙雖司空作之而因役之大小以定人數量地之遠近以爲徵發時歲之豐凶以爲番代皆有常次非鄉師孰任之魏氏校謂鄉師令之作之者鄉吏亦

非也即役事亦官中上士中士作之俾鄉吏奉行耳况祭祀賓客之事乎

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

疏謂佐大司徒似未安宰夫從大宰視滌濯贊小宰此官府之具肆師治禮儀以佐宗伯皆特文以見之則此蓋各共其事而非佐司徒也大司徒羞肆與奉牲相連則爲膴腥之豚解可知此又曰羞牛牲則宜爲體解而薦熟也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大役曰帥民徒大軍旅會同曰治徒役大喪曰帥其民何也曰民者正卒也曰徒者兼羨也大役必於農隙功多而時暇故正羨同作軍旅會同或非農隙六軍之外給凡役傍輦輓輂者不必正卒故曰徒役也若大喪則禮重而役少必簡正卒之精良者以備之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則羨卒不得與明矣　先役事而後及祭祀役事鄉師所專掌也先司空之役事而後及軍旅會同所役爲少也亥喪役其事爲希也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

於鄉舉州於遂舉里示時田自州長至二十五家之吏皆各有所受之法也

以旗物辨鄉邑

邑謂四郊之內六鄉之外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別爲公邑而旗物異於六鄉也遂師再言凡爲邑者則甸稍縣之公邑並屬六遂明矣朱子謂周官之文盛水不漏此類是也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

鄉師所徵令宜不出於鄉而徇於市朝何也王朝乃百官府所聚羣都縣鄙之官吏日有事焉如四時之田則五官之屬皆有聯事羣都縣鄙皆受法於鄉師故徇於朝使共知而各警其事也徇於市者恐國中之民或身在市廛雖有徵令而不聞也鄉有小市則有地守者專徇焉

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

以王命施惠者其職代王巡行見民囏阨即以

王命發倉廩出泉布而無所壅遏不待奏請報、可此聖人慮事之詳憂民之切也、歲時有天患民病司救所巡自國中及郊野則此職之野、亦兼六遂蓋鄉遂皆切近王都其民治必分掌之而後能詳至於囏阨則並以屬地官之攷以示其不異於鄉也自稍以往地域廣遠非王官所能徧都家之長自當震動恪恭而時式以求民瘼矣、

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歲終詔廢置大比詔誅賞皆詔冢宰也但廢置、必達於王而誅賞則冢宰專之、

鄉大夫

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州長黨正皆曰教治政令、而鄉大夫則曰政教禁令者、鄉大夫六卿也用其體望以統六鄉而不與治民之事、下經使各以教其所治、又曰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蓋州長黨正始有民治故鄉大夫職不言民治也非惟不治民亦不聽獄

吏之治鄉師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是也遂大夫則兼聽治訟以無王朝之事也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至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役鄭以征爲稅、又引此以證大宰九賦爲口率出泉遂爲聖經莫大之蠹蝕若易稅爲役則其義可與陳氏深之說相足蓋注謂國中役者少、

野外役者多以人言也、陳氏謂國中役多、野外役少、以事言也惟國中服役者既少而役事又多所以征宜遲而舍宜早也惟野外服役者既多而役事又少所以征宜早而舍宜遲也、舍獨言國中者公卿大夫士、及庶人在官者、皆聚於國中鄉遂之吏、則當官奉職不在弛舍之列鄉遂大夫所屬無府史胥徒又升於司徒者始不征於鄉則賢能在鄉遂者亦不應舍故止以國中言之至老疾則本無可任之理、言國中而

野可知矣　小司徒頒比法於鄉大夫使徧稽而登諸籍故曰入其數鄉大夫既登諸籍故曰入其書　載師職曰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則六鄉軍賦不宜取足於國中辨其可任者謂力役之征以給公事耳　古者以六鄉爲軍將而周官之六卿實兼鄉大夫則車徒雖分調於畿內而必以鄉民爲本蓋主帥與列校士衆不相習則不可用也朱子詩傳謂天子鄉遂之民共貢賦衞王室爲平王遣戍申許言之耳羣儒遂謂鄉遂之兵不調是謂道聽而塗說也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凡射衆耦皆合揖讓相先故取其能和勝不勝相形媢嫉易生故取其能容和容興舞則方射之時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也於獻賢能之書後即以此爲詢者所以興起羣士爲後舉之本也賢能德行道藝既成者故謀於鄉先生五物材質可造者故詢於衆庶　鄭氏鍔謂州長射

而不飲黨正飲而不射非也鄉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則先飲酒可知矣又據射義謂卿大夫之射始兼飲酒故州黨但言以禮會民以禮屬民不知州長乃中大夫黨正亦下大夫顯與經悖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注謂出使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義未密疏遂謂或爲都鄙之主或爲諸侯益誤矣所謂出者出於鄉學而入於成均升於司馬也入者還歸其州黨也蓋興其才德之大者而進於王朝則將爲公卿大夫以臨長之興其行能之小者則還治其比閭族黨之民先王之世所以不患選舉之不公而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也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

鄉大夫令會政致事遂大夫亦如之公邑雖統於六遂而會政致事之令則不及焉以小司徒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則公邑之長自致於小司徒可知也按小宰月終以官府之敘受羣吏

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令羣吏致事小司徒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小司寇正歲令其屬入會遂致事皆於會政之外別言致事則截然爲二事明矣小司徒曰正要會兼月要也小司寇獨言入會而士師職歲終正要會與小宰小司徒同則會政爲財用之計明矣地官則賓祭師役學校之用秋官則圜土四食器物之需皆是也士師惟正要會而無致事之文以凡獄訟皆與大小司寇共聽斷別無可致之事至春夏二

官則幷無會政致事之文蓋禮事兵事之財用乃他職共之事畢之後更無可致之事可會之財其義與士師無致事之文可參驗也　會政者止財用之計也致事者各致其一歲所服之職事也曰會政者含國政無所用財也小司徒歲終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則兼甸稍縣都之吏也小宰歲終令羣吏致事則兼六官之屬也不及會政者小宰月終受月要贊冢宰受歲會則會政不必言矣　前曰各掌其鄉之政教禁

令後曰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此不曰各令其鄉之吏會政致事而曰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何也治教禮政刑事皆起於六鄉甸稍縣都之徵斂師田行役皆以六鄉爲準而鄉大夫即六官之長也故歲終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而六官公聽之則法有宜於此而不宜於彼令有利於前而或敝於後者六鄉之吏皆得以達所見六官之長皆得以酌其宜所以爲正月之吉和而布之之本也

正歲令羣吏考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于所治之國

正月始受法於司徒而頒之正歲復使羣吏考法於司徒何也所受之法乃始和而布之者頒之浹月則利害之實被於民者可見矣故復使羣吏就司徒而考之蓋惟恐民隱壅於上聞而所布之法尚未能盡乎事物之理也不曰鄉吏而曰羣吏又曰憲之於所治之國何也遍乎羣都縣鄙也鄉大夫即六卿司徒乃鄉大夫之一

故得通令畿內之羣吏又以見治政刑事之和布於都鄙者並得以考於四官之長也　朝大夫職於都家亦曰每國

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于朝

賓興大詢皆曰鄉之衆寡蓋非黎獻不得與故數不可定也與賢能而謀於不善人則必以私計引親黨詢國故而雜以不善人則必以亂言亂大謀聖人制法慮無不周如此

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國有大故大司徒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則有節者無幾矣然特關市之轉貨賄國使之通聘問有節則無幾耳若王有令或六官之長有令雖有執玉節以通令者（如珍圭以徵守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之類）猶懼變出非常或有矯假必使道路之官執旌節以輔之則令之始出必有所受致令之人必有識者（如王之令必受於大僕宰夫而致之者虎賁行人司徒之令必受於鄉師而致者之者官中之士司馬之令必受於縣師或通於掌固皆道路之官所熟識也）而可保

其別無變詐矣

周官析疑卷之十一

州長

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

鄉大夫掌政教禁令黨正掌政令教治而州長獨曰掌教治政令之法何也鄉大夫六卿也其於鄉之政教禁令將爲長貳執其總以率屬而已其法之詳則州長掌之下經所列是也考德行道藝勸戒則有法祭祀禮射喪紀合民涖事則有法師田行役戒令賞罰則有法大考州里

廢興則有法故鄉大夫之職正月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即頒之州長也蓋鄉大夫董其成黨正以下承其事而掌其法者則州長耳

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

讀法之後繼之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則所讀之法爲鄉三物八刑之類明矣疏謂讀十二教之法似未安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師田行役自黨正以下不復言致者皆州長之所帥也司馬教戰鄉師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故蒐苗獮狩無一不列鄉遂黃氏度乃謂司馬作軍六鄉不與顯與經悖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

黨正以下皆會政致事州長獨會政而無致事

之文者致所治職事廢興誅賞行焉故使羣吏各自致於鄉大夫會政則財用之計苟無侵冒賞罰不行於其間故先會而鉤考之然後以達於鄉大夫曰會其州之政令者凡用財或以政之常經或出於一時之令也

正歲則讀教灋如初

明正月之吉及歲時祭祀州社所讀皆教法也

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所廢謂簡不帥教者而移郊移遂

黨正

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

於州曰治教政令於黨曰政令教治者州長掌讀教法考德行道藝故先教黨正掌讀邦法申戒禁作師田行役故先政也邦法者鄉八刑及師田行役之法

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

春秋祭禜亦如之

曰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吉之非朔益明矣蓋月必以孟而日不必朔也州長職曰讀教法則此職所讀邦法爲政治禁令之目而不兼教法可知矣古者政與教常相通而事之舉則各有所主州長治師田行役之政令非不糾戒衆庶也而其讀教法則主於造秀民黨正書德行道藝非不教秀民也而其讀邦法則主於糾戒衆庶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習射正齒位皆先行鄉飲酒之禮有賓有介有衆賓黨正所屬宜惟閭胥族師所書者與焉州長所會宜惟黨正所書者與焉知然者鄉大夫三年大比以禮禮賓惟賢者能者而其餘不與也　一命再命三命以王朝之士言若州黨之上中下士則其黨所自辟除不得有王朝之命也　鄉飲酒國事也故兼尚爵非私居燕飲之禮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

黨吏之職其大綱有二一則會政財用之計也一則致事小司徒職所謂治成也鄉大夫歲終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而惟黨正有致事之文以州長所掌者惟教士察吏及教治政令之法無事之可致而族師以下之事皆致於黨正也鄉吏所致之事夫家衆寡馬牛車輦之稽也獄訟之成也役事之要也鼓鐸旗物兵器之籍也四時徵令之日也吉凶禮樂之器也鄉師歲終攷六鄉之治則致於鄉師而達於鄉大夫明矣遂大夫之令會政致事鄙師之會政致事

與鄉同而遂大夫則兼聽治訟、掌誅賞廢興、縣正則稽功會事、蓋以遂人遂師所掌者皆小司徒之事而野政簡遂大夫非六卿故其事可兼而小者又可寄之縣正也財用之計簡故州長先會之而後以會於鄉大夫吏治之事繁故黨正各致之猶六官羣吏之事繁故小宰獨聽之財用之計尤繁故使宰夫專考之然後冢宰兼聽焉凡此皆聖人精義致用實心實理所周布也　黨正以下不曰政令者凡鄉大夫有令皆

州長布之故曰會其州之政令、黨正以下、則奉令承事而已故第曰會政也疏謂黨正致於州長州長致於大司徒而行賞罰非也冢宰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大司徒令教官致事而不及廢置則令致於冢宰明矣至官中屬吏之治成則小司徒考之而行誅賞大司徒亦不與也

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

鄉三物惟六藝之成熟有司可自辨之若六行、則非鄉黨族姻不能詳也六德、則非與朝夕久故者知之不能審也故閭胥凡聚衆庶、則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月吉屬民而讀邦法、則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黨正正歲屬民讀法則書其德行道藝、未有簡士而不屬其民者蓋論之以相習之人然後聞見實微之以衆多之口然後好惡公積之以歲月之深然後鑒別當如是則所謂賢者能者無所容其僞冒矣而州長鄉大夫又層累而考之所以舉不失人而官無廢事

也

族師

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

百家之長即以師名官則黨正州長以上掌教治者其德行道藝之足以表衆可知矣記曰能爲師然後能爲長此古之民所以易於觀感興起而政教無壅也

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

鄉大夫州長、皆通考德行道藝、黨正歲一書之、蓋秀民之聚多、然後德行道藝之出羣者可考焉、族閭之間先求其行之無悖者可矣、故族師所書僅六行之四、閭胥所書僅六行之二也、

族師書孝友睦婣而附以有學、以學乃道與德之階也。　注謂族師無飲酒之禮、蓋以族無庠序、又少長材秀民、族師位卑、公卿大夫即有居是族者、亦不敢與行鄉飲酒之禮、故惟與其民少長相勸酬而疏、謂不得以官物爲禮、則誤矣、

酺乃官事、自宜官授酒材、與州射黨蜡同、官祭祀而以民財共者、惟秋官司盟之祈酒脯、地官稻人之雩斂耳、二事別有義故特著之、以言祭酺則義無所處矣、

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

鄉師職曰國比之法、此曰邦比之法、何也、國比者以王城而言也、小司徒掌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而鄉師承其法以比六鄉、故曰國比、以示比法之起於國中也、邦比者通鄉遂都鄙而言也、族師掌校登夫家合卒伍之聯、故曰邦比、以示此鄉遂都鄙通行之比法也、

曰帥四閭之吏、以時校登其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義亦著矣、而必曰以時屬民何也、此以辨師田行役之所任也、民有可效以田獵而未能任軍事者、有可共雜役而未能任田事者、閭胥雖時數其衆寡、必族師合聚而

親簡之、然後任之各稱其材力也、吏分四閭、而夫家必合一族而校登之、何也、此以合師田行役之聯也、地有上中下之分、則閭之衆寡各異、必分四閭而登之、又合一族而校之、然後衆寡相參以爲聯、而卒伍可合也、司馬以大均之禮簡衆、此其基也、

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比長之治有罪奇衺相及者五家而已此合四閭八閭而賞罰相共者賈疏以爲罪政是也（不復曰百人爲卒二百人爲聯者文也）惟軍法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故不死乘伍有刑一夫先登而合軍同賞非此不足以致果毅禁冒慢也受邦職以下則因軍政而連及之耳受邦職則共餉共游惰役國事則衆察其逋逃相葬埋則互糾其避匿非此不足以齊衆非如秦法鄰里相坐也以八閭爲限者過是則難稽也　小司徒職凡起徒役無過

家一人事急役重則然尋常征役必每減可知矣此經聯法疑即其制也蓋聯十家而出五人聯八閭而出百人合羨卒計之乃用其一而存其四使得居守且無廢穡事也其必聯以八閭何也軍旅之伍必以近而合使與其類相依與其長相習然後以守則固以戰則彊但役必更番合畿內計之常數十年而後一從徵發故八閭之人亦不以同時並調爲困耳　軍法至百夫則有長而非合二百家之兵不可調故列職於族師而遂按夫家簡旗鼓兵革帥民而至亦鄰長掌之

閭胥

各掌其閭之徵令

閭胥掌徵令以比居爲定而所轄止二十五家連井同巷耳目相屬呼召甚易後世變爲戶長保長恒以一人掌百家二百家之徵令百弊叢生散戶既病而徵者半破其家然後知周官之法至微至細皆聖人心思之所竭也

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

古者子生三月擇日名之以告閭史閭史書爲二一獻於州史一自藏之故[illegible]可合而數也族黨州鄉皆因閭胥所數而按登之所以不料民而知其衆寡

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

不及軍旅者教民於平時軍旅事棘既徵發則大司徒誓教而軍將制之矣二十五家人民寡

孝友睦婣有學者未易數覯也故第書其敬敏任恤者比耦而耕同井相友則敬敏任恤者迹可驗矣　所書不獨秀民農夫而有此即可備異日閭胥之選　閭胥所書僅十五家之民故善小而必登族師所書乃百家之民故學行兼而後書黨正以上德行道藝皆備而後書其進每上其選每精六行不言敬敏而此言之者敬則小心敏則強力二者善雖小而可望其成德故謹書之

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既舉祭祀役政喪紀而又曰凡事掌其比者上該軍旅徵發下該民間相受相葬相救相賙以及合耦興鋤移民救稼之事也

比長

各掌其比之治

比長即耦耕之民而曰掌其比之治者五家有所欲治於上上有所治於五家比長必與之俱也

封人

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

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而匠人職左祖右社鬯人職社壝用大罍州長祭社專爲祈穀無不祭稷之義明矣而惟舉社經傳無專言祭稷者以是知稷與社壇同兆祭同舉也　大司徒先畿封而後社稷此先社稷而後畿封者從職所重

令社稷之職

諸有職事於祭祀者皆冢宰小宰令之封人所令其諸守社稷之壇壝以及修築洒掃之職與

鼓人

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

凡王朝祭祀之樂器及舞器皆大司樂之屬教之小師教鼓與鎛師教金奏之鼓可見六鼓皆其所教鼓人所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乃用於州黨之祭祀及師田庶事者耳

教爲鼓而辨其聲用

爲鼓之義惟注爲妥鄭氏鍔乃謂教韗人爲之而王氏應電祖述焉非也韗人爲皋陶具刻廣輪圍徑鼓面版厚中穹倨句之尺寸以及冒鼓之時日鼓人所教更有何法其不可通明矣然則諸樂之器皆不云爲之而獨鼓人有此文何也凡鐘磬柷敔雅拊之類擊之皆有定所絲絃竅柱按之皆有常度匏竹壎篪吹之各循孔竅惟鼓則擊之無定所其淺深疏密輕重緩急各

有度數以要禮事樂歌之節會鼓非一類樂官掌鼓奏者亦非一人故各以度數教之至於軍旅田役則凡軍吏有司皆受鼓節焉州黨之祭祀興舞則有司皆受鼓節焉故特出教爲鼓之文與衆樂器異也

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

四金皆帥田所用也軍事先鼓而後金大司馬職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荀子曰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軍事主進故以鼓人掌四金與大閱自王以下至旅帥皆執鼓同義蓋必能進而後能退故以鼓始而後以金終焉　金鼓之節大司馬於四仲月之蒐狩教之矣此鼓人掌之而屬於司徒者不肆之於平時則臨事倉卒失措而不可用故豫使田野之民皆習聞其聲而知進退止齊之節也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

以上辨鼓之聲用乃有司執事者鼓之此下乃

鼓人所親鼓也獨舉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明王朝神祀社祭鬼享非鼓人職也蓋惟六鄉之中春祈秋報（舉蜡祭則祈報不待詔）及歲終蜡祭百物而興舞然後鼓人鼓之其餘州黨社禜酺禬以及山川因國之類皆主祭者使執事之人鼓之鼓人不與也中士六人豈能給二十五州百黨之鼓事哉

牧人

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凡陽祀

川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

曰卑蓄其物者物衆多然後牲可擇也如曰牧六牲而卑蓄之則似最所共之牲數以牧而無以見其廣牧以待擇矣色以毛別既列其色而復曰毛之者色雖純毛之美善又各有差等也

牛人

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

曰掌養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則似民共其牛而官養之故曰國之公牛以別白之

充人

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

別言凡散祭祀之牲則四望四類社稷與祀帝享先王同可知矣

展牲則告牷碩牲則贊

祭義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親巡牲展牲疑謂此（春秋傳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告牷以體完而無傷告也 頒牲謂牛馬方其奔駭故助牽之校司馬職喪祭奉詔馬牲校人職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充人亦當助牽經於六牲皆各指其物而此曰頒牲正以兼牛馬二物耳不曰贊王以喪祭並贊司馬也

載師

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授地職即司徒所分地職其地所承於王朝之職事也鄉遂公邑都家皆有之知非九職之事者授民以九職閭師所掌也且百工商賈嬪婦臣妾閒民之所任不得謂地職載師所任皆平土故雖包圃牧之地而山林川澤則閭師別任之其不得爲九職之事昭然矣授者以授鄉遂公邑之吏家稍縣都之長也注謂授農牧虞衡使職之誤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

大宰職邦中之賦注邦中在城郭以此經攷之則園地附郭之地也國中人衆非郭外有園地則果蓏無所取於郊野致之則艱矣王畿即人

之心如此　詩所謂疆場有瓜春秋傳所謂井竈葱韭取焉者宅畔之園農民所以自給也故秋穫則築以爲場周官九職園圃毓草木則士宜雜樹及瓜瓠者民受之而貢草木私市之以給衣食共國中官府士民之需此職所謂場圃則九職之一而非農夫所築之場故與廛並衡征以在農田之外也注謂季秋於中爲場尚可通蓋果蓏中亦有宜乾曝者薛氏季宣以爲室廬旁之場圃鄭氏謂場以登禾黍則誤矣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凡仕者以罪廢則各還其鄉里若以老疾致仕而德行道藝可備顧問或爲王之故舊設其田邑在數百里外則使宅於近郊而量賜以田如外諸侯如魯鄭則於王都賜湯沐邑也故惟康成之說於事理爲近　士田所以養升於成均之學士也士庶子宿衛王宮者宮伯行其秩而大司樂樂師大胥無及學士之秩者則别有以養可知矣蓋當官者有田祿又有宅田以養故士有土田以養將仕而未受職之士暨入之體羣臣所以仁至而義盡也　庶人在官及商賈家子弟力能任耕即授以餘夫之田則不顧世父兄之業者仍可歸農蓋以世事教能者其常而材力各有所宜亦未嘗不聽其改業也　賞田與致仕者之宅田爲食公田之人不待言矣學士及諸給事於官者皆不暇躬耕亦各就邑居所近區公田以授之而使食所入也必制公

邑設有司以掌之乃别爲七者之田而不列賦於大府何也使入於廩人倉人而後給之則徵收出納期會輸將不勝其擾矣故使各受其田之所入也　近郊遠郊之田征調財賦無專司者以地官諸職考之宅田官田賞田士田牛田牧田宜皆食公田之稅而免征調惟工賈之家子弟受田則宜與諸田之農民並趨徒役而隸於鄉師鄉師職以旗物辨鄉邑所謂鄉者六鄉所謂邑者即宅田士田等類也其財賦則徵於

閭師閭師職不言六鄉而曰國中及四郊正以中包近郊遠郊之田耳小司徒注六鄉而大比兼六鄉四郊之吏以待徵令則宅田士田等之征調財賦附於六鄉亦猶公邑之附於六遂明矣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所任地不見鄉遂者鄉地在四郊任鄉之餘地以爲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則六

鄉不待言矣遂地在甸以遂之餘地任公邑則六遂不待言矣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十一者三代之中正也至魯宣公初稅畝著於春秋則前此無稅私田之事可知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取具焉其耕地實八十畝故孟子及春秋傳通計公田八十畝私田八百畝而言入於公者乃十分之一耳若周官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則不過歲入公田之穀并無所謂十一之名也又安從有二十而三與十二之道哉閭師之法通乎天下又安有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別哉反覆參攷蓋惟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三句二十三字爲經之本文以是三者皆非數士而別有地征故特著之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此三句一十九字則

莽歆所增竄也蓋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而淩民之政皆託於周官其未篡也既以公田只井布令故既篡下書不能遽變十一之說而謂漢法名爲三十稅一實十稅五其欲多取於民之意顯然可見故歆增竄載師之文以示周官之田賦本不止於十一耳此誣聖賊經之尤大者而自康成以來莫之能辨故以春秋所書及閭師之本文正之　上經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國宅謂列居國中者（註以爲官舍則無征何待言）即所謂里也廛

之征布薄以既征其貨也漆林亦民用所需然其利厚又不費人力使民爭騖焉則穀土爲之奪矣故重其征俾所入無以遠過於田農所以博民於生穀也園廛之征特輕者廛占地無多園貢草木且果蓏之屬可佐穀食與漆林異矣（後代染草蕉芋花卉之利厚民爭廢穀土以種之而州縣甚上腴之地半爲所奪）朱子仍康成之說謂併雜稅而爲十二黃氏度主之非也合觀九賦各貢其物嬪貢則凡有配偶者之所同外此別無稅矣雜稅漢唐以後始有

之而以釋成周之賦法可乎陳氏傅良謂甸稍縣都無過十二乃公邑及卿大夫采地之田稅故歲貢其十之二而自有其八亦非也家稍縣都之賦各當九式之一不宜得私其八至公邑則天子使吏治之與鄉遂同不過受下大夫上士之常祿耳安得有歲貢其二而食其八之法乎司勳頒賞地所食僅三之一而謂家稍縣都貢止十二可乎薛氏季宣之說尤謬陸氏佃說與陳薛有同有異但前後皆言民賦而中間忽言內諸侯之貢文既不倫理亦隔閡蓋二十而三及無過十二之說求之經傳百家無一可通故羣儒皆遷就而爲之解耳　園之征二十而一即所毓草木二十而貢其一也鄭注以宅之樹疆之瓜當之賈疏又謂即春秋傳所謂取於公田以種葱韭者先王之於民豈若是其悉乎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方里而井里布一井所應出嬪貢之布也田有

一易再易十井亦約四五家耳若罰以二十五家之布則令有不能行矣　無職事謂醫卜巫祝媒妁之類其事不列於九職者諸技術之人在官員選甚少（即以醫言之疾醫瘍醫各八人以共王宮及公卿大夫之醫事且日不暇給則王城以內不列職而爲醫者必衆矣況鄉郊以外乎餘可類推）其執技以食於民間所得每厚於農夫故征之與受田百畝者等亦所以警游惰也如謂閒民不惟義不安法亦難行

以特徵其賦

徵賦者閭師而以時令徵者載師也

周官析疑卷之十二

閭師

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不曰六鄉而曰國中及四郊明近郊遠郊所任宅田官田之類亦閭師掌之也知然者自甸以往始有公邑而統於六遂　曰以時徵其賦而下所列皆九職之貢物則貢之外別無賦明矣特以地計則曰九賦以職言則曰九貢耳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列其職也閭師則按職而命以事定所徵大宰之法通乎天下於閭師舉之則畿內及六服咸視此矣　嬪貢布帛而典絲職又掌絲入疑國中四郊則貢絲甸稍縣都則貢帛（案月令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老幼如一必近在國中四郊可知）

（兖禹貢有漆絲或用宮刑豳嬪貢亦兼絲與布帛）閭師山澤居末、與大宰九職異者、大宰制國用。故以材物之多少爲次。此職掌任民。故以人功之多少爲次也。

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載師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謂醫卜巫覡媒妁之類、其事不列於九職者也。此無職者則閒民也、雖無常職而未嘗無事。故使出夫布（古者無怨女曠夫閒民大宰有匹偶而無夫丁不能任百畝之田故使轉移執事其身既隨所助執

事者而有賦貢矣其妻則宜出布帛恤其婺嫠故惟征其布其日夫布以一夫一婦所應出之數爲準也）。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荒其園圃者也。此獨不樹未嘗不毛。故罰止於不椁。載師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受田而不耕者也。此不耕者、謂百工技食之人、本未受田。故罰止於無盛。其事本異、故罰亦異耳。獨舉庶民者、士大夫有田祿則不在此列。

遂之治訟。遂師、遂大夫聽於上、縣正掌於下、而鄉師以下、別無掌獄訟之官、何也。蓋鄉之別設閭師所掌、即縣正之職也。縣正職之徵、即此職之時徵其賦也、縣正職之比、即此職人民六畜之數也、縣正職之政令、即此職所待之政令也、縣正職之頒田里、分職事、即此職所任諸職事也、二職所掌、凡事皆同、獨此職無掌治訟趨稼事而賞罰之文。蓋此職不耕不樹不畜不蠶不績之罰、皆掌焉、則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不待言矣。故與縣正職互文以相備也、徵比治訟之不掌於州長、何也、六鄉之治主於教、所以爲甸稍縣都邦國之表儀、而

州長又承鄉大夫所頒、而施教法之長吏也。使掌徵比、數衆寡、六畜、征粟帛百物、計贏縮、辨貢苦、則無以使民高其行而恥貪鄙矣。使掌治訟、訊決細故、從事於纆索鞭笞、則無以使民化其德而興仁恕矣。且擾擾於徵比治訟之間、日不暇給、則所以考德行道藝者、必不能從容以既其實矣。惟師田行役、帥民而致與縣正同、蓋非有地治而親民者、不可以帥衆、而師田行役、亦教法之所寓也。縣正可兼徵比治訟、何也、遂師

徵財征入野職野賦則掌事者遂師也縣正特各布其徵之令耳野之國政少禮事簡故兼比與治訟而不以爲煩且秀民野較少比與治訟亦所以致甿也縣正遂各五人而閭師鄉各二人何也國中之獄訟鄉士受之其教治並歸州長閭師所領適當縣正之半耳鄉師聽獄訟遂則言訟而不言獄何也亦互文以相備也猶縣正職趨其稼事而賞罰之閭師職具不耕之罰則勤耕者有賞不待言矣　地官專職唯土地人民二者載師任土地不能離人民閭師任人民不能離土地而必分爲二者蓋相民宅之利害辨五土之肥磽綱維既定可守爲成法而稽夫家課民力上中下之戶歲有登耗農工商之業時或改移各因其能而任以事其稽核視地事爲難故載師可兼掌畿內而閭師所掌者僅四郊之人民其分任之者尚有縣師遂師也

縣師

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

地域田萊之數小司徒掌之鄉遂之吏各掌其夫家人民六畜車輦之稽而復使縣師通掌之且外及於邦國者以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衆庶會卒伍不可不備知其數也既掌軍事則大比因詔廢置所以考羣吏者不厭其詳也　張自超曰縣師雖兼甸郊里而所專掌則都鄙稍故列職先都鄙稍而後及甸郊里猶小司徒雖兼都鄙而所專掌乃國中四郊故列職先國中四郊而後及都鄙也　和風翔曰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據戶籍以徵兵則通天下而有餘親自辨察雖畿內公邑難徧況六服之閒田乎呂氏祖謙乃謂縣師掌邦國之閒田不獨無所徵信於事理難通抑且顯與經悖　又曰小司徒三年大比受邦國之比要故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六畜車輦之稽具在地官數之多寡盈耗按籍可稽鄭氏鍔乃云

安能盡掌而辨之替之以爲專掌公邑之微謬矣　既曰夫家又曰民人者兼餘夫在家之女也授地上中下之差以人數多寡爲準則處女必登於籍明矣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賈疏致於鄉師鄭氏鍔引稍人職作其同徒輂輦以帥而至聽於司馬以破之非也古者軍帥

即六卿五卿有喪疾事故或可使人攝而大小司徒必有一人治其政令鄉師則無不在行者（大軍旅大司徒以旗致萬民小司徒帥衆庶鄉師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各小軍旅小司徒巡役治其政令）夫大軍旅畿內六服之師咸會而戮其犯命者惟鄉師大司馬不敢專焉則無役不從可知矣司馬主兵大役亦屬植受要故稍人職言聽於司馬其實無不受節制於鄉師者諸儒好異說皆由未嘗熟復經文耳　張自超曰左傳鄭人授兵於大宮楚人授師孑焉以伐隨又鄭火授兵登陴諸儒遂謂甲楯甸邱自具兵器臨時授之然考周官鄉大夫大比考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此職會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族師合卒伍則備兵器里宰比六畜兵器而司戈盾軍旅會同所授止貳車乘車之戈盾及旅賁虎士之戈盾則卒伍兵器皆自備可知矣左氏所傳或春秋時列國之變法或所謂授兵者亦止授將校而辭未別白耳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

辨其物即大司徒職所謂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也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其閒穀土多寡不均其穀土又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分故必辨其物然後可以制其域以（大司徒職凡造都鄙其室數制之必知上地中地下地之分然後室數可定）縣師通掌天下之兵賦而所制地域獨都邑者六遂之域遂人制之六鄉之域小司徒制之也都小都大都也邑公邑家邑也遂人掌造縣鄙形體之法而縣師與慮事者

縣師掌甸稍縣都則或遺公邑建都家而取於餘地以附益之或地域華離并割公邑以成都鄙之形體必二官聯事乃得其宜　劉㨗曰鄭氏謂縣師所造惟公邑非也如此公邑則宜曰凡造邑不當言都又謂辨其物爲辨五地之物生亦非也此經乃量地制域必詳辨上中下地然後域可制

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注以野爲甸稍縣都後儒易之爲四等公邑皆非也周官稱野有通乎鄉郊以及縣畺者（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徵之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以達于畿）兼遂及公邑者（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又曰凡事致野役則野兼自甸及四[illegible]公邑大司馬辨號名旣曰縣鄙各以其名又曰鄉以州名野以邑名則野謂六遂邑謂六遂中之縣也）而此職徵野之賦貢則專指家稍縣都蓋六鄉四郊之賦閭師徵之遂及公邑之賦遂師徵之都家之禮事兵刑各有專司而貢賦之徵別無見經者則爲縣師所掌明矣縣師徵都家之賦猶載師徵畿內之賦皆令徵而非本職自

徵也　載師閭師職皆曰以時徵其賦九職之賦於民者皆順物成之候而各以其時徵也此曰以歲時徵其賦貢采地之賦貢以時徵於其長每歲而一致也閭師節曰賦者王官自徵之則言賦而已該諸職之貢物矣都家則粟米貢物並入於其長而後其長致貢焉故必言賦貢而後其義乃備也遂師入野職野賦有明文故第言徵財征經文義各有當而不相混蓋如此

載師通掌畿內之地政故通掌徵賦之令而閭師所徵則六鄉四郊縣師所徵則家稍縣都也里宰職曰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遂師職曰以徵財征則知六遂之賦里宰徵之而遂師執其總矣閭胥職曰各掌其閭之徵令則知六鄉之賦閭胥徵之而閭師執其總矣用此推之則家削縣都之賦執其總者縣師而徵之者亦二十五家之長致之者必都家之長吏矣閭師掌國中及四郊則知近郊遠郊宅田士田賈田官田賞田牛田牧田之賦並掌於閭師

矣載師以公邑任甸地九賦唯列邦甸不及公邑而遂師徵財征入野職野賦遂大夫職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則知公邑之賦並掌於遂師矣何以知縣師所徵野之賦貢爲小都大都家邑而不兼采地之公邑也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所屬上中下士及府史胥徒之數與六官之長同又遂大夫六人爵列與六官之貳等環列邦甸使各徵其方公邑之賦則威權足以統攝官徒足以周給地勢便於征輸若縣師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以布徵令於都家則有餘而兼掌三等公邑之財征則不足矣縣師爵卑而數少以都家各有長其承事者各有邑宰故耳

遺人

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

曰待者待鄉師司救司稼之屬以王命施之

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

民之囏阨無地無之郊里野鄙宜同此法而無

見焉以歲時巡國及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鄉師職已詳也鄉師曰萬民據所巡而見其無不備也此職曰民據囏阨之當恤者蓋囏阨與凶荒異或以喪疾事故而致非衆所公共故第曰其人　劉捷曰鄉師所巡省乃春秋補助之常司救所巡察乃天患民病之大此所恤則閭里閒單丁女戶偶以事故而致囏阨者非鄉師司救所及故別屬遺人

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

賓客道路之委積亦遺人頒之而獨言郊里者賓客聚於王都故委積必取於郊里舉其多者而言　不言家削之委積者委人掌甸下之聚而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則公邑家削之委積並掌於委人以共師旅可知矣疏謂縣都可兼稍非也遺人掌待施惠賓客會同師役非施惠也故別爲道路之委積耳

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

古者無游民羇旅當爲因荒所移之民六鄉地

狹故使就食於野鄙宜兼來從家及就聚而顧留者委人以甸聚待羇旅正與此合

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縣都之委積最多故以待凶荒且便於內外移用也　待賓客羇旅旣列遺人職復列委人職者遺人須委積委人共薪芻也大府邦中四郊甸稍縣都之賦各有所待而此職郊野縣都之委積委人職甸稍之委積又各有所待何也蓋賦不盡輸於王朝其存者各貯其地以爲委積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雖主賓客會同師役而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本爲遠方行旅路室候館則專爲賓客及會同師役之貴者而設耳

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巡者所掌非一地也自郊里至縣都皆有委積大府以式法所應用各存貯於其地有司守之以待遺人時頒故先期必巡而比之道路之穀積共之者倉人治之者廩人則凡委積可知矣

均人

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

均地政者均所征財賦也均地守者司險掌固所須守法凡民皆有任焉而其事有劇易守者有衆寡故必通計一國一都應守之人或私助財役或輕重其力政賦貢以相準而後得其平

掌固職所謂移甲役財用亦其一端也均地職者所承職事雖有常而亦時有劇易也　下有力政則地政爲財賦明矣如地守爲山澤虞候之守則已包九職中而地政即九職之財賦也乃分而爲三聖人作經豈如是蒙雜而無紀乎唯地守爲司險掌固之守則此疆彼界劇易各殊安平與有事勞費迥異必均之而後有所循唯地職爲鄉遂公邑都鄙所承之職事則功役之繁簡以出斂而遞移則用之盈虧以歲收爲

高下必均之而後有所準若以守爲山澤所須則廣狹各隨其地職爲民職所授則農工商賈圃牧虞衡嬪婦各有所承不唯無所用其均亦絕無均之之法鄭氏鍔黄氏度之說皆似是而非　大司徒制地征分地職奠地守小司徒辨其守施其職平其政而均人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土均均邦國都鄙之地守地事地貢詳要有宜參互相考所以曲得其次序而政必宜民也　張自超曰賈疏謂均人總均畿內鄉遂公

邑以土均所掌唯邦國都鄙而序列遂吏之後也此亦四等公邑兼掌於遂師遂大夫之徵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注以旬爲均蓋本諸此卽以無年爲率六鄉之中得七萬人有奇要役亦足以共矣曰均者周官以下劑致民豐年五穀皆登卽下地之民用之三日其從役也亦輕中地上地無所增加是之謂均所以安富

也無年所收薄也若凶札則全無力征而川防浚築決不可緩者調於他邑彼此相補故三年有大均之法猶守政之甲役財用可移耳

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地守曰收則守法中有相助之財賦明矣地職亦曰收者設所承浚築輸將供積之職事一歲適寡必別有所入以當之而寬其劇者之賦貢所謂均地職卽此類也　觀此經則地職不得爲九職益明矣財賦皆九職所出也既無財賦

而又曰不收地守地職者蓋免九職之額征而其他守政中應出之材器地職中應共之材物亦不收耳（地守中用其材器及移甲役財用經有明文地職中材物如遂師職祭祀共野牲戴記郊之日鄉爲田燭之類）若地守爲山澤虞候之守地職爲九職貢物則不惟地守本在地職中不宜分爲二而於地守地職外別言財賦絕不可通矣　方道希曰財賦卽上經所謂地政也既曰無財賦又曰不均地政者有財賦然後可施均法既無財賦則法亦無所施耳

師氏

掌以媺詔王諫王惡

天子師保有公孤、師氏中大夫、保氏下大夫、蓋專爲教太子設者、（春秋傳晉侯問楚子鍾儀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則職專於教太子可知）而其職首曰以媺詔王諫王惡何也使太子益嚴於師保也且以媺詔王之惡且諫則所以詔太子諫太子者不可玩忽明矣

以三德教國子

大司樂掌合國之子弟、王制、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此自古不易之制經傳畫一之文也柯氏乃謂國子皆聚於虎門師保教之非也世子學於虎門不過取國子中秀異者十數人共學師保專教太子兼司王朝王舉必從能徧教數千百之國子乎

一曰至德以爲道本

知仁聖義中和之德、乃養以道藝而成者此曰以爲道本蓋以天命五常之德粹然至善者一也

一曰孝行以親父母

孝行以敬爲大而此獨曰以親父母王公之子於父母多尊而不親也

二曰友行以尊賢良

賢良卽同學中德行道藝秀出者、呂氏祖謙謂國中之先生長者則無由與虎門外之國子相接、如謂大司樂所云有道者有德者、則當在師長之列王太子入太學時雖得相接、而不當曰友行矣尊賢良列於事師長之前、何也、順於師長童稚所易知尊賢良則能輿於學行而爲明道進德之益者大矣（書傳王子束髮而入太學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八而入太學其年較長正欲擇其性行學業之優者）

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師教以道藝者、師氏保氏大樂正小樂正之類是也長同學中行列尊年齒長者　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師氏保氏分爲二職者師氏所教十五及二十入大學者也保氏所

教八歲及十三入小學者也或以六德六行或以三德三行而變其名義者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要其終而言之也自十五入學至九年而大成則成人之事備矣故知仁聖義中和之德無不詳也孝友睦婣任恤之行無不著也師氏所教乃國子始入學者六德未可遽求必使知人之所得於天而粹然至善者爲道之本而後六德可馴致也（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孟子曰性善人皆可以爲堯舜春秋傳曰民受天地之中又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皆孕德以爲道本之義聖賢所以發人心之蒙而興起其善端者莫切於此）崇高富貴易於浮惰必使知勤敏爲行之本而後六行可漸推也有父兄在睦婣任卹之行不可得而見也第使知親父母尊賢良事師長而百行有基矣若六藝則小學所必親故無異教也於孝行之外別教孝德而曰以知逆惡者非知人之逆惡自知其逆惡也師氏主教太子太子之事父母也師保奉之動必以禮於孝行無由顯悖故特教以孝之實得於心者使知於父母之教陽率而陰違則爲逆偷爲不義則爲惡而太子之逆惡不可糾詰也故伸其教於國子先儒謂猶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也師氏無教太子之文者古者太子入學與胄子齒故以國子該之國子本宜學於太學以太子故教於虎門之左則教太子不必言矣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

司士職路寢門外之朝不過與羣臣相見並無羣臣白事王聽治之事王揖而入乃玉藻所謂退適路寢聽政也此曰司王朝謂王出路門外

擯者司士而威儀言動師氏亦察之也王還入路寢聽政贊治者冢宰而是非得失師氏亦察之所以交修而惟懼其有愆也

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

不曰凡中失之事而曰國中失之事者以先世王太子王子弟善敗之迹告之使知鑒戒也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師氏保氏所教皆未冠與太子齒相次以共學

者故國之選俊不與焉、太子既冠成人則必慎選天下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使與居處出入而不專於貴遊子弟矣、誠以此經次第觀之、首曰以三德教國子、似以太子羣王子而言、繼曰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似兼王之族姓而言、繼曰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乃言公卿大夫之子弟、舊說相承既久、今姑仍之、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

職專於教太子及國子、而王舉則從者、祭祀軍

旅喪紀國子必從太子、而會同賓客諸子亦作羣子以從王、故師氏保氏帥之、以觀於政事、亦所以爲教也。

聽治亦如之

聽治謂王視朝畢、退適路寢聽治也、路寢門外之朝、惟見羣臣、而不聽治、其服位則宰夫大僕正之、若路寢聽治、師氏保氏不在側、則何由以媺詔王諫王之惡乎。注以聽治爲野外、非也、必太子從王、而後師氏保氏從太子、則聽治於野外、師氏保氏與聞者鮮矣、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王門以夷隸守之者、使王朝夕出入、惕於德失。政散則四夷弗賓。又使裔荒之人。知朝廷禮義之盛、以爲聲教也。觀此、則知守王宮罪隸不與矣、（罪隸職其守王宮二語、舊說謂繫閩隸下錯簡、可徵信於此）

周官析疑卷之十三

保氏

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

曰以徼詔王曰諫王惡蓋因事而陳善納規與公孤之職自別

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貫疏參連襄尺乃射之常節不可謂之藝能剡注義亦難曉竊疑襄者包也或上下或左右兩矢注鵠而正相對中間所包恰一尺則謂之襄尺猶兩席相對而中容丈曰函丈也凡圭之形博三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弦其上端及左右稜則三角形剡注者三矢注鵠如圭首上剡之形也蓋一矢貫鵠者爲白矢二矢中而如式者爲襄尺三矢連中者曰參連中不連而三角形爲剡注四矢皆中而正方爲井儀襄尺剡注皆以其形體言故於井曰儀以顯其義也矢三中而不相連式不合猶無稱焉則下此可知矣自襄尺以件皆貫鵠而見鏃者也中鵠而矢墜則不見其儀故詩有取於四鏃之如樹耳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

保氏居虎門司王朝當與師氏同不言者文畧也

使其屬守王闈

師氏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倍於保氏以王門外守者衆多且用四夷之隸故以師氏之胥徒董之保氏守宫中之闈則第用其屬之胥徒足矣

司諫

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

自州長及族師無脇不讀法以教民而考其德行道藝復設司諫司救之官何也敷教在寬故鄉官之職惟在教育化誘以興其賢能州長之糾不過合聚而警戒之（問師之觥撻罰乃黨氏小過）而創懲

之法無見焉、故特設司諫、以主學士之不帥教者、下經曰以行赦宥。則不帥教者有移左移右、郊遂寄棘之法明矣。於德曰糾、於行曰正、則性質之乖異可知。於道藝曰強、則學術之偷惰可知。於朋友曰勸、則平日之比於匪人可知。苟能改悔、仍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則猶將因材而器使焉、司救之官、則專為罷民而設也。坐諸嘉石、役諸司空、聚諸圜土、學校之法、未聞有此、以是知為平教罷民也。然不

齒止於三年、鄉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民雖自棄、而先王不忍終棄之也、 羣儒多謂懼州長以下所考德行道藝未實、故設司諫以巡察之、而彼此參驗、非也。羣士之德行道藝、自閭胥以上、層累而察之、積月累歲、以達於州長、鄉大夫、親詢於衆庶、倘懼其不實、而惟司諫足信乎。魏氏校謂訪求人材、察舉遺逸、亦非也。古者鄉舉里選、即有秉德抱道而不願仕者、衆必知之。鄉射禮所謂君子是也。若農夫、敬敏、吏胥、廉幹、則有

閭胥、鄰長等職、以處之、無為特設一官以巡問觀察、且於此經所謂正其行、強之道藝、皆不合。故知專為學士之不帥教者設耳、

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詔廢置、以詔小司徒、及遂大夫也、鄉遂並近王都、司救巡國及郊野、則司諫職宜同。赦宥、謂士不帥教、移郊移遂、而能變者宥之、使各返其鄉學、若罷民則州里之吏自任於司寇而宥之與、司諫無與、王氏應電說誤、

司救

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

以禮防禁、謂使父兄胥教、鄰里糾察、有司誅誨、規乎民、加嚴使不敢怙惡、所以救之也。故其文在誅讓之後、加明刑之前、

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鄉師巡國及野、春秋補助之常也。鄉[illegible]罰徒之政、又以四人分掌六鄉、天患民病、或越月涉時

而後可以終事。故別屬司救。其列職皆曰以王命施惠、示所至有司不得沮格也、鄭氏乃謂欲恩歸於王、誤矣、先王之於侯國、雖使方前連帥、遞相監臨、然必時遍其邦、以震之、所以使之震動恪恭、而不忘其所守也、其於萬民、雖使有地治者遞相督教。然必使司諫司救。巡問而觀察之。所以使之畏懼懲艾。而職思其居也。

調人

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

李鍾僑曰、似當謂鳥獸殺傷人、如馬之踶齧、牛之抵觸、猘犬鷹鷂傷人之類、注謂殺傷人之畜産、則其事細微、豈得謂之讎難乎、

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

父兄之讎而可和者、以過而殺傷也、此即有虞流宥之法、辟諸海外、則終身不得近其父兄妻子、辟諸千里之外、則終身不得展其墳墓、雖以情宥、而國法亦少伸矣、

邦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邦辟、必怙勢而弱其敵者也。故官持瑞節、執而放諸異國、周制九服、外薄四海、用瑞節者。徵信於所放之國也。（守邦國者用玉節）若執而治其罪。則無事瑞節。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

殺人而義者、如夫爲寄豭、穿窬夜入人室之類、令勿讎、而仍不使同國者。恐相遇而不能忍也、雖不同國、而仍令勿讎、讎之則死者、恐其迹之

他國也。（父之讎雖已和、尚使辟諸海外、亦恐迹而得之、鄭游販奪人之妻、其夫攻殺之、而以其妻行、子産復之、令游氏弗怨）

媒氏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判妻、似謂出婦、入子、或媵女既入夫家、未御而夫死改適人者、（漢書許后傳、臨當入毆侯氏子死）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自仲春以下三十七字、蓋莽歆所增竄、莽法私

錄者伍坐、沒入奴婢、以十萬數、至則易其夫婦、民人駭痛、故歆竄此、以示周公之法、官會男女而聽其自奔、則以罪沒而易其夫婦、猶未爲已甚也、夫無夫家而聽其自奔、雖亂國汚吏、不能布此爲憲令、即以所會者爲鰥寡、亦非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故知周官必無是法也、且以文義求之、於奔者不禁、後承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則所謂不用令者、未知其何指、既曰大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重見

贅設、亦無此文、義康成之說、害義傷教、羣儒求其故而不得、強爲之辭、皆不足辨也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並云嫁子入篋笥者、亦無過五兩也、

禁遷葬者

遷葬、或出母改適、無子而前子欲遷以祔父、

司市

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

禁物靡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以及僞飾之禁、過市之罰、屬游飲食之禁、皆所以教也、鄉遂公邑稍縣都、莫不有市、而官司市政、獨立於國中、國中之政立、則餘皆視此矣、且聯門關以譏、不物、則境內姦貨、逆不得行、而市政壹矣、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

物同、使列肆於一區、則美惡相校、易辨、而市價自平矣、

以商賈阜貨而行布

張自超曰、商通貨而賈居之、則貨阜、賈居貨而商通之、則布行、

以泉府同貨而斂賖

方道章曰、官有斂賖之政、則以貨來者、同得售而不至於稽滯、折閱貨之積者、同得散播、而民賴其用、故曰同貨、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大市者、鄉邑之民、以百物交易也、必日昃、遠邑

乃可至商賈市以朝者、商以貨來而賈居之、或求貨於賈、成議轉物。每窮日之力。必以朝乃便也、販夫販婦市以夕者、所販乃朝夕所求之物、市之者亦近市之人也、

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劉提曰、鄭氏鍔謂爭長短者、執鞭度以齊之、方入門、不宜有以長短爭者、考工記、以鼎鬲乘車、計門之所容、刻度於鞭、豈備有以鉅物入者、則以度門之能容否耶、　其既成賈者。則展其物以待判決。其未成賈者、則定其價以待求。索即賈師所掌也、　王氏郎氏謂器幣不中度數、生物不中殺、爲不成、非也、彼所云乃財物犯禁者、司門舉而歸於質人以罰之、非賈師所掌也。此所謂成、如已入質劑、而未交割、及成賈而期以泉貨取者、則展視其質劑、及所約之期、過期則聽其別售、後雖有爭訟、官司不聽、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于其地之叙、

辟開通也、泉府同貨而斂賒、官斂不售貨、則商賈入貨以受布、民有買於官、則入布以受貨、有賒則取貨而約期以入布、皆所以開通泉布也、

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

康成謂舉而沒諸官、非也、蓋登於冊籍。使踰時而求者可驗耳春秋傳、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管子時簡稽師馬牛之肥瘠、其老而死者皆舉之、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此申禁物靡均市之事、害謂奇器異物、無當民用者、作無益害有益、故使之無、靡者尚可用、但費財而導侈、故使之微、周官詳於市政。即此一節足以消游惰阜百物備天災厚民俗非細故也。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孫氏之宏訓市無征而作布、以利商賈、乃欲阜、通百物以便民、近似而非其實也、無征以恤商、作布以散平民、使易糴粟、自兩事耳、蓋古者耕九餘三。公私皆有積粟。雖遇凶荒。中家可保。故惟以誓教恤使五黨相賙。士師之移民通財是也。其羈丁女戶及遭疾病事故而貧乏者、則官給泉布使自糴粟、則無地無入而不便。若商賈所通之百物則豈可以療饑哉、古者作錢幣以救凶荒、以穀粟之積者多也、若無穀粟則泉

布無權。後世兵火水旱、貴人富商有抱其金玉錦繡而死者、政無常經、民非本富故也。

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鍾婉曰此所謂十有二者文與老子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相類、謂市中飾僞之物十者之中約計有二、民及商賈皆有之在所必禁也、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刑人即犯憲徇扑之市刑者、君過市而赦刑人、非以為德也。示上無踰禮、然後可以禁民爲非也。夫人世子命夫命婦、知過市為非禮之行、則內疚於心、又以身居民上、罰不宜施而使刑人代之、則負慚於衆、凡此皆所以禁過於未萌也。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價之事

雖師行有律、猶恐遠方鄉邑之民有懼強買徇

奪而不前者、使市司帥賈師以治市政、則民聽不惑而百貨屬路矣、

質人

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平物賈者賈師、質人專掌質劑、所謂成者、兩人交易、入質劑於質人、則一成而不可變、其欺僞者後得質訟治之、各有程期　徐念祖曰古無奴婢而書曰臣妾逋逃、似謂奴婢豈盜賊之子女、罪隸舂槀之外、或以賜羣臣、故士大夫之

閒亦有之與記稱子碩請鬻庶弟之母又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市有人民蓋謂此等豈士大夫家亦有以所畜臣妾相鬻者與　方道希曰官正分其人民以居之則人爲貴者民爲賤者明矣縣師人民連夫家言則爲餘夫處女明矣此職人民與貨賄牛馬連類故注以奴婢當之若朝士職所委人民則効而失迷道路者耳

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

不獨罰之且書其所犯於册籍使懼而不敢再

也質人所稽書契也所考度量淳制也而曰犯禁者舉而罰之則舉爲記登於册明矣自鄭氏以秦漢新莽之法詁周官凡曰舉者皆以沒入其貨財爲義不知列職於關市者雖纖悉不遺然皆以利民用禁詐僞止爭訟詰盜賊警游惰懲鬬嚻虣亂而未嘗利其財也市之征惟廛布關亦然司門既征其貨則關市無貨征矣所以既征其貨復征其廛者恐商賈過贏而民爭逐末耳（即管子使四民交能易作終歲所入無道以相過之義）且市之征布以斂不售貨而買者各從其抵則上無所利之明矣門關之財以養死政者之老與其孤而不以給他用則其義益彰徹矣

廛人

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

罰布即司市小刑中刑大刑所罰蓋既憲之徇之扑之而又罰以布也嗜利爲姦者雖受辱心猶未已反以損財則其心戢矣　劉捷曰先王之制於商則貨外無征司門之征其貨賄是也

於賈則征其廛而不征其貨此職之廛布司關職之征廛是也若如鄭注既征其廛又稅其肆守斗斛銓衡者又稅之入質劑者又稅之雖桑孔心計未聞及此而謂周公之典有是乎　犯質劑者之罰宜統於罰布不宜別爲一類經之本文止宜有總布罰布廛布絘布質布乃劉歆所增竄也蓋莽立山澤六筦榷酒鑄器巧法以窮商工故竄此以示周官征布之目本如是其多耳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

入于玉府非中玉府之用者不斂也、澤人之財物亦然、蓋其物皆民用所必需、取其尤良者而留其餘以爲萬民之用、俾得自貿易也、故市無貨征、皮角筋骨以當廛布耳、商致遠物、嚮財多故征其貨、屠物則閭閈朝夕所求、不宜別稅、故知以當廛征、注謂其無皮角及筋骨不中用者別稅之、雖末世市征亦未聞苛細至此、

胥師

察其詐僞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劉齊曰、儥慝而曰飾行者、今市中賣僞物多使老弱疾者詐爲有急而使人不疑、所謂飾行也、

賈師

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價然後令市

辨其物之良苦、使各有差等、良苦相均、始得其平

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

三代聖王所以恤民惠商其法曲備而斂物之蓄所在皆有之、故遇天患可禁貴儥者、後世救荒則以增價招商爲善政、時勢各有所宜也、

司虣

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不正者陰謀市竊、故胥伺襲而執之、鬭囂虣亂、其迹顯見、禁之不可、則搏執之而已、無所用伺、邱氏項氏之說非也、

司稽

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

和風翔曰、李氏如玉謂稽留連不去之人、非也、犯禁與不物者不待稽留而後可辨、當以稽察爲義

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徒徇者不必刑、若盜賊則雖小必以徇且刑之、其大者則歸於士也、市之大刑扑罰、又曰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則歸於士者、惟盜賊爲多矣、

肆長

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

必辨其名實然後物可正價可平

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賈師職曰凡國之賣價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肆長賈師之屬也買賒官物之布必肆長斂之可知矣其職曰終而總計之或旬終而總計之以會於廛人故曰總布與

泉府

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

於此見聖人愛民之實而後世平準均輸藉以浚民者不得假託也　徐念祖曰貨至不售而官斂之其故價必賤可知矣故令各從其抵不忍因貨之缺乘民之急而多取以病之也疏謂康成不從先鄭恐前買時貴後或賤仮故價予

之節損民誤矣時價果賤民乃不求之市肆而貴買諸官乎　有泉府以斂滯貨然後賈師可禁貴價先王恤商愛民至誠至公人心所由感動也

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

方道章曰買貨必從所司者官收滯貨本以利民必實有需用然後予之若遠商大賈轉貨逐利則不予也貨之滯者踰時必騰躍故設禁如此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古者粟米布帛牲畜民自有之以祭祀喪紀而有賒於官不過金錫琛槃及遠方之珍異耳惟祭祀喪紀乃許其賒則冠婚賓客且不聽矣賒之外安得更有所謂貸哉以爲貸不滯之貨則農工之家無所用之以爲貸之商賈而聽其轉販則泉府所斂專以濟喪祭之匱之而都鄙從其主人國人郊人從其有司正恐其轉販也謂貸以泉布則先王抑末以歸農萬無資商賈以

陰取其利之道自王莽貸民以財使治產業計贏受息鄭氏以釋周官王安石遂立青苗法剝民禍國陳氏傅良辨注之誤以爲還本之後計日服國事以爲息覩鄭氏爲近理不知周官之法本有賒而無貸以莽欲貸民取息故竄此以惑衆耳司市職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則有斂有賒而無所謂貸明矣（賒物細微使果有貸法則所貸當十百千萬於賒不宜舉小而遺大經文當云以泉府斂貸而賒貸矣）周官之法荒札則賑救之艱阨則賙恤之皆蠲上所有以予民惟

旅師積粟春頒而秋斂特慮新甿少儲蓄故多方以利之耳（所以至秋必斂者不斂其本粟則無以給後此之新甿也）蓋貸乃閭里有無相通之稱至春秋之末宋鄭饑諸大夫助公以私粟假民然後有貸之名然宋司城氏貸而不書則本粟且不收矣不惟周官無貸法春秋以前之書從未有言官貸者此三語乃莽散增竄無疑　自北宋以後羣儒爭言賒貸可行於成周而不可行於後世不知周官之法本有賒而無貸即賒法亦僅可行於井田封建之時而不可行於郡縣之後耳

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

不曰國用而曰國事之財用謂事所用之材物以布市者取具於泉府以在市而通百物也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蓋九職貢物所無而爲邦用所必需者泉府市其物所征之布不足用則受布於外府以具之

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納其餘注謂內於職幣非也職幣乃斂用邦財

者之餘幣不與泉府聯事此謂納諸大府也蓋市布皆入於泉府泉府至歲終會其出入具簿籍以納其餘於大府大府受而頒之外府正所謂受用之府也

司門

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

於門征商貨公家所斂則入於官府而不之市廛所以省轉運與廛征也　王昭禹謂正其貨賄而後無者有利者皁以破鄭注非也閭師職

任商以市事貢貨賄而征商之文無別見者則司門主征貨賄明矣（或以市無征而作布是市亦有貨征非也泉府斂市之征布斂不售貨則市所征惟布明矣）用此見成周之濶畧於征商也關市皆不征其貨（司關所征之非貨於征本職之廛征見之）惟於門征之蓋自王都而外必公卿王子弟之大都小都鄉遂之州縣及公邑家邑之城廣民殷者有城有門百貨所藏然後征焉其餘千家五百家之市其貨賄入於關而不入於門者壹皆無征也司門之上士中士皆倍於司關又特設下大夫二人以領之增下士十有六人以佐之正以逞掌譏內之門禁及貨征耳至於貨之高下美惡賈師辨之豈司門所能及哉羣儒無根之說如此類者實多不足辨以鄭改讀經文膚學每拾異說以爲名故辨之

鍾晼曰言舉而不言罰者門近於市矣故舉之使受罰於質人

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列職於門而關則無之以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遺人職有明文也王氏應電謂專用所罰犯禁者之財未安攷教清明犯禁者無多而老孤至衆蓋公家委積素備而罰財亦在其中耳

周官析疑卷之十四

司關

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

貨自外入者出關而門由門而市非有司關之節不得達故曰以聯門市鄭注兼自內出者言則下文凡所達貨賄以節傳出之爲剩語矣故於彼注復迂其解　張自超曰王氏應電謂司市司關皆用璽節獨司門不言節蓋舉兩端則中可知非也自關入必達於市關之璽節門者驗之即聽其入矣自市出必達於關市之璽節門者驗之即聽其出矣司門特不用璽節耳門關用符節經有明文而云司門不言節可乎門用符節以達賓旅於關也關用符節又以達於畿內及所之之國所過之門關與通貨賄爲二事絶不相涉　方道希曰司門言授管鍵以啟閉國門則關可知

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

貨賄之出入有掌其治者則出入先後不淆亂有掌其禁者則厖害飾僞不能行　廛人斂廛布此職復征廛者或留貨於關以待野鄙[illegible]交易而不入於門市也不曰廛征而曰征廛者關非久留之所曰廛征則似凡停於邸舍者皆征其貨曰征廛則知所征者乃廛布而其貨乃久留於關者與所征之非貨皆見矣康成乃據此分征與廛而爲二則又失之　或疑孟子稱關市譏而不征而周官有廛征不知商之有征賈之有廛猶農之有賦也使農民有賦而商賈無征則恐民爭逐末周官之法爲萬世經也孟子所云獨文王治岐之政然耳豈可以後世之征商已甚而疑周公立法之未當乎

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

薄記其貨俟詰問或撻其人或罰以布而仍還其貨也司圜職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司市職有罪者撻戮而罰之凡罰多以財言若舉爲悉沒其貨則財之虧逾甚矣而復罰以財乎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

門無征不征其貨也關無征不征其廛也

掌節

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

注據典瑞以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爲邦節是也但釋下經謂諸侯於其國中用玉節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用角節則非耳蓋邦節即玉節角節也　王有徵守恤荒起軍治守和難聘女治德結好易行除慝之命而遣使於諸

侯則用玉節各象其事以徵信於其國都鄙近在畿內無所用金節故直用角節以達王命二節乃天子所獨用故先列之而後及上下通用之使節耳以經傳考之諸侯上聘及邦交皆得用玉而天子之於諸侯含命圭賜瓚而外凡聘問無用圭璋者故五瑞之外別有此下聘徵信之圭璋自掌節言之則曰玉節耳而諸儒謂瑞不可以爲節誤矣春秋傳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致玉曰以爲瑞節蓋諸侯別無玉節引以所執之圭璋爲信故云瑞節耳　大行人職王朝遣聘之禮四閒問（小行人存頫省皆閒問之事）歸脤賀慶皆治德結好之類致禬則恤荒之類外此則有會同而徵守有征伐而起軍旅侯國有寇戎而爲之徵兵治守兩國相怨讐而爲之和難侯氏有敗度而加威讓使易行除慝王朝之嘉禮則聘女凡天子有命於諸侯其事盡此矣惟聘女穀圭之外別有大璋蓋聘后之幣非用玉於侯氏也

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守邦國者王有命焉則使者執玉節守都鄙者王有命焉則使者執角節也曰使邦國者使都鄙者其義更顯而經曰守此前儒所以疑焉而出爲之說也不知曰使邦國則嫌侯國上聘於王及方嶽中邦交通得用之曰使都鄙則嫌公卿王子弟遣使於畿內及六服之兄弟甥舅通得用之必曰守然後知二節乃王所獨用而非諸侯與畿內公卿王子弟所通用也小行人達

天下之六節而玉節無列焉則諸侯不得用[illegible]
知矣於侯國之都鄙別見管節則天子於都鄙
用角節之義益明矣康成乃謂諸侯於其國中
亦用玉節倣天子之制而爲之義不可[illegible]夫天
子有命於都鄙猶不用金節而諸侯乃用玉節
乎蓋王徵召於四境朝發夕至遠不過數日故
用角節如竹符之類耳　不曰諸侯而曰守[illegible]
國者以守都鄙者備舉其人則贅也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

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
曰凡邦國之使節該王使與諸侯之使也侯國
所用之節法式須於掌節大行人達之小行人
適四方則齎其式以往　下經以傳輔節傳別
爲一物則英蕩疑亦竹簡之類若子春杜氏之
說爲函器爲畫函則不得云輔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
反節
疑符節[illegible]節乃刻竹書所由加印篆行者[illegible]

之旌節[illegible]之官使人持之以送行者非朝
聘及齎貢賦無所用之
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
則不達
在境內惟家徙及轉貨乃有節暫出者不必有
也
遂人
掌邦之野
鄭注野爲甸稍縣都非也不曰六遂而曰野者

以造縣鄙形體之法及洽溝洫通乎畿內又兼
掌四等公邑耳至稽民授田簡器教稼治野辨
萊須職作事貢賦征役祭祀賓客喪紀其法雖
通行於家削縣都而所專掌則惟六遂與公邑
（遂兼公邑詳見遂大夫職）蓋法可通行而政令必各有所主
都家之長既分主之而縣師復執其總以是知
遂人不與也
以上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爲鄰
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

遂皆有地域溝樹之

凡造城邑必度土地之宜而與田野相要結所謂形體之法也（王制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鄉之比閭族黨州未著其城邑之形體與皆有地域溝樹故於遂著之以與六鄉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之法互備又以見公邑稍縣鄙之同此法也獨舉縣鄙者百家以下雖各爲聚落而不能皆立城邑惟縣與鄙然後備城邑之形體又以見鄉遂及都鄙別無城郭而遂大

夫即於五縣擇便以爲治所鄉大夫師都亦如之也　小司徒井法以四起數此以五起數何也井之體方必以四起數乃便於計畝以徵賦此則城邑居民之室數必以五起乃便於行比法以相保受　大司徒頒教法故比閭族黨州鄉著其各有教治遂人掌造縣鄙形體之法故鄰里酇鄙縣遂著其各有地域亦互相備也地域溝樹自酇以上始有之知然者修閭氏邦有故令守閭互則閭以下不能徧溝樹明矣百家

以上皆有溝樹此盜賊所以易詰戎馬所以難犯也　造城邑必因山川原隰之面勢規遲滌[illegible]畝之便宜度道路溝渠之支湊故必以土地之圖經田野然後城邑之形體可定（其法粗具管子度地篇）

凡治野

遂人於致羣甿教稼穡均賦役頒田萊治溝洫皆詳之曰凡治野明自國中而外由鄉郊以達於畿皆同此法也

以下劑致甿

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不論上地中地總以一爲正卒餘爲羨卒與下地家二人者一例所謂以下劑致甿也凡鄉遂皆然何嘗獨厚於遂疏誤（詳見小司徒職）

以與耡利甿

地有肥墝人有喪疾事故興起羣甿使彼此相助則交得其利若移用其民以救時菑及五黨相賙之類皆是也不惟旅師所與之耡粟

以彊予任甿

彊予謂有兼人之力者則多授以田若餘夫則授田有經制閒民轉移執事助耕乃其職不宜在此列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

鄉受地無餘夫之文以輸將服公事者皆近取

於鄉也鄉之上地無萊近城郭人畜聚易糞也

鄭注餘夫亦授一廛所以饒遠賈疏正卒之外一爲羨卒其餘皆爲餘夫不知餘夫受室必二十年而後子能助耕前此惟可助父兄以耕耳所謂家五人家六人家七人正合子婦而計之也其或丁男衆多少者已足助耕之數則別其壯而受室者爲餘夫而授以二十五畝至此人復有丁男壯女滿五人六人七人之數而受一夫之田則事理之自然經制之一定有[illegible]

其嫡庶而饒羨其爲餘夫乎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曰治野以作溝洫畛涂言也故計所占之地而曰十夫其實耕者乃一井九夫之地耳匠人所謂方十里爲成卽此經千夫之地而耕地則九百夫匠人所謂方百里爲同卽此經萬夫之地十而耕地則九千夫詩曰十千惟耦蓋舉其成

數猶三十三里少半里而曰終三十里也黃氏謂自一夫至萬夫皆十除其一蓋得其指　曰

凡治野曰以達於畿明自鄉郊至縣畺皆用此以治也（觀此經則鄉遂不用井法之非決矣）野對郊則爲甸獨舉則可兼鄉郊鄉大夫職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則城郭之外通可以謂之野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

老幼廢疾不可任者也其可任而施舍者蓋貴

賤及賢能也、而不列言之者、鄉近國中、多君子、遂遠郊、多野人、不惟貴者服公事者、不若六鄉之衆。多即賢能之輿、亦甚少也、注謂須職作事即載師職所云物地事、授地職、非也、九職任於閭師、載師專掌任地、故特言地職。以見其爲地邑應承之職事。與民職異也。此職別見令野職於後。則此所須爲九職明矣。載師任地以分鄉野都邑、所謂物地事者、乃物其土之所宜。此承須職而言、則所作即九職之事明矣。他職言施舍必兼可任者、而此略焉、以須職作事、即所以任之也、

以起政役

政役謂輸將浚築、所用即師田徒旅、而事則異、故更列之下、經所謂凡事致野役是也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

牧人所畜以共祭祀者、獸牧所貢之鳥獸也、甸師、共薪蒸、掌炭共炭灰、不應祭祀時、遂人又別共之、蓋山川因國、前哲令德之祭祀、在野者、則

野共其牲、其執事之人、則遂人令之耳。（左傳子服景伯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何世有職焉則令野職爲共祭祀審矣）曰國祭祀者、以別於遂之禜酺蜡社也、所令野職、即載師所授之地職也、凡祭祀賓客會同師役政令所經歷其地、必有職事焉。載師總任畿內之地、故主授地職、六遂及四等公邑。則以授遂人。故遂人令之也。鄉師凡邦事令作秩序、則家削縣都之地職。以授其長。而其長令之、亦可推矣。知此野職爲共祀事者、以承共野牲之後、且須職作事、已見上經也、知遂師野職爲九職中貢物者、以與野賦並列而入於玉府也、

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

疏謂總令遺人、非也、遺人掌巡須委積耳、野廬氏掌國道路至於四畿、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又曰凡國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大師令埽道路、則修道者守塗地之人、而令之者野廬氏也、野廬氏之徒百有二十人、而知不自共修道之事者、遍掌畿內之道禁。其事繁劇。

原缺第十三葉

正之屬帥而至於遂也此則親帥而至用事之地以聯役於司徒遂人遂師以遂名官而凡治皆曰野何也兼自甸及畺之公邑也惟大喪屬六綍稱六遂之役不徵於公邑也

遂師

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

小司徒職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舉縣都以爲準則通畿內之井牧皆小司徒制之矣而遂師

復經牧其田野何也井牧雖定而其經界必以歲時飭正乃無侵漫如月令之修封疆審端徑遂是也古者墓域官掌之山林川澤官守之市政官聽之民訟大概多財征役事之抵冒耳他如稱責婚姻相負之類則遂大夫聽之非遂師所職也故特著之凡遂師所登遂人憑以頒職作事爲貢職師田政役之準也故辭事一與遂人同遂人之登遂大夫之籍皆以歲時而遂師獨以時者以辨可食之數其事尤詳也於可任外別之曰可食者何也可任謂能任耕及征役者也可食則不在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之數又未及餘夫受田之年而能佐耕耨自食其力者也蓋上地中地下地合耦既定之後而一家中人數或有減耗則必於同井共邑調開民及未受餘夫之田而能佐耕耨者以助之里宰既以歲合耦又以時合耦者以此故也遂師既周知其數則里宰得隨時而任之然後興征無廢役事可作耳舊說謂地之可食者即小司徒

均土地稽人民已周知地之上中下與可任之人數矣　注疏判制田界與井爲二事乃承鄉遂地法各異之誤　鍾畹曰古者粟米惟取公田之入財征謂嬪婦園圃虞衡山澤藪牧之貢耳王氏應電謂徵財征止於當年所耕之田非也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謂有大役盡用里民不得過此至每年役事則必量土利之厚薄計人力之餘乏而調劑以得其平均人所謂均力政是也謂三等之地皆同亦失之

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讀法與賢詳於六鄉經野勸農詳於六遂鄉師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則遂可知矣遂師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則鄉可知矣蓋鄉遂羣吏所掌有同有異然後備列之其同者則各舉其一以相備也後世民自爲耕穫有水旱富者尙能自救而貧者則坐視其田之蕪沒然後知先王設官以移用其民慮事周而興利溥也

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

凡祭祀之誓戒小宰掌之此國祭祀之在野者故遂師承小宰之誓戒而審之以戒其屬吏與民也遂人專掌經野而他政惟持其綱故國祭祀遂人令野職而遂師則審其誓戒野牲之共亦主其令而遂師共之故遂人職第曰共野牲而遂師職則曰共其野牲也　方道章曰王氏昭禹謂遂人旣共野牲遂師又共乃贊之非也凡經言贊必其事有待於助者冢宰受歲會惟恐其紛錯而有抵牾故小宰贊之小宰以法掌祭事之戒具惟恐其玩忽而有愆忘故宰夫贊之稽之五官義莫不然若共野牲而入於牧人何待二官之相助哉且牧人所牧之牲不宜遂師共之（牧人無牲羊人買牲以共則牧人本買而牧之可知矣）王氏詳說謂大宰司寇掌百官之誓戒遂吏遠在二百里外固無預焉審之而已亦非也大宰司寇所誓戒王朝執事之百官也遂人旣不預何由知其所誓所戒而審之哉金氏瑤謂牧田在遠郊正遂地故遂人共之亦非也牧田雖任遠郊之地

而不在六遂之中王朝之祭祀牧人自共其牲於充人與遂人遂師何與哉諸儒蓋由不知此經所云乃國祭祀之在野者耳都宗人職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旣祭反命於王正此類也

入野職野賦于玉府

野職八職中貢物也野賦山農澤農所入材物也　遂師所掌獨遂與公邑耳家削縣都之賦貢蓋縣師徵之疏誤　徐念祖曰黃氏度謂遂師所入卽虞衡所徵於山澤之農者非也山虞

林衡川衡、並無徵於山澤之農、遂師徵財征、則
角人等以骨物羽物葛材草貢之類、並入於遂
師、遂師擇其中玉府之用者入之、其餘則並入
於大府、以聽其頒、惟澤中有珠貝珍物、特得之
則以時入於玉府、故與諸職異耳、

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
籠及蜃車之役

注以蜃車爲匱路、蓋據士喪禮記、遂匠納車於
階間、不知彼乃士禮耳、巾車職、小喪共匶路、嬪

婦羣王子猶然、況天子之龍輴自宜藏於典路、
而共於巾車、無納於遂匠之義

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叙其事而賞罰

遂人辨上地中地下地之等、而遂師則周知其
數、遂人令貢賦、而遂師徵財征、遂人起政役、而
遂師作役事、遂人令田師、而遂師掌軍旅田獵
之政令、或舉其綱、或詳其目也、

遂大夫

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
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
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

遂師職已具此而覆見者遂大夫稽之。然後遂
師得據而登之也、倒施舍與可任之文、又曰可
施舍者登於遂師、則施舍與可任者已定矣、方
其稽之則介乎可任可施舍之間者不可不辨
也、遂師職曰衆寡六畜車輦、此曰衆寡六畜田
野者、田野有定數、登民物器具之可用者無爲
及於田野也、衆寡六畜同而田野之收穫或異
則可任與可施舍者於是乎別矣

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

不言其遂之吏而曰爲邑者、兼公邑之吏也、注
謂采邑政令戒禁、容遂大夫亦施焉、非也、大宰
以八則治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
殷、置其輔、其爲邑者無爲舍其長而會政致事
於遂大夫（小司徒歲終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令鄉遂公邑都家之吏皆會政致事於治官也）、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縣師掌都邑
之賦貢、三年大比以考羣吏而詔廢置、則都家

之吏主之者縣師也惟公邑之吏無文而此職三年大比旣曰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又曰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則其吏乃遂之屬吏而凡爲邑者則公邑之吏可知矣又司會掌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則野謂遂與公邑明矣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

稽夫家畜產以及政令徵比治訟之事自遂人遂師遂大夫以及縣正鄙師酇長每職必列不厭其複而興甿止於遂大夫職一見之簡校賓興之法無一及焉何也政令徵比治訟之事自遂大夫以下羣吏所掌與鄉有同異故每職備列之興賢之典一同於六鄉覆列之則贅矣故第言帥其吏以興甿而知一準於六鄉也　上經既令爲邑者會政致事下經又戒凡爲邑者之功事而誅賞廢興之無爲於興甿後復言吏治而明其有功者蓋卽賓興之終事也賢能衆多卽其地治者教導之功聚凡有地治者而明之則無功者愧恥而勸勉矣又與鄉大夫興賢之事互備以此職見鄉大夫旣獻賢能之後以五物詢衆庶亦屬有地治者而明其功也以鄉大夫職見遂屬有地治者而明其功卽以五物詢衆庶時事也於明其有功之後始言屬其地治者何也使但曰明其有功者則似無功不在列而勸懲之義不彰矣

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如注所列僅二事耳祀賓射鄉不與焉非義所安也四達疑卽八則中之四蓋八則中廢置祿位誅賞乃上所以馭吏非吏之功事也祭祀禮俗賦貢田役則鄉遂公邑都鄙通行之政凡爲吏者之功事無外此者矣（禮俗包教學田役包軍旅）或曰自遂以達於甸之公邑自甸以達於稍縣都之公邑故曰四達　鄉師之廢置誅賞尚以詔冢宰而不自專而遂大夫直曰廢興誅賞之何也鄉師六官之攷也鄉大夫卽六卿也其宜廢宜置

可誅可賞得自列於冢宰六遂及公邑地遠而事紛一一見冢宰而詔告之日有不暇給矣故惟據爲邑者所會之政所致之事定其誅賞廢興以狀陳俾冢宰憑以聽斷焉其易廢置爲廢興何也廢置以人言廢興以事言如川防浚築之有改移徵斂功役之有用舍是也於鄉言廢置於遂言廢與亦互相備　遂大夫之職與鄉大夫異者聽治訟也縣正與州長異者掌治訟也鄙師與黨正異者掌祭祀而不及喪紀冠昏

飲酒也酇長與族師異者治祭祀喪紀也鄉大夫不聽治訟六官之長未遑鄉邑之治也故使鄉師聽之遂大夫遂師皆曰聽其治訟者遂師所聽獨財征役事之訟凡民事之訟並歸遂大夫也遂之治訟分聽之者繫於鄉也鄉近王都國中之訟皆歸於鄉士矣遂大夫曰聽治訟縣正曰掌治訟者掌達之於遂大夫而不專決也鄉之中州長涖大喪黨正掌喪紀冠昏遂之喪紀僅一見於酇長職冠昏飲酒則並無文者鄉

乃公卿大夫賢士所萃故喪紀冠昏飲酒禮儀備焉遂則羣甿聚居分卑禮畧不敢以煩有司也喪紀所關尤重其士大夫之家則酇長治之

周官析疑卷之十五

縣正

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旣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移執事謂掌固之移甲役其職云與國有司帥之卽縣正也若移用其民以救時事則遂師掌之帥之者則酇長里宰耳　稽功者每人而分考其程也會事者合計其功事以爲役要也

鄉之掌徵比數衆庶者皆閭胥而遂則縣正掌徵比鄙師數衆庶何也閭胥之數衆庶以辨施舍而鄙師之數衆庶以察美惡而誅賞閭師之掌徵比執功役於下而縣正之掌徵比乃施政令於上其事各異故互文以見里宰亦掌徵比以辨施舍與閭胥同黨正亦數衆庶以察美惡而誅賞與鄙師同耳州長職無徵比與縣師異何也財賦則閭師徵之比法則鄉師掌之矣

鄙師

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

鄙師所掌獨無農事者其大綱則遂大夫縣正董之其細目則酇長里宰親之也察衆庶之媺惡將以助遂大夫興甿　鄙師之數衆庶而察其媺惡與黨正之涖挍比而書德行道藝事同而辭異何也用此見數衆庶之卽涖挍比也用此見書德行道藝之並備不率教者而誅賞也

遂人職曰以歲時稽其人民遂師職曰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遂大夫職曰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稽者稽其數登者登諸籍耳以所治者衆也若鄙止五百家數其民可得而數

酇長

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

有司遂大夫所委屬吏也遂大夫簡器豈能徧親數注誤

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古者王內之政令內宰治之民家之女功酇長稽之所以上下男女各警其職而事無不舉教

無不行也 女功使里宰鄰長稽之尤爲切近然此屋同巷雖相督察易至玩忽故董之以鄰長使震動恪恭於吏治而不敢慢也女功之勤惰吏得而稽之則婦姑反唇家人詬誶之大惡不禁而自弭矣此周公之法所以止邪於未形而與禮相貫也 鄰長校登夫家之衆寡及以旗鼓兵革帥其民而至並與族師同則掌令聯之攻令不待言矣

里宰

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叙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此見閭胥所掌之徵爲徵財賦所掌之比爲合耦以治稼穡而此職讀法書敬敏任恤掌觵撻罰一與閭胥同也 周制粟米惟公田之入其財賦乃九職中貢物也宜有定額而必待有司之政令然後徵斂者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均人職凶札則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是九職中貢物亦與年上下而不可預定也蓋民勤於食故寬其雜徵使得自營 遂之財賦遂師徵之疏謂縣師徵之旅師斂之有司謂縣師旅師恐誤

鄰長

從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鄰長卽耦耕之民故所掌無農事

旅師

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

耡粟民自相助之粟也古者以政成民建設長

利不僅恃上之賑恤易曰君子以勞民勸相春秋傳曰務穡勸分蓋使民自相助則所濟者博故司徒職五黨爲州使之相賙司稼職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遂人職以興耡利甿皆使民自相助也此經所謂耡粟卽所與以相助者 閒粟載師職凡民無職事者之所出也蓋醫卜巫覡媒妁之類其事不列於九職而所得或饒於農故使出夫家之征若閒民雖無常職而未嘗無事閭師職所謂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如注

羨則單丁、或僅有配匹、而使出一夫之征粟、又使出夫布、彼何從得之、　助粟屋粟閒粟、皆非公田所入、故特設旅師以掌之、各貯其鄉里、以賑貸新甿、注疏謂主斂縣師所徵賦穀、誤矣、或謂民自相助之粟、不得云施其惠、散其利、非也、民自相助之粟、而官與之以爲民施惠散利、於義何傷、若公家之粟、則所謂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也、通旅師職無救荒事、不得相混、

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

政令

施其惠者、初徙之民。築室具牛種田器。官資其之匱。不責以償也。散其利者、能償之民、則春頒而秋斂也、均其政令者、頒斂之期。亦不得偏先後。

凡新甿之治皆聽之

官以旅名。專掌新甿也、甸居鄉遂都家之中、故特設官以收恤。歲饑而移鄉井、土狹而徙廣虛之民、而凡畿內之耡粟屋粟閒粟、皆致焉、將治而教之。故官以師名。　或疑以質劑致民、春頒秋斂、乃通行之法、非也、惟新甿業猶未定。故不施征役。又特頒興積以勤恤之。若定居井邑之民、則族媺閭里、有無相通、（大司徒朝士職所謂通財是也）且春秋補助、政有常經、鄉師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安用質劑頒斂之擾擾哉、且頒斂非守土之吏、不能行、王畿四面、每方設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專掌新甿之治、尚可給也、若使徧致鄉遂及四等公邑之民、而辨其質劑、掌其頒斂

則勢不能行矣。如以此爲互備之文、則宜見例於鄉遂、而不宜繫於旅師、經曰凡新甿之治皆聽之、則新甿久而成。故征役既定。此法亦不行矣。

稍人

掌令邱乘之政令

不曰掌邱乘之政令、而曰掌令邱乘之政令者、四邱出乘之政令、其地有司掌之、稍人則掌其令耳、注謂掌令都鄙修治溝洫、誤、　注疏分鄉

遂都鄙田制而二之遂據小司徒五家爲比五人爲伍謂鄉遂家出一人以衞王都據小司徒四邑爲邱四邱爲甸謂都鄙五百七十六家共出一乘用以征戍非也攷之夏官大司馬四時之田旗物號名並舉鄉遂而出車之詩于牧于郊則鄉遂之兵未嘗不與征行也五家爲比五人爲伍意主於平居相親愛則臨難相捍衞四邱爲甸甸出一乘意主於卒伍疊發則民力不病車甲更畨則民財不傷強分爲二義無可據

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于司馬

縣師通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使皆備其旗鼓兵器以帥而至鄉之帥而至者州長也其事則鄉師王之遂之帥而至者縣正也公邑之帥而至者其長也其事則遂人遂師主之而家制縣都無見焉則稍人帥之無疑矣曰以至者以其地有司至也何以知非都家之司馬也二司馬所掌乃士庶子及衆庶車馬之戒令而不親軍事古者與帥必用其地有司士非素教不可用也曰行役則非畿內之土功也如仲山甫城齊召伯城謝之類故不聽於司空而聽於司馬

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于司徒

六鄉之喪役鄉師帥之以聽於大司徒六遂之喪役遂人帥之以聽於小司徒而遂師復道野役共邱籠及蜃車以此職證之則鄉屬六引遂

屬六綍而甸稍之公邑共蜃車邱籠明矣循是以推之則內而宅田士田之類外而三等采邑喪役無徵可知矣蓋宅田士田之類事分而民少名徵其役則苦紛擾三等采邑地博而民衆喪役無多無庸徧徵且三年大均力政喪役無徵則近其地邑之川防城郭輸將百役皆可稍減所以省遠役之勞費而事無遺便也公邑之在縣畺者道遠宜與采地同不徵喪役也遂師及稍人並共邱籠及蜃車之役者稍人帥以至

遂而後遂師道之也觀稍人之帥役而聽於遂師及遂大夫職再舉凡爲邑者而四等公邑之屬於六遂益明矣　會同師田行役曰治其政令喪紀曰掌其政令何也曰治者專聽斷也曰掌者掌其事以待上之聽斷也蓋喪役及師田行役皆大司徒小司徒治其政令而師田行役則鄉師遂師州長縣正皆分主聽斷故家削縣都之衆庶稍人亦分主聽斷而曰治也大喪之役則鄉師遂人帥而至掌其政令而主聽斷者雖司徒致衆抴之役稍人亦帥而至掌其政令而不曰治也喪役之所以異於師田行役者何也師田行役用民衆政令繁故羣吏屬縣以分治之而後司徒總治焉喪役政令簡禮事重故鄉師遂人稍人帥焉而司徒親治之也師田之政令聽於司馬而司徒職又曰治其政令何也師至合軍誓衆以後田至建旗分鼓以後然後司馬治其政令方其作民而至則司徒治之大司徒職所謂治其徒庶之政令是也　有職卑而專聽斷者里宰比其邑之衆寡六畜曰治其政令是也有職尊而不專聽斷者遂人於野役野民並曰掌其政令禁令是也　注據縣師之文謂稍人徑帥而致於司馬非也凡畿內征役之施舍皆掌於小司徒則稍人必先致於司徒而後司徒使聽於司馬小司徒鄉師之所帥皆聽於司馬故稍人所帥不得曰聽於司徒耳

委人

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

舊說委人所掌惟薪芻疏材而無粟米非也果[illegible]曰掌斂野之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可矣其曰斂野之賦者蓋公邑家削之米粟存爲委積者亦委人掌之也知然者遺人所掌無公邑家削之委積委人兼掌甸稍之聚而軍旅共其委積薪芻也薪芻疏材木材獨於甸稍斂之者居王畿之中而環郊遂便委輸也

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羇旅

遺人職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

待羇旅、而此職賓客共其芻薪、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則賓客不共委積可知矣。羇旅者、賓客之細也。舉賓客則羇旅可知　遺人職賓客、會同、師役共道路之委積、而委人但共賓客之聚者、掌訝逆賓於疆、及委而致積、積減牢禮、故委人獨舉所斂之薪芻也。若施惠於羇旅、其興積則旅師頒之、惟軍旅之委積至廣、雖頒於遺人、出於倉人、而共之則委人之專職、故特出之、

凡其余聚以待頒賜

注以餘聚屬縣都、蓋承上經稍聚甸聚而言、必縣都也、但專指畜聚之物則狹矣、公卿王子弟頒采地、必並授山澤園圃疏材木材之物、其長當自斂之、委人所斂惟縣鄙中公邑之賦耳、故凡之以待用、所謂賜者、或以厚縣都中同姓屬疏而位卑者、或過賓行旅亦閒有頒賜也、

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

軍旅用廣、故家削公邑之委積並蓄以待共、又稍居王畿之中、道里均、輸將便　方道章曰、注謂所共乃軍旅委積之薪芻、而非委積、果爾則委積於文爲贅矣。蓋軍旅衆多、委積中牢賜、但及將校、必益以疏材、士卒廝輿乃可徧給耳

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

野委謂委積之分貯四野者、有守者、故共其兵器、野囿所以畜賓客在道致積之牲牢也、財用謂藩羅之材、及芻秣、以暫停而不久留、故不曰牧而曰囿、以所共惟近於路室之囿、故曰其野

囿也。野之牧地則自有牧者主之。此別爲二事、羣儒乃欲牽合於軍旅、義不可通

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諸侯會討之師、必近調於方嶽。不宜有入王畿者。所謂賓客、即帥王師之軍帥與其佐也。不曰軍帥而曰賓客何也、曰軍帥、則疑師帥、旅帥、亦在其中、（路室候館必不能容師帥以下）行人職、諸侯來朝稱賓、聘卿稱客、王朝公卿爵列與諸侯等、大夫與國卿等、稱賓客、然後知授館者惟主帥與其佐也。

王朝之公卿、師帥在道、稱賓客、蓋主所過之地而爲言、（燕禮稱賓則因事以起義各有當也）凡軍旅之士眾惟共其物、而將帥之爲賓客者則授館也、詩曰敦彼獨宿、亦在車下、則士眾不可徧館明矣、凡賓客會同師役、遺人掌其道路之委積、而委人復掌之者、遺人掌其頒之令、而委人則共其物也、

土均

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

土地之政、邦國都鄙所征於民也、地貢所貢於

王朝也、均人曰均地政、鄉遂公邑並征其財賦也、土均曰均地貢、邦國無粟米之征、都鄙自委積、而外所徵亦貢物爲多也、地事亦載師所物宜、禾宜稻之事、蓋土各有宜、旱潦相錯、登耗不能無偏、比邑連井之地、必使更迭而耕之、乃得其平、是謂均之也、凡經言地職者、所以別於民職也、言地事者、所以別於地職也、注既以地職爲九職、又以地事爲農牧虞衡之事、於載師職不可通、乃以爲土所宜事、不惟自亂其例、於諸職俱不可通、（土各有宜、故有均法若農牧虞衡之事則無所用其均九職太宰任之、大司徒頒之閭師掌之無爲又使小司徒任之）

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

民之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制其輕重之法、則地守地事地貢以地爲差、不待言矣、均人以歲之上下均力政、則邦國都鄙可知矣、土均以地之美惡爲禮俗喪紀祭祀輕重之法、則鄉遂公邑可知矣、

草人

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爂用犬、

糞種、非糞田也、蓋煮其骨汁以浸種、而種於九等之壤、則可以達其土氣之宜、而制其偏、是以謂之土化之法、若糞田則安所得麋鹿貆狐之糞、以糞九畡之田哉、

稻人

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
水以澮寫水
其用水也、則自防之水門以入於溝、自溝以入於遂、舍於列、而灌溉通焉、水過大、則以澮寫之於川、而毋使害稼也、
以涉揚其芟作田
所芟草、積田中、恐其根附土復生。以涉播揚而反之、使其根在上、則槁而澌腐、以可糞田
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荑之

此言始變澤地爲田之法也、澤中草盛、根著於土、雖芟荑、復生甚易、惟夏日積水、土柔可因水力而絕其本根、然後芟荑蘊崇之、則草不復生而可稼也、（舊說夏水如熱湯、利以殺草、月令之大文蓋謂利以夏日殺草而燒薙之大雨時行則如加熱湯可以化所燒薙之草而糞田耳）
旱暵共其雩斂、喪紀共其葦事
不常雩祀、官自共之、旱暵則爲民請命、故斂之民、以冀百神之矜憫。而稻人所掌下地、雖旱而無憂、故使獨共雩祭、示民以同憂相恤之義也。

喪紀用蓆爲多、且役徒露處、必上覆下薦、惟葦隨地可施、注謂闉壙、未知何據、
山虞
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
萬民取木、雖當其期、必限以日、防過取也、若邦工掄材、則與作有式、冬夏隨時可取、故無期日之禁、至春秋所斬、必籓籬雜材、可於園圃取之、不入山林之禁、
凡竊木者有刑罰

閭師不樹者無椁、則宅舍無棄地、此職竊木有刑罰、則原野無耗材、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蓄積足恃、皆此類也
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
山田山所宜田之處、迹人所掌邦田之地是也、惟山虞澤虞有田獵之政、林與川不可以田、
川衡
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

三時皆可漁惟別孕之時則官以時巡而舍止其所守之地則犯禁者知戒矣林木可時計網罟之入無可稽尋又川旁居人鮮少故巡者非時止於其地不可若澤藪則其地之人守財物者多無所用此川衡惟言守而不言厲禁亦以川無居人故也

祭祀賓客共川奠

山林不鬻奠物者惟田獵以共乾豆川澤之奠物則不出於田獵也田獵於澤復特舉者澤水所鍾不特舉不知澤野之可以田也

澤虞

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

獨澤言國者稻人掌稼下地則澤可稼者仍頒於民其餘乃澤虞之所守耳財物之入於玉府者犀角象齒珠貝之類也金玉生於山而山虞不言入其財物於玉府者丱人取之入於職金而後職金以入於玉府也　惟澤之財物有須萬民之支者山林之材取用有節川之鱗物三時聽民自取惟澤中葭葦蓮芡鱗亞之物會其洲而歲一取之上不得私其利守其地者不能盡用故必頒之萬民也山林及川民得自取而澤物必待頒於上者澤有珠貝齒角珍物聽民自取則爭端伏矣

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於川曰川奠皆水物也曰澤物之奠兼水蟲水蔬及水草之實　喪紀用葦或以藉器物或徒役在野寢處廬爲或編席支柱以蔽障風雨其用甚多故稻人與此職並共之惟以闢壙則非理所宜注疏不知何據

迹人

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

天子蒐狩之地有常（如詩言甫草傳稱鄭有原圃秦有具囿之類）必廣皋大藪可陳六軍外此砠磧墝埆不利穀蔬而可蕃禽獸者皆爲厲禁而守之時取以給邦用故曰邦田之地以明不獨四時之圍禁也其

政即爲厲禁及頒其薪芻於守者注疏義猶未備

凡田獵者受令焉

凡田獵者或王子弟公卿有宗祧之事而王賜以田（春秋傳鄭伸豐將祭請田子產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則三公九卿王子弟宜得用）鮮或喪紀賓客春秋之膳獻有司時取或獮狩以後縱民入獵亦如斬材之有期日凡此類皆迹人令之　疏謂夏官田獵者受令非也四時鄉師出田法致衆庶以聽令於司馬先期虞

人萊所田之野無受令於迹人之義

角人

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賦者田稅政令者絲麻力役之征也觀此則九職貢物之外別無九賦益明矣不曰以當邦賦而曰邦賦之政令者山澤之田不可井授且使其農散處以守厲禁則難於合伍故不獨無公田之賦入凡師田行役之政令皆不及而各以地之所出當之凡此類皆周公夜以繼日將思而得之者也荀卿曰盡小者大周官之法所以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者皆當以此類求之計田以定賦計賦以定征役之數故曰邦賦之政令

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

凡物皆以共財用而於角人特言之何也傳曰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齒角骨物非中用者不足以爲財角人不物者不徵

則皮革毛羽不待言矣

掌葛

以權度受之

古者王畿四面各五百里而骨物羽翮葛材草貢物皆輕細徵以當賦乃所以利民後世郡縣萬里而置均輸平準且凡物皆取焉轉輸出納吏得爲姦而民困於無告矣

掌炭

掌灰物炭物之徵令

以炭名官、而所掌則先灰物者、蜃必爲灰而後可用、而煅之者炭也、炭之灰亦可滌汚、若先舉炭物則似灰即炭之灰矣、

以時入之

月令、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仲夏令毋燒灰、故云以時入之、王氏昭禹謂無時不可徵、誤、

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諸職無覆舉用其物之事、惟此職爲然、蓋財物之。徵皆以共王朝之用。獨蜃炭、則鄉野小吏。亦得受之。以潔治舍廨廩倉。如赤犮氏以灰灑除貍蟲、壺涿氏以焚石除水蟲是也、故於邦用之外、特出凡炭灰之事以明之、即月令令民間燒灰爲炭、亦在其中、

掌蜃

祭祀共蜃器之蜃

閭師、職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疏謂萬民入山澤取材者皆有貢、不知山澤之物、百姓旦夕取資、而不可離者。若薪炭皮革角筋蒲魚蜃蛤之屬。取之皆有稅。則利竭於下矣。閭師職所云貢其物者、蓋或官取其物、或山澤之、農入之以當邦賦、故設角人羽人等官以時徵之、非謂平時旦夕取材於山澤者、皆有賦也、

自角人至掌蜃七職、皆徵山澤之材物、以共邦用、而惟於炭人言之、角人則兼言財用、何也、以炭灰兼用於鄉野。故先舉邦用以明異事。齒角則不獨以備工事之用。而須賜問遺。亦可以當財物也。他物則或可爲財。或可備用。而不

得相兼。故不言、凡金玉錫石齒角骨物羽翮葛材草貢荼、蒲莫不須於百工、獨染草言須者、他物隨時可須。而染草須必以時。故特著之。

閭人

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獸人曰共其死獸生獸者、田獵所獲。生死皆共其全也。此曰生獸死獸之物、畜養之獸、死則共其筋角皮骨、其生共之物、則麋鹿之解角是也、

場人

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饗亦如之

注疏饗謂朝事之籩豆、或曰每月朔薦、皆非也、祭祀已該此二節、不宜曰亦如之、外饔職於祭祀賓客後繼以邦饗耆老孤子士庶子、稾人職凡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此職所共蓋謂是與、天官甸人已共祭祀之果蓏、而復設場人、以中祀小祀甚多、而賓客之共尤廣也、

廩人

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

匪頒在田祿之外、賚賞勳勞、具有成法者、賙賜、則王之好賜、其事無常、稍食、則給事宮中之官府徒隸人民、朝夕飯食、以在正祿之外、而所用不多、故謂之稍食、猶給事外內朝者謂之冗食也、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

宣城梅文鼎曾言、古量一升、當今二合六勺、以計此經、合趙充國疏、人食八升計之、尚覺不遠、蓋中人日食一升、以爲率、婦女老弱則食浮於人力耕可任者、則不能飽、多少相補、月食二鬴、得今三斗三升有奇、可以無饑矣、中年則人餘一鬴、豐年二鬴、即耕九餘三之法也、民患恐豐年靡費、故官爲之制、所謂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也、充國所奏、以優丁壯遠征者、故以二升有奇爲率、　於數邦用詔穀用之後、復言以治年之凶豐、則二鬴三鬴四鬴之法、專爲萬民設明矣。

但廩人掌此、則自有田祿者之外、凡府史胥徒百工技食之受食於官者、必亦用此制、三年之中、無人不餘一年之食、所以菽粟陳因、雖旱乾水溢、里黨可以相賙、而不徒恃上之振發也、

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

古者師行無饋餉、所謂治糧與食者、令道所經有司共之、委人職、軍旅共其委積、倉人職、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是也、委積隨在有之、而治其糧者、廬宿候館、雖有飲食以待賓客、而不

足以給大衆。故御行必載糒也。崧高之詩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則六服之內。無在不有委積、以待王官之徵令可知矣。

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或曰、春秋傳、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解者曰、燾謂下、故上新、各半也。廩謂全用舊穀、少覆以新、然則謂之接盛者、豈有取於新故之相接續與、

舍人

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

舂人共祭祀之米、饎人爲盛、然後舍人實之簠簋而陳之、舂人賓客共牢禮之米、差擇之也、舍人則實之筥、載之車、故曰共其禮、

倉人

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委人軍旅共其委積、此復共穀積者、曰凡國之大事、則兼大喪大祭、不獨軍旅也。倉人通掌畿內粟入道路之委積、遺人令之、倉人出之、廩人治之、委人共之、故四職聯事。而倉人委人並曰共也。

司稼

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灋而縣于邑閭

草人土化之法、王畿邦國之所同也、所謂物地相宜而爲之種者、不過掌其法而已。此職巡邦野之稼、則親行畿內。其事尤詳。故辨種及於穜

稑、縣法徧於邑閭。於百穀之名、五土十有二壤所宜、必周知之、先王之畏敬戚農於茲可見矣。

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

井田之法、助而不稅、而荒政有薄征。此以年之上下出斂法、何也。中年則閭師所徵、圃牧工商虞衡嬪婦之貢、旅師所斂鋤粟屋粟閒粟、皆以差減、無年則盡除之、

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司稼所掌、非救荒之法也、蓋至凶荒、則散縣都

之委積市作布以給貧民又使民通財而以士師掌之甚則移民就粟且並施十有二政然後足以救之若歲小歉或此疆彼界豐歉不齊則用均食之法使有無相通所謂則其急者公家補助之外則五黨爲州使之相賙是也所謂平其興與旅師職不頒其興積同蓋次貧之民公貸之粟俾有收而償之此自人食二鬴至食三鬴之歲皆然先王於農事始則移用其民以相救終復均調其食以相賙則天患之小者舉不足以病民矣

舂人

掌共米物

米物者其質之美惡舂之精粗非一類也

饎人

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

膳夫內饔職王后世子膳羞恒相聯此共王后六食則世子不必言矣槀人共內外朝宂食者之食而內宮之飲食膳羞諸職無文則內宰會內宮之財用爲夫人以下服物膳羞之用益明矣

槀人

掌共外內朝宂食者之食

謂之宂食者以其人自有廩祿因給事外內朝不暇自爲食而官共之也　李光坡曰冢宰掌邦治舉其要耳其僚屬庶尹皆經理王宮之政至於遂生復性以寵綏斯民者未遑也設司徒之職舉天子作君作師之事而致之於民乃順承天萬物資生故曰地官也教始於郊里故自小司徒至比長八職專主六鄉而牧田牛田在鄉者故封人牧人牛人充人四職次之鄉之政有二曰征役施舍曰德行道藝載師至均人五職詳征役施舍之事也師氏至媒氏六職詳德行道藝之教也然則教養之道備矣施之天下何以加茲故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也王國面朝後市王門十二在六鄉之內十二關門則臨畿

上今次於鄉之下遂之上者、市雖在國、五百里疆界中、凡五十里之市皆在焉、門關則聯於市以達貨賄者、關市有識、用節爲多、故司市至司關十二職、爲一類、而掌節附焉、遂人至里宰、專及田野之制、稼穡之緒、與六鄉互見爲義。旅師如鄉之閭師也、稍人如鄉之縣師也、委人土均如鄉之遺人均人也、而鄉有封人載師縣師遂有稍人土均、則通公邑都鄙邦國之政皆舉之、矣、草人稻人詳穡事、養民之原也、土訓誦訓通土俗、教民之本也、四職所掌、鄉遂都鄙邦國皆有焉。故次於土均之後也、若夫山林川澤、賦貢之所出、國用賴焉、故自山虞至場人、十有五職、又次之、冢宰所列九賦九貢之目、盡於此矣。賓祭之所取、軍旅喪紀之所共、膳羞祿廩、凡爲九式、用財者將於是乎在、故廩人至稾人職終焉。司徒敷教、而教職惟鄉官師保等十數人、其間所措理者、養民之事居多、先儒疑爲司空之錯簡、是不然、夫先王之世、辨物居方、秀者爲士而

樸者爲農、下及工商、各有常居、皆有法守、使之父以教其子、兄以教其弟、習其耳目、而定其心思、閑其道藝、而世其家業、無非以道率民、豈必東膠西序、始名教哉、孟子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故制民之產、然後驅而之善、若生者不得其情、死者不盡其常、瞿瞿然喪其降衷秉彝之心、其鈍頑無恥者、固相率而歸於悖戾、不可復制、卽常性未移者、亦頹墮委靡、消沮而不復振、則道之不行、從可知矣、此司徒一篇所以聯教養爲二事也。然則司空之職、何與周禮爲書、委曲周詳、無不備者、獨至壇兆廟社之法、井田長廣之方、附庸閒田所餘之多寡、山林川澤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乘除、天時有生、耕穫何以無失其序、地理有宜、高下何以無拂其性、山川沮澤、民居有度焉、興事任力、遠近有量焉、宮室之制、器皿之宜、舟居之用、凡數事者、雖略見於諸官、而未詳其規度、宜皆列職於司空、而春秋戰國之世、開阡陌、盡地力、相兼以力、相傾

以僭司空一篇尤其所深病而急欲去其籍者也其失蓋亦久矣或乃竄綴紛紜離散全經所謂愚而好自用也

周官析疑卷之十六

臨桂陳榕門
高安朱可亭同訂　桐城方苞著
宿松朱字綠

春官宗伯第三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舜命伯夷典三禮名曰秩宗周人因之立春官

宗伯蓋以宇宙之中莫尊於天神地示人鬼而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凶軍賓嘉始之終之皆以祭祀蓋無事不以天神地示人鬼臨之所以作其忠敬之心也秩宗者叙次天神地示人鬼之禮事也宗伯者治尊禮之長官也若如俗說以宗廟之宗爲目其人則對先王先公義不得以稱伯矣自唐以前注疏箋傳皆訓宗爲尊至宋王昭禹始謂有族則有祀有祀則有宗易氏祓謂與大宗小宗同義其支離悠謬不足辨也蔡

氏沈以宗廟爲義、後儒多遵之、謂凡祭祀之禮、皆自祖宗推而及之、不知天神地示之祭。本以宗名、舜典曰禋於六宗、孔安國傳、宗尊也、所尊祭者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月令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賈逵曰、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天神地示皆稱宗、乃秩宗之義所由起也、夏殷以前、經傳未有稱宗廟者、有之自周書始、蓋因殷有三宗、而殷人稱宗、實由夏書受命於神宗。孔傳曰、宗文祖之廟、

孔疏曰、言神而尊之也、無逸篇昔在殷王中宗、孔傳曰、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即蔡氏沈尚書說亦云、宗廟始祖之廟、則祖宗及宗廟之宗、本以尊爲義、而秩宗宗伯之掌三禮、不得專以宗廟爲義、益著明矣

雞人

凡禮事、舉之必以時、其間動作止息、又各有時、雞知時、故掌以禮官之屬、而凡告時嘑旦之事、皆掌焉、其職事首祭祀、故與鬱人鬯人相次

典命

古者命賜羣下、必於祖廟、故冢宰詔王以爵祿馭羣臣、而典命司服則列於禮官

守祧

守祧用奄與女奚、豈祭祀雖無女尸、而先后之朝祭服及遺器、亦藏於祧與　其職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而獨以祧名官、何也、舉祧則足以該廟也、諸侯朝聘禮辭多稱祧、（聘禮不腆先君之祧春秋左傳屬有宗祧之事於武成）禮官列職以祧名官、而經傳於天

子無稱祧者、何也、（易王假有廟尚書諸侯出廟門俟覲禮侯氏肉袒於廟門之東他書亦無稱天子之太廟爲祧者）蓋后稷之廟、文武之世室、雖藏先王先公之祧主、而皆不祧之廟。君天下、臨諸侯、自當以后稷文武臨之、故惟稱廟、而禮官辨世次之後先、則宜舉祧以該廟也。若諸侯相接、號辭必稱先君、而邦交多始於所祧之祖。故亦舉祧以該廟焉、后稷文王雖身不爲天子、而德爲聖人、造邦新命、故周人覲享、皆在后稷之廟、而遷鎬以後、每發大命、必至於豐、周頌文

有率見昭考之樂章皆周公運用天理之精意也 疏云七廟幷姜嫄爲八蓋據詩生民篇與大司樂享先妣之文也諸侯不敢祖天子故稷以後特祀姜嫄及有天下亦相因不改其於都宮之旁別建一廟而歲時享祀亦不與九廟同日與

世婦

六宮皆卿一人而宮卿則二人何也六官有貳以攝正而宮卿無貳故每宮二人以備其人喪疾或自有家事也 周官自夫人嬪婦以及女奚閽寺皆掌於小宰內宰復設宮卿世婦大夫士以列職於宮中使王知深宮燕私一嚬一笑中外臣庶皆得以耳而目之所以止邪於未形而正君心謹陰禮俾表裏澄澈以爲萬官億兆之儀則也且使有德有齒之婦人日周旋於后夫人嬪婦之間則耳濡目染黙化潛移與隨事而調劑者亦不少矣（約栗生酉詠）

外宗

九嬪世婦女御爲治官之屬內宗外宗爲禮官之屬皆制禮之精意

墓大夫

賈疏庶人不封不樹故不言冢而言墓非也本職曰掌其度數則非不封不樹明矣

職喪

劉氏彝謂職喪所掌下達萬民本職並無此義地官黨正所教喪紀之禮事乃及萬民鄙長以下乃治其事耳諸儒不考經文而好立異說不可勝辨往往如此

大司樂

舜命夔典樂以敎冑子其時詩書未具易有畫而無文禮初興而未備惟樂乃郊廟朝廷閨門鄉里所通用而附禮以行學者陶養德性舍是無可爲教故二代因之至周則詩書禮樂具備而掌成均之法猶以大司樂名官蓋蒙士之學必以樂爲始君子之德必以樂而成也以中大夫爲之則必賢德彰聞負公輔之望而爲凡有

道有德者所依歸。國之子弟所矜式者矣。師氏一人。而大司樂二人者、虎門之教、主於王世子、其共學而相衛翼、必聰明質仁、厲學敦行者、乃與焉、以一人為之表率足矣。成均之教、則國子弟、貴遊子弟、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諸侯之貢士、皆合焉。非二人不能共襄其事也。宗伯掌五禮、而大司樂之教不言禮、何也。凡學士皆童而習之矣。且祭祀、賓客、射、鄉、軍、愷、禮行而後樂從之。平時歌詩、學舞、春秋合舞、合聲、樂作

而禮即依焉。故不必復言禮耳。

大胥

胥掌官敘以治敘、樂官名胥、以致諸子、正舞位、序宮中之事、皆治敘也、大胥掌學士之版、而小胥掌其徵令、其事相成、故皆別職同官、而府史胥徒共之。凡五官之司旅職業相聯者皆然、所以便事而省役也。

大師

大師、小師、瞽矇也、而爵以下大夫、士、蓋知音識微必明於天地之性、惟有道有德者能之、故作匱謚聽軍聲、國之重事、皆以屬焉。而周以前師多賢達、觀孔子正樂、而魯之樂官竄身異國、匿跡河海、不能一日安於其位、可知周公致擇入人之深

小師

周官人數皆量職以制之、師氏、保氏各一人、事不分也。大師二人、一以備軍事也。小師四人、雖或攝大師、仍有自共其職者

鎛師

磬音屬角、而難調、磬音和、則衆音皆依之、故同律既定、首列磬師、而兼教編鐘、九夏之奏、獨以鐘鼓、故別設鐘師以掌之、笙以繼堂上之升歌、又與磬聲相應、故其職總教諸管樂及舂牘應雅、而獨以笙名官、舉重也、鐘師之外、復設鎛師以掌金奏之節、而王朝禮事、軍事、夜事之鼓皆屬焉、非專官不能共也。笙師兼掌竹匏土木四音、鐘師兼掌絲音、鎛師兼掌革音、而金音則鐘

鎛二師之外仍以磬師兼之葢禮事之用金爲多其節奏又各異也

韎師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而特設韎師葢周起岐雍其化先行於南次及於北而東方獨阻風教商奄既誅淮夷徐戎尚爲魯患故特設一官肄東夷之樂以志王化之難成職方首揚州亦此義也

旄人

四夷有慕化而願留者祭祀賓客使各舞其國之燕樂以示聲教之四訖其思歸者亦聽焉故無定數疏謂鞮鞻氏掌夷樂而不教旄人教而不掌非也旄人所教舞也鞮鞻則掌聲歌分職甚明

大卜

孔子贊易然後天下知貴筮自周以前重卜故以大卜名官而兼掌之

占人

别立占人以卜師筮人致其誠壹以聽所命而心不可分用也

筮人

筮人之徒少於菙氏者以龜有爇燋吹焌之事而筮僅較簡也

占夢

殷宗恭默傳說見夢夢協朕卜武王以誓師大人之占著於小雅傳記所載祲祥凶變先見於夢兆者多矣故周公特設掌夢之官與卜筮眡

祲相閒皆聖人畏天省躬精誠之所貫注實事所由修舉也

眡祲

此職觀妖祥辨吉凶敘降皆與保章氏同而不以類相從何也保章氏雖兼掌日月星辰風雲之變而以星土辨地域以豐荒降祲象以十有二風命乖别皆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以詔救政之事故與馮相氏爲類若日之有祲則人君之象十煇之法乃所以使王隨時觸事恐懼修省

以弭災變故與卜筮占夢相從也

喪祝

其職事不止於祝而以祝名不止於喪而以喪名從所重也

甸祝

五官中如甸祝之類或兼官而臨事設之

詛祝

呂刑以覆詛盟爲有苗罪則墜古已有其事小雅出此三物以詛爾斯蓋理法情勢之窮有不

得不要言於鬼神者也儒乃以此疑周官誤矣詳見總辨

大史

王氏詳說謂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而以大史內史當之非也內史掌八柄以詔王治執國法國令以考政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君舉之大者皆具於是矣其他策命諸侯卿大夫制祿出賞賜亦事之不可不籍者則記事者宜內史外史掌書外令書使於四方之令又掌四方之志達書名於四方則記言者宜外史惟大史職則絶無可附於記事記言者蓋大史猶天道內史外史記王之言動王之言動宜奉若天道故大史爲史官之長而內史外史左右於王稱名之義疑取於此

車僕

戎僕馭夫具列夏官掌戎車之萃者宜以類從而別設車僕隸於春官何也邱乘之法兵車皆民所自具公卿大夫賦輿有定其自乘之車始

則君賜繼自爲之故致職別無掌戎車之官輿藏之之所五路皆屬於巾車故廣車闕車苹車輕車之萃亦隸焉戎僕設於夏官專掌王路而兼倅車之政車僕隸於春官專共戎車之萃與巾車聯職以便更續而馭夫則屬夏官以閑輿衛皆聖人處物體事精神所周浹不可以不察也

周官析疑卷之十七

新建周力堂
漳浦蔡聞之同訂
安州陳廷彦

桐城方苞著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記曰明乎郊社[redacted]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能事天神[redacted]地示則餘四禮舉而措之耳故建保邦國[redacted]此以著其義　天曰神妙萬物而不可見也人曰鬼其所歸也地曰示以示爲義五嶽四瀆名山大川顯然示人以法象也　李光坡曰邦禮有五獨言掌吉禮者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舉首以該終也建立也保安也正倫理則立篤恩義則安上下各得其所而皆安故曰建保邦國也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redacted]示

國家無故上下和睦以事天地宗廟百神乃人事之最吉者故曰吉禮喪疾禍亂則祀事不能舉矣都家鄉邑皆有鬼神示之祀此不言者統於邦國也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冢宰司徒所涖祀事皆首五帝者舉五帝則昊天上帝不必言矣此不及五帝者舉昊天上帝則五帝可知也司寇職禋祀五帝則戒日

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先王制司中司命之祀蓋以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賦之以性者湯所謂降衷是也既生而有形氣又必有制[redacted]死生修短之數者孔子所謂命是也王者[redacted]生民之中欲登之於仁壽而消其疵厲夭札故特立神號以祀之亦使民知所受之有中以正其德所稟之有命以定其志也日月星辰風雨教以象設者也司中司命禮以義起者也既有典祀祝號然後天文家以三能文昌諸星當之　易曰震萬物者莫疾乎雷而不列祀典何也未有不雨而雷者祀雨師則已包雷師矣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沉祭山林川澤

李光坡曰、祀天神、祭地示、其時其地、詳見大司樂、而此經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典瑞職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則地示之祭。自不得以社當之。然此經序祭、有社無示、司徒鼓人職、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亦言社而不及示、典瑞職以圭璧禮諸神、祀地之外、不著社稷、大司樂分樂以祭、亦不別著社稷於祭

地之後、二者又言示而不及社、似乎彼此互見。而示祭社祭。禮無殊也。勉齋黃氏曰、社祭土、稷祭穀、土穀之祭、達於上下、故方邱與社、皆祭地也、而宗伯序祭、有社無示、舉社則其禮達於上下、舉示則天子獨用之、鼓人職不曰祭示而曰社祭、亦以其禮達乎上下也、大司樂靈鼓靈鼗以祭地示、則示祭社祭、其用同矣、此說較之賈疏所謂以小該大者、尤爲長於理、而合於經也、祭法王有大社、又有王社、張子曰大社祭天下之地示、王社祭京師之地示、說本白虎通、竊意大社立於王宮、乃祭京師之地示。京大也、師衆也、京師之社、固可稱大王者無外。社繫以王、則祭天下之地示也。此禮惟王有之、諸侯以下則否、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其卽澤中之方邱與、射牲之後、未有不陳其血者、故戴記曰、郊血而此於社稷以下、始言血祭祭社稷五祀、皆有人鬼、薦血以歆神、兼以人道事之也、古者山川之守、死而爲神、故春秋傳曰、姜太嶽之後也、又曰、

臺駘汾神也、以人鬼配食、故亦有薦血之禮、以是推之、山林川澤之小者、配食無主名、則惟用貍沈可知矣、（疏謂嶽瀆亦當貍沈、如臺駘爲汾神之類、又宜兼薦血蓋經文每互見故於社稷五祀五嶽舉其禮之繁者山林川澤舉其事之多者）舉昊天上帝而不言方澤、何也、天地之德、無物可以稱者、實柴槱燎、不過以氣求之於陽、血祭瘞埋、不過以魄歸之於陰、而聖人所以昭格於昊天后土者。惟在於精意。故實柴槱燎、乃祀天之所同、而以屬日月星辰以下、陳血瘞埋、乃祭地之所同。

而以屬社稷五祀以下、又不言方澤、以示祀
與昊天上帝同也、周官之文、彼此互見、昊天上
帝、別見於司服司裘、以未見禋祀、故於大宗伯
職揭之、五帝同用禋祀、別見於大司徒、故宗伯
職略焉、冬至圜丘、夏至方澤、別見於大司樂、四
圭祀天、兩圭祀帝、別見於典瑞、宗伯職不舉方
澤、義別有在、而羣儒乃謂古無方澤之祭、誤矣、
　王社大社之說、出自祭法、白虎通畧同、乃東
漢諸儒摭拾戴記、而爲之、周秦間古書、未嘗有

此、蓋王都唯建一社、故名大社、或稱王社、別無
祭天下之地示之社、以有方澤之祭故也。或以
方澤無配享之人、鬼疑幷無此祭、不知古者宗
廟之祭、亦不設女尸。地統於天、故無配享者、非
若社爲司穀土之神、可以句龍配也、　胡仁仲
謂王者父天而母地、埽地而祭者、唯昊天上帝、
地示則唯有社祭、並無所謂方澤、蓋據此經及
鼓人以靈鼓鼓社祭、皆不言大示、而諸傳記亦
多以郊社對舉、故妄爲此說、不知周官中雖有

爲莽歆所僞竄者、而大司樂章、則漢文帝得魏
文侯時樂工竇公所獻、司馬遷封禪書首舉虞
周之典祀、首引其文、（史記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
至祭地示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則是篇乃周官之舊明矣、
戴記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又曰、天地
之牛角繭栗、則祀天祭地、儀物皆同可知矣、又
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又曰燔柴於泰壇祭天
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又曰以祀天地山川社
稷先古、七十子之徒各記所聞、而大體不易、則

不得謂社祭之外、別無方澤之祭、昭昭然矣、鼓
人首舉社祭、義已見前、其他傳記、則或以便文、
或舉下以該上、玩其本文、義自可辨、無庸徧舉
也、至引父在爲母期爲證、則悖甚矣、父歿即得
伸、則非恩義之有輕重也、以期爲斷、所以達父
之情而便其事耳、而子之居處飲食哭泣思慕
猶三年、則所以自盡者、實與父同而無二、可見
矣。　記曰、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蓋
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其用雖分而實合、

故其祭雖合而亦分、四郊迎氣、爲四時也、故主祀五方之帝。而以五人帝配焉。以其質具於地。故又用血祭。而以五正配焉。若道同於天。故以配天神。臣道同於地。故以配地。亦鄭注。五官之神、蓋舉配祭者。而所正祭。乃木。火。金。水。土之神。故以列於五嶽之上也。左傳晉史墨所稱社稷五祀、及大戴禮宰予問五帝德篇、孔子謂五官別稱五祀、不得同帝、正此經所謂五祀也、但與四郊同日同壇、或異日異壇、則無考矣。

火正曰祝融、土正曰后土、傳有明文、而康成謂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蓋惑於史記北正黎司地之說、不知司馬遷所云、或顓頊時曾命黎兼司火土、而祀典則定祀句龍、康成不能辨、乃於大封先告后土、亦云黎所食、則誤之中又誤矣、芳道希曰、上舉五嶽、下及山林川澤、則四瀆從五嶽之禮不待言矣、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先鄭以禘祫釋追享朝享、蓋以追遠之祭、極於禘祫、則羣廟之主、並朝於祖廟也、不曰祫而曰肆獻者、時祭亦祫、惟大祫徧陳毀主。必曰肆獻而其義始著也、不曰禘而曰祼者、時祭皆自祼。始於時祭之外、特言祼、則爲禘祀可知。蓋求神於陰、於極遠之祖、尤以祼爲合漠之本也。（禘自既灌而往孔子不欲觀可徵昔人尚知禘尤重祼也其意皆隱而於昊天舉禮祀義與此同）別有饋食者、凡大祭祀、必散齋致齋、數舉則國事將有滯壅、故於禘祫時祭外、減去祼及朝踐以前之禮節、而自饋食始、虞禮記禫後吉祭猶未

配、以及月朔朝廟。歲時薦新、或因事而特祭。皆宜用此、大宗伯該備典祀、不舉饋食、則宗廟之祭有遺。司尊彝惟辨大祭祀祼獻之彝器、故小祭祀不備祼獻朝踐者、無列焉、義各有當也、

肆陳也、列也、按尚書眚灾肆赦、春秋肆大眚、韓非子慮事廣肆、似兼周徧之義、大祝肆享、亦謂大祫享先公、則鷩冕、別見司服職、故舉先王以包之、

以荒禮哀凶札

大司徒職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餞賑更事方嶽中鄰近之國以王命通財。（古者以粟米為財）則不惟無遏糴之患亦並非告糴之私矣至移民事更重大或於本國相移或移於鄰國必禀有經式然後其國得以情告而司徒以王命制之也

以弔禮哀禍裁

春秋傳曰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可見成周盛時天子哀邦國之憂

而諸侯同方嶽者皆重救患分裁之禮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也

以禬禮哀圍敗

成周六服承則孰敢擅興而有哀圍敗之禮何也蓋聖人監古立法而知世變之所窮且蠻夷內侵不寧侯憑弱犯寡雖盛世亦間有之或事過而後聞不惟有威讓之令舉九伐之師且厚恤受兵之國義盡仁至所以懷諸侯而天下畏之也古者百用皆以粟米圍敗之後惟歸財為急用此知六服中邦國所貢閒田所入之粟米蓋隨地而貯之以共不時之興發

以恤禮哀寇亂

東遷以前及春秋之初邾婁顏為賊於魯天子為之誅顏而定魯侯國之外寇猶能討焉曲沃奪宗周師再伐衞朔搆禍王人出救侯國之內亂猶將恤焉蓋周公之典具存其人亡故不能舉耳

時聘曰問殷頫曰視

時聘無常期諸侯或有故不得朝則遣問起居殷頫則王室有故慶喜弔憂而六服皆使人來視也

以軍禮同邦國

必能四征不庭然後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必有用衆恤衆備衆任衆合衆之禮然後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故曰以軍禮同邦國

大師之禮用衆也

大師或天子親征則大司馬巡陳眡事若常武

之詩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是也、或命將出師如采芑江漢、獨遣方叔召虎是也、簡閱徵調如臂指之相使、荀子所稱如手足之衛頭目、是謂能用其衆　地官正貳及攷皆曰大軍旅、至大小宗伯、始變文曰大師、何也、伍兩卒旅師軍以所合徒役之多寡爲之名耳（春秋傳曰衆一旅師田非合五百人不可用故衆單旅以括之）故方起徒役則曰軍旅、用以征討、則曰師、大司馬職曰、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肆師職亦曰、若師不功、則厭而奉

主車、大宗伯言用衆、小宗伯從王征伐、故正其名曰師、

大均之禮恤衆也

春秋傳、曾賦於吳八百乘、邾賦六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蓋不獨徵兵以車乘爲差、田役貢賦之數亦如之、故大均屬軍禮、平邱之會、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不給也、則不均之病衆明矣、注疏及諸儒所言、皆侯國均人之事、非于朝大均之禮所及也、大均蓋量其土地之饒瘠、道路之遠邇、國事之劇易、以爲貢賦征役多少疏數之差、

大田之禮簡衆也

春蒐秋獮、帥諸侯以講武事、則其君之賢、將之武、號令之嚴明、與反是者、皆可得而見矣、必如是、然後事有本緒、可使百將一心、六軍同力、車徒制伐、所簡之末節耳、

大役之禮任衆也

大役或建都邑、如仲山甫之城齊、燕師之城韓、必調方嶽之中、地域鄰接者以屬役也、或濬大川、或築大防、非傳衆力不能濟、度道里之遠近、量穀土之饒瘠、時年歲之豐凶、乃所以任之、

大封之禮合衆也

師有功、或王臣出封、或羣侯加地進律、其禮皆屬大封、春秋傳、殷民七族、殷民六族、懷姓九宗、職官五正、乃始封之禮、王制、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春秋傳、襄王賜晉南陽之田、命

爲侯伯、乃加地進律之封。皆合其土地人民以相附屬也。

大司馬制畿封國、即大封之禮也、制軍詰禁、即大師之禮也、施貢分職、即大均之禮也、簡稽鄉民、即大田大役之禮也、大司馬職論造邦之經式。必合其衆而後可用也。故自大封始、大宗伯職論軍禮之重輕、則莫要於大師。而衆不可以猝然而用之也。必先恤之以得其心。簡之以辨其材任之以程其力。至論功行賞然後析圭分社加地進律之典施焉。故以太封終。

大均屬軍禮、惟均乃可以作師徒。賦馬牛車輦也。大役屬軍禮、古者城築。即屬役於師旅也大封屬軍禮、示侵敗王畧則六師及之也。

以嘉禮親萬民

民之秉彝、於兄弟昏姻朋友故舊賓客。本有相愛相敬之實心所謂嘉也。然無禮以爲之節文。則親者或以昵而瀆疏者或以遠而忘。故先王制禮以達其嘉好之心乃可以常保其親而不至於乖戾、易曰嘉會足以合禮、人之行禮苟無此嘉好之實心則雖循其外之節文亦不足以合禮也。

饗燕脤膰賀慶之禮、達乎諸侯、賓射之禮達乎卿大夫士、惟飲食昏冠之禮、下逮庶人而統曰以親萬民者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凡用於朝廷邦國者皆所以使民親感而親睦也。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曰宗族、則無不包矣、而又曰兄弟何也、古者大功以上同財、朝夕相見、無所用合食、故特標兄弟（凡小功者謂之兄弟）以示惟小功以下及宗族乃有合食之禮也、蓋勢散而情疏非合食則情意不通、憂喜不聞、而其中又有貧富貴賤之別則見爲弟顧而以此相尤者多矣、天子諸侯之體尊非族食雖期大功有不得時見者故世降一等、而親者尤歆、皆所以爲教而使民效之也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

詩曰、朋友攸攝、書曰、太史友、內史友、先王與羣下、皆以朋友視之故賓射之禮、答其拜、與之坐、

皆朋友之道也古之爲臣者居其位則思死其官而君爾忘身豈不以此也與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周官王朝於聘使無饗燕之禮惟諸侯之臣相爲國客乃有之疏所云聘客一饗燕與時賜無數惟公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者宜有之耳詳見大小行人職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見於春秋經傳者歸脤賜胙未有言歸膰者傳

曰天子有事膰焉謂二王之後以助祭而受膰非歸之於其國也兄弟之國受膰亦以助祭故大行人言歸脤不言歸膰（公穀注皆生曰脤熟曰膰以熟賜則爲助祭者明衆相脤之禮亦不可以達遺豈猶於膰而乾之然後以致與）

再命受服

一命亦有服而必玄冕乃得言受服猶子男亦有卿而必王朝孤卿立兩卿始得言受官也司服職卿大夫玄冕疏謂無孤之國卿亦得絺冕顯與經悖

三命受位

春秋傳管仲辭卿禮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欒盈之奔曰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晉鞏朔獻捷於周王使詰曰未有職司於王室以是知列國之卿必受命於王然後爲有位也

七命賜國

子男五命侯伯七命具列行人職則六命者惟王朝孤卿不待言矣都鄙賜則已前見故但言賜官子男開國不待言故但言賜則也於七命

言賜國則子男之未成國可見矣於六命言賜官則孤卿地廣事繁得立其兩與小國之一卿異而七命成國有備三卿者皆可推矣

九命作伯

鍾晼曰薛氏季宣謂上公九命加一命爲二伯非也二伯王官也其職與四岳同不宜以外諸侯兼宋於周爲上公不聞兼王官之職又謂上公之孤四命加一命爲縣內諸侯亦無所據

李光坡曰職服位器皆曰受者自下言之則與

官國皆曰賜者、自上言之、牧與伯皆曰作者、必有過人之功德乃可作而居此位也。

公執桓圭

射人職三公執璧、而尚書周公植璧秉圭、豈三公加命、即未出封、亦得如上公之執桓圭與、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經文多互見、侯伯同七命、信躬相對、上曰信、則躬爲微曲可知矣、下曰躬、則信亦象人可知矣、雖不改字、義本可通、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典瑞職璧羨以起度、玉人記璧羨度尺、而注云穀蒲皆五寸、何也、豈禮天之蒼璧、乃取陽數之極而用九、子男所執、則依其命數與　李光坡曰雜記贊大行云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圭之形也、璧形圜、內有孔、謂之好、孔外謂之肉、肉倍好、謂之璧、

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

鴈非家禽、不時得、又不可畜、蓋舒鴈也、取其安舒而潔白、膳夫受摯以爲膳、則皆恒用之物可知矣、

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孟子曰庶人不傳摯爲臣、士相見禮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摯、是庶人雖見君無摯也、而此經載庶人之摯、且以入諸臣之等、何也、無摯而不爲容者、如省耕斂治田役、而衆見於君也、其執摯者、如周豐段干木之儔、君迫欲見之、則自宜執鶩、而不得同於不傳摯之

臣矣、　儀禮士大夫始見君、執摯容彌蹙、奠摯、再拜稽首、林氏之奇乃謂執者、惟玉若執羔鴈、則不能拜趨、蓋考之未詳、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珪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典瑞職四圭有邸、疑即蒼璧也、兩圭有邸、即黃琮也、青圭以下、形制度數、此經及典瑞皆不載、蓋其詳宜見於冬官、觀玉人記、則五官名物之無徵、皆由於冬官之闕可知矣、不曰四郊而

日四方疑五嶽四鎭四瀆、禮神皆用之、

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玩注意、蓋謂祭禮之有幣、與賓禮酬爵之幣同耳、賈疏遂謂獻尸別有酬爵之幣、失之愈遠矣、凡告用牲幣、並不立尸、至瘞埋於泰折、則更無尸之可立矣、凡行過山川之禮亦然、安得以幣爲酬爵之幣乎、卽謂正祭獻尸、有從爵之幣、亦不可通、果爾、則經記宜明著之、古書中亦必有旁見其徵者、此臆說也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祭之始薦血爓膋、以求神於幽、所以作陰德也、此近於鬼道、故以禮儀爲節、所以防其過、薦黍稷、內羞以養神於顯、所以作陽德也、此純乎人道、故以和聲合漠所以防其過　上經舉禮神之玉、次及牲幣、次因天產而及地產、並著求神於陰陽之義、注及群儒合祭祀而別求其說、是以多端而未得其理也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如二至禮祀、四郊迎氣、四時孝享之類、合百物之產、如上經所謂以天產作陽德、以地產作陰德、及菹醢以水草陸產相間之類、致百物、則煦嫗覆育、不殰不殈、而致四靈百物之祥是也、　李光坡曰、此推言禮樂之功用也、人君建中和之極、萬民服中和之教、則氣之所感、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

草木茂、句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胎生者不殰、卵生者不殈、所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也、致百物、謂致物產之祥、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

玉鬯、玉齍、惟宗廟社稷用之、非禮神之玉也、知然者、太宰職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則禮神之玉、贊奉者太宰也、其職於享先王後、特言贊玉几玉爵、蓋惟以人道享之、乃

有玉几玉爵、太宰既贊玉几玉爵、故宗伯所掌惟玉鬯玉齍也、於玉鬯曰涖者、小宰贊祼。宗伯惟涖玉鬯而已。於玉齍曰奉者、肆師表齍盛告潔、宗伯則及時而親奉、爲宿祭之前夕也、注訓申戒、似因太宰視滌濯、然不害宗伯與太宰並視、

上經蹏並列大神大示大鬼、而玉齍疑惟宗廟用之、古者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雖周人質文兼用、有蒼璧黃琮、而爵不用玉、（太宰祀五帝分玉幣爵爲三則爵非玉可知下祀先王涖吉玉几玉爵）爵不用玉則簠簋可推矣、日月星辰五嶽四瀆之禮、宜從天地、下此則小祀也、贊玉齍九嬪、而外無別見者、亦可相證、

魯語臧文仲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則玉鬯即鬯圭、鬯圭即瓚也、瓚盛秬鬯而曰玉鬯、猶敦盛黍稷而曰玉齍耳、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量人宰祭則與鬱人受斝歷、是冢宰亦攝祭也、

豈王有疾則宗伯攝位、而亮陰則冢宰攝與、

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

薦徹皆攝、則果獻之攝可知、外宗職可互見也、以是知宮中小祀、后不與則視果獻、蓋大祝付練祥掌國事、小祝小祭祀掌事、曾子問王崩既殯五祀之祭不廢、祝主之、可與周官互證、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

注謂君無酌臣之禮、故宗伯攝王爲祼、非也、辨見大行人職

王命諸侯則儐

觀烝祭歲而告周公其後、則天子亦因祭發命、詩云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必因懽獻也、若不當祭期、則特告、曾子問告用牲幣、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王朝至豐、則告於文王之廟也、而不及祀事、必用幣帛皮圭加牲、以告而祭之儀不具、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上帝而曰旅者、徧用事於四郊、所祭非一帝也、（春秋傳鄭子產禳火祈于四鄘蓋其遺制）

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鄉邑謂鄉遂及公邑、其地皆有社蜡酺禜、因國

之祀、注謂都家之鄉邑誤、　宗伯職獨無正月之吉始和、布禮於邦國都鄙云云者、治教政刑隨時損益、禮則一定而不可易、無庸每歲和而布之也、禮不下庶人、閭門鄉黨之禮、則十有二教具矣、若郊廟朝廷邦國之禮、則當官者自肄之、無事縣於象魏使萬民觀之

周官析疑卷之十八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

建神位、乃小宗伯所專掌、故首列之、而後及與大宗伯相成之事、猶小宰之建宮刑、小司徒之建教法、小司寇掌外朝之政、皆其專職也、神位宜合下諸兆而言、疏謂專據國中、對下四郊等爲外神、未安、

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禋祀昊天上帝、已見大宗伯職、而圜邱方澤具

列大司樂、故獨舉四郊之兆、大宗伯止載四郊之器、故祭黃帝則用黃琮與、月令雖以五行次五帝、而所載止四時迎氣之祭、豈孟春祈穀之郊乃配以中央之帝與、

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

山該林、川該澤、無原隰之兆者、原隰、平土也、社通於上下、爲土祭之最盛矣。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

先言禁令、而後及用等者、禁令不止於用等也。

如喪禮之飲酒食肉御內嘉禮之燕飲合食軍禮之坐作進退貴賤同之其類至多皆不在用等之內如曰掌五禮之用等與其禁令則似止用等中之禁令矣

辨廟祧之昭穆

康成以祧爲超去之義陳氏祥道破之而訓爲兆非也春秋傳豈敢愛豐氏之祧是大夫三廟即以曾祖之廟爲祧正以其行當遷去耳

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

知非父族母族妻黨之三族者以下文其正室皆謂之門子也

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

六牲不言所用者。使五官共奉之則所宜用。不待小宗伯辨之矣。祀有小大則六齍之用有備不備同是齍也而所用有多少內人恐不能盡辨故及時以其數授之

大祭祀省牲眂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鄭氏鍔謂齍盛德人炊之舍人實之非也舍人有司也所實者外祭祀之齍盛耳。宗廟之事則天官世婦帥女宮而濯概爲齍盛溉而陳之。則已實於簠簋矣又曰小宗伯逆之以授大宗伯大宗伯以授內人益非也春官世婦帥六宮之人共齍盛比其具則帥往矣以致之者。必宮卿也。小宗伯逆而置諸其所宮卿涖之及時然後內外宗傳致於九嬪以授王后而薦焉見於諸官經支明著而以臆說亂之可乎賈氏公彥據

儀禮少牢謂天子饎爨亦當在廟門外迎入堂東實於簠簋亦非也少牢爲饎者有司也。故爨在廟門外。特牲之饎宗婦主之主婦視焉則在廟門內東堂下矣。況王之世婦帥女宮爲齍盛。而爨乃在廟門外乎河間獻王所獻邦國禮四十八篇至唐而亡其饋爨之所及世婦涖陳之節今無所考耳特牲少牢內羞皆出自房中而不見爲之之所亦由儀禮殘闕見於他篇而佚之

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祼

小宰瓚祼將之事賓鬱鬯以授王也小宗伯將瓚祼送瓚於小宰使賓之以祼也舊說小宗伯以瓚授王王以授尸則無所用小宰之贊矣統言將瓚則后之璋瓚亦將於內宰

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

小宰受幣大府玉府皆在天官而將幣之財物則使禮官受之何也庭實旅百各以其國之所有而無常貨以禮官掌之則異物奇器不在行

人職貢之籍者不敢以獻而得以非禮却之矣武王克商之後大保猶以玩物爲戒即周公制典預爲之防之義與　致享以幣將庭實如春秋傳所云以乘韋先十二牛也鄭氏鍔乃謂以**庭實將幣誤**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

康成據左傳軍行祓社釁鼓謂祝奉社主以從以經義考之似未安廟無二主故以遷廟之主行若奉社主以行則王社遂無主矣七廟五廟

無虛主而社獨可以無主乎以此經斷之立軍社者就軍中而立社也社土神故隨地可立（凡歷郡邑常以立社）可惟遷主則載於齊車故於軍社曰立而主車則曰奉也傳所謂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者蓋祓社之時即以牲血釁鼓而祝奉此鼓以從耳若奉社主則宜曰祝祓社奉主以行旅釁鼓之文爲贅矣況曰從者載鼓以從君也若載社主則君宜從主主不宜從君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

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每舍奠焉而后就舍蓋貴命也無遷主則不載主而以幣帛皮圭代祖禰之命猶社不可虛主而以祓社之牲血釁鼓祝奉以從也但幣帛皮圭所以禮神故曰遂奉以出又曰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則君從其後可知矣所釁之鼓則縣於兵車以待君臨陣而鼓之者也故曰祝奉以從古經傳之文一字不苟如此　大祝職大師宜於社造於祖立軍社

若社亦載主則宜曰奉主車以該二事而別起立軍社之文正以明社主不行至軍而後設立耳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曰與祭則必有主祭者其六軍之主帥與若所征之地近五嶽四瀆則使有司將事而不親也非徧祭四望如有事於東方則祭海岱即肆師職祭兵於山川是也

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

以禮官與軍事者軍旅不可以無禮也以禮官與田事者田獵不可以無禮也大宗伯不行者天地宗廟社稷之事爲重也　凡經言有司而不目其人者已別見也大師宜于社造于祖立軍社大祝職有明文故此職曰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有事于四望亦見大祝職故曰有司將事于四望甸祝屬禽饁獸舍奠于祖禰故曰帥有司而饁獸于郊注乃云有司司馬之屬誤矣此職獨舉饁獸於郊而不及釋奠於祖禰何也田歸之明日王親釋奠非小宗伯何祝所專也

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

曰有司專司其事者曰執事非一官之屬也

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

大喪五官之正貳攷殷皆有事焉冬官雖闕而匠師與鄉師御匶而治役則爲冬官之攷明矣此經及執事涖大斂小斂而斂者不見於五官故康成疑爲事官之屬是也或乃引喪大記注

胥當作祝以爲斂者即大祝誤矣（大記所謂大胥衆胥必冬官之屬亦有二職如匠師喬夫工人土之類）大祝職大喪贊斂則別有掌斂者可知士喪禮商祝鋪絞紟衾云而後言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則斂者非大祝明矣（大司樂之屬有大胥小胥掌學士之政令則冬官之有大胥小胥必其才智足以調度凡工事者大喪使掌斂事理亦宜之）以此類推冬官之正貳所掌喪紀必定兆域度邱隧程迨竁復土諸大政可知矣

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

眡葬地獻明器甫竁嗣王皆不親而使小宗伯

代哭何也古者葬域不移司空定兆卜吉而授竁度則有成命矣匶在殯宮王朝夕奠哭無時無爲離殯而遠出相視也啟殯祖奠陳器行器王皆哭踊獻材獻素獻成事甚繁瑣創鉅痛深親眡之不若小宗伯眡之之詳也或疑王哭而小宗伯及執事從哭於遂哭文義難通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爲位國有禍烖則亦如之

蒐狩以軍禮行之且馳逐邱陵懼有車僨馬傷

猛獸搏噬之患故祈呵護於神如春秋傳敢告無絕筋無折骨之類是也濬大川築大防建城邑則祈輿作順成役夫不病永不傾決故田與大役皆有禱祠其歲時必舉之小役則無所用禱　上經曰大烖此又曰國有禍烖何也水火凶荒所被有大小大烖然後徧舉羣祀若方隅有烖則禳不越境與大烖之徧於上下神示異也且禍兼厲疫或王宮親貴札瘥其事非一故曰國有以該之　李光坡曰禱祠卽上文將事四望儘獸於郊之類肄儀爲位至此始言之者文相足也禍烖卽上文所謂大烖上言禱祠此言肄儀爲位亦文相足也

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

無祭天地之文者與篇首所謂四類互相備也因天地之烖而類及社稷宗廟則四郊四望之類不必言矣　日食雖爲天變然春秋以用牲於社爲非禮則未必有類祭社稷宗廟之事月食更不得爲大烖其諸雷震宮廟風蜚屋宇之類與

肆師

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

此立侯國之祀也王國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則大宗伯建之矣其曰佐者立之者肆師定而須之者大宗伯也此三事雖侯國之禮而立之者肆師故首列焉（猶小宰職首建宮刑而後及所以貳大宰者）以歲時序其祭祀以下則王朝之祭祀奉宗伯所建之

求法而建布焉耳、諸侯不祭天地、則無實柴之祀、其宗廟之祭、無旅幣無方之貨、未賜珪瓚、則不致爲鬯、雖賜樂、不敢備六代之舞、故大祀止於玉帛牲牷、若天子則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不得云次祀用牲幣矣

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

繫于牢使充人芻之也、職人、五官及其屬也、小宗伯職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于五官、使共奉之、肆師實掌其事、注以職人爲充人、監門則繫

于牢而芻之者、又何人與

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

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皆大宗伯親之、莫重於齍盛、而第使肆師表告、何也、滌濯實鬯納亨、皆有司之事也、故親臨眡、若齍盛、則帥宮女而爲之者、天官之世婦也、帥而共之者、春官之世婦也、外臣安得而眡之涖之省之、故待其既共、然後使肆師以潔告、加徽識、而宗伯親奉以揭虔焉

及果築鬻

築與築城築防之築同義、鬱人掌共鬱、又和鬯以實彝、而不使築鬻、何也、宗廟之事、莫重於牲與盛、而祼鬯以求神、則尤重焉、大小宗伯專治大禮、以詔相王、故牲事不與、齍則使內外世婦共之、小宗伯省之、而後宗伯親奉之、築鬻之事、使肆師主之、鬱人和以實彝、然後小宗伯酌而送之、若並以築鬻付鬱人、則褻嫌於輕矣、小宗伯不假築鬻、故肆師掌焉、肆師不假和鬯以實

彝、故鬱人掌焉、皆事之宜也

相治小禮誅其怠慢者

大禮則詔相、贊並貳也、小禮則相治、警羣有司也、

大賓客涖筵几築鬻贊果將

惟大賓客然後涖、小賓客則司几筵設之而已、祭祀無涖筵几之文、包於展器陳告備也、小宰凡祭祀賓客贊祼將、小宗伯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祼、而大宗伯肆師祭祀之祼皆不與、何

也王若不與祭祀則大宗伯攝位而主鬯王祭亦或攝后載祼及薦籩豆無暇及此故通使小宰共之賓客之祼瓚小宗伯將之而肆師又贊爲何也或大小宗伯並喪疾僅小宗伯一人以攝大宗伯之事則時將瓚祼不得不以肆師攝矣若祭祀則小宗伯所共惟將瓚又無攝大宗伯之祼之事無用肆師代匱也

大朝覲佐儐共設匪罋之禮

大宰職大朝覲與會同並列則四時常朝者衆亦得爲大此不言會同朝覲佐儐共設則會同不待言矣

與祝侯禳于畺及郊

曰于畺及郊非徧於畿內必其地有水旱厲疫乃侯禳也祝既將事而肆師必皆何也邦中近郊之典祀大宗伯時臨之故郊以外之侯禳使肆師攝如王親之所以急民病也蓋至周而禮儀大備扈衛繁殷乘輿數出非所以靖民故自四郊四望四類諸大祀外王皆不出鄉師遂師歲時巡國及野以賙囏阨視稼穡則省耕省斂補助之政亦寄焉凡此類皆周公因時制宜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者也

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

經有同辭而異所指者以事本各異無庸別白也天官屨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宮屨散屨對王宮而言則外命夫惟公卿大夫士此禁衰不中法則外命男爲朝覲之諸侯聘頫之卿大夫而都鄙之兩卿與遂人遂師遂大夫亦在列其他甸稍縣都公邑私家之羣吏不得去其守而入臨注專指六鄉以出似偏而不該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

在師中而田也所謂社宗乃師中之軍社主車也惟因師而田特告於社宗故爲位而用牲焉若四時之田有司表貉於陳前及郊饁獸舍奠於祖禰有常典矣　李光坡曰甸字疑衍

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軍旅田役之禱祠小宗伯爲位類造上帝封于

大神、祭兵于山川、乃肆師為位、何也、師勝而告
功。位有故常。肆師遵循舊典而已。若特有所祈請。
則所以斟酌其儀位者、非禮官之師不敢專也。
先師甸而後及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
山川、何也、師甸不恒舉也、猶獻人職先勝、羞而
後及祭祀賓客喪紀也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牽與牽事各異、牽者、牽主以入車、而隨侍於車
上也、牽者傍馬而引、恐其駭、或詭銜竊轡也、兵

車乘車有御而無牽、主車則別有牽者。慎之至
也。師出與歸、皆小宗伯奉主車、而別有牽之者、
非徧士莫能任也、（旅賁氏夾王車而趨、先後王而趨以卒伍）王師敗
績、則司馬為失其職矣、故厭而從小宗伯以奉
主車、兵車尚可寓乘、師歸無戰鬬之事、則大司
馬小宗伯、可左右主車中、而肆師亦助牽、與國
同憂、彌加戒警之義也、古者五十為大夫、大司
馬小宗伯、不能竟日徒行、其下車而從、不過車
始駕、及將就舍時耳、肆師曰助牽、其亦騎而從、
（春秋傳晉趙旃以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則古固有騎行者）遇險艱然
後下而相左右與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

四時之田獵、有司大者、豈王不親而使司馬即
事則為小與、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

薙草而預卜之、何也、月令大雨時行、燒薙行水、
利以殺草、稻人職以涉揚其芟、作田、蓋藉水力
以芟。雨行以時、則所芟之草可化為糞。故預卜

之

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

國有大故、大宗伯主其祭、小宗伯贊其事、又使
鄉遂都邑有司及民、自祭於其地、蓋必君臣洗
心以思、救政。萬姓同憂、以籲百神。庶幾可回天
心而弭災變也。

歲時之祭祀亦如之

常祭必待上令、則民間好鬼淫祀之慝、禮微俗。
無白而興矣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國之大事小宗伯既佐大宗伯而肆師復佐焉何也肆師兼治禮儀又或小宗伯有故不得與則攝而佐大宗伯也國之小事小宗伯掌之而肆師復掌焉何也亦攝小宗伯也如大師小宗伯一人在行一人有喪與疾則祭祀賓客不得不以肆師攝矣不曰大事佐大宗伯小事佐小宗伯何也設王有疾而大宗伯攝祭則大宗伯之事不得不以小宗伯攝大宗伯有喪與疾亦然設小宗伯各有事故則小宗伯之事亦或以大宗伯攝　正之事得以貳攝於小宗伯舉例以大宰攝王事多而大宗伯攝王兼攝后其事尤多也正貳並有喪疾外事惟攻得攝於肆師舉例以大宗伯攝王兼攝后之時多則小宗伯不得共其本職之時亦多也詳見小宰職

鬱人

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

經於祼事共鬯飾器築鬻和鬯實彝細節具詳而酌以實於瓚無明文以小宗伯將瓚祼鬱人濯瓚而陳之則小宗伯酌而實之可知矣以贊祼事正謂小宗伯酌鬱鬯時鬱人奉瓚以相助耳

詔祼將之儀與其節

注詔王奉玉送祼早晏之時非也祭祀大宗伯詔相王之大禮小宗伯告時於王則詔儀者大宗伯詔早晏之節者小宗伯也當祭之時奉牲奉盛詔相贊導凡在王所者皆六官之長與貳不宜以鬱人下士參錯其間其所詔者蓋小宗伯耳鼓人明言詔太僕鼓此不言詔小宗伯者小宗伯以將將贊祼經有明文也

凡祼事沃盥

大祭祀小臣沃王此職又別掌祼事之沃盥何也小臣所沃者始入之盥而此職所沃者將祼之盥也王之獻尸皆小臣掌沃因鬱人掌鬱鬯故將祼而盥鬱人共沃猶祀五帝士師沃王則

並共尸之盥。皆取事之使也。小祝小臣之沃盥惟舉大祭祀。而次祀小祀無文。何也、舉大以該小、乃經之通例、以事在必共、不疑於小之或否也、此曰凡祼事、則兼次祀小祀可知、　上經言濯祼玉、則此所沃特盥手之水耳、疏並及洗瓚、誤

大喪之渳共其肆器

黃氏度謂肆器以盛沃鬯、蓋疑陳尸之器、不宜使鬱人掌之、不知大渳設斗共釁鬯、鬯人之職

也、玉府掌王之衽席牀笫、而大喪所共惟含玉角枕角柶喪浴之牀笫夷盤。則無共者、則爲鬱人所共之肆器明矣。蓋君子以齋終示王至是歸潔其身以從先王之享祀、故使鬱人主之也。

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

注疏謂祼器用於遣奠、蓋以凡明器皆曰廞而此獨曰共、皆曰奉而藏之、而此獨曰貍耳、不知遣奠時、魄體尚存、不宜有祼、凡廞者、皆旋作之也、惟祼玉則王平生所執以祀宗祖者、卽以其器入藏、而不更作、故不曰廞而曰共也、曰奉而藏之、尚未知藏之何所也、（天子之明器具凡樂器五兵弓矢及用器）（或疑體大物博、別有廞室以藏之）曰貍、則知皆藏於壙中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

康成謂斝應作嘏、蓋以前非言爵、第曰受斝歷而飲之可矣、不宜更言卒爵、鄭氏鍔推廣注義、以爲未受尸薦脯而鬱人量人先飲卒爵、乃情理所必無是也、考諸經傳、受福之爵、無不自飲、而使人代飲者、蓋惟王在喪冢宰攝祭、不敢飲

福而神惠又不可虛、故齊之。而使執事者代飲耳、（尚書顧命、大保齊而不飲、亦可相證、曾子問宗子有故在他國、攝主不嘏、不敢受福也、王在喪而冢宰攝祭、則受嘏而使人飲之、義各有當、曾子問不嘏、亦以嘏爲假）此職與量人聯事、此職之文承葬共祼器之後、量人職承喪祭饗奠之後、皆明王之在喪也、王在喪、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官中五祀、有司舉之、故此職言大祭祀以明爲四時宗廟之事。（既卒哭王各反廟、豈可廢祭、記稱三年不祭、謂王不親耳、其下文卽云、惟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何見）量人職言凡宰祭以示三年中皆冢宰攝位互相

備也（平時王不與祭則宗伯攝位在喪則宜冢宰攝尚書伊尹祀於先王則周以前固有此禮矣）

周官析疑卷之十九

鬯人

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廟用脩凡四方山川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

所共鬯器自社壝始而不及圜丘方澤以祀五帝太宰贊玉幣爵祀大神祭大示大宗伯涖玉鬯經有明文也祭天雖用陶匏至周則質文並用而有玉幣玉鬯猶大裘之被以袞冕耳　羣儒爭爲臆說或云飾非設巾乃飾罍脩概蜃之器或云即以雷文蜃漆爲飾不知器既成則灌概而已無所用其飾未成而爲雷文用蜃漆則工人之事耳俱不可通　廟疑當作望廟用六彝已見小宗伯職又詳司尊彝職（如地官委人掌公邑家稍之委積以待軍旅則遺人職不列公邑家稍之積）而此經備列祼事不宜遺五嶽四瀆也。　李光坡曰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今既有四方又曰疈事者蓋專指百物以用器有異故別言之耳

雞人

大祭祀夜呼旦以嘂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

祭祀致齋三日、凡與執事者、皆宿於齋宫、故夜呼旦以叫之、喪紀則百官同次於王宫、不待言矣、豈大賓客會同及軍旅將發之前夕、百官從行及待事者、亦不敢宿於家與、非然、則雞人下士一人、非百官羣聚、不能徧叫也、抑雞人唱之、仍有遞相傳者與、

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

不曰告之日而曰告之時者、用事有早暮、如春朝朝日、秋暮夕月之類、

司尊彝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黄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賈氏公彥謂彝尊各二、皆一以盛明水、一以盛鬱齊、非也、祭有明水、以存太古之意、多陳之無謂也、禮運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則明水獨陳於室中明矣、周官所須職事、惟具等威器數之大者、其儀節多不詳、未可以五官中未見明水所貯之器所陳之地、而意爲之說也、（司烜職止載共明水火、而明水所陳之地、明火所用之事、亦不具）

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方舟曰、以此經證之、宗伯職六享之義始明、蓋追享謂大祫及禘、皆追遠之祭、即宗伯職所謂肆獻祼也、朝享謂免喪朝廟之祭、即宗伯職所謂饋食也、周官每同事而異辭、以互發其義、蓋因此經以見宗伯職所謂肆獻祼乃大祫與禘追享遠祖之祭、所謂饋食乃免喪朝廟之祭、又因宗伯職以見大祫徧獻毀廟之主、異於時祫及禘以祼爲主、朝享自饋食始之義也、但此經朝享亦有朝踐、宗伯職獨言饋食、豈自饋食以

下禮皆備而朝踐之禮簡畧遂獨舉饋食以爲名與（兇喪吉祭宜微異於喪祭之饋食或畧其朝踐之節而不備其儀猶凡祭皆有血腥爓熟而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熟也）五齊以實彝尊則罍之實爲三酒可知矣罍爲諸臣所自酢則獻尸亦酌於尊而不用三酒並見矣彝言有舟則知尊之下無舟矣（祼以求神獻莫重焉故彝有舟獻尸則求人道天子之尊廢禁故仍共故常也）尊言有罍則知彝之外無罍矣（祼於室無爲備諸臣之酢無罍）故注惟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非也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經有明文彝

二齊四罍二所謂八尊也祼用鬱齊則朝踐饋食所用者四齊可知矣彝必用二者一貯明水也尊必用二者王后分酌戴記云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雖所傳與此經異亦夫婦不相襲之微也　劉捷曰朝享當爲免喪朝廟之祭卽儀禮禫後所云吉祭猶未配也蓋追享爲事上祖之終朝享爲事新陟王之始時祭之外莫此爲重注疏皆主月朔朝廟之祭但祭前尚有告朔於明堂祭後尚有聽朔事若依四時常祭之禮則必竆日之力乃可終事以義測之宗廟之禮所以繁重而難舉者惟王后交獻與尸相酬酢及羣臣之旅酬耳告朔外事非禴祠烝嘗之比后不宜與又每月常祭必如賓告之類不復立尸（若如四時禴祫致齋散齋立尸迎主則廢時失事日不暇給）凡獻酬儀節一切不舉故可兼舉告朔聽朔禮事耳天子之禮皆以十二爲節故掌客職諸侯長且十有二獻而況享先王乎（特牲饋食禮天子大祫十有二獻四時之祭與禘九獻上公亦九獻未知所據恐亦未可信）參伍經傳二祼朝踐

饋食酳尸王與后共八獻無可疑者後此疑二王後統外諸侯爲九獻（二王後不在內外諸侯自爲一獻）王朝異姓公卿大夫爲十獻長兄弟爲十一獻（外諸侯內公卿大夫同姓者皆統於此）嗣舉奠爲十二獻祭之節目無太於此者考之經記似尚爲可據

大喪存奠彝

存與諸子職存游倅之存同蓋存而不用也虞而立尸始以神道事焉魄體在殯不忍遽以神道求之故凡奠皆陳尊而存彝以不祼也與鬱

人義正相發、蓋喪奠則存而不用、及葬乃埋之、

○鍾㘵曰、注疏以存爲省、省牲鑊、眡滌濯、大小宗伯之職也、此職惟掌陳器、并無省眡事、

大旅亦如之

大旅上帝及四望、四望本宜用祼、以大旅主五帝、且徧於上下百神、故不用祼、此禮義之所以深而通也、

司几筵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

封國命諸侯禮極重、而序列朝覲饗射之後、以其事不常舉也、

祀先王胙席亦如之

此專言王祀先王之胙席也、注兼言神席、蓋因下經於諸侯祭祀之席、謂無轉遺先王神席之理、不知天子之席極於五重、舍甸役能席喪事葬席而外、凡事皆席五重、斷無先王神席反減於五重之理、則不言而可知也、若諸侯之席三重、而神席與胙席又與不得不並舉以明之。且天子不言神席之義、得此互證而益顯然矣、記曰鬼神之祭單席、蓋異代之制也、若周制則宜特著之、

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

此曰諸侯祭祀、下經萑席後又曰諸侯則紛純、則筵國賓以前三者皆諸侯在國之事、而甸役以下、乃別言王朝之禮明矣、

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左彤几

先鄭以國賓爲老臣、後鄭謂諸侯來朝、卿大夫

來聘、皆非也、按覲禮、戶牖之間天子之位設焉。斷無諸侯與孤卿大夫之几筵而設於牖前之義、且天子之席五重、此承上文諸侯席三重之後而曰亦如之、亦不可通、惟諸侯之國乃有筵賓於戶西之禮（見聘禮戶西即牖前）、故特稱國賓以著此、上三事皆諸侯之禮、而下文甸役喪事乃復言王朝之禮也、何以知其非王國之賓也、此職首舉大朝覲大饗射、無爲更言王國之賓、而此承上文三重席而曰亦如之、則爲侯國之禮無疑

矣

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

黼純紛純專指萑席而言　柏席疑殯時加攢木上（攢木加塗若無椁則蓋幕之類不可塗）及葬時藉抗木下者檀弓椁柏以端長六尺殯席抗席皆加於椁上卽不改字舉柏以代椁義亦可通但康成謂藏中神坐之席則無據耳肂及壙中安得別有神坐藏中別爲宮室而具神坐秦漢以後始有之

康成改敦爲燾因未安而以爲棺在殯及窆加見時每覆席則一几雖無所據猶事理所或有項氏安世王氏應電乃謂盛黍稷之敦每敦一几則謬矣凡鼎俎籩豆皆同陳而獨於敦設几且每敦一几何義乎此蓋簡錯文有脫誤不可強爲之說也

天府

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

玉鎮蓋先王所執以祀天神人鬼地示治朝覲會同凡圭瓚同瑁之類乎澤存焉後王不忍復用而登諸天府以鎮撫社稷非爲其物可寶貴也大寶器則自古法物及玉足以弭水旱珠足以禦水烖之類康成謂玉瑞玉器之美者義似偏狹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

羣吏之治諸官之屬各層累而考察之以達於

冢宰而天府以受治中亦得與議焉蓋雖恐或失其中而諸官所考冢宰所聽或有未詳則生民將受其病故臨之以天地祖宗雖上士之微所見亦得直達於王而與冢宰相可否也三王之世竭誠以求民隱多方以致直言如此　曰及則已包遂與公邑疏謂不言者文略非也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

不日歲終而曰季冬與前上春相應以表貞時也夏數得天故祭祀蒐狩仍用夏正而見義於

天府以爲五官之通例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地官獻賢能之書秋官計獄弊訟及邦之盟書皆登於天府而不見於此職何也此職載藏治中以詔王察羣吏之治也載受藏民數穀數以祭天之司民司祿陳玉而與執事也若賢能之書獄訟之計盟約之文其得失當否天府既不糾察又不與執事是以散見於三官而不詳於本職耳　李光坡曰秋官有司民之職孟冬祀

司民司寇獻民數於王然則地官有司祿之職獻穀數者必司徒也

典瑞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舉朝日而不及夕月者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禮神之玉同則所執之圭亦同可知然魯語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則其他服器牲幣亦有異者賈誼云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此歲祀之常也覲禮殷同王帥諸侯拜日於東門之外蓋發大政

而特舉以肅羣侯賈氏度謂每日而朝妄說也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

於王舉朝日則祀天地宗廟不必言矣於諸侯舉朝覲宗遇會同則祭祀不必言矣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不曰旅五帝而曰旅上帝者四時迎氣及國有大故而徧祀五帝孟春之郊季秋明堂之享皆

用之　李光坡曰大宗伯六器與六瑞六摯相次則蒼璧黃琮或初致其神奠玉而禮之如執摯以見者故曰禮天禮地此四圭有邸兩圭有邸與祼圭有瓚爲類則邸當亦瓚屬表記曰秬鬯以祀上帝則此邸疑或注秬鬯者雖不以祼而奠以享神故曰祀天祀地推之下文圭璧者是於圭頭爲器如璧璋邸射者是於璋頭爲器如邸而射皆挹鬯爵也鄭氏見大宗伯有蒼璧黃琮之文此官無之而別云四圭有邸兩圭有

邸、遂以蒼璧所禮者、冬至圜邱之祀、四圭則夏正郊天、黃琮所禮者崑崙之祭、兩圭則神州之神、又合而一之曰蒼璧爲邸、四圭託焉、黃琮爲邸、兩圭託焉、更無他據、今并删之

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

於先王言肆於賓客言祼者、宗伯職以肆獻祼享先王、以祼代禘、故於此言肆以明凡祭皆有祼也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或以周官每以四望與山川並舉、疑非五嶽四瀆、非也、山林川澤邱陵墳衍、皆有兆而五嶽四鎮四瀆尤地示之尊者、故別言之、小宗伯職有司將事于四望日于、則以地言之、而不得泛指他神示明矣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

李光坡曰、掌節之節、守國行道之用也、典瑞之瑞、作事之信也、先儒或謂瑞即節誤矣

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

臨川吳氏以後世陵冢發掘、謂以玉斂必非周公之法、非也、含斂用玉、備見古籍、不獨典瑞職具此、五帝三王之法、皆以漸而詳、蓋必事遇其變、物見其情、然後制法以爲之防、當其情之未見、變之未生、不能每事而逆料之也、周道既衰陵夷至於戰國、冢人墓大夫之職廢、而後有掘冢之姦、漢以後海內無主、亂賊公行、遂至禍延陵寢、春秋之世、井堙木刊、以爲極暴、稱舍於墓師遷以懼敵、實未敢發陵寢也、況三代盛時天下

有王、諸侯軌道、何由豫知後世至有發掘之禍乎、且自秦以後、下穿三泉、內備宮觀、金玉重寶充滿其中、故啟亂賊之悖心、若僅如周公之法斂用六玉、含兼珠貝、所直無幾、雖亂賊亦不肯以徼利而冒大惡也

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祭祀賓客則紛然奉之、俟事畢而藏焉、若聘使所執有限、所用喪紀所需、則惟出之時共奉之以付其人、其應反者、則俟其人之事畢而自反

之也

典命

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

大行人掌客及覲禮王禮諸侯止分三等而此曰五儀者送逆牢積燕賜之禮若分而爲五則不勝其煩故以三等差之然執玉不同則侯伯子男先後自别不嫌其爲五也五等謂公孤卿大夫士也注謂自四命至不命爲五則三公孤卿不在諸臣之列且曰五等之命則不宜數不命之士明矣經言諸臣五等之命兼謂諸臣之命止於五命以下也舉王臣則下該侯國疏謂專據諸侯之臣益誤矣　公卿大夫降殺以兩王朝大夫四命則上士宜再命又四命兼中下大夫則中士下士宜同一命鄭賈之説不惟無據理亦未安

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

王氏應電之説非也如其言是命三而儀亦三也蓋侯伯子男至衆同時而朝覲會同且與王臣之命數相閒則禮之數亦有所窮故約侯與伯子與男而一之然此特王禮諸侯之一節耳至於諸侯即事服冕車旗各異安得不别之爲五儀哉記曰禮深而通又曰禮粗則偏拾經者當於此等求之　易氏祓謂周惟杞宋公爵而未嘗爲伯九命作伯蓋如周召分陜之類非也分陜乃遙領諸侯非出封之比宋微子以上公而尹東夏齊太公以大師而征五侯九伯則以上公而爲方伯明矣（史記於太公出封未著其爲公爲侯但周公召公之子始受封故爲侯爲伯太公以三公之長而身受封無降而七命之理）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周官公孤不列職而其名散見於他職此曰公之孤則知凡曰孤卿者乃王之三孤矣。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

司服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亦如之謂冕之旒數及衣裳繡繪之制皆同若夏秋迎氣之祭決無服大裘之理屨人職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而況裘乎（知卿大夫之凶服加以大功小功於士曰其凶服亦如之而不言加緦以士服無降殺加緦不必言耳）

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此職先四望山川而後社稷五祀何也以宗伯職見社稷五祀雖祭用希冕而非小祀又以此職見宗伯職所謂五嶽[illegible]四瀆四鎮其下山林川澤乃羣小祀也用此知冕服之用各係類以取義而非以形之尊卑爲事之輕重太裘象天之色且取其質也袞冕先王之尸服也鷩冕先公之尸服也饗於太廟射共祀非故從享先公之服而用鷩

焉虎蜼、山川之所生也、故祭四望之服用之。米所以養人、黼取其斷、黻取其辨、皆以象人事、社稷五祀。禮通於上下、乃人事之最切近者、故服以祀之。羣小祀之類甚繁、玄冕衣無文、惟裳刺黼、則天神地示人鬼、無不可以祀矣。如以事之輕重爲差、則太廟之享、豈宜輕於五廟四望社稷五祀、豈宜輕於饗射哉。

公之服自袞冕以下、如王之服、則王備十二章可知矣。享先王以袞冕、則祀天地以十二章之服可知矣。不敢

服三辰之章以祀先王、與不敢以袞冕祀先公、其義一也。郊特牲及明堂位、皆特舉旂之章、而不及於服者、旂有旂而設日月、乃周人創制、若服之備十二章、則遂古如茲、不必言也。

典命職、上公九命爲伯、其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則衣裳九章、所謂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上公之服也。天子法天、以十二爲數、蓋日月星辰麗天、非人臣所可服、

凡弔事弁經服

夏官弁師職、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外此惟韋弁經韋弁、蓋凡弁皆以皮爲之、故弁師及此職、皆無爵弁、蓋以爵弁製法一、與皮弁同、惟其色微異耳。其詳宜見於冬官、冬官既亡、韋氏之記亦闕、謹以此職相次之文義及弁師之製法、參考之、蓋皮弁者弁之正也、故天子以視朝、諸侯以聽朔、兵事之弁則外必加冑、春秋傳、郤至免冑、則內有弁可知。鄭注用韎韋、則弁宜同色、若中有玉璂象邸玉笄、則冑不可加矣。

故專用韎韋、示與皮弁之五采及玉象異也。田事雖習武、而無所用冑、其弁不可以加冑、而止可以冠、故曰冠弁、示與韋弁異也。傳記於田事、皆不曰皮弁、而曰皮冠、則其采飾璂邸、必微異於皮弁、而今無考矣。凶事則曰服弁者、惟有服者可冠、不獨無采無玉、且以布爲之、冠武同材、其制各異、而以弁名者、大體與諸弁同也。弔事弁絰、宜素弁加環絰、而記云天子之哭諸侯、爵弁經紂衣、則未知何代之制、總之六冕則冕同

而衣與三弁則弁異而衣同其大畧也

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

河間獻王所得邦國禮自漢不能用至唐而亡孔賈作疏惟宗鄭注後儒遵守於喪禮之大經承誤而不知其非者約有數端猶幸其綱領尚存於此職者一一可徵參以儀禮戴記其舛誤可辨而正也注謂圻外之民爲天子無服不知曰國君者以明大夫君則其臣有服而民無服耳溥天之下皆天子之民也諸侯爲天子服民則民爲之服而況天子乎康成既誤謂無服故注檀弓篇遂云三月天下服專指侯國大夫服繐衰而言獨不思文承國中男女服之後則謂天下之民明矣使服者惟侯國之大夫則宜特文以見之而漫曰天下服使習其讀者第知天下之民皆服而不知服者惟侯國之大夫記禮者不宜若是之憒憒也喪期之變自漢文帝始詔曰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娶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則漢文帝以前天下之民皆斬衰

三月不得嫁娶祠祀飲酒食肉無疑矣又謂公卿大夫士之妻爲王齊衰期於后無服侯國之命婦於夫人亦然蓋因喪服無明文黃氏緣臣爲君服圖亦未叙列耳然此職曰爲天王斬衰爲后齊衰而昏義中之曰服父之義也服母之義也公卿大夫士視后猶母爲后服母之服而其妻則無服可乎古者嫂叔無服而於娣姒則以同室而生小功之親外命婦爲王服而於后轉無服可乎周官凡稱大喪皆謂王后也內宰凡喪事佐后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肆師大喪令外內命婦序哭春官世婦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暮哭者內司服於九嬪世婦外別共凡命婦之喪衰正謂公卿大夫之妻耳可以後儒無稽之言而廢周公之典法哉儀禮不杖期章曰爲夫之君蓋以婦人爲君且有服則后夫人不待言耳禮經中文畧而義該者如此類甚多則外命婦於后夫人並不杖期無疑也又據儀禮繐衰七月章謂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於天子

故有服而士無服不知總衰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大夫服此則士正服小功無疑矣即如此職於大夫曰其喪服加以大功小功於士曰亦如之遂據此謂士無緦服可乎若以接見天子爲義則諸侯之大夫固有未達於王朝者有雖聘頫而不得接見天子者小行人職大客則儐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是也諸侯之士有從君而達於王朝且任之以事者掌客職凡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

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是也且使從君朝覲適遭大喪卿大夫皆總衰庶人縞素而士獨服吉可乎程朱治經多盡屏漢儒之說者以折衷義理決不可通故也　羣儒曲護舊說亦約有數端一則謂庶人爲國君齊衰亦爲天子齊衰則爲貳統而例以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毋不知爲人後者服雖有降而無絕也若圻外之民無服則竟絕之於天子矣况民爲國君非爲人後之比大宰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

牧以地得民則雖諸侯不過爲天子繫屬此民與師長主友之屬等耳故侯國有[illegible]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必待大司徒之令大宗伯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烖以襘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小行人所至之國札喪則令賻補凶荒則令賙委師役則令槁襘皆所以救民之死病也天子保民如子[illegible]之如父母一旦天崩地坼而不[illegible]月之[illegible]不可以苟止而情亦不能苟安如[illegible]男子

爲父斬衰又爲君斬衰婦人[illegible]又爲長子斬衰亦爲貳統矣毋乃[illegible]不即於人心乎一則謂婦人之從[illegible]爲后齊衰期[illegible]不宜同獨不思[illegible]爲毋期而婦爲姑亦期[illegible]爲舅姑同服期而不問子之斬與齊則外命婦爲王后君夫人同服期而不問其夫之斬與齊王后之喪外命婦之喪哭位備見於諸官而可以臆說亂之乎一則謂諸侯之大夫既降爲總衰不宜庶人轉承以齊衰不知服

之輕重義各有當大夫之降爲繐衰以不得並比於王臣耳若民則天子之民義無所嫌故期以三月而齊衰不降猶旁服有大功小功而世適之於高曾並齊衰三月也禮以義起而緣人情學者反求其本則於一曲之說眇然若發矇矣

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

注謂錫衰無事其縷以公卿職近而情親哀心自內而發緦衰有事其布以諸侯人衆而地遠哀心由外而起非先王之禮意也內外尊卑之體殊則衰不得無辨其哀之輕重淺深則視乎其人與其功德耳王爲士服蓋五服內同姓及故舊

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

鄭注九章之說羣儒辨之詳矣[illegible]學者終以三辰之服未見於經爲疑不知六典乃設官分職之大經故服物采章文多不具即禮之大節亦彼此互見未嘗舉一事而備其全故端緒難尋耳如三夫人不列職而見於酒人公孤不列職而見於朝士射人朝士射人職不明著其爲王朝之孤而以典命公之孤四命見之是也即禮之大節亦有五官宜見而無見者以冬官闕故也如巾車職小喪共匶路而天子之龍輴無見凌人大喪共夷槃冰而王后世子及夫人羣王子以下之槃無見以大喪小喪之匶路及冰槃之制必詳著於冬官也此職第言袞而不及袞以上之三辰第言袞以下鷩以下毳以下玄以下而不及其繪繡之物則亦具詳於冬官可知矣或以玉藻王被袞以象天爲疑不知彼乃裘之譌也惟大裘純黑故以象天之色若被袞則非所以象天也魯語天子大采朝日或祀天被裘以示質朝日則備十二章以盡文故曰大采與

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

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緦麻孤卿大夫也注不別自孤卿大夫而言鄭氏鍔因此謂自孤以上不服緦衰天子諸侯乃絶旁期周官文畧而義詳於王曰凡凶事服弁服未别其爲何服也於卿大夫曰加以大功小功則天子諸侯服止齊斬具見矣於諸臣曰爲天王斬衰爲后齊衰則

侯國之臣於君夫人視此而外此皆自爲其親威具見矣緦衰之名於王爲諸侯見之孤卿大夫加大功小功而士無降服則加緦不必言矣

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

獨舉大祭祀大賓客者專以所奉言小祭祀小賓客則共其服而不親也節服氏所掌惟裘冕雖次祀之服不與焉蓋其慎如此　鍾晼曰祭祀賓客不言次小以王或不親也孝經所云不敢遺小國之臣謂隨大國之臣旅見而各以其藉禮之耳小行人於小客受其幣而聽其辭則王不親見者多矣賈疏未安

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

司服通共喪紀之衣服而王府又共復衣裳必王之所常服也典瑞通共喪紀之玉而玉府又共含玉必王之所愛玩也此亦事死如生之義

典祀

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百神之兆非胥徒四十人所能修除故必徵役於司隸此臨祭而守厲禁其事簡所帥之屬即胥徒也

守祧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

文武在七世之內未爲祧廟八世九世則別立世室而祧主藏焉廟既增立則守祧者亦以時增疏乃謂奄八人守七廟及姜嫄廟而不得更增文武二廟則固矣

者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

疏因司服有大喪共奠衣服之文遂謂尸不服者以爲奠衣服不知喪祭未虞以前不立尸故有奠衣服若吉祭則設其裳衣乃以授尸無爲更奠之也

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

典祀注脩除謂芟埽之（禮記春秋脩其祖廟管子抱蜀不言而廟堂自脩脩除似止謂芟草剪除塵壞）有司脩除之郎典祀帥其屬而脩除徵役於司隸而役之也

旣祭則藏其隋與其服

隋與服之藏各異而不別言之者隋非埋藏必致腐敗衣則常留以共祀事無待於明言也

世婦

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

女宮郎本職及舂人饎人所轄女奚也以列職於宮中故曰女宮司隸以罪入舂稾者不在此列宗廟之粢盛祭器之滌溉乃以付盜賊之子女可乎　先鄭云比讀爲庀具也下言具則比不得爲具故後鄭不從

凡王后有操事於婦人則詔相

覲禮天子於諸侯無拜法而當喪則答拜觀顧命康王之誥則不獨二王之後爲然后所答拜亦不獨二王之後之夫人王之世母叔母姑姊妹及王師傅之妻以禮見皆當答拜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晉昭公始則命婦皆受命於君而后夫人無爵命婦人之理先鄭及疏之誤先儒辨正甚明而王氏應電反據以破後鄭謬矣

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

以是知爲公卿大夫士之妻有令德者備官王宮而非王之嬪御也

內宗

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

天官內宰內小臣九嬪世婦春官世婦五職皆言后之祭祀至內外宗始揭宗廟明外事后皆不與也於疏且卑者見例則其上可知矣　於內宗特著薦加豆籩則王后親薦而九嬪贊焉

者爲朝事饋食內羞之豆籩可知矣（尸告飽主人酳尸後主婦復薦籩豆故曰加籩咸以籩豆爲加故并以所獻之爵爲加爵本無可議而舊儒紛紛排擊過矣）

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亦如之

內外宗各有事職有兼事薦加豆籩內宗之事職佐傳豆籩則兼事也佐后薦玉豆眡豆籩外宗之事職以樂羞齍則贊其兼事也（九嬪贊玉齍）九嬪贊后玉齍薦徹豆籩而外宗復佐贊何也九嬪贊后於正薦之時其奉齍與玉豆以入於室

而待陳者則外宗也外宗佐薦玉豆內宗薦加豆籩而朝事饋食之豆籩奉以入室無明文何也豆籩之徹也內宗佐傳於外則其陳也奉以入室不待言矣豆籩之陳無文何也其徹也后獨親之而九嬪贊薦則親陳不待言矣　曰佐傳者以正傳者外宗也特牲少牢敦黍稷主婦親薦徹者皆有司春官世婦掌逹內事於外官則徹玉齍籩傳而下者亦有司也故使外宗主之皆禮意之微密也但言佐傳豆籩者外宗職以樂羞齍則贊則傳玉齍不待言矣

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王哭諸侯內外宗不宜序哭必王之周親也疏以薨於王國及本國爲別誤矣異姓庶姓雖薨於王國王親哭之使卿大夫弔可矣王之周親雖薨於本國而內外宗皆有連焉不序哭可乎

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注疏及王氏昭禹說俱未安若外諸侯惟后之父母或有奔喪之禮而絶無見於經傳即如漢

儒之說以公卿爲內諸侯苟屬異姓庶姓及同姓之疏遠者后亦不宜往弔也若卿大夫爲王伯叔父兄弟親兄弟之子卿大夫之妻爲王之姑姊妹王后不臨其喪可乎世婦內宗所弔則王之同姓而疏遠婚姻而切近者王后之弔僅一見於女巫職而他無及焉何也內宰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內小臣祭祀賓客喪紀擯詔后之禮事則弔事具矣

外宗

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

曰贊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則籩無以玉飾者可知矣（明堂位止言玉豆他書亦無言玉籩者蓋豆木器可用玉飾籩以竹制各有宜也惟籩無以玉飾者故先獨舉玉豆而後別言豆籩）王后所親薦爲朔事饋食之豆則加豆羞豆無以玉飾者可知矣九嬪贊玉齍此曰以樂羞齍則贊則惟玉齍特以樂薦又可知矣經於玉八玉爵玉敦玉齍（玉齍注云用玉敦玉敦盛血以待歃則爲木器明矣）每特文以見而疏謂凡王之豆籩皆以玉飾未知何據

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

不曰及徹亦如之而曰及以樂徹不曰王后羞齍則贊而曰王后以樂羞齍則贊者明羣小祀不用樂則薦豆羞齍后或不親而外宗亦不贊也齍不言贊徹者說見九嬪職

王后不與則贊宗伯

內宗王族之女也故后有事則從外宗則少疎矣非諸臣之配偶則子婦也凡內事達於外官者以宮卿世婦掌之義亦如此且人數校內宗爲多故可兼佐宗伯若王之姑姊妹女子子多降於外諸侯在王都者必甚稀也

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

宮中小祭祀內宗不與而外宗掌之以人數多可番代也而內宗數少故惟從王后而不贊宗伯之義益明矣

大喪則序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序內哭者與內宗聯事外則其專職也

冢人

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

春秋躋僖公三傳皆以父子喻君臣非謂兄弟可以亂昭穆也自朱子以齊桓公四子皆立爲君若以繼序爲昭穆則祖以上皆無廟祀其論定矣賈疏義不可過

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

居左右以前後非左右排列也如文王之子則皆附於左而爲昭武王之子則皆附於右而爲

穆而又於其中分爵等以相前後以前謂少進而近於墓道之中央以後謂少退而遠於中央也古者以五服之內爲族又以祖及孫爲三族曰各以其族者繼世之王以昭穆分左右凡一王之子及孫皆從葬焉過此則別授之兆域亦如國民之有私地域若如注義子孫皆附其所出之王即以五服爲限亦勢不能容矣　天子之別子衆兄弟之子皆宗焉不敢自附於祖王而葬則可附何也宗法爲收族而設也別子之

子自爲兄弟之宗所宗別子自附葬於祖王其義並行而不相悖周公附葬於畢而滕爲文昭稱魯爲宗國蓋其徵也

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

死於兵謂罪在大辟及身爲不義而見戕者若執干戈以衛社稷可轉絕其兆域乎曾子所謂戰陳無勇謂臨陳退踣及先奔不得概死敵者居前謂居左右以前而近於中央耳注謂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辭意似晦

及葬言鸞車象人

孔子謂爲芻靈者善此象人當即芻靈後鄭及賈疏謂象人爲木偶以破先鄭誤矣

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

正墓位預正之使後之附葬者各以序也凡事皆貴者至然後蹕止行人惟王之墓域則設爲禁令使行者自止所謂蹕墓域也若諸侯諸臣之附葬者則有事時爲之蹕而已

凡祭墓爲尸

以是知古無墓祭也凡祭祖考無以異姓爲尸者以其氣不相屬也以冢人爲尸則祭墓地之示可知矣

凡諸侯及諸臣葬于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

此王之子孫爲諸侯卿大夫於畿內者疏謂統同異姓誤矣外諸侯則自有冢人畿內異姓卿大夫則彼各有祖宗兆域依昭穆而葬墓大夫之所掌也墓大夫職獨言令國民族葬而不及卿大夫者卿大夫之祖宗皆國民也以貴而立

廟尙不敢自主其祭而使宗子主之況敢先人之兆域而別葬哉冢人大夫職正其位掌其度數則兼卿大夫士而非獨庶人可知矣變卿大夫士而曰諸臣者兼王族之無爵者而言也葬於墓者有多寡故必臨時而後授之兆塋域有廣狹各爲之禁而使不相侵乃所以均之

墓大夫

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

戴記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故知以服內爲限門祔有與衰予姓有衆寡必限以服內然後域可增損人無競心

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古者死徙無出鄉六鄉周廻王城必使中士各守一鄉而遂及公邑之墓地直其方者亦受節制而聽禁令焉遂與公邑皆中而守者宜擇於其地之有司都家則自有官而遵用王制之法如都家宗人司馬之類舊謂萬民各自守之誤

職喪

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

曰國之喪禮者自士以上國皆致禮焉與庶人異也

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

宰夫職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宰夫使其旅則職喪官中之士亦必涖焉故王命有

事即使詔贊主人之禮事但據此則所詔贊至諸大夫而止此承上文兼卿大夫士凡有爵者而不別白之何也王朝之士多宰夫不能皆使其旅治其喪故以公卿大夫爲限若此職所掌禁令序事則凡有爵者皆不可得而遺也且羣士之喪王命固不能徧及而或出王族或爲故舊婚姻或有勤勞令聞王特命有事焉則宰夫自應特具其儀物職喪自應詔贊其禮事故不得以公卿大夫爲限耳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一

大司樂

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

治建者國之學政如樂德樂語樂舞六行六藝則始建典時即宜具備大司樂特治之而已其弦誦之時歌舞之節教學之數則大司樂建之而又治之也曰合國之子弟者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適子國子之倅國之俊選皆造也國子之教於虎門國子之倅掌於諸子者春秋合舞合

聲皆入於成均惟士庶子宿衛者宮正教之道藝宮伯行其秩敘不復隸大司樂耳疑王宮之士庶子即國子與其倅始常入於成均者考其德行道藝上不足以任卿大夫而下不至與不帥教者等故使宿衛於王宮所以因材而任其力也宿衛中職修而學進者仍可備卿大夫之選宮正教之道藝宮伯歲終則均敘蓋大胥其能者良者以告於王是也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

大司樂之屬樂師教樂舞樂儀之節大胥小胥正樂舞樂縣之位皆樂之粗迹耳（大師小師瞽矇眡瞭以）教瞽矇中和祗庸孝友之德與道諷誦言語之義非有道有德者孰能陶冶而成之大司成即道道德備而學士至衆一人之耳目心力豈能徧諭哉故凡有道者皆使從問以開通其心知凡有德者皆使觀型以變化其氣質學士之德行道藝所恃以養成者端在於此非有司之所能

及也故其職無高卑其人無定數或取諸士大夫之休老者則其德與年已久著矣是鄉飲鄉射禮所謂先生也或以道德自重隱居而不仕者則所謂君子也其傑出者死則以爲樂祖而祭於瞽宗戴記所云釋奠於先師者是也古者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從容無爲而所關於治教者甚大太子入學而與羣士齒凡有道有德者皆所師承習與知長化與心成於德性豈小補哉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興賢能以進於王要其學之成也故必備六德六行始學樂者自養其德性則以中和爲先而知仁聖義不可遽求也有父兄在故以孝友爲先而睦婣任卹不能徧及也不敬則心不一無恒則業不精故合祗庸以爲六德焉　體中樂和所謂至德也敬業有常所謂敏德也仁孝友弟所謂孝德也此養士之本故與師氏之教同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以樂德教國子者非韶樂有此六德謂以樂教人所以養其六德也以樂語教國子者非謂樂之語有此六類謂以樂教人欲其達此六語也興者引彼物以興此事如春秋傳趙孟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毋吠穆叔曰小國爲縶大國省穡而用之是也道者述古而道其義如德正應和曰類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之類是也諷者微吟誦者朗讀（此二者亦與肄業時之諷誦異如雍門子微吟春秋傳公使歌之遂誦之是也）言者賦詩以自言其情語者賦詩以答人之意也古之人不必親相語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觀春秋傳列國君臣賦詩贈答彼此各喻其意而相應如響惟其達於六語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　同此一詩分而用之即可興可道可諷可誦可言可語故知謂樂之語本有此六類決不可通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獨不及文王之樂者六樂皆陳帝者之功德故

於正祭用之二南所稱多后夫人之事故於祭畢而燕用之而又用之閭門鄉黨邦國以化天下也蓋以騶虞采蘋采蘩爲射節而諸侯之射也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先行鄉飲酒之禮其合樂皆終於二南則無地而不用無人而不聞視六樂之用尤切以徧矣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上經教樂語樂舞、乃分而教之。詠其聲者、雖調律呂於絲絃。而未合諸八音之全。動其容者、雖習於屈伸俯仰。而未應於鼓鍾之節。會故大合之以備用、用之祭祀、則可以致鬼神示、作動物、用之燕饗、則可以和邦國安賓客、說遠人、用之閭門鄉黨、則可以諧萬民、鄭注謂以冬至夏至作之、已不可通、而賈疏更覺支離　王氏詳說謂此節以天地人之大祭祀言、分樂而序之、下數節、以天地人之次祭祀言、非也、此節總言以

聲與舞大合樂、而治神人、下乃分列天神地示人鬼所用之樂耳　呂氏春秋言黃帝以嶰谷之竹、斷兩節、取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好異者多祖述之、不知傳記存者、言音律莫先於管子、管子曰、凡將起五音凡首、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又曰、凡聽宮聲、如牛鳴窌中、則九九爲八十一、與宮聲之濁、昭昭然矣、周語亦曰、夫宮音之主也、大不踰宮、細不過羽、而自黃鍾第之以至無

射、[illegible]亦曰大絃濁以春温者君也、司馬遷[illegible]書、而定黃鍾之管爲九寸、朱子宗之、而可以他說亂之乎、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凡陽律言奏、陰律言歌者、陽律則尙陰而樂器陰也、陰律則尙陽而人聲陽也、陰陽和而後樂成、祀天之樂、以陽律爲重、天主生物之始、故用黃鍾陽生之律、而合以陰之大呂、

乃奏大族、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

祭地之樂、以陰律爲重、地主成物之終、故用應鍾陰成之律、而從陽之太蔟、

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

先鄭以四望爲日月星海、陳氏詳道以四望稱祀、遂據公羊注言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中包日月星辰司中司命、世儒或信焉、不知公羊氏本以三望爲大山河海、其曰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謂天子於海內名山大川、皆可有事、諸侯則僅得祭境內之山川耳、尙書望於山川、左傳

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禮記柴而望祀山川、經傳百家、不可枚舉、卽據周官典瑞職、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圭璧以祀日月星辰、文正相承、則欲以四望爲月月星辰、不可通矣、其意不過以天神之樂一、而地示之樂三、爲疑耳、不知神之在天者、無聲無形。不可以分而示之在地者有方有所、不容無別。故所用之樂各異而禮亦然。大宗伯職、天神之祀、禋祀、實柴、槱燎、同爲升煙之祭、而地示則血祭、貍沈、疈辜、求神制牲、典文各異矣。六樂所致地示三而天神則一、義亦如此、如謂四望不得稱祀、則四圭祀天、兩圭祀地、天地對文、俱可稱祀、何獨於四望而疑之、　古傳記於天神地示人鬼通稱祭、或通稱祀、惟周官分祀享祭而典瑞職於地及四望山川皆稱祀、司服於四望山川亦然、諸儒之說、皆由未嘗詳考經傳之文耳、經於四瀆無明文、而參以諸職則見矣、典瑞職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則爲山川之祭可知矣。宗伯職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此經既曰以祀四望、又曰以祭山川、則四望爲山川之大者明矣。下經四鎮五嶽崩、於山並及四鎮、則與五嶽配之四瀆。祭列四望。而不得下比凡山川明矣。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舊說周特立廟祀姜嫄、謂之閟宮、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商頌推契之自出而舉有娀、義亦如此、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注以先祖爲先王先公、則外此更無所謂宗廟之祭矣、劉氏彝以爲后稷而證以雝詩言禘太祖、似爲得之、但指意尚未分明、辨見黃鍾爲宮節、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象物、如史記樂書師曠鼓琴、白雲起、風雨隨之之類、

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鼓爲五音所由和、故首舉之、管與琴瑟、則堂上堂下歌奏之節也、並舉之而先管者、以重人氣也、凡樂八音具備、此特舉其尤貴重者耳、管子曰商聲如離羣羊、則其音最悲、非祭祀所當、故其調不用、

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上言五變而致土示、此言八變而地示皆出、何也、上經列序五地、土示者原隰之示耳、記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則方澤之祭、較之原隰之土示、其感召必有難易可知矣

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祀先祖與祀宗廟、歌奏及舞各異、何也、上經分樂而序之、天神地示四望山川、皆圜丘方澤外之次祀、則先妣先祖、亦大祫時祫外之特祀也、故劉氏彝之說可從、然旣作大武、乃用以禘祀、而不用於大祫與時祭、何也、禮不王不禘、后稷始基、十五王而文始平之、至武王大統乃集、故特舉禘祀以成功之樂告於先祖、而大祫時祫則舞九磬（九功之德三代所同而盡善盡美莫如虞帝故獨用之）蓋不敢以已之功德而薦於先王先公、即不敢服袞冕以享先公之義也（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雖象賢猶不敢以大宗子之例皆由此義循而達之）此周公曲體武王之心而成其德者也、或曰先祖、或曰宗廟、何也、大祫時祫、皆升羣廟之主入於稷廟、而獨舉於稷廟者、惟禘祀及

戴記所稱特礿耳故不曰祖廟而曰先祖以禘祀上兼帝嚳故也曰宗廟然後可該七廟之大祫特祫此因事立文所以曲當也宗廟之舞武王既自嫌何以不用象箾南籥也籥文舞也文王終守臣節豈肯自比於歷代受命之君故周公作樂於伐崇遏密之武功皆不以入於舞節而惟用籥舞歌二南又所以曲體文王之心而成其德也文武之舞歌備載周頌大武南籥既不用於宗廟將焉用之大武則禘祀而外宜用

於武廟之特礿南籥則宗祀明堂而外宜用於文廟之特礿（司服職享先公則鷩冕如無特礿則絕無獨享先公之事戴記所云有可徵信於經者此類是也）至文武遷祧則為世室則四時之祭皆用焉且古者賓祭同樂故四夏以享元侯文王為兩君相見之樂則用為群教者溥矣

天之體動故其感較速地之體靜故其感數遲然天地皆見在之氣而人鬼則已屈之氣故致之為尤難也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

獨舉大祭祀者職縣掌大師之縣則凡事用樂以聲展者皆大師而大司樂弗親也疏謂賓旋中小祀

周官諸職於祭祀賓客師田行役皆於職事中乎序惟此職每發凡以起之蓋此職之大體有三而序次亦以為界自籥首至教樂舞成均設教之法也自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大合樂以下用樂以事神人及感通之效也此下則大司樂躬親其事者故以凡樂事起之其於六樂再言凡者一以見歌奏每調必備五聲

八音一以見每變所致百物神示之各異也於圜丘方澤宗廟之樂皆言凡者見凡天神地示人鬼之樂宮調樂器皆同特所用之舞不得與圜丘方澤禘祫同也知然者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帗舞四方用羽舞旱暵用皇舞凡小祭祀皆不興舞則次祭以下不得用圜丘方澤禘祫之舞明矣知宮調樂器皆同者以類相求則舍此別無可用又經云天神地示人鬼皆降則所用之同可知矣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

獨令奏三夏者祭祀之樂大師令奏舊說歌有辭奏無辭儀禮笙六篇皆有聲無辭非也燕禮下管新宮而左傳宋公賦新宮則有辭可知矣太司樂令奏騶虞則凡言奏者皆非無辭可知矣即以金奏肆夏之三言之曰三則各有[illegible]章曲調明矣而謂無辭可乎

師國子

大司樂帥國子而舞非貴遊子弟弗用也樂師帥學士而歌徹則凡學士皆得與大胥職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則學士蓋兼國子與選俊

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

此經曰王大食則膳夫職王日一舉乃少牢可知矣曰三侑皆令奏鐘鼓則膳夫職乃始食以樂侑卒食以樂徹而侑不至於三可知矣朔月月半之大食然後大司樂侑則每日恒食工師自供其職可知矣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羣儒據大司馬職謂愷樂獻於社不宜獻於祖非也曾子問古者師行以遷廟主行王制天子將出征造乎禰受命於祖則師有功必告於祖禰而奏愷明矣獻於社告於祖禰令奏者皆大司樂也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

不及四瀆何也舉五嶽四瀆而不及四鎮則疑

四鎮不在列舉四鎮五嶽則四瀆不待言矣周官內官無三夫人而於漿人致飲見之六職無公孤而於朝位見之無通經不一見者四瀆之名必見於司空之篇而今無考也

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疏去樂據廟中而言弛縣據路寢常縣之樂而言非也去樂者屏而不作其日暫也弛縣者日久也知然者諸侯之喪衆多去樂不能久也大臣則數少而情重春秋傳知悼子未葬杜蕢諫

鼓鍾雜記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是以虧縣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裁變雖大一日之事也大札大凶大憂非可一日而舜也則屏樂期有久暫必矣　侯國卿大夫數少故皆以設哭爲期此經所謂大臣乃孤卿以上詁疏兼大夫亦未安

此篇分樂合樂及律吕配合之義前儒推闡多疑似影響之談昔韓氏愈自言於經書惟求其意義之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則未嘗一得其

門戶朱子論祭祀無商音宋徽宗強作徵調不成必樂人辨得聲音方可理會但此別是一項也不消理會蓋周衰疇人子弟分散樂器度數及經籍鼓舞無一存者而欲鑿空造說止自欺之學耳故於前儒之說相沿既久及義意猶可窺尋者約畧存之以俟後學之參考而不敢臆爲之說以附韓朱二子闕疑愼言之義云

樂師

凡樂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

舞

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六者皆包大小舞而言而樂師所教則主於小舞也蓋人習其一謂之小舞合大小舞而大行之有綴兆行列有進退止齊而節之以聲音以象功德則謂之大舞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

凡人行步及車行皆有徐有疾而舞者行其綴兆亦有徐有疾故教舞者以行步之節而命

以樂儀也大學乃王大子春秋所有事教國子則王大子已包其中注疏以王出入言義尚可通而世儒過爲偕擊不敢謂教王非教國子則謬也至爲王則無復教於成均之義矣雖孺子王出入必有捧負導引者按節以行而非樂師之職矣自士大夫以至公卿平時行步及任車或從王出入朝廟其儀無二故並於學小舞時教之

環拜以鍾鼓爲節

朝位東西及南三面環拜謂羣臣環列而拜也

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

小事用樂如玉藻進禨進羞工乃升歌之類樂師掌國學之政以貳大司樂王爲大子春秋入學時聞其教戒者也小事用樂使令奏鐘鼓則恆舞於宮酣歌於室之風何由而作哉小師於小祭祀外別舉小樂事而注謂小事用樂者即小祭祀誤矣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

饗食諸侯饗陳序樂事令奏鐘鼓令相如祭之儀者明舞徹則不與也蓋以舞仕者職之

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令相如祭之儀

上經掌其序事總言凡樂事且與治其樂政並舉若如常例曰饗食諸侯亦如之則似令奏鐘鼓以下六節皆同而不兼序樂惟覆舉序樂令奏令相然後知饗食之樂異於祭者無來瞽皋無歌徹三事又以見惟賓祭樂節繁多故其事宜序若歌射節侑常膳及進禨進羞之類則無所用其序也疏誤　和風翔曰內宗以樂徹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則徹亦宜用樂蓋學士不與而工師職之

樂出入令奏鐘鼓

九夏惟禮事之大者用之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是也其獨言奏鐘鼓者奏鐘鼓而無樂歌此經是也或奏鐘鼓以節他樂此經饗食諸侯序其樂事皆令奏鐘鼓是也雖出入祭祀之大節也故奏昭夏若樂器樂工則但以鐘鼓奏其出入

可矣　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注云樂之大歌有九又曰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樂崩亦從而亡故頌不能具韋昭注國語因之前此則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杜子春據之故知九夏皆有樂歌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行趨且異歌況九夏之奏皆禮之大節乎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

郊廟朝廷閭門鄉黨之樂歌皆工師所熟習也

兵者凶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愷歌無虜猶徵必既捷然後因事陳辭以薦於廟社故樂師於以教瞽矇而爲之倡先王務德教以養人心之和其見於此矣王氏昭禹鄭氏鍔謂大司樂王師大獻令奏愷樂爲王親征此則命將出師非也曰凡軍大獻則包王行及命將明矣蓋大司樂掌令奏樂師則教愷歌而倡之事相承而各有所主也

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六司樂所掌乃師儒之節任樂德樂語之輸教律呂之精微禮事之重大他不暇及故所屬樂官政令治訟皆樂師掌之其職如六官之師事與其長相成也

大胥

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學士之版合國子及鄉之選俊而言也而所致惟諸子何也蓋國子入於成均之外或在虎門師氏保氏教之國子之倅或宿衛於王宮宮伯掌之或修業於鄉學諸子掌之國子之在虎門及國子之倅修業於鄉學者春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則並入大學與衆學士比校而大胥掌致之注專以合舞言義未備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

不曰節而曰會者舞之節必與聲會也猶鄉目自不自見耳不自聞也而治俯仰屈伸進退遲速莫不應節蓋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之節而應有悖逆者蓋言舞與聲會之難也入入於聲樂

也出退休也凡奏樂合舞人有定數學士習舞則更代而徧故出入無常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

特舉祭祀則燕饗之樂學士皆不與明矣掩人藏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則雖祭祀惟殷薦祖考之樂學士舞之至於燕樂則舞者伶官也（自奏師至司于中下士凡六十八人以舞仕而兼通於音者必多簡任焉旄人之屬舞散樂夷樂則燕樂之正舞之者必伶官內之中下士可知矣）公庭萬舞賢者以自傷故周公制禮不使學

士舞饗燕之樂爲其將爲公卿大夫之選其志節不可不素礪也　觀樂師帥學士而歌徹則大祭祀學士得與樂官之貳同歌觀旄人職則正祭畢雖公侯孤卿之獻酬學士亦不可爲之屈而舞

序宮中之事

宮中之事謂樂事也祭祀賓客事在郊壇廟寢故特舉宮中之樂事如王大食恆食皆以樂侑記曰進饌進羞工乃升歌比而次之使樂有常度工有定員更番遞代與小事用樂必使樂師令奏鍾鼓同義即此所以大爲之防也　王氏安石謂比國子宿衛宮中而學道藝者其事乃宮正宮伯掌之與樂官無與歐陽詠之謂宮當作官皆非也凡諸官之長必次第官中之事惟大司樂所司皆德教禮事之大者故樂師職凡樂掌其序事正官中之樂事也而樂師之事亦甚殷故宮中之樂事又使大胥專序之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二

大師

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

天籟人聲本有陰陽而以律同之陰陽合之也

梅瑴成曰上生下生之術即淮南所謂倍而以三除之四而以三除之者是也商羽角宮徵者相生之次也上九者言以九爲上也必以九爲上而以徵居之者欲使宮得五爲中數也蓋自五至一爲五聲大小之次自九至五爲五聲相生之次而宮之爲五不異也置一而九三之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算以爲寸法如寸法之數以爲實而以寸法約之得一寸又置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實而以寸法約之則得九寸矣此黃鍾之宮上下相生之本蓋音之始數之始而亦氣之始也　自一而加之爲三再加則三三爲九三加則三九二十七四加則九

九八十一故曰四開以合九九也八十一宮聲之數亦黃鍾之數十二律遞相爲宮然黃鍾爲宮正也故以黃鍾之宮言之三分八十一而益一則一百八也爲徵數三分一百八而去一則七十二也爲商數三分七十二而益一則九十六也爲羽數三分九十六而去一則六十四也爲角數上生言復其所謂以本數上生也下生言去其乘謂以半數上生也蓋宮商用全徵羽用半也如此則五聲皆上生與諸家之說不同然其數則一也

敎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詩之起莫先於風謠有風則已備賦比興之三體由是有雅頌之二部故以爲序　注謂敎瞽矇蓋以主敎學士者大司樂也不應又以屬大師不知大司樂掌建治國之學政不能一一自教也平時樂德樂語皆以屬有道有德者所謂樂語即六詩也詩以合樂有道有德者能知義理識其大經而要管弦之節會察聲氣於細微則非瞽師不能詳也故又使學士受教於瞽師如六代之舞雖掌於大司樂而必先以樂師之教小舞詩書禮樂有道有德者口講所聞而大司成又別有論說分職聯事義各有當也注固失之而纂儒或謂此專以教國子言亦非也古之瞽師亦多有道有德者而大師出自瞽矇故瞽矇亦在所必教而所以教之者亦必以六德爲本焉

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

以中和祗庸孝友爲詩敎之本使知凡播於樂歌者皆以興起養成人之六德也以六律爲詩之音欲歌詩之應乎律然後可比音而樂之也

或疑瞽矇賤工不當以六德爲教夫欲使之歌詩奏樂以和神人乃以其藝也而賤之使之不知其意不平其心精粗本末判然兩途此後世禮樂所以崩壞也且大師下大夫之秩不爲不尊今日所教之瞽矇即他日小師大師之選覲飲射諸禮歌畢則主人獻工大師必爲之洗

所以待之者亦不輕矣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

觀小師職則登歌擊拊所帥者小師也而與歌射節及廞之帥瞽同文何也蓋登歌一唱而三歎小師四人或有喪疾事故不得不以羣瞽攝小師職既有明文故於此見其義與

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大饗亦如之

疏謂祭饗賓射之鍾鼓皆大祝令之非也大祝所令獨逆牲逆尸侑尸之鍾鼓耳樂事之鍾鼓

乃大司樂樂師令之　李光坡曰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堂下之樂也其下言笙鏞以閒則閒歌也簫韶九成則合樂也儀禮雖鄉樂亦有升歌笙入閒歌合樂之四節則此大祭祀其備四節可知經不言者蓋閒則歌管之迭作合樂則歌管之並興而已故言登歌下管足以該之也

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

羣王子夫人九嬪大史賜謚卿大夫小史賜謚而大喪之謚則大師作之且帥羣瞽而廞何也蓋古人謚以易名苟失其實是欺天地神明不誠於君父而見疑於天下後世也故至於南郊稱天以誄之非嗣王及公卿大臣所敢專也大師及御瞽自王爲世子入學之時而性質言動聞之已詳矣終王之身自祭祀朝會饗射師田以至起居飲食出入燕游師與瞽常在側且賤而無日言無隱避俾各陳王之行迹而大師取衷焉蓋天子至尊所畏者惟天所懼者惟天下

萬世之公議故定謚於南郊以示天鑒之甚明陳言於羣瞽以彰人心之公是所以大爲之防而正君德也　曰作謚義已備矣而加匶者記曰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也疑夏殷以前皆卒哭始諱至周則既殯即作謚而諱名故以匶謚顯此義耳不曰既殯作謚者曰既殯則其期寬曰匶則在殯之初即諱名可知矣

小師

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

鼓當作樂器注出音爲鼓以眡瞭瞽矇二職所掌樂事皆自播鼗始耳賈疏遂謂六鼓皆鼓人教之不知鼓人所掌者鄉遂之事眡瞭不宜受教於鼓人蓋六鼓音聲之節鼓人自以教鄉遂之共聲樂者小師自以教眡瞭竝行而不相悖也　李光坡曰八者之序蓋自下而及上自犕以及精飽與金石則磬師鍾師笙師鎛師掌之矣鍾鎛笙磬其類不一故各有專之者

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

大師令奏擊拊則大師令之而小師乃擊之耳注疏似誤

大喪與廞

小師佐大師以教羣瞽故陳王之行迹亦與焉則作諡得與大師商論可知也

凡小祭祀小樂事鼓𣠼

大師職令奏鼓𣠼亦大師令之小師鼓之

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六樂聲音之節樂工皆能按焉而其和與否則非知音識微者不能辨也故小師掌之若大師聽軍聲而知吉凶則非身備六德而神明於六律之音者不足以與於此

瞽矇

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

瞽矇所播者止此塤與簫管之孔可按弦有徽可循柷敔一聲鼗可執而搖之若他鼓及鍾磬擊之必於其所非無目者所能任也故眡瞭掌之

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大師作匱諡書於世本者小史之事非瞽矇所能任也歌詩或以琴瑟於世繫無取焉蓋王服時俾瞽矇誦詩以陳善敗或道前世之昏明定諡之美惡以爲法戒或秦琴瑟之雅聲皆所以養王和敬之心而使匪僻無由入也注並誤

眡瞭

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

瞽矇播鼗眡瞭又播鼗蓋所掌樂事皆有以鼗

爲節者

掌大師之縣

觀此則知凡宿縣皆小胥涖之大胥展其器懸

大祭祀則大司樂以聲展耳

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

凡瞽矇所掌者眡瞭皆廞之磬師鍾師無廞器之文而眡瞭擊笙磬頌磬且掌大師之縣豈廞之者亦眡瞭與　大喪之樂器雖具而必估大旅之樂器雖陳而不奏故連類而及之古者山崩川竭水火大祲皆以喪禮處之祭祀吉禮也國有大故而旅則凶事也陳樂器而不奏吉凶相半而取其中也注謂旅非常事及時乃興造其器非也有大故而禱祈可俟興造之成而用之乎葢以凶事而用郊廟吉禮之樂器非所安也故別有大旅之樂器以待事而事不常見樂器久弛故及時修整亦可以云廞耳此職承喪器而言廞故笙師職復言大旅則陳之以著喪之樂器旋造則及葬而藏大旅之樂器夙具則及時而湅耳

賓射皆奏其鍾鼓鼜愷獻亦如之

賓射皆奏則祭祀不必言矣

典同

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

大師所掌者制律以合聲典同所掌者依律辨聲以爲衆器也四方之聲如管子及吕氏月令所載

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

齊與食醫所和之齊同義謂其分之所際也葢以十有二律之數爲衆器之度以十有二聲之齊爲衆器之量度必以律之數者記所謂百度得數而有常也中之所容雖同而形之回衍弇侈異則音亦異焉故必以十有二聲爲之齊

磬師

掌教擊磬擊編鍾

既設鍾師而不使致擊編鍾何也石音難調鍾爲聲律之綱故編鍾並使磬師教之金石之聲諧則衆音皆可依之以爲準而各得其齊韭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書言詔樂之盛而總以戛石拊石皆此義也

教縵樂燕樂之鍾磬及祭祀奏縵樂

六樂之外別有縵樂燕樂何也六樂及四望山川則其餘皆小祭祀耳小祭祀或不興舞則禮必略疑猶用絲音以爲樂章如笙詩之類故謂

之縵樂燕樂則大祭祀饗食射禮之終皆用之

古者絲音獨有琴瑟而或曰弦歌或曰縵樂豈與人聲相和者曰弦歌有聲無詩者曰縵樂與祭祀升歌閒歌合樂有定法而復有縵樂者蓋無算樂之後或獨撫縵而不配以歌曲也

李鍾倫曰縵樂用於祭祀而不用於饗食何也大饗備樂徧舞與大祭祀同無所用之

鍾師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

射節所奏詩具射人職此職似可不詳然注云凡射掌金奏則似別有射之金奏而不見其節以爲騶虞貍首采蘋采蘩之歌節矣猶六樂已具宗伯職復見於射人明以射而朝則各有埶也

笙師

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

塤籥管小師教之復列是職何也凡樂之用人

氣者皆笙師教之故使兼教三者所以審音不厭其詳也小師所教革木絲音他職不兼何也革木一聲絲音經度顯然可循惟人氣高下疾徐其辨甚微教之尤不可以不審也

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

惟笙師鎛師籥師司干職有奉藏葬器之文蓋笙師所掌竹匏土木之音備矣鎛師掌金奏之鼓金革之音備矣籥師所掌文舞之器備矣司干所掌武舞之器備矣絲石宜磬師奉藏蓋飭

之殘或傳寫遺失也、然大司樂大喪涖廞樂器、樂師凡喪陳樂器、而眡瞭廞之、則無二音之器獨缺之疑矣。眡瞭職無奉而藏之之文者、眡瞭卑賤、爲諸官廞之。而奉則非其事也。賈疏乃云文不具、誤矣、果爾則諸職奉藏之文宜盡削、惟於眡瞭職廞樂器下、增及葬奉而藏之、豈不辭約而義明、乃詳其所不必詳、畧其所不可畧、以啓疑端、經文不宜亂雜無章至此

大旅則陳之

大旅之樂器、繫大喪之後、而惟見於眡瞭笙師二職、何也、於眡瞭言廞、則凡樂器畢陳可知矣。於笙師復言陳則陳而不奏可知矣。大旅陳而不奏、以喪禮處之之義也。笙師鎛師籥師司干皆言奉而藏之、而典庸器不言、何也、其所廞筍簴也。鎛師既奉鍾磬、則竝以筍簴往可知矣。以是知聖人作經、文不虛設、而事畢該、

鎛師

掌金奏之鼓

鍾師所掌者、金奏之節、鎛師所掌者、金奏之鼓節、而擊之者則眡瞭、眡瞭職賓射皆奏其鍾鼓、鼜愷獻亦如之、是也。如二師自奏、則賓射鼜愷之鼓既列職於鎛師、復列職於眡瞭、不可通矣。二師無教擊鍾擊鎛之文者、磬師職曰教擊磬擊編鍾、則特縣之鍾、鍾師教之、特縣之鎛、鎛師教之、不必言矣。郊廟朝廷之樂事、鼓人不與、故金奏之鼓、鎛師兼掌之、從所使也、猶金奏掌於鍾師、鎛師而四金、師田所用、則鼓人兼掌之

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

鎛師所掌、即鼓人所教、而別爲二職、何也、鼓人所鼓、神祀社祭、鬼享軍旅田役之金奏、以及祭祀百物之神、皆用於鄉遂都邑者、故屬地官、鎛師所鼓、祭祀饗食賓客大獻、皆用於王朝者、故屬禮官。惟鼓鼜二職竝列、而鎛師大獻鼓愷樂守鼜、鼓人則無之、然後知鎛師所掌、乃王朝之事、其夜鼜、惟王親在行則然、若鼓人則凡軍旅、

通掌其鼓與鼙也。陳氏暘引樂志、鼙鼓長或二尺、破注謂夜鼙即用鼖鼓、但鼓人職以鼖鼓鼓軍事、下言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脉絡相聯、而不另列鼙鼓、所引樂志不過後代之制、未可據以破注也、

韎師

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

東夷之俗、於三方爲美、則其樂亦於諸方爲優、故其官特稱師、而祭祀大饗皆舞之、不與諸方

同、

大饗亦如之

明小賓客之饗食及燕射、皆不用也、於大饗豢之、以示王化所被之遠、致此之難。蓋君與臣交

警之。

旄人

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

散樂、蓋五帝三代之遺聲。不在六樂之內者。如樂記所稱歌商歌齊之類。及大史采風。取其善者而播諸樂府也。有聲歌、則亦宜有舞矣、隸散樂所以昭美善之不遺、存夷樂所以示德威之遠耀也、蓋祭祀賓客無算樂時或用之、九服土風不同、則舞亦各異、故四方願以其舞獻者皆隸焉、

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曰其所以別於燕樂之正也、謂散樂夷樂之附入燕樂者、

籥師

掌教國子舞羽龡籥

樂師掌教國子小舞、則凡六樂中文舞武舞具矣。籥師所教、獨舞羽耳、大師教六詩以六律爲之音、則弦歌具矣。籥師所教、獨龡籥耳、籥師獨教羽舞、則帗舞皇舞之類、皆舞人樂師教之明矣。獨教龡籥、則弦歌乃大師教之明矣。所以別設一官以教二事者、國子藏修息游諸舞、或不能周。而羽舞於燕居尤便也。琴瑟無時不御。而管音則龡籥尤雅也。陳氏暘乃謂籥師教文舞、

而武舞不與司干掌武舞而文舞不與乃無懲之辨且與經傳牴牾

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

鼓無專掌九夏之鼓鍾師掌之縵樂之鼙亦鎛焉金奏愷樂之鼓鎛師掌之夜鼜之鼓鼓人鎛師分掌之祭祀饗食樂事之鼓大司樂樂師大師令之故籥師所鼓獨羽籥之舞

籥章

掌土鼓豳籥

笙師所教已有籥而別設籥師以籥師所教者國子而笙師所教者瞽矇眂瞭也既有籥師而別設籥章以管與聲樂及所用之事各異也黃帝已制律管而伊耆氏乃用葦籥則其聲少變其用尤廣可知矣革木一聲尚有其節以土爲鼓則聲尤質節尤希可知矣蓋逆暑迎寒祈蜡賽禳無地無人不有事焉故特作鄉野士民易習通用之聲樂而竝不言所教之爲學士爲野人也其官名籥章何也以龡豳兼風雅頌校他樂歌爲繁故但掌其章句使人誦習至歌之則止龡葦籥不若二南雅頌詩歌與律呂必一一相應

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惟此言國何也祖迎於坎壇爲六宗典祀則逆暑迎寒王當躬親之若祈年祭蜡則鄉遂縣畺之小吏皆帥其民而報賽焉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豈能越王都而徧共其事故曰凡國之祈年以示所共者惟王躬親及公卿攝位之祈

蜡耳　王氏安石以田畯爲司嗇非也司嗇乃后稷不可以田畯當之八蜡內有司嗇又有農農卽田畯蓋古之始耕田者先嗇止一而田畯隨地不同猶國學舍菜之先聖先師也

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豳詩王業之本而不陳於宗廟何也所言乃田家之事不可與六代之樂竝又不可與燕樂縵樂夷樂雜陳用以逆暑迎寒索饗萬物協天時勸民事義精而教溥矣二南風教之原故以爲

燕樂用之鄉黨邦國。以化天下。后夫人即事於宗廟。故祭之末亦歌焉。

鞮鞻氏

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

韎師既掌東夷之舞、旄人又掌舞夷樂、則此職所掌四夷之樂爲聲歌明矣、而復曰與其聲歌、何也、其聲歌可比於樂者。則於無算樂用之。其不可以比於樂者亦存而不廢。識其土風。列其善敗。以備觀省。如六服內之有方志。大師所陳

之有變風耳。

典庸器

掌藏樂器庸器

樂器諸官分掌之、而復掌於此職者、如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及琴瑟管籥、先王先公之手澤。口氣存焉。不可更用。又不敢棄置。則必藏而世守之。祭祀或與裳衣宗器並陳、

大喪廞筍簴

筍簴蓋方廞時則縣之、入壙則去之、此職所以不言奉而藏也、戴記有鐘磬而無筍簴、或異代之制、或有而不縣與、

司干

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

司兵司戈盾、祭祀皆授舞者兵、此職則授舞器、何也、五兵之外。別有舞兵舞器。如大舞之玉戚、桑林之旌、夏是也、且羽舞中帗皇之屬皆包焉、干即盾也、既有司戈盾、而別設司干、何也、彼用

之於戰陳。此用之爲禮器也。司兵授戟與二矛、司戈盾授戈殳而無盾、正以舞者之盾。司干授之耳。且武舞之干、不獨五兵有之、蓋五兵軍衆所執、如大舞之樂、象王者仗鉞秉旄。象軍帥者執玉戚。皆宜有干。則司干所掌。不獨五盾也。舞者既陳、然後授器、何也、六代之樂。舞器各殊。必行列既定就而分授之。乃無舛誤。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三

大卜

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玉之璺雖有紋可見而體實未坼龜灼而紋坼最細者似之瓦則其坼較粗原則大裂矣疑取象命名之意如此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

此八者雖曰龜之八命實三易三夢所同用蓋此乃所占之事目也觀下文可見　卜事莫大於立君大封大遷大師祭祀喪紀而八命中惟征可兼大師他無列焉何也諸官及本職已有明文無庸覆舉而王者四征不庭既不若祭祀喪紀之有常又不若立君大封大遷之曠見且中包時巡及王所不親之小師故特著之見於詩書春秋傳者惟立君大遷大師祭祀之卜爲多而喪卜大封無見焉蓋宜詳於邦國禮而其書已亡矣至於肆師職之卜芟卜稼卜戒春秋傳曾桓卜成季之生懿氏卜妻敬仲衛侯卜渾良夫見夢之類皆包於凡小事中而此八事則有關於邦之吉凶利害故特詳其目而曰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也

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贊如孔子贊易之贊蓋掌三兆三易三夢者各獻其占而大卜則發揮其所以然之理而宣著之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

封國之始必卜其土之所宜與策命之日涖來安

凡小事涖卜

疏次卜事謂大遷大師涖卜者大宗伯陳龜者宜小宗伯非也小宗伯惟大貞奉玉帛以詔號不與卜事肆師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又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則贊卜事者宜肆

師也。蓋宗伯專掌涖卜、小事則大卜代之。卜師專掌眡高作龜、大事則大卜代之。其陳龜貞龜命龜、大卜所不親、疑肆師掌之、小事大卜涖卜、而肆師職又有涖卜之文。何也。嘗祀之日、大宗伯涖事。獨則不與。故卜來歲之芟之戒之稼。涖者宜大卜、而三事又小事之尤重者、故肆師兼涖焉。（猶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宗伯帥執事而卜日而祀五帝大宰亦帥執事而卜日蓋並帥之也）知小事而外涖卜、皆大宗伯者、宗伯職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則喪事大

師大遷大封立君涖卜、不待言矣。

卜師

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

李光坡曰、卜有龜焦者、有不食墨者、皆不待兆、成而知其凶、墨、水也、燋、契火也、火過而陽則焦、水過而陰則不食墨、

占人

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

古者重卜、先簭而後卜、故簭人不必知卜、而卜人必兼通於簭。既得八事之頌、猶恐於龜象未審、復以簭義參決其吉凶。是謂以八簭占八頌也。然簭辭之吉凶、各有其故、皆原於八卦之象、與德。其或簭龜從違各異、則又恐簭人之占未審、故復以八卦之象與德、究切其義、是謂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也。不曰占簭之故、而曰八故者、八卦之象與德、因事而異吉凶、於八事各有所宜、各有所逆也。

簭人

七曰巫祠

李光坡曰、漢書郊祀志、晉巫所祀有巫祠之名、亦其一徵、

上春相簭凡國事共簭

龜人所掌、惟辨龜之名物、及藏龜、釁龜、奉龜而已、凡卜事非其職也、簭人相簭、藏簭、共簭之外、併掌揲之之事、龜事繁、簭事簡也、

占夢

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疾而迷、及寐而有夢、傳所傳秦穆公趙簡子之夢是也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

平時王夢、或占或不占季冬則數將終、歲更始、王有夢、必發幣而占之、故曰聘也、聘禮以圭幣自通、告神用圭幣、故假以爲義

大祝

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

先王望祀不求其福、而周公之作祝辭、乃以祈福祥求永貞、爲義、何也、天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皆視人君之所服行、使王對越天地宗廟百神、凜然懼於不終、而知自求多福、在常守正道則所以警王心而輔正其德者多矣

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年祝瑞祝、歐陽氏謙之得之、順祝天地宗廟之常祝也、祭統備者百順之名、禮運、禮時爲大、順次之、天地之祭、宗廟之事、順也、年祝祈年之祝也、吉祝、冠昏卜告、大師愷獻之祝也、化祝、天地有異裁、而祝其消化也、瑞祝、嘉祥見而告於天地宗廟也、筴祝、册封諸侯而告於祖廟也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

鬼神不與人同心、災厲乃見、故以祈禮同之、非時而祭上帝曰類、非時而祭祖禰曰造、攻如救

日伐鼓以兵之類、說謂以辭責之、如變置社稷、必責以辭、 大師大會同之類造、後皆特見、此類造乃以同鬼神示、消災變、所用之事異也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

六祝之辭、典祀所常用也、此作六辭、因事而特告也、上下、天神地示也、親疏、由禰至祧壇也、遠近、四望五祀之類、祠與禱、皆因事而特祭、祠以報福祥、禱以請憂病也、誥會亦質神之辭、誥者、

尙書逸祝册告周公其後是也會者昭衆神而要言春秋傳所謂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是也誅者至於南郊稱天而誅之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絶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

注謂衍當爲延炮當作包周猶徧也義皆可通古書以音近而譌及同事而異名者甚多男巫望衍旁招以茅則衍當爲延明矣小記壇者包重者特莊子周徧咸三者異名而同實其指一也則字義本同九祭尸賓並用賓客之命祭延祭見玉藻曲禮而祭祀亦有之士虞禮祝命佐食綏祭特牲饋食尸坐祝命綏祭是也二佐食次第取敦實俎實以綏尸正延尸以祭耳祭祀之兼祭見特牲少牢而賓客亦有之公食大夫禮兼祭庶羞是也賓客之徧祭見曲禮而少牢十一飯所舉所祭無不徧也至振擩絶繚尸賓

同異不待言矣蓋祭者尸賓而命祭延祭則贊尸賓之節會也每物專祭其常也然或物微禮殺亦有時而不祭惟尸賓之正禮有兼祭有徧祭故特揭之此四者祭之正也振擩絶繚則曲詳其儀節也自朝夕恒食而外祭祀賓客必有授祭者故以命祭始而以共祭終焉特牲士虞及少牢禮舉幹舉肩言振祭而不言擩是振原有不擩者注專以肝之既擩復振言似未盡

辨九㨎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㨎六曰凶㨎七曰奇㨎八曰襃㨎九曰肅㨎

曰振動則未嘗拜也而序列稽首頓首空首之下何也奇偶吉凶乃前三拜之細目肅拜不過下首以爲恭而已振動則顏色變作手足辟易身體戰慄非尊者有過越之施無所用之其禮最重如聘禮賓入門公再拜賓辟賓致命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辟與三退時必振動以示不敢答拜而震懾不寧更甚於答拜故列於五

拜之前也注未指所施用王氏應電謂應受其拜而不答者不可通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

經文有號先於祝者先舉神號以祈降格然後以祝辭通如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祝造殯入廟先以噫歆之聲三警神聽而後以子生告也有先祝而後號者祝辭中始具神號如少牢禮祝曰孝子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是也先號後祝者必大事此經

大禋祀肆享祭示及小祝太師釁祈皆曰號祝是也先祝後號者多小事小祝侯禳禱祠甸祝表貉詛祝盟詛類造攻說禬禜皆曰祝號是也類祭有以小事而舉者以詛祝掌之則非天地社稷宗廟之類可知矣蓋因事而舉用其禮儀皆可以名類造則凡就而告焉者皆是也

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

隋釁交神之正禮故先之逆牲逆尸事神之始事故後之蓋令鐘鼓以禮之大小爲序而非以事之先後爲序也祭尸禮莫先於隋牲事莫先於釁　李光坡曰逆尸乃逆牲牲殺乃薦血釁薦血也薦血之後乃有膟膋隋於主前之禮蓋以自下向上爲言之序

來瞽令臯舞

歌與舞必依祭節故大祝告以樂入之節而後樂師詔來瞽大祝告以當舞之節而後樂師臯舞也

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

大渳小宗伯大祝皆掌之然小宗伯職曰大肆以秬鬯渳則治其禮之辭也此曰以秬鬯渳尸則親其事之辭也又小祝以同官而贊渳則親其事者非小宗伯益明矣　小宗伯職曰大肆則當以陳尸及浴器言此曰以肆鬯渳尸則肆專言浴器

付練祥掌國事

凡事皆國事也他職皆掌事此獨曰掌國事者未葬宗廟之祭不行既祔主各返廟時祭皆行

特嗣王不親而大祝掌其事、故特稱國事以別之、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則宗廟之祭、及羣祀、嗣王不親明矣。曾子問、五祀、既葬而行祝、畢獻、則祔以後、七廟之祭、畢舉可知矣、豈人有宰祭之文、必宰攝也、王親祭則掌事者冢宰、宗伯宰攝、則祝掌事、示別也、五祀祝自獻祀畢、故無攝主也、練祥以後、則凡祀王皆親之、祝自共其職事、而不得曰掌國事矣

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

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前四事、皆君舉而祝從、惟至所征之地、將有事於四望、及軍歸獻社、則大祝獨前行致告也、曰國將有事者、君不親也、知然者、肆師職有司將事於四望、則君不親明矣、下經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君親之也、故異文焉　小宗伯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軍社則大祝立之、主車則肆師奉之、小宗伯帥之而已　用師之地、未必正當四望、小宗伯職、有司將事於四望、謂大祝與肆師也、祭兵於山川、肆師爲位、則大祝前祝、繼之以將事者必肆師明矣、

小祝

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

賈疏以將事屬下、何非也、王所親或公卿攝位、則祝自執其事而已、小祭祀、王或不親、公卿不攝、但使祝將之、故曰將事、若侯禳於畺及郊、則承王命以將事者乃肆師、小祝但掌其祝號耳、

小宗伯職有司將事於四望、以王親在行、小宗伯掌師中之祭、故獨使大祝前往也　周官於侯禳禱祀之事甚詳、蓋人心冥頑、惟遇疾病烖危窮而反本易警發其善心、故聖人以神道設教使恐懼修省以思救政、則所益多矣　豐禳之後、仍祈有年、是之謂順、旱則多風、以雲氣將族、風輒散之、風寧然後雨可降、旱可寧也、春秋傳若之何憂猶未弭、又欲弭諸侯之兵、止息之義也、注讀彌爲敉未安

大祭祀逆齍盛

小宗伯逆齍、小祝又逆、何也、主逆者小宗伯、而小祝先之、（疑小宗伯逆於廟門小祝則前逆於爨）猶喪之大渳、大祝掌事、而小宗伯又涖焉。百官府之戒具、小宰掌之、而宰夫贊之也。考其秩叙、饎人凡祭祀共盛、則掌炊者饎人也、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則自爨奉齍、入廟陳於西堂之上者舍人也、天官世婦帥女宮爲粢盛、則以終后夫人之春事、春秋傳所謂三宮米而藏之御廩是也、春

官世婦帥六宮之人共粢盛、先期則帥而共春事、當祭則帥而共贊、陳薦徹也、小宗伯小祝既逆齍、然後肆師表之、而涖陳焉、知女宮之爲粢盛非炊者、婦人禮不下堂、無門外之事、而共其職者有饎人也、 特牲饋食禮、黍稷始陳於西堂、則舍人奉粢盛入廟、亦宜陳於西堂、少牢禮、設饌祝神、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設於室中、則西堂所陳、世婦宜獨取玉齍、設於房中、至后薦玉齍、則內外宗自堂上傳簠簋於室中、俾后親薦、而九嬪贊焉、猶少牢禮、婦贊者執敦黍敦稷以授主婦、而次第設之也、小祝無緣得薦齍盛於神座前疏誤、 李光坡曰、王氏昭禹易氏祓皆謂齍盛輕於牲、故大祝迎牲、小祝逆盛、王氏又證以六宮奉牲、六宮奉齍、皆非也、王親射牲。故六官奉之、后親舂齍、故六宮共之、事分內外、非有輕重、比類以求之、同是尸也、二祝同逆、而送者惟小祝、豈得謂送輕於逆乎、蓋大祝相尸禮方終、又當令徹、故各共一事耳、

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

尸以象神、逆尸不以卿貳、又不使大祝、何也、方逆尸時、六官之長貳各有禮事、牲事大祝方有室事、兼令鐘鼓、故小祝領之、大祝職相尸禮、蓋必既升有室事堂事而後相焉、自門庭以至於階、皆小祝道相、故廟門內之盥、亦小祝沃之、

李光坡曰、論禮之先後、則逆齍盛當在沃尸盥之後、贊奠當在贊隋之上、此或文錯、至上三者小祝專職、下三者則贊爲之、各以其類、不可以

後先言矣

大喪贊渳

小宗伯肆師鬱人鬯人大祝小祝皆掌大喪之渳而其文各異何也大喪兼王后世子而鬯乃所以事天神地示人鬼惟王主鬯故喪浴用之而后世子不得用也小宗伯職特言王崩大肆以秬鬯渳明自王以外渳皆不得用鬯也肆師職曰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明渳不以鬯則雖大喪不共築鬻也鬱人職曰大喪之渳共其肆器則知后世子之渳不得用鬯而得用鬱矣鬯人職曰大喪之大渳共其釁鬯則知非王之渳不得稱大而釁尸不以鬯矣大祝職曰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則知所謂大喪專指王而不兼后世子矣（世子不得稱崩后之喪浴女御掌之）此職曰大喪贊渳則知所謂大喪兼世子而其渳亦大祝親之小祝贊之特不用鬯耳大祝之特言崩與小宗伯同以王之喪浴大祝親其事而小宗伯治其禮也小祝不稱大渳與鬱人同明渳不以鬯不得稱大也

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

生人行道必有齎故於葬曰道齎之奠分禱謂道人分祭若以道奠餘牲則幾於慢矣注誤

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

先鄭謂保守郊祭諸祀及社於于字不可通後鄭義亦未備寇戎近郊保其壇兆可矣何暇舉祀社在王宮無庸言保蓋將爲禦寇之師宜告於社而郊壇震驚則寇退而祀焉亦禮之可以義起者

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小會同謂殷頫

喪祝

及朝御匶

曾子問王崩祝取羣廟之主藏於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疏以次朝七廟廟各一宿誤

及祖飾棺乃載遂御

載與飾棺皆葬前一日事、下文及葬御匶乃御以出宮、故注知此爲遣車之御也、載在飾棺之前而倒言之者、與下遂御之文相承接、其義乃顯也、疏據既夕禮注、謂遂匠納車於階閒、誤矣、彼大夫士之禮耳、巾車職小喪共匶路、則天子之龍輴、共之者乃巾車明矣、即別有納者、亦不宜用遂匠、其匠師與（鄉師與匠師御匶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及葬御匶

劉氏彝謂鄉師遂師相代、不知鄉師及葬乃與匠師御匶而治役、遂師及窆抱磿、皆臨壙時也、

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

周官於喪紀多獨舉大喪、故於喪祝職備舉大喪所有事、而繫以小喪亦如之、以示凡喪紀事有必舉、物有必共者、皆通乎小喪、以爲他職獨舉大喪、而不及小喪之通例也、於末舉卿大夫之喪、以見稱小喪者事在王宮也、 諸職所列飯米熬穀茶蕈薪蒸木材之類、皆統言喪事、以其物乃貴賤所通用也、衣服含贈渳鬯銘旌窆器樂器之類、尊卑有度、則多舉大喪、而不及其餘、蓋喪所必用、不疑於小喪之不共、而各有禮命、故其事不必詳也、相禮贊含贈涖斂厲引御柩序哭之類、亦多舉大喪、而共之者非一人、或別有所見、大宰大喪贊含玉贈玉、而小宰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則知大喪之外、贊含贈者皆小宰矣、大宗伯大喪爲上相、而小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則知小喪相禮者小宗伯矣、小宗伯涖大斂小斂、而肆師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則知小喪涖斂者肆師矣、大喪太司徒屬鄉之六引、鄉師帥其民而至、遂治之、遂人屬遂之六綍、而遂師道野役、抱磿、則知大司徒所不親、鄉師遂人遂師各共其事矣、宮中序哭、世婦內宗外宗皆掌焉、則兼掌小喪不待言矣、惟大史職特舉小喪賜謚、以大師帥瞽而廞作匶謚、非特見、則疑小喪賜謚者亦大師、巾車小喪共匶路、明羣王子嬪婦皆得用輴、禮有獨伸不同於臣下也、（觀此經可徵既）

（夕禮遂匠納車於階間而注訓以柩路之非）小宗伯大肆以秬鬯渳、不曰大喪而曰王崩明自王以外渳皆不得用鬯也掌蜃共闉壙之蜃不言喪以非王后不得用也（成公二年左傳宋文公葬用蜃炭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議用天子之禮也）

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

勝國之社稷、禱祀行焉、且作其祝號、則祀所稱亡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非禮意也、亳社北牖、特以別於時王之社鄉明焉耳、

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掌事掌王朝弔臨賻贈之事也、喪家之事、則所掌惟斂與飾棺、其他弗與、蓋二事各有爵等而防其僭差。職喪所涖之禁令是也。賈疏乃謂自勸防以下皆掌之、誤矣、經於大喪之後、繼言小喪亦如之、至卿大夫之喪、則特舉斂與飾棺二事、正見不得如王宮之小喪。自勸防至御匶。竟與王后大子同耳。職喪於諸侯卿大夫士之喪無不掌、以國之喪禮與禁令。凡有爵者。無不徧也宰夫及此職至大夫而止王朝之士多不能徧也。宰夫職不言諸侯、所治之喪。至王官而止也職喪與此職不言三公等而上者。不必言也。

甸祝

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

時田皆為祀享、故出舍奠於祖禰、而歸則否、以旋舉享礿享烝之正禮也。

師甸致禽于虞中

時田、則宜饁獸於郊、而不舍奠、師田、則宜舍奠於祖禰、而不饁獸、蓋王巡狩會同、歸至近甸、適

值冬狩之期、遂因師衆以田、無暇更舉、故饁獸與舍奠、並行而不相悖、與若王師征伐、則雖歸值狩期、亦不暇田、若師有功、則宜獻愷、師不功、則奉主車而入、以喪禮處之、田狩自宜更舉也、

詛祝

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

類造何以有詛、兵祭也。以所伐國之罪、昭告大神、且與同役者要言、俾用命而無二心、如春秋傳所載墜命亡氏踣其國家之類、義近於詛故

詛祝作其辭、

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信用者示所要之必用也、叙者次其非之小大也、叙國之信用如釋盟東門氏叔孫僑如之類、質邦國之劑信如成王賜周公太公以盟之類、

男巫

冬堂贈無方無算

李光坡曰、方者、如兆山川邱陵等、各因其方、此不祥之氣、非可以方拘也、算者、秩祀之神、名號

有數、不祥之氣、非可以數計也、

女巫

旱暵則舞雩

婦人浴種饁田、與耕者同憂勤、春抗歛穮；親其爨饎、望歲。不收、則計日而知老弱之饑殍矣、其哀誠最切、可以感鬼神、故使女巫舞雩、與

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

邦有大烖、而使愚婦人歌哭而請、妖妄不經甚矣、班史載莽好厭勝、及敗、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傳、國有大烖、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羣臣會諸生小民、朝夕哭、甚悲哀、是乃劉歆死之月也、故發承莽之意、繼歆之事、而爲此議、因增竄女巫之文、削去二語、與男巫職互文正同、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四

大史

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

曰建者廢舉損益得與大宰共酌定也法則不言建該於六典也　大史明於天道達於先聖之舊典累朝之故事故凡禮典之因時損益及五官和布於正月者皆得與大宰酌定既掌建典又逆其治則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成達於六

官者皆別達於大史以聽鈎攷可知矣本職於約劑則貳六官司民所獻民數則與冢宰司會同貳天府惟建典不言貳著其異於諸職之相副也疏乃謂迎受治職文書義尚未該

凡辨灋者考焉不信者刑之

冢宰體重而事繁故辨法者使正於大史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

司約所掌惟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此職埒都鄙蓋經界水道工築諸大政役比邑遂井並有職焉易生爭鬭都鄙及萬民皆有之故入約劑於司約兼藏於大史恐其久而抵冒耳若官府之取予則有書契而無約劑喪祭所賜官物則各從其抵不踰時而入於泉府矣安得有約劑疏謂并官府之約劑藏之非也若民間之質劑則自藏之訟而後以質於有地治者黃氏度引小宰八成之質劑以證此亦非也惟大約劑乃入於司約

頒告朔于邦國

不曰頒朔而曰頒告朔者並每月所行之政令布告於臣民也先儒以告於廟爲告朔於侯國言之猶可於頒朔言之則贅矣（春秋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既朝於廟而曰不告月則爲以是月之政令告於臣民審矣）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李氏嘉會疑天子十二月各有所居爲呂氏春秋臆說非也惟常月各有所居故有閏月詔王居門之禮大史正歲年故閏月居門之詔屬焉

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

大師聽軍聲必與大史同車者同律之聲必合時日以爲占武王伐商吹律聽聲推孟冬以至季冬殺氣相併而音尚宮是也

小喪賜謚

小喪專指王官以卿大夫之謚掌賜者小史也大史掌祭祀朝覲會同之禮王舉國子無不從則於繼王子之性行察之悉矣故小喪賜謚主作之

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

射以觀德王之動作禮義威儀徵焉左史記動故使執其禮事　大史之職自建典以外皆國之大事而測晷於天官家之術數盡使有司治之有馮相氏考歷象以正歲時有保章氏察妖祥以占時變大史不過攬其綱維辨其差忒而已惟聽軍聲以知吉凶莅南郊以垂法戒則天道人事之精微而難辨顯著而難欺者大史身任之蓋古非有道有德者不居是職故曾氏鞏謂唐虞之世史臣皆聖賢之徒雖至周衰見於傳記者猶多倜儻非常之人則知周公設官以下大夫而所掌皆與六卿相可否之事所以維持世教之意深矣

小史

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

注疏專以有事宗廟言尚未盡古者大夫殁君不舉其名王將巡舍於諸侯之祖廟亦當有忌諱記所謂以禮籍入正小史之事也　李光坡曰如男女辨姓東郭偃所謂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之類皆所當詔

大祭祀讀禮灋

大史與羣執事讀禮法而主讀者小史也於大史曰禮書以書協事也此曰禮法則事與書兼之矣史小史之屬史也舊說大史讀禮法時小史以書叙組簋則經何不直書小史以明之而第曰史乎（如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之類）

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賜公孤外諸侯諡無文、何也、士無諡、卑卿大夫、則上焉者可知矣、六服羣辟、及畿內卿大夫易名之典甚繁、大史事重且殷、故使小史主之、

馮相氏

掌十有二歲、

梅𣪊成曰、太歲十二年一周、木星行天、亦十二年一周、有似太歲、是歲星因太歲而得名、而太歲究無與於歲星也、此節掌十有二歲、專屬太歲、後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專言歲星、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

梅𣪊成曰、致日致月、即虞書敬致之義也、日行出入於赤道、有北至南至之殊、月行出入於黃道、有陰歷陽歷之分、冬夏致日注義盡之矣、而致月必於春秋者、蓋春秋二分、當黃赤二道之交、此時測月之弦望、可得陰陽歷之眞度、而氣之至不至可知矣

保章氏

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志日月星辰之變動、察天象之順逆也。觀天下之遷、考人事之轉移也。必參以人事、然後吉凶可判。（如鄭不復災熒惑退度遠宋之類）先星辰於日月者、所掌天星也、致日致月者馮相氏、掌十煇之法者眂祲、而保章氏兼掌其變動、何也、凡日月之變動必以所歷分星之度爲占、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辨吉凶斷句、水旱斷句、辨吉凶兼天災人禍、入

禍之修救、則下經所云、救政叙事具之矣。若水旱則必預降豐荒之祲象、使吏民得早爲之備。並降豐象者、知何方豐、何方凶、然後可移用其民而均其食也。注未安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李光坡曰、日月星辰、居常而有變動、則天下之大異也、星土之妖祥、占在一國、歲之相、占在一歲、五雲之物、占在一時、十有二風、每月可占、蓋以大小久近爲次、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春秋傳梁山崩晉侯召伯宗伯宗問於重人而得其禮所謂訪叙事

內史

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

大宰內史所掌八柄其次第各異何也大宰職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言所以用此八柄之道也故爵祿之後首曰予以馭其幸示不可假以

爵祿也次曰置以馭其行必論定而後官也其當官不職者則或宥以生或奪其祿或廢其身或詰其過乃用此八柄之次第也內史職曰掌王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則守成法以待用而已故爵祿之後繼以廢置用舍明而後天位天祿無曠也廢置之後繼以生殺予奪賞罰行而後所廢所置競勸也先生殺而後予奪者輕重之倫也此八柄自然之次第也大宰所詔無殺者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示禮下之誠也然曰

生以馭其福則不宥以生者該此矣內史所掌無誅者古所謂誅詰責譴呵而已非法之所及也　唐宋以後有制詔已降而宰相封還辭頭者此正冢宰之本職也有天子宰相成謀而給事中封駁者此正內史之本職也蓋古法盡一二人偶創行之故衆以爲奇史書其事然下能言上能聽者不過千百之十一耳周公列此爲典法使爲人君者皆知爲政體之固然而坦乎不疑爲人臣者各知爲職守所當然而無與

分過也

掌叙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內史掌納訪而宰夫大僕御僕各掌復逆其職之所以辨者何也諸職所謂逆即羣下所納之言也所謂復即王所訪之事也大僕御僕分掌之以達於王內史受之以察其當否然後以詔王治所治之事下於宰夫則使羣吏奉行之官事非聯而實相首尾其不關於冢宰何也凡治皆冢宰所贊則內史所詔王必與冢宰參決可

知矣注謂敘事即小宰之六敘非也小宰以敘聽其情乃羣吏自以其情告於小宰此所謂敘事之法則所納訪之事有大小緩急隨事斟酌次第發命無一定之敘故不曰敘事而曰敘事之法也經於事之有定者皆直言敘事樂師凡樂掌其敘事饗食諸侯敘其樂事大胥敘宮中之事是也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不及士者豈士卑且衆王不能一一親命或命

而不以策與詩曰韓侯受命王親命之則命有不親者矣王氏與之謂大夫出封加命爲子男故得策命不知大夫四命受器自宜策命非以出封故也

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

不曰讀四方之事書而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者曰讀四方之事書則似內史自讀之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則知內史之讀爲王之聽之矣

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覆舉內史見親其事而非付之屬史也（小史職大祭祀讀禮法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則其屬史）王之命內史親受而書之且貳之則矯假以爲不信者孰敢萌其慮哉漢唐以後中使口銜天憲以亂國常則內史之職廢耳　徐念祖曰凡王之命皆書且副寫藏之也若專言上所書爵祿之命則第言掌貳王命可矣

外史

掌書外令

命乃王所黜陟因革政事之大者令則發徵期會禁戒政事之小者

掌四方之志

陳氏傅良謂古者侯國不得有史非也太史公表十二諸侯惟據春秋表六國惟據秦記惜史記獨藏周室遭秦火而滅則王綱未墜以前列國皆有史而達於外史可知矣至六國僭王安肯更達其國史於周特秦得其圖籍而自滅之

耳若列國有史爲僭則孔子不當據魯史以成春秋矣

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凡聘頫之常不皆有書或命以事或有所訪詰而後有書故書其令使後有攷也不覆舉外史此令輕異於王命之必內史親書也不貳之亦以所令輕也虎賁職奉書以使於四方　王氏詳說謂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而以大史內史當之非也大史職無記王動作之事而內史掌八

柄以詔王治執國法國令以攷政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君舉之大皆具於是矣其他策命諸侯卿大夫制祿出賞賜亦事之不可不籍者然則記事者爲內史明矣外史掌書外令書使於四方之令又掌四方之志達書名於四方則記言者爲外史明矣大史稽天道王之言動宜奉若天道故大史爲史官之長而內史外史左右於王稱名之義宜取於此

御史

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

治令之出冢宰贊王復設御史以贊冢宰惟恐有偏側缺失得以補察也以禮官之屬贊治官者六典八法八則大史與冢宰共建之惟御史習其儀法察其義類又王之治法史必書之也

凡治者受灋令焉

凡王之治令及冢宰所掌成法施於邦國都鄙萬民者皆御史布之故凡治者受焉

掌贊書

五官法令其長得自布書之者各官之史耳惟治令必稟於王然後下於六官萬民邦國故御史贊書　贊書謂書凡治者所受之法令也故置員多其史至百有二十人

巾車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鍚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

此職及司常大司馬皆曰王建大常則諸侯以下不得建明矣而大行人九斿七斿五斿皆曰

建常何也旗常者徽幟之通稱也故司常掌九旗之物名而統之曰常春秋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大常而外無畫三辰者而統之曰旗則知旗常可互稱而大常則惟天子得建之矣

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

玉路非諸侯所得乘二王之後修其禮物作賓王家車服各從先代（觀詩歌白馬則乘殷路可知）故金路以封同姓爵衛皆侯則無公爵可知注以同姓爲侯伯是也又言其畫服如上公蓋誤以上公爲金路與同姓之侯伯同因謂同姓侯伯得攝用上公畫服不知章服豈容踰越司服職有明文

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

司馬職仲秋治兵王載大常與此異者田獵爲祭祀故建祭祀之旗物以表敬非即戎比也古者出軍以喪禮處之故將軍鑿凶門而出

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曰同姓以封異姓以封曰以封四衛以封蕃國何也金路不獨以封同姓（如太公封齊宜以金路）而同姓之封爲多象路不獨以封異姓（如蔡叔得罪蔡仲續封宜以象路）而異姓之封爲多故不得爲必然之辭若革路則惟以封四衛木路則惟以封蕃國也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

車蔽所指各異王喪車之蔽則車旁禦風塵者后安車無蔽則車前蔽也知然者以有容蓋也朝王在宮中故不設前蔽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

考工記陳篆必正夏篆以五采畫轂約也夏縵其首統具五采與

凡賜闕之

凡授車必會其入賜則其人得私有之故去其籍

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

疏謂還以金革象飾之非也彼工官之事巾車所掌謂設障蔽耳（雜記遣車四面有障）職中有工百人乃

爲容蓋幄蔽之屬

及葬執蓋從車持旌

不曰執蓋持旌從車而別起持旌之文於執蓋從者明執蓋者從而持旌者前導也　此柩車之旌也既夕禮祝取銘置於茵至壙茵先入無持銘旌事注誤　龔纓曰司常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則在道不建故巾車持之

小喪共匶路與其飾

疏大喪謂王小喪兼后與世子非也春秋傳晉

荀躒如周葬穆后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魯齊歸薨叔向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則后世子不得爲小喪明矣蓋謂羣王子三夫人以下路車以賜諸侯則羣王子夫人嬪婦得稱匶路明矣　小喪共匶路而王之龍輴無見焉何也其制宜具於冬官　言小喪則大喪不待言矣地官注疏謂遂師所共甸人所飾蜃車卽王之匶路引士喪禮遂匠納車爲證謂天子至於士匶路皆從遂來以康成之勤經於經文

猶或遺忘學者可勿戒而輕於立說乎

典路

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

巾車通掌車政典路第掌五路之名物駕說故分二職疏謂冬官造車訖以授巾車飾以金玉象然後以王及后所乘入典路說本無據亦非事之理以金玉象飾車乃冬官之事也

車僕

大射共三乏

賓射燕射別無共乏之者則車僕兼共之明矣而獨舉大射何也按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是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士所射也惟大射朝覲之諸侯王朝卿大夫士皆與乃張三侯共三乏若賓射卿大夫不與則惟共虎侯熊侯燕射諸侯不與則惟共虎侯豹侯而乏亦如之也司裘共侯所學皮也車僕共乏所掌革也

司常

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

大閱、王乘戎車建大常、而道車斿車並從者、量人營軍壘、而量市朝、則王行雖信宿、不廢朝夕之朝、若以巡狩會同、而講武、則視四方之聽朝是也（如宣王會諸侯於東都而田於甫草之類）

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注云三者旌旗之細、又云徽識之書、則云某某

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非也、蓋官府各有事。州里各有名、家各有號、并書於旌旗之上耳、所謂象者、卽旌旗也、如孤卿同建旜、大夫士同建物、而所書則別之、曰某司徒之旜、某司空之旜、某大夫某士之物、所謂官府各象其事也、州里之吏同建旟、則書某州之旟、某里之旟、所謂州里各象其名也、如魯三家同建旗、則書季氏之旗、孟氏之旗、所謂家各象其號也、各象其事者、各書其事於象也、名號亦然、古文簡奥多如此、觀司馬職、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號焉、則此經之義顯然矣。州里、鄉遂也、於鄉舉大、於遂舉細也、縣鄙、公邑也、知然者、司馬職中夏教茇舍、曰縣鄙各以其名、而又曰鄉以州名、野以邑名、則縣鄙爲公邑明矣、建旐舉縣鄙而遂不言者、各象其名、如州里無疑也

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甸亦如之

以義揆之、似車上曰建、樹於地曰置、覲禮上介

奉其君之旗、置於宮、是也、蓋致民宜樹旗於壇、不宜建於車也、但月令云司徒搢扑北面誓之、誓時亦不宜在車、而大司馬職建旗於後表之中、豈建樹相對、則義有別、而散文可通耶

都宗人

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

注王子弟立祖王之廟、蓋因左傳邑有先君之廟、曰都、不知此春秋亂世之慝禮也、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乃三代達禮、至春秋

僭立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故強家僭擬或有立先君之廟者觀楚公子圍之横悖尙云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則都家不得立祖王先君之廟明矣　史記封禪書高世比德於九皇今注亦無六十四氏之說康成或別有所據而賈疏引史記以證所見或唐時史記雜家之注與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

注以祭爲禱祠報賽非也報賽乃秋冬常祀有大故則王崩及寇戎荒札故徧禱於羣神

家宗人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

都宗人職令禱祠反命於國而此於反命下特起祭亦如之之文注謂王又命祭非也禱求也祠報也無緣又命祭蓋王國有大故而命禱祠於都家者以其域內有羣神之壝也上所謂都祭祀家祭祀之禮祖廟社稷五祀之常祀也都家各以其時用事不復待命於王若羣神之壝則或主分星或主山川或主因國帝王賢聖非都家所得擅祀也故不獨有故禱祠即每歲常祭至期必以王命令之祭畢必反命於家乃備言之者於都言之或疑家之禮有異也於家言之則都可知矣猶都曰正都禮與其服而家則條與衣服宮室車旗也有寇戎保神壝則於都言之者不先與羣神之壝則不知其爲禱祠於羣神也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

此言以神仕都家者蓋都宗人家宗人皆官於王朝以制都家之祀事其私邑必各有巫祝若王朝以神仕者則大祝司巫之屬具矣猶鬼神示之居亦都家之鬼神示也若國之神位則小宗伯建之矣都家之地或爲分星所在則其神也山川林麓則其示也因國之無主後者則其鬼也其壇兆所宜必圖度而後定所謂猶其居也必掌三辰之法然後可以猶鬼神示之居者

妖春秋傳所載實沈爲參神、神降於莘、曰其至
之日亦其物、戊子逢公以登而知妖星爲告邑
姜也、
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
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注謂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鬽於墠壇、而不言天
神地示、蓋疑都家不得祭天神地示也、又曰用
祭之明日、蓋疑二至正祭天地、無暇及其餘也、
不知天子二至惟祭圜邱方澤其他鬼神示之

祭時地各異、惟都家冬日至致天神人鬼、夏日
至致地示物鬽、則所謂天神地示人鬼乃其地
之分星山川因國而附以物鬽耳、則無不得祭
之疑矣、王子弟之守其采地者、自可以時舉郎
公卿大夫有職事於王朝、亦可使其官屬及家
老攝也、其禮惟都家有之、何也、鄉遂地近且狹、
則統於王朝大祝、可以時致祭、故所須祭號有
邦國都鄙而無鄉遂公邑、蓋以鄉遂羣吏但有
社禜酺蜡亦其徵也、公邑大、不過縣鄙、山川分

星因國包畧甚廣、王既命都家以祀、則公邑之
在稍縣畺者、有司亦不得特舉明矣、
李光坡曰、宗伯掌邦禮、雖兼治神人、而事神爲
重、故其設官先後、皆以神事次之、小宗伯立鬼
神示之位、肆師掌其玉帛牲牷、所以貳大宗伯
也、祭莫先於祼、故首以鬱人鬯人司尊彝鋪筵
設間、八爲依神也、故次之、陳其宗器、故天府次
之、禮神以玉、故典瑞又次之、祭有尊卑、服有等
差、故次司服、先雞人於司尊彝者、明禴祠烝嘗

欲及時事也、先典命於司服者、古者於禘發爵
賜服、所謂祭有十倫、此其一也、次典祀守祧未
祭守之、當祭巡之也、次世婦至外宗、贊王后內
事也、祭以追遠、喪以慎終、故冢人至職喪次之、
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故大司樂至司干二
十官次之、貞之夢卜、以知其情、故有大卜八官、
假於祝巫、以薦其信、故有祝巫八官、然後有大
史四官詳於天道、內史三官謹於人治、而莫不
有祭祀之聯事、祭必乘大路、載大常、故繼以巾

小車至司常四職都宗人家宗人祭有賜禽有事命禱故附見焉雖其間名分之嚴教育之方凶賓軍嘉之禮莫不備舉而無非推仁孝誠敬之心以及於天下黙契天親之理以順其秩叙命討之公此天道之至教聖人之至德也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五

安州陳廷彦
高淳張彝歎同訂　桐城方苞著
臨桂陳榕門

夏官司馬第四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夏於時爲火於卦爲離離爲甲胄爲戈兵離上之象曰王用出征詩曰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蓋非威明之極不能用兵以正天下故司馬爲夏官凡國事無非政而獨於司馬言政者張皇六師然後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政行於天下也　張自超曰或謂軍政莫重於馬故夏官主兵而曰司馬非也春秋以前未有謂士卒爲兵者蓋兵民本未分也（六經而外三傳國語國策稱師稱衆稱士稱卒未有稱兵者稱兵自漢初始）其稱兵皆以器言夏官之屬別有司兵正與師安得以此爲號哉所以稱司馬者

凡車多以馬駕而兵車亦在其中猶地官別設司民而正與師稱司徒則包四民而兼農民之合伍者必如是然後義周而名當也惟不曰司軍制軍則以兵爲凶器而不顧民之見兵意亦寓焉耳　書傳般稱圻父亦稱司馬牧誓司徒司馬司空是也至成王訓官始定其名曰司馬而酒誥云圻父薄違小雅仍稱圻父蓋文語非命官之比故通用先代之稱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

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治教禮刑四官之攷旅皆有官中常行之職業惟兵則戢而時動雖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戒也故軍司馬以下設輿司馬以閑輿衛而教以磬控騄馳之節設行司馬以整戎行而教之以步伐止齊之數使習之於平時而試之以蒐狩所謂本強而精神可以折衝也畿內之兵既更番而試之六服之國亦各用王朝之法以蒐乘簡卒則諸侯之師皆可以從王朝司馬之法所以六軍同力如臂指之相使也楚之強也卒乘戢睦日夜無懈隨會變其難支晉之衰也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叔向歎其不競觀此則知周公整軍經武之法雖百世不可易矣輿司馬之爵高其任重也行司馬之數倍其徒多也六師之作每軍輿司馬宜各一人行司馬各二人旅下士之居者行者亦各聽於二司馬而職文既逸

無可稽矣　大司馬掌軍政之大者其小治則軍司馬聽之唐時節鎮設行軍司馬祖此　天地春秋四官之攷通治官中之事而夏官則分職何也以戰則車驟徒趨車馳徒走各有節以田則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各有法其事既異則其職不得不分職專然後平時之教練易精臨事之指揮乃便也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

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

地官比長下士、而伍長不言下士、何也、平時掌五家之治。必校行能而賜爵焉。軍旅專取壯勇。伍長求必即比長之為士者、又自六鄉以外五家之長。本非士也。

司勳

官中大夫士而外、首列司勳、非信賞必罰。不可以用師。而民之死生聽於將。覆軍之法重、則有功者之賞。不可以不先也。王功國功民功事功治功五者竝列職於司馬之屬、何也、王功國功之體大、征伐離包其中、而不足特舉也、民功事功功治功既成、則本強而內外順治。有不戰戰必克矣所謂善為國者不師也。賞功之典、非治致禮刑之所及。故惟列於政官為宜。

掌疆

疆界所以正封守、禁侵奪、王政之大也、先王知後世強衆相陵、必自紊其疆界始、故設官掌之、至春秋時大國兼地數圻、則王政不綱、掌疆之職、不能復脩矣、

候人

注以候人為候迎賓客之官、蓋據國語敵國賓至候人為導之、此職兼候迎賓客事、而詩稱彼候人兮、荷戈與祋、候迎賓客非軍事、無所用戈殳、監候人本主境上候望、而有方治來者、亦帥之送之、若大賓客、自有掌訝與訝士迎送、非候人之職矣、諸侯不備官、候人或兼攝掌訝之職、故國語云然、

挈壺氏

挈壺氏隸夏官、軍行必載行漏也、

服不氏

四官皆各養一牲、而羊人馬質、竝設於夏官、復列服不射鳥羅氏掌畜四職、何也、四官事紛、惟兵則不得已而後用。官中事簡、而國事所用馬與羊最多。羅氏所掌、羽物贄繫、掌畜所養、事類

雜冗故並設於夏官、射鳥氏則因射而及之、又所射乃鳥中腊羞者、與羅氏掌畜爲類、故別之於庭氏之射夭鳥、設官分職之宜、講事處物之當、即此可見、論官職則射人之下、當次以司士諸子、以服不氏同有事於射、故與射鳥氏四官並附焉、

羅氏

服不氏贊張侯、射鳥氏兼爲射人取矢、故次射人、羅氏掌羅鳥而繼之者、從其類也、

司士

司士隸夏官、以司馬論辨官材。習察其人。然後用之、各當也。

諸子

入成均者必適子、其餘皆掌於諸子、故其職曰掌國子之倅、疏誤、

虎賁氏

虎賁氏不言徒。而曰虎士、蓋勇而有志行者、

旅賁氏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其地尤近、故亦親故皆以命士爲之、且世職焉、蓋必材武過人。忠義素厲、而後得與此選、後世逆亂、多由禁旅使宿衞皆世臣良士。姦凶豈能相煽哉。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其趨者虎士也、徒之強力者也、虎賁之外、更設旅賁夾王車而趨、乃任官之士、強力而篤於忠義者、故夾王車之左右。視先後者尤親、且近矣。曰旅賁、示可以任心膂之寄也、疏以衆訓、則莫衆於虎士、而旅賁則少、或曰以爲下士而曰旅也、

節服氏

春官司服、辨所用以共其物而已、故特設此職、使常侍左右、凡王登車下車、易服弛服之節、及風雨寒溫、皆在視而得其宜、所以謹儀法而王躬是保也、司服惟辨禮度、其事簡、故設官止二人、此職朝夕無間、必八人乃可以更番遞代。其不以類從司服、而屬夏官、以與諸僕聯事、凡王有行無不從也、

隸僕

凡國中之勞辱事、皆罪隸共之、王寢之埽除糞洒。不可使盜賊之子。故以徒代隸、而因以隸名官、謂此僕所掌者、隸事也疏謂與賤者同稱、則司隸中亦有下士、何獨於隸僕則爲賤稱乎

司甲

甲之成也難、收藏亦不易、故官中之士、及府史胥徒、視司兵司戈盾以倍也

司戈盾

五兵五盾、既有司兵以掌之、而又設司戈盾之職何也、司兵事繁、大小輿帥、及甲士之五兵皆以司馬之法頒焉、故王之侍衛、別使司戈盾授之、府史皆半於司兵、其事簡也、無胥而徒亦少、以士大夫之戈盾。皆親授之。無所用胥徒也。若用士、則湛焉而使胥徒授之可矣。故司兵有胥而徒特多、

槀人

司兵司戈盾、惟辨其物以頒之、而司弓矢則別

設繕人、槀人、何也、王親征不過杖鉞秉旄而已、五兵不親執也、射則時有事焉、設當祭祀會同禮射。而弓撥矢鉤、則無以觀示羣下。故特設繕人、掌王所用、以詔其儀、而贊其事也、五兵盾甲、皆成於爲兵器之工官、而後輸焉、而小大之齊、煆鍊之方、惟工師能辨、士大夫不能參也、矢則其用最多、事最要、而理甚微、同是幹角筋膠絲漆、而下工以不足、同是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而拙者不能爲良。且

必視人之志慮血氣。以爲安危。故特設槀人、齎工、使獻素獻成、試之用、書其等、乘其事、以異其饗、而上下其食、又糾之以誅賞、匪是不能使工皆競勸、而用無不利也、

道右

戎右以中大夫、齊右以下大夫、道右以士者、右取其武、故戎右宜尊、賓祭尚嚴、故次之、朝夕視朝、武非所尚也、右以戎兼田、以祀兼賓、而僕各異者。右主捍衛。其事可兼。賓祀師田。車行異節。

必各有專僕而後事可閑也。

戎僕

大僕下大夫。戎僕則中大夫。何也、大僕平時朝夕王所、以詔儀法、其在軍惟贊王鼓、而不共御事、蓋王親御戎乘危歷險、馬或駭輿或咎、莫大焉。必久更戎事、智略過人、不惟進退驟馳保無傾覆、且艱難倉卒可輔王以發大命、然後能勝其任、故慎簡六官之貳、衆職之長、以充之、而不取之於羣僕也。戎右以中大夫、其義畧同、但中大夫二人之外、復設上士二人、蓋戎田兼事、上士乃田車之右耳、

田僕

田僕數多、以王田、道車、斿車、竝從也、

廋人

廋疑當作庾、庾、露積也、菽粟宜有蓋藏、芻禾恒多露積、馬之阜惟芻秣是視、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每閑二人、所掌必芻秣也、左傳有庾皮、後周庾信自述受姓之始、曰掌庾承周、而五官中別無掌庾、庾人則庾譌而爲廋明矣、

圉師

校人職自圉人以上、圉師、趣馬、馭夫、竝分員爲之數、而序官不載、何也、經文已明、特於圉人所分揭其數、而其上可放而準矣、

土方氏

土方氏、形方氏、及山師、川師、邍師、所役皆司徒之事、而以屬司馬者、示有不稟職方之度、而侵敗王畧者、則九伐隨之、　大司徒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正此職所掌、

邍師

五等之國、及附庸、外八州皆有閒田、諸侯削地、則歸於閒田、故特設原師以掌之、　地官虞衡所主、畿內之山川也、夏官山川原師所主、九州之山川原野也、原師官府胥徒獨倍者、平原較山林川澤爲多也、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

或疑此當爲家司馬職之文、都司馬職後、家司

馬亦如之當繫於此非也家地甚狹大夫不具官安能設上中下士府史胥徒一同於都司馬乎臣謂家之邑宰也家司馬不別設官吏即其家臣也其所以異於家宗人家士者祭則王朝有事焉刑必決於王官兵賦有定其數又少則使其地有司帥以聽於王官而家司馬掌其徵令可矣　注以卿入家與載師職小都任縣地異非也家賦少故王朝不特設官三公官不必備食采者卿為多而賦兵又衆自當入都司馬而不入於家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六

臨桂陳榕門
同里劉古塘同訂　　桐城方苞著
新建周力堂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

大宰建六典司徒建土地之圖宗伯建三禮司寇建三典皆曰邦獨九灋之建曰邦國者四官所建皆王邦之典而侯國兼用之九灋則專為侯國設也

制畿封國以正邦國

邦國有違言多由邊境鄰接經界水道之爭或中間隙地彼此皆欲得之（如春秋傳彌作等六邑宋鄭盟而不有之類）故制畿封國時必使無犬牙相入及川防相礙者乃所以絕其爭奪之源司馬之屬特設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蓋為此也八州之內皆有閒田屬於王官諸侯之削地歸於閒田其加地進律則以王命取於閒田以與之皆所以息爭端定衆志故曰以

正邦國、

設儀辨位以等邦國

設儀辨位本大宗伯主之、大行人辨之、小行人協之、司儀詔之、又列於九瀕之中、而大司馬並掌焉。合諸侯之六耦則以屬大司馬、與覲禮享、畢侯氏出而肉袒請刑同義。蓋嚴於禮法、乃所以銷兵刑於未萌也。

施貢分職以任邦國

分職謂王巡狩征伐、小大之國、各有所承之職事、春秋傳所謂各脩舊職、如衛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是也、

簡稽鄉民以用邦國

用謂用以征伐田役也、縣師掌邦國之地域、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故大司馬據以簡稽而用之、大宗伯之軍禮五、此兼其三、大封則定於制畿封國之初、大均則寓於施貢分職之內、蓋平常無事。恤其財力以厚其生。然後一旦用之。皆知戮力於王事也。獨言鄉民者、周制六鄉家一人、已足充六軍之數、而侯國之三軍、二軍、一軍、亦以鄉為準、其有征伐、則六鄉之士、更番調發、軍帥、師帥、將之、以為一軍之主、而遂與公邑采地、亦更番簡擇以從鄉衆。而足萬有二千五百之數（春秋時軍法猶如此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是也）、蓋大師大田大役、國君必親命卿必從、所用與帥、必鄉吏之夙能附衆者所起徒役必鄉民之與吏相親。服其教練者。然後以遂及都邑之吏帥其衆而附焉、是以用無不宜。教無不習、管子作內政以寄軍令、公帥五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有教士三萬人、蓋猶用周公遺法耳、

均守平則以安邦國

均守平則、所以正邦國之都家也、（八則以治都鄙、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襄盥卜陪臣盡得罪於王之守臣）三卿二卿一卿、所守地邑多寡各居其君之十一。是之謂均、爵有尊卑。而八則無同異。是之謂平、守均而則平則

上下和睦、而國無不安矣、

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九法之中、大司馬專之者、制軍詰禁而已、司馬之屬與諸官聯事者三、制畿封國、地官冬官之事。而土方氏形方氏與之聯。施貢分職、地官之事、而職方氏與之聯、均守平則、地官天官之事。而司險掌固匡人與之聯。凡此乃大司馬掌其法、而他官承其事者也。他官執其總、而大司馬與焉者二。簡稽鄉民、縣師主之、而受法於司馬、設儀辨位、統於春官秋官、而惟大射、大司馬合諸侯之耦、是也、至於建牧立監、乃大宰專職、司馬無與焉。比小事大、進賢興功、則天子巡狩考職所以勸懲羣侯、運動四海之操柄、而皆列職於司馬、何也、蓋不能四征不庭、則威命不能服衆、而恩禮亦不足以感人、五官之典皆廢置於無用矣、周之東遷以後是也、周公作立政、則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周頌將邁亦曰薄言震之、莫不震疊、與此經之義更相表裏、乃聖人仁育義正、運用天理之實心實事、與後世之燿威而黷武者異矣、

馮弱犯寡則眚之

眚病之也、如貶其爵命、薄其恩禮、披其附庸之類、與削異、野荒民散不能自治其國邑、故削之、馮弱犯寡、必雄傑驕蹇之侯也、病之使不能張、則自戢矣、

負固不服則侵之

王師自出、則宜曰討曰伐。侵者、鄰敵相掩之辭也。罙則罙入其阻、淺則掠其邊疆、蓋負固者必險遠之國、若會同討伐、而據險逆命、必曠日而勦民、故委之方伯連帥、使壤地鄰接之國、侯間而乘之、出其不意、以聲王討、卽不能應時戡定。而四鄰交侵、王無宥命、勢窮力屈、自不得不悔禍而服義矣。不服、如朝覲愆期、職貢不入之類、法謂不事大國、非也、其然、則秋官掌交諭以九牧之維、九禮之親可矣、更不從、亦不過威讓、甚則降班、侵之非義也、

放弒其君則殘之

賊殺其親、罪有輕重、用罰非一、故統之曰正。放弒其君則非徒殺之、必裂其支體、如齊人轘高渠彌之類、故曰殘

犯令陵政則杜之

杜與壇相近而有輕重、蓋陵其鄰國、猶未敢犯王朝之政令也、壇猶放也、周公囚蔡叔於郭鄰、以車七乘、雖禁其出入、而尙得以私屬自隨、與鄰里往來、杜則限隔內外、不得復與人通、與獄城類矣、所以杜其犯上作亂之萌也、注謂不使與鄰國交通、則似不絕其位、而罰轉輕於壇、羣儒不能辨注之誤、反疑九伐之輕重失倫、蔽亦甚矣

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春秋於世子亦書弒其君、則賊殺其親、乃謂戕其賊屬者。雖正其罪、誅止於身。其子姓果賢、猶可繼世也、滅則舍亂人之類、殄其世嗣、或先世有元德顯功、則存其宗祀、而建置族姓可也、惡

莫大於放弒其君、殘其身、且瀦其宮、則滅不待言矣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

政職主軍旅會同田役、所賦車徒之數、而職方氏所謂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者、亦附焉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上地以下、已見小司徒及遂人、而覆舉之、蓋畜衆者司徒、而徵兵者司馬、或略焉、則可任與施舍之數不分明矣、曰凡令賦、見此職所言、乃傳所稱儆賦、賦與之賦、與九賦異也、所令乃六服羣侯之軍賦、若畿內軍賦、則大司徒令之矣（大司徒職凡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曰凡、則畿內鄉遂公邑家稍縣都無異法可知矣、侯國制畿施職制地令賦、已具於司徒、而復列於司馬者、必司

馬董正之然後疆場不犯而政令無壅也其後召虎南征彊土是徹乃率由周公之典法耳

周官之法車輦馬牛兵器旗物民自具之有事征伐則遺人委人共其道路之資糧別無所謂軍用自康成以賦爲給軍用者胡氏安國遂謂田以出粟取之農夫賦以出兵取之商賈雜稅遂爲亂國邪臣興利者所假託故削之而辨其非使後世知凡此類皆說經者之誤也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

春時方寒以教茇舍則難露宿治兵大閱更非其時惟教振旅爲宜　列陳曰平者篇末大喪平士大夫都家鄉遂之吏其爵命與王朝士大夫同而班次則有升降前後必平之使各就其列也四時之田王子弟侍從之臣皆高爵其列陳也一循軍禮所攝軍將之事也則從軍將之班所任師帥旅帥之事也則從師旅之班不以爵等之高下參錯相紊是之謂平若專刻六軍之將佐輿帥則止曰列陳如戰之陳可矣

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

古者田狩禮辭皆稱宗祧故割牲必先以射王執路鼓義取於乾豆也軍事賁鼓而不使軍帥執之者天子九伐多用方伯連帥之師故以賁鼓屬諸侯教以敵王所愾也晉者進也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出師之律也以金奏之鼓屬主將所以示師行之節制與　鐃以止進使卒

長執之何也其聲可達於四兩也若旅帥以上執之則所轄廣而不可以遠聞矣鐸以通鼓使兩司馬執之何也四表僅二百五十步六軍分左右而陳去中軍有甚遠者矣惟二十五人之長排列甚近相次而傳鐸則同時可立達矣鐲以節鼓使公司馬執之何也以爲車行徒步之節必伍長執之檢察乃便也以節車徒而鼓人職曰節鼓何也車徒既行鼓聲不絕其行之疾徐異則鳴鐲之節亦異如車徒皆行鼓聲三而

一鐲則車驟徒趨、鼓聲再而一鐲鳴、鐲以爲鼓聲疏數之節、故又以爲節鼓也、四金獨無鐸康成以爲用於樂而不用於軍、是也、馬氏貴與乃據國語鳴鐸于以爲軍行亦用之、吳夫差之軍政豈可以紊周公之典法哉　仲春列王及諸侯所執之鼓、仲秋列所載之旗、而仲夏辨號名、仲冬教大閱、惟言羣吏蓋盛暑隆寒、不宜以武事煩尊者、且官徒殷衆勞費甚大、故冬夏之田王及諸侯皆不與也、況仲冬大閱六軍之車徒

備陳三時之軍事具舉、若王出而諸侯麇至、則畿內之車徒不能畢陳吏士之校試不能詳辨矣、至於茇舍之禮、主草宿以辨夜事、以宗廟百神之主、無故而草宿於曠野、不惟體非宜、事亦可駭、如張帷宮陳邸案、秉荆薪、則與幽昏席草之義相反矣、或以國之大閱司常頒旗物、王建大常、爲王親狩之徵、非也、其職曰及國之大閱以春蒐秋獮及王巡狩征伐、而簡車徒舉大閱則皆可以包之、不可據爲冬狩之證、車攻之詩首曰駕言行狩、而後曰于苗、故朱子以苗爲狩獵之通名、宣王南征北伐、即以夏會諸侯發大命、而因爲苗田、亦六月出師之類、萬無與諸侯草宿之理、（若果行此篇中必宜一語及之）而可據此以紊成周之舊典乎　夏苗冬狩天子諸侯不與乃以事理之實推之、知其必不可行、非獨以此經文爲據也、蓋圜邱方澤之祭必於仲月、其致齊散齊必與宗廟之祭異期、使日至在望前廟祭尚可於是月畢事、如在望後、則夏礿必逾午月、冬烝

必逾子月矣（時祭卜日蓋爲此）　尚得率諸侯以苗狩乎、因此意古者夏宗冬遇、必以孟月、蓋盛夏則農功方急、水旱不齊、救政宜預、隆冬則諸祀備舉、百政皆會、新令始和、必朝王之後、次第遄歸國事始可不廢、可會聚王都、浹月以待從田助祭乎、呂氏月令冬夏迎氣之祭、諸侯皆不與、必周之舊典、蓋迎氣非前月之末、即孟月之初、諸侯已朝者既歸、來朝者尚未至也、覲禮之末有率諸侯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西門外之

文會同而祀方明然後衆之則冬夏宗廟之祭不留諸侯以即事明矣　注謂王不執賁鼓爾之於諸侯因失之後儒謂諸侯不敢煩天子故代王執亦非也常武之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則王雖親征不過監臨侯伯與六事之人無躬列行陳執枹鼓與羣下馳逐之義况時田教戰予路鼓之執蓋以令諸侯軍將之鼓而爲之倡耳　諸侯乃朝覲而適遇時祀者故與於蒐獮近畿之國亦或因王事來會春秋傳衞攻

相之東土以會王之東蒐是也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王氏應電謂旗居卒間以分地遠則疏近則數非也既曰居卒間則遠近畫一而無疏數矣蓋圍初合時車徒行列皆疏漸進則所圍漸狹而行列自漸密耳

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於春舉社則秋報可知矣於秋舉方則春祈可知矣（小雅以社以方疏謂皆秋報也大雅方社不莫承祈年之後必春祈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文次祈穀之後可與大雅相證）於夏舉礿於冬舉烝則春以祠秋以嘗視此矣

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

三時之田皆終日而畢事惟教茇舍必前期而至以事在宿夜故也自上文如振旅之陳及撰車徒讀書契皆前期一日始至禁屯之事也自

辨號名至軍之夜事皆夜宿茇舍部署六軍之事也其他皆如振旅則謂列陳時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教亦不廢耳蓋車徒書契司徒之屬鄉遂公邑家稍縣都之吏歲時按比詳矣而司馬則未知其虛實息耗三時之田終日而畢無暇及此而夏苗之前日則寬然有餘故使司馬之羣吏與司徒之羣吏會按其書契以數擇其車徒然後一旦徵發如燭照而數計帥以門名以下乃正教茇舍之夜事也安營之法必四正

四隅各有部分周迴相應軍將及師帥旅帥各有幄幕隊長士卒則依車乘以當營壘（詩曰敦彼獨宿亦在車下）設有寇警主帥發命以備偏隅或設伏迎敵昏黑中惟用號名然後可按徽識以調將士而行者守者皆按部而不亂故不曰辨號名而曰辨號名之用也荀卿所謂行如戰詩所謂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皆由此道耳　鄉以州名野以邑名與司常職於鄉舉州於遂舉里同皆偏舉細大以包其中也二十五家之里宰即以邑

名而有徽識者師行野宿敵昏夜而有調遣百人之隊必留其半以守營壘非各以五伍之長統之不可也縣鄙之名起於遂而此職及司常皆以名公邑者又以見公邑必至五百家以上其長乃帥衆以從師田也象即謂徽識象其事謂各書所掌之事於徽識也　辨夜事必於仲夏人可露處而衣裝約也　古者車戰必以晝（見於傳記皆曰詰朝相見）而夜事必辨者為固壘相持及師行野宿之備耳至春秋之末宋子罕始宵軍鄭衞戰國秦漢以後始數用之而得志焉可以觀世變矣　周官於鄉遂公邑家稍縣都皆曰野其文自判也鄉師職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鄉大夫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則野為六鄉可知矣縣正職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則野為六遂可知矣遂人職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又曰凡事致野役則野兼公邑可知矣鄉遂公邑之賦貢徵之者閭師遂人遂師

則縣師徵野之賦貢獨家稍縣都可知矣六遂之獄訟遂士掌之都家之獄訟方士掌之則縣士掌野為通掌公邑之獄訟可知矣野閭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則野兼六遂公邑家稍縣都可知矣凡稱野者皆可以是推之

鋌聰曰此節注義蒙混者甚多無庸深辨而大體舛謬無若帥兼軍帥師帥旅帥至伍長及門謂在門所樹者卒長即不可以帥名況每下者乎凡制戎行至百夫而有隊長即卒長也所統

四兩苟有調發命其卒長以下於兩司馬可矣伍長之門不宜有所樹（伍長之號名不可勝辨且亦無事於辨其謂鄙師王鄉長州長至比長皆辨號名與此同）又謂縣鄙爲縣正鄙師野爲公邑不知縣正鄙師雖列官於六遂而公邑都家之采地亦至五百家而爲鄙二千五百家而爲縣此野之通制也他職雖有以野爲公邑者而此職與司常職皆於鄉舉大於遂舉鄉以包其中則二職中所謂縣鄙者並指公邑昭昭然矣

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礿

夜事既畢昧旦而興不過表貉閱禁可終朝而畢矣蓋仲夏日炎使將士被甲荷戈馳驟窮日則人怠馬煩而軍容爲之不肅矣故教以茇舍凡坐作驟趨馳走擊刺之節皆於前日畢之而苗以車田取物甚希禮成而人不勞事舉而財不費凡此類皆聖人以仁體事所以曲成乎萬物也　舊說禴祠烝嘗皆以孟月非也仲夏苗田獻禽以享礿仲冬大閱獻禽以享烝則以仲月明矣詳攷五官不獨舉孟仲及季者爲夏正無疑即統言春夏秋冬其事亦未有可附於周正者則舊說之誤決矣時刑以致享必有生得之禽而止用爲乾豆何也先王不貴異物故鼎俎所登惟牲體魚腊其餘水陸珍異以實豆籩乃可厭具而備物春秋傳所謂惟君用鮮者亦惟用之於醢醬菹鬻而已蓋時田之後尚有散齊致齊之期則以鮮物爲菹鬻尚可逮事也

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

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

治兵所載旗物與司常所建互異何也旜與物無非時所建也故王朝孤卿大夫士建之熊虎之旗鳥隼之旟龜蛇之旐軍旅所建也故師都鄉遂公邑之吏合卒伍簡車輦兵器建之及司馬治兵則師都鄉遂之吏有涖衆而不列陳者故所建異也師都之長孤卿也軍吏亦孤卿也既有軍吏復有師都而所載各異何也孤卿之

長師都而爲軍吏者旣載旗矣其王子弟及退居采地之孤卿則載旜也鄉遂之吏如州長縣正各帥其民而致者旣列陳而作旗矣其鄉師遂師遂大夫黨正之屬掌政令刑禁而不帥車徒以縣鄙於行陳者則載物也惟此所謂郊野帥司常職所謂縣鄙而所建所載皆旐蓋公邑之吏帥民而致皆身列陳故旗物無異耳知然者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田郊里之地域有會同軍旅田役則受法於司馬使各帥其車徒而至

鄉之帥而至者州長遂之帥而至者縣正則公邑之帥而至者必其吏也鄉遂之吏有不列陳者故所載異公邑之吏無不列陳者故所載同也然則鄉遂之吏列陳者安載載旗也知然者大閱羣吏以旗物各帥其民而致則鄉遂之吏必仍載旗與公邑之吏載旐同矣其曰羣吏作旗羣吏弊旗即謂旗旐也惟或載旗或載旐故以旗包之也百官亦載旗何也蓋與司常互文以見義司常見孤卿大夫士從王而不與閫禁者建旜與物此見百官從王而與閫禁者亦或旜也（百官即孤卿大夫士）猶司常見師都州里之吏主兵者建旗與旟此見師都鄉遂之吏不主兵者載旟與物也（州里即鄉遂）茇舍治兵稱名各異何也茇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則野爲遂明矣故縣鄙爲公邑治兵鄉遂載物則郊野必公邑也其或曰縣鄙或曰郊野何也縣士掌公邑故公邑謂之縣而地在四鄙其曰郊野又以見四郊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亦隨

在設公邑以統之也治兵列師都而不及大夫有采者於百官包之也茇舍則以家包孤卿大夫王子弟也列縣鄙於家之前者公邑也先公邑與家而後鄉遂者茇舍之禮辨號名以習夜事遠者難辨故先之近者易辨故後之也 經文鄉遂載物而謂列陳者仍載旗何也以覈其事實而知之也六卿涖其私邑曰師都監六鄉曰鄉大夫而治兵則爲軍吏鄉大夫旣爲軍吏則載旗矣州長縣正以旗物各帥其民而致則

必載乎時所建之旗矣其載物者獨鄉遂之吏不列陳者耳猶司士所掌朝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而周制常以六卿兼公孤則卿之兼公者必北面矣兼孤者必東面矣其西面者獨不兼公孤之卿耳鄉師於四時之田所治者政令刑禁爭訟也遂師所掌者禁令賞罰也遂大夫所掌無軍事黨正以法治師田行役之政事此四職者皆涖衆而不列陳則所載旗物必別於列陳者可知矣惟鄉師職巡前後之屯

而戮其犯命者近於軍事然曰巡前後之屯則不與圍禁明矣蓋仍治其徒庶之政令耳

遂以獮田如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

曲禮天子祭四方注謂祭五官之神以上有五帝之郊下有山川之祀則舍五官之神方祀無可屬也至此經祀方與小雅以社以方大雅方社不莫則與曲禮所謂方祀異蓋五官之神宜附於四郊迎氣之祭或舉於郊之明日不宜以仲秋並舉也此經與大雅雖言天子之方祀亦不得以五官之神當之況小雅所稱乃卿大夫之事乎諸侯方祀各主其方而不得相假況鄉遂公邑之社方安得越祀五官而四方皆備哉蓋號物之數萬而不越乎飛潛動植飛潛動植並生於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中則報成萬物主祭五土之示明矣惟其爲五土之示則自王畿侯國以及大都小邑無地不可以舉四方之祀矣　變文曰致禽以物成而獲多故屬而比之然後取其上殺以獻也於秋冬曰致禽

則春夏獻禽之約可知矣於冬特舉饁獸則秋猶未敢備取而不足以供四郊羣神之饁可知矣春猶兼祠與社而夏惟享礿則取禽之約無若前山者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七

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灋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後五十步爲一表

田法戰法之詳至仲冬始見者雖各脩於其地亦必待築場納稼之後乃可簡閱車徒稽人畜旗物軍器也行於三時則奪農功而無地以陳車馬矣

四表相距僅二百五十步以表太遠則費時多而田狩將不及事也禁圍前後之屯亦僅百步則知鄉遂都家公邑之車徒皆前期

各習於其地而赴禁圍者甚少矣鄉師前期出田法於州里大司馬前期命修戰法鼓鐸號名旗物之辨凡畿內有籍者無漏焉使及期徧陳於禁圍則一鄉一遂之車徒亦不足以容矣古之軍政所以事習而民不煩者恃有先期分教之法也春秋傳魯人大蒐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合魯東西封畧而言則知非盡陳於所蒐之地矣

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

車徒當陳於後表之北記曰司徒搢扑北面誓之惟陳於後表之北故誓必北面誓畢然後司馬南面令鼓而車徒以次而前也

注以羣吏爲諸軍帥似兼主將以義揆之必王親誓師或大司馬主兵傳王之誓命然後軍帥宜聽若時田司徒誓命大司馬與軍帥皆涖焉聽誓者特師帥以下且其辭曰不用命者斬之田以習戰軍帥制命不宜以不用誓之

按尙書王親出

征誓辭王自發之則大司馬會討亦宜親述王之誓命士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五戒首軍旅之誓則發誓命時士師宜涖焉春蒐之禮有司表禡誓民表禡者肆師也士師掌田役之禁則誓民者必士師矣斬牲以左右狥陳乃師田之所同共其事者皆小子也王氏應電乃以爲條狼氏誤矣條狼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惟誓師各就其人而以軍法命之小子則刲羊以誓而不命其人職事各殊豈可混乎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

六軍三三而居一偏、則中軍不宜在六軍之內、王親田、則王涖而大司馬贊焉、王不與、則司馬主之、其六軍之帥宜各闕其屬、每軍各立四表、如中軍之式、諸侯師都之吏、則各帥其屬分隸六軍、分班、鱗次、而進、中軍不偏闕也。蓋古者兵車一乘、用士七十五人、而大閱之表、相去僅百

步、必單乘如墻而進。始能容其驟趨馳走。而及表而止。乃得截然齊一。雖各闕其屬。分班鱗次。猶恐難徧。況以中軍徧闕六軍乎。非分班以進、則每軍萬人、車徒平列、遠者當在三數里之外、其坐作進退發刺之節、雖本軍耳目不能徧及也、

大閱時疑徧閱六軍之士、而車不盡閱。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以法考之、三萬人僅充三百餘乘之用、天子萬乘、若盡閱之、則無地以陳、無入以供、魯人大蒐盡陳革車、以三桓變舊

制、分公室、各自爲軍、恐數有虛冒、故備陳而數之也、先王之世不料民、而知其多寡、況車數乎。蓋鄉遂之吏、歲時按登車輦、其法已悉矣、司徒職惟田竭作、蓋謂更番而教之、雖大閱豈能盡試鄉遂都鄙正羨之卒、謂之大者、惟此備六軍之數。若三時之田、雖六軍不必備也。

軍師執晉鼓、而中軍以鼙令鼓、何也、王親用師、大司馬巡陳視事而賞罰、不爲六軍之將、則教戰亦贊王而不偏主一軍可知矣。大僕職、凡軍旅田役

贊王鼓、則王先擊路鼓、而後司馬以鼙令可知矣。王不與則司馬自主中軍、而以鼙令衆、記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鼙小而其聲尤讙、故以令鼓、中軍以進羣帥、旅帥以進卒伍、故執鼙以相應和、卒長以下、則執金矣、

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

羣吏致民於後表之中、陳而皆坐、俟來行也、故至第一表曰車徒皆行、由第一表至第二表、象師之進、故曰鼓進、由第二表至第三表、則極矣、

象伐國之附其城。對敵之薄其陳。故車發徒刺而鼓追也、凡此坐作進退發刺之節、四時所同、而獨於大閱言之者、民事至冬而畢。然後車徒可詳簡也。

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大閱事畢、則鳴鐃而卻可矣、復鼓之而後退、何也、鼓以作氣、兵事以嚴終。故復鼓以示氣無衰竭耳。

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

以叙和出

和之義、當爲面、爲角、國策見棺之前和、凡物皆得稱、注軍門曰和、經曰左右和之門、則不得以和爲門明矣、以叙和出、以次第出左右兩和門也、

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

車徒既出軍門而趨圍禁、則左右陳之有司平其行列、每百人爲卒、則植旗其間、以分所占之地、必廣狹如一、古者天子不合圍、故六軍分爲二陳、而驅逆之車、當旁禁地之前後、各有屯百步、以待田畢、屯車徒而後各獻其所獲也、險野人爲主、謂列陳用徒、而以車承其闕也、（險則高下偏仄車不可行、其間平地、乃以車承其闕）易野車爲主、謂列陳用車而以徒承其闕也。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

上經曰司馬振鐸、此曰羣司馬、何也、教戰列陳、三三而居一偏、用鐸通鼓、以次相傳、彼振則此止、故第言振鐸者爲兩司馬。義已盡矣。此則併六軍而趨圍禁、衆鐸齊鳴、非加羣字、不足以顯此義也、

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車徒皆行、獨言徒弊者、車至所止之地、則排列不行、徒乃進而逐獸、終事而後徒弊也。苗田曰

車弊、疑夏物未成、又暑不宜腊、取物少、故車射而徒不刺、冬則物成、乾豆具芻、選徒衆多、守取無擇、故車徒並列而以徒爲主也、（月令孟夏毋大田獵則少取可知、其曰驅獸毋害五穀者、令農自田驅、先儒以訓苗田之義非也、獵有遺禁、豈能驅田中之獸、假而獵於隴間、則中徒轢踐、視田獸之害稼者、徒無算矣、禽獸之害於苗稼者、雍氏春令爲阱擭、秋杜塞之）戰法、田法、春舉其綱、冬詳其目、大閱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至不用命斬之、即春蒐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也。中軍以鼙令鼓至鳴鐃且卻坐作如初即春蒐所敎坐作進退疾

徐疏數之節也。以旌爲左右和之門、至車徒皆誅即春蒐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也。前期修戰法、乃四時所同、而於冬乃出之、則三時專辨其一。而大閱備舉其全。具見矣。 先王寓兵於農正羨之卒、必無一人不敎。然後本強而精神可以折衝。事習而比戶皆能守禦。又必歲時從其有司以試於司馬。然後居常自厲而無怠心。公邑都家之民、分四時更番以從蒐狩、數歲而徧。未見其煩擾也、按經文號名旗鼓、備列縣鄙地當

又曰惟田與追胥竭作、而陳氏汲乃云司馬所教惟鄉遂、餘皆不與謬矣、狩用徒弊、正與火弊車弊、羅弊相對、且以徒爲主、又與守取衆獸之義相應、而王氏應電乃云冬亦兼用火羅、皆昧事理悖經義故畧舉一二以見義例焉．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

下特舉大師、則此謂司馬奉王命以征伐也、行禁令因伐有罪、而明王禁於羣侯也、注謂王巡守會同誤、

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

稍人帥衆而致於大司馬、王親征、則邦國亦以師從、凡帥衆而致者、大司馬皆以致於王。故建大常。注謂致民者鄉師、非也、役則鄉師致之、軍事則正治其徒役、戮其犯命者、而不致也。

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

觀此、則大司馬不任軍帥、而兼督六軍吏士、春秋傳晉軍帥及佐之外、別立司馬、蓋其遺法、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

律者、軍法之書也、易曰、師出以律、兵事以嚴終、故旣勝、猶執律秉鉞也、國語、黃池之會、夫差刻陳十行之帥、挾經秉枹、一軍之將、挾經秉枹、師帥所挾者律之曰軍帥所挾者律之綱也、若律管、則抱之者太師、非司馬所執。或疑古用竹簡、不可執、非也、太史執簡記、奉諱惡、雖用簡、所書要約、何不可執乎、　六軍之帥、必各帥其屬以振旅、而司馬獨先、亦不爲軍帥之徵、　小宗伯立軍社、奉主車、蓋駐軍然後立社、在途所奉惟

主車也、此經師有功、則先愷樂獻於社、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本截然爲二事、（傳記亦無言主車兼社主者）世儒溺於舊聞、或據此爲師行載社主之徵、云師行若無社主、則每日立社、不勝其煩、蓋誤據曾子問每舍奠焉之文、不知所言乃廟主與社無涉也、即此可爲所奉無社主之徵、

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王弔勞士庶子則相

兵凶戰危。故雖王師九伐。必具死敗之禮、厭而奉主車、及相弔勞、皆使大司馬親之、俾無事則職思其憂。消患於未形。有事則謀出萬全。徹敝而無曠也。雖師有功、將士必有死傷、士庶子之弔勞王猶親之、則每上者不必言矣、

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

疏謂賓射亦六耦、但不用諸侯、蓋誤以賓射爲燕射也、經於諸侯曰大賓、因其朝覲會同而與之射、故謂之賓射、所以別於王臣之燕射也、此獨舉大射者、明諸侯公孤卿大夫士咸與。而司馬所合。獨諸侯之六耦耳。

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

注謂牲魚即魚牲、蓋疑小子職羞羊肆羊殽肉豆、大司馬不宜又羞羊牲、不知各舉一節以互相備、周官通例也、奉牲羞肆、大祭祀大司徒大司寇掌之、小祭祀小司徒小司寇掌之、大司馬宜奉羊牲、羞其肆、而變文曰羞牲魚者、牲與魚遞進、而以次羞之、羞牲則奉牲不待言矣、常祀牲不用馬、且於下喪祭特見之。則所羞之牲爲羊明矣。大司馬所羞惟肆。而小子則兼殽與肉

豆其事並行而不相悖也肆一也而二職同羞之蓋小子進設於奠所然後大司馬進羞於尸賓而授其祭也以大司徒大司寇之奉牲知大司馬亦奉牲而交畧也以大司馬之授祭與兼饗食知大司徒大司寇亦授祭兼饗食而小祭祀小賓客二官之貳亦如之也以是推之士師奉刉珥之犬牲則鄉師之羞牛牲疑亦類聚斯彌而非常祀夏官特設小子以貳羊人觀小子職則牛犬之肆殽豆肉亦宜牛人犬人羞之餘

見小子羊人職

小司馬之職掌

小司馬職闕以諸官例之所事掌必論辨官材也蓋師之職皆以貳其正然必有專掌之事爲正之所不能兼者如小宰之建官刑小司徒之建教法小宗伯之建神位小司寇之掌大訊是也國子選俊並升於司馬司士治之庶子之脩業於鄉學者諸子治之而大司馬職不及論辨官材則小司馬專之必矣

司勲

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勲詔之

大行人三等侯國皆曰建常疑諸侯在國對其臣民亦得稱大常如路寢象魏之類故特標王之大常以别於使有勲者自銘其常也蓋請於君書於彝鼎以告其祖宗可也自銘其功於旂常則非無成代終示民不挑之義矣

大功司勲藏其貳

內史職王有賞賜贊爲之以方出之六等之勲

當賜地者司勲議其功之所稱以上於王王使內史爲之辭書於方以下司勲惟大功銘於大常者則以詔司常祭於大烝者則以詔典祀王之命辭其正則二官藏之而司勲藏其貳若功小無祭與銘之命而惟賜之田則司勲藏其正矣注謂功書藏於天府於經無據

掌賞地之政令

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其二卽使兼治之而不復置公有司蓋地有華離則經界易淆邑大褊狹

則發徵易擾既使兼治其二則貨賄粟米征輸之期與留以待用之地師田行役車徒之數及帥而致之之人王朝之政令必及焉羣儒或謂卽下經賞之輕重視功彼乃賞之規條非賞地之政令也或謂制其疆界則未賞時所營度非既受後之政令也

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惟加田無國正

三之一食、二入於公也、都家各有采地、有功頒頒賞則於四郊、以便資給王都之家衆也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又以恤其地之藉、距非二入於公不足以周事其不頒以三之一、而使兼領其二何也、其地間廁於鄉田必各因地形以成邑聚然後無或華離而經界明吏治便古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周官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則知載師所任宅田賞田之類、皆各區爲邑、而使吏治之、　加田疑卽孟子王制所謂圭田也、凡受田祿者皆有之、非以有勳而賞、以祀其先而爲數又少、故無征、若如注所云、既賞而又加賜、則加田仍賞田耳、

馬質

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

校人辨馬之六物、而馬質所量惟三者、惟師田雜役官吏受馬於有司故量其賈有死而更、或止更其物之法種馬齊馬道馬、非羣下所得用無所庸其量也

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

賈以齒毛而定、旬之內更者、量齒毛而責以坐時之賈也、以其物更者、以既死之皮筋肉物發之直也、入馬耳、乃旬內旬外之所同、以物更者、且入耳以防抵僞、則以全賈更者不待言矣、嚴其罰於受馬之始、俾謹視其馬之性質、而養之得其宜、則調馴而不至暴疾矣、

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

古者任載皆牛車、或人輦、馬所駕、惟乘車、戎車、田車、所謂以任齊其行者、先以長短高下度其相稱之車、以齊兩服之任、強力相方、然後引以兩驂、視其疾徐之相應、又時其勞逸而調習之、然後前却左右登降下坂、無不如志、不專以力之強弱也、舊儒皆謂以力之強弱、爲任之輕重、乃後世單騎任載之事、而以言古法誤矣

若有馬訟則聽之、

民間牛馬之賣價、質人掌之、此訟則師田行役、

卒隸有爭、及官買不得其平、或稽其賈、與同受馬於有司、馬死傷當償、而以過失相推者、注謂賣買相負誤

量人

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

以分國爲九州者、周更定九州、析冀以爲幽幷、幷徐於靑、而豫州之境、西至華山。則虞夏以來建國必有舊屬於此、而新屬於彼者、故曰分也。

凡建國、大司徒制其域、封人封其四疆、而民築郭、后宮市朝道巷門渠之細、非王官所能及也、其國自有匠人營之、而掌於量人。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以有出疆之職也。量人下士二人、兼供軍旅喪祭之役。豈能徧營六服之國邑哉。詩載召伯營申、及於寢廟、乃宣王特厚元舅、非封國常制　注以后爲王與諸侯、蓋以先鄭后宮而後及王朝爲疑、不知王之路寢、與后宮相連、先王宮而後及市朝、由內以及外也、凡攻位

之始。必先定內宮址基。然後準之以爲前朝後市、左祖右社之位。至營作則先宗廟而後居室、事理固然耳

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軍有朝者、或王親在行、或主兵者三公及諸侯入爲卿士者、國語季氏有內外朝、戴記太夫有私朝、疑皆僭禮、記者習而不察耳、里所以定分界、蓋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居也、詩瞻仰昊天云如何里、亦當訓居　軍社與朝市州涂同量、

則立社於所至之地而非奉社主以行明矣若社主在車與遷廟之主同則經文當曰祖社不應舉社而遺祖

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

王宅憂則宗廟之祭必冢宰攝尙書伊尹祀於先王是也王平時有爽疾則宗伯攝事羣儒必謂宗伯可攝冢宰不可攝或引禮器謂宰祭卽制祭說尤謬悠詳見鬱人職

小子

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

或以我將詩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疑祀天亦用羊遂謂此經祭祀兼內外神以破賈疏非也郊用特牲見於書傳者甚多我將乃祀帝於明堂以文王配故有羊耳此經明曰羊肆羊殽肉豆則非所用以祀天者其爲宗廟之祭何疑醢人豆實無羊肉然生民之詩卬盛於豆承載燔載烈戴記觴酒豆肉攷工記食一豆肉則肉固可爲豆實禮文殘缺不得專據醢人而謂古

無是禮也

祭祀贊羞受徹焉

牛人犬人皆專官行事而羊人之外別設小子職何也非重禮不用大牢而犬之用尤希惟羊則次祀小祀小賓客皆用焉飾牲祭登首其事甚繁復使供社稷五祀之祈珥釁邦器軍器師田獨陳贊羞受徹則日有不暇給矣故別設小子以分其職觀此可知先王無曠庶官之義

羊人

祭祀割羊牲登其首

既曰凡祭祀又覆舉祭祀何也正祭不用羔如開冰小祭則無升首之禮故再言祭祀明升首之爲正祭也三牲皆升首獨於羊人言之何也牛人共牛牲之互與其盆簝則割而升其首自屬牛人之職故獨舉共互與盆簝以相備焉於牛言升首或疑羊之不必然於羊言之則豕可知矣牛人羊人等既主割牲而內外饔又掌祭祀之割烹何也掌牲者升首饔人則體解以納

烹也大祭祀司士又率其屬而割牲何也其文
上承賜爵而呼昭穆繼以羞俎豆則所割乃屬
衆賓衆兄弟之脀俎耳詳見本職

凡祈珥共其羊牲

舊儒爭以祈珥爲祭祀破鄭注不過以下文別
言釁耳不知刏衈乃社稷宮廟始成之釁不害
下文爲釁器物也小子職珥於社稷祈於五祀
之後亦別釁邦器及軍器義與此同此職於祭
祀外別舉祈珥正明供羊牲以釁而無事於升

首耳

賓客共其灋羊

牛人備舉牢禮積膳饗食賓射之牛其法具列
於掌客故言法羊以該之而軍事喪事之列於
牛人職者此職亦以法共可知矣

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

牛人但言享牛求牛而此職特舉沈辜侯禳則
知非典祀重禮不用大牢矣蓋享牛者四時之
典祀也求牛者如大師類於上帝宜於冢土天

地大烖類社稷宗廟也典祀自五嶽四瀆而外
山川沈埋止用少牢（管子丹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
玉極矣亦不用大牢之證）此聖人所以紀百神愛天物也釁
鍾以牛戰國之愚禮耳小子掌釁社稷五祀邦
器軍器皆以羊則釁無用牛之禮矣釁之
外別有積疑即小子職所謂師田斬牲徇陳使
血瀆於地也若積柴之祀則不宜列諸釁事之
後注似誤

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

司馬無布而云受布于司馬以是知五官應用
泉布貨賄有司不得私授受必諸官之正以達
於冢宰須於大府致於官中而後有司分受焉
所以杜侵漁防抵冒也或以巫馬入其布於校
人疑凡長官皆有存貯之布非也巫馬以馬疾
受財於校人故馬死之粥布入焉以備馬疾之
費也職金受入征入於爲兵器之府受罰金入
於司兵以事相首尾故使用金者各會於大府
考於司會以省費送出納之煩耳其餘財物之

入未有不歸於大府者財用之出未有不須於大府者故其職曰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受財用焉又曰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故如司馬乃臨事取布於大府以給牧人若夫官之長皆有府布則政無本統抵官百出而難稽矣掌牲之官惟馬質羊人有買蓋小祭祀小賓客所用羊牲爲多而馬質有買則以馬死或宜更其價或以其物更耳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八

司爟

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戴記季春出火爲田也左傳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先儒據此遂謂季春出火以陶冶季秋內之其實不然夏月土潤溽暑以燒石則粉解以陶器則燥裂伐薪爲炭陶成百物皆宜於冬春且冰以火出而畢賦所以解鬱蒸救時疾也而又布火以助盛陽於天時人事俱不相應蓋季春始燠野則出火於窑家則出火於室而不用季秋始肅然後內而用之耳雍并幽冀之地民俗臥必以火始季秋春盡乃止此經曰民咸從之民亦如之則謂室居所用之火而非野外之陶冶明矣

掌固

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

注樹謂枳棘之屬有刺者樹之有刺者以樊垣墻爲便耳土各有宜城郭溝渠凡樹之成林者

皆可以爲阻固蓋內有徼則敵懼疑依以設守攻者難入故春秋傳伐國而勝乃得焚刊其竹木秦漢以後塞上樹榆榔諸古法之遺

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

公卿大夫之子家有田祿萬民計口授田俾各守其地之阻固以自衛而財用稍食國猶須焉所以厚下安宅而其效至於民忘其勞民忘其死也財用曰分視地守之劇易而有多寡也稍食曰均計功力之多少以爲差等也古者民之衣食菑患纖悉皆君爲計慮而民以材器給國事如於其家此國維所以固仁義之利所以長也

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

通守政即均人所謂均地守使劇易相通而得其平此平時之守法也至移甲役財用則其地猝有警掌固必以達於司馬使國中有司持符節以徼之他境故與帥而贊之舊說國有司即掌固或謂司甲役財用者皆非也　周官移用其民者二遂人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所以禦天災而食無不足也掌固移甲役財用所以捍人患而兵無不足也然非教化有素而信孚於民亦徒法耳後世習於游惰則子弟而怠耕溺於功利則將吏而外市安能使救人之事而盡國力固人之守而致其死哉

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灋

不及邦國何也其國自有掌固治之

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

自國至遠郊百里之內溝樹凡三重地愈近則阻固之設愈數也凡郭外曰郊都之郭外亦宜有溝樹凡此類皆所謂地職也

司險

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

五溝五涂遂人所治也而於司險復曰設者凡

井田溝涂之設一以盡地利一以爲阻固故必使遂人與司險共議其形勢之錯連水流之輸委道路之支湊猶邦之六典大宰建之而大史亦與共建疏謂非遂人田間之溝涂誤矣不言鄙邑者曰國之五溝五涂則通乎畿內矣於掌固言都邑者守法之詳皆具於掌固也不言邦國者溝涂之細非王官所能遂制也其國自有司險設之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山川邱陵之險天作地成非人力所能設也周公設司

險掌固之官所恃惟溝樹耳每見山澤豪民結阻溝樹盜賊即不敢犯苟城邑要塞多設溝樹則居者有以自固而戎馬失其利此爲民長慮者所宜先務也

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掌固所掌城郭溝池樹渠之阻固所在皆有之非其屬所能徧守也故惟須其守於士庶子衆庶司險所掌乃要害之道故國有故則以其屬守之蓋以其屬下士監臨士庶子衆庶而嚴其守法耳疏以其屬爲胥徒誤

候人

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必每方各以三人掌之其六人則掌達於朝或軍行則從也

環人

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諜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

環謂環伺四面或有掩襲衝突之變故也察軍慝察己國之姦人爲敵間者搏諜賊執敵之爲諜者凡外諜必有內姦與表裏故兼察之巡邦國謂從王敵愾之邦國也此職所列皆臨敵時事前五者先爲不可勝後三者蓋欲不戰而屈人之師

挈壺氏

凡喪縣壺以代哭者

官代哭者使嗣君知己當哭無停聲而哀敬之

心不可以瞬息弛置也。使小大之臣。知事君猶事父而忠誠宜自竭也。

射人

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

或疑王宜下堂而揖羣臣、與燕禮同、不知燕在堂上、故下堂而揖、朝在門外、門阿以南之堂、豈能容三公九卿之朝位、況羣臣乎、以義測之、諸臣宜先正位於庭中、王乃出門降階、南面而立、大夫庶士、有所欲言、皆得出位自達於王、王視朝而入、乃聽政於路寢之堂、六官各進所屬之治、王與三公坐論之、大夫庶士、皆待事於門外之直廬、考之經傳、尚書顧命王出在應門之內、即路門之外、正所謂治朝也、羣侯始見嗣王、王發大命、公卿進戒、皆在庭中、則每日視朝之禮可知矣。在禮、君過卿位而後登車、入則未至卿位而下車、攷工記曰、朝市一夫、則三朝皆在庭中。而王無立於堂上之禮可知矣。（戰國策臣見王之獨立於庭也亦三朝在庭中之儀）蓋王必日見羣臣、然後堂廉不隔而情舉通、必退與大臣參決、然後事緒備詳、而政有統耳。　此獨言三公孤卿大夫之位與摯、蓋燕射也。朝與燕射之位各異、故注謂將射始入見君之位、羣備多揖摯之、但非爲射而見、則朝位已具司士職、無庸複舉、且常朝不宜有摯。邦國禮亡、或諸侯之燕與射、君既登席、而後納卿大夫、天子則始入以常朝之位見、既見而後入燕於寢、其賓射則既見而後設賓主之位、以射於朝、義無不可、不得以經傳無明文而謂必無是禮也、三公在畿內、禮殺於出封之上公、不可以執桓圭、又不可下同於侯伯而執信圭躬圭、故執璧、不嫌與子男同　射禮大射爲重、賓射次之、燕射又次之、觀大射用虎侯熊侯豹侯、而賓射惟用五采之侯、三燕射惟用獸侯、又大射在郊之射宮、而燕射於寢、此可以見其等差也、凡將射、必先行燕禮、諸侯之大射、先燕則天

子之大射可推、又況賓射、先之以燕不待言矣

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

注謂王有祭祀諸侯當助薦獻非也、小行人職、簡錯於象胥、將於喪紀軍旅會同外別舉王之大事作諸侯則王有祭祀作諸侯者乃小行人。明矣此職國事謂國中之射事耳、如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諸子秋合國子之倅於射官、或王有喪疾不得主祭而使諸臣會射以擇士、皆國之重典也、射人自宜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所謂治達者、以五物詢衆庶則有所稱舉。合射以考藝則有所進退、將祭而擇士則別其事任以其事爲王所不親故必以所治達焉凡祭祀皆大祝所掌而祔練祥獨曰掌國事明喪期內宗廟之祭嗣王不親也王之射事皆射人所掌、而又曰若有國事詔王所不親之射事也

首言燕射之位歲時必舉之常禮也、次言賓射之位、或舉或否無常也、次及國中之射事王雖不親射人亦掌其戒治教令也大射之禮於

後乃特詳之示賓射燕射皆用其法儀。

以射灋治射儀

凡器物之陳、等威之辨、先後左右之序、升降出入之節、皆法也、而循法而執其事者各有儀。故曰以射法治射儀、射人執法儀之總則自大射大司馬合諸侯之六耦外、餘皆射人合耦可知矣、

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

鄉射注謂選於弟子、備三耦以爲初射、射耦不言耦人爲之而正射者不在列則舍弟子別無可先以是推之、初射王之六耦、諸侯之四耦、其取諸士庶子之未受職者與（諸子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其使觀禮並以備爲射之耦與）據鄉射大射禮、正射之耦無數、但此經云王以六耦射三侯而大司馬掌合諸侯之六

耦則是王之大射、初以六耦先之、而正射之耦、亦皆以六與諸侯之六耦、特舉大射、豈時祭有期諸侯並留以待事。始能具六耦、若賓射諸侯、不能備六耦、而與孤卿大夫合、則射人兼主之、此云諸侯四耦、而大射儀止三耦、豈與諸侯賓射則君自爲耦、合臣下而爲四耦、國中大射則惟具三耦、與（春秋傳亦云公臣不能具三耦）

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

惟大射張侯用貍步者、選賢以執祀事、專取其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而不以及遠爲賢也、

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

賈疏備引戴記、謂諸侯親割、天子亦然、非也、內饔掌宗廟之割亨、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羊人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則始殺者牛人羊人之屬、豚解體解者內外饔、王惟射牲無親割之事也。楚語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則諸侯乃刲羊擊豕、天子三牲、皆

有射而無割、明矣、戴記所稱、皆曰君夫人、而無言王后者、正周禮王不親割之徵、　立尸以象神、祝以事神、故相尸者必祝、禮莫重於祭、王躬是飭、故詔相王禮者、必大小宗伯、射以習禮樂、司徒大學所升之士、並司士論辨之、故掌其戒令詔相其法事者、必司士、會同朝覲賓客軍旅、孤卿大夫無事不與、射人俱、故因使相祭祀之法儀、其於卿大夫凡有爵者之材行知之悉矣、故凡從王及掌事者、亦射人作之、設官分職之意、皆可以此類推、

會同朝覲作大夫介

射人作擯介、習察其德器與容儀也、會同朝覲、大宗伯爲上相、故所作惟介、下喪事作卿大夫、知其才力所稱也、

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

卿大夫自有軍行、不惟六軍將佐、與師自有戎車、即從王者自當乘其服車、而以革車從、惟士則棧車不可以即戎、故使乘王之倅車、亦所以

體事而稱物也。

服不氏

掌養猛獸而教擾之

猛獸而設官以養之、何也、寘氏穴氏所攻、或幷得其稚獸、必養而長之、俟其既成而後取其皮骨爪牙以備器用、教擾者、納之圈檻、時其饑飽達其怒心之謂也、凡此類、亦聖人所以盡物之性、

掌畜

歲時貢鳥物共膳獻之鳥

注以鳥物爲鶂鷹之屬、蓋疑家禽不宜歲時致貢、不知掌畜所養無野鳥、貢以歲時、以便膳獻耳、蓋王后世子之膳、以及內宮外內朝冗食者之公膳賓客之禽獻、若每事每日而取、掌畜不勝其擾。且無以辨其物之時與嘉。故分四時貢其既成而當於用者、膳羞秩賜、則頒之於庖人、賓客禽獻、則掌之以有司、而屬於掌客、然後物可先期以辨、事可應時而集。至於祭祀之卵鳥則臨祭然後共之、以鳥必時卵而後僃其充盈、此聖人察物之詳也、王氏安石謂鳥物爲翠腎羽翮、不知畜鳥之羽翮、無可以飾其車旗衣服者、況翠腎乎、

司士

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

在朝之羣臣。其損益可歲登下。若邦國之卿大夫士、都家縣鄙之小吏、則辟除廢置、各由其君長、數可周知、而損益登下、則不能徧記也、故別言之、獨舉縣鄙、則鄉之州長遂之遂大夫、皆王官朝命可知矣。（州長遂大夫爵與六官之貳不等自無其長自辟除之義）辨其年歲、則用之或非所任、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是也、胥列有經、而復辨其貴賤者、如小宰司會遂人州長、並中大夫、其表著之位、必有辨矣、邦國都家縣鄙之吏、會同軍旅田役之等威亦然、 王氏應電謂邦國句之數

二字衍文、非也、同曰都家、而卿大夫之有無則異。同曰縣鄙、而公邑采邑。必不能如六遂之縣鄙。地域夫家、截然齊一。且都家縣鄙。或設或裁、或分或併。歲有損益。則官吏之多寡各殊。故必先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而後能詳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也。　專言以功過黜陟者、則曰歲、登下其數可矣、其曰損益之數、或事劇而益其員。或事少而損於其故也。每歲正月和而布之者此類皆足、

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

教士以司徒、而爵與事皆詔於司士者、司馬論辨官材。然後文武各當其任也。詔事奠食、蓋諸官未命之士、與鄉遂羣士、其長所自選署者。有德則宜授以爵、未有有德而不能其職者也。其能者必有功、乃授以正祿、有祿則有爵矣、上三句乃詔王治之目也。三者既定。則奠食自有常法。以授地官司祿、須之而不復瑣瑣詔王矣。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

從王者、皆南面、王出則目送王、王入則面向王、也、蓋以擁衛宜左右各遮、而南面身稍向王、

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

不見士位、以朝士職有明文、在孤卿大夫之後也、古者公孤多以六卿兼攝、孤與卿大夫既分

東西、則羣士各從其長、故每旁皆三揖、注據燕禮及大射、謂羣士東面王西南鄉揖之、非也、燕與大射、公卿位於阼階、故卿大夫已上皆北面、上西方東面而虛其東、以臣無背君而立之義也。王南面視朝、孤與卿大夫位分東西、羣士何故偏聚於西哉、

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

門左、揖大僕大右羣僕也、門右、揖王族故士虎士也、此數官之位、適介路門左右、王始出、未揖

公卿不得先揖卑者、故還入門而後揖之、大僕前、卽大僕職所謂入亦如之、蓋前正王治事於路寢之位也、春秋傳王揖而入、蓋楚猶用周禮、

掌國中之士治

曰掌國中之士治者、獨升於司馬之士、故不及鄉遂都鄙也、於羣臣之版則通掌之、於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則周知之、而士治則獨掌國中也、此特舉士治、則上經詔王

治、乃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之秩序、而不兼卿大夫之治可知矣、卿大夫之治、蓋冢宰詔王、疏未安、

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

祀五帝及大神示享先王、百官之戒誓具修、皆冢宰掌之、凡祭祀之戒具、小宰掌之、司士所掌、獨士之升於司馬以待辨者之戒令耳、射人相卿大夫之灋儀、則司士所詔相、宜兼上中下士、

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

割牲羞俎豆、承上文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則所割所羞、乃同姓異姓庶姓助祭者賜爵時之牲俎及豆也、少牢禮有雍正雍府、亦猶王朝內外饔割制牲體也、其有司馬、亦猶五官之正貳、各帥其屬、牛人羊人小子之類、薦牲體肉物也、但大夫不能備官、故儐尸時、尸與主人之家脊俎湆魚俎、司士羞之、王朝之司士、則惟共羣下賜爵之俎豆耳、注謂割牲制體、疏以豚解體解釋之、非也、祭祀之豚解則內外饔掌其割亨、其從

獻燔、脯制於量人、無爲又使司士割之羞之以是知其爲賜爵之薦俎也、且曰帥其屬、正以賜爵之薦俎多、割與羞非一人所能供也、少牢下篇云衆賓拜受爵薦俎設於其位、下云洗獻衆兄弟如衆賓儀、其皆有薦俎可知、俎卽牲俎薦謂脯醢一籩一豆、此經直言豆、亦有籩可知、經言昭穆、何以知兼異姓庶姓也、少牢人臣之禮、故先賓而後兄弟、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舉昭穆則凡賜爵者皆視此矣、惟二王之後、及非二王

後、而爲長賓次賓者、宜在同姓之上、而與尸侑王后之知、次第先設然非司士之事也

凡會同作士從

會同朝覲、凡有爵者、皆射人作之、則司士所作、惟未命之士、審矣、蓋卿大夫士之各共其職者、其治令戒具、小宰掌之、射人所作、則不與執事、而德容辭氣爲優者、並使從王、以爲國華、備將使也、士則使之觀禮習儀而豫教焉

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

喪之治令戒具、小宰掌之、而射人復作卿大夫掌事、司士作士掌事、何也、同居是職而材性獨有所宜、故事各有所諳、惟司馬之屬論辨官材知之爲審也、蓋射人司士分作之、而後小宰總戒之、曰六軍之士、謂比長以上也、引以挽輴、六鄉任之、紼以舉柩、六遂任之、披以持柩而防傾側、其任尤重、故作有爵者以承事、爲六軍中比長萬有五千、擇取千人、不得爲多、而楊氏恪乃謂合鄉遂爲千人、引紼披皆用之、未嘗求以事理之實也、諸侯升正柩五百人、則天子負引執紼執披者、自宜各千人、蓋役必番代、王禮多用天數、如左右披各六、以四番計、每披執者僅二十人耳、

國有故則致士而須其守

國有大事、王宮之士庶子、則宮伯作之、國子則諸子帥而致之大子、羣士、則司士致而須其守、鄉邑之士庶子、則掌固須其守、古者國之守政士無不與焉、以其識義理而能爲民之倡、且未

仕而已教、以與國同憂也

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邦國之士任、司士何所據以稽、以是知王朝之治六事各爲聯、而所以治邦國者、則合六官之事以爲聯也、蓋匡人達法則、以匡邦國、而觀其慝、則邦國之士能守天子之法、則與過越、縱弛者可稽矣、縣師掌邦國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則能攷天子之黎庶與貪殘耗敗者可稽矣、司會受邦國之

會、以周知四國之治、則能守天子之式法、與歷冒侵牟者可稽矣、訝士掌四方之獄訟、則能守天子之刑章、與昏墨頗類者可稽矣、其有軍旅會同田役之事、則帥衆而至者、方略材武可稽矣、其有朝覲會同聘頫之事、則承事而來者動作禮義威儀辭命可稽矣、大宰以六典待邦國之治、大史又以六典逆之、內史讀四方之事書、則在國之百司治辨罷庸者、皆可稽矣、掌訝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士、下事庶子、則從君之羣吏敬肅驁散者又可稽矣、考之者非一事、察之者非一人、所以進退爵祿而無不當其所任也、大司馬既以九法平邦國又以九伐之法正邦國之君、其國之羣臣官守民治財用兵刑進退廢置一稟於王宮、故能以天下爲一家、而無敢反側、以聽王命也、王及冢宰之廢置、司會每歲而一詔之、而三歲稽士任、進退其爵祿、乃掌於司士、何也、司會考財用之計、其爲廢置也微、而更張不可以不速、司士則

徧考所任治教禮政刑事、能其官者、績必久而後成、廢其事者、迹必久而後著也　侯國之卿、命於天子、故司士稽其任而進退之、其曰士任者、侯國卿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春秋傳晉士起歸時事於宰旅是也、此職所謂士有二類、一六官上中下士、一升於司馬以待論辨而未命官之士也、掌國中之士治、蓋未命之士所治即論辨官材之事也、會同賓客作士以從、則非已命之士、各共其事者可知矣、蓋士庶子未出學者、會同賓客、諸子作以從、故升於司馬之士司士作以從也、適四方爲介、大喪命哭無去守者、則六官之士也、有守則各有職司、未命之士無承使四方之義、故知其別如此　有守者哭無去守、則未命之士會哭於士庶子之列可知矣、諸子職大喪正羣子之服位、不曰國子而曰羣子者、蓋兼師氏保氏大司樂所教國子宮中宿衞士庶子及士之升於司馬者、　記稱司馬論辨官材、其事於此職見之、惟國子俊選並升

於司馬、司馬論其賢者以告於王、故司士掌詔而勝其摯也、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即記所謂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也、蓋地官師氏保氏鄉大夫州長之屬、春官大司樂樂正之屬、所以教士者、惟養其德厲其行、揚以道藝而已、人之材性、剛柔敏鈍、文質不齊、必司馬論辨官材、然後緩急各相其宜、而文武各得其任、然使諸不相習、直待其升於司馬、然後論之辨之、則惡從而得其實哉、故設諸子之官、凡國子之學於成均虎門、國子之倅之修業於鄉學者、國有大事、則帥之而致於大子、有甲兵之事、則合其卒伍、會同賓客作以從王、而掌固須城郭溝池之守、政、又以士庶子爲衆庶之倡、則士雖未仕而已、狃習於國家之政事、雖未升於司馬、而司馬之屬已熟察其材之所宜、性之所近矣、所以論辨官材、將知灼見而無誤也、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九

諸子

掌國子之倅

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入於成均者、謂之國子、諸子所掌、蓋其衆子、爲國子之副貳者、故曰國子之倅也、下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則非國子之常在成均者明矣、

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

曰羣子、兼國子與其倅也、知然者、師氏保氏大司樂之屬、別無正國子服位作國子以從之文也、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凡國之政事、謂力役社田追胥之類、國子當爲諸子、文誤也、曰遊倅者、以其無職事而優游於庠序、以學道藝也、凡國之政事存遊倅者、國子則司馬弗正、國正不及、其倅則國正不及而甲兵之事、猶聽於司馬、掌固須士庶子之職、與其

守是也。進退之者、進則與國子選俊、同升於大學、以待辨材授官。退則仍歸於鄉學、或隸於宮正宮伯以宿衛也。知國子之倅、平時不雜業於大學者、此職曰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大胥職曰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則平時脩德學道於家塾鄉學可知矣。 周官掌士庶子之治教者不一、天官則宮正宮伯也、地官則師氏保氏也、春官則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也、夏官則

諸子也、掌固也、其職之分事之聯。各有義焉。宮正宮伯所掌、獨宿衛之士庶子也、師氏保氏所掌、王同姓及公卿之適子也、其職曰以教國子弟、則王之同姓也、曰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則大夫士之子、與者蓋鮮矣、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則國子、國子之倅、及國之選俊皆隸焉、其曰國子者、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也、其曰學士者、兼國之選俊也、其曰以待致諸子者、致國子之學於師氏保氏者及其倅也、諸子所掌、獨國子之倅者、其適子或學於師氏保氏、或入於成均也、諸子掌國子之倅、而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有甲兵之事、則治以軍法者、師氏保氏大司樂樂師所掌者國子之教也、使帥而共祀事治甲兵則褻矣、故別以屬諸子也、師氏保氏會同喪紀王舉必從、而正國子服位、作國子以從、則屬之諸子者、其職兼詔王媺諫王惡、則無暇及乎其餘矣。

司右

掌羣右之政令

三右皆朝夕王所、身自執事。並無府史胥徒。所謂政令者、卽下文合車之卒伍、比其乘、屬其右、是也、若戎右乃中大夫、齊右下大夫、無以上士令之之義。

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

凡兵車皆有右、而乘者有貴賤、所當有劇易、則右之材力亦宜有差等、故必比次其乘、以屬其右、然後用各稱其材也、合車之卒伍、則不惟王

之倅車、郎師帥旅帥之右亦司右屬之可知矣。卒長以下之車右則宜擇於卒伍中勇力而習於其長者、非戎右所及也。

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司士諸子、論辨學校之士、此則論辨武力之士、故三職相次、（若如注說則當以冠羣右）平時則試以五兵之用而皆相其能然後有事可比其乘而定其所屬。再言掌其政令者、前所言用之之政令。此則教之之政令也。

節服氏

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

王祭祀賓客之服、大僕正之、燕服小臣正之、復設節服氏、蓋朝夕王所而時視衣服之節適者。列職無此文義、已見於命官也、獨列祭祀朝覲之維大常、郊祀之從尸車者、見從王而供別役。惟此三事、其餘會同師田視朝巡狩燕饗弔臨視學養老諸禮事、及燕出入、皆不供他事而惟節服是司也。　節服氏掌王生時衣服而王之復別屬夏采、祭僕、隸僕、餘喪紀亦弗與、蓋與膳夫內饔不供喪紀之鼎俎、而別屬外饔同義。蓋蓋服以養生、古人雖無忌諱而分職則各有所主、　其服亦如之、疑注語而誤錄爲經文也、蓋注家誤以衮冕六人爲句、而疑諸侯四人何以不言所服、妄綴此語、而不知義不可通、衮冕惟上公加命乃有之、諸侯不得服也、況以諸侯之下士而服之乎。古者軍旅同服、或以防姦宄、祭

祀朝覲無故而亂法服之常義、無所取、

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享先公鷩冕、而郊祀可裘冕者、大裘質而無文、非衮之比、觀此、則上經應以衮冕斷句益明矣、

方相氏

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

玄衣朱裳、執戈揚盾、以毆疫可也、而蒙熊皮、黃

金四目則怪誕而可駭大喪先匶宜也而卜得吉兆先王體魄之所安也乃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不亦悖乎葢葬好厭勝（如遣使負弩持幡與令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正與二事相類）故歆摻竄此文以示聖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怪變耳削去蒙熊皮黃金四目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則職中辭義相承完善無疵

大僕

掌諸侯之復逆

周官復逆大僕與小臣御僕分掌之以三官朝夕王所旋至而立達也以天子耳目之司寄之畢散且分職徑達而不關於其長何也聖人立法本無猜防羣下之心惟出以至公而盡萬物之理故姦弊亦無由生章邯在軍使司馬欣請事而丞相高不納霍山領尚書上書言其家者屏不奏權重而職專故也

王眂朝則前正位而退

司士正朝儀之位統上下而言之此職正位而退則不兼羣下以職首正王之服位而知之也以司士職知大僕之退在路門之左以此職知司士職大僕前乃正王內朝之位經文辭簡而義明類如此

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以下）

御僕下士十有二人而別言御庶子者其直日御於王所者則曰御僕分守路鼓者則曰御庶子蓋大僕與御僕常在大寢之門內而御庶子

在門外故大僕聞鼓聲則速御僕使迎受御庶子之所達速御庶子使迎問鼓者皆欲達也肺石所達窮民乃不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故朝士以達於司寇也路寢所達窮者則吏士枉抑於長官及獄訟不能自直於司寇者而大僕以達於王也王制司寇以獄之成質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先王任人不疑惟於刑獄則惟恐其有蔽壅而多方以求達民隱如此康成謂肺石所達窮民非也立於肺石士聽其辭以告於

上、而罪其長、則事無不直者矣、　方道章曰、曰窮民、乃小民之孤窮者、曰窮者、則庶宮庶吏皆在其中、

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贊王牲事。

大僕贊王牲事、與大宰同、何也、大僕相儀、而大宰。祭其不如法也、蓋大宰凡事贊王、而大僕朝夕正王之儀位、祭禮莫重於牲事、故五官之正貳、皆各奉一牲、而大宰大僕、則凡王之牲事皆贊、射人職曰、祭祀則贊射牲、大宰大僕贊王牲

事而不舉射何也、射人所贊、惟射牲、大宰大僕、則凡薦血、燔、膋、薦腥、薦肆、將王之儀法、皆贊、曰、贊王牲事、則射在其中、舉射、則不足以該牲事、

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

曰前驅、則非出入於宮庭也、古者無騎、自士已上、皆乘車、而士尚可徒行、虎賁旅賁、前後左右於王以趨是也、（古者五十爲大夫、筋力向衰、雖庶人年至亦不爲徒以難趨走也虎賁氏趨以卒伍者宜爲羣上下大夫二人則一前一後乘倅車以敦倅之）大僕不可徒行、故乘車以道引、以乘王之倅車、故不敢曠左、以職主於御、故居左而自馭也、大僕不御王車者、以大馭齊僕道僕戎僕田僕、分掌之也。記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則自大僕而外。乘王之倅車。固有不自馭者矣。

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

小宗伯所縣、男子之衰冠也。故縣於大寢之門外。以示臣民、大僕所縣、婦人之首服也。故縣於宮門。男子之衰冠、縣其式可也、婦人首服之式縣之則褻矣。故不曰式而曰法、蓋第書其所用

之物材。與長短廣狹之數。而不縣其式也。古者祭設同几、而無女尸、義亦如此。

掌三公孤卿之弔勞

大僕掌公卿之弔勞、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皆不言王、蓋親弔、則掌相其法儀、而有故則奉使而往也、

小臣

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

賓射承饗食之後、因燕而射也、不曰饗食燕而

曰賓射又因此見饗食無射法也如大僕之法即正王服位詔儀法贊牲事贊弓矢之類

祭僕

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

王所不與謂四郊之外郊野甸稍縣畺山川因國前哲令德之祀都家則王之懿親尊屬故皆賜禽

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致福於王當斷自大夫已上士則所祭爲王之

懿親尊屬然後得致與

御僕

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

注疏謂羣吏府史已下非也諸侯之復逆大僕掌之三公孤卿之復逆小臣掌之則御僕所掌大夫庶子之復逆也經所稱羣吏惟小司寇外朝之位對羣臣而言謂府史外此皆大夫士也蓋非常之變專詢萬民故府史亦與焉若平時則府史已下縱有建白亦各達於其長耳士大夫之弔勞既掌於小臣則此職弔勞專承庶民而言其或府史胥徒有死國政者亦於庶民之弔勞包之

隸僕

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

黄氏度謂五當爲王王氏與之謂守祧掌寢廟脩除此當爲王之小寢皆非也宫人掌六寢之脩守祧職曰其廟則有司脩除之正謂隸僕耳

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五官中無復於王寢者劉氏敞謂此王之小寢大寢是也而云古者神人不參并以五寢爲王寢則顯與經悖上經祭祀修寢承五寢之埽除而言則爲五廟之寢明矣大喪夏采既復於大祖則此職大寢爲王之路寢明矣但君子以齋終既遷於路寢不宜復就燕寢而復且隸僕亦不宜使入嬪婦敘御之所豈小寢中有爲王五服喪期所出次者故於是焉復而非嬪婦敘御之寢與

弁師

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

注大裘之冕無旒故不聯數非也郊特牲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衮冕以九爲節則大裘之冕備天數不必言矣玄冕無旒故不數耳以旒（蔽目無用一旒之義衣無章則冕宜無旒）且經文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據文義亦不數玄冕之辭　先儒多據戴記謂郊亦服衮非也祀天尚質不宜服衮衮裘字形相類被衮以象天蓋裘字之誤大裘

黑象天之色也

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

上經第曰繅此曰繅斿上經玉有數此無數則所謂繅斿九就者繅以行列言斿以所綴玉數言也既曰繅斿九就又曰繅斿皆就者見斿所綴玉皆如其繅之就以爲下經諸侯及其孤卿之通例而王官亦各如其命數也故上經繅十有二不言皆而玉十有二言皆以示惟王之諸斿繅有殺而玉無殺耳於諸侯言玉瑱則玉可知矣

司兵

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

此職所須授廞建惟兵而曰掌五兵五盾者車步異便險易異形攻守異勢所用兵有長短則盾亦異焉故兼掌而辨所用然後司戈盾可須授建設也物謂良苦等謂長短輕重上士中士下士所服之等也如王之旅賁故士所受虎士所執貳車乘車所建必其物之尤良者故辨以

待之而司戈盾亦曰掌戈盾之物也

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

及其用兵亦如之

司馬之法謂兵器良苦之等缺失備用之數授受之所共事之人皆是也注謂師旅卒兩人數所用多少失之矣　用兵注謂出給守衛亦非也出給守衛當在授兵之列謂之用者其諸弓矢斧鉞之賜及斬殺罪人之兵臨用而後出給者與

司戈盾

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

戈殳、司兵之所掌也、而復列是職者。盾所以衞、豈擊刺之戈殳、司兵授之、擁衞之戈殳、則與盾、而並授與、　司兵授舞者兵、此職於其時止授戈盾也、

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

授旅賁者惟殳。授故士虎士者惟戈、何也、近衞王者惟用短兵、司兵職建車之五兵、則長戟二矛、已建於乘車貳車之上矣、不言受兵輸與司兵互見也、此職有府、則盾與殳戈、不宜復輸於司兵、　兵車及旅賁虎士之戈、皆以爲衞也、故司戈盾掌之、古書每以干戈並稱、春秋傳狄卒皆抽戈盾冒之以入於衞師、豈非一衞一刺相備而不相離者與、

及舍設藩盾

此職獨無大喪廞藏之文、以戈則司兵廞之、盾則司干廞之也、

司弓矢

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

槀人弓弩矢箙、皆春獻素秋獻成、此中春始獻弓弩。何也、槀人所掌、幹材也、秋合三材、則弓弩之形制成矣。故書其等而入功於司弓矢、矢箙既成、則工事無所加、故遂獻之。弓之形制既成、而寒奠體。冰析灂、春被弦功乃訖、故至中春始獻之也。槀人職所謂獻者、工獻於槀人也、此所謂獻者、獻於王也、弓弩之工未訖、槀人已試之而行誅賞、何也、形制既成。則可被弦而試之矣。紲檠施漆、既試而後終事焉耳、

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散射

鄭注恒矢之屬、軒輖中、又訓前後訂其行平、非是、辨見考工記矢人、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

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

注疏之說諸儒多病之康成之蔽蓋由必以規爲圜以句對直而不知弛弓雖甚句必不能合三而圜而規之義亦不必定爲圜也周語規方千里注規畫也戴記其規爲有如此者注規度也揚雄法言蕭規曹隨說文規有法度也不聞皆以圜訓按考工記凡爲弓以形體之短長分爲上中下三制又必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九合而成規謂既度其形體又度其志慮血氣而

審擬六材之齊量以合之合之至於九然後規制可定耳遞降以至於士猶必三合若不三合則必句弊而不可用矣每見弊弓久不用則或句於近簫之兩端或句於隈皆由其合材之始未嘗再三審度耳欒氏爲例合六而成規詳見攷工記解

澤共射椹質之弓矢

大射以貍步張三侯不以及遠爲賢也此用椹質豈合士於澤宮以考藝則并校其力之強弱與

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

獨言大射燕射者射者多無定數必如數而共弓矢若賓射惟諸侯與耦數有定所共弓矢亦有定故不言也

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

弓矢有利攻守者有利車戰野戰者有利射犴侯鳥獸者有利射甲革椹質者師則或攻或守或車戰或野戰役則田獵會同則射犴侯甲革

故各以其物頒之司兵授兵從司馬之法故須弓矢從授兵之儀也

田弋充籠箙矢

平居無禮射之事所佩矢有數不必滿箙軍旅則籠箙之外多備以防匱乏詩交韔二弓束矢其搜是也惟王之乘車及田弋則充其籠箙而止

槀人

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而

誅賞

書其等者、材有良苦、必使上工爲其良、下工爲其苦也、乘其事者、工有敏鈍、敏者所作必多、鈍者所作必少也、饗工但以其等之大凡。至試其弓弩。則良苦之中。又各有巧拙。多少之中。又各有堅瑕。或上工而偶有疎失。或下工而時得精堅。必辨之至晰。而後食可上下耳。

戎右

詔贊王鼓

軍旅田役、贊王鼓者、大僕也、戎右衛王、兼持馬、推車、恐無暇助王擊鼓、蓋詔王鼓、兼詔大僕贊也、凡王鼓、大僕皆贊、獨軍事別使戎右詔贊者、師之耳目在右御、御心一於馬。察敵之可。而作士之氣。惟右事之。故使詔焉。（觀長勺之戰、公將鼓而曹沬止之齊師三鼓、沬曰可矣則詔君鼓者宜車右）馭者別有戎僕、並駟乘而

居鼓下

齊右

凡有牲事則前馬

不曰王式、而曰凡牲事者、齊行不出朝廟宮庭。舍牲事無式也。於道右曰王式則下前馬、而此不言下者、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齊右之職也、有牲事則王式而車不行。右已下持馬。不必更言下矣。

道右

詔王之車儀

車儀獨道右詔者、朝夕燕出入之儀既習、則祭祀會同賓客、加謹焉耳、惟戎車之儀異常、（如玉藻戎

容暨暨之類）故戎僕別掌之、

大馭

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

右下持馬、故王自馭、

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

工歌肆夏、則路行緩、而鸞和之鳴疏、工歌采薺、則路行疾、而鸞和之鳴數、故馭者既知肆夏采薺。爲行趨之大略。又必審聽鸞和之節。然後車

馬之儀與工歌相應也。

戎僕

犯軷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

郊壝至近、且犯軷則以田以鄙、閾外會同皆犯軷可知、獨言巡守及兵車之會、舉遠也、巡守、乘革車與朝覲會同異者、王出畿則武衛宜嚴也、

掌凡戎車之儀

注謂衆兵車易氏祓遂以步伐止齊之儀實之

非也、其然則上文所掌倅車之政具矣。儀與政不同。戎僕身在王車、安能徧察衆車之儀、蓋掌王凡在戎車之儀耳。行道、拔軷、禱戰、誓師、鼓進、受愷、各有儀法。故以凡該之、道右掌詔王車儀、在師中則戎右之任重且繁、故使戎僕掌之

道僕

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掌貳車之政令

曰朝夕燕出入者、謂朝夕視朝及或以燕遊出入也、大馭齊僕、無掌副車之文、蓋祭祀賓食皆在廟、無所用副車也。朝夕視朝亦不宜有副車。此掌貳車之政令、豈謂燕出入[illegible]宜有副車、而不言者、王出宮則副車必從、不待言也。

田僕

掌馭田路以田以鄙

以鄙、省耕斂也、蓋以鄉遂爲與、

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

比禽、謂比次所獻禽種物、各[illegible]、且別其上殺

中殺下殺也

周官析疑卷之三十

校人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

養之事如良馬師圉校多芻秣與節之類乘之事如齊道戎田德力毛足各有所宜之類　注謂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疏以序官

有馭夫趣馬圉師而無僕夫因疑校人所屬別有僕夫而文闕後儒又謂即五路之僕似俱未安大馭戎僕各二人皆中大夫與小宰小司馬爵同即齊僕下大夫二人亦不宜下兼廄馬以事理推之道僕田僕上士皆十有二人更番代御無事之日多故左右二校各以六人兼攝與天官內司服縫人職之女御即取當御敘於王之燕寢者畧同經不特文以見其爲道僕田僕何也序官馭夫與二僕相次而列於校人之前則僕夫即道僕田僕亦可見矣蓋有事則道僕田僕御王車馭夫御貳車無事則分掌廄繫其職同也若趣馬則專掌芻養之節故列校人之後而爲官中之屬　注謂校有左右則良馬每種四百三十六匹不知此計兩廄所容馬數耳非謂每種數必齊同也蓋物雖有五而用之則止四事若齊道戎田各有定數而分二廄則種馬一類安所用之哉以事理推之王之齊路道路及副車從車出入宮庭更番駕脫數不過百

至玉路惟共郊祀則其用尤稀三者必以種馬之德優者充之其餘皆以供戎田之用耳田以習戎自軍帥及親者貴者之車皆宜用種馬使更番調習至於軍旅會同巡狩則四路皆從加以戎路廣車闕車苹車輕車之萃其數當十倍於齊馬道馬（春秋傳楚之游闕從在師中者四十乘）由是觀之齊馬道馬並駕玉路者合之尚不足以充二廄其餘種馬各分散於戎馬田馬諸廄之中以劑之而六校十二廄皆良馬也注謂六馬各一廄則

駑三倍非二廄所能容而於經文別言駑馬而無僕夫亦不可通矣　注以一種之數三之爲千二百九十六匹本無可疑而賈儒多謂駑馬宜三倍於五種之數非也古者軍旅之馬皆邱甸自具卿大夫兵車各有定賦良馬五物惟以駕王之乘車貳車從車耳其任載則有牛車有人輦駑馬所共不過畿內小吏騶騎及役車之用耳取於千二百九十六匹之中綽有餘裕矣三倍於五種何所用之哉古今事實不同不可

不究也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舊說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皆分爲三但諸侯不應竟無種馬戎馬特所畜不多故合種馬齊馬爲一種戎馬田馬爲一種家則良駑各一種耳初試爲大夫者畜馬止一乘等而上之雖十倍止四十匹耳百乘之家據其采地所出言之私家安得有馬至八百六十四匹之多也況大夫出賄私覿之馬公家具之經特言天子邦國與家等殺之大槩耳

凡馬特居四之一

陳氏謂牝牡雜則不可以駕此謂養馬時不知牝牡共槽棧亦蹄齧不可養惟注三牝一牡欲其乘之一性相似爲近然果爾則經文當曰凡馬乘匹牡居四之一其義乃著以近代之法證之民間所畜多牝馬其牡駒則騸九而存一以

爲特以非騸雖單騎亦難控制也況欲服之轝之而齊其任乎先王愛物之政則騸三而存一對騸而言故不曰牡而曰特也所存之特既少則遊牝時以一特將三牝義亦可以該矣見於詩者戎車田車使車皆用四牡則玉路齊路道路可知漢時閭閻聚會不乘字牝則國馬雖駑亦無取牝之義疑十二閑皆牡馬也其牧地所畜之馬則宜數倍於此取爲犧牲則地官之牧人掌之（犧牲亦不用牝）以禮賓客及國使之幣馬則旋

以廋人所教之駣補之、若公馬止於十二閑所畜則每歲幣馬必耗其半、或三之一矣、且遊牝將三倍於特之牝、將於何取之哉、

夏祭先牧頒馬攻特

攻特之說、先鄭得之、若縶維使不得乘匹、則春執駒是也、扇馬必於爲駒特、謂氣血易長而不傷、既乘匹而後扇、則有不能全活者、而性不若駒之良、竟不扇、則終不可乘用、故廋人攻其爲駒者、而校人於通淫後、并攻其特、

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臧僕謂卽於馭夫內書其善者、以補道僕田僕之闕、至齊僕、必上士清直久著、乃升爲下大夫、大馭戎右、則才德出衆、然後任焉、

飾幣馬

諸侯來朝、王賜車服、必以馬從、又或加賜有馬、而以幣將、皆校人飾之也、疏據覲禮王勞侯氏以璧、謂王家遺人無庭實、非也、覲禮最畧、未至王郊以前禮皆闕、必已見於春朝夏宗也、賜車服之後、繼之曰重賜無數、安知重賜中無馬以幣以前見於春朝夏宗、而無庸覆舉乎、經不言馬、乃據覲禮所未詳、而斷爲有幣而無馬、誤矣、

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

大宗伯職、玉及牲幣各倣其方之色、疑止據四望五嶽四鎭四瀆之正祭而言、若行過山川、及崩竭而有祈禱、其地或在偏隅、間於二方、故並用黃駒、以地之色緫之與、

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文不承毛馬之後者、自飾幣馬至共幣馬、皆齊色也、詩曰路車乘黃、書曰布乘黃朱、是幣馬必齊色也、詩曰駟鐵孔阜、又曰四黃既駕、是田馬亦齊色也、遣車之馬以芻靈、則同色不待言矣、六月之詩曰比物四驪、謂物既比而色又齊、見馬之盛也、牧野之師用四騵、蓋君所乘、其餘則皆齊力、

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

宮當作官字誤也、他職有府史、此更有師圉之

屬、故以官中該之與秋官士師掌官中之政令同義、不得爲宮、若春官小胥序官中之事、則義不得爲官詳見本職

趣馬

掌贊正良馬

同曰良馬、而其性質血氣。於五路各有所宜。用非其宜則當正之趣馬朝夕拊馴、知之審矣、故校人辨六馬、必使贊正焉、所以下無隱情事無遺便也。

牧師

凡田事贊焚萊

山虞澤虞職、無焚萊之文、而蒐田有火弊、則焚萊者虞人可知矣、曰凡田事者、王時田而外、甸稍縣都宜蒐獸之地、應不禁其焚萊、牧師通掌畿內之牧地、具知其宜焚之處、故凡田者皆受令於山澤之虞、而又使牧師贊焉、野人若無所菓而焚茅、則司爟有罰矣、

廋人

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

先王制禮、馬將乘匹、則佚之而不任、人將娶妻。則止於外而不使皆所以盡人物之性

正校人員選

廋人下士、而使正校人員選者、每閑二人、則趣馬駔夫僕夫、才智可以相長、性質各有所宜。知之審矣、與趣馬之得贊正良馬同義、或疑廋人所正惟師圉、趣馬以上之員選、不宜轉使廋人正之、且謂漢以刺史察郡守、明以御史糾督撫、

乃後世防姦之術、非先王禮意、然詳考五官、如司士詔爵詔祿、內史以八枋詔王治、司會掌典法則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上及正與師、小司徒頒教法、鄉大夫以六卿、承而受之、當官行法。不問尊卑。攷教之所以無壅黜陟之所以不枉。實由於此。何獨於廋人之正員選而疑之、

圉師

射則充椹質茨牆則翦闔

以其習於華草、故使充椹質、習於爲矛、故使爲闇椹質宜以木爲之、而空其中、以知草實爲蓋古者射有襄尺井儀。必以草充質、然後矢之貫質者始能如樹、華儒謂盤草爲質非也、甲革椹質取貫堅也、而以草盤、則義不可通

職方氏

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山師川師所辨之利害、謂設險之要害也。土訓誦訓所道地慝方慝、謂惡物汚俗之害也。知其害則利可興。開道通津、則疆圉之利也。除惡革汚則禮俗之利也。職方通掌九畿、必周知之、然後封守可定、政教可頒、

東南曰揚州其山鎭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周起西北、去東南絶遠、故首列之、以志風教之所暨也、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終周之世、爲禍災於中夏、故職方所記、以險遠爲先、　鎭者其山高大爲一州之望、若能鎭壓之也、水瀰漫而灘淺草盛者曰藪、窪下而鍾水、可以爲陂灌溉者曰浸、會稽在浙江紹興府、東南具區即禹貢震澤、今所稱太湖也、三江、岷江松江浙江也、岷江發源於梁州、而入揚州之界、則合安池宣昇潤與諸州之水、而環其北、松江合嘉湖蘇常諸州之水、居其中、浙江合衢徽嚴杭諸州之水在其南、揚州之川、未有大於此者、五湖無考、旣列具區、則以太湖旁五湖當之、非也、　九州男女之數、所以皆可凡數者、司民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而諸侯歲獻民數、則按籍可稽矣、所以具列於職方者、男女偏多偏少之地。所以差其征役、紀其作業者。政教不得而同也

正南曰荆州其山鎭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顧景范曰、衡山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雲夢在湖廣德安府城南、江水發源四川成都府茂州西北之岷山、歷梁荆揚三州、至今南直揚州府海門縣東入海、漢水發源陝西漢中府沔縣西嶓冢山、至湖廣漢陽府城東北入江、穎水發源河南府登封縣東陽乾山、至南直鳳陽府穎州穎上縣入淮、湛未詳、今河南汝州境內有湛水、穎湛本在禹貢豫州之域、

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

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穎溠二字疑傳寫互譌、豫州當曰穎波、荆州當曰湛溠、鄭注似不可破、

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

顧景范曰、沂山在青州府臨朐縣南、孟諸在河南歸德府虞城縣、禹貢屬豫州、淮水發源河南南陽府唐縣東南桐栢山、至江南淮安府安東縣東北入海、泗水出兗州府泗水縣東陪尾山、至江南淮安府清河縣南入淮、今名南清河、沂水出青州府莒州沂水縣西北雕崖山、至淮安府邳州南入泗、沭水出臨朐縣沂山、至淮安府安東縣西入淮、

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濰、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

顧景范曰、岱泰山也、在濟南府泰安州北、大野在兗州府濟寧州鉅野縣東、河從西域崑崙山至陝西西寧衛積石山、乃入中國、歷雍豫冀兗四州之域、東北入海、今從東南合淮入海、濟水發源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王屋山、至山東濟南府濱州利津縣東入海、亦曰大清河、盧水在濟南府長清縣西、廢盧縣境、濰水出青州府莒州西北箕屋山、至萊州府濰縣東北入海、禹貢屬青州、

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

顧景范曰嶽山在陝西鳳翔府隴州南、弦蒲在隴州西、汧水出陝西平涼府城西南笄頭山至西安府高陵縣西南入渭、汭水出弦蒲藪東北、歷平涼府境至西安府邠州長武縣而合於涇、渭水出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鳥鼠山至西安府華州華陰縣北入大河、洛水出慶陽府城東北廢洛源縣南流合漆沮二水、至西安府同州朝邑縣南入渭、通典曰洛卽漆沮也、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

顧景范曰醫無閭山在遼東廣寧衛西、貕養在山東登州府萊陽縣、在禹貢宜屬青州、菑水在濟南府淄川縣東南、時水在青州府臨朐縣西、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揚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栢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顧景范曰霍山在今山西平陽府霍州東南之三十里、爾雅秦有揚紆、此屬冀州、未詳、漳水有二濁漳出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發鳩山、清漳出太原府平定州樂平縣西南少山、至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西合焉、其下流復分爲二、或從北直河間府獻縣合滹沱河、或從山東東昌府館陶縣合衛水、汾水出太原府靜樂縣北管涔山、至平陽府蒲州榮河縣西入大河、潞水、闞駰曰、卽濁漳也、今潞安府城西南二十里濁漳經焉、土人猶呼爲潞水、通典曰潞河在密雲縣、卽今北直順天府境白河也、 春秋傳、滅晉所兼國曰狄揚紆、韓魏又曰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揚爲晉所兼、邢亦在冀州之域、以音同而誤紆與、

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顧景范曰、恆山在北直眞定府定州曲陽縣西北、昭餘祁在太原府祁縣東、虖池水出太原代州繁畤縣東北秦戲山、至北直河間府靜海縣北小直沽入海、嘔夷水出山西大同府蔚州靈邱縣西北高是山、一名唐河、至北直保定府安州北、合於易水、淶水在保定府易州淶水縣東北、亦名北易水、易水在保定府安州城北、名南易水、　羣儒謂周分梁州以入雍豫、蓋據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而職方華爲豫鎮、其實非也、

雍梁西境、並以黑水爲界、雍州東境際河、故於梁州舉華陽、以示二州南北、以華山爲界耳、蓋梁之北境、遂與華山之南相對、非其地直接華山也、王氏應電謂梁州未歸化者甚衆、故周公以其職貢者分屬荆雍豫三州、而不及以政教者不入職方、亦非也、周南德化首被荆梁、而雍梁接壤、服屬尤親、牧野之師、庸蜀盧濮皆從、故以附王畿而爲枝輔、與虞夏都冀、遂併營幽於冀同義耳、　職方列舉九州所利之物產、與禹貢有無多寡不同、何也、禹貢詳邦國之貢物、而職方則閭閻所利賴、四民所恃以爲生、其義各異也、

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相維、如相朝相聘、相勝相弔、救烖恤患、及奉王命以討有罪之類、　觀此經則大行人六服所貢各主一物、乃入見時所貢、而非歲貢之常可知矣、

王殷國亦如之

注王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據上經曰王將巡守、此曰王殷國亦如之、似巡守與殷國爲二事耳、不知王將巡守則戒於四方、先期之事也、王之所行、先道而巡、戒令在途之事也、既至方岳而殷國、則亦如先期之戒令、辭事相承、即此可徵殷國即巡守時事、鄭氏偶未達耳、

土方氏

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

土宜土化之源皆以土之淺深剛柔燥濕風氣之寒煖而異故土方氏辨之

懷方氏

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

疏方貢謂六服諸侯非也九服之貢皆大行人致之此曰來遠方之民則非貢使明矣蕃國之民以貨物交易者或貢其方物亦不拒也政職以聚百物故設此官

合方氏

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李光坡曰此官皆柔遠人之事除其怨惡者禁上著豪強爲商旅患同其好善者彼此地產交相好善則貿遷者利其息故其文承通財利同數器壹度量之後也上懷方氏來遠方之民此官達其道路以濟其不通也懷方氏致遠物此官爲之均調使樂徃來也

訓方氏

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四方之政事有得失上下之志有異同旣以告於王則必褒嘉而飭正之故正歲布以爲訓也觀新物則利於民用者可使四方倣效之所謂無者使有利者使阜也若作無益害有益則禁絕之所謂靡者使微害者使亡也　司徒之屬有誦訓而復設此職者誦訓所掌獨其國故事此則周知其國政人心俗尚而使王知所以紀其政教也誦訓所掌獨巡守之事而此則布訓於四方也惟此職所誦四方之傳道即誦訓所道方志蓋此職采而達之而後誦訓道之司徒所布於邦國者教典之常也此所布之訓則因其國政人心俗尚之有偏而矯革化誘之者

形方氏

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

華析也離麗也地勢應屬此國而披於他國則在此爲華在彼爲離而統攝難爭端起矣故正之

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諸侯不和、多起於疆埸之爭、故事大比小、政敎多方、而獨繫此職之末、

山師

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名山大澤不以頒、其餘山林川澤、仍頒之於邦國、特使王官遙掌之、而致其珍異之物耳、原師掌辨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乃以建國邑與山師川師之職異、故不言所致之物。又原隰皆穀土、無珍異之可致也。　珍異之物、或爲常貢、可充祭祀之好羞者、或非常之物、如玉足以庇嘉穀、味足以禦火災、及藥物可療疾病者、不可必得、有則致之、非貴異物而以爲玩好也

邍師

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封建國也、邑、制都鄙也、五土獨掌其三者、邱陵

墳衍、皆有穀土、可計賦以建國邑、山林川澤之小者、則因其封域、計其穀土、相其形勢、而頒之以爲阻固焉。　山師川師邍師、與地官虞衡閭師之職同、而事之所主則異、閭師所掌者任地、而邍師則封國建邑、以辨其疆圉、虞衡所掌者、作山澤之材、而山師川師、則辨利害、以爲設險、爲國之本、蓋五物九等、國邑封域、雖總於司徒。而制畿封國、則司馬之職、故特設職方形方、以專掌之、而山師川師佐焉、邦畿之外、五地土壤、達於四海、閭師不能悉辨也。故設邍師、與山師川師、司險掌固、聯事而聽於職方、以定城郭溝涂樹渠之分界也。

匡人

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法則冢宰所建、而使司馬之屬達之、且觀其慝、所以警不聽命者、達法則遂足以匡邦國者、使其國之臣、皆稟王朝之法、都鄙之吏、皆守王朝

之則諸侯雖欲反側而勢不能行矣

撢人

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

正王面所謂四面而內鄉也匡人達法則而邦國之臣皆稟承乎王吏撢人誦王志而天下之民皆內鄉於京師此先王養諸侯而兵不試之道也齊魯之衰民不知若而陪臣各固其私以成篡奪之漸則知此邪於未形周官之所慮遠矣

都司馬

以國灋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

政若諸子宮伯掌固之所掌學若大司樂之所掌是即所謂國法也都家士庶子之政學一以王國教冑子之法治之以聽國司馬者有軍事則聽於諸子有守政則聽於掌固也

家司馬亦如之

此謂家司馬雖以家臣爲之而平時掌戒令政

學用國法有事聽於國司馬一與都司馬同也或以春官序官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例之謂此職之文與序官各使其臣以聽於國司馬互錯求以事理之實決不可通蓋都家宗廟社稷及都邑四時之常祀與天神地示人鬼物魅之特祀於冬夏日至者（神示謂分星山川之祀人鬼謂因國前哲之祀）皆同故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不得與都異若夫士庶子衆庶甲兵之數則雖卿之小都視家衆亦四倍焉故上士中士外增設下士八人正以所統者衆耳若移職文於序官則土地人民僅四分之一而官徒則同不惟無所用之且將何以供億乎移序官各使其臣以聽於國司馬於本職則戒令政學不能該而各使其臣義亦無所着序官所以云爾者正以見地狹人少故王朝不別設官而各使其家臣領之與都宗人異耳李光坡曰大司馬掌邦政以兵事爲主故凡兵甲車馬之政隸御僕從之官九州邦國之形勝阨塞要害皆屬焉兵事以賞罰爲主故首司勲

兵莫重於馬、故馬質次之、政莫重於地、故量人次之、次以小子羊人、者祭祀之事也、繼以司爟者、火政兵事之要也、設險守固、制勝於未形、故掌固司險次之、候望譏察、備伺猝慝、故掌疆候人環人又次之、挈壺氏三軍之耳目、故又次之、射以武事而備禮樂、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習焉、故射人次之、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皆因射而及之也。司馬辨論官材、司士佐之、六官之師旅得其人、則六軍之將帥得其任。諸子之治國子、司右之治戎右、皆此意也、自是以下至圉人數十職、則詳衛王之政、虎賁旅賁夾衛王車、節服以衛王車而及之也、方相氏以衛室神而連類及之也、大僕小臣祭僕御僕隸僕、王之出入起居、皆擁衛於前後左右、故次之、王車有五路、乘車之冕弁各有宜、故弁師次之、車中甲兵戈盾弓矢具、故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繕人稾人次之、戎右齊右道右、爲車右者、所謂勇士也、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御車、所謂僕夫也、馬以駕車、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圉人、皆馬官也、不次於馬質之後者、馬質專掌買馬以備軍馬之乏、凡馬之政教、皆校人司之也。職方土方懷方合方訓方形方、以及山師川師邍師匡人撢人、皆所以周知天下之土地形勢、山川林澤原野之險易、而施訓道匡正之法、所以銷兵於未形、止亂於未萌也。都家司馬、以國法掌其政學、以聽於國司馬、故以是終焉。

周官析疑卷之三十一

湘潭陳滄洲
高淳張彝歎同訂　　桐城方苞著
新建喬力堂

秋官司寇第五

刑官之屬

遂士縣士方士皆別設官而鄉士仍用司寇之屬士者所受國中之獄訟其治在國中也諸官皆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以給官中之事而

司寇之屬士獨兼受國中之獄訟者諸官之事紛秋官則所掌惟獄訟而四郊之獄訟鄉師聽之而後達於鄉士遂之獄訟遂大夫遂師聽之而後達於遂士公邑都家之獄訟守士者聽之而後達於縣士方士其獄辭皆已定矣其上達則士師察其辭小司寇附其法大司寇斷而行其令故司寇之屬士雖使兼受國中之獄訟而不患其不暇給也四官之事有司分治之使官中之士兼之則侵官也則離局也司寇聽獄訟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獻其議雖他人所上獄訟亦公聽而共成之則雖使兼受國中之獄訟而非侵官無離局也且四郊之獄訟鄉師聽之必內達於鄉士者以獄之成必取決於司寇也國中之獄訟無外訴於鄉師之理故使司寇之屬士受之觀此類則聖人精義致用之學見矣

遂士

疏謂遂士兼主六遂中公邑之獄訟非也其職

曰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則不兼公邑明矣上獄訟於國司寇聽其成書其成與聽獄訟者至都家始有異文則甸稍縣都之公邑並掌於縣士可知矣縣士職與鄉士遂士無異文以其爲王朝之吏而所掌公邑耳　遂之士倍於鄉何也鄉地近耳目眞遂則稍遠而獄訟之達也遲所以聽其辭而察之者尤不可以不詳六鄉六遂各七萬五千家其爭訟不附於刑有地治者自斷之則達於司寇者宜無多而鄉設

上士八人、遂設中士十有六人、以士聽而辨務焉、蓋惟恐不得其情也、

縣士

家稍縣都之公邑、大不過縣、故掌四等公邑之獄訟者、以縣名官、宅田士田等在鄉郊者、亦宜爲公邑、而知不掌於縣士者、四郊地阨、其爲邑也微、且其田多公卿大夫士以及庶人役國事者受之、其有獄訟、必近就國中而取決於鄉士明矣。

公邑之貢賦、載師執其總、而遂人令之、

遂師征之、以入於大府、師役、則遂人令之、邑長致之、遂人帥之、以聽於司徒、功事、則遂大夫戒之、歲終令會政致事於小司徒、以達於治官、獄訟、則主縣士以達於司寇、知縣師所徵野之賦貢、惟家稍縣都者、以九賦有家稍縣都、而無公邑、則知統於邦甸、又鄉遂公邑之貢賦掌之者、乃閭師遂人遂師也、知縣士所掌獄訟兼六遂中公邑者、以遂大夫雖兼掌凡爲邑者之政令功事、而所聽惟遂之治訟也、知遂人遂師職所謂野、乃公邑者、以遂人職既曰大喪致六遂之役、而又曰凡事致野役也、

方士

自甸稍至縣畺、皆有公邑、其獄訟紛綸、故縣士四倍於鄉士、三倍於遂士、都家至衆、而方士數較少者、都家之長、各與其士定議附法、方士受其成而已、

職金

秋於五行爲金、其用斬刈鐫刻爲多、故屬秋官、

掌囚

掌囚僅用司圜下士之數、徒亦減四之一、而無胥、蓋拘囚以待刑殺、栖止有定、耳目易周、若罷民、則施以職事、所以稽其業、緒紏其爭鬬、防其遁逸者、尤不可以不詳、故士有加、徒有加、而又有府以董其徒、惟恐其不能改而致屏遠方、或出圜土而入於大辟也、

罪隸

古者罪人不孥、而盜賊之子女、不宥以奚兒之

人或不顧父毋兄弟而皆知愛其妻子故以是累其心又使其妻子畏懼警戒而毋動於惡也

貉隸

四翟之隸皆慕義而來願留中夏者故因其能而各任以事謂之隸者王宮宿衞官府所掌士庶子也旅賁皆命士也虎賁所掌謂之虎士必粗知道藝而有異於胥徒者故於司隸所掌稱隸以別之春秋傳人有十等隸班在六非甚賤也盜賊之子亦使班於四隸者非其身之惡也

不使列於齊民者恐其習爲匪僻也

布憲

大司寇布刑於邦國都鄙與大宰司徒司馬同而特設布憲以表懸於四方邦國何也治敎政之有更易者以簡書布於君長有司承令布治施敎敷政則不患幽隱之不逮矣獄情萬變刑章有因事而增減者有隨時而輕重者（自漢唐至元明刑律常有增設）若官吏知之而民或不聞則陷入者多矣故使王官持旌節以表懸所以宣播道路徧四方之觀聽也若小司寇所謂宣布於四方憲刑禁者則專指畿內而言蓋曰肆士則爲鄉士遂士縣士方士明矣（此職曰詰四方邦國及畿其都家則爲畿外可知）內地近仲冬以後刑獄尙有不宜留者故夏之正月始布懸之布憲則自侯衞達於四海故四方分出以子月巡行至寅月表懸始徧也

禁殺戮

下士二人豈能司察畿內之私相殺戮者其職曰以告而誅之蓋既立專司則怨家及寺涂地

之人皆得以告也其不以有地治者掌之何也有地治者專司治敎所聽不過其地之民訟地訟必附於刑而後歸於士此職所掌傷人見血攘獄遏訟皆大違法禁以刑官掌之則輕者誅罰重者即歸於士然後姦民畏法而不敢輕犯耳

禁暴氏

職所列皆禁於未然之前使欲爲淫非者不得逞故官名禁暴

野廬氏

國野之道、廬宿候館委積皆隸於地官、而刑官掌其幾禁蓋守涂地者雖得肯人必歸於士而後可正其罪以刑官掌之則隨時隨地可以搏執撻戮而禁令無壅矣凡事物之禁皆屬刑官職此之由

司寤氏

盜賊姦宄多乘夜竊發故以刑官司寤王畿至廣而所設僅下士二人徒八人者守涂地者各有夜士干掫司寤氏不過詔之以禁禦耳人皆寐而獨寤分時以令干掫然後閭閻得安寢也

司烜氏

易曰日以晅之荀本作烜取火於日故以司烜名官不必易爲燬秋氣最清取水於月當秋明潔凡祭祀明水之用爲多故屬秋官而並掌夫遂以共明火也明水兩積日兩取之以待用若祭之日天適沈陰必不能取火於日豈亦當

秋陽正烈之日傳火於荆薪畜之以待更然故於司爟之外別設此職而禋祀五帝之明水火必大司寇奉之與

條狼氏

韓愈文有荒不條義遵注疏但此職掌王公之趨辟師中之誓命絕無道除不蠲之義蓋令野脩道者遂人巡道脩者遂師則除不蠲乃彼二職事也當以鄭氏鍔之說爲正注所謂狼扈道上亦可通乃賈疏失其意耳春秋傳扈民無淫注扈止也古者雖君出不預止行者偪近而後辟之狼戾之人或慢止道上而不肯早辟故使八人先路執鞭以辟之

冥氏

猛獸其晝多伏藏設弧張爲阱擭以待夜昏冥之時而得之故以名其官

穴氏

害人之物莫酷於猛獸夜首冥氏以捷噬莫之能避也蟲毒攻之其發較遲而死傷則一也穴

氏又次之、雖蟄獸而伏藏、遯之者尙希、翨氏已下、則無關於驅命矣、

薙氏

柞氏、薙氏、通言攻木殺草之法、蓋掌苑囿山林、及公家園圃之官、而使民取法焉、卽然者、以掌凡攻木殺草之政令也、陳氏汲專主苑囿義、已不該、而謂山林自有虞衡掌、此則誤矣、二職絕無柞薙之事、薙氏下士僅二人、而柞氏八人、正以兼掌山林園圃、攻木之事繁多耳、

翦氏

蠹物雖無傷於人、而害甚廣、故先之、貍蟲雖蟄人而遇者希、故後之、

銜枚氏

大刑以征伐、銜枚氏所掌、本軍旅田役、而旁及道路之囂譁、故屬秋官、大祭祀謂郊壇、亦禁遺喧也、

伊耆氏

戴記伊耆氏始爲蜡、制葦籥土鼓、亦猶隸[illegible]遺

數、各成造曆蓍頡作書之類耳、

大行人

賓客之事、而掌以刑官之屬、何也、鄉飲酒義、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賓者、以義接人者也、又古者天子之於諸侯、迎送揖讓、皆以賓主之禮和之、過則慮其無辨、故以刑官掌之、詩曰、彼交匪紓、天子所予、又曰、彼交匪敖、萬福來求、蓋必其道各盡、而後君臣之恩義可常保也。

掌訝

設官之數、與訝士同、以賓客四面而至、送逆之事必偕也、府史胥徒、則省半焉、蓋以訝士兼受四方之獄訟、

掌交

小行人辨五物、各爲一書、以反命於王、則巡觀侯國而究察之明矣、而復設掌交、以巡邦國何也、掌交積日累月、以得其禮俗政事利害順逆儀禮苦樂悖逆和親之迹、然後小行人之出可

周諸詢度。按實而別其類也、（小行人四人二人留治官中事常遊行之歲二人分出所至之國淹留不過旬日非平日具得其事迹安能倉猝而立定乎）

掌察

掌交之朮、備列九稅九禮九牧九禁九戎之諭、則所以馭邦國者畢矣、掌察以下七官皆馭都家之法也、其職曰掌察四方、謂王畿四面之都鄙、各以二人掌察也、（方士掌都家獄訟亦每方四人）蓋官中之刑獄則層累而察之者精矣。其禁令則分掌而察之者詳矣。賓客之禮事。無所用其察。至於大服之國、治教禮政刑事之大者、則王及六官之長貳察之。其民情土俗之小者、則行夫小行人察之。無為別設一官。且其事紛放。亦非中士八人所能坐察也。所察宜主官吏之賢愚。祿爵之當否。蓋都家之賦貢則掌貨賄之所司。祭祀禮俗刑賞田役則朝大夫之政令。都則家則之職守具矣

掌貨賄

此掌都家列於九賦之貨賄也。蓋天官之句稽

供其地官之政教禁令、施則於都家、使遵守之、無所用王官、而其農田之所入、或留為委積以待賑發。（見遺人職）或輸於王朝、以待九式。（見大府職）其餘職之貨賄財物、亦或輸王朝。或留本邑宰夫所攷羣都縣鄙之財用是也。其存貯也、則有燥溼朽蠹之慮。其出用也、則有調發轉移之節。故每方各設下士四人、以掌之、以備或留而鈎攷。或出而巡視也。司貨賄宜屬地官而設於秋官何也。貨賄出納乾沒抵冒姦蠹易生、以刑官之屬掌之、隨時糾詰擿治、所以儆戒姦宄、

朝大夫

此職府史之下、有庶子而無胥、何也、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其有政令事。故非胥徒所能呼召也。故即用都家之庶子供胥之役。（庶子列府史下而別無胥故知供胥之役）蓋以胥掌事。恐都家之子弟或有拒違。以都家之庶子為之。則細民依法惟謹矣、朝大夫朝夕聽事於王朝、故庶子從而治敘焉、其戒令、則使徒達之都家之司馬掌士庶子車馬兵甲

之戒令、而設胥如他職、何也、軍政也。師都且親帥焉。豈慮其玩忽乎。傳曰、盡小者大、治周官者、當於此類求之、

都則

八則雖頒、而遵守之誠、奉行之善、不可以不辨也、故設職於都家以攷之。朝大夫必朝夕王朝、而後可聽事以達政令。都則必分置於其國家、亦式焉而後可守典以覈僭差、事各有宜也。

都士

治職教職、絕無治都家之官、以治教二典。王畿侯國所通行也。禮樂征伐威福必自天子出。不惟諸侯擅命。必加九伐。卽卿大夫之私邑。亦必使王官掌之。故春官則設都宗人家宗人、夏官則設都司馬家司馬、而獄訟放紛、既設方士於王朝。又設都士家士、與有地守者共治之、所以謹其操柄。以防冒濫也、　刑官之屬、設於都家者、較禮職政職爲多。然列職八而闕者蓋五焉、其故何也、都家之禮樂刑政、皆以王官掌之、乃聖王安上全下之至德要道。而衰世之人情不便也。是故諸侯放恣、封域并兼、經界毀易。惡民之疾其暴亂也、宮室崇侈、車服僭踰。恐民之議其悖傲也、而司空之職亡。軍制擅增、車徒毀列。惡民之怨其殘逞也、而小司馬、輿司馬、行司馬之職闕。逮至齊晉魯衛宋鄭、皆有強家逆臣、貢賦自專、刑威自斷。惡民之知有君也、而掌察掌貨賄都則都士家士之職闕。惟方士之上獄訟、朝大夫之達政令、則田氏未篡、三晉未分、已議

亦不能盡廢。其故常。且君不能專決、而於已無害也。故二職之籍、猶未去耳。禮職之無闕、何也、禮之大經、迹難盡泯、所惡於害已者、乃條理之精詳而不可踰越者耳。禮典所載、皆大經也。其條理之精詳者、則具在司空之籍矣。蓋司馬之職亡、而大司馬班爵祿之籍亦亡。而孟子猶聞其略。比類以觀、則知惡其害己而去其籍、乃百世不易之定論矣、　秋官卿大夫上士共三十三人、而中士下士四百有二人。蓋位卑則不敢

恃勢以枉人職分乃易於悉心以體物也　王氏與之訓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無取予書契之藏秋官之府不宜多至七百餘人非也惟獄訟之要不得不詳具而久藏蓋上下比罪不可無攷於前聽斷失中尚或有反於後故都家獄訟之成士師並書其聽獄訟者而況司盟之載書司約之約劑大司寇所獻之民數士師所掌合聯之簡稽荒辨之法大小行人司儀掌客所掌賓客之禮籍小行人所就六服邦國之事書覩五官已倍加且朔大夫都則都士每國而有之府安得不再倍於諸職哉聖人制法非衆以事理之實不可妄議也

周官析疑卷之三十二

安州陳廷彥
同里劉古塘同訂　　桐城方苞著
青陽徐詒孫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刑邦國卽下經用三典於三等之國蓋以刑邦國之民若諸侯之不率者則九伐施焉非五刑所及也旣曰刑邦國又曰詰四方蓋詰四方邦國之用刑而不率三典者大宰以刑典詰邦國卽此義也

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如酒誥羣飲汝勿逸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是也　加刑於新國平國亂國之上者明制在王朝布刑於邦國之時卽別異輕重而酌其中也如無畫一之法以限之則邦國諸侯驕暴昏儒者或徇私任性以爲輕重羣儒謂刑邦國之諸侯誤矣

以五刑糾萬民

糾有約束之義示以所尚而不用命者刑隨之則如木之從繩而無不可矯正矣

四曰官刑上能糾職

大宰官刑以糾邦治則所糾乃有位者司寇官刑以糾萬民則所糾乃庶人在官者

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曰野曰鄉曰國非以地別之以事別之也不共力役之政野刑也故曰上功糾力不孝不友不睦不婣不任不恤鄉刑也故曰上德糾孝吏之作姦民之爲暴勢家之滅義國刑也故曰上愿糾暴雖國中野外之人所犯鄉刑也則以鄉刑弊之餘刑皆然　劉氏彝謂國刑爲典禮之刑蓋據法以暴爲恭不知義亦不可通蓋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則九伐之所施也亂名改作殺無赦者也至於祭祀賓客序事以賢即小有過差不宜遽麗於刑且禮典不可云尚愿失禮而有訶責不可以爲國刑羣儒以五刑附治教禮政事五典義皆穿鑿難通王氏應電專以市官國刑非也糾之者市官之外禁殺戮禁暴萍氏等官皆有事焉

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

民罷於作業則必放僻邪侈而有害於人寘之圜土欲其困而悔也施以職事欲其勞而思也

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使知改則終可安其生不改則無所逃其死姦宄之民舍此無以革其心雖周公制法亦不得不出於此　反其鄉里而曰中國者使終不改則當屏之遠方也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

注造至也不至則是自服不直非也無論所訟虛實未有被訟而不自質辯者果自知不直而不至爲吏者當致其人平其事而後可以息爭未有置而不聽者蓋造者作事之端兩造者各陳其致爭之由也書曰兩造具備則不可以全

訓明矣曰禁民訟者或事端微細或曲直顯然則立使解散而不復致於朝也（陳從王曰訟獄者多挾一偏之情與其證佐以求伸及各陳其事由各出其約劑則虛誣難揜立可解散故必合兩造兩劑然後聽之而不主先入之言徇一人之私則將不敢挾其一偏而致訟獄故曰以曰禁）

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

訟是非可立決者也兩造具備則曲直可判矣獄遲久而後決者也或負財物或背昏媾其約劑有眞僞佐證有存亡未可以一言而決必致於獄然後其罪可定故所入加重又緩其期然

後聽之舊說以罪相證非也以罪相證無緣有兩劑若官司所守彼此爭執則各於其長訴之附於刑而後歸於士　臨川吳氏謂必入束矢鈞金則貧者無所赴愬未遍考周官獄訟之法故也國中之獄訟鄉師聽之六遂之獄訟遂師遂大夫聽之公邑之獄訟爲邑者聽之市及門關之獄訟市師及質人聽之附於刑而後歸於士都家之獄訟都家之士與其長成之大者方士達之小者方士主之又有肺石以達惸獨老

幼尙慮其無所赴愬乎其造於大司寇而不由者必事久變生情有詐僞辭無佐證雖具兩造而無所徵雖執兩劑而未可憑如書所謂單辭記所謂有旨無簡者是也古之聽獄訟者意論輕重之序而刑故無小辨法而不信則刑之辟藏而不信則刑之故使入矢以明直入金以示信重其之要而不肯息則視常法必有加焉所以使不直不信者懼罪之重而私休故曰以禁民訟以禁民獄也其或聽之而終不得其情則

又有盟詛之法而微之以鄉里臨之以鬼神蓋聖人親歷情僞之變法有所窮不得已而立法外之法以警人心明天理吳氏不究其端委而勇於立異過矣　方道章曰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謂兩造兩劑之不具者禁之使不得訟獄也若兩造兩劑具備則無論治者與質人司約立聽而立斷之非大司寇所職也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

張自超曰此曰未麗於法則圜土之罷民爲已麗於法者可知矣圜土之罷民曰害人是資有被其害之人此曰害於州里則頑嚚酗肆爲州里所患苦耳

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五家以近相保此更遠及二千五百家之州何也五家相保使糾察於平時也其過失邪惡尙

未形故曰有罪奇衺則相及嘉石圜土之罷民則過失邪惡已成矣懼其暫求自脫而不能悛非比偶之民所能制也故使其有司任之閭胥里宰實掌撻罰任之而不改則鞭朴加焉傲很怙終可復於州長而投竄之故不曰保而曰任蓋使有地治者任其責耳必如此然後邪惡之民無遁情若以任爲相保之義則二十五家之里且不能相保況二千五百家之衆哉曰州里者於鄉舉大於遂舉細也

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王而罪其長

斷獄弊訟者大司寇也乃散見於羣士而本職無列焉何也圜土嘉石所以禁於獄訟未成之先而閉其徑塗釣金束矢所以譏於疑獄疑訟而防其變詐肺石以達窮民又所以警有地治者與職聽之士而懲其枉橈也蓋使民無訟其本原固在於皇建有極章志貞教而止惡於未

萌明清於罪辭書正諸司乃大司寇之職至於職斷不失則羣有司之事耳此本職無一言及於獄訟之義與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刑典每歲和布不惟科條有增損即諸侯之國有由新而爲故旣亂而復平先平而後亂者其典之輕重必隨時變易乃得其中也

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内

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邦之大盟約、有或背之、則征討必行、六官皆有事焉、故並藏其貳、又使邦人及諸侯知所約之必不可犯也。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此侯國有爭訟、非九伐之法所及也、故以邦典定之、如疆場之爭、則所犯教典政典也、昏姻相負、則所犯禮典也、川防之閉縱、則所犯事典也。

本無輕重、一定之法、必隨事而酌定之。卿大夫之獄訟、以八法斷之者、官職之不舉、官聯之不會、官常之不脩、官成之不守、官法之不遵、官刑之不當、官計之不實、國有常刑也、若卿大夫而有土地財物之訟、亦當以八成弊之、　王氏應電曰、或謂邦典卽大司寇建邦之三典、邦法卽小司寇之八辟麗邦法、邦成卽士師掌士之八成、此似是而實非也、三典以刑邦國之民、非所施於諸侯、八議通乎上下、豈止於卿大夫、八成以斷庶民之獄者為多、而士師之八成、則以驗姦慝、而非以斷獄訟、不若舊說為安

大祭祀、奉大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

既總言大祭祀、又特舉禋祀五帝、豈凡祭祀之戒誓、大宰小宰掌之、司寇不涖、惟祀五帝、卽事於郊野、其事尤嚴、故兼使刑官之長涖之、與小司寇及士師職、皆特舉祀五帝、蓋刑官之正貳及攷、皆從而蹕者、又其屬、聖人慮事之詳如此。

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

此職及太宰、皆納亨後、繼言祭之日、則納亨非謂亨牲也、按特牲饋食禮、祭之前夕、宗人視壺濯及豆籩、然後視牲、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絜、請期、牲與鼎同時而告、次日乃殺牲、則納亨為納亨牲之鼎鑊、明矣、蓋祭前一夕之事、終於納亨、曰納亨、前王、則知視濯視牲、王皆親之矣、太宰納亨贊王牲事、在視滌濯之後、而小宗伯省牲在視滌濯之前、何也、小宗伯乃省牲、非視也。

蓋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於五官、使共奉之、小宗伯之職也、前期小宗伯省其當否、祭之前夕、王出視牲、然後五官共奉之、舉獸尾以告備、舉鼎鑊以告絜耳。

大軍旅、涖戮于社

觀此則知古之軍法、雖臨陣對敵、有不用命者。亦執而歸於士師、使羣士聽其情、傳其罪、然後司寇涖戮於軍社也。蓋大宗伯不與軍事、大司馬巡眂六軍而不帥師、則大司寇必爲軍帥、而戰之日不得涖戮於社明矣、將在軍、雖君命不受、而不得專戮、何也、軍刑至重、恐倉卒中或過出、無心或情有抵冒、故必歸於士師、明徵其辭、而後司寇涖戮、先王以哀敬之心、制刑辟、惟恐其或有枉橈也、凡軍旅、鄉師戮其犯命者、所治者徒役輂輦、其犯命者、戮不過鞭朴、士師禁逆軍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則附於五刑者、皆掌焉、至大司寇、小司寇所涖、則必斬殺之刑、其餘刑則士師涖之也、蓋凡斬殺刑戮、乃掌戮專職、而士師又曰戮之、則從司寇以涖大辟。而餘刑則自涖可知矣。春秋時軍帥亦不專刑殺、而聽於司馬、韓之戰、韓厥將斬人、郤克將救之、是也、至唐李光弼河陽之戰、羣帥少却、卽趣左右取其首、乃危急存亡之秋、非此不能使人致死、功雖奇、非常法也、漢唐以降、軍帥權重、得先斬而後聞、積威所劫、雖挾以叛逆、不敢不從、然後知軍刑必歸於司寇、政有本統、乃萬世無弊之道也。此亦古者軍將卽用六卿之證。若王不親行、則小司寇涖焉、

小司寇

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

司徒掌萬民、而使刑官致之者、三者皆國之變事、以刑官涖之、則進而陳其憸謀、退而動以浮言者、不禁而自戢矣、其不以大司寇、何也、其職擯而叙進以傳語、王與六卿並聽之、秋官之長、不得獨去其列而爲擯也

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

臣莫尊於三公故北面以答王親民之官莫尊於州長故帥百姓而位三公之後若鄉大夫則六卿也雖臨六鄉而不與民治宜西面以帥羣臣觀此而鄉大夫以六卿攝鄉老以三公攝益明矣使別設鄉大夫而非六卿則帥百姓者宜鄉大夫而不宜以州長注疏乃謂鄉大夫在

公後義不可通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

羣士士師所議既附於刑小司寇復用情訊之記所謂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也書者所書犯法之由即獄辭也讀之而囚無不服衆以爲宜然後法可用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

注引春秋傳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於王庭明國君不坐獄訟使其臣代之若大夫有獄訟亦不躬坐當使其屬若子弟代之也

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掌囚掌戮職凡有爵者皆刑殺於甸師氏而小司寇及甸師職獨舉王之同族何也其法本爲同族設而有爵者視焉故司寇甸師職第舉其法之所自始而掌囚掌戮職乃並詳其事之所兼及也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

呂刑惟貌有稽以色包耳曰辭氣此以聲包色氣耳目也蓋或貌變或聲變則餘必從之聲以辭言而辭不足以盡聲不直而巧辨者辭雖不屈而聲必有異則聲聽乃色氣耳目之樞紐也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

邦法中本無此八議之法故以麗之既曰麗邦法又曰附刑罰者以八等人之刑應末減者著於邦法之中弊罪時得權衡其彼此之輕重低昂而附之於刑罰也

三曰議賢之辟、

賢而罹於法者、如僨軍喪邑之類、或阨於事勢、而非其罪也、

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三訊並用而要以民爲斷者、所訊取於民、乃其情之實也、蓋民之所共白而以爲可宥者未減可也、其不可宥者、則權其情罪之輕重而施上服下服之刑、卽呂刑所謂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也、司刺言三刺三宥三赦、而此不言

赦者、凡宥必酌於民、言若幼弱老旄惷愚之應赦者、不必訊於民而後得其情也。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

周官登於天府者四、民數則冢宰司會貳之者、以制國用也。內史貳之者、執國法國令之貳以逆會計也。賢能之書、獨內史貳之者、以詔王廢置爵祿也。盟約之書、六官皆貳者、邦之大盟約、若有畔者、則禮樂征伐不行於天下、六官皆有

責也。大史內史司會復貳之者、大史掌約劑、內史掌八柄、其有會同征伐、則財用計要司會之所職也。獄訟之登、不書其貳者、自鄉遂都鄙之吏達於羣士、羣士達於士師、小司寇訊而斃之、大司寇聽之、士師受中而致於下、書之者不一而足矣、第登中於天府、以示罪皆天討、而無事復書其貳也。　三年則天道凶豐之數至此齊矣、公私出入之經、上下可較量矣、民之少者則已壯、未老者則及老矣、故大比之、而凡受田歸

田之命、或征或舍之差、耕三餘一之法、民數在籍、則國用可制也。　古者四民之中農居八九、其餘男女[illegible]無一人不在九職所任之中、故計民數卽可以制財用、後世遊民衆多、凡職皆出於田、故陸贄論兩稅之弊、謂先王制賦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植產厚其徵、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自明以來、百工之役、丁夫之役、皆歸田

畝而千百萬游民終其身無一日肩於公無繇粟入於國於先王懲游惰恤農重穀之道若背馳矣

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

注以實鑊水在納亨之前謂洗解牲體、似未安、蓋鑊非一、或以爓水、或以亨牲、此實鑊水蓋爓水之鑊以備王與尸之盥、及沃牲去毛之用、二事必異鑊及納亨則所實惟亨牲之鑊耳、割牲事褻故使內外饔執之。而小司寇實水以致敬焉。益

鑊水者士師、其職曰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則不得專主亨牲明矣、謂洗解牲體、則失之愈遠（牲去毛以爓湯既體解則實於鑊而後加水）

大賓客前王而辟、

朝覲會同大司寇前王、此不曰朝覲會同而曰大賓客何也、蓋正舉朝覲會同之禮、其事特重、且或舉於嶽狩及會師之地、故必大司寇親之、小司寇前王、則饗食燕飲行於廟及寢者、故以賓客言之、

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

大司寇職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小司寇職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何也、曰國則事在國中、曰邦則通乎畿內也。賓客而外。凡視學養老、告朔所臨蹕於國中者。皆小司寇命焉。朝覲會同而外。凡用事四郊、省耕省斂、以及巡狩征伐、王親在行蹕於畿內者、皆大司寇命焉、故並以凡該之、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

進退之

民之夫家老幼衆寡、鄉師遂師鄉大夫遂大夫、既以歲時登之稽之、而復設司民於秋官、以登其數。至獻數於王、則不以司徒而以司寇者、必服教而不犯於刑。然後爲天民之良。王始得而有之也。　王氏應電謂上經大比登民數一節、當移屬於此、非也、司民定祀於孟冬、故三年大比之民數、亦於是日獻、而此所獻則每歲之民數耳。三年大比、息耗之數多。可定國用之大凡。

故曰制每歲而計之則息耗之數少故曰以制國用而進退之且上經言制國用並未及犯詞民何為移屬於此哉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

獄已成辭而附於罪者歲終則總計其數訟之可立決者明遂斷之也　王氏應電謂下經命其屬入會乃致事皆繫於此而以小司徒比證非也小司徒考治成正要會一時之事耳而此職則非一時之事也獄訟弊於夏正之十月則

民得役公旬營私室以終歲事而自羣士之外凡所屬羣吏必至夏正之正月然後一歲之事始畢而可致也蓋天地二官所考之治成所受之要會其事大抵相連故可同時而考之受之秋官之事紛雜而各不相蒙故於歲終專弊獄訟於正歲乃會庶事所以專一而致其詳耳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

小宰職曰觀治象之法見不獨懸其象并書其法也小司徒職曰觀教法之象互文以備其義也此職曰觀刑象義具於前則文可省也小宰小司徒職曰徇以木鐸此變文曰令何也曰徇者義主於警其人曰令者義主於達其語也天官之屬皆在國中地官之屬鄉大夫即六鄉都鄙之長則王子弟公卿大夫也遂及公邑吏雖不在國中而總其事者有載師閭師縣師均人土均之屬皆親觀教法故義主於警其人秋官之屬自鄉士而外治在郊野都鄙勢不得盡去其治所而觀象於國中故義主於達其語也曰令則可以該徇曰徇則不可以該令

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

大司寇既縣刑象於象魏小司寇復令布縣何也縣於象魏以示國中之民及民之有事於國中者而不能徧也故正歲小司寇又令羣吏宣布於四方而各縣於所治之地與大司徒正月縣教象於象魏而小司徒正歲又令羣吏憲禁令同惟小宰無正歲復縣之文蓋治象之法皆

不由於宮庭及國中旣帥羣吏以觀之又布於邦國都鄙則官守其法民從其令無事更表縣於其地矣若刑之科條教之禁令必家諭而戶曉安得不表縣於其地而使親民之吏更爲宣布哉小宰獨以宮刑憲禁於王宮亦此義也小司馬及司寇之篇雖亡而依類以測之則師田之禁令皆及時而後行小司馬宜無正歲憲禁之事司空掌城郭溝池道路作宮室車旗衣服無時無事不有禁令義當表縣知然者以禮典一成而不變則春官並無和布縣觀之法也

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惟地官秋官有入會致事之文者惟二官用財紛雜而纖細必各會之以入於冢宰若禮官政官所用之財則各有經式冢宰司徒之屬六之不必其官自會也惟二官之職事積日累月而成其案牘或因於前其得失有效於後故歲終致之而後冢宰聽焉若禮事軍事則時過而事畢無可致也　士師職正要會在歲終憲禁令

原缺

周官析疑卷之三十三

士師

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

曰五禁之法者其法掌於士師而遵法而施禁者則六官之司旅也備爲之禁使民知少有傾側則陷於刑罰而謹藥以協於中是謂左右刑罰也

一曰宮禁

曰宮禁則凡事在宮中者皆具焉不獨閽人所

掌也如宮正比次舍則去守者有禁矣糾德行則奇衺者有禁矣稽功緒則淫怠者有禁矣秋官禁暴氏司奚隸之聚而出入犯禁者有戮又其顯著者也至宮中之火禁則宮正脩之國中及軍旅則司烜氏掌之國失火野焚萊則司爟掌之蓋一事而通乎五禁爲萍氏之幾酒謹酒亦然餘可類推

二曰官禁

朝士職慢朝錯立族談乃官禁之行於宮中者

司市命夫過市之罰、乃官禁之行於國中者至
宮正職所謂去守、宰夫職所謂失財用物辟名、
則入於官刑非禁之所及也、

三曰國禁

凡司市所禁、皆國禁也、而郊野都邑亦用之、司門幾出入不物、及財物犯禁者、其法聯於關市、戴記王制郊特牲及月令所列法禁、皆可以是推之、

四曰野禁

山虞澤虞林衡川衡廾人迹人囿人所禁、專行於野者也、野廬氏蜡氏萍氏脩閭氏所掌、野禁爲多、而賓客祭祀之禁、則通乎國中、司隸守王宮之厲禁、而兼及野舍、餘可類推、

五曰軍禁

銜枚氏禁無囂、本軍禁也、而通乎野之田役、禁嘂呼歎鳴歌哭於道者、本野禁也、而通乎國中、至尚書費誓所稱、春秋傳使官失官離局亂行、乃軍禁之大者、而不見於經、豈四司馬之職亡、而今無考與、

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

刑則大司寇縣於象魏、使萃士縣於所治而已、禁則書而縣於門閭、使婦人孺子。皆若耳提而面命焉。所以犯禁而麗於刑者寡也。猶司徒之教法、令羣吏縣於所治之國而已。而辨穜稑之種與其所宜地。則使司稼縣於邑閭。皆聖人知周萬物之明法也。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

以誓言之、費誓則戒之於先、秦誓則以戒於後、以誥言之、大誥則戒之於先、多士多方則以戒於後、故曰以先後刑罰

四曰糾用諸國中

祀五帝、大宰掌百官之誓、小宰掌七事之戒、其以令百官府、五官之貳、正歲各帥其屬而觀所縣之法、所以糾庶官也。邦有大事、宮伯作上庶子、大司樂合國之子弟、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聲、所以糾庶士也。小司寇致萬民而大詢、所以

糾庶民也。皆國中之事野外亦有糾而專言國
中舉其大者多者

五曰憲用諸都鄙

對國中而言則都謂小都大都鄙謂鄉郊公邑甸稍也小司徒令羣吏憲禁令小司寇令羣士宣布於四方憲刑禁蓋遍鄉郊公邑甸稍縣都皆縣之誓用於軍旅者賞罰用命不用命必出矢言使知必行也誥用於會同者宜諭以禮義然後衆志可通也禁用於田役者田矜能而艷

利役惜力而冒功最易犯令也國中用糾者其民聚可合致而申警之也。都鄙用憲者其地遠。必分布而表縣之也曰用之於者以事言也曰用諸者以地言也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族師之法八閭爲聯止於二族而此經並舉州黨何也五族爲黨黨之奇族有合於別黨者矣。五黨爲州州之奇黨有合於他州者矣至於鄉

而數無奇零聯無外合故曰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也族師職曰相保相受者所以致相受之人使之相保而篤於恩義也。此職曰相安相受者所以糾所受之人使之相安而止其褻惡也。族師合聯軍政也故刑罰慶賞合八閭而相及相共此職言追胥之事則相及相共者多寡無定數故第曰以施刑罰慶賞而不限以八閭也。

三代盛時諸侯軌道兵革不試故坐作擊刺。寓於四時之田慶賞刑罰寓於追胥之比蓋單

政不可以無警而弛民氣不可使久安而怠也。

掌官中之政令

諸官之司惟此曰掌官中之政令何也宰夫所掌則遍六官之事鄉師分掌其鄉肆師則掌禮事之小者以佐宗伯惟士師則獄訟之上察其辭以詔司寇獄訟之成致其令以付羣士凡官中之政令無不待之以定由之以避者故特文以著之

掌士之八成

曰士之八成、所以別於小宰之八成也、八者皆獄訟、在刑書、具有成法、對士守之、如春秋傳魯盟臧紇、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是也

一曰邦汋

春秋傳、鄭伯來乞盟、蓋汋也、注汋血而與之、爾雅、井一有水、一無水曰瀱汋、集韻汋挹取也、其諸聚斂掊克之臣、浚民之生以斵邦本者、故列於邦賊邦諜之上與

六曰爲邦盜

注據春秋書盜竊寶玉大弓、故以竊寶藏解之、但如竊邑外畔、殺國之大臣懿親、及凡竊財貨者、皆盜也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

其歲之祲有等差、其地之民有衆寡、其民之困有淺深、其財之用有多寡、其事之施有緩急、故曰荒辯之法

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移民、通財、地官所掌、而又使刑官令之者、移民則慮有顛越不恭、暫遇姦宄者、通財而使刑官董之、則富者知必償、而無匿財矣

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

燕出入、偶以遊讌出入也、恐奄寺或導以邪僻、及姦宄刑人竊發、故使刑官糾之、且示王不當數遊讌也、若宮中燕出入、必從則無暇理邦之刑禁矣、或以燕爲燕諸侯、則下經諸侯爲賓、蹕於王宮、已該朝覲及燕饗、　蹕以禁止行者、辟則開道而使辟於旁、故宮中廟中則辟、王燕出入則辟、

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

小祝職大祭祀、沃尸盥、小臣職大祭祀、沃王盥、鬱人職凡祼事沃盥、而祀五帝之沃盥、獨以士師共之、其鑊水則小司寇實之、士師增之、豈非以卽事於郊野、刑官之正貳及司皆前後左右於王、以致其嚴、而因使共近王之職事與、　張子曰、節服氏郊祀有尸、不害爲稷尸、用此推之、凡有尸者、皆人鬼也、此經祀五帝有尸、五人帝

之尸也、社稷有尸、社與稷之尸也、[illegible]其[illegible]祀夏郊、董伯爲尸、縣之尸也、虞夏傳舜入唐郊丹朱爲尸、舜之尸也、儀禮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爲尸、古者嶽瀆配公侯、國語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其守爲神、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春秋傳臺駘汾神也、則亦爲人鬼之尸明矣、五祀有尸、行神則世傳爲黃帝之子、中霤門井戶竈必始爲是者也、若迎猫迎虎、則或以木爲芻靈、記亦未言以人爲尸、由是言之、非人鬼無尸決矣、

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

其屬、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也、旅師卒長卽鄉遂公邑都家邦國之有地治者、羣士卽平時斷獄弊訟之監司也、必與羣士偕、然後無事而申禁。則其令明。有罪而傳刑。則其議當。

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士師先令正要會、然後小司寇命入會、小司寇令羣士憲刑禁、則士師帥而憲之、易刑禁爲禁令者、刑則大司寇所布、而小司寇令羣士縣之者也、

鄉士

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

掌國中、其治所在國中也。四郊之獄訟、鄉師聽之、而後達於鄉士、國中之獄訟、則鄉士自受之、國中四郊之民數、則並掌而糾戒之、　鄉士八人、注謂四人各主三鄉、恐未安、豈二人主國中、而六人各主一鄉、中士則四人主國中、而十二人分主六鄉與、

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

既曰聽其獄訟、又曰辨其獄訟者、聽之以探其情。辨之以附於法也。凡爭訟之附於刑者歸於士、則不附於刑者、鄉師遂大夫之屬已聽斷使解散矣。其附於刑者、士文聽之、察之辨之、旬而後政於司寇、其死刑則又別異其要、加審慎也、職聽於朝者、司寇弊訟斷獄、羣士皆在、各麗其法、獻其議、而主六鄉之獄訟者、則鄉士也、遂士

已下皆然、　春秋傳使王叔之宰、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

遂士縣士、治在郊野、而曰羣士司刑皆在、何也、遂士縣士各以所治獄訟於朝。方士各以所治上於國。則不期而會者日無虛矣。

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

古者司寇行戮、君爲不舉、故必梟犯法者、同日而刑殺也、

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

大祭祀、喪者不哭、不敢凶服、禁也、汜埽反道、鄉爲田燭、令也、大賓客、誅相翔者、暴賓客者、禁也、守涂地者聚欜、令也、餘可類推、

遂士

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

遂士掌遂之獄訟、而治所則在四郊也、遠郊乃六鄉之地、而遂士居之者、近於遂。則民隱可聞。不遠於國中。則獄訟易達也。鄉士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者、鄉大夫不與民治、故鄉士自糾戒也。遂士縣士、則各掌其民數而糾其戒令、蓋戒令其民、遂大夫公邑吏之職也。遂士縣士特糾之耳。

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于其遂肆之三日

刑殺於郊者、就遂士之治所也、肆各於其遂者、與衆棄之、以懲其未也、

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

斷獄訟、惟刑官咸在、公卿大夫不與。必王有欲免之人、乃令會其期

縣士

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

此職掌公邑之獄訟、縣師掌稍縣都之賦貢而

皆以縣名官、明公邑都家邑雖大、不得過二千五百家也、知此職所掌、惟稍縣畺公邑之獄訟者、何之賦貢役事、皆兼掌於遂吏遂師、於徵遂之財征外、別入野職野賦、遂人於致六遂之衆役外、凡事致野役、遂大夫於令爲邑者飭政致事外、戒凡爲邑者之功事、皆以兼公邑故也、稍縣畺公邑之獄訟、並以三旬而上、則甸之公邑、以二旬爲期、而兼掌於遂士、明矣、　縣畺公邑、去王都遠矣、而期以三旬、蓋惟恐保伍地傳牽

連而失業也、秦漢以後、大州壯縣、以數百里之獄訟、而決於一人、惟大盜死刑、功令尚有限期、其餘戸婚田土之訟、有頓於州縣、踰時經歲而不決者矣、況郡守監司乎、是以前賢謂一州一縣之獄訟、非分其任限以期、不可治也、

協曰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

公邑去縣士治所、或三數百里、刑殺於縣士之治所、而肆之於其邑、不勝其擾矣、遂之刑殺就郊而肆之、各於其遂、以遂本近於郊耳、此職曰各就其縣、肆之三日、明就其邑而刑殺、因肆之、與遂之刑殺就郊異也、其不曰邑而曰縣者、公邑本以縣名、（春官司常夏官大司馬皆以縣鄙名公邑）但二十五家已上皆得名邑、言邑則疑各就其閭里、言縣然後知所就乃邑宰之治所耳、

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

不曰邦有大事、而曰邦有大役、何也、大祭祀、大喪紀、自六遂無及焉、惟賓客軍旅所道經、則逼乎畿內、然其入也、必近王都、而後禮事繁、其出

也、踰鄉遂、則事益備、野廬氏掌道治、遺人委人共委積薪芻、公邑都家、不過埽除道路、守涂者聚欜而已、故自縣士而下、不復言邦之大事、蓋賓客軍旅所經、無所爲聚衆庶之事也、惟役事則公邑與鄉遂畧同、而諸官無明文、故於此特見之、其不言致衆與役所致、何也、遂人職、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則致衆者遂人也、又曰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則致役於司

徒者亦遂人也（遂人職惟大喪稱六遂之役則野役兼公邑明矣）縣士蓋兼掌其禁令耳以其爲刑官之屬故獨掌禁令而政治不與焉

方士

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

不言掌其民數者其數自有都士家士掌之康成謂民不純屬王非也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夫家九比之數司民歲登下其死生則刑

殺所減之民數鄉士遂士縣士歲以致於司民而都家之士亦歲致於其長而以達於司民可知矣　鄉士遂士縣士皆聽其獄訟察其辭者鄉遂公邑之吏雖以獄辭上而未成議附法也故親聽其獄訟而察其所上之辭都家之獄訟則已成議附法矣故第聽其獄訟之辭而不復親聽其獄訟也死刑之罪獨曰辨者以未嘗親聽其獄訟辨之尤不可以不審也　易氏祓謂第上獄訟於國不必職聽非也羣士司刑皆在而方士反不在乎蓋都士家士隨時而上獄訟之辭於方士方士聽之苟有未當必復下於都家核察而明辨之必的然無疑乃上於國也縣士所掌公邑在縣畺者亦限以三旬而方士所掌在稍地者寬以三月正以不親聽獄訟而聽其辭必遠其期乃有往復駁議之隙耳

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獄訟之成與其聽獄訟者

不曰聽獄訟而曰聽其成者鄉師遂大夫遂師職皆曰聽其治訟蓋以獄情直達於士而不自附其法也都家各有士以掌獄訟必與其君定議附法而後上於國故變文言成所以別於鄉遂公邑之未成者都家之獄訟蓋質其成而犯者不與之俱故方士第聽其辭司寇第聽其成書其成而已蓋民訟以地比正之慮牽連佐證者因此失業也　方士不言職聽於朝何也司寇聽其成蓋獨聽方士所上之獄辭而未嘗聽

其獄訟也則方士不得曰職聽於朝明矣不言刑殺及肆之地何也曰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則各就都家邑宰之治所可知也不言方士之治所何也曰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聽之則方士待其治於國中不待言矣

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

不舉邦事而曰都家之大事何也專地與民雖王朝徵役亦止爲都家之大事而其長又自有祭祀喪紀城郭溝池浚築之役故以都家之大

事包之

以時脩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

此縣師職之錯簡也都家各有邑宰其上有五大夫兩卿以佐其長脩法而省之以行誅賞長及兩卿之事耳不宜以屬方士方士所掌不過都士家士所上獄訟之辭其他土地人民之數賦貢師役之稽承祀興賢之典讀法施禁講禮屬俗之宜皆不與聞何由遙制而脩之省之以獨斷其誅賞乎惟公邑則其地狹其吏微無專制之長官故賦貢役事則兼攝於遂師遂大夫獄訟則兼攝於縣士軍政則兼攝於縣師而縣師掌地域夫家田萊畜器以作衆庶則賦貢役事之達於遂師遂大夫一切治教之施於邑宰者皆可省之而得其概矣故使縣師脩縣法省吏治而行誅賞焉

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

都家所上獄訟之小事不附罪者方士自主聽斷注謂告於司寇聽平之非也既曰三月而上

其獄訟於國司寇聽其成而復設此文何義哉蓋鄉師遂師遂大夫公邑之吏皆王官也故獄訟之小者俾得自決都家小獄訟雖其君與士共成之而必取決於王官然後政有本統或謂上治猶上計不專指小事主之謂據所上治廉察都家士之能否益誤矣計莅吏之治者冡宰也獄訟之當否司寇聽其成書其名以待考覈則非方士所得主明矣

訝士

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于邦國

春秋以殺大夫爲亂王法、則士民之死刑皆邦國所專決也。設例行逆施以賊賢害民、何以制之、故設訝士以掌四方之獄訟、使司政典獄者有所忌也。然六服廣遠、王官遙制、無由得其情實、故據其所上獄辭而察之、其有刑罪不相附者、則諭之使更平反焉。

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

有治於士、宜兼士民枉橈而訴於王朝者、注專指邦國之吏讞疑辨事、尚未該。

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

必往而成之者、就其地然後可以刺羣言、得情實也。

有治則贊之

刑官中言治、皆指獄訟、羣儒以爲有朝享之事、爲通於王、此大小行人之職、與訝士無涉也。蓋其國之僕隸輿臺有過失爭訟者、以在王都、不敢擅自治、故以聞於訝士、而訝士佐治之。

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

邦之大事、不獨軍旅、大役、時田皆聚衆庶誓禁、不及賓客、恐其徒有犯者、故使訝士讀而爲之備。

朝士

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

射人、小司寇、朝士所掌朝位各異、互備也。射人所掌、因射而朝之位也。孤卿大夫列於左右、故諸侯來朝而與射者從三公北面以答王、羣士卑不在列。小司寇所掌、大詢於國民之位也、故羣臣羣吏分列左右、而州長及百姓從三公而面王。朝士所掌、則其事宜與外諸侯定謀者、羣士從孤卿大夫之後、羣吏從公侯伯子男之後、內外之別也。蓋必各舉其一、而法乃備、義乃明。

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以鞭呼趨且辟、所施於庶民徒隸也。慢朝錯立

淚談惟此職見之亦以有羣吏萬民若司士大僕所掌常朝則禁地肅清儀皆素習無所用此禁矣　祭祀朝覲喪紀皆宜呼辟不獨大詢爲然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大者公之官收之以待求索也若雞豚劍帶之細過時而不索則失者已棄置矣故使得者私之曰庶民私之者設士大夫得獲亦不私而貯於官也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

獄辭朝上卽夕可斷而羣士職聽於朝必各限以期日者不惟容其辨察乃懼或枉撓聽其人赴訴而自申列也若過期而後至則恐别生變詐而事端無窮故以不治絕之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

同貨財卽士師職所謂凶荒令民通財也天災流行令民同貨財以相濟而以國法行之爲貰其償與息則富者樂於出財而民常不困矣犯令謂多取息與能償而過期不償者士師令之朝士又令之犯者加刑罰焉所以使出者無顧惜而貸者不敢背也先鄭謂司市爲節以遣之凡商賈皆以節行不必同貨財也

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

此謂身亡而親屬執傅別以責者蓋或妻子軟弱或族屬疏遠欺其不知故抵冒也若轉責使人歸之則必別有契約佐證而無從抵冒矣地傅謂傅別有土人佐證者小司徒聽民訟所該者廣獨以其地附近之人正之不必有傅別故曰地比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

春秋傳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又羅與盧戎兩軍之又鄭子罕宵軍之並以攻爲義不曰剽掠而曰軍者聚徒有兵與於刼請之盜

凡報仇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

若仇在本國既書於士則有司者當治之（此罰之法）（相保相受有辠奇衺則相及在本國必無逃隱）不宜聽其私殺矣蓋仇在異國將往報之先言其情於本國之士士聚得其實而書之他日殺仇於異國而自首其情則異國之士得訊於本國而釋其罪此王禁也通天下而統於王故有此法

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貶謂刑從末減也札喪以札而死亡者衆也蓋荒札則比屋皆然鄉鄰族姻莫能相救其罪不至死而附於刑者或一人繫獄舉家無告則無罪而死於荒札者多矣寇戎相逼不能守禦則其禍更烈故或降其等或緩其則俟既定而後弊獄焉其曰慮者刑罪中有情不可恕或并無家累及不能守禦者必使親民之吏殫心以究圖之非概行寬釋也

惟呼趨且辟及禁慢朝舉委朝之人民器物爲

朝士本職其佐諸士聽治之期收責同貨之令與寇復讎之法荒札寇戎刑貶之慮乃刑章之凡非外朝之法也其不列職於士師而於朝士何也凡獄之成皆聽於朝司寇士師群士無日不有事焉國中鄉遂公邑都家邦國之吏民無日不有事焉故以朝士掌之俾有司惕然於耳目之衆著而無私徇也俾吏民曉然於憲典之有常而無妄干也

周官析疑卷之三十四

司民

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

重民命、司寇獻數之本義也、而大宰之制國用、大計羣吏、必據此爲根柢、以制財用、則知其都數定矣、以攷吏治。則疆邑區分。殷耗各殊。辨之不可以不悉也。必異其男女者、九州風土別異、所生男女、或相倍半、知其數。則所以作其配偶。任以作業者政教必有調劑。（如多男之地則課以耕牧多女之地則導以蠶桑之類）故三年大比。內史則據之以贊大宰攷吏治。司會則據之以贊大宰制國用。而職方氏所以具知九州男女多寡之數。亦由積年較比而得其詳也。

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王拜受者、一則賢能之書、一則萬民之數、蓋國非民不立、民非賢不治、民爲萬物之靈、而賢能九萬民之秀、王所受於天地祖宗者、莫重於此。故拜而登於天府 小司寇職曰、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者、以民數之殷耗。而制國用之多少也。此職曰以贊王治者、以民數之殷耗。而考政治之得失也。 李鍾僑曰、漢文帝一歲斷獄數百、而武帝時乃數萬、周公置司民於秋官、而獻民數以司寇、使王知生齒不可耗於刑殺、而使民遠罪。宜有道也。

司刑

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

罪之重、至大辟而止矣、惟盜賊則不止於殺、而奴其妻子、惟七十與未齔者不爲奴、故別見於司厲、而不列於司刑、以示盜賊而外。更無從坐之法也。蓋非耄與悼、任其天屬爲邪惡而不能匡、其將入於盜賊也、不以告於鄰里、使收教於圜土、而共私其姦利。則罪固宜有所分矣。

司刺

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

宥謂流放、尚書流宥五刑、春秋傳鄭放游楚於吳、子產曰宥女以遠是也、春秋刺公子偃、小司寇聽民之所刺宥則當以刺爲殺、此經曰三訊、又曰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則不宜以殺爲義。

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

三訊而後決者、非惟慮其失入、亦慮其失出也。三刺蓋以情罪之可疑及羣士司刑所議之不

齊者訊也、羣儒多謂訊之而皆曰可殺則殺之、否則釋之、非也、以萬民爲本、參以羣臣羣吏之說而折以情理之中、或從其多、或從其少、不必羣臣羣吏萬民皆同辭也、下經云、然後刑殺、則四刑之疑者、亦用三刺、亦不宜獨以殺言、三訊之文凡再見者、司刺先汎訊之、其有所建白者、小司寇又親訊也

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李光坡曰不識者、僻陋之人、未識國法、非下文生而惷愚者比

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

幼弱、老旄、連坐而惡非已作者爲多、如司厲所謂七十及未齓者是也、惷愚則情然無知、或爲姦人盜賊所誑誘指使、情本可矜、舜典所謂眚災肆赦、易所謂赦過、皆此類耳、管夷吾以赦爲奔馬之委轡、蓋自周有亂政、五刑皆贖、諸侯放肆、徇私從欲、縱姦宄以賊無辜、故極言其害、而秦漢已後、識治體者、皆以赦爲戒也

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

三刺所以求民情也、三宥三赦、亦曰以求民情者、求其情而不在可宥可赦之列。然後罪無所疑而中可斷刑可施。　求民情、求所犯之情也、斷民中、則於羣臣羣吏萬民所復之參差不齊者、而斷以理之中、卽中庸所謂執兩端而用中也、

司約

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

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

六約據注疏皆典法則之所須也不宜有約劑約劑者兩相爭而質成於上者也故書於宗彝丹圖而有訟則辟藏神民地邦國之約也治神之約如山川爲兩國之望而巡狩柴望所共犧牲玉帛之賦不齊治民之約如兩國接壤而相要毋受逋亡毋掠邊鄙故達其約於王室也治地之約如春秋傳鄭宋之間有隙地爲成而虛

之或江河移徙壞地或進或蹙而定其疆植者功器摯萬民之約也功功役也如洫澮畛涂比邑共之而功役不齊地所產器比邑皆上供而爲數不齊故達其約於官府也治摯之約如昏姻既入幣以死喪遷徙易期恐後有變而預聞於官六者皆事之變也若典法則之常則何約劑之有不分邦國萬民而統言之者治神之小者萬民或有之治功之大者邦國或有之

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

此經所謂宗彝與尚書異蓋宗廟之典册也約劑至衆非六彝所能備載且有訟則辟藏數啟宗廟而視祭器非義所安也其義與鼎之有銘異銘祖考之功德於祭器宜也邦國萬民之約劑而書於天子之祭器何義乎況祭器有定數而約劑日增將因約劑而別增祭器乎其不可通明矣丹圖如春秋傳著於丹書之類亦册籍也

司盟

掌盟載之灋

盟者載其所要之辭於策謂之載書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

貳在司盟故云載在盟府其正則與牲俱埋矣王氏昭禹謂其正則藏於天府天府並無此文安得以臆揣乎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

萬民犯命必國之大事如甯武子宛濮之盟以

國人多直元咺而貳於衛侯、子產請焚載書、以
安反側也、詛其不信者、則事微而人亦無多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
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
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
司約辟藏、不信者服墨刑、而此則使之盟詛、何
也、司約所謂不信者、所訟與約劑不符者也其
或約劑符。而歷年久遠、情事別有變詐。而無質
證。則使要言於神以懼之。又使其地域之衆庶、

共牲與酒脯、則或有知其實而相質證者。且使
爲變詐者。懼不見直於鄉里。而他日不相保受
也。

職金

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所受入征之金錫、入於爲兵器之府者、鑄造之
用多。非入征不能充。金罰貨罰、則入於司兵者、
繕脩之齎。少則罰金與貨可給也。既以金罰貨
罰入於司兵、而槀人齎工不受財於司兵、何也

五兵五盾之繕脩、自當受齎於司兵、司弓矢別
職、而不屬於司兵、則直受於職金、可也。觀職金
所受曰金罰、則知鈞金之入、不直然後罰之直
則仍反之其人。
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
汲冢周書大聚篇、武王聞周公之言、乃召昆吾、
冶而銘之金版、以類相推、豈國有大失、旅於上
帝、其責已懲艾之辭、亦鏤於金版、而垂後戒與、
汲冢雖周末僞書、而稱用金版以鐫銘、必於古

有傳、

司厲

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
入于司兵
盜賊之貨賄、宜反之失者、而以入司兵、何也、若
應時追獲、具有主名、自宜反之其人、或竄伏他
邦、越歲踰時而後得之、其所掠之物、已變易爲
他貨賄。必一一推究。而求其人以反之則牽連
糾詰。滋蔓無窮。近世功令、盜賊所掠貨賄、知有

主名、懸示以招、而其人終不敢認取、蓋懼有司胥吏、推訊要索、廢時失業也、周官之法、盡萬物之情、變而歸於便民、非聖人不能制、於此可見、

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

身有爵、不宜有爲盜賊者、其諸戚屬有如士師職所謂、邦賊邦盜者、與書傳凡降畔、亦以盜賊之法治之、其父兄子弟有爵者、實不知情、或爲所迫脅、可從末減、　有爵者雖戚屬爲大惡、宜連坐、猶不爲奴、先王以廉恥厲士大夫之節行如此、

犬人

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

充人所芻者、牛羊也、犬則槀人豢之、臨祭犬人共之、易氏說誤

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

此職賈徒倍於羊人、疏謂兼田犬是也、但牽田犬、非十有六人所能共、相犬者亦不僅官中之賈、經曰凡相犬牽犬者屬焉、則殆有共其事、者

明矣、王氏說未安、

司圜

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不虧體、疑即掌戮職所謂髡、謂既改而髮仍可蓄也、惟髡故無冠飾、

掌囚

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王族適甸師氏、示刑殺可質諸七廟也。有爵者適甸師氏、示刑殺可質諸天地百神也。

掌戮

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

焚酷於辜。殺王之親、其律尚輕於殺其親者。聖人立法、所以仁至而義盡也。今律不孝不弟列逆叛之前、義亦如此、

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於市、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

不曰盜亦如之、而曰刑盜於市者、劫請攘竊之盜、無傷於人、刑或止於刖劓也、上言凡殺人者

則殺人之盜、已具其中、首擧賊諜、外此雖斬殺不磔也、交及焚辜、裂其體而不磔、如牲之䟫辜也、殺人者與盜、則惟斬殺而已、李光坡曰、殺就市、宮就蠶室、餘刑就屏處、所謂五服三就也、若盜則刑亦於市、異於平人之犯罪者、

惟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

軍旅則有斬殺、田役則有刑戮也、田以習軍旅、故鄉師巡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春秋傳孟

諸之田、楚申舟扶宋公之僕、是也、役亦有刑戮者、如壞隄防以災民、倡訛言以驚衆之類、是也、經統言斬殺刑戮者、軍旅之小罪、亦有刑戮、田役而作姦犯科、戕衆害民、亦或斬殺以徇也、殺人刑盜、既曰凡罪之麗於法者亦如之、此又特起亦如之之文、專指王之同族與有爵者而言也。蓋古者大田大役、皆大司馬涖衆屬植、以軍法部勒徒庶、恐疑在師中則戮於社、田役之刑各徇其地、故特著其亦於甸師氏也。易氏祓謂軍旅田役之斬殺、亦掌戮司之、則無待於直言、歐陽氏謙之謂亦踣於市、刑於市、則更謬矣、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記所謂公族無宮刑、蓋議獄時不當以宮而降從劓刖耳、先鄭以髡者爲司圜所收罷民、似可通、其不冠飾而墨幪、疑即爲其髡也、蓋能改者反其州里、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其罪不至殺。而又不能改者、州里莫任。將焉置之、則長髡而

使之守積宜矣。反於州里者、髮仍可蓄、是之謂不虧體也、其罪輕者、則但加明刑而無髡法與、

司隸

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

下經別列四翟之隸所共職事、則上所列諸事。皆役罪隸明矣。盜以四翟之隸、而爲百官積任器、役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非其所習、遺人觀德而使役煩辱事。體亦不宜、且四翟之服事於王朝者、其數不應衆多、以役國中庶事、兼搏盜

賊掌囚執人則力有不暇給惟罪隸則百二十人之外實繁有徒以力則能給以事則易習而體亦宜之曰帥其民正以見罪隸之爲國民而別於四翟又以包百二十人以外之徒衆也

罪隸

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

凡有守者即墨者守門髡者守積之類蓋彼既不得去守則宜有聽其役者

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盜賊之子其類姦兇又親戚爲戮不宜俾守王宮與對舍故司隸通掌五隸而守王宮與其厲禁獨舉四翟之隸此爲閩隸下錯簡無疑

閩隸

掌子則取隸焉

舊說俱不可通疑此本罪隸之文而二職互譌也古者官人不世則罪人亦不宜世以盜賊極惡故男女從坐然取爲隸者及子而止則易世而後能爲農工者聽之矣假而罪隸之苗裔遂世世爲奴則其族蕃滋而隸員有限將焉用之必舊入者脫籍新犯者繫焉然後罰無重背而人樂遷善取隸及子而止則隸所帥之餘民亦止於子不待言矣

貉隸

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

與鳥獸言即所謂教擾之也能言之鳥必人與之言而調習之猛獸媚養已者命以起伏動躍則應焉蓋久而習於人言耳

閩隸所養非畜鳥也貉隸所養非常獸也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乃列職以養之何也一切禁之則側媚之臣轉得托爲奇貨以啗其上故列於六職以示其物爲無奇掌於裔隸以示其役爲甚賤正所以止邪於未形也

布憲

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

再言懸邦之刑禁者、上所言懸於畿內、下所言懸於四方也、大司寇懸刑象於象魏、布刑典於邦國都鄙、小司寇又兼大司寇之五刑、士師之五禁、而宣布表縣之、士師又帥其屬而憲禁令於國及郊野、復設布憲之官、以申嚴大司寇之刑典、小司寇士師之禁令、蓋先王明罰勑法、欲吏遵民喻、而不厭其詳如此、

禁殺戮

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

過訟者、以告而誅之

鄉野公邑都家守士之吏、層累而相督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政有常經、似無庸別設此職、蓋周公建典、承商辛之弊俗、脅權相滅、無辜籲天、不得不多爲之防、使有所懼而不敢逞、且六官之典、通行於海內、楚粵蜀閩阻深僻陝之區、互相讐殺而不告於官、雖近代猶然、則此職之設、慮事詳、憂民遠矣　職司斬殺戮、而所告無斬殺戮、何也、傷人見血者必告、則相殺不待言矣、攘獄、過訟、乃鬭傷殺伐之漸、嚴此三者、乃所以禁殺戮也、其既相殺戮者、則以歸於士、而罪在大辟、亦不待言矣、

禁暴氏

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

正者使人慴伏而從己也、亂暴之民、以力求正而不依於理法、戰國秦漢任俠姦人是也、

野廬氏

凡道路之舟車轚互者、敘而行之

春秋昭公八年蒐於紅、穀梁傳御轚者不得入、范注轚挂則不得入門、又國策車轂擊、

掌凡道禁

國野之道、廬宿路室候館之委積、地官遺人掌之、而不使兼掌道路之禁令、何也、凡民之有罪過者、可使有司治之、附於刑而後歸於士、若道路宵晨暫過姦宄、非刑官之屬巡察監視、隨縛而刑之、不足以肅也

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國之大事既脩除道路復特言大師埽道路者、脩除特平治之埽則凡餘粃之柄畝芻薪之露積雞豚之布路者一切埽清之以絕寇攘爭奪之端也、

蜡氏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

任人雖歸州里三年不齒服飾尚異於平民故與刑人同禁、

雍氏

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

曰國稼者溝瀆澮池本以利通國之稼也、

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

澤地水至則陷未至既過皆可耕種若規爲洿池則其地永沈沒矣故同於山之爲苑而禁之以作無益害有益也　溝澮山澤並掌於地官而復設此職以掌其禁令何也地官教民以興其利利之所在或專且爭故使刑官之屬董之又所以靖民而去其害也

萍氏

幾酒謹酒

詩曰無酒酤我蓋惟大夫以上祭祀乃及時命爲酒則士庶人祭祀冠婚力或不能自造亦不禁市沽但宜有限量耳幾酒蓋苛察其無事而漫作者謹酒則戒毖其因事多作及市沽而溢於禮事所宜用者與、

司寤氏

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

夜之長短不同而星出之早晚亦異月令每月記昏旦中星以正時亦以分夜也農民行旅見某星至某方則知爲某時不惟昏旦所見

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

晨則門關已啟故見行者而禦之宵則遮閉以禁過而已

司烜氏

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軍旅脩火禁

南方火位也、故司爟掌四時改火出納火之、令職主於市火之利、而不掌火禁。其曰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蓋因布令而及之、使民知避其害、非火禁也、火禁如用火之地、救火之法、以及夏毋燒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以刑官之屬掌之、使民不敢犯也、軍旅之火禁以刑官脩之者、非軍刑所及也。司烜掌明火、故並共

墳燭庭燎、以爲刑官之屬、故并爲屋誅之竁焉、

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

古者教化彰明、士大夫相厲以禮、有爵者及王之同族、而罪在大辟、乃罕見之事、故曰邦若屋誅、以示非常刑也、所以爲明竁者、播於衆兆。使知王乃不得已而行天討。又使親者貴者知身被刑僇。且遺羞於子孫、則人自懼矣。冢人職、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正爲此也、蓋不惟王族。及公卿大夫之兆域不宜有此。以汙辱其先人

卽庶人清門。亦用爲恥、故使其子姓親戚別葬之、而有司爲明竁以示懲焉

條狼氏

凡誓執鞭以趨于前且命之

士師五戒、一曰誓、用之於軍旅、此注兼祭祀、非也、祭祀之誓戒、無所用殺轘之刑。且大宰掌之、大司徒涖之、非條狼氏所及也。鄉士師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與此職異文、何也、朝士所掌外朝也、故呼百官使就位、又辟胥徒萬民使無

擁雜、此職掌王出入、則身執鞭以趨而辟止行者耳、故於誓亦執鞭以趨於前

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僕右不用命、則敗績、故其法重、既曰僕右、又曰馭、蓋制馭一軍者、卽軍帥也、發命不衷、出謀不審、則以國予敵、故其刑更重於僕右、大夫則師帥旅帥也、事有當關白而不關者、則鞭之、鞭作官刑故也、師謂百夫之長、族師鄙師以下衆

也故其法未減於大夫誓邦之大史曰殺小史曰墨乃劉歆所增竄詳見總辨　春秋傳晉楚之君在行其出謀發命者皆主將則大夫以下皆關於主帥至周官之法無問王在師與否掌其戒令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者皆大司馬則所關者大司馬及本軍之帥也（邲之戰楚子及三帥皆聽於令尹孫叔敖乃古遺法）先鄭之失後鄭巳辨之而賈疏又失其義　疏以大僕贊王鼓故謂馭乃御車者不知僕右謂戎僕戎右也御者瞬息必不在焉則

車且駭敵且及矣何暇贊王鼓哉大僕與王同車宜居鼓下而法亦宜輕於僕右

周官析疑卷之三十五

脩閭氏

掌比國中宿互欜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

凡吏士皆有常餼而宿衞守互擊欜者中夜巡徼閱其勞故官與穀米使爲粥以共夜事脩閭氏巡而比之因比其追胥者以行賞罰也

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

脩閭氏與野廬氏同掌道治而所禁各異何也

國中有徑踰而無橫行在野則逐捕盜賊及行旅自衞兵革不可禁道路寬廣而行人稀且有風雨之急而投廬宿馳騁不可禁（曲禮入國不馳則國外可馳）

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

閭亦有互王政之周於守禦如此

冥氏

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

楚辭九章設張辟注辟謂機矢張謂罻羅卽此

經所謂弧張也、

庶氏

凡敺蠱則令之比之

此官僅下士一人、故人有能敺蠱者、則令之而比次其術之高下、

穴氏

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蟄獸猝不易得、各以其物火之、蓋物性各有所畏、故令觸其煙焰而不能藏也、

翨氏

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

摯獸猛鳥、特設官以攻之者、非獨慮其害於人。亦所以安衆鳥獸。而使之生息蕃滋也。

柞氏

掌攻草木及林麓

柞氏攻木、薙氏攻草、皆主苑囿之官、若畿內林麓、欲化爲穀土、或以奠民居、則第掌其政令、下經凡攻木者、掌其政令是也、

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

此示人以攻草木林麓之法也、凡草木、陰陽和則滋生、陰陽極則敗絕、夏火盛、而又火之以絕其陰、冬水盛、而又水之以絕其陽、則萌蘖不生、根株腐爛、而土可化矣、

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

既以水火絕其萌芽矣、俟其火氣之既得而水之、俟其水氣之既浹而火之、又所以使之相劑相成、故土和美而可種植也、

薙氏

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

夏草盛、聚其族而刈之、故曰夷、秋百穀皆熟、慮以薙草傷穀實。故引繩以遮列而後芟其畛中之草也。冬則耜以反其土、草根在上、則春不復生、

硩蔟氏

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此劉歆所增竄、詳見總辨、

翦氏

凡庶蠱之事

庶氏掌除毒蠱、蠱之病人者、此職庶蠱、蠱之病羣物者、

蟈氏

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或以灰灑之、或以煙被之者、郊廟朝廷學校。嚴閟之地。乃絕其類。若會同師田所暫止。則使之無聲可矣。曰水蟲不獨鼃黽也、

壺涿氏

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棒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

此劉歆所增竄、詳見總辨、

庭氏

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

專言國中者、若山林田野、則不必禦也、曰鳥獸者既不見其形則不辨其爲鳥與獸也、

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若神也以下、劉歆所增竄、

銜枚氏

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

命凡執事者若郊祀、則扈從及道所經、皆令焉、

注主字疑誤、

禁嘂呼歎嗚、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

國中之道、謂廣路通衢、若巷歌巷哭、固不禁也、野涂無禁、以不能徧禁也

伊耆氏

軍旅授有爵者杖

將軍杖鉞、羣帥皆執兵、其有事於軍中而不親甲兵者。如小宗伯肆師大師大史小史師氏之

類則不論其年齒皆授以杖用以別於卽戎者軍中自主將至公司馬皆各有所統之人所司之局故不任軍事則別之曰有爵者　觀此益知無誓大史小史以壘殺之理

大行人

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

春者事之方始秋則功可以成夏則事既始而

功未成故使陳其謀猷冬則此歲既終而來歲更始百事皆宜計慮也　諸侯至以春則用朝禮一歲之中其國應行之大事如遷國邑治川防建國卿及有罪廢黜之類則以告於王而方嶽中應行之事王亦以詢其來朝者故曰以圖天下之事也至夏則農功方殷其國內之事無可圖者而方嶽中有未協之事情四方有未定之事故則各效其謀以聽王之采擇焉故曰以陳天下之謨至秋則農收畧定職貢可差獄訟多成庶政可致故曰以比邦國之功至冬則來歲之宜皆可預計如諸侯慮凶荒則王爲之議賙委諸侯慮寇戎則王爲之籌備禦不獨王與之協且使方嶽鄰封皆與之協故曰以協諸侯之慮也然分四時以制法亦舉其大畧非截然各不可通先舉春秋而後及冬夏者夏暑雨冬祁寒宗遇者必少惟春朝秋覲爲多（大司馬職惟春振旅秋治兵列諸侯之旗鼓月令惟秋迎氣列叙諸侯冬夏則無之且於季夏特著不可以合諸侯）又因此可見宗之禮從朝遇之禮從覲也（見鄭

注）

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春秋傳曰有事而會若一州之中有犯王禁者則必召其方伯連帥以聲討而發禁焉曰四方者不論何方非偏發四方之禁也施政卽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所施削黜流討加地進律諸大政也（施典於邦國每歲正月又和而布之舍巡守別無特施於天下之政）注謂王不巡狩則六服盡朝尚恐未安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

卜是巡狩雖以十有二年爲期而是年不行次年可改卜也（既可改卜何爲徧召天下之諸侯多此勞擾如謂六服殷同可俟十有二年之後則更無是理）其或王既篤老或嗣王冲幼又或王方在疚兼大親衰疾不可久違必酌徵州伯卒正連帥之忠誠夙著威望久彰者州各數人以定議而發命焉如舜攝位而咨十有二牧之類其餘五等諸侯皆仍其朝覲宗遇之常期尙或可通 經每連言大朝覲會同蓋或以來朝者衆而舉之或於常朝之外因事而特舉其因巡守而會同者即十有二歲之殷國周頒莫將之對是也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

邦國有交相惡者當衆聘其國卿皆在故諭使解除 注謂諸侯使大夫時聘王親以禮見之非也（易氏祓已辨其誤但所引鄭游吉語於經義無當蓋靈王之喪晉侯宜行而使段印往不可以爲時聘之證）按春秋傳晉鞏朔獻捷於周王使詰之曰不使命卿鎮撫王室則是不命之卿不得上聘王朝況大夫乎小行人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則小國之卿王所親見者鮮矣下經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亦如之謂列國相聘與從卿而聘於王朝之大夫士牢積皆遞降耳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

此與典命之文互備以典命見分土惟三而列爵五則儀亦五如圭璧之異制朝位之有差是也以此經見儀雖五而命則三故饗食饔積惟分三等

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

陳氏傅良易氏祓謂王行四十五步以迎賓賓四十五步以朝王非也經言公立當車軹注推之以爲王立宜當軫則賓主皆立於其所然後陳擯傳辭諸侯趨而進或近王數武而王乃少前以就之耳

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

張曰趙曰、聘禮受圭之後、繼以三享、中無間事、覲禮亦然、將幣卽受圭、三享卽受享、乃一時之事。並在廟中。車迎之法、或見於朝宗、而今無考耳、

擯者三人

服物采章、諸侯之所服也、牢禮饔食、王所以禮賓也、非各用其命數不可、惟擯者之數、則用其半、以示在天子所、則有所屈也、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

其他皆眂小國之君

天子旅見諸侯、故有此禮、蓋六服之國、未能同時而至、一日之內、交擯將幣三享、禮賓成禮、亦不能多人、故時其衆寡而旅見焉、然後館舍可以遞容。饔積可以問致。訝勞可以徐周。此朝覲宗遇。所以必不可不旅見也。魯侯國而旅見滕薛之君、故春秋並書以志非禮、

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

士皆如之

注謂諸侯之卿朝位步數、亦下其君二等、恐未安、諸侯來朝天子、以車迎、故有朝位步數、大宗伯小宗伯肆師三職、惟有人賓之禮事、則兩卿入聘、王親饗燕者、必甚稀矣、惟聘享正禮、必積至衆多、而後王一涖焉、其位不過序立於門之內外及中庭耳、安得有七十步五十步三十步之車位哉、小行人職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則雖聘享、王亦不親矣、六服聘頫之

事、日月無虛、若朝位交擯幣享王禮、一如其君。而下二等。不惟王不能堪、而王國之公卿大夫士。亦日有不暇給矣、　諸公三饗三食、故惟叅之孤、尙得與饗食、侯伯再饗再食、下二等、則無饗食、而惟致饔積可知矣、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

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

舊說虞夏之制天子巡守之明年諸侯各以其方歲見四載而遍此經注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皆非也果爾則或一歲而空一方之諸侯或一歲而空一服之諸侯其國或大喪大札水旱寇戎將棄而不理乎竊意周制侯服最近故每歲一見而遍甸服地較遠分國較多兩歲中各以其時其事一見而遍男采衛要地愈遠分國愈多則期愈寬所以順人情便國事也虞夏之制亦大率類此成王之崩事在旬日而康王之立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則六服皆有朝者可知矣舜典日覲四岳羣牧班瑞於羣后則非一方之諸侯可知矣 尚書六年五服一朝言六年中五服皆朝以徧非謂僅一朝也其不言六服者以徧朝為言故侯服每歲一朝者不數也與周禮本可通春秋傳叔向所言乃雜舉古制及文襄之憲令耳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

於九州外之蕃國曰世一見則夷鎮二服不在九州內者朝聘之禮聽其自致而無定期可知矣六服之國具列常貢則夷鎮二服聽其朝聘而不責以常貢可知矣

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

辭如致福告喪及自通於尊長儕輩之禮辭命謂稱於君大夫自稱稱人所舉之號名如曲禮少儀所記是也象胥瞽史亦王使至其國而屬諭之注謂皆聚於天子之宮未安

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小行人職適四方達六節成六瑞則前王而巡者其小行人與觀此經十有二歲與尚書周官正合注謂十二歲王不巡守而後殷同非也

小行人

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大行人曰禮儀、小行人則曰禮籍者、書曰享多儀、百辟來王、大行人辨其位、正其等、協其儀、賓而見之、所尤謹者儀也、小行人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則不過按故籍、以時饔食致餼積而已、禮籍即司儀掌客所列、二官既分掌其事、而小行人復通掌其籍者、以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其籍已豫具也

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

禮之

職貢雖有常、而必時其歲之豐凶以爲贏縮、故往歲之貢至春而後入之。月令制諸侯貢職之數以季秋、蓋農收備入。而後其數可定也、功謂治國事之狀、至秋則歲功成、刑獄決、凡治之狀可按驗矣、故獻之、　入貢獻功將命必國卿也、故王親受之、即下文所云大客則擯也、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眂館將幣爲承而擯

大宗伯惟將幣爲上擯、則郊勞、館宜使他卿、故小行人爲承而擯、擯者三人、則嗇夫爲末擯、（見覲禮）必擯者五人、然後肆師佐小行人承而更以士充其數、　國語卿出郊勞、覲禮王賜侯氏命諸公奉篋服、則郊勞宜使卿、覲禮第舉皮弁而不目其人、必已見於朝宗之禮也、疏云使大行人、蓋據覲禮鄭注、而鄭注亦未知何據、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

大客謂大國次國孤卿之命於王朝者、小客謂小國之卿也、若蕃國之使臣、則協其禮、傳其辭言、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者、象胥之職也、行人何與焉、惟其爲小國之使臣、然後有言欲達、則以幣將之、若蕃國之君雖入朝、有摯而無幣、況使臣乎、　以是知王朝於諸侯之聘使、惟致饔積而無饗食也、蓋惟大客有所欲言、王乃親見、而小行人擯之、小客雖有言不見也、千百八國、歲時聘問、旬日無虛、即使

公卿大夫饗食亦日不暇給尙何暇治王朝之政共朝覲宗遇之大禮乎故專掌於小行人而列職者四人俾交相代而無滯雍也

大行人兼掌大客之儀而詔王朝於聘使無饗食之禮何也儀之所包甚廣小行人司儀之擯相掌客之陳數皆大行人所總領也公之孤比於小國之君亦得一饗義亦可包而其事甚希上公以外之聘使則槩不得與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

賓客來享來王不患儀之不協其邦交則恐以地之僻遠國之彊弱有過恭過汰而違王度者故使小行人適四方以協之所以消患於未萌也覲春秋中列國會盟之次朝聘之數則王迹旣熄九儀不協之明徵也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無玉節者此所達惟使節邦國所守非所達也都鄙用管節者別於畿內之都鄙蓋符等異則節自不得而同也無貨賄之璽節者國中所用亦非行人所及也賈氏引司關職謂貨賄同用符節非也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卽璽節也果同用符節則璽節何所用乎

成六瑞王用鎭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

此適四方之事而首舉王用瑱圭者典瑞職瑱圭以徵守則亦應使邦國知其形制也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此五者其四大宗伯所掌凶禮其一嘉禮也復列於此者設所至之國有此則令鄰國供具而後以復於王故其文次於使適四方之後也蓋凶荒之賙委師役之槁禬必待奏請則緩不及事卽適遇其國札喪禍裁福事亦必於常禮有

加禮意乃洽。且札喪禍烖福事之小者、或不敎以聞於王。朝而王使適過之、則不得爲勞問也。者而過之也。治其事故者、酌財用多少之宜、施行緩急之節、以及興發調移之法也。　或曰、治其事者行此五者之事、宜治其故者、慶賀哀弔、或致辭、或兼幣玉貨財、若賻補賙委稟禬、則或取於閒田所儲偫、或取於同州鄰接之國、以當其職貢也。　小行人所至之地、適有師役、則所令止於槁禬若出師起役之令、則大司馬布之、

若寇圍敗則依禬禮而命行之、譬救患分災、不宜稍緩、故不待奏請期報、若寇亂則所以恤之者多方、必王及六官詳議之、非行人所得專命也。

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敎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天子省方、所以淸問萬民之利害也、知其利害、然後可聚所欲、去所惡、而諸侯之功罪、率以是爲準矣、虞書及王制所列巡守黜陟之大攷、無出下四書之外者、惟札喪凶荒出於時變、而其君臣所以處此、必有辨矣。至於厄貧則萬民之利害。平時漫不省憂可知、故五者皆所以定諸侯之功罪也。

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故十有一歲小行人使適四方、無國不到、所以實察諸侯之治狀也、王

所至之國、其君臣皆有事焉、殷同於方嶽、五等之國、及附庸畢集、惟恐或愆於儀。故首協九儀賓客之禮。行人出王畿、即當達所經道路之節、故達六節次之。王至方嶽、首輯五瑞、故成六瑞次之。諸侯各用享於王、故合六幣次之、凡行人過賓之國、有吉凶事、故必加禮焉、以示王與天下同其憂樂。故令賻補以下五事次之、王之巡守、將施加地進律及削絀流討諸大政、故以萬民之利害以下五書終焉、王在方嶽、未能徧至。

羣侯之國而察其治狀之實也故先期使小行人每國別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聖人制法凡事必覈其實而不徒以其名所以能周知萬物而道濟天下也

周官析疑卷之三十六

司儀

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

凡朝覲諸侯將幣王禮諸侯皆於廟無所爲壇儀禮覲禮旣終附載爲壇帥諸侯以朝日反祀方明乃此經所謂合諸侯大宰職所謂大朝覲會同也鄭氏鍔易氏祓見覲禮稱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遂謂凡朝覲皆有壇不知饗禮乃歸以前覲禮之本文也饗之禮之而歸其

國則覲事終矣復言諸侯覲於天子爲宮云云乃記者更端畧舉祀方明之禮事不具文不屬蓋會同之禮已亡姑述所聞以附於後耳

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

詳諸侯諸臣之相爲賓而畧天子之禮諸侯第曰擯之各以其禮者其禮已具大小行人職也羣儒破注義謂將幣與禮賓仍在廟非也惟諸侯衆至廟不能容必爲壇而見然後受幣與

禮賓可同日而畢事耳亦如之謂自將幣致享及祼賓皆各於其等也若既見之後仍一一將幣於廟而禮之不惟曠日彌久廢時失事無取於爲壇而見所云亦如之者又何所指哉

王燕則諸侯毛

獨舉燕禮者饗食已見大行人燕示慈惠尚齒而不序爵禮尚相變也故於司儀著之行人不言燕者饗食正禮在廟必一舉燕則王加厚然後親焉（賓客職三饗三食三燕弗酌則以幣致之諸侯相爲賓且然天子可知）惟

會同無廟中饗食必衆燕於壇宫儀象不出門謂諸侯無故而相饗於野外耳會同受王禮賓皆於壇壝宫則就此衆燕可矣

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

不言王禮諸侯之儀而言諸侯之相爲賓何也言王禮諸侯或疑相爲賓之有同異言相爲賓則王禮不待言矣蓋各以其等爲之數無可增損也且於其上揭王燕諸侯則毛則饔食饗積送逆登降揖讓辭受之儀各以其等數而登同於相爲賓可知矣　諸侯之邦交於大行人之終畧見其凡其禮儀則詳於司儀其共具則詳於掌客義各有當也大小行人所掌皆天子所以禮諸侯也其鄰國相爲賓相爲客之儀物於行人見之則義不安不於司儀及掌客具之則無其所矣

及將幣交擯

此諸公相賓下經諸公之臣相爲國客疏皆以

將幣爲用圭璋則大行人職之廟中將幣三享亦爲正行朝禮受玉可推

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

主君出送以車從備賓退乘以入且若將遠送故賓辭也及三辭則賓告辟以主君將拜驅而辟之不欲見主人之拜也主君再拜當在賓告辟後而序於前見賓告辟時主君即拜而賓已辟然後主賓之敬皆曲盡而各得其安也如槩再拜於告辟之後則似主人亦不欲賓見其拜

矣　入時自大門外步行入朝、故三揖三讓也、

出時亦步行至大門外送、升車而別

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

注謂六禮惟饗食速賓、其餘主君親往、非也、冠禮之賓儐輩也、鄉飲酒之賓、鄉大夫所治部民也、主人猶親速、况敵體之國君乎、

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

主君親郊勞致館、而拜禮不及、何也、二禮以拜其來朝之辱也、賓入將幣、則已拜主君之辱矣。

此正禮之相答、故不數也。不言拜還圭者、還圭與致饔餼同時也、不拜致贈與郊送者、亦答其來朝之正禮也、賓入辭而主君出贈送、則遂行矣、

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

此總言賓答主人之節、繼謂隨而答其禮也、主君郊勞致館、賓隨將幣而入享、主君致饔餼、隨而拜其賜、主君速饗食、隨而拜其勤、如主國之禮、謂弁服擯介進止揖讓登降交拜辭請還辟

之類、注所謂償主君之幣玉、亦在其中、

則三積皆三辭拜受

注謂侯伯之臣不致積、據聘禮無致積之文、然此經曰、凡侯伯子男之臣、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則不應無積可知矣、　王氏詳說、謂有積無問、異於國君、下經問君大夫、則問聘者亦在其中、非也、大行人掌客職之問、承饗食饔餼之間、而問以脩脯也、此職所謂問、則始見聘使、而問君大夫無恙、混爲一事可乎、

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

使者亦三辭而後拜受也、

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

聘禮、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賓入門左、公再拜、客辟不答拜、卽此拜逆客辟也、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此以三揖約之也、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

庭賓執圭入門左三揖至於階三讓即此三讓也公升二等賓升西階西東面致命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即此客登拜客三辟也公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賓降出即此授幣下出也不敢拜送幣者奉君命以將事不敢當君也故私面私覿皆再拜稽首

及禮私面私獻

王氏詳說謂私覿私面之幣皆己物而以聘禮證之非也內府職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校人職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則凡幣物皆官給之明矣即以聘禮言之宰書幣命宰夫官具特言官者正以明私覿私面之幣物皆官給耳既返國正使公幣私幣皆陳上介陳公幣羣介不陳蓋正使卿也故陳之以示體國之義得君命而後以私幣歸上介已下則不敢循陳以煩君之命耳乃用此以爲私覿私面幣皆己物之徵則義更淺狹而不可通矣

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辟

必出中門而後問君大夫者諸侯相爲賓問主君郊勞介郊勞不親故出廟而後問示不敢即安若欲就客而問之也旣曰再拜對又曰辟而對者前對問不恙後對或別問君之所爲也後曰君答拜前第曰君拜者非答客也問其君之恙始不恙則如親見而拜以致敬也或謂廟中禮敬不可及其餘故出門而後問非也私面私獻皆於廟而反不可問君大夫乎

致饗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

注謂饗食亦君不親而使大夫以幣致者非也所以如將幣之儀而異於郊勞者正爲君親饗食故與將幣見君之儀同耳若大夫致之則當如郊勞之禮矣還圭主君弗親而亦如將幣之儀者將幣以圭則還圭者兩國相答之正禮也雖大夫致之若主君之臨而已不敢答禮焉故聘禮迎於門外而不拜猶將幣時主君拜至客辟而不敢答拜與於郊勞之拜辱也聽命受圭

負右房而立猶授幣不拜而下與於郊勞之聽命下拜登受也其儀與將幣不同而曰如將幣之儀謂不敢答禮如親見主君而受命耳郊勞曰禮者有儐使者之幣故兼儀與物而言之王氏志長謂還主主君親之亦無稽之談聘禮有明文豈得臆爲之說

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

使者將返主君乃就客館送之所以答聘享之正禮也故主君再拜者四若使者出迎而不敢答拜是安受之也旣出迎而辟猶不辟也故賓辟於內俟主君旣退而後從拜於朝

明日客拜禮賜

聘禮之終所以言三拜乘禽者以主君之饔餼饔食夫人之歸禮明日客皆拜賜所未拜者惟曰賜之乘禽耳故於廟辭而總拜焉此曰禮賜自不得遺禮而專言賜且賜亦不止於乘禽凡致禮所將之幣及饔食燕之酬幣侑幣皆是也

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

諸侯之臣相爲國客具詳司儀何也大小行人掌客所司皆王朝賓客之事也故圭璧車服常繅裸酢饗食牢積之綱維於大行人舉之禮籍貢獻郊勞眡館承擯受幣聽辭之節目於小行人具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於掌客詳之而凡介行人宰史之飧饔餼備具焉以皆王官之所共也王朝於聘使旣無饔食之禮則三職中無可列者司儀通掌九儀則諸侯之臣相爲國客舍此無可見者矣而公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者當得一饗其禮終無所見也故於掌客職著諸公三饗三食三燕諸侯再饗再食再燕以與大行人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相參則惟公之孤尚得比小國之君而有饗亦可推矣經文之簡嚴而精密如此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

上經言同等之國君相朝卿大夫相聘之禮而

未及大小之國相朝相聘者、故統舉四方之賓客而以從其爵而上下包之、

凡行人之儀

司儀掌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故行人受儀法焉、

行夫

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嬔惡而無禮者

不曰吉凶而曰嬔惡者、如王小有問勞、雖嬔而不得謂之吉。小有弔慰、雖惡而不得謂之凶。蓋

但以言辭慶恤而無禮幣者與、

居于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勞辱之事、非行夫所可自執、當徵役於所居之國、而行人不自徵、何也、王朝特遣之使、居其國久、則有司使隸聽事、必有常經、不待賓之徵令、行人周流方獄、居日甚少、則勞辱事亦甚稀間一有之、則使行夫徵於其國之有司可矣、使注兼大行人、非也、小行人四人、平時皆不爲聘使、司士職作士適四方爲介、爲卿大夫聘問之介也、此曰使則介之者、惟十有一年小行人使適四方、以協禮事、則行夫爲之介、并居於其國、謂介行人而居所適之國也、使則介之、宜列居於其國之前、而倒其文、何也、明居其國則以屬吏而掌長官之事、至奉書將命時、則遂爲之介、別無他職之士與之俱也

環人

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

疆

逆賓於疆、及宿令欜、歸送亦如之、掌訝之職也、而又設環人者、所以待過賓於王畿而之列國者。故曰通賓客、又曰以路節達諸四方、又曰門關無幾、送逆及疆、則非止而有事者明矣、曰環人者、環四境而待過賓、以達之於四方也

象胥

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之幣、而賓禮之、凡作事、王之大事諸

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此下三節、皆小行人錯簡。蓋貳之職事、常與正相差、大喪大行人詔相諸侯之禮。則詔相國客。必小行人也。凡諸侯之王事、大行人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則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必小行人也。小行人職主國客、且使適四方、無國不到、於諸侯之望。卿大夫士庶子之選、知之必詳。故有王事則主作之。　王有事於畿外、軍旅則有各守其疆而不調發者。會同

則有以喪疾不能朝於王所者。各使國卿問王起居、故受其幣　卿大夫士庶子、皆諸侯之從者、若王朝之卿大夫士。則贊王命而戒之者冢宰、王朝之士庶子。作之者諸子。無爲復别設官以掌之、

掌客

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

大合諸侯、則其長必二王之後也、故備天子儀

物、示賓而不臣、

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眂上公之禮卿眂侯伯之禮大夫眂子男之禮士眂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眂其大夫之禮

觀此經、則知王巡守至方嶽、合諸侯而考禮度、布政教、乃殷同之正禮、宗伯職殷見曰同、大行人職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正謂此也。蓋一歲而徧於四嶽。則天下之政盡施矣、注所云王不巡守而徧召六服之諸侯、或王冲幼篤老、喪疾頻

仍、間一有之、乃事之變。而禮必有異。注乃限以十二歲當時巡之年、誤矣、詳見大行人職、　羣儒多不用注義、謂王至方嶽而合諸侯、主國始共具、蓋以涂所經過、令百官百牲皆具、疑太煩擾耳、不知王巡守而過諸侯之國都、自當僉共祖廟、即經其四鄙、惟帷宮旌幕。五官可自具耳。飧牽委積。不以令守國者。將爲賤之、且名曰百牲。然牛羊豕而外、亦不過魚腊乘禽、及陸產水物、合之爲百品耳周語鄭使過賓、百官各以物

至況王巡守君親監之百官尙有不恪共其職事者乎。凡此類乃好以私意小知妄立異說、而不求之事理之實也

上公五積皆眡飧牽

積用飧之牢以爲禮也、生而致之、一夕遷次、不盡用也、始至則飧熟腥並陳、嗣致饔餼、飧牽並陳、固是禮有大小、亦順事之宜以適賓耳、司儀職既詳相爲賓之儀、而此職第言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牢禮餼獻飲食皆以爵等

爲之數、而不辨致禮者爲王朝爲鄰國、則上下同之明矣。

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

注謂君用脩、臣用牢、非禮、疑有脫誤、非也、問皆以脩、不聞有牢、大國之孤尙不問、則餘可知矣、蓋二句各言一事。蓋介行人宰史皆有牢、乃承上經致積而言、惟上公有加禮、故從者積皆有牢。侯伯已下之從者、則皆共積而不盡有牢矣。下經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惟上公日爲之牢禮之陳數、侯伯子男則第日爲之禮、正以皆有禮而不盡有牢耳、積出入皆致於禮爲極、故獨於上公之從者、舉例飧饔餼皆以爵等、則積亦視之可知矣、其義蓋互相備、

三饗三食三燕

掌客獨詳諸侯相爲賓之禮、何也、積飧饔餼壹視其爵等、以爲陳數、不容有異、上公五積三問、侯伯四積再問、子男三積一問、已見於大行人職、則天子所以禮諸侯不異於諸侯之相禮明

矣、惟饗食燕則侯國可行、而王朝決不能行、蓋諸侯世相朝、雖同方嶽、其事甚稀、故亟致其渥洽、若六服羣辟朝覲宗遇、絡繹來庭、天子隨時旅見、即一饗一食一燕、亦旬日無虛矣、故行人第列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而燕亦不之及也、若會同衆至則受享禮賓、皆於壇、同日而畢事、惟燕禮可舉於國中、或即於壇、饗食各以幣致、蓋王燕諸侯、毛則可以同日而畢事也、大行人惟言饗食、司儀及掌客始兼言燕者、大行人掌

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惟饗食爲待諸侯之正禮、燕則王所以禮公卿大夫、而兼用於羣侯、司儀通掌九儀、掌客尊掌四方賓客之供具、則於燕不得獨遺矣　注引聘禮、不過證以幣致耳、賈氏公彥遂謂饗食嚴而燕褻、故無幣致之禮、覲禮疏又云燕亦以幣致、自相牴牾、聘禮所以不言燕者、蓋饗燕皆有酬幣、言饗幣則燕如之耳、

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

注謂若以命數、則參差難等、止以卿大夫士爲差非也、曰以其爵等、則各以三等之國卿大夫爵之相當者爲等明矣、三等之國皆曰以其爵等、正爲卿大夫士之爵同、而其等各異也、若惟以爵而不辨其等、則總之曰皆以爵爲之陳數、其義乃明、而其文三見、於辭爲贅、而義轉難通矣、羣士之等難差、則各量其所用之物以致之、是則可云殺小禮耳、若如注說、子男之卿陳數與君同、則紊大禮矣、朝覲饗食、所以正君臣之位明尊卑之等也、不宜有此瀆亂不經之禮、經於大牢特牛必特見之、上公之羣介行人宰史曰有牢、是羊豕必具也、其下曰有飧饔餼、則惟特豕耳、蓋不惟禮有隆殺、物生之數本有多寡也、

夫人致禮

此亦惟侯國之禮則然、蓋世一朝、其事至稀、故夫人於壺漿籩豆之外、致膳致饗致食、壺與主君同、若王后行此、則日不暇給、而理亦非宜、故見於天官者、惟酒正掌后致飲於賓客之禮、所具者壺漿、寺人職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帥女宮而致於有司、所具者不過壺漿籩豆、內宰致禮、惟此而已、宰夫掌賓客牢禮委積膳獻飲食、外饔掌賓客之飧饔饗食、而無一語及后夫人、則絕無膳獻饗食之禮可知矣、至大行人職、后從王而再祼者、惟上公、蓋二王之後、以敵體待之、伯侯一祼、則后不與矣、況別致膳與饗食乎

侯伯四積皆視飧牽

自侯伯已下不復言羣介行人宰史之牢何也、見於經者惟二王之後稱上公故從者之積牲牢備具若侯伯已下之從者道積皆有牢不獨物力難周奔走執事者亦日不暇給矣司儀職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言三積而不言牢則其餘使臣之積不過量所應用以致之必有牲餼而不備牢禮可知矣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王賓諸侯諸侯相爲賓大行人掌客各見其牢以示上下同之而諸臣從君而爲介特聘而爲使王朝及主國所以禮之亦同以飧饔牢積之數壹以其人之爵命爲準故也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

在野如會同爲壇於國外受饗禮貨皆於壇有燕而無饗食是也以是推之則巡守殷國其主國亦惟王官共億而羣侯來會者禮必從殺可知矣

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

注飧饔餼正禮主人致之則受非也君有喪臣從服喪食上下同之賓受之則無用主人致之則不誠非遭主國之喪之比也

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禮不當受則主人不以熟致非致而不受也

掌訝

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

必與訝士俱以設有暴客者可即時詰捕且訝士掌侯國之獄訟既入王畿即賓客之從者自有鬬爭亦不敢自治而歸於訝士也

及宿則令聚㯹及委則致積

國賓客將至往逆時已關於野廬氏矣及身經其地又申令守涂地之人使聚㯹耳應致積之地其積早委焉掌訝逆賓於疆爲前驅而入則

隨地可致故以屬之

八賔客之治令訝訝治之

注謂賔客之治爲正貢賦理國事非也邦國之貢冢宰致之其典冢宰施之地法司徒頒之禮事宗伯令之獄訟司寇定之役事司空戒之而又使司馬兼董焉非訝士所得治明矣訝士掌四方之獄訟邦有賔客則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導之有治則贊之蓋或賔客之僕隸廝輿與邦人有爭或賔客之屬自犯法禁其在王朝皆

不敢自治而以歸於掌訝掌訝使訝士治之訝士職曰有治則贊之卽贊掌訝也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春秋以爲非常而志之則周之舊典可知矣

凡賔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

不曰則而曰有者大國之君有卿訝而小國之君可以大夫訝大國之卿有大夫訝而小國之卿可以士訝若小國之大夫及列國之士則雖

有訝者而非命士矣知然者列國之士天子無使命士往訝之義也司士職命同賔客作士從諸子職命同賔客作羣子從則訝列國之士者其諸王朝未授職之士與庶子與

凡訝者賔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凡訝者謂士所云卿大夫士皆待賔至國而後往非若掌訝之逆於疆也掌訝惟至於朝詔其位而已此訝者則詔相其禮事掌訝及退爲之前驅而已若賔有治王有令於賔則此訝者遍

掌之

掌交

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

萬民所聚謂其國之大都會也四海九州山陬海澨掌交何能徧至惟於民聚之地道王之德意然後可樹之風聲播傳幽隱

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

說論說也蓋或自言其利害或議政事之得失

有不能達於王及國君者皆爲達之是之謂上傳言

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注通事謂朝覲聘問非也朝覲聘問禮有常經無爲別設官以掌之蓋非朝聘之期而鄰國有事欲相通則因王官之巡行而達其意也其事如通防交邏聯婚姻詰逋逃之類　九稅司徒所掌也九禮宗伯所須也九牧冢宰所建也九禁九戎司馬所專也而使刑官之屬諭之者蓋邦國不能率由典常則刑禁及之刑禁不能施則兵戎詰之與司馬九法兼備五官之職其義畧同冬官雖亡而見於尚書者曰居四民時地利其法惟始立國用之建國之後未有無故而變冬官之法者故不之及也

朝大夫

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

上文國事故乃天子所施爲故曰聽之以告其

君長使知王之所好惡辟行之也此政令訓告於都家者

凡都家之治於國者

方士職曰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則此職所謂治乃請事而非獄訟可知矣此職曰治於國則掌訝職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乃治賓客之從者與邦人之爭訟而非賓客以事請可知矣

李光坡曰自大司寇小司寇士師三長官而下畿內之獄訟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主之六服之獄訟訝士主之次以朝上者斷獄弊訟皆於外朝也次以司民者見民者天之所司王之所敬刑罰不可以不中也獄訟既弊有五刑以麗其辟故次司刑有刺宥以議其輕重故次司刺有大亂獄則故府之藏可覆視故次司約有疑獄不決則質之明神故次司盟於是罪輕而贖刑者則職金受其入罪重而孥戮者則司厲執其法稍重而未麗於法者則司圜收教已麗於法

則囚而刑殺、故掌囚掌戮次之、從坐者恕其能、困任以事、故司隸罪隸又次之、蠻閩夷貉之隸、或得之征伐、亦以類附焉、繼犬人於司厲者、司厲治盜、犬能逐盜者也、雖然刑非得已也、禁於未發則民安而上不煩、故布憲申禁於天下、禁殺戮禁暴氏司禁於國中、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氏所以使行者無害、死者有生、陸走者無險阻、水浮者不沈溺、時其宵晝行止以節、皆道路之禁也、司烜氏條狼氏脩閭氏誓祭祀軍旅之禁也、自冥氏至庭氏十二職、草木鳥獸爲民害者驅而除之、義之盡也、繼以銜枚氏司囂者無端歌哭雜氣妖聲、不祥也、於是刑事盡矣、次以伊耆氏者、秋養耆老故也、次以大行人等官者、賓位於西北、天地之義氣屬秋也、朱子曰、凡諸侯朝覲會同、禮畢則降而肉袒請刑、司寇主刑、故屬焉、賓客見王則有儀、故司儀次之、而行夫掌小事、環人掌主送逆、象胥掌四夷國使、以類附焉、賓客朝見有饔飧牢禮之歸、故掌客次

之賓客自來至去、皆有訝、故掌訝終焉、掌交所以諭王志於天下之邦國也、掌交已下、所以達王事於畿內之都家也

考工記析疑卷之一

程崟

桐城方苞望溪解　受業王兆符參訂

黃世成

冬官

冬官名司空者、四時之有冬積於空虛不用之地而度地居民立城邑治溝洫川梁於農事既畢爲宜司空者、蓋主於空虛不用之時而使民有興事任力之實用也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此天道之以虛爲實也事典不立則三時之利不能盡四民之業無所基此聖人之以虛爲實也故官以司空名、而其職則曰、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司空之職、居四民、時地利、工事其末耳、今其大經大法、無一存者、蓋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惟百工造作之法、自古相沿、意者故府亦有其籍、以其爲民生所習用工師所世守故猶可傳述然觀匠人營國爲溝洫、僅具高濶廣袤之度、而所以建立城邑分處四民因山川形勢以辨井牧別疆潦規偃瀦町原防者無一及焉則工事中有關於大經大法者亦不存矣蓋記者僅得之工師之傳述而未見故府之典籍故也　張自超曰、記言秦鄭、是東周語、淮北濟汶、皆齊魯間地、終古戚速椑茭、注以爲齊語、其周末齊魯間曉工事而工文辭者爲之與、　李光地曰、考工雖言治器粗迹、而每有盡性至命之文、

記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

王公所任、天職也、與士大夫共之、農工商亦謂之職者、各有所守之業以服事其上一失其職則生養不遂而教治以傾矣女史掌王后之禮職、內命婦亦皆有職、而況外命婦及農工商賈之婦女乎先王之世貴賤男女無一人而無職禮樂政刑無非所以警其職者故自上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此正德利用厚生之根本也大宰九職、不出農工商三者、虞衡所掌、卽守山澤之

農圃藪牧、農之類也、削民、則農民之不受田者、臣妾則士大夫之家衆也、司徒所增職事三、學藝者士也、世事者、賤技末藝、世善其事、服事者不能爲農工商而給役於官、其無職者則罰及焉、不勤其職則謂之罷民、而刑施焉、自春秋戰國、而四民之外有倡優、秦漢以後有僧道、士農與兵分、士失所學、工作奇技淫巧、商致難得無益之物、民之無職者十四三、有職而失其所以爲職者又半焉、凡先王所以正德利用厚生之道、變亂毀壞幾盡矣、

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

周官所云珍異多指食物、此記所指則玉石丹漆金錫之類耳、蓋民生日用必需之物、隨地而有之、商賈所通不過四方之珍異、且錦文珠玉用之各有等差、是以民勤於本業、惟上物足愛、商賈無奇嬴、而逐末者少、乃經國之大猷也、後世無物不轉販、半無益於民用、而治其淫侈、士利之所以不博、民生之所以不厚、風俗之所以衰敝、恒必由之、貧借也、濟也、借懋遷以濟民用之不足也、　張自超曰、先儒謂作記者欲見工事非賤、故以列於六職、非也、國有四民、乃天之所爲、非人之所設也、無農工商則無以生養、無士則無以治教、而生養不得遂、先王之世、四民之外無民、六職之外無事、所以無一事之不修、一民之不得其所也、四民之外有民、六職之外有事、而欲生養之不匱、治教之大行、難矣、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材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春秋五等之君葬皆稱公、儀禮有公食大夫禮、一國之政決於君、故注以公爲諸侯、其不言三公、以三公論道經邦、舉王則與三公坐論在其中矣、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

必知周萬物而後能創、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是也、巧者官司之長、如工倕殳斨伯與、之類能知聖人之意、循而遂之、以究盡制作之理、工則世守其成法而已、輪人記所云巧者和之、則工之巧者耳、

百工之事皆聖人之所作也

易大傳、網罟、耒耜、衣裳、舟、車、門、柝、杵臼、弧矢、棺槨、宮室、書契之作、或出於上古之聖人、或出於中古及後世之聖人、

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

橘不可踰淮者、氣感之而化也、鸜鵒不踰濟者、氣迫之不可居也、貉踰汶而死者、氣觸之而斃也、陰符經曰、禽之制在氣是已、若鄭刀宋斤等器、豈天下之金、不如五國之剛、天下之工、不如五國之能乎、即鄭與宋魯與粵、彼此相易、亦不復善者、蓋淬金之水不同、則鋒鍔自異、原出於地氣清濁也、如今各島夷之洋、刀有入堅入奐、吹毛截竹之不同、皆地氣使然、

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

石有時以泐、謂盛夏時易解散、不可燒爲灰也、若久而剝落、則不可謂天時使然、楚辭及莊子皆謂金石以旱暵而流、疑、寓言非實事也、澤、潤澤也、冰將解、必先見潤澤、然後化而爲水、

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摶埴之工陶旊

諸工當各有官統之、未可謂工即爲官也、

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

戈短兵、可迆而建之、其餘長兵、則建而不迆、故下皆直言崇之數、而無迆之分也、五兵何以皆建、古者兵車容三人、中御、左挾弓矢、右雖主擊

刺亦將下推車持輪。不常持兵。且車載所持推利弓矢、必輅陷陣。及車載錯。然後短兵接焉。故建於車之右方。隨其所宜。取而用之爲便耳。左傳楚人教晉人脫扃、杜注、扃車上兵闌、兵闌可脫當在輢之外、賈疏所云以鐵圍範者是也、其建之則短者在前、長者在後與、

酋矛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謂之六等

酋矛夷矛皆刺兵、非句兵也、後人因詩二矛重喬意其爲句、不知喬所以縣英、鄭箋謂矛矜室題是也、不言夷矛以并軫高爲六等、已備也、廬人備載夷矛之度、而曰六建、既備車不反覆、鄭風魯頌皆言二矛、則夷矛亦建意者守國之兵乃建之與、

車謂之六等之數

上文曰車有六等之數、嫌車之制有六等、故中明之、見從五等雖非車之數。而人在車中。戈殳戟矛建於車上。故并謂之車之等數也。

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

屬者、附著無閒也、凡工粗、必待膠漆塗飾而後無閒。方其爲樸而已無閒、則固可知、微至、先鄭以爲至地者少、似未安、行山之輪、伴則至地者豈能少乎、蓋言其功之細緻、功細緻、則行戚速矣、

輪人

斬三材必以其時

李光坡曰、三材不記何木者、轂輻牙所宜之木尚多、但斬之必以其時、則可以得其木之性而用其長、傳云山有木工則度之是也、鄭云今時轂用雜榆、輻以檀、牙以橿、

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

用之敝而見其完、乃知材美工巧、故築氏爲削、亦曰敝盡而無惡、

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

望遠視、進迫近、曰望而視者、稍遠而視之、所以

別於甚遠也、曰下迆、見牙之內面向上而受輻者則正方也。此所視者牙、而曰輪者、遠望則見其大而不見其細、故舉牙之迴遭者以爲言也、幬爾言其迴遭之度皆同、下迆言其近地之處漸殺、　工之巧在心、而注於目、非規矩繩墨所能盡也、故曰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用目巧也、　李光地曰、上言合三材以爲輪、則轂爲先、輻次之、牙次之、此則輪成而視其善否、初視輪、次視輻、次視轂、物之理、言之序也、

望其輻、欲其揱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

肉謂幹材之豐殺、肉稱、謂輻上菑入轂。下爪入牙者。與其鑿廣狹各相稱也、輻與轂第曰望、掌上省文、

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

綆以竹爲之、一名筭、所以護牙而掩蚤孔者也、字書謂輪邊有一重護牙者、其直環如綆、然今時車牙外以鐵葉裹之、綆之制疑類此、謂之綆者、形若繩也、（謂之筭、材用竹也、今梁外車尙有以竹爲綆者、）蚤之正、以綆眡者、按今輻爪、每間一鑿而穿牙施綆、則疎數左右之度、均齊與否、不能掩矣。　匡者、矯而正之也、菑與爪不相俛、則輪雖敝、不至於偏挺、而無所用匡、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

木之體圓、中分其陰陽、而以矩畫而識之、

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

車人記行澤欲短轂、行山欲長轂、大車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是轂短則圍必小也、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是轂長則圍必大也、苟轂長而圍小、轂短而圍大、則制不稱、而不利於行、此記雖言四馬車之轂、理則一也、

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

史記平準書、更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蓋古語以迴遭爲郭、而郭椁義並同、

以其圍之阞捎其藪

注疏以轂之徑言、而計其菑入之淺深、然賢之徑六寸有奇、除壺中傳木之金、迴遭厚僅二寸、而菑之入轂者、三寸九分寸之五、理不可通、以圍之阞、捎其藪、蓋以迴遭之度、而計容藪之廣狹也、捎、鑿也、鑿木以爲孔、與匠人記捎溝同義、謂鑿土以爲溝也、轂圍三尺二寸、存其二以爲內、而鑿其一以納菑、轂乃堅固而無坼裂之患、但圍之阞僅一尺有奇、則每菑僅三分有奇、恐

太薄而不牢、蓋止計枘之入鑿者、而菑之幹固不止此也、（古者轂三十輻、體不及寸、故股入轂之鑿僅三分有奇）以其圍之阞、捎其藪、謂以三分之二爲肉、三分之一爲壺中空也、壺中空所以受軸者、下文言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則壺中內大而外小。惟外當輻菑處。其內正得三分之一也。統而言之、中空處皆可名藪、下經、量其藪以黍是也、切而指之、外當輻菑處爲藪、此經是也、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

此轂長、謂徑也、轂長有以圍徑言者、車人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是也、外穿小於內穿者、內穿大、然後軸體厚壯。而承輿力強。外穿小。然後轂體堅貞、而觸物無損。蓋交錯水曲、車轂最易相擊而兩傷也

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

容轂者、輻菑齊入相抱。而轂居其中央也。必直者、衆輻左右正相對也。轂中空而藪多、故必束

以筋裹以革、而筋之附木、革之附筋、又以厚膠黏合、始能久固、　以治轂之次第、言容轂必直、始爲素而定其體、及加飾則先施膠、施筋以革裹之、然後陳篆而加采焉、先言陳篆者、以事之大小序、非以功之先後序也、注謂容者治轂之形容、易氏祓以凡爲甲必先爲容謚之似未安、甲之長短豐殺、必稱其人之身、故先爲之容、於轂無取也、且與必直義不相應、趙氏溥謂以革鞔轂謂之約、亦非也、轂以革幬、不宜又以革爲

約今時車多以鐵束轂、豈古固有此制與、

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

革受雨露則濡緩、而內之筋膠皆動。故加漆焉。漆乾而後可摩、疏謂摩而後漆、非也、注曰九漆、疏謂以骨丸之、其法未聞、據近代施漆者、內先布灰、但曰既摩革色青白、則革外不應更有他物間之、

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

輻必置轂之中央、二在外、鑿孔當小穿、然後其

深可容輻菑之柄

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

不言輻之厚者、轂圍三尺二寸、約留三分之一爲餘地、以三十輻均之、輻當厚十分寸之七、其菑之端入內者又稍殺焉、股則加厚、約一寸有奇、

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抗、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

凡柄之廣狹、未有不與鑿相得者、而輻之廣狹。亦必與鑿之淺深相稱、鑿有淺深、以轂之圍有大小也、圍小鑿淺而輻廣、則鑿之衘輻不固。圍大鑿深而輻小、則輻之支轂不強、　鍾晼曰、大車任重而轂短、圍小、何也、牛駕行平地、無馳驟傾撼也、

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

弱謂菑之入轂深處。以漸而殺者、度其輻廣、以殺其菑之端、則轂中內好相稱、而完固、否則鑿內受菑處、薄加重任必折矣。　鎮陳埒曰、折

當作拆、轂不應有折也、

揉輻必齊、平沈必均、

疏謂曲者以火炙之、可揉戾使直、非也、輻長不及三尺、不宜有曲、所謂揉輻必齊者、亦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也、蓋木之陰陽有偏、久之其力不齊、故揉而齊之、平沈、試輻材也、已爲輻則轂搬異圍、必不能平矣、

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

集韻槷木楔也輻與牙之鑿枘不相得雖加楔久之楔之端必突而出曰足見者以槷施於瓜之末而言也

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三分寸之二綆之廣也輪有杼有侔而綆皆承及寸者牙狹而綆狹於行無不利也綆廣則於杼者不可施矣或謂三分六寸之二知不然者大車之綆寸則凡車必較狹可知矣曰綆三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足矣而冠以六尺有六寸之輪者蓋前言參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而未著輪崇之度故因綆而及之且知徑崇則知其圍三之而綆長竟圍故於綆言廣而不言長也又大車之綆寸固車之輪六尺有三寸其綆必較狹綆三分寸之二者惟六尺有六寸之輪耳

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摶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

牙不外殺則近地處厚雖爲石所齧僅甐其兩旁而不能甐中央之鑿

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

李光坡曰輪所以固者在揉牙之工使外不失理笱篾相入而不挫旁無負起逐段相接皆資火力謂以全木爲輪無是理也

萬之以眡其匡也

匡矯而正之也旣設軸兩輪相對用矩以度其四面相去之分則微偏挺而分不均者畢見可矯而正之矣

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

以其圍之阞捎其藪記有明文注以爲兩壺非也兩壺大小穿具有分寸且黍細微惟以量轂牙之鑿孔可按數而得其准耳

部長二尺

不曰達常二尺而曰部長者下記蓋崇十尺因部長則知達常與桯合而爲十尺部之二尺連達常計之矣蓋之柄必分爲二節者時張時弛以便事也古法蓋弓無中斷綫貫之節故柄納

於部鑿而不可移動非若後世之蓋斗可斷可合也故曰叀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隧若通一木以爲柄則冒紘張弛及收藏皆不便後世可開可合故又以一木爲便耳（蓋崇而重非獨柄不能勝然斗之所容者有限故必先以小柄入斗而後以大柄承之此亦一義）

桯長倍之四尺者二

桯長倍之則達常長四尺矣此以見達常之入桯中者有二尺也達常長二尺桯長八尺合而崇十尺皆以其可見者言之而不數其不可見

者至桯之入輿底者文當有數寸且有鍵以固之是以雖有疾風莫之搖也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

尙書枚卜功臣春秋傳南蒯枚筮之又左驂迫旋於門中以枚數闔（以鼂氏纂聞謂之枚例之枚亦闔上之金乳也闔二扇何用數杜注誤）其訓如个夏官之屬有銜枚氏則以名物此又以起數皆緣文而別其義也

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

廣皆以鑿之上下相去言部高一寸故鑿之上下相去可容四枚部周圍二十八弓若左右相去四枚則好廣而肉薄不能固矣廣爲横而以上下言者部之體圓週廻而鑿之則上下似横也

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

下直二枚則近上內畔二枚不鑿而鑿上亦四枚矣蓋必如此然後上下之固同也鑿端一枚者部之體圓弓鑿非以漸而殺則不能容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

軫

弓有長短庇有廣狹或等威之辨或時事所宜

參分弓長而揉其一

其穹者二尺下者二尺揉而曲者自高趨下之二尺也

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

李光型曰道右掌前道車王下車必以蓋從蓋以爲容非專爲雨而禦雨尤其用之切者

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

十尺

王乘車而出路門、則五門皆車之所出入、匠人言路門應門所容之廣、而不言其高、以此推之、蓋崇加車之軹轛軫四尺、總十四尺、門必更高於此可知、

考工記析疑卷之二

輿人

輿人爲車

指輿爲車者、輿乃車之正體、軸轂輪輈皆爲輿而設、輪崇衡長皆以輿廣爲度也、

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

矯揉以檠木、材輢植於隧閒、式貫於輢閒、而不可搖動、故亦曰揉、

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

毛氏彥清謂輈人所謂任正、卽軫、其圍尺有四寸、與此不同、此言田車之軫、非也、無爲舍乘車兵車、而忽言田車、又不明著其爲田車也、注軫輿後木、任正謂輿下三面材、蓋軫之圍殺於前及左右三面材、凡三寸耳、軫去人立處遠、無所持任、非任正三面材之比也

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

兩輢者、較式之所託也、不宜詳言輿制、而獨遺輢、又不宜較閒之木與轂末同名、且其文上承

式、較下接轐、疑當作輢、剝蝕而誤輒也、疏謂較式之下、別有植木橫木、未知何據、較兩相植木也、式宜貫於輢、或陷置輢間、不宜別有植木、較式之下、亦不宜別有橫木也、式貫於輢中、而輢閒反小者、以植木力強、橫木力弱也、轐疑即輢之末、上出於較而相對者、

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

直者如生、即立中縣者、言其著於任正木甚固、如地中生木、深固而不可拔也、板之相連、與輒轐較式橫直之相交、皆爲繼者、如附、言熨貼無閒、如枝條附幹而不可析也、

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

大無與小并、謂兩木並植而相對也、注乃以偏邪相就釋之、記止言大倚小、而注增小并大、且以爲摧與絕之分、義皆難曉、以物理推之、記所云大與小并、非偏邪相就、謂以木之近根者與遠根者相對、此謂對立之輢、而橫設之式較不與焉（疏兩相豎立者與橫貫者並稱較）蓋木近根恆粗而堅、遠根則漸細而脆、若以近根者與中央及木末相對、則圍徑雖同、而強弱迥別矣、凡車行坦平時恆少、而左右偏側時恆多、兩輢對立、式橫貫之、設以近根者爲右輢、遠根者爲左輢、車行必偏於左、則右輢之力注於左、而若倚之、次之左輢必撓曲矣。或陷深泥、驅爪徑既傾於左、旋側於右。所載人物、隨之左。輢弱、驟爲右輢所引。則鑿穿處必絕矣。知非指式與較者橫貫於轂輿、弱者得強者以撐拒、則不至於橈、或傷其鑿枘、而幹必無中絕也、

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弇謂車相微向內也、侈謂微向外也、與大尺有六寸、縱橫深廣、一定不移、惟兩相板當齊者可微向內外耳、

輈人

輈人爲輈

古者駕馬之車、皆一輈、而兩服夾之、兩驂又在

其外、非如後世之車、兩轅而一馬當其中也、

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

田以習戎、而車則與者兵凶戰危、非國馬不可用、齊車道車、皆用國馬、正閑習而便於即戎也、其次力強而高不及八尺者、使駕田車、以習馳驟、其在軍以載共車、而不即戎、及徒役疾傷者、亦可以不後於戎車、駑馬則不可用也、

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于度、謂之無任

凡任木、統下任正與任衡也、任者用力持載車以輿爲正、故輿下前及左右三材、爲任正、以力持輿之正載處也、曰衡任者、負輈而引車衡之力也、

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

輈雖揉之而曲、亦必以木之本曲而可爲輈者揉之、若直木而全恃火力以相勝、則馬之所引、未有不久而返其直性者矣、

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

大車之轅摯、惟直故摯也。既曰轅直、又曰且無橈者、直言其無穹而上者、無橈、言其無曲而下以持衡者。 或曰摯本當作直、以音近而譌、

自車戰廢、馬車皆二轅、雖行平地、有乘塊而傾者、古法一轅居中、四馬引之、行平地萬無覆車之理、即山行澤陷、人力可輔、不至於必僨、但一轅四馬、則馬必等力齊足、而後可駕、非王公國卿、不能具、故相率而從簡便、以一馬服兩轅、則

驂馬有無多寡可不計矣、此事勢之相因而變者、

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

上言大車不利於登、此言大車雖行平地時多、而亦有不能不登阤之時、故必使人抑制而伏其轅、如不伏其轅、則車後仰而牛之吭膺間束紲者、必若縊縊矣。曰節軒摯之任者、必所載前後適相稱、然後無軒輊之患也、

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

此言下阤尤難、必手援輿底之向前者。以輕其任。然後無崩奔之患。若不援其邸。則任重勢猛。其下若崩。而緧其牛後矣。

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

注水之管、中穹而兩端微下、輈之不淺不深似之、則馬之引之也利、而車行如準之平、久者言輈之難弊也。安者言車之無傾也。

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

上言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此申明之、言其形亦近於弧、但不可太深而折、欲其孫、必循木之經。而毋絕其理也。

良輈環灂

弓人記角環灂、牛筋蕡灂、麋筋斥蠖灂、蠹漆以所著而異其文、角質堅而理密、既治滑易、故漆文如環、輈之漆文如環、則木堅密而治之滑易如角矣、故以驗其良、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車動則輪轉、故以象日月之運行、蓋建無遷移、故以象經星之布列、

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

旗之正幅爲縿、斿則別以帛爲之、如其數、綴於縿、如霓之有旒、趙氏溥謂裂旗之邊幅爲數條、臆說也、惟別爲一物而相連屬、故尾九星取大

火之屬星七星取鶉火之屬。參與伐連而爲六。營室與東壁連而爲四。羣儒爭以不取本星而取連屬之星、破鄭注、皆由未達此義耳、　以上文蓋弓輪輻、已著日月星辰、故不及三辰之常、記者因事以立文、義當然也、且日月爲常、載在春官司常、人所共曉、可不必詳、　林氏希逸圖九斿者九龍、七斿者七鳥、非也、惟一升一降、故曰交龍、若各准其斿數。則大常十有二斿。日月星辰可各畫十二乎。趙氏溥謂龍橫畫、取可升

可降、然注一象升朝、一象下復於義爲近、難以臆說破也、

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注據覲禮謂旌旗之屬皆有弧、但。此記弧旌、宜爲軍事所特建、蓋謂弧與枉矢於旌。以象天討也。上四旗乃平時所建、故特表弧旌、與司常九旗不列大白而別見巾車義同、以軍用凶禮故耳、如鄭注則祭祀賓客所建大常龍旂、皆畫枉矢、何義乎、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㮚氏爲量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

李光坡曰、首攻金之工六、築冶鳧㮚段桃、而此再見者、賈氏謂與下攻金之工爲目、然他官不別作目、而此獨異例、疑此記別出一手、其中錯簡亦多、如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何以削與殺矢、皆五分其金而錫居二、鼎及鑑燧、斧斤爲者無其人、則殘缺多矣、鳧氏不曰爲鐘、而曰爲聲、以有聲之器、不止於鐘也、桃氏不曰爲劍、而曰爲刃、以能割之物、不止於劍也、

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鑑燧之齊

鍾鼎金不多、則考之而聲不揚、楚之而質易敝、故用六一、上齊也、斧斤以攻堅木、以刈叢棘、金不多則易鈍澁、故用五一、戈戟軍器貴鋭、故

用四一、亦上齊也、大刃則鈇鉞之屬、其用爲希、故三一、蓋下齊也、削與矢鏃、體小而刃薄、金多則易缺折、故用五二、取其忍也、鑑燧各半、則聖人心通造化、辨察物理、所以取陰陽之精、而相感召者、不可以意測矣、江淹銅劍贊序、古以銅爲兵、至秦時、兵革互興、銅不充給、故以鐵足之、然戰國策已言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管子小匡篇、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欘、試諸木土、所謂惡金必鐵也、列

子殷湯篇、鋼鍊赤刀、切玉如泥、則春秋時已用鐵爲刀、如鐘鼎之類、自宜用銅、餘則銅鐵皆可用、而據今法、則錫與銅鐵、俱不可合、銅以鉛和、鐵以鋼煅、豈古分五金、鉛鏤之類、通謂之錫、如燭以蠟塗、而注則謂以蜜耶、 李光墺曰、鉛本草謂之黑錫、今鑄錢用之、湖州青銅鏡亦以鉛和、然光青黑無晶烈之焰、若用以取水火、恐不能與日月之明相感召、蘇頌寶藏辨曰、凡鑄銅之物、多和以錫、然則六齊和錫、古法本然、余得

古鑑、背有銘文、小篆類漢人書、其次句曰、和以銀錫、清且明、亦其徵也、

冶氏

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

李光坡曰、殺矢一十三字、當屬上、敝盡而無惡之下、蓋削殺矢、皆下齊、築氏所執、觀上序可見、

李光墺曰、欲新而無窮、謂殺矢也、刃常如新、而不繼澁、則利而能入、敝盡而無惡、謂削也、鋒鍔敝盡而無惡敗、則其用可久、冶氏爲三字、當

移置戈廣二寸戈字上、 削時砥淬、無事以常新、言矢刃又不宜以敝盡、言光墺之說、不可易也、

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鋝

張自超曰、戈之制、進則用其鋒以刺、退則用其斜勢以鉤、胡太直、則其體橫而刺難入、胡太曲、則其鋒直前無斜勢、而以鉤則不決、鉤必穿所破之衣甲、而後固鋒直前、而以鉤、則不能決穿

其衣甲矣、胡之鉤、用力與援分。內長則胡之折處大近前。與援同向。而鉤無力、胡之刺貴與援並入。內短、則胡之去援遠、其入緩而人易避矣。倨句謂其形微倨微句而不過也、胡之下爲內、則外謂其上近援處、胡本近援處加廣、則無折傷、

倨句中矩

張自超曰、戟三鋒、直前、胡之橫貫者、與直前者同度、其形正方、故中矩也、既中矩而又曰倨句

者、援長於胡、循胡之末、至援之末、弦之則倨句也、

與刺重三鋝

張自超曰、鄭司農謂刺卽援、非也、既曰援五之、不應復曰與援、康成謂着柲直前如鐏者、亦非也、戟三鋒直前、不應又有物直前如鐏、蓋戟鉤兵也、如圖所載三鋒直前、則可刺而不可鉤、豈鋒刃旁有曲而鉤物者、其名爲刺、而後世失其制與、

桃氏

桃氏爲劍

劍之爲用最廣、虎賁旅賁、王出乃執戈盾、當宿衛則佩劍、（樂記虎賁之士脫劍）商旅在涂、不可以操戈戟、惟劍可衛身、見於春秋戰國兩漢之書、公卿大夫士見於君、皆得佩劍、至秦則王亦身佩焉、秦銷鋒鑄鐻、而項籍猶得學劍、韓信亦時佩劍、以其不爲兵器、故禁令不及也、

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

脊之廣、必半於刃、而設此文者、明脊之居中而無偏也、脊直上至劍末、故曰從、

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

莖謂劍之鋌、入夾中者、穿其中以夾鋌、故謂之夾、

中其莖設其後

劉提曰、中其莖者、外包以革木也、設其後者、於後復設鐔也、

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

劍柄接刃處有盤、形隋圜、疑劍首卽謂此、圜、謂環於臘外也、過遭距劍身皆一寸三分寸之二、

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鄭注此士、乃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非也、弓人亦有上中下制、所以稱其人之材力、弓盡人可挾、劍盡人可佩、非若五兵各有常度、必能用者始執之、

鳧氏

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

鄭氏鍔引戴記易則易、于則于、謂于者寬緩不迫、鍾聲之發欲其緩、既失彼記本指、亦非此記的義、蓋此記著鍾之度與名、而下文乃言其聲、彼記于訓廣大、鍾之衡度、惟銑間最廣大、故以于名耳、

于上之攠謂之隧

劉捷曰、今之鍾脣上有圜而隆起者、卽所擊處也、豈古則窒下與、

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

李光坡曰、鍾有三層、銑與鼓同一層、鉦一層、舞一層、假如銑徑一尺、去二分以爲銑間、因於銑間內去二分以爲鼓間、此一層也、鉦徑八分、去二分以爲鉦間、此二層也、舞徑六分、去二分以爲舞廣、三層也、鍾弇上侈下、分數如此、注自矣、 劉捷曰、銑之十分、以角之外侈者言之、銑間之八分、以鼓末之內直者言之、銑與鼓相距無多也、鼓間、鼓與鉦相去之分也、舞廣、舞與鉦相去之分也、銑間鼓間舞廣、皆以從度上下相去言、惟舞脩以橫度左右相去言、不言鼓徑者、鉦八、銑間亦八、鼓介於鉦銑間、則徑之爲八可見矣、

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

甬之圍、乃環其外而總計之、去一以爲衡圍、則穿內空而計之也、若甬圍亦穿內空而計之、則衡圍小於左右甬圍、視甬體必校薄、於下文三分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不可通矣、甬中設旋、向衡處得三分之二、不宜反薄於左右二分、

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

鍾之縣以甬、而用力尤在衡、一在下、甬之附於鍾者、雖少薄無虞也、二在上、乃衡之橫於甬上

者非倍其厚、則力不強而易至崩折矣、

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

謂體之厚薄所震動、乃聲之清濁所由出、而聲之清濁、又或與於形之侈弇、故必厚薄侈弇適其宜、而後清濁得其分也、下文言薄厚侈弇而各及清濁以此、下五句即其說、

考工記析疑卷之三

㮚氏

改煎金錫則不耗

金錫之質、剛柔本異、所出之地又殊、或一再煎而本質已呈、或三數煎而查滓始淨、每煎則體色必改、必至於不耗而後止、故曰改煎、至㮚氏始著其法者、量體堅厚、不慮損折、非若鍾有考擊、鼎用烹飪、五兵以擊刺、矢鏃劍削、尤貴精堅、量且改煎、則他不待言矣、鄭氏鍔謂鍾鼎不改煎、非也、

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

以是知改煎、蓋分金錫而煎之。至不耗、然後各權其數。而合之以鑄焉。如合而煎之。則金錫之耗。有多有少。而其分不均。不可以定其齊也。準之、謂定其厚薄之分也、金錫旣不耗、然後權取一鈞、按鬴身及鬵耳之尺度形制、計其厚薄、則厚薄之分有準矣、量之、謂爲模範也、厚薄有準、然後可爲模範、

槩而不稅

官鑄鬴、使市者槩取則焉、又禁取稅、俾典司者不得借以牟利也、竊疑金鑄之器、惟司市守之、民間及小邑小市、必準其容受、而以木為之、古人旣知以木為鼓之臯陶、則必知以木為鬴鍾矣、若必以金鑄、則過重而難運、且比戶資用、民力亦不能多鑄也、

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

鑄也

上文言改煎金錫不耗、分金錫而各鎔之、未鑄而鍊其質也、此言鑄金之狀、齊金錫而合鎔之、臨鑄而視其候也、　鑄金之狀、不列於鳧氏而列於㮚氏者、金石之樂、皆天子所賜、而量則官民所通用、州黨市集、皆宜有準、故使衆著於鑄之之狀也、

函人

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

李光地曰、合甲不言其物、卽合犀兕而為之也、或用兩犀革、或用兩兕革、或合用一犀與一兕而為之、費多工多而價重、甲之尤良者也、凡甲皆削革之裏、合甲則削之彌薄、惟存其表、兩面皆表、故堅久也、

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為之圍

重若一、皆長短廣狹不能一也、　鍾嘅曰、以其長為之圍、文承權其上旅下旅之後、必通計上旅下旅之長。蓋甲裳之下、尚有脛繳、則甲裳當

下被於膝、自肩及膝之長、圍之、正與身腰相稱、鄭氏鍔謂取一旅之長以為之圍、誤矣、

眡其朕欲其直也

凡革在背腹肩髀者、厚薄適異、卽同一處所、而緩急亦異。方其未燥時腐裏可驗、是之謂朕、於此時辨之。毋使一札之中。厚薄緩急或異。一旅之中。腹背肩髀或異。是之謂直。

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

更、變化也、治革功少則粗硬、革裏之脂膜盡淨、

變而熟易柔滑則其材化矣

胝其朕而直則制善也

若朕不直則取材不正必一方緩一方急雖有良工亦不能制之使善矣

縣之而豐則明也

革色光明則舉而視之倍覺其豐

鮑人

卷而摶之欲其無弛也眡其著欲其淺也

摶與左傳以幣錦三兩縛一如瑱之縛同杜注謂急卷之是也若革有厚薄緩急迫卷之必叙弛而不正著謂革內皺起如絮者淺則治之熟而腠盡矣故曰則革信也

察其線欲其藏也

甲札堅故言鑽空之小然其線猶可見也尋常服用之革則細而軟縫者精巧則線之迹幾滅矣

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帴也

毛氏謂此節當在卷而摶之之後非也覆釋上文而忽出此節者水澣脂柔之後正當引而信之以取材正而無緩急則用無先裂之患而卷而摶之亦不弛矣

韗人

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

鼓人掌六鼓雷鼓靈鼓路鼓以祀天神地示人鬼乃官司所守非民間所通用故不載其制此記首舉六尺有六寸之鼓而次鼖鼛則六尺有六寸者晉鼓可知也晉鼓鼓金奏若舉其名則惟邦國得用故詳其形制而隱其名以見其爲上下所通用也蓋民間習田習戰則必用鼖鼓興工傳役則必用鼛鼓自王公以下祭祀賓客所用皆六尺六寸之鼓而不敢名曰晉以別於王朝金奏之晉鼓耳厚三寸三字疑譌或衍版不宜過厚也

穹者三之一上三正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爲臯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

於磬鼓曰倨句磬折、則上三正兼上二鼓可知矣。於鼖鼓曰中圍加三之一、則鼛鼓視此矣。穹者三之一、知爲一桐者、所言鼓木之衡度也、必合二相。乃與中尺之圍合也。曰中圍加三之一、則計劑之共數可知矣。鼖鼛不復言厚、三鼓同也、

臯鼓瑕如積環

瑕者、隙紋也、謂鼓木合縫處、鼓二十板、兩端狹而中穹、取材正直、則縫之左右相值者、合而視之如環、如積環、謂衆板之輻輳也。惟臯鼓爲然、若材偏斜而工拙、則左右縫不相值。而望之不如環矣。鼓面之革、不施漆、故舊說不可通、其然則當云臯鼓環瀾、

畫繢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

上言六采之相對者、爲繢次也、此以四時相繢之義次之爲繡次也、

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

上言天謂之元、地謂之黃、此獨言黃、且變地而言土者、明黃爲中央之色也、其象方天時變爲何方、與方物出蘇發慮之方同、蓋承上文、言青白赤黑爲四方之色、而黃爲中央之色、其象則依倣天時而變、如月令四時各服其方色、而中

央土服黃是也、

山以章

爾雅釋山上正章、郭注訓章爲平、蓋繢山之上平者、

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

四時所用車服旗章色、各有主、而以他時之色、間雜成文、所謂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也、禮記五色六章十二衣、旋相爲質、即謂此、

鍾氏

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

獨言纁緅緇、豈羽可染者、獨此三色與、

㡛氏

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

始盝之後揮。則再盝亦如之。再盝之後塗。則明日沃盝之後亦如之。

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

覆出此文、明惟晝暴夜宿、與湅絲同、餘法則各

異也、　㮚氏不見爲鼎之法、以其齊與鍾同、貴賤貧富無人而不用。大小重薄各稱所用而爲之制。無事載其法也。㡛氏無湅布與麻之法義同、其功麤、其事簡、匹婦處女無人不能爲、故不設此工。與粤無鎛燕無函同故製作之方亦不見也。

玉人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劉捷曰、舊說以冒三等之圭、義殊淺陋、三等之圭、形製各異、而以一圭冒之可乎、不過取覆冒天下之義耳、

天子圭中必

羣公皆執玉以將事、而天子端拱於上、與諸侯以下、則疑於天子之不必然。天子且用繅則執以將事者不必言矣。

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

知尺有二寸、爲四圭琢出之數者、以下經圭璧五寸、兩圭五寸有邸、非以琢出之數言則不可

通也。圭璧不言有邸、璧卽邸也、四圭不言有邸、以兩圭有邸從可知也、不於四圭言有邸者、於四圭言有邸、或疑坤二而虛、祀地之兩圭、不必一玉俱成也。　李光坡曰、疏云邸於璧中琢成寓穴、爾雅獸屬爲寓、寓穴、獸窠也、琢成寓穴、非注酒而何、然則坡於典瑞有邸、訓邸亦瓚類、茲非其徵與、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

案圭首六寸、體正方、自首以下、度雖減殺、而體

亦正方故曰珽也蓋搢於帶間非大其首而削薄其下則虞失墜又玉質重若首以下不削則過重而難勝

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

朱中謂鼻內通流處以朱漆飾之也知然者勺中既用黃金則别無所謂中矣

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

劉捷曰論語注以聘圭爲諸侯命圭命圭者守圭也豈可以聘頫哉朱子於三禮之學間有未詳凡後儒所摭拾以議朱子者多此類非義禮之大要也

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

宗尊也天子繼世故尊無與並后則或有母后若祖母后存焉惟祭祀賓客大婦親之必時王之后若宮中內治王之母若祖母在焉則卑者不敢專也故內鎮必宗后守之而駔琮以爲權亦稱宗后焉

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

琮或五寸或七寸皆可爲權者以斤兩分寸決於衡也

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

易氏祓謂此天子之三夫人非也夫人有致飲於賓客之禮以來朝者或其父兄伯叔也若既享后而又享夫人則並后匹嫡亂政之尤者成周時必無此禮即其父兄伯叔亦各致勞物可

也詎可以干享禮之名哉鄭注要不可破

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

舉下以見上也曰后以勞諸侯則似夫人之禮異舉夫人則后可知矣知后無異禮者上物不過十二無以加也夫人有勞諸侯之禮謂王不更立后而夫人攝內治也王合諸侯具十有二牢諸侯之長十有再獻蓋二王之後不敢以臣禮待也凡勞以賓之爵命爲等故諸侯之相勞

其數同於王、夫人之勞諸侯、其數同於后、侯國夫人之勞諸侯亦然、

王氏詳說考定玉人

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八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天子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圭

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繼子男執皮帛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

李光坡曰、考工一書、雖出於戰國間、多唐虞夏殷之緒、惟玉人一工、盡屬周制、與典瑞脗合、玉氏取典瑞以正玉人、自首至末、文皆偶對、義必連合、可與典瑞之文互備、其制或此詳而彼畧○

其用或此見而彼隱○然大體皆同、惟典瑞無圖、此記無穀、蒲、則簡編殘闕耳、案則物微禮器類此者多矣、故周官弗列也、

矢人

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司弓矢注、引既夕禮、志矢一乘、軒輖中、以證恒矢、易氏祓遂謂恒矢庳矢、前後皆四分、故此記不言、非也、既夕禮、明器也、其於猴矢曰骨鏃、則尚微有輕重○志矢無鏃○通體皆箭○故軒輖中耳○

此記恒矢庳矢生人所用、前有鐵鏃、安得無輕重、所以不言者、鏃之輕至茀矢七分而極、則恒矢庳矢前三後四更不待言耳。

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

投笴於水、必半沈半浮、因刻記之、就其中央設比、則兩畔各有陰陽、而輕重之分均、否則陰陽各居一偏、輕重不均、而矢行不直矣、

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

注謂下記長寸當作二寸、據此、但與冶氏文同、不宜皆誤、按今軍中之矢刃一寸有奇、其鋌之較粗而出於笴外者、又二寸有奇、蓋非此不能深入而穿衣甲也、古尺視今更短、刃一寸、其鋌之出於笴外者、必更一寸、乃適於用、曰以設其刃者、明刃寸而設之、則出笴外者二寸也、弗之能憚、謂不畏風之振撼、

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

矢分三等、鏃之輕重不同、而第曰三垸、何也、若所舉爲重鏃之量、則其下遞減、所舉爲輕鏃之量、則其上遞增、刃鋌之長短亦然、當其時人莫不知、而今無考耳、

陶人

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

釜鍾儞曰甗甑盆鬲諸器、不言崇廣之度、何也、㮚氏爲鬴、方一尺、深一尺、此其法也、計所實之幾何、或崇而小、或卑而廣、不可以一律拘、故不著也、

旊人

旊人爲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

鄭氏鍔謂旊人合土爲器、陶人用火成之、非也、甗盆甑鬲庾簋豆之尺度形制、具列於前。然後並舉陶旊之事。則髻墾薜暴之禁、轉均合䏝之法、爲二職所同。惟所造之器各異耳。羣儒多謂春秋傳豆區鬴鍾、酤人四豆爲木豆、實四升、惟此職實三而成觳者爲瓦豆、實一斗、非也、以

記證記、爵獻觶、醻正四升、考之傳記、亦無以豆爲十升者、

器中膞豆中縣

張自超曰、言器則凡陶器皆然、以豆有直柄、較之他器爲異、故特著其中縣、且見旊人爲不獨簋也、

梓人

數目顧脰小體騫腹

案騫、騰而上也、凡羽物胸腹多向上、　莊子其

脰肩、肩亦謂其長、　鳥目多旋閉旋張、故云數、

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

張自超曰、梓人攻木、當主爲侯植、而詳言鵠及身與个者、必明乎其廣崇之度、而後植乃相應也、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

詩曰、射夫旣同、獻爾發功、故曰以功、春祭擇士由此、則夏秋冬亦然、

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知獸侯爲畫其形者、以云白質亦質也、非畫於布則無所謂質

廬人

中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

於戟獨曰車者、步卒所用止戈殳、爲便戟與二矛、則用於車上爲多也、

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摶

彈丸圓而滑易、詩曰、蜎蜎者蠋、蓋蠕動之貌、皆以物喻也、句兵握之固、然後傳人無轉移、故以彈爲病、椑則不慮其彈矣、刺兵摶則體圜而力強、不慮其蜎矣、

轂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傅人傅人則密是故侵之

舉圍細、則運之便而勢疾、侵之義、如陰陽之道、侵謂其分偏勝也、舉圍欲重、則必增其分、使偏強、

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

爲之被者、以物裹之也、凡兵把中必圓而以物裹之、乃與手相得、所握不過數寸、而被圍二尺四寸、以漸而殺、乃堅固而無折傷也、戟之圍不言、介於殳矛、則其度可差也、故夷矛亦不言、

凡爲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

殳之舉圍在下端、而矛之舉圍在一分二分之間者、殳毄兵也、執其下端、乃便於毄、矛刺兵而兼句、其長二丈、舉圍必近中、乃便於運而伸縮

進退、自由其心、矛不言被圍之長短、必與殳同也、

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

柲身短者必稍粗、長者必稍細、蓋柲圍與刃廣必相稱、戈柲六尺有六寸、刃廣二寸、則短者粗可知矣、戟常、刃廣寸有半寸、則長者細可知矣、（下文云、試其蜎、亦細之驗）殳長於戈、則柲必細於戈、矛長於戟、則柲必細於戟、然後人力可勝、殳去三分之

一以爲晉圍者、其柲圍較粗也、矛去五分之一以爲晉圍者、其柲圍本細也、更細則過弱而不可用矣、

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

句兵、欲無蜎、而此又視其蜎者、彼言用以直刺。此言樹而搖之也、用以直刺、則慮其大弱而橈、樹而搖之以眡其蜎之均、則知其材堅忍、而上下周圍如一矣、樹而搖之、止可試其中半以上、

故又柱之兩牆之間、眡其通體之橈均、試廬之所當有、兩牆相距、自殳及夷矛皆可試也、

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車不反覆、謂兵之建於車上者、馳騁動搖、而其柄無偏挺曲橈也、

考工記析疑卷之四

匠人

置槷以縣眡以景

眡以景者、眡東西南北之方位、皆以此表之景也、

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

梅瑴成曰、此言爲規以識日出入之景、非先識景而後爲規也、其法應於國中治地極平、作圓規中心、置臬、日出時景在臬西、視景交規處識

之、日入時景在臬東、視景交規處識之、末取兩交相距、中屈之以指臬、則臬爲正南、屈處爲正北、

營國方九里旁三門

上記水地以縣、主正其基址、故曰建、此主築城郭、辨塗巷、作宮室、故曰營、　方九里以徑言、其週圍則三十六里、積八十一里、　李光坡曰、下文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可證此言王城四方各九里也、

市朝一夫

或疑一夫地隘、不足以容市朝之衆、百畝之地、廣輪六十丈、當今度三十七丈有奇、雖數千人可容、且市有三、各有所主、易則而入、則無壅矣、大朝雖曰諸侯萬民咸在、然不過適來朝之諸侯、萬民必耆德爲鄉邑之望者、然後致而詢之、非必徧致萬民也、惟大合諸侯、朝廟不足以容、然後爲壇三成、則四時朝覲宗遇、無不能容之患明矣、　史記秦築阿房宮、東西五百步、南北

五十丈、庭中可坐萬人、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脩餘四步、爲堂之前後檐階、廣餘五步、六分步之五、爲堂之東西屋翼、堂之廣過於脩、故室所餘廣亦過於脩、

九階

劉捷曰、賈馬諸家、以爲九級、似得之、康成謂世室堂高一尺、據禹卑宮室而言、不知禹乃卑己所居之宮室耳、以致孝乎鬼神、致美乎黻冕排

之則已之宮室卑而宗廟則崇閎可知矣且深廣之度皆過於殷周而基僅一尺於制不稱又謂東西北各二階亦未必明堂自漢初不得其制朱子以爲應象井田四隅之室隨時而易其鄉果爾則東西面或有階若宗廟路寢東西二面皆壁不宜有門戶及階也尚書顧命立於側階注北下階也疏側猶特也則雜記夫人入自闈門升自側階不得爲東西面有階之徵至婦人奔喪升自東階不忍以賓自處又不可與賓相混故由阼階以升卽堂南面之東階耳奔喪之禮通乎貴賤如以東階爲堂東面之階則士庶人之堂亦四阿四面有階乎

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劉掞曰門堂得正堂三之二而門之左右各隔其半以爲室廠其半以爲堂則室所占與門與堂較又居三之一也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

下言廣者準夏制之廣四脩一也周制南北七筵東西九筵則不止於四之一矣故特著之

凡室二筵

劉掞曰凡室二筵者夏制三四步四三尺中央室較深廣周則五室皆同也舊說四室在四隅按月令四時中月皆居太廟而偏月居左右个則四室當在四面之中今堂脩七筵而南北中央三室已占六筵所餘一筵爲前後檐階尚苦其狹豈周之五室竟連接爲之而中央室之四面卽用四室之戶牖與不言東西廣者準以堂之廣也殷周制加備而堂室脩廣轉約於夏未審何故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九室宜列后正寢之旁在禮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九嬪之事后亦然曰居者不唯治事起居飲食皆於是也九卿則惟入朝次焉事畢而退故不得言居陳氏祥道謂九嬪當居九室非也九嬪上承三夫人下領世婦九御故皆居九室夕返六宮能是則事失其序而亦非人情之所

安矣、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

注雉高廣、而疏獨以高言者、宮隅長於門阿僅六丈、城隅長於宮隅僅六丈、通城之四隅不應僅二十七丈、若止言城門譙樓所拚、或過遭之陡出者、其廣又不應至二十七丈也、

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

諸侯守在四方、不威不強、不足以臨民禦敵、故

城宜高廣、非都城在王宇下之比也

匠人

匠人爲溝洫

自禹盡力乎溝洫、三代聖王、皆不恤膏腴之地、以爲溝涂、引小水以入於大水、以入谿之小川、通天作地成之大川、當其時、農無蕪田、民無水患。自商鞅開阡陌、毀溝涂、自謂富國強兵之奇計、人爭效之、灃溝塞澮、數世以後、支川墊淤、伏秋潦漲、大川汎濫、連州比郡、廬舍沈沒、人民流殍、坐視而不可拯救、乃秦變周法、釀成百世之大患也、井田雖不可驟復、而匠人以水漱溝疏小川以通大川之法、可不亟講哉、　張自超曰溝洫土功也、而屬之匠人、蓋濬畎澮距川、自高趨下、由近及遠、必用水平之法、然後委輸支湊、通利而無滯壅、且築隄防、必用竹木以楗石菑、通水門、必設版幹以便啟閉、皆匠人事也

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

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

先儒謂遂人匠人之法不同、蓋以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成閒謂之洫、乃九百夫之地也、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同閒謂之澮、乃九萬夫之地也、不知百夫有洫、而九百夫之地、不過爲洫者八、其外始有澮、環之千夫有澮、而九千夫之地不過爲澮者八、其外始有川、環之積至於九萬夫之地、亦不過爲澮者七十有二、環澮之川九而已、其環於百里之外者、即環於三十三里外

之川也同間之澮積數雖多而其實即千夫之澮同間之澮所達之川即千夫之澮所達之川然則遂人匠人之法實一而已（遂人經田野之官匠人司其工役而已未有不受法於遂人者）因專達於川者溝洫必因澮以達澮則直達於川而無或旁行側注於溝洫也

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遂人萬夫有川人力所爲之川也此記兩山之間必有川天作地成之川也天作地成之川或數十里或數百里而後有之以人爲之川通焉然後尺寸之流皆距四海而無壅潰之患矣

凡溝逆地阞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

山水凝結地勢高下相因本有自然委輸之經絡所謂地阞也爲溝者必因焉其支湊之處宜引此水以屬彼水亦必順其理若踔遏強使注焉終必潰決

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

凡行水欲其行尤欲其定太疾則易衝決於灌溉舟行皆不利故必紆曲使停緩以定其勢注謂磬折則引水疾誤矣

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

防自上視下以爲深與聘禮壇十二尋深四尺同義

里爲式然後可以傅衆力

既以一日所作爲式而又以一里爲式者人力有強弱功作有難易以一里爲式則所用非一人所積非一日可度衆力所能任附合以就功役也

車人

既有輿人復設車人又不以類相從次於輈人之後何也兵車田車國事所用自五路至羣車棧車有爵者所乘故輪人輿人輈人作之大車羊車柏車則任載所用及庶人之役車故車人作之而輿人記所載式軹轛之度無一及焉蓋古者非有爵不得乘車三車皆輿狹而箱深則專主任載明矣

半矩謂之宣

注據說卦、以宣爲人頭、但說卦本言髮之皓落、與廣顙相對、非謂頭也、此記曰欘、曰柯、曰磬折、皆借器物、以明尺度、則宣疑亦器名、 項氏安世、據爾雅、欘六寸謂之宣、謂矩尺有二寸、柯當尺三寸有半、非也、柯長三尺、記有明文、則宣欘磬折之度、即柯可推矣、且於下記轂長半柯、牝服二柯、決不可通、

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反輮則易仄輮則完

行澤者杼、欘地處薄、必用木心乃堅久、行山者侔、則可順面勢之所向而爲之矣、曰仄者、輪材必用曲木、因其斜仄之勢而輮之也、

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不言柏車輪崇之度者、大車輻長一柯有半、而柏車長一柯、大車之渠、三柯者三、而柏車二柯者三、則輪崇六尺、不待言矣、

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

大車行澤、其輪杼、踐地者削薄、非廣其圍輪之綆則速敝、羊車柏車不言綆度者、凡車之綆皆三分寸之二、獨大車較廣耳、羊車不言輪崇者、與柏車無異也、 乘車之軫六尺有六寸、又三分去一以爲隧者、御與左右並乘。必衡廣乃能容、而從不可長也。大車衡廣六尺、而牝服則八尺者、衡狹而從長、然後載物多而車行安也。

鄭氏鍔引晉武帝乘羊車、宮人爭以竹葉插戶、鹽水灑地以引帝車、證此記、非也、晉武非倣古羊車之制、或於宮中爲兩輪迫地之車、以羊駕而人挽之、以行樂耳、聖人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安得有此。試思七尺之車、其重幾許、羊雖高、安能勝此、賈疏云、宮內所用、因晉史所云而揣度漢時亦爾、鍔乃引此以實之、謬矣、（晉以後齊梁亦倣其制隋大業中作車駕、果下馬、其大如羊、謂之羊車、皆非考工之羊車也）

參分其長

今車制於轅之入箱下者、各鑿二孔、下鐵鍵以

鉏軸之兩旁謂之鉤心以繫其鉤謂此

徹廣六尺鬲長六尺

此別言牛車轍按險則衡軶亦按險也不言四馬車之轍軶者輪與車廣衡長參如一已見輿人職也

弓人

筋也者以為深也

引弓之盡為深筋附幹以為堅忍然後引之盡而無折傷王氏昭禹謂以射則中深非也中之深以幹直而力強非筋之故

凡為幹射遠者用埶

張自超曰木有曲有直性不可移車之牙必順其理而用之乃久而不挺弓之幹必反其埶而用之乃激而能遠

夫角之本蹙于剫而休于氣是故柔

春秋傳而或噢休之蓋煦養之義不必易讀

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

弓長六尺下士服之除挺臂五寸必角長二尺有五寸乃幾及於簫中制上制度更有加必以他角續之角長則續其近簫者可也角短則續其在淵者不可也故雖三色不失理而長不中度尚非角之尤良者必兼此數美乃直一牛

漆欲測

漆有眞僞必測之而後知挹而下注細如絲髮而不斷乃無他物之雜

秋合三材

三材幹角筋也膠絲漆所以合之

析幹必倫

木之文理易見故必循其倫角灣環而本末粗細不均不能如木心之直故惟取其面勢正而無邪

斵目必荼

荼與玉藻諸侯荼同義猶莊子所謂斵輪徐也蓋木之節目強斵之使其分視四週少撓乃不與筋相摩

約之不皆約

絲所以約帑也、使比次而皆約之、則束縛太急帑不能少有屈伸以隨幹角爲張弛古人體物之精如此、

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于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前以不中不均並列、而後獨言懷膠者、明斲幹雖中、而施膠不均、亦能摩角而使之挫也、

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校于挺臂中有柎焉故剽

舊說中有變、謂簫與臂用力異、果爾、則辭不足

以指事矣、蓋抗弦送矢、全力在簫、所謂末應也、彈弓無簫、故引之常縱、弓幹盡處、忽以簫逆插幹間、勾而向前、其形制有變、故抗弦有力而送矢疾也、茭從交、弓幹之端、折爲兩岐、而以簫剚入、故曰茭簫、別一木、雖以筋膠合於弓幹、而體本兩判、故曰解、

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

峻、疑當簫隈之交而挂弦者、舊說以爲簫、簫狹而長、不得云方、高其柎、謂於挺臂中置骨、彎蔽隆起也、宛當作捥、以音同而誤也、無已應、謂引之過度、而其體能應、不至於折傷也、

下柎之弓末應將興

興謂把握中搖撼也、柎下力弱、則簫應弦而動、把握中必搖撼、

弓而羽殺

羽殺者、角之兩旁甚薄、其暴起有似於羽、

維幹強之張如流水

幹強而又能張如流水者、質堅而柔忍也、

維角堂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

角用反埶、以掌挂於柎與峻之間、故曰堂之當弓之隈、必與幹宛轉相隨、然後能張如流水、負弦謂不應弦、所謂引如終紲也、釋之無失句、失謂反脫也、弓不調、則釋矢時多反脫、體如環、謂既弛之後、

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

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

材美爲之時已明著於上記工之巧則盡去所陳諸病而曲得所利是也勝當讀去聲言角不可強於幹幹不可強於筋也惟其如是故量其力亦三均三均注以角幹筋之力言得之疏謂以次而加則非也斷目不訾則摩其筋施膠布均則摩其角三材同時而合筋附角幹而膠以黏之絲以約之定法也惟幹勝一石可試而知安得有加角而勝二石加筋而勝三石之法哉

惟所謂以繩擐之而遞加三石者則於其已成而驗之如此耳

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

下文豐內而短骨直以立躬與血氣之異也寬緩以荼忿勢以奔志慮之異也

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

來體謂被弦時之度也被弦之度有定而以多寡言者以往體之多而見爲寡也以往體之寡而見爲多也射遠者用勢故往體多射深者用直故往體寡

大和無灂

弓背施筋膠必別有物以被之（今制裹以木皮）故大和者無所用漆漆蓄施於所被之外也若無物以被則筋膠不任霜露而漆亦難施

和弓轂摩

弓久不用恐角幹辟戾而不和故以秩鉤其近

蕭處而縢倚其左右隈以調之大射禮所云正所謂轂摩也注疏以爲拂塵似未盡其義

周官析疑三十六卷考工記析義四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錄是書以周官爲一編考工記爲一編各分篇第世亦兩本別行然顧琮序內稱合考工爲四十卷則本非兩書特不欲以河間獻王所補與經相淆故各爲卷目耳其書體會經文頗得大義然於說有難通者輒指爲後人增竄因力詆鄭元之注若大宰有九賦斂財賄鄭注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苞謂九賦即九職邦郊甸稍縣都之田賦則農所貢公田之九穀與圃牧嬪婦之貢也關市之賦即商賈百工之貢也山澤之賦即虞衡之貢也園圃藪牧即邦郊甸稍縣都之地農工商賈嬪婦臣妾閒民則邦郊甸稍縣都之人今考載師首言園廛次近郊次遠郊次甸稍縣畺明別園廛於甸稍縣畺之外則九職之園圃不得合於九賦之邦郊甸稍縣都可知苞以九職之圃牧嬪婦臣妾閒民統於九賦之邦郊甸稍縣都則九賦之關市山澤豈獨出於邦郊甸稍縣都之外經文又何以別舉之乎苞不過因九職內百工商賈可以當九賦之關市虞衡可以當九賦之山澤而園圃藪牧嬪婦臣妾閒民於九賦更無所歸遂強入於邦郊甸稍縣都之中庶乎九職九賦得混爲一即以斥鄭注口率出泉之非而不知鄭注此文實據本文財賄二字起義外府曰掌邦布之入出其下曰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錫予之財用注曰布泉也泉府曰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此皆以泉爲財荀子曰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則以刀布爲財與田稅爲食對舉經於九賦既云斂財賄則知九賦內兼有泉矣九賦所以供九式故九賦曰財賄而九式曰財用凡祭祀賓客喪荒羞服工事幣帛芻秣匪頒好用資於穀者少資於泉者多而泉之所入上有市征之斂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不過當關市之一賦此外則惟有宅不毛者之里布均未足以充九式之用若不資泉於邦郊甸稍縣都等則職歲所云官府都鄙之出財用恐終年常不給也考漢書本紀高

祖四年初爲算賦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賈捐之傳民賦四十丁男三歲一事是一歲每丁不過賦十三錢有奇又新論漢宣以來百姓賦錢歲餘二十萬僅二百貫耳較之後代封樁留州諸色目不及萬分之一而周之九賦覘之亦云薄矣乃苞襲宋人之說猶以鄭注口率出泉爲厚斂此因末流而病其本也又泉府曰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受之以國服爲之息苞以劉歆增竄此節附會王莽且謂司市職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則有賒而無貸明矣今考周書大匡解曰賦洒其弊鄉正保貸又管子發故屋辟故窌以假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是齊之家有貸由於國有貸也又左氏傳齊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注曰除逋責又成二年傳亦曰楚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老責即是貸故小宰曰聽稱責以傳別鄭注稱責爲貸予賈疏稱責謂舉責生子於官於民俱爲稱意故房元齡注管子責而食者幾何家亦以責爲出息也然則貸民之制自泉府外

既見於小宰又見於春秋傳管子而苞指爲王莽創制誤矣管子治國篇曰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注倍貸謂貸一還二此所謂橫斂也若以國服爲之息約所出不過十一略使子餘於母以爲不涸之藏取於民者微而濟於民者大此先王惠鮮之精意苞乃反以疑經不亦過乎又載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畺皆無過十二苞亦指爲劉歆之所竄不知以近郊遠郊甸稍縣畺通計之則四十分而稅六猶是什一而稍強耳賈疏引異義公羊云什一據諸侯邦國載師特據王畿王畿稅法輕近而重遠者近者勞遠者逸故也諸侯邦國無遠近之差者以其國地狹少役賦事暇據此則賦踰什一者止王畿內四百里而通邦國萬里計之仍未乖乎什一之大凡也禹貢因九州差爲九等荆州田第八賦第三雍州田第一賦第六通典謂禹貢定稅什一而輕重有九等之不同則知什一乃統九州計之非每州皆什一也故三禮義宗謂稅俱什一而郊內郊外收藉不同苞乃力

詆經文亦爲勇於自信葢苞徒見王莽王安石之假借經文以行私故鰓鰓然預杜其源其立意不爲不善而不知弊在後人之依托不在聖人之制作曹操復古九州以自廣其封域可因以議禹貢冀州失之過廣乎

周官辨一卷

〔清〕方苞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至嘉慶間刻抗
希堂十六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官辨一
卷》提要

方子望溪中歲五經皆有述而治周官儀禮則在獄始開通

聖祖仁皇帝矜疑獄辭五上五折本凡覆奏行刑者卽執繼索俟于門外而方子刪截注疏不輟同繫者厭之投其書于地曰命在須臾奈旁人訕笑何方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及出獄未兼旬而

聖祖特名入南書房是秋移　蒙養齋徐公蝶園時叩周官疑義方子詳爲辨析遇館中後生則爲講喪服聞而持行者數人余與河間王振聲謂筆之于書然後可久乃出其在獄所作喪禮或問又爲周官辨浹月而成夫喪禮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之本也五官之法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也然先王立中制節其所以然之義傳記或未之能詳而周官爲莽歆所僞亂自東漢以來學者懷疑而不能決自有二書然後喪禮之所以然五官之本然與莽歆所增竄昭然若黑白之不待辨而分傳曰述者之謂明方子之述可謂明矣龔君孝水曾刻

周官辨于河北劉君月三刻喪禮或問於浙東以授其生徒二君子沒流傳者益希余惜其可以助流政教而行之不遠又喪服尊同則不降及泉府以國服爲之息舊刻尙未辨正故重校而錄之其序跋評語則猶仍其舊云乾隆七年三月混同顧琮序

自序

凡人心之所同者卽天理也然此理之在身心者反之而皆同至其伏藏於事物則有聖人之所知而賢者弗能見者矣昔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代之政蓋有日夜以思而苦其難合者以公之聖而得之如此其艱則宜非中智所及也故周官晚出羣儒多疑其僞至宋程張二子及朱子繼興然後知是書非聖人不能作蓋惟三子之心幾乎與公爲一故能究知是書之精蘊而得其運用天理之實也然三子論其大綱而未嘗條分縷析以辨其所惑故學者於聖人運用天理廣大精密之實卒莫能窺而幽隱之中猶若有所疑畏焉蓋鄭氏以漢法及莽事詁周官多失其本指而莽與歆所竄入者實有數端學者既無據以別其眞僞而反之於心實有所難安故其惑至於千數百年而終莫能解苟非折以理之至是而合其心之同然則是經之蠹蝕終不可去夫武成之書周人開國之典冊也守在官府傳布四方不宜有譌而孟子斷

爲不可盡信亦折之以理而已余懼學者幸生三子之後而於是經之義猶信疑交戰於胸中是公之竭其心思以法後王者將蔽晦以終古故不得已而辨正焉孟子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以余之淺見寡聞豈足以有明而志承乎三子則知道者或猶能察其心而不以爲妄也夫

周官辨

桐城方苞望溪著

混同顧琮用方訂

辨僞一
辨僞二
辨惑一
辨惑二
辨惑三
辨惑四

辨惑五
辨惑六
辨惑七
辨惑八

周官辨原序

昔昌黎稱孟子功不在禹下蓋拯人心之陷溺實可與平成比烈周官之蔽蝕千七百年矣良由新莽王安石並假託以禍世故雖程朱二子定爲周公致太平之書非聖人不能作而後儒仍嘖有煩言望溪方子以閱漢書見此經爲衆所瑕疵者皆與莽之亂政同符乃辨其爲劉歆所增竄者凡十餘事具得其徵辭而闢之豁如也夫何休歐陽修胡宏魏了翁輩心疑莽歆所僞亂而未能深究此經之本眞程朱二子則灼見周公運用天理之實而未嘗分別莽歆所僞亂故終不足以帖疑者之心自望溪之說出則羣儒更無所闢其喙爲天下國家者可舉而措之而無疑矣故吾謂望溪之功亦不在程朱下北方之學者以余與望溪久故多叩吾廬索觀其書乃謀梓總辨十章以先之虛寄語望溪宜早出其全書與學者共之安知不果有興於治教也

雍正三年孟夏江右同學龔纓撰

周官辨僞一

凡疑周官爲僞作者非道聽塗說而未嘗一用其心卽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實者也然其間決不可信者實有數事焉周官九職貢物之外別無所取於民而載師職則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市官所掌惟廛布與罰布而廛人之欽布總布質布別增其三夏秋二官毆疫禬蠱攻貍蠹去妖鳥毆水蟲所以除民害安物生肅禮事也而以戈擊壙以矢䠶神以書方厭鳥以牡橭象齒殺神則荒誕而不經諳是者攙之於理則不宜驗之於人心之同然則不順而經有是文何也則莽與歆所竄入也蓋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而淩民之政皆託於周官其未篡也旣以公田口井布令故旣篡下書不能遽變十一之說而謂漢法名三十稅一實十稅五則其意居可知矣故歆承其意而增竄閭師之文以示周官之田賦本不止於十一也莽立山澤六筦榷酒鑄器稅衆物以窮工商故歆增竄廛人之文以示周官

征布之目本如是其多也莽好厭勝妖妄愚誣爲天下訕笑故歆增竄方相蟈涿硩族庭氏之文以示聖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怪變也夫歆須莽之助既曰發得周禮以明因監而公孫祿數歆之罪又曰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則此數事者乃莽與歆所竄入決矣然猶幸數事之外五官具完聖人制作之意昭如日星其所僞託按以經之本文而白黑可辨也古者公田爲居井竈場圃取具焉國賦所出實八十畝孟子及春秋傳所謂十一乃總計

公私田數以爲言若周之賦法不過歲入公田之穀并無所謂十一之名也又安從有二十而三與十二之道哉閭師之法通乎天下又安有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別哉載師職所以特舉國宅園廛漆林者以田賦之外地征惟此三者耳今去近郊十一至無過十二之文而載師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官之田賦更無可疑者矣周之先世關市無征及公制六典商則門征其貨賈則關市征其廛蓋以有職則宜有貢又懼所獲過贏而民爭逐末

于肆長之斂總布蓋總一肆賈賒官物所入之布而斂之非別有是征也若質布則本職無是絘布則通經無是也今去絘布質布總布之文而廛人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官之市征更無可疑者矣方相氏之索室驅疫也庭氏之射妖鳥也硩族氏之覆妖鳥之巢也乃聖人明於幽明之故而善除民惑也害氣時作妖鳥夜鳴人之所忌其氣燄足以名疾殃故立爲經常之法俾王官帥衆而驅之引弓而射之則民志定其氣揚而夭厲自息矣夫

疫可驅也而蒙熊皮黃金四目與莽之遣使負驚持幢何異乎卜得吉兆以安先王之體魄而入壙戈擊四隅以毆方良與莽之令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何異乎妖鳥之巢可覆也而以方書日月星辰之號懸其巢妖鳥之有形者可射也不見其形而射其方猶有說也神之降不以德承焉不以其物享焉而射之可乎水蟲之怪可毆也而其神可殺乎神無形而有死神死而淵可爲陵其誣罔天下與莽之鑄威斗鐫銅人膺文桃湯赭鞭鞭

灑屋壁異事而同情今於方相氏去蒙熊皮黄金四目及大喪以下之文於哲族氏去以方書十日以下之文（覆其巢則鳥自去無他事矣以方書懸巢上是不覆其巢也與上文顯背）於壺涿氏去若欲殺其神以下之文於庭氏去若神也以下之文則四職闕辭備而義完矣其他更無可疑者矣凡世儒所疑於周官者切究其義皆聖人運用天理之實惟此數事揆以制作之意顯然可辨其非真而於莽事則皆若為之前轍而開其端兆然則非歆之竄入而誰乎昔程子出大學中庸於戴記數百年以來莫有異議朱子斥詩小序雖有妄者欲復開其喙而信從者希矣惜乎是經之大體二子斷為非聖人不能作而此數事未得為二子所薙芟也雖然理者天下之公也心者百世所同也然則姑存吾說以俟後之君子其可哉

義理詳明證據確切使胡文定父子見之亦當懣然心服（李厚菴先生）

其說皆前古所未有而按以經義揆之事理無一不卽乎人心此之謂言立（蔡梁村）

此真西山先生所謂能訂千古是非之文山有崩頹河有變遷此案一定終古不易（李雨蒼）

周官辨僞二

媒氏仲春之月大會男女奔者不禁或爲之說曰是乃聖人之所以止佚淫而消鬭辯也每見甿庶之家貧者改適猶數叢生變詐百出由是而成獄訟者十四三焉豈若天子之吏以時會之而聽其相從於有司之前可以稱年材使各得其分願哉管子治齊以掌媒合獨猶師其意則斯乃民治之所宜也審矣嗚呼管子生政散民流之後而姑爲一切之法是不可知若成周之世則安用此哉自文王后妃之躬化遠蒸江漢至周公作洛道洽政行民知秉禮而度義也久矣又況周官之法冠昏之禮事黨正教之比戸之女功鄰長稽之凡民之有邪惡者雖未麗於法而已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任諸州里尚何怨曠陰私暴詐之敢作哉管子合獨之政乃取鰥寡而官配之若會焉而聽其自奔則雖亂國汙吏能布此爲憲令乎蓋莽之法私鑄者伍坐没入爲官奴婢傳詣鍾官者以十萬數至則易其夫婦民人駭痛故歆增竄媒氏之文以示周公之法官會男女而聽其相奔則以罪没而易其夫婦猶未爲已甚也莽之母死而不欲爲之服歆與博士獻議周禮王爲諸侯緦衰弁而加環經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今周禮司服無弁而加環經三語則媒氏之文爲歆所增竄也決矣（按莽欲九錫則增易左傳謂周公越九錫之檢莽欲稱假皇帝則云書逸嘉禾篇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勳和天下其僞構經文皆欲爲之謀王也又以文義觀之於奔者不禁下承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則所謂不用令未知其何指也既曰大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重見贅設矣言之序必削去仲春之月以下三十七字然後媒氏之文與義皆完善）嗚呼聖人之法所以循天理而達之也聖人之經所以傳天心而播之也乃爲悖理逆天之語所混淆至於千七百餘年而不可辨則歆誠萬世之罪人也余嘗病班史於莽之亂政姦言纖悉不遺於義爲疎於文爲贅然周官之爲歆所僞亂者乃賴班史而備得其徵豈非聖人之經天心不欲其終晦而既蝕復明因有數存乎其間耶

或曰歆於司服職轉不竄入三語何也蓋他職所增皆怪變不經故必竄入以惑人聽司服職

則本有爲諸侯緦衰及其首服皆弁絰之語而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乃禮家之常談衆共知之歆之姦心以周官雖藏册府而恐吏民或私有其書故以莽之亂政竄入諸官須示天下而於己所獻議禮家之常談轉不竄入使人疑古書之傳有異同以比於易詩書之文引用或有增損者正所謂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也（自記）

程朱二子雖灼見周官非聖人不能作而於莽歆所增竄未嘗一一辨明故六七百年世儒終懷疑而不決得此二篇條分縷析若辨淄澠周公之典乃昭然如日月之離薄蝕而顯光精自程朱以後開闢聖經之功惟兹爲鉅矣（朱可亭）

陳清瀾作學蔀通辯自謂若朱子在天之靈有以啟其衷而使之白其誣於萬世望溪此文其周公在天之靈有以啟其衷而使之白其誣於萬世耶（李雨蒼）

周官辨惑一

逢莽之惡而假周官之法以浚民者劉歆之罪也重安石之誤使襲迹於莽而不悟者康成之過也康成之訓九賦也以爲口率出泉其訓門關市政也以舉爲官沒其貨國服爲之息曰貸以泉息以泉嗚呼其亦不思之甚矣以農言之既用其力以治公田給役事貢布帛復用其私田之入以具車輦畜馬牛備兵器而又計口以責其泉其於民也不已悉乎禁有小大犯有輕重罰有等差乃漫不嘗省而於關則沒之於門則沒之既沒其貨而又罰其人至貨賄六畜之遺於市者三日以爲期過此則沒於官而不可復請不幾於讎斂而相攫乎哀民之窮而貸之而重責其息責之而得則民重困責之而不得則法必行是以哀之者罔之也太口率出泉漢法也周官無是也閭師掌國中四郊之賦而曰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

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則農即以穀爲貢餘七者即以所貢之物爲賦而貢之外別無所謂賦明矣泉府以市之征布斂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則自市以外別無泉布之征明矣没貨于官漢之末造也周官無是也春秋傳曰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管子以時簡稽師馬牛之肥瘠其老而死者皆舉之凡因舉者登諸籍也以没入爲義古無是訓也質人所稽者書契所考者度量淳制而曰犯禁者舉而罰之則舉爲登諸籍而不可謂没其貨也決矣康成于門關司市之舉皆曰没其貨而質人則缺焉是其不可通也康成已自覺之矣而猶欲以此蔽來者乎貸以泉息以泉者莽之亂政也周官無是也古者農各受田工廩於官而與農交易山林川澤官守之而民以時入焉養生送死之具家自有之其以祭祀喪紀而有求於官不過角貝金錫漆絲時物之類耳然惟喪祭始聽其賒則冠婚賓客賒且不聽矣況貸以泉乎三代盛時閭閻生養本無所用泉即上之賑凶饑養老孤恤艱阨亦各以委積待而不恃乎泉惟大荒作布乃以當菽粟而使民自相糴耳若以泉貸商賈而收其息則王莽貸民以財使置產業而分其嬴得之術也自莽及安石而外雖亂國晻世不聞更用此以浚民造怨而謂周公爲之乎司市之職曰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則有斂有賒而絕無所謂貸其義甚明而泉府貸息之文爲劉歆所增竄決矣（不獨二鄭之說大悖即後儒謂服國事以爲息於理爲近而實違於事情蓋民艱阨則上隨賑以賙不宜聽其妄貸以自耗若商賈則能通泉布而不能服國事且公旬三日用農民以服役事已寛然有餘外此別無所爲國事矣）甚矣治經者之不可以不聞道也程朱二子於禮之節文間有考之未詳持之未當者至于修身治世之本原則與古昔聖人精神相憑依而無一事一言之不合康成于三禮之學勤矣其間名目度數參互考證亦可謂能竭其思慮者矣而乃以亂世之事誣先王之經以遺毒于後世惜乎朱子既發是經之覆以爲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而於康成悖道賊經之說未嘗辭而闢之也

以經傳正注家之誤語皆山立具此識力始可以明道解惑（楊賓實）

春秋之末鄭饑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猶賑而不貸也方是時宋亦饑司城子罕請於君出公粟以貸大夫盡貸司城氏貸而不書蓋亦君大夫不當言貸也晉悼公謀息民魏絳請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以貸然謂之貸者不過異時仍歸其本粟耳觀傳所載亦可知前此饑則餼之艱則賙之而絕無所謂貸矣至

戰國齊孟嘗君收債於薛馮煖謂不拊愛其民因而賈利之盡矯以賜貧民而燒其券則子貸之法爲成周所必無泉府之文實莽歆所僞亂昭昭然矣（蔡梁村）

以公心析理絕無爭氣（李剛主）

周官辨惑二

宋之禍始於蕤安石厚斂以剝下成於蔡京童貫王黼極情以奉上其說皆託於周官而京與貫黼之姦言實啟於安石嗚呼康成亦與有責焉爾夫膳夫職之義非甚隱深而難辨也記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又曰天子社稷皆太牢則犧小祀不敢用也而乃日以自奉乎禮莫重於祭朝事饋食之豆數不過八而日共百二十品之羞百二十甕之醬物將安所置之乎（掌客致饔公豆四十蓋致於其館以待給賓從猶致饔餼之醬醢百二十甕也注疏以證王恒膳自用百二十品之羞百二十甕之醬物誤矣詳見掌客職）盞

膳夫職所謂王日一舉舉少牢也醢人職王舉則共醢六十甕醯人職王舉則共醯物六十甕朔月月半舉太牢也醯醢以甕共則以備旬有五日之用而非一朝而罄之明矣經所以不明著其孰爲少牢孰爲太牢者大司樂職曰王大食三侑則自一舉之爲恒食不待言矣醯醢百有二十甕爲朔月月半之共義亦見矣若恒食日舉太牢則大食何加焉醢六十甕醯物六十甕果日日而共之江

舉則共之文不亦贅乎至於王后之膳服不會飲酒不會膳禽不會以具於太宰羞服之式者品數有常無所用其會非縱其欲而不爲之限度也其義於世子之有會有不會見之世子服不敢備多少惟王命而服會矣飲無常期疏數惟王命而酒會矣膳無加獻有無惟王命而禽會矣惟朝夕恒膳品味有常無所用其會者與王后同耳自康成於王曰一舉辭不別白疏者以爲日舉太牢共百二十罋之醯醢而安石因之有備物之說自康成以王后世子不會爲優尊者安石張之而京與貫黼以速北宋之亡嗚呼經義之不明其禍遂至於斯極夫然在鄭氏賈氏特訓釋之疎耳若安石則心術隱微之病也其言祁寒暑雨民猶怨咨也舍先王思圖民艱之義而謂民怨不足恤其掓青苗法也襲迹於新莽而假周官國服爲之息以惑主聽而阨民言安石之學雖於道未有聞而於文則晰矣顧還其說謬其旨若此者將以遂己所圖而自葢耳用此觀之其說膳夫職也安知非陰便人主之私以售其術哉嗚呼君子之用世非不欲其功之成也而曰明其道不計其功蓋以少有計功之心其末流必至違道以遂其私雖幸而有功而得不償失矣又況毒民以禍世乎此程朱之教所以必起於心術隱微之際也

解經當乎理義故能使讀者爽然於目快然於心在昔通經之儒惟劉原父之釋三禮具此卓識餘子未足比擬（李雨蒼）

不惟針介甫之膏肓使後學誦之可惕然自正其心術（汪武曹）

周官辨惑三

周官詳於關市山澤之政世儒以爲疑嗚呼此萬貨息耗之原人心淳僞之本禮俗善敗之關政教通塞之樞紐也聖人之忠於利民而盡萬物之理者具此矣自市政廢而陳肆之貨不當民用者十四三其作之以力是奪民功也其成之以材是暴天物也其用之有敗是亂民德也姦利得詐僞滋人心之所以抏敝而不可救藥也自山澤不隸於公盜竊公行爾吏不禁而材物之耗者十二三矣

愚民非時妄取不俟其成而竭用之而耗過半矣山彌望而皆童陂塘稍遠於宅舍即任其淤墊而物生之源益隘矣豪民擅山澤之利商賈籠難得之貨淫侈踰度震燿鄉閭中人以下皆化焉憂貧而不甚不義榮富而不恥爲姦雖有政教常以外心應之而寞然無所動于中此所以法嚴令具而姦不勝也周官之立市政也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所以利用厚生而正民俗也考權槩壹度量淳制法不中者不粥于市治質劑辨名實所以閉民之姦心也衣服飲食不粥于市屬遊者有禁貴而過市者有罰所以防民之黷慢也山林川澤官爲厲禁而平其守則生者得遂長矣以時計林麓而賞罰竊木者有刑罰焉以時舍川澤而糾其守犯禁者執而誅之則成者鮮耗斃矣斬材之期日官令之財物官頒之則爭端息而獄訟無由興矣凡此者皆所以利民也而上則一無所利也商則于門征其貨賈則于關市征其廛而稅無重加焉門關之財以養老孤市之征布以

斂不售貨而買者各從其抵雖曰關市之賦以待膳服然鼎俎籩豆之實共于牧人獸人獻人場人者備矣所取于市不過遠方之珍異耳嬪婦內人之功以給王后世子之衣服外府之泉不過時共其乏匱耳至若山林川澤之材物守之者官而用之者民惟山農澤農受田而守禁者徵其骨物羽翮草貢葛材以當田賦而萬民之斬材佃漁受澤物之頒者毫末無取焉聖人之心豈不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也哉門關市肆所以不能無征者蓋

以九職任民有職則有貢無緣偏厚于商賈且先王之均萬民也使農士商工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以相過是以貧富不相耀而民無倖心若商賈無征所得過羸是鼓末業而廢民于生穀也如少有利之之心則山澤之利豈特什百于關市之征哉凡此皆周公夜以繼日竭其心思以致忠利于民者朱子所謂運用天理之實于斯可驗而乃用爲疑不亦悖乎嗚呼聖人制作之精意世儒之智固宜不足以及之然于經之本文未嘗詳考而

漫爲無稽之言雷同以相和此道聽而塗說者孔子所以深惡其自棄也夫

指事類情於聖人運用天理處實能見其所以然述者之謂明非此等文字不足以當之（朱可亭）

横從放恣繩墨隱伏其法得之周秦盛漢人（奐佑成）

周官辨惑四

周官之刑獄爲羣儒所疑者三一曰入束矢鈞金然後聽其獄訟則貧者無所赴訴二曰有獄訟者使之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此春秋傳所譏于鄭莊也三曰軍刑之誓太史曰殺小史曰墨嗚呼史所司乃兵交之時弓耳而殺之墨之此書傳所記盜賊姦宄所未逞之淫刑也而謂周官有是乎若夫束矢鈞金之入盟詛地牲之共乃聖人所以運用天理而究萬物之情特羣儒

未能察致耳周官之法六鄉之獄訟鄉師聽之六遂之獄訟遂師遂大夫聽之公邑之獄訟爲邑者聽之市及門關之獄訟市師質人聽之附於刑而後歸於士都家之獄訟都家之士與其長成之大者方士逵之小者方士主之又有肺石以達惸獨老幼尚慮其無所赴訴乎其造於大司寇而求伸者必事久變生如書所謂單辭記所謂有旨無簡者也故曰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明所禁乃兩造兩劑之不具者耳禁之而不能止則使入

矣以明直入金以示信所以使訟𡙡獄者難其事而薄物細故可以内恕而中止也所以使被訟獄者懼于情不能匿罪必有加而私服也。（古之聽獄訟者意論輕重之序而刑故無小辨法而不信則刑之辟濫而不信則刑之故知情之難得者罪必有加）若兩造具備之訟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久矣兩劑具陳之獄則質人司約與有地治者聽斷而歸於羣士久矣若有地治者與質人司約聽斷不足以服其心則當赴愬於職聽之士其遲以旬月正爲此也使職聽者而有枉橈則司寇親聽於外朝羣

士司刑皆在獄訟者皆得自言其情何爲復設入束矢鈞金然後聽之之法哉至於聽之而終不得其情故不得已而使之盟詛臨之以鬼神所以怵其内心也致之以其地域之衆庶而使共其牲則或有知其事而相證者（鄭伯使卒出豭行出雞犬以詛射潁考叔者所以卒得子都之迹亦必其衆庶始不敢言而暴露于事後也）卽所訟無徵而播其變詐於地域之人異日且不相保受焉是亦奸人之所怵也蓋人情之所不能止者聖人因而用之以濟乎法之窮呂刑之誥曰罔中於信以覆詛盟

則虞夏之前固已有此而蘇公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則不可以是議周官審矣若太史小史之墨殺則義焉取哉古者軍之大刑不過將及僕右以主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僕右其股肱也不戒不愼必至敗國而殄民故條狼氏之誓于僕右曰殺馭曰車轘（既列僕右則馭必主將之制馭一軍者故其刑尤重）大夫以下特官府之常刑耳先王制法盡人而不倚於天信理而不惑於數豈以兵交之時日而妄施墨殺乎班史稱莽性好時日小數垂死之時尙令天文郎按

拭于前時日所加莽輒旋席隨斗柄而坐則其平日行軍之律誓衆之辭必有申嚴於時日禨祥而重其罪責者然則誓邦之太史曰殺小史曰墨之文抑亦歆之所增竄也嗚呼經之本文既有僞亂學者生二千餘年之後惡乎正之亦正以理之當否而已而理卽具於人心金矢盟詛之法以人情之所有而知爲理之所不可無也太史小史之刑以人情之所無而知爲理之所不宜有也大五齊殊禮三王異政而君子信其揆之一者亦信以此

心此理而已用此言之豈惟周官之僞亂有莽事之可徵哉凡戴記所存衰世之慝禮皆以是別而芟之可也

余經歷郡縣久諳民事乃知此文灼見聖人立法之意（陳滄洲）

豈惟獄訟卽室中瑣事亦有其情難詰而無從判決者非格物窮理之盡不能發此難顯之情（余變菴）

周官辨惑五

鶴山魏氏在羣儒爲明於周官之學者而於兵賦則惑焉其言曰司馬法田穰苴之法也而康成以證周官果若所云七十五人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牛十二則井田固厲民之法也民大無聊矣嗚呼穰苴所述果成周邱乘之政所不敢知而以甸出長轂人具馬牛兵器爲厲民則未明於秦漢以後與三代民財之分數民事之異同而漫爲是鹵莽之說耳是徒見夫政無常經民生狹隘終歲無完衣豐年無餘儲以爲如是而復賦以車甲馬牛兵器旗物民何以堪不知自井田之廢環海之中十九皆隸農也耕者無田而有田者不耕耕者倍貸以具牛種畜妻孥而不耕者收其歲入之半故耕者窮不耕者以其半而出租賦給踐更百役有司多求以困之故自貴人富商而外不耕者亦窮若夫成周之世則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凡百畝所入皆民之私藏也公旬三日之外皆民之暇日也以今吴越中地百畝爲率中年所入

率二百石有奇中原半之而畝幾倍則數亦略相差也管子之計民食也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而周公授田則三之一以爲凶年無年之積一以爲移民通財之備也其分固竟然有餘矣賦兵之初四邱之衆家出歲入之十一而車甲馬牛兵器旗物應時而立具矣過此以往歲出其百一而繕完修補無鈌敗矣況乎馬牛之畜可以任載可以糞土田固農事之根柢也材木取諸山澤絲枲成于婦功所耗於民財者不過金鐵皮革及工事之齎耳豈若後世之民百物材用絲微毫末非出泉布以求之於市肆而不可致哉鶴山生南宋之末習見民事之偷苟民財之匱竭以爲成周之世亦若是而已矣而以此妄議周官之法不亦汰乎尤可怪者七十五人乃四邱所起之徒庶也而曰七十五人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牛十二馬牛車輦兵器旗物之出於民見于小司徒見于鄉師見于族師見于縣師稍人見于遂之羣吏委積之頒于官見于遺人見于委人見于廩人見于倉人而曰使民自備委積自治兵器經無明文治溝洫者地官之屬則遂人夏官之屬則司險而土均所掌乃地守地事地貢也夏官司馬之篇皆政典也而曰政典無傳四司馬土均治洫之官皆已去籍由是觀之其於周官之本文猶未能誦數而條貫也而可遽伸其臆說乎嗚呼聖人之經所以爲萬世法程者以其皆經理民物之實用也自漢以前經學雖疎而治經者皆求其實用故苟有所執其見于行事必有異于人人唐宋以後訓詁詞章之學興自三數大儒而外不過摭其故事剟其遺文以自潤澤其進於是者又爭欲立異說以爲名是故說愈繁而義愈勝學愈博而用愈疎鶴山之學猶號爲求濟於實用者而鹵莽若此無惑乎南宋以來恒以通經而不達于世務爲儒者詬厲也嗚呼世務之不達其於經乃果能通也耶

於萬物之分數古今之政俗井然於胸中故言皆當物唐宋諸家之文未有如此濟於實用者

朱可亭

明白洞達足以開物成務不獨汪洋勁肆有先秦盛漢之風軌也（蔡梁村）

周官辨卷六

廬陵歐陽氏謂周公設官太多王畿千里計十四萬有奇攻周官者據此以自固不知五官之屬其數無多彼所計者特鄉遂小吏閭胥鄰長之數耳嗚呼比閭族黨州鄉之法周公所以錯斯民於衽席以致刑措者此其基也阡陌既開以後以視井牧未廢之前治法之汚隆人心之淳僞禮俗之善敗所以截然背馳而不可挽者皆由於此而乃用此爲譏議予其爲道也卽近以致遠盡小以爲大所用之正長卽其鄉之民也所布之憲令卽民之家事也條分而縷析綱舉而維張以施典法如木之有根以課功事如農之有畔千里之內一事之失宜一民之不率舉可知也故治非是則不行教非是則不循禮非是則由之而不安政非是則操之而不習刑非是則放紛而難理事非是則抵冒而無稽秦漢以後大州壯縣疆圉或數百里而掌事者不過數人徵輸獄訟盜賊役事紛然而百出耳目思慮茍有不及吏必緣之以爲奸此斯民之

所以苦病而無所底告也周公之法治教禮政刑事皆起於二十五家之長財賦之徵斂閭胥里宰掌之以聽於閭師遂師公田之歲入九職之作業不問而可知也而長吏苛斂胥役侵牟保正破家之患無自而生矣觵撻罰之事閭胥里宰掌之其不率教而有獄訟者鄉師遂師立聽而斷之附於刑而後歸於士而士之治各有期則蔓延久繫無辜失業薄罪瘐死之患無自而生矣五家相保以簡罷民既以清盜賊之源而伍兩既定以地遠近

相比而追胥則民之守望相助即所以詰邪盜也閭胥里宰以歲時數其衆寡辨其施舍而又合聯以役國事則久暫勞逸可以互均喪疾事故可以相代也其用意尤深遠者以修農事則比邑之民可以移用而天期地澤風雨之急救之也時而土無遺利以育賢才則鄉州之選始於家塾而六德六行六藝之實觀之也察而士無遁情典法之施半寓於民間之飲食喪祭冠婚而禮無不達有司所課下及於比戶之女功而教無不行至於軍旅之興將無非其長伍無非其隣晝戰目相識夜戰聲相聞其懽欣足以相死古之聖人所以能使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此其樞紐也歐陽氏所病于設官之多特謂無祿以給之耳嗚呼是未察於古之田祿與後世異而鄉遂卒士之爵與祿又與王朝之士異也蓋古有不命之士有無田之士故司士職曰以功詔祿而又曰以久奠食謂不命之士其長所自辟除者也其在官中則能以久著而差其廩其在鄉遂則位以久進而益其田故不得

與詔祿同科耳何休之述井法曰在田爲廬在邑爲里里八十戸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漢去周爲近休所稱雖或衰周變法而周官鄉遂之制大略視此矣蓋閭胥比長雖曰中士下士其實耦耕之民也師田行役常與其曹偕作並息而他無事焉以其材力稍優故進其等以率其曹即秦漢以還所賜之民爵是也（天官九兩所謂以治得民者蓋本非官也以治民事得統率其儕伍故名曰吏）至於族師則所轄稍衆而其事亦較繁喪紀祭

祀則治焉孝弟睦婣有學者則書焉合聯簡器則掌焉耕耨女功則督焉其身不得即事於南畝故倍授之田使得傭閒民耦強力以代其耕（術數推理必百家之長然後可受倍田蓋族師倍田則黨正有加焉計閒民轉移執事者止足以供此若閭胥以下雖益其田無從得隸農也黨正下大夫族師上士何以知授田之數止此益鄉遂之吏薄其爵者俾權足以統攝薄其田者事簡而員多也使皆如王朝之大夫士則無地以給之矣）雖曰上士其爵亦等於諸官未命之士耳至於六遂則其事較簡而其爵亦較卑即通王畿之內百夫之長皆受倍田不過三萬餘家所占之地不及一同之

半而何憂其不給哉況乎鄉遂之吏雖多而無府史胥徒以今直省計之省不下百縣以中縣爲率胥役之受糈於官者僅數十人而附胥附役以及里保雇直漁蠹平民以贍其妻子者不下千人合百縣而計之與周官畿內中下士數不相遠苟大府皆賢郡縣之吏皆良而無非分之求以重困之民尚未以此爲苦病也用此觀之族師以上即取於民以祿之不患其不給而況乎僅倍其田閭胥比長之屬雖盡益以田取諸提封千里授田六百

六十萬井之中不足爲廣隘而況乎斷自族師以上哉昔朱子讀地官司徒之篇以爲古者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役只爲一事其所以能聯爲一事者則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也故曰此周公建太平之基本而乃用爲疑不亦悖乎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不足以見作者之意慎毋輕言遽哉

治教禮政刑事皆以比閭族黨州鄉之法爲根基爲樞紐灼見聖人制作之意非一世之文千

百世之文也（李雨蒼）

究竟聖制釋千古之疑言有始出而可信其與天壤相敝者此類是也（受業黃世成）

周官辨惑七

前儒謂賒貸之法當井田封建時不惟周公之聖可行雖庸吏可行郡縣以後不惟王莽安石不能行雖周公亦不能行蓋政教禮俗形易勢殊故事同而情異信矣然按以司市之文則周官本有賒而無貸貸也者比戶相通之道也若以官貸雖不責其息以周公行之而民亦有不利焉雖重責其息如莽與安石而官亦終有損焉其故何也蓋不責其息民將輕於貸而妄自耗及本不能歸而有

司之法行必私倍貸以求脫而生益艱矣重責其息至于疾病死喪逃亡困敝而不能支則民雖殉以身命而財終不可得也惟賒斂則宜於古而不宜于後世耳然豈惟賒斂哉掌節之法遠行必有節傳比長之法近徙必有節授無節無傳者有幾則不達無節無授者唯圜土內之由斯道也盜賊無所隱逋逃無所之然唯古之時民皆土著遠行者惟商與使近徙者不出其鄉斯可耳後世行此則門關壅塞廬宿莫容官徒騷馳而日不暇給矣

一歲之中州長之讀法者三黨正五之族師十有二閭胥則凡聚衆庶既比則讀焉夫家之衆寡貴賤老幼廢疾以及車輦六畜兵器旗物小司徒稽之鄉師稽之鄉大夫登之閭師掌之族師校之閭胥數之趨及于耕耨稽及于女功由斯道也禮與民習而相安政與民宜而無敝衣食可殖禮俗可興然惟治不出于州黨而詳于族閭掌地治者卽其鄉之民而無府史胥徒則可耳後世行此則呼集奔趨廢時棄業家至戶籍層累督察胥役因緣

倚法以相慼迫脅脅然雖寢食不得寧矣齒角骨物羽翮絺綌葛材草貢並徵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由斯道也可以息民力可以寬民財然惟輕細之物徵之王畿千里之中四面而至遠者不過數舍則可耳後世易之以平準均輸百物皆徵轉運萬里名爲不加賦而民力之困民財之虧不啻收大半之賦矣嗚呼周官之法所以極于瑣細繁密而無遺者乃聖人愛民之心徬徨周浹因時制宜而曲得其次序者也管子治齊號爲能用

周官之法然簡節而疎目視周官爲僅存其大略矣武侯之治蜀也士無抑才軍無冗食下無匿情其治象於周官爲近然不能指其何者爲用周官之法也嗚呼治周官者以是而求之則幾矣

本貴與馬氏之說而類之盡之馬氏之說世所共見故不復載（自記）

周官辨貳八

司空之篇亡自漢以後無異議而晚宋元明諸儒乃分割五官以爲事典自宋以後瞽儒好爲異說以乖經義者多矣而此則號爲通經者實倡焉嗚呼是之謂不知而作也夫五官之事皆基於事典故洪範之列官政首司空而後及其餘而是經所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正司空之職也尚書周官所謂居四民時地利則體國經野之實用也即是以求之則事典之本體昭昭然可見而羣儒之迷謬不足辨矣蓋惟司徒司馬與司空聯事而事各異方雖若有連而不相及也鄉師之職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蓋任役事者地官之民徒而興事任力則有司空之辟焉今其所謂辟者安在哉大司馬之職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蓋聚大衆故以司馬之法治植要以習軍中之壕壘然司馬曰與慮事則主其事者非司空而誰哉川澮溝洫之積數遂人掌之量人量之司險設之而規五溝五涂

之深廣相因山通川之地埶要綰道路以立關梁時式險易以傅衆力溝或以水漱防或以水淫則司空之法也王畿侯國之封疆都鄙之室數大司徒制之大司馬正之量人量之職方氏辨之土方氏相之形方氏正其華離遾師辨其名物而鄉遂郊關以封域而別其遠近農士工商以作業而異其遊居城郭渠落以鄉山經水而審其面勢測土深以求泉順地防以行水春築隄防冬繕城郭（詳見管子度地地員篇）則司空之法也其在他職則事更無聯焉者社稷宗廟之位四郊四望四類以及山川邱陵墳衍之兆小宗伯授之會同之壇司儀令之而正方攻位量功命事小宗伯司儀不與也王內之宮寢宮中之官府次舍司空作焉而後內宰書其版圖之數宮正宮伯比其官吏人民士庶子之居朝市既成而後小司寇朝士太僕掌其政司市布其令倉府廐庫既成而後大府玉府內府外府倉人稟人校人庾人儆其守車旗兵甲既成而後巾車典路司常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辨其用其

他禮樂賓祭之器守藏服御之物莫不皆然惟天官之染人追師屨人夏官之槀人疑可爲事官之屬然王后世子之飲食衣服皆隸天官而聽于冢宰聖人有深慮焉染人以類從則所掌特宮中之染事耳兵器之用惟弓矢爲多而易毀折故司馬之屬特設槀人以試之然曰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則造之者乃弓人矢人可知矣用此觀之五官之屬皆確乎其不可易冬官雖亡而以五官按之其職其事可班而列也又況鄉師所涖之匠師儀禮大射之工人士梓人覲禮之嗇夫不屬於司空而焉屬哉（此義清溪李邦卿所發）昔朱子於謂詩序宜遵者終不與言蓋賤其道聽塗說不足辯而闢也故余推本司空之職事及與諸職聯事而不相及者使後世有以考而羣儒所分所繫之無章則存而不論焉

此篇與吾弟邦卿所見略同南豐曾氏所謂理當故無二也（李厚菴先生）

先生每言周官義理事實皆見於無文字處學

者知此并可得讀易與春秋之法（受業雷鋐記）

蒼莽回互不煩繩削而合于度猶見管荀遺則

受業吳以誠記

周官辨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是書就周禮中可疑者摘出數條斷以己見分別僞辨惑二十門大旨以竄亂歸之劉歆凡十篇已錄入所著望溪文集中此其初出別行之本也

周禮集傳六卷首一卷

〔清〕李文炤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爲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禮集傳六卷》提要

得讀

明翁李老先生手著周禮注疏增删儀禮經傳通解家禮拾遺書共編輯至當爲賦三十韻勸其授梓

夫子所雅言在詩書執禮先聖以此承後聖以此啟狂秦渾自私妄將聖經燬斯道那可無漢興隨訪求不惜金帛求六籍異復起詩書堪誦法禮繁雜難紀中有井田首目有與奢似好禮而家貧或畏難而止大成未暢

慇勤爲參擬編輯未及成幸遺稿本在（輯未有子）（家禮及儀禮經傳通解皆未及完成）閒須大大人盡數一一拆洗勉齋繼其任喪祭賴續識篇完未退訂仍抵全稿爾（勉齋續輯喪祭禮係篇數雖完仍有未經訂正）予竊不自量也幾經研揣分卷錄從宜無乃但爲已（於儀禮綜）（經傳通解及諸家禮書錄其有切於修齊之自從者分爲學禮修齊從宜十卷一曲禮之冠三學記四婚五內則六士相見七鄉飲八鄉射九喪十祭其治平諸禮有會典及仕於各儀注皆未之錄）掛漏而遺多盡數將誰俟衡湘靈秀鍾篤生　姓李諱如金王相昂藏鑄傷嗎

存存達性天浩浩倒諸子下砭荀與揚上規姚姒有官不肯做（先生由孝廉授知縣屢徵不就）行無不合軌六籍恣搜討各與疏與[illegible]盡將諸豐經一一爲整理沿革因乎時損益稽其是不以予固陋編成畀于視允矣彬彬然無復虞野史將無先後聖於茲一其揆苟非擅至精孰能與於此世道際昌明好書當授梓付教學禮家罔不相率俾

平江教弟彭其位具稿

序

余自庚寅歲待罪新田越四年癸巳

皇恩特典開科較士闈分易一房時　主試嚴君率同事諸公焚香告神誓拔真才余房所得佳卷最多既取李子則軒爲房首滿數之外餘蒙　嚴君分授各房出闈以後匆匆告歸得相晤者無幾惟李子居近余城余謁諸上臺時偶得片刻敘談亦不追悉其所學之顛末也至戊戌余謬以　諭移是冬入省謝事辭行李子出其所註周禮集傳請序於余余但知其專經周易疑而問之始知其五經皆有註釋惟是書先成耳余取而細閱兵農禮樂無一不備天地鬼神無微不周以至內而格致誠正外而家國天下事事有條而有理乃掩卷而嘆曰斯義也於尚書見其畧於是書見其詳以大學爲間架以是書爲粉備可也異日李子出宰州邑以是書治其下入

皇帝以是書事其上亦無不可余學識淺鮮斷闕
至再不啻勝讀十年書矣故喜而爲之序
旹
康熙己亥年長至日山陰陳來栿濟庵氏具
稿

序

周禮爲元公致太平之書非聖人不能作胡氏謂王莽合劉歆僞撰者非也自漢而下述者蓋寡隋文中子稱爲王道之極亦未及訓而發之至宋命王安石董修周官爲之義序其所謂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是已然其所撰十餘萬言多以所創新法附會之務塞異議者之口而卒不足以致治失其義矣夫有天德然後可以行王道蓋人物贊化育皆聖人性分中事頒制立法都是天理合當如此不知而作者欲以私意小智用之不亦悖乎朱子謂看周禮也只循註疏看去第一要識得聖人公平意思其間節目有不可曉處姑且闕之是以傳註未及詳焉長沙李子純心是書貫串旁通裒爲集傳其采擷羣言率皆約文申義足以發暢厥旨可謂擇焉而精語焉而詳比於王氏之書有大醇而無小疵矣我

皇上尊崇經學命大臣開館纂修易書詩春秋諸經已有成編皆折衷以聖訓而是書爲經世大法行將次第及之則以是編進之石渠天祿間誠足備當事之采擇而李子以通經博古之才理必觀其會通言必規于中正異日出而服官本其所學以大用於時其必不如王氏之以經術悞世也余亦於是乎信而徵之矣

賜進士第翰林院檢討加一級年家眷弟陸紹琦序

周禮　傳弁言

渾噩日以　弔詭日以起干戈紹揖遜羣情紛靡靡不有大聖才宇宙孰經緯家相佐卯人狷痰作周禮陰陽運機緘四序迭綱紀亢化牢其中無爲只恭己沕沕薰太和嬈姚軼姒子西轍僬東遷六馭失正軌漂流逮七雄去籍如揚粃祖龍肆毒焰赤帝補瘡痏新都竊近似後生恣狂詆倬彼諸老翁摩挲攢故紙惜非天孫手亂絲棼不理吾兄命世英六典探源委蔥想在姬公緬繹還櫛比上溯皇初舊旁參歷代史薈萃古今言綴裒成順美穆穆迓衡業懇懇睢麟旨取法豈遠哉潤澤之而已三代眞可復力行何如耳

愚弟芳華拜稾

周禮集傳序

萬象融融上天統之庶類芸芸后土涵之大運綿綿四時紀之而元化默宰於其間王者有作人極於是乎立焉設官分職綱舉目張蓋取諸此而已矣君者極也相者陰陽五行也司徒爲教養之相宗伯爲禮樂之相司馬爲征伐之相司寇爲刑辟之相司空爲田賦之相播五行於四時也冢宰爲修齊平治之相渾二氣於一元也洪荒以來茫昧莫稽唐

虞以降損益迭出及成周而後大備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甚矣制法之難也周轍既東王綱不振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雖以子輿之哲亦僅聞其畧而已然庵人之類見於內則庶子之掌載於燕義九伐之法述於穰苴職方之紀出於汲冢司樂之篇呈於竇公蓋不待李氏女子之獻劉氏天祿之校而其言固已散出矣去聖既遠蝕晦繁多有倣其迹而假之者有竊其似而亂之者有師其意而不能循序以施之者天下之士益以惑焉惟朱子以爲運用天理爛熟之書而其論始定顧表章雖明而訓釋未建至於諸儒之說則又未免以私意小智雜乎其間非不有醇焉而不勝其疵也非不有詳焉而不勝其畧也學者入於其中能無望洋向若之歎乎炤自弱冠卽不能無疑於此於是熟讀精思遠稽博采不揣固陋

勒爲一編上推列聖之因革下鑒歷代之興衰以竊附於詩書集傳之後至若冬官既亡則旁摭官名於傳記之中以誌其梗概而考工記亦存之以備參稽焉庶幾聖人之精意不汩沒於百家之曲說云爾嗟夫天地無爲生民有欲其升降污隆視乎君相之一念耳志氣如神百體從令當躬具有位育也朝廷建極萬方承式宇宙不啻官骸也外王內聖果且有二道乎哉自道術之裂也論學者以

虛無爲宗而土苴世務論治者以名法爲急而迂踈性術規矩準繩之不定而思御天下之器利天下之用不亦惑乎然則是書固四子之眾筱五經之模範也糟粕煨燼無非至教神明變化存乎一心此傳之所爲作也若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則宇宙之廣來當必有人焉任之而豈區區之所敢議哉星沙李文炤自序

旹清康熙丙申年仲夏月天中日

周禮綱領

李文炤著

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共音供○共工氏以諸侯覇有九州者在神農之前大皥之後其官名未詳）大皥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大音泰皥胡老反○大皥伏羲氏風姓之祖也飛龍氏造書契潛龍氏居甲曆降龍氏驅民害土龍氏治田里水龍氏繁滋草木疏導泉源春官爲青龍氏又曰蒼龍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

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少詩照反摯音至○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故司分之官名之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故司至之官名之青鳥鶬鷃也以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啓之官名之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爲蜃故司閉之官名之大抵上古之時首敬天而後勤民故堯典止命羲和而舜典乃命九官亦此意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

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鳩聚鷦鳩也其性孝故以名教養之官鴡鳩王鴡也其性摯而有別故以名師旅之官鳲鳩鴶鵴也其性均平故以名水土之官爽鳩鷹也其性鷙故以名刑罰之官鶻鳩鵃也其來以春而去以冬故以名興作之官鳩之為言聚也此後世六卿之始然無冢宰者意必別有總治之官如虞之百揆商之阿衡之類而宗伯亦未設則渾噩之時禮樂有所未備也司空與司事並設則洪荒之代平成有所未奏也建官之道亦因乎時而已矣）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西方曰鷷雉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鶅雉摶埴之工也南方曰翟雉攻金之工也北方曰鵗雉攻皮之工也伊雒以南曰翬雉設色之工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春扈鳻鶞相方土之宜扈民播種者也夏扈竊玄趣民芸苗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為果驅鳥者也行扈唶唶晝為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夜為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為蠶驅雀者也老扈鷃鷃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扈之為言止也無淫言不得淫放也五雉蓋司事之屬九扈蓋司徒之屬）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以民事命官取其切於日用耳豈不能致端而遂紀於近哉郯子之言非也。右左氏傳）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大音泰。大宗即宗伯。大史大祝大士大卜皆其屬也。大士蓋以神仕者）

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眾（司士掌羣臣之版周禮司馬之屬後世之吏部尚書蓋其職也）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府以藏之工以用之周禮蓋皆入司徒司空之屬）五官致貢曰享（言五官各致其功以獻[illegible]王謂之享也[illegible]不合而下亦與周禮不同。右曲禮）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蔡氏曰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為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所得已故居末也。愚按史稱箕子封於朝鮮以八條治民疑祀卽宗伯也食則司徒之職也貨則司市主之[illegible]行人之職也師則司馬之職也[illegible]矣為王者師不亦宜乎。右洪範）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於宗周董正治官（蔡氏曰此言之本序也庭直也[illegible]云弗庭庭者六服侯甸男采衛並畿內為六服也弗來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與此不同）

（宗周鎬京也董督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邦巡守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於鎬京督正治官之事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此極言之爾）王若曰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治去聲○蔡氏曰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於未亂未危之前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蔡氏曰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於內州牧侯伯總治於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斟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愚按此虞官制乃周禮之所自出也百揆四岳之外平水土者曰司空播百穀者曰后稷敷五教者曰司徒明刑流宥曰士若工者曰共工若上下鳥獸草木者曰虞典三禮者曰秩宗典八音者曰典樂出納帝命者曰納言九官具而百度舉矣但教養初詳禮樂初備則其官不得不分而兵刑未滋則其官不妨於合而至若共工不列於冬官虞不列於地官者亦以其爾立也納言不若內史之列於春官皆又以其專進也百揆不名爲天官四岳不稱行人而爲秋官者蓋備輔弼之任若兩相分陝而一相處乎內也夫創制斷唐作者之所以爲聖而統宗會元述者之所以爲明然則周禮之書豈獨兼三王而施四事已

哉噫盡矣）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蔡氏曰逮及時是若順也成王祗勤于德早夜有所不及然蓋修德者任官之本也）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蔡氏曰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爲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經者經綸之謂變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蔡氏曰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變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愚按公孤之職周禮未列然其爵命位次常迭見於六官之中蓋六卿之加官周召畢呂榮毛之徒由此其選也唐宋之尚書令中書令侍中其班在三省兩府之上而明之部閣多兼三大三少之稱亦成周之遺意與）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蔡氏曰冢大也宰制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爲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於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蔡氏曰擾馴也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

（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蔡氏曰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之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爲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蔡氏曰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邦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彊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蔡氏曰秋官卿主寇賊法禁詰姦慝刑彊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呂氏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鞫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蔡氏曰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與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當之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蔡氏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衆莫不阜學而化成也○愚按官制之折衷盡善者莫過乎成周漢晉以下皆失其意獨唐六典爲差近之耳然吏部專主銓官則非均平之令體民部專主斂財則非教養之美意工部專主匠作則非富庶之良規至有明欲兼歷代之制則又以院寺司監附銓之夫光祿主膳大醫主藥皆天官之屬也都察主糾大理主獄行人主賓皆秋官之屬也通政郎內史亦當爲春官之屬國子監郎師氏則又當爲地官之屬矣何必紛出而無統若此乎名正則言

順言順則事成論治者烏可忽諸）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蔡氏曰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者循舜之四時巡狩也考制度者循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於方岳循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循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愚按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其期不同豈此但舉其畧而周禮則致其詳與○右周官）

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銜勒所以制之轡所以統之策所以齊之）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爲轡司會均仁以爲節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道者修己治人之全術冢宰之官上而王身下而百官萬民皆引而導之如天之無不覆也所以成道也德者

（躬行心得之實理司徒之官內而鄉遂外而都鄙邦國皆安而化之如地之無不載也所以成德也仁無不愛者也宗伯之禮樂使幽明之際情之相洽者厚而文之相接者當如木欣欣所以成仁也聖無不通者也司馬之征伐使遐邇之間德之所蔽者聞而威之所振者化如火烈烈所以成聖也義無不制者也司寇之刑禁以生道殺民使邪惡不至肆行而善良不至蒙害如金之斷物所以成義也禮無不理者也司空之事役以佚道使民使地利不至失宜而司民不至失所如水之安流所以成禮也司會總計六官之績而周知四方之治使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仁無不均若納轡而繫之軾焉此近臣之最要者）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回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以致遠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六官爲轡已而與三公爲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故亦皆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禮則國定以之義則國乂此御政之術（內史出納王命進退百官猶天子之左右手也此近臣之最切者六卿分職猶之轡也三公論道則猶之執轡者也五教謂五倫之教五法謂五常之法也）過失人之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謂不過故官屬不理分職不

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地利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飭謂整飭之也）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其所謂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其所以爲進退緩急異也（夫音扶下同。進退者御之治之之大體緩急者御之治之之小節在適其宜而已）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修德不盛則飭法與政咸德而不衰（法與政咸德言皆合於德也）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吏之德及功能能德法者爲有

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能成德法者爲有功能治德法者爲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功成（有行之行去聲。故日當作古者德行本也功智用也知之明而後處之當故事治而功成）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結上文右家語）。

程伯子論十事劄子曰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華之制然至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

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何如耳（此十事之總叙下文乃分言之）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道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即三公三孤之職出治之本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畧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太宰六典之法爲治之綱也）天生烝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恒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

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司徒井牧之經養民之基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鄰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司徒鄉遂之制安民之方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實行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司徒物行之訓教民之要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府史胥徒之數宰夫之八職辨之兵步之制司馬之六軍統之古人所以治兵役也）古者民

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覩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强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一歲之凶郎盜賊縱橫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備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此司徒委積之備所以救荒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司空度地居民之方所以足民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

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五官即司五行之官此司徒虞衡之任所以愛物也）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恒心今禮制未修奢侈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僭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宗伯禮儀之設所以辨分也）凡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

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說故惟聖明裁擇

朱子曰天子之禮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六寢六宮者王大寢一小寢五大寢聽政嚮明而治故在前小寢釋服燕息者故在後其小寢一寢在中四寢在於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旺之月居中后之六宮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三朝五門者王宮之外門一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其朝在雉門之外者曰外朝在路門之外者曰治朝路寢之廷曰內朝皐門之內外朝也朝士掌其法小司寇掌其政設嘉石與肺石而朝諸侯聽詔詢大事在焉應門之內治朝也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太僕正王之位而王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燕朝也太僕正其位掌擯相族人朝焉玉藻曰朝服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王日視朝於治朝而退聽政於燕朝矣雉門之外懸象治所以待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路門之外則九室九卿朝焉路門之內亦九室九嬪居焉愚按先鄭五門之序如此後鄭倚異說見朝士）其嬪御侍衛飲食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弁冕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媺詔之有保

氏以諫其惡前有凝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司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旅賁勇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者門屏之間謂之宁訓誦之諫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暬近也）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規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太史君舉則書旅陳也陳貨物以示時所貴尚也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也左右史所書春秋尚書有存者幾者察也察其所存樂者也）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諫之蓋其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御羣臣八統御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傳說所謂奉若天道

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

周禮集傳卷之一

天官冢宰第一

李文炤著

（高山之頂曰冢宰者司主之名白虎通曰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節卿鄭氏曰或問冢宰一官其屬六十未有一事關乎天者何也曰古之大臣其所謂寅亮天地燮理陰陽者豈若曆官星翁太史卜祝之所爲乎凡論道經邦以轉移人主之心術而釐正天下之萬事者皆寅亮燮理也皆對時育物撫五辰而熙庶績者也其誰曰人事之非天理耶鄭氏曰天官卿與六官兼列何也曰易乾坤於六子亦並列也天地四時一不具即覆載生成之德詎有倫乎其並列象分職也其聯事象功用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建立也辨方考日影以別東西南北之方也正位審面勢以正祖社朝市之位也體猶分也分營國中以爲宮寢門除如人之有體經猶畫也畫治野外以爲丘甸溝洫如布之有經爲民極者立標準於此而民皆取止之也均平也古之稱宰相者多以平爲主若虞謂之百揆所以度不平以歸於平也商謂之阿衡所以惟至平以一天下之不平也豈私意小智之所能與哉）

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大音泰有音又胥讀如諝後同○旅衆也卿大夫士皆用加倍之數所以廣副貳也府治藏者猶今之庫官史掌書者猶今之令史胥有才智之稱爲徒之什長徒猶今之隸卒在官趨事者也○牛弘問劉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出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要里王氏曰成周之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故知官與吏無甚分也兩京去古未遠蕭曹以刀筆吏佐命爲元勳故終西都之世公卿多出胥吏而儒雅賢厚之人亦多借徑於吏以發身博士弟子之明經者多補太守卒吏東漢流品漸分然以胡廣而不免爲郡散吏袁安世傳易學爲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並下而爲郡決曹吏王充徐穉皆以從事功曹起家而不以爲屈無他始有祿以養其廉而後有功名之途以盡其用也則周官之府史胥徒其仕以界職冗員限其終身可知已後世不爲之謀其生而但爲之抑其格則犯刑爲奸不自愛重者十人而九此亦爲之長者之過也）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正長也○干寶曰言司者總其領司會之屬言師者制其徒司師之屬言職者主其業職內之屬言衡者平其政虞衡之屬言掌者主其事掌舍之屬言氏者世其官師氏之屬言人者終其身庖人之屬不凡不人權其材也宮正賤夫內外褻之屬）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伯亦長也。魏氏曰宮正宮中官之長宮伯副之先子熙居宮中宦寺嬪人皆不得在側左右前後所與居者惟士耳）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膳之言善也。王氏曰膳夫以下庖饔亨人等官皆以士爲之而屬之冢宰以人君一身六軍萬姓之主宗廟社稷之所關飲食不可輕也）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賈音古後倣此。賈知物價故特置之）

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饔割烹煎和之稱）

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亨普庚反）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郊外曰甸徒三百人者天子籍田千畝借此三百人耕耨故特多也）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獻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獻音漁。馬氏曰徒三百人者池塞苑囿取魚之處多故也）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腊音昔。腊乾肉也）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食醫中士二人（王氏曰易之頤君子以節飲食蓋疾病之起本於氣體之不和始於飲食之不節於無事之時而預適之有道疾病何自至哉此食醫所以設也）

疾醫中士八人（治內證者）

瘍醫下士八人（治外證者）

獸醫下士四人（獸牛馬之類王氏曰先王愛民以及物雖物之微無不治焉所以爲仁之至也）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奄精氣閉藏者）

（令謂之宦人女酒女奴曉造酒者奚猶今之官婢。臨川王氏曰民有是疾先王因之擇而用之與蘧除蒙璆戚施直鎛聾瞶司火瞽瞍修聲同若以奄爲刑人則閽君不近刑人而況於王乎若以爲刑無罪之人而任之則宜先王所不忍也）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女漿女奴曉造漿者。）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凌冰室也凌人之掌冰上以法天時下以防人患亦其調燮之一事也）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竹曰籩女籩女奴曉掌籩實者）

醢人奄二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女醢女奴曉爲醢者醢呼在反）

醯人奄二人女醯二十人奚四十人（女醯女奴曉爲醯者醯本又作醶呼西反）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女鹽女奴曉治鹽者）

冪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冪莫歷反以巾覆物曰冪女冪女奴曉治冪者）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行所解止之處）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舒氏曰此三官之義不明後世離宮行殿塌萬家之產姑以爲一日遊幸之備然則有志於經世而爲生民立命者可不察周官之義哉）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大音

泰。府官有市買須知物價故特置賈）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工攻玉者賈辨玉者）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會古外反。會大計也）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書簿書也）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明齋王氏曰歲當作出凡出內之出讀作昌稅反與歲音相類也晏巴王氏曰司會掌大計歲計曰會故以司會名官則主歲計以歲爲斷正司會之謂也不宜復有職歲有職內當有職出明齋之說爲甚長也）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

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鄭氏曰幣給公用之餘）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節卿鄭氏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風化並行故贊治之官皆曰宰　宰屬大宰者[illegible]綱當訂於大臣大臣猶[illegible]自出與盖女寵近習所以移人主之德者大臣總之無敢踰節古人致君二南之化其道由此）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何氏曰奄人而爲上士者必其有忠信之心無險陂之行故使之食上士之祿而用之○李氏曰周禮一[illegible]其餘奄皆不命也夫宦官之位天象所有背[illegible]原炎或在性[illegible]之內[illegible]掌炎閒非第之言因不可以屑辱後又混淆男女其用奄人是乃制事之宜矣然先王不以恩掩義不以私廢公雖其褻臣無得過寵奄捐士者止於四人況可謂卿大夫乎哉）

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囿御苑也游離宮也）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寺之言侍也正內路寢也○雉說周宗[illegible]一書凡閽寺嬪御之職服膳羞庫之司有屬焉先王奚必煩細若是甚憂夫先王此意不明於天下蓋自冢宰失職而後有女寵之嘲有閽寺之變有內藏之私有宮市之患有奢侈

百出之弊凡先王治天下之本莫不廢壞焉）

內豎倍寺人之數（豎未冠者之稱）

九嬪（以賓禮相接之謂嬪昏義曰古者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章明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也不列夫人於此官者夫人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也）

世婦（王氏曰執箕帚以事人者謂之婦婦人事人有廟嗣之義故謂之世婦○柯氏曰按昏義二十七人春官亦有世婦則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其職又[illegible]此不同者後儒合之則所謂下大夫中士果何人也竊意天官世婦與九嬪九御爲列則誠天子之嬪妃也春官世婦則專掌后宮之禮者上自王后下至內外宗皆其所教有大夫士之

（嚮者乃女宮獻府於內有齒德者爲之所謂女傅光也內宰自外而治內世婦自內而達外必如此而法制乃備也觀其所屬有府史與奚而內外宗次之可知矣後儒合之非也）

女御（御進也進於王寢侍燕息所謂御妻也。魏氏曰剝之爲卦上九以一陽而載於羣陰君象也六五率羣陰以承一陽后象也后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然不免爲剝其君者蓋陽以博施爲德而孤陽處於羣陰之中鮮有不爲其所斲喪者故古之聖王謹之自九嬪而下世婦御妻皆闕其數而不備傳春秋者復述孔子之意謂天子一娶惟有十二女其間有待年於國者俟少者年及則長者已衰前後所御實不過數人而已）

女祝四人奚八人（猶王之有大祝小祝也）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猶王之有太史也。張子曰周禮女八人爲女史令執形筆在宮中書王后夫人以佐內治宮女德之善惡及進御煩碎之事皆書之故宮女懼而修德）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雜說典婦功以下三官悉用士人先儒以爲此人主奢儉所繫國家利害所關非士大夫爲之則害國家矣）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言內者婦人之事也）

（女御女奴曉進御之服者也）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女工女奴之曉裁縫者）

染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二十人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追治金玉之稱）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後世染鳥羽而象之以爲車之綾也。臨川王氏曰夏采掌大喪之復而蓋一官則其秉掌明矣。方氏曰大學之道治國于天下必本於修身齊家而其原又在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後表裏無隔細大畢貫家宰之屬驟觀之若紛雜瑣細而究其所以設官之意則天子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皆統焉所以爲必師之任而非五官之比也至於格致之學則師氏保氏導養有素而臨事究察焉者皆是也）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典常也治典天官之典經猶治絲之有經紀猶舉綱之有紀教典地官之典擾馴也禮典春官之典統合也諧和也政典夏官之典均平也刑典秋官之典詰禁也糾察也事典冬官之典任使也生養也方氏曰治典無所不統其有式貢賦亦經邦國也有柄濵則亦治官府也有統職兩亦紀萬民也教典則大倫敘名義相維安邦國也悖典交勅教官府也服習相漸擾萬民也禮達則名分定上下均安和邦國也尊卑遞承統百官也情文交接諧萬民也政行則紀律明伐暴討亂平邦國也治兵振旅正百官也句甲番微均萬民也刑立則威令肅貶爵削土詰邦國也糾奸懲墨刑百官也禁暴抑褒糾萬民也事舉則美利興任土納貢富邦國也畫地考工任百官也務農殖貨生萬民也○呂氏曰三公三孤天子所與共調精微之原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有六卿之職焉六卿者萬事之綱也為天下者始於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綱紀既立看教之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則必有節文之者故三曰邦禮教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焉則將帥之事也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之原野降此

則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禁民遷善遠罪然後可以永奠厥居故六曰邦土終焉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焉治體統內外交應本末具舉絲牽繩聯無一節不相關天下雖殊會頭總在六卿至於冢宰相天子而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之所統乃均列六職而並數之為六卿何也綱固在綱之中而有亦豈出乎身之外哉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也冢宰之與六卿亞旅於六職也一而已矣）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灋音法○官屬官之僚佐衆者指而行之也官職官之分守辦者各有司存也官聯官之協濟會者合力相資也官常官之典故聽者屢省其成也官成官之品式經者理術而分也官灋官之執度主者匡其回邪也刑者官之責罰糾者警於有位也計者官之考成弊者斷其能否也）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灋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都鄙公卿大夫與王子弟所食之采地馭猶馬之有銜勒而操縱可自如也祭祀宗廟社稷之典勿慢勿僭所以馭其神灋則所伍般輔之職不愆不忘所以馭其官退

（之曰廢進之曰置懲罪勸功所以馭其吏養之以祿叙之以位興賢舉能所以馭其士賦者地利所產貢者人力所成開源節流所以馭其用禮者天下之常典俗者一方之故習正經通變所以馭其民刑以討之賞以優之遷善遠罪所以馭其威田獵以簡之役使以任之因時用力所以馭其衆○莊渠魏氏曰先王建都邑以封公卿大夫在王朝則臣道也以八灋治之其在封邑則君道也以八則治之灋者從上之令而下不自尊也則者受節於上而下得自尊也）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柄猶器之有所執持詔告也爵有尊卑所以馭其貴祿有厚薄所以馭其富予者持賜之恩惠所以馭其意外之幸置者量材之叙用所以馭其自修之行生者當死而入議以有之所以馭其再生之福奪者有故而奪其田祿以困之所以馭其失位之貧廢者放之於遠與衆棄之所以馭其自取之罪誅者責之以言使之悔而改之所以馭其誤犯之過）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親九族也故故舊也賢有德者能有才者庸有功者貴有爵者吏比長里胥之類賓朝聘君大夫之屬臨川王氏曰馭以親親則民莫遺其親馭以敬故則民莫慢其故馭以進賢則民知德之不可不務馭以使能則民知能之不可不勉馭以保庸則民知功實之不可害馭以尊貴則民知爵命之不可陵馭以達吏則民知壅蔽之不可為馭以禮賓則民知交際之當以禮○渠氏曰馭羣臣者執其柄故曰柄馭萬民者舉其綱故曰統）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財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任猶事也三農原隰平地之農也九穀黍稷稻粱秫菽麻麥豆也樹果蓏曰圃設樊籬曰園毓遂其生也掌山曰虞掌水曰衡借官以表民也作興其利也無水之澤曰藪有草之地曰牧蕃盛也致力攻治之謂飭因形移易之謂化八材珠象玉石木金革羽也居貨曰商行貨曰賈阜盛也嬪有夫者婦有姑者化治變化而理治之也臣妾男女爲人役者聚斂蓄積也疏財疏通其財也閒民傭僱爲工作者轉移不主一求也執事服勤其事也○按養生無一之可闕故治生者無一夫之可急先王於民蹟其所能而任之此國之所以無游民而天下所以富庶也後世任民無法九職之外有僧有道有優有娼有乞丐有任俠兵不出於農而爲召募吏不簡於官而爲冗役十不選於鄉而爲遊談卒天下之人半居無用奈之何民不窮且盜耶）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

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削音稍）○上取於下曰賦蓋取於任地與縣財非取於戶口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四方之郊六鄉百里之內外距六遂者也邦甸去國二百里天子使吏治之家削去國三百里大夫所食采也邦縣去國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采地邦都去國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采地幣餘九賦所斂之財用度之餘復歸職幣也明齊王氏曰古人節用故用於上而有幣餘後世橫征故取於下而有羨餘名相似而實不同也方氏曰按閭師掌國中四郊之賦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則農即以穀爲貢餘八者即以所貢之物爲賦明矣此職邦郊甸稍縣都之田賦則農所貢公田之穀也其餘賦則圃牧嬪婦之貢也關市之賦即商賈百工之貢也山澤之賦即虞衡之貢也園圃藪牧即邦郊甸稍縣都之地農工商賈嬪婦臣妾閒民即邦郊甸稍縣都山澤關市之人以九職制九賦以九賦待九式貢物之外別無所謂賦其羨明甚豈如康成節鄉之議故○馬氏曰自秦廢井田之制縣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於是始舍地而稅人征賦二十倍於古漢高祖始輕田租十五而稅一其後遂至二十而稅一皆是度田而稅之法漢稍亦有稅人之法後高祖四年初爲算賦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稅錢人百二十爲一算七歲至十五出口錢人賦二十此每歲所出也然至文帝時即令丁男三歲而二事賦四十則是算賦減其三之一且三歲方徵一次則成丁者一歲所賦不過十三錢有奇其賦甚輕至昭宣帝以後又時有減免蓋漢時官未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富豪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立錐之地故田稅隨占田多寡爲之厚薄而人稅則無分貧富然所稅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紹令田租畝輸粟四升又每戶輸絹二匹綿二斤則戶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爲絹三匹綿三斤其賦益重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非鑿空而稅之宜其重於漢也自是相承戶稅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簡畧不能詳知大畧計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然其時戶戶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只逐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爲租庸調田則出粟稻爲租身與戶則出絹布綾錦諸物爲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爲田一頃則亦不昧元魏以來之法而所謂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制隳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征之令其與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賦可乎又況遺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徒有空文豈堪按以爲額蓋當大亂之後人口死徙虛耗豈復承平之舊其不可轉徙失陷者獨田畝耳然則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遠圖乃救弊之良法也陸宣公與齊抗所言固爲均當然必欲復租庸調之法必先復口分世業均天下之田使貧富等而後可若不能均田則兩稅乃不可易之法矣蓋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祇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以田而未皆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市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illegible]亂[illegible]兩稅之法行而此

（弊并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哉）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好去聲○式謂用財之節度祭祀牲牢玉帛之等也賓客饔飧委積之差也喪則有贈賄含襚之典荒則有賑恤通移之方羞獻食也服裳衣也工事器用之法幣帛贈勞之用草曰芻穀曰秣牛馬之養匪頒非常分賜也好用情好賜予也方氏曰九式無軍旅蓋甲出丘甸無養兵之費有事則遂人致道路之委積出畿則諸侯共其資稍此古者所以薄取於民而財不匱也○魏氏曰均節也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總計國賦歲入若干國費歲出若干四分爲率量用其三而存其一三十年則有十年之積國不幸多故不待加賦以病民民不幸有水旱之災吾又作以賙賑所以養王仁心助成恭儉之德而禁奢侈於未萌也馬氏曰漢隋二文帝皆以躬履樸儉當其國漢文師黃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聖賢如此後之談孔孟而師管商者乃曰術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蓋遂倡爲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説飾吾經文奸言以誤人國家在其富國强兵之故則不逮隋遠甚豈不謬哉）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斿音由○下供於上曰貢致言不求而自至也祀貢犧牲包茅之屬嬪貢麻縷絲枲之屬器貢銀鐵丹漆

之屬幣貢玉馬皮帛之屬材貢栝榦篠簜之屬貨貢金玉貝龜之屬服貢絺紵纖纊之屬斿貢羽毛璣珇之屬物貢魚鹽橘柚之屬○楊氏曰致者使其自至也若天王求車求金則非自至也雜說言致邦國之用者非用物不貢則珍禽異獸不育於國所謂不貴異物賤用物也方氏曰邦國獨致貢以粟米皆取於甸服所以用利而民不勞也大行人六服因朝而貢物各有定此則每歲常貢以當四賦所宜上供者也楚於周當在要服而包茅祀貢也桃弧棘矢器貢也則各以國之所有而物非一類可知矣○王氏曰畿內以上取下而名賦表公上均節之制邦國以下奉上而名貢表臣子忠順之節）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長丁丈反後同○兩猶偶也繫猶綴也牧五等之侯也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故以地得民長都鄙之長也但食其祿而不專其利故以貴得民師庠序之傳也言可爲坊行可爲表故以賢得民儒學業之士也內足修已外足治人故以道得民宗大宗之子也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故以族得民主世祿之家也令足相乎惠足相結故以利得民吏鄉遂之官也教化所宜政刑所彼故以治得民友朋儕之倫也學校合志鄉旧合力故以任得民藪富家之宗也有無相資吉凶相恤故以富得民南軒張氏曰民心無常難合易聯非平時養戀不忍去必非一人名佐可得而留惟夫牧以地長以貴主以利吏以治藪以富足以養民

（之身師以賢儒以道足以繫民之心宗以族使知天屬之親不可離友以任使知人道之交不可間然後相安相養相親相近雖有變故之死靡他後世九兩既廢人心易離匹夫匹婦不獲所求而樂國樂郊之思發於中而形於言者上之人果何道而服屬其心耶胥子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者此之謂也○節卿鄭氏曰牧長主吏各繫其民而德其兩似亦可以相維於不敗假令他日有偷詐怵邪之諸侯傾側擾攘之士出於其間則逆節之萌禍心之包藏將何以制之先王於是有師儒朋友豪富之兩以參互於其閒而後邦國之大勢始磐固綿容不可復動秦漢以來牧長主吏之間如番令吳芮南海尉佗才得江湖嶺表之心遂起而王其地魏其武安以招致賓客之勢傾動天下吳王濞擅山海之利賦不及民拊循招納而山東七國之變起矣士不考論後世之變而能見太宰九兩繫民之說則孰知先王防患之意若是其深哉魏氏曰自九兩而上多掌於五官而大宰兼掌之何也曰太宰以天下之事分任之五官常倡帥以起事故其綱皆繫於太宰事有論廢不舉者太宰提其綱而目張矣秦漢丞相雖統九卿而職業不相闕護口自有王者廢事所以多纂也）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縣音玄挾子協反○正月建寅之月周禮將爲萬世之法故仍用夏時也吉朔日也三陽出地其氣始和歲事將興故因其始和而布治焉象魏即闕也所謂雉門兩觀也縣治法於此使人觀省而傳布之也一旬爲挾必十日而後收斂之者使遠近徧知之庶可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灋於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牧方伯也監命卿也參三卿也伍五大夫也殷士也輔庶人在官者長君也兩二卿也正六官之長貳六官之佐攷六官之師○雜說先王命諸侯以國凡其官屬皆自辟置然猶亦不敢自專故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如齊有天子之二守高國是已夫必自天子命之者非使之伺察諸侯也示以不敢專之意耳自秦人置部監魏晉而下有典籤事以束制諸侯王爲事五代時亦置監郡殊失古人之意矣）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官成八成也禮儀六端之類待者言法具於此待事至而應之也）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眡音視亨烹同示音祇○五帝五行之帝誓者誓之以言戒者飭之以事具者犧牲醴齊之品修者埽除糞洒之事前期前所諏之期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合之爲十日執事將祭之前夕而各司其事也滌濯祭器及甑甗之屬牲事謂迎牲殺牲之事玉所以禮神爵所以

（[illegible]夫曰神地曰示）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大喪贊贈玉含玉作大事則戒於百官贊王命（春見曰朝秋見曰覲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玉幣諸侯享玉也王獻貢獻珍異也玉几王所憑者玉爵禮諸侯之酢爵也贈玉既窆以送死者含玉始死以爲口實者作興起也大事祀與戎之類贊王命者助王爲教令也）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則冢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聽朝在方岳下王巡狩而聽事之朝王氏曰視朝於內聽朝於外皆有以贊其事則治外無異於內治遠無異於近矣。魏氏曰王恭己南面大事與宰臣平章一人之體也大治與聞助王所不及小治不以煩王百揆之體也上奉王命次請於冢宰衆務各以其職自治理之廢僚之體也故曰王好要百事詳王好詳百事荒）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會古外反後做此。正其治並陳其治狀也受其會明載其功計也聽其致事平斷其所自致之事也有功者置之而進其爵有罪者廢之而退其爵一歲之事也大無功者則不徒廢而必罪之大有功者則不徒置而必賞之三歲之事也。鶴山魏氏曰歲終廢置各因其事而舉錯之也三歲誅賞大計其凡而升黜之也舜之法三載考績九載而後黜陟加焉待岳牧九官之法也羣吏恐不能候之如此其久鄭師仲既引考績爲比而說者又以爲冀闕韓[illegible]

詳畧繁簡不同謬矣。張氏曰或謂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一相之事今太宰不過從事於文書法令之間亦奚以別於一官哉蓋古之論道經邦未嘗離事物而尚清談文書法令莫非道也故太宰事任之重體親之尊特加冢宰以別之。陳氏曰三公之尊下攬冢宰之職冢宰之尊下兼六卿之事天下爵務無所不統有如出納之要職府衛之親人供奉之近習王府財用之司宮中使令之嬖密凡其侑列於王宮之內外而廹近於人王之左右者一舉而盡屬之冢宰夫是以羣士大夫之職業有所統而不敢自恣人主之心術有所縱而不敢自私綱紀不散名分不易爵祿不輕而左右前後之人侍御僕從之事宦安玩狎之際無敢盡壞人主之心術而侵竊大臣之權柄者體統之正執大於此則大後世之人不識此道也尊大臣之構而授之權臣散天官之屬而歸之百官出內庭之士大夫而置之外延儒者又從而助之曰天子大臣當不屬於細務則又從而削奪之使之擁虛名於百官之上而爲大臣者亦供手清談而不事事矣。自漢以來變故衛矣上不得以臨其下外不得以治其內人主雅意所欲爲而小人惟利是覩若臣上下相與快意於法度之外而亂萌禍基四面並起而天下已不可爲矣故自出納之要職不領於大臣也而宰夫之官遂去爲中書尚書之任中書尚書迭用事而霍光之權重恭顯之事起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大臣也而宮正宮伯之官遂去爲光祿衛尉之任光祿勳之屬日盛親而門下遂爲省加官遂爲司侍中遂爲宰夫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於大臣也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爲少府大常之任比其極也闕內侯騎都尉之爵至於烹庖樂工醫師之賤至鳴玉而曳組門下大僕之司至又分爲殿中省爲內諸司使矣以

至王府財用之司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漢泗都之寶爵唐瓊林大盈之名庫夫誰得而檢之女寵近習之嬖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房闥有制政之漸妃妾起巫蠱之風闇寺擅發立之權夫誰得而制之嗟夫宿衛非小人也飲膳烹庖酒漿醯醢非微物也酒埽緣染非賤職也而幄帟次舍非細事也大臣制其權則小臣不得專其事天子不得快其私是周公深見遠識後世弗念厥紀而橫流至是是則可機也而究論其所自則始於陳平之自棄其權而武帝習見其事遂舉其權而授之羣臣有司上下相臨之勢自是解散而不可復合矣方文帝問陳平以錢穀刑獄不對以爲得宰相之體而不知宰相之無權蓋始於此夫錢穀之出入決獄之多寡國家之本而生民之命也宰相不與聞而顧使天子責之廷尉責之內史則凡九卿之中二千石之事豈復與聞耶夫天下之事宰相不與聞而歸之天子天子不能察而歸之左右近習之人國欲治可得乎而顧曰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託此以爲宰相職業是亦清談不事事之異名耳自是以後群國上計得自達於天子天下大柄盡歸尚書武帝又以中大夫侍中視丞相爲外朝而內朝之事宰相不得與聞矣九卿更進用事事不決於丞相而外廷之事宰相又不得聞矣吏九百石以上調於尚書而天下之事宰相不得聞矣文墨小技之事一言之合意立取榮寵爲天子私人氣燄方張言聽計從而宰相大臣反被屈辱權折入則橫議於內出則專行於外大臣之無權小臣之橫至此豈復有綱紀名分也哉其後丙吉相宣帝於中興之日而御史大夫不得抗禮似稍知重大臣之權矣而尚書決事諸將軍領之而中書宦者遂乘間而用事至於四曹之置而自宰相而下悉關其中而尚書中書始表裏爲奸矣究論至此

則天官一屬撫流紛錯無復上下之名分以外內之統攝其所從來久矣後世如欲復古以爲治要當自周官始欲復周官要當自宰相始則體統正而天下之事可以次舉矣雜說三年大閱三年大比三年大計羣吏只每年更互一件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宮刑在王宮中之刑違禁令者未發則糾察之既發則禁止之逆謂迎受勾考也均財使得其平節用使得其制貳副書也典灋則也大宰既總其操縱之權小宰則掌其貳以攷其功罪之實貢賦式大宰既制其斂散之政小宰則執其貳而謹其出納之籍方氏曰宮刑使太宰之貳掌之雖天子不得私喜怒而妃妾專妬虐下之患不禁而自弭矣）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敘秩次也位朝列之位正者辨其尊卑也治功狀之治進者順其先後也事上達之事作者興其功緒也食祿養之食制若限其厚薄也會簿書之會受者別其繁簡也情陳請之情聽者察其公私也）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

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吳氏曰合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周天三百六十度也明齋王氏曰大事而不從其長則政出多門小臣横而大臣無權小事而不專達則大臣親細務以多事自敝下僚賢者不得盡其才不肖者得以推奸藉口二者皆非也。葉氏曰周官三百六十已倍於夏商通考其卿士大夫之數六官幾三千人大抵多兼攝也蓋官屬有不必專置者地官如角人羽人掌炭掌荼等職但徵一物秋官如庶氏冥氏穴氏哲蔟氏赤犮氏等官似攻一事不可兼乎有不必常置者田詛則有甸祝詛祝祭祀軍旅共杖禁囂則有伊耆氏銜枚氏喪紀則有職喪喪祝夏采不可揣乎蓋周人因事而置官周禮因官而存名居官而不兼其職則官冗兼官而不存其名則官廢知周禮兼官之職又知周禮存官之名則可與言官制矣樂氏曰王舉太宰太宰舉五官於王六卿各舉其僚屬之長數人使自以類相舉此乾坤易簡之道也漢制六卿亦得自舉椽屬乎以辟士相高非其人則負知人之明而亦自失汁助故漢治循爲近古後世天下之官爵選於吏部人才不能周知不得已而用資格賢不肖大混淆矣）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

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節財用者取有制而用有經也懷賓客者邇者能而遠者柔也事鬼神者人無怨而神無恫也聚百物者修不備而戒不虞也除盜賊者令必行而罰必中也生百物者民無游而上無曠也。方氏曰此即大宰所建之六典不列官府百官若以職即官府之所守也所謂節財用懷賓客事鬼神聚百物除盜賊生百物皆典之所該也及於典略之而職則詳焉治典言經邦國紀萬民而此曰（平曰）均者有經邦國之典奉職者守經而不失使各得其分願則平矣典有紀萬民之典奉職者術紀而不違使各致其力庸則均矣教典言擾萬民而此曰寧者上之旅教日擾民能服教則寧也政典言平邦國均萬民而此曰服曰正者平者輯大字小而無所私服者建戚銷萌而不敢犯也均者賦役有式番代有常正者進退有度左右有局也事典言生萬民而此曰養者生則若其所以生之理養則脩其所以養之事也其餘皆同者無異義也治職與政典同辭者政典就軍旅一事言治職則兼禮樂利政而言也）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

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六官各有所奉此祭祀之聯也六卿皆可爲將此軍旅之聯也餘倣此推之斂謂取民之財弛謂紓民之力○雜說制官之法職不分則紊亂無統事不聯則寄察不精無統則多廢事不精則多敗事如人之一身耳聽目視手擧足運雖各有所司而血氣脉理相通而無扞格故能安樂而無危關節之間一毫阻滯則病脂作矣唐虞之時有揆四岳州牧侯伯截然有紀序條目不相侵紊彼羲和掌四時之政令於四方國有大政得與內外史相參議至於司空總齊有揆理固宜然而皐陶刑官得以陳謨與啓沃之事伯益虞官得以贊禹與師旅之事后夔樂官得以教胄子與教導之事典謨簡古其事不詳意亦可見皆夫周官六典其詳可得而聞矣蓋其典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各司其司各職其職內外大小莫不專一此乃其官職當然耳而其官府之有聯以合邦治以祭祀賓客喪荒軍旅田役斂弛之事六官皆得參議焉大宰兼統六典卽唐虞司空之任也然司徒掌教起徒役則隸之司馬掌兵論官材則隸之非特此也大宗伯掌禮教導學校之事亦隸之非特此也在內則爲六卿在外則爲六鄉之大夫國家有警則爲六軍之將疏見當時制官關節脉理未嘗不相通如此漢興去古未遠此意猶存南軍雖掌於太尉而兵不在焉四方章奏雖上於御史大夫而生殺予奪之權不在焉惟宰相兼軍國之權故漢世宰相之權甚重以其無所不統也九卿各率其職雖散而不相屬然有議論下而博士之微猶得參議凡有詔令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丞執法下郡守故內外無扞格凡有政事御史中丞司隸校尉得以糾舉百僚丞相司直亦得糾舉丞相不法故上下無壅閉甚者旁衛小臣亦得使之參議朔事至武帝之末既分丞相官屬爲二丞相之權輕又不遣太尉大將軍掌兵內衛以日使是故霍光以大將軍盡兼軍國事因冠以司馬尚書之號朔遂大事盡歸一人廢立之變丞相不知何望於事之交相議論也唐氏併官之法職事雖相聯屬而名位不正權柄不小於一人各以私意行乎其間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蓋唐初以三省之長其議國政六部各以其職擧事故大小不紊以天下之大二省之長相與議論六部亦爲之參議焉奈何以宰相品望隆重不欲輕以授人常以他官居其職如吏部如秘書號如太子詹事等皆非宰相職三省之長無人焉資望既淺兩不相服權柄分而智術任雖求以通之乃所以不通也若予反發漢唐之事乃知建官之制其名位不紊權柄不移職分統而情意交通皆自唐虞以來推成周盡善矣讀太宰者可不深考乎）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政與征同傅音付。鄭氏曰成謂成籍可覆按者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如布有經而不亂也愚謂政力征役徒役比居謂親比而鄰居也師兵衆出田獵簡稽謂簡閱而稽計也鄉曰閭遂曰里版圖謂戶籍與地圖也貸物曰稱求債曰責傅別謂謂佐與券書也收富曰祿取貴曰位禮命謂禮儀與命數也取予租稅之輸納書契謂方策之契合也賣買貨物之交易質劑謂長券短券之別出入財用之斂散要會謂歲計月計）

（之差。劉氏曰入者所以養民之信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禮樂刑政待信爲本有以證於民而莫敢不信則其本立矣民而無信雖有禮樂刑政何所措哉）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弊斷也人之材性不齊以此六者斷其優劣也廉察也善謂循良足以宜民者能謂才能足以辨事者不懈於位曰敬行無頗邪曰正守法不阿曰灋臨事不惑曰辨。鄭氏曰善德之本能德之用敬正善之則法辨能之施）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共音供舍音捨下同。戒者飭其事之所當謹具者致其物之所當供寬其惠曰施弛其役曰舍理其事曰治爭其情曰訟）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凡賓客贊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祼酌鬱鬯以獻尸也將送也賓客有祼敬賓如敬神也爵賓所以酢王者幣賓所以享王者口實曰含衣裳曰襚魏氏曰凶荒之幣玉賓客所助以禮神者詩曰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月終則以官府之叙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月終每月之終也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歲終每歲之終也致事謂所自致之事蓋各致一年之功狀以待考也。鄭氏曰冢宰計一歲之功小宰計一月之功月計自受之歲計贊冢宰受之亞相之體也）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宮刑憲禁於王宮令於百官府曰各修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正歲每歲之首也徇行也木鐸金口木舌所以警衆者柯氏曰正歲建子之月也周改歲於建子故稱正歲改歲之朝耳目一新大宰斟酌一年之治法此日懸於天官之所小宰乃帥治官之屬佐觀之乃頒行天下至正月之吉懸於象魏令天下各以其日懸之行新令也。張氏曰七月之詩言月皆夏時而以周之正爲一之日此可見兼存之法其兼存何也周人難以天統改用建子而以夏數備天故未嘗廢也。王氏曰小宰及五卿自王宮后宮王朝王畿以及四海無所不統所以佐相才也方氏曰六典八灋八則九賦九式九貢小宰皆設其貳以佐冢宰而八柄八統九職九兩不與焉所專掌則邦之官刑六叙六屬六職六聯八成六計比事之灋也蓋八柄八統九職九兩所以持政教之樞机盡萬化之柄命正天下之統紀乃天子之事而冢宰贊焉名也邦之宮刑六叙六屬六職六聯八成六計七事之灋乃冢宰所統而未暇詳焉者也以小宰而上參四者則體不勝以冢宰而下與八者則日不暇給矣）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治朝在路門外其位司士）

（掌之宰夫察其不如儀者禁使勿犯也有求於上曰令反命於上曰復有言於上曰逆鄭氏曰臣民皆有復逆之文耳。雜說宰夫掌賓客復逆要之此即尚書職事猶今之掌章奏報告者是也太僕傳令於宰夫宰屬日夕與天子親近執文書以奏也此官合夫眾奉漢御史大夫領御史十五員受公卿章奏足矣而又有尚書者蓋侍御史在外庭不可常至內庭遂置尚書在內掌四方章奏至武帝遊宴後庭不出於是置中書謁者令以宦官爲之平決尚書奏章奏到尚蓋歸尚書當時少府已不可讓何於是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後來霍山爲之有刪封之弊魏相白大以防壅蔽尚書之權又輕後以中書收其權遂成兩省）掌百官府之微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王氏曰掌官灋以治要之灋當作屬。徵若也正六官之長人所取正者要謂樞紐也師六官之丞人所師法者凡謂綱領也司各屬之長專主一事者目謂條件也旅各之佐其理一職者數謂幾務也藏謂收而存之贊治謂助而修之敘謂次而第之微令謂奉而行之方氏曰要大綱也凡者眾目之總數則一目中之科條也夫八職與六屬六職事相類而別掌於宰夫何也屬有定數職有經事所謂掌官成以治凡也於每職中別異其事以分屬其人所謂掌官灋以決目也且入職下逮羣吏又小宰所不暇辨也。了翁魏氏曰古）

（之官府卿大夫士轉相副貳其數甚多府史胥徒其數反寡後世吏多於官且數倍積爲奸弊蠹耗生民古今盛衰之判抑亦有故矣古之治也以道鄉士大夫同寅協恭清心而致理今之治也以法上下相疑不復推誠委任天下之事一決於簿書變成胥吏世界矣）掌治灋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辟芳石反。羣都諸采邑也遂有縣鄙不言鄉之州黨者省文也乘猶計也辟名以空名作實在也臨川王氏曰失其所藏之財賄謂之失財非所當用而用之謂之失用所失之物非貨賄謂之失物何氏曰足用所用無乏長財所藏有餘善物物無虧損。明齋王氏曰或疑長財足用善物非聚斂乎生財有大道惟用天時因地利神其轉輸而精其調度若夫子之畜蓄息蕭何饋餉劉晏理財其術豈歛散每與造化相流通而豈區區商有無多寡云爾也惟識時務者加之）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眡滌濯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薦脯醢也羞庶羞也禮事謂行五禮之事比校次之也牢禮牛羊豕共爲一牢以禮賓也委積米禾薪芻也膳獻禽羞始獻也飲食燕饗也飧夕食牽牲牢可牽而行者陳數以爵等爲所陳之數也方氏曰小宰以灋掌祭祀之戒具而宰夫復以式灋掌之者小宰所令特物之常共者）

（耳宰夫亟詳其用財之多寡故曰式灋）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大喪王后世子之喪小喪夫人王子之喪小官士也官有司王官也旅下士也有司家臣也）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羣吏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則以灋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於上（旬十日也太宰但考歲會小宰兼考月要宰夫兼考日成尊卑之體也良猶善也上謂小宰太宰○剛中鄭氏曰或問小宰宰夫推廣太宰之法而作動警飭百官府之治矣今而復掌王宮何也曰先王之治事權欲合於一而內外不容分也蓋宮正宮伯不過掌宮中徒役之事子弟宿衛之職與夫官府之在內者耳其門徒役宿衛又不相關職既不能以相統而權亦不能以相臨統而臨之惟太宰焉故宮正宮伯內宰皆隸於太宰職雖列於外而通於內權雖分於二而統於自令考之曰連邪之宮則[illegible]宮之政令曰憲禁於王宮曰令修宮中之職事則王宮后宮無不在所掌也自其掌王宮也則兵衛郎衛凡宿衛之人皆領之宮禁之閑藏王后世子之好用財用之司存皆領之其間多寡豐約用舍去取天子始不得以自私而小臣始不得以自便矣自其掌后宮也則六宮六寢王后之限九嬪九御無女官之別詔其禮樂正其服位禁其奇衺稽其功緒其閒損益增減揀擇進御而無侵慝竊發之患矣蓋世未有家不齊而國可以治未有國不治而天下可以平者太宰之治所以衆總內外而小宰爲始小宰之宮刑既以齊其家宰夫之朝法又以治其國然後太宰之典法始可以治天下矣）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夕擊柝以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宮正宮官宿衛之長也時四時也比校也次直宿之廬舍休沐之所以四時比校之憲其有離次失守者版所以書其名擊柝所以儆其懈怠故若兵喪之類令宿令之宿衛以備非常也方氏曰既曰夕擊柝以比之又曰國有故則令宿者平時當夕者更番有故則盡入宿衛也）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行去聲去上聲奇音基○辨內外而時禁分別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也稽考也業之成爲功事之倫爲緒得於心爲德措於外爲行幾察也稍食祿廩也淫放濫也怠懈慢也奇衺譎觚非常也十人爲什五人爲伍共由之謂道常習之謂藝雜說宮正以德行道藝教王左右前後之人環衛之士其淫怠奇衺者又不得與乎其間無怪乎侍御僕從罔匪

（正人王氏曰稍食以月會行事以歲會養之者許而責之者畧君人之仁也事君先其事而後其食人臣之義也人臣致其養則下不至於慢事而廢職君人致其仁則人不至於日陵而無耻）凡邦之大事令於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大喪則授廬舍辨親踈貴賤之居（無去守不離部署也周時大火之星出辰入戌以木鐸警之使修火政也邦之事即小宰之七事蹕所以止行人也執燭所以爲明而防不虞也廬倚廬舍至室親踈以王族言貴賤以羣臣言○王氏曰天官之職惟宮中爲至要宮正於王宮官府士庶子無不統內宰掌版圖之法矣此則總爲之版使王宮八面無衆寡之不

均師氏使其屬帥夷隸守王門矣此則擊柝以比使晝夜不怠師保氏教以德行道藝閽人禁暴氏稽出入去奇衺矣此復糾而教之禁之使王所皆吉士膳夫醫師各等其功叙舍人司祿既掌其祿食矣此復均而會之無使其聽職而慕祿四時有司爟掌火政矣凡有邦事宮門廟門閽人既掌其蹕燎矣此復以時中火政而掌蹕燎大喪司士太僕既掌守政懸首服矣此復授其廬舍而辨之此宮正所以爲宮官之長禁密之地無一虞而不究心內外之衆無一人而不致察百職無一事之敢慢通歲無一時之敢忽與小宰宰夫相成交舉乃天官之第一長所以別百職之首也）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

事（士衛士也庶子國子之倅乃公卿大夫之庶子未爲士者也秩祿廩叙才等徒役微迭奔走也入次八舍也列次舍於四角四隅也臨川王氏曰士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王以自近而衛焉故君臣國家安危一體休戚一心上下親而內外周以）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大事謂蒐戎作宮衆言起而申警備也明齊王氏曰秩謂祿之高下一事而功有勤情則爲之上下其食叙謂位之等敘一官而才有升降則爲之先後之次月終均秩則祿有不同故宮正因而會其稍食歲終均叙則能有不同故宮正因而會其行事此即所謂行其秩叙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職之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

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廢心之虞下至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上大夫者僅有視朔數刻而周廬陛极或環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葉氏曰說者多言宮正掌兵衛宮伯掌郎衛愚竊以爲不然宮正宮伯所掌皆郎衛也太僕虎賁司隸所掌乃兵衛也蓋天子之衛有二而其別有四卿大夫之官吏在宮中而直衛者宮正掌之卿大夫之士庶子在宮中而入衛者宮伯掌之眡朔則司士正其儀大事則諸子掌其政此宿守環列之衛也王眡朔則前正位而退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眡朔則在路門之左太僕掌之而小臣御僕屬焉此僕從侍御之衛也虎士八百人先後王而趨以卒伍眡朔則在路門之右虎賁氏掌之而旅賁氏屬焉此奔趨先後之衛也居虎門之左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師氏掌之師四翟之隸使服其邦之

服執其邦之兵以守王宮司隸掌之此周防鍵閉之衛也宿衛之別有四而郎衛兵衛俱在其列二者常相聯屬焉然而居守環列之衛天子所親以爲腹心者也居王之左右前後則其地甚密備王之顧問應對則其任甚

[illegible]行教之道藝去其[illegible]與[illegible]衰之民則在王所者寧少皆辟[illegible]乎此宮正所以拳拳於此也至於士庶子之在版者是其鄉大夫士之子弟有司保以教之司樂以合之又有諸子以考之故宮伯[illegible]均其秩而頒其衣裘均其叙而掌其誅賞則在八次八舍之列者豈非端人正士哉若夫虎賁之士臣隸之僕夷隸之兵雖不言其政數禁令然虎賁以下大夫掌之太僕以下大夫統之師氏以中大夫師之虎賁所掌八百人不言徒而言虎士則皆士人之有勇力者雖名爲兵而不閒一武夫悍卒狡慢詭譎之人得以厠蹤於其間師氏虎賁無非吉

士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當時雖有郎衛兵衛之別何嘗有文事武事之判耶然均之爲宿衛也宮正宮伯則統於太宰虎賁太僕則統於司馬司隸則統於司寇而師氏又爲司徒之屬何哉蓋宮衛不可以不相聯而兵權不可以不相制徵召役必以宰臣之命而後發召公非有二卿將命以往亦不敢專行則周人制兵之意深矣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罋（食音嗣）○

膳夫食官之長膳之言善也蓋有滋味者王至尊而后配王世子爲天下本故兼養之進物於尊者曰饋六穀黍稷稻粱菰麥也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六清水漿醴涼醫酏也八物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王氏曰此但總言饋食之物有此數而已觀夫月令云孟春之月其食麥與羊之類蓋四時錯供非必一日盡供之也正如記稱四海九州之物皆以備孝享而籩人醢人止於四籩四豆之實合之爲三十二物自有薄正存焉（可以類推矣）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於造

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后與王同庖鼎十有二牛一羊一豕一魚一腊一腸胃一膚一鮮魚一鮮腊一共九爲牢鼎臐一膷一膮一共三爲陪鼎也物謂牲牢之實俎所以薦之牢鼎用而陪鼎不用也侑猶勸也祭謂判肺脊也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也品者每物皆嘗之道尊者也造作食之所也王氏曰王之食也以禮而侑食以樂

（則禮樂未嘗斯須去身其所養可知矣）

王齊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王燕食則奉膳贊祭（齊側皆反）○

明齋王氏曰王齊日三舉當作王齋則不舉鄭氏曰王齊日三舉何也文誤也齊不樂防散志也齊變食防滑精也何三舉之有焉蓋不舉也愚謂大札疫癘也天裁日月晦蝕也地烖山川崩竭也大故寇戎從刑殺也燕食謂日中與夕食奉膳贊祭蓋餕朝之[illegible]以[illegible]珍之惡亦經陵餘之褻此膳夫所以贊王也李氏曰荒札裁皆不舉然則非直於外事殺禮若王膳亦爲之貶也如此天不爲之眷人不爲之悅用度不足海（內不寧未之前聞也）

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王燕飲酒則爲獻主（胙者胙也王與尸賓相答胙之俎也稍熟之客者謂小事而飲酒也設陳薦進內易氏曰說者謂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故以膳夫爲主非也禮受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爲主而王不自獻酬焉廩人繼粟庖人繼肉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掌后及世子之膳羞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則不會（脩脯也致福若畿內山川及四海五嶽四瀆古帝王之在其國都或王五服之親凡以王命而祭者當歸胙於王也摯見卿大夫士以羔雁雉鶩摯而見於王也二者皆以爲膳享其儀之及物也○明齋王氏曰凡掌財賦之官皆有日成月要歲會蓋有官則有進退陟降廢務則有行止豐約其財之用否盈縮消有不齊故必以彼入之數較此出之數互相會計王及后世子一而已計日而其數可知有司皆了然故不必彼此互相勾考也豈得謂任其所用爲優尊也哉其事甚明而添一註釋遂使蔡京執此爲說務以侈靡慫人主使海內虛耗卒召邊釁之禍然則釋經者言可不愼乎）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薧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鱻音鮮薧音藁好去聲○始養曰畜將用曰牲六獸麋鹿狼麕野豕兔也六禽雁鶉鷃雉鳩鴿也生肉曰鱻死肉曰薧好羞生平所嗜好之物若文王之菖蒲曾晳之羊棗是也禽獻逐日所進獻之禽若上公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雙是也）凡令禽獻以灋授之其出入亦如之（令令獸人也以灋授之者禽獸不可久處當用則書其數以授之也入以待用出以獻賓皆依法以校之）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腒其居反鱐音搜臊素刀反○行猶用也魏氏曰羊子曰羔豕子曰豚牛子曰犢鹿子曰麛腒乾雉鱐乾魚鱻生魚羽生鳥食以養生必順陰陽五行之氣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故羔豚犢麛皆取其稚者夏則陽盛冬則陰盛故腒鱐鱻羽皆取其成者牛土畜春木旺以助養脾犬金畜夏火旺以助養肺雞木畜秋金旺以助養肝羊火畜冬水旺以助養心鄭氏曰其有行也先歲氣也其有廢也保所廢也樂得時之盡也○王先生曰膳夫云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庖人止不會王及后是世子之膳禽則會矣曰膳常禮也膳禽非常禮也不會者所以尊其爲天下之本會者所以正其爲天下之本也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是世子之飲酒則會也雖王及后之服不會是世子之服則會也會其禽則無禽荒之失矣會其酒則無酒荒之失矣會其服則無好潔衣服之失矣周公之待世子所以杜其窮奢極侈之心者如此）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共后及世子之膳羞（亨音烹。調熟食曰饔割）（亨解而煮之也煎和齊以）（五味也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肉物胾燔之）（屬百品庶羞之屬取於爨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選者擇其中御也王氏曰后）（世子言共不言饋者從於王也）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冷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庮音由冷音零毳）（音翠皫工表反貍）（音埋睫音捷般音斑。庮朽木臭也冷毛而）（毳粘結而團聚也赤股而躁股裏無毛而發）（躁也皫色而沙鳴色悴而聲嘶也貍謂氣鬱）（盲視而交睫目皆而睫毛相交也般臂臂毛）（有文也螻螻蛄臭也陳氏曰論語色惡不食）（臭惡不食皆所以養志氣也君子之所以養）（志氣者未）（嘗不以正）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㱃食亦如之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王后言）（煎和此）（止言割亨者鬼神尚質不貴褻味也刑鉶羹）（也全體曰膴半體曰胖好賜所善而賜之也）（饔人內饔）（之屬人也）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飧客始至之禮饔既將幣之禮王）（氏曰饗以飲爲主若行人饗禮九）（獻食以食爲主若）（行人食禮九舉）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耆）（老）（謂國老庶老及死事者之父祖孤子謂死事）（者之子士庶子衛王宮者師征伐也役版築）（也獻以歆之尊長卿也賜以予之犒兵衆也）（鼎俎之實以待賓祭也。方氏曰特出饔人）（明親共其事也好賜或以禮賢敬老或以勞）（功使親故內饔親之如曰共王之好賜肉脩）（則徒共其物之辭耳又曰內饔本職共王后）（及世子之膳羞宗廟之事特以時舉且所掌）（惟割烹故先膳羞而後及祭祀外饔所掌外）（祭祀飧饔食獻賜皆以時舉則先其重者）（可矣喪紀尤非常故未列之大喪紀皆五）（官長貳帥其屬奉之故此獨掌小喪紀也）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饔之爨亨煮辨膳脩之物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齊去聲大音泰。爨所以煑物者齊多）（少之量也[illegible]汁也鉶）（羹加以五味也劉氏曰孝子之愛於其親以）（德[illegible]於其先以追崇其德也終必備）（[illegible]）（[illegible]則饔人辨之矣葉氏曰古人[illegible]）（[illegible]也以時其用物也不妄其取物也有道[illegible]）（物也同體不徒口體之養而且有以養其心）

（是以移氣養體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蓋所我以厚蒼生安身以保國家此其有助於王而掌於太宰也西漢大官令猶膳夫等官隸於少府而掌於丞相御史猶有周官遺意東漢則以奄人主之晉人則屬之光祿渡江以後則又隸之侍中至唐則隸之內侍省而大臣皆無所政令於其間矣大臣無所統則小臣無所忌養體且不足況能養其心乎）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齍盛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蓏之薦喪事代王受眚裁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帥其屬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齍音咨盛平聲蓏力果反○甸師供野物官之長郊外曰甸以耒而剌地謂之耕以金而芸草謂之耨藉之言借也蓋天子躬爲倡率而庶人終其事不敢以爲固然但曰假貴其力也治米曰齍在器曰盛蕭香蒿以祭脂者茅菁茅以縮酒者植生曰果蔓生曰蓏古者田疇之間無有發地雖帝藉亦不使荒也代王受眚裁者蓋以罔有大禍毋乃粢盛不歆邑神勿享之故欲代新王受諸罪卽令人不自殄滅之義也同姓乃公族有重罪不能以議親之辟免者不刑於市而於甸隱之也木大曰薪小曰蒸甸師胥徒至多農隙幾於徒食故乘此役也○王氏曰夫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而王必親耕以共齍盛者服勤以自致也以天子之尊必親耕則天下之爲農者孰不勸於耕以天子必耕以共齍盛則天下之爲子者孰不勸於養行一物而其義兩得之矣王氏曰茅體順理直柔而潔白承祭祀之德當如此魏氏曰甸師主宗廟齍盛戮於是示得罪祖宗已不敢撫也）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於虞中（罟網也以網搏所當田之獸也獸物凡獸可食之物守罟守其網以候網攫者而取之也弊仆也春火弊夏車弊秋羅弊冬徒弊弊則田止矣注猶水之注而下也蓋置虞旗於田虞之中央而令田衆輸其所獲也○臨川王氏曰冬物成之時狼殘物之尤者夏田稼之時麋害稼之衆者各於其害物之時罟而獻之春秋獻獸物亦以除民之害也）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於腊人皮毛筋骨入於玉府凡田獸者掌其政令（入於腊人將以共膳脩也入於玉府將以制器用也王氏曰田獸有時若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昆虫未蟄不以火田是也取獸有法若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淺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是也田不[illegible]有生地不有草焉言行狩是也及其弊田夫死有生者物當公當私之宜斷其爭禽之訟皆所以謂之政令也）

𩶓人掌以時𩶓爲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爲鱻薨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薨凡𩶓者掌其政令凡𩶓征入於玉府（時冬月也梁水堰也堰水爲關以笱承其空而取之也王鮪鮪之大者𩶓征取其鱗骨以飾器物也○劉氏曰魚潛於淵蓋物之善藏也生入養之之法則數罟不入洿池也備祭魚然

（後漁人入澤梁也然則罟非制不可設矣取非其時不可爲矣是故先制罟必四寸然後天下之魚得以長育矣設有時則凡魚得以遂性而頒首華尾矣孚曰豚魚吉蓋信在民心而惠及豚魚也）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春獻鼈蜃秋獻龜魚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

掌凡邦之簎事（簎勑角反蜃上軫反貍埋通蠯薄追反蠃郎戈反蚳直其反○互合也謂有甲相合者貍謂藏伏泥中者簎以杈刺泥中而搏取之也蜃大蛤也蠯蜯也蠃螺也蚳蟻子也○鄭氏曰介物龜爲長而以鼈命官主食獻也臨川王氏曰鼈及黿魚字乳以夏而蜃以夏秋春獻鼈蜃秋獻龜魚避其字乳之時而不獻也惟先王不以飲食之養害仁政之法度如此然後能率天下之民以成魚鼈之功矣王先生曰里革以舍蚳蟓爲仁周公以共蠃蚳爲禮何也蓋宣公之夏濫非其時也聖人取物以時而已）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脯去骨者腊帶骨者豆脯乾豆之脯膴味也爲脯薦獻之胖牲半也○明齋王氏曰凡畋獵有時方其入山澤也則有餘而侈用及其設禁也則欲用而不得故於其多時取以爲腊所以足用而不費且不至於多殺亦所以養不忘之心也昔呂正獻公每貯腊薨以待客正謂此耳）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

有疾病者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疕匹婢反瘍音羊○醫師醫官之長毒五毒藥五藥輕曰疾重曰病頭瘍曰疕身瘍曰瘍造者就醫以求藥也必分而治之若內外雜症各盡其所能也）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食祿也不曰祿而曰食者廩之而已不假以名器也程子曰以十全爲上非謂十人皆愈爲上若十人不幸皆死疾則奈何但知可治不可治者十人皆中即爲工耳○釋氏曰通乎方技者可以爲醫工不可以爲醫師醫師通乎道者也不能兼衆醫之技能使衆醫各盡其所長知此者其可以相天下乎）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食音嗣齊才細反並下同○和調也眡猶比也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和去聲○春爲木木之味酸春王發散宜多酸以收之夏爲火火之味苦夏王解緩宜多苦以堅之秋爲金金之味辛秋王揫斂宜多辛以散之冬爲水水之味鹹冬王堅栗宜多鹹以耎之蔡氏曰滑所以調之慮其不滑也甘所以調之慮其不和也）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恆放

焉（稌音杜放甫往反○稌稉稻也苽雕胡也黃氏曰牛羊豕犬鴈魚天産也以爲膳所以養人之精稌黍稷粱麥苽地産也以爲食所以養人之形精不足於養則氣衰形不足於養則氣殆然則膳食之養不可相廢其宜不可相反或失焉則所養適足以害之耳明齋王氏曰食醫以王爲主疾醫以萬民爲主大人治於未病而其法通乎下卑者不能備物也小人治於已病而其法通乎上尊者不敢指斥也○要里王氏曰周官飲食之事何其多說也凡以養王躬之和也夫人傷主之事食與色而已人則疑之曰食之傷生與色埒也噎食之傷生甚矣食以淡泊減必爲正過則損人故曰五味令人口爽又曰甘脆醲肥腐腸之藥王以一身玉食萬方苟非加意調和而均節之其[illegible]粥於朝夕寧有極乎又况煉養服食三代以前雖無其事然聖人防患於未然寧不慮之是故一飲一食之細設膳夫矣庖人矣亨人矣復有食醫調其劑會其宜迎五行之氣導百物之精以致養於王王之一身莫非中和之氣所節宜而蒸動者且安得有石烹雲鍛之說採藥餌丹之害可以蓺惑而中之者哉讀周禮者慎勿謂膳夫以下累纍諸官皆聖人所以奉口腹而扱肥甘也則幾矣）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痟音消痒以掌反疥音介嗽西豆反○癘不和之氣痟酸削也嗽欬也上氣喘逆也臨川王氏曰冬傷於寒及春寒動而搏陽故有痟首之疾夏傷於暑及秋暑動而搏陰故有瘧寒之疾王氏曰夏陽溢於皮膚故有痒疥之疾冬陰溢於藏府則肺動而爲嗽上氣之疾矣）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藏去聲○五味酸苦辛鹹甘也五穀稷稻黍麥豆也五藥寒熱溫涼平也五氣腥焦羶朽香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五色青赤白黑黃也九竅陽竅七兩耳兩目兩鼻與口也陰竅二大小二府也九藏陰藏五心肝肺腎脾也陽藏四胃膀胱大腸小腸也兩之參之者重審驗之也鄭氏曰味穀藥皆五氣聲色亦五何也五行之氣滋爲味播爲穀散爲藥其實一體也充爲氣發爲聲形爲色其實亦一體也一體故投其合而和取所勝而攻用所相爲養也用其精也眡謂五色則望而知之五聲則聞而知之九竅之變問而知之也九藏之動切而知之也醫法畧備於是矣）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於醫師（[illegible]辨云分治之則疾醫似非然僅有士八人當非所治都部令有人與臨川王氏死所謂君子死曰終是也終亦有所以而非醫之罪也）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劀音刮齊去聲○瘍瘡癰也氣結曰腫血溢曰潰刀傷曰金跪跌曰折祝即祝由也素問曰上古移精變氣祝由而已劀去其膿血也殺去死肌也五毒藥之有毒者五氣藥之氣負也臨川王氏曰疾醫以治內爲主故先味而後藥）

（瘍醫以治外爲主故先藥而後味）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王氏曰人四月受水精以成血脉脉軟則和鹹能軟所以養脉也五月受火精以成其氣氣堅則其壯苦主燥所以養氣也六月受金精以成其筋筋散則不攣辛主散所以養筋也七月受木精以成其骨骨收則強酸主收所以養骨也八月受土精以成膚革肉緩則不堅甘主緩所以養肉也竅者形體骨肉空虛之處非此無以通血氣素問曰骨肉滑利可以長久惟滑則無所凝止此養竅之義也）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貴人賤畜故獸病獸瘍同一醫也病隱而難知必灌之以藥使行又從而節止之以是動其氣脉觀其所發動而調養之其病可愈矣瘍顯而可見必先灌而攻之刮去其膿血而發其惡然後制藥以療之節其馳驟以養之時其飢飽以飼之則其瘍可愈矣）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吳氏曰人之醫二獸之醫一在人有勸懲之法在獸則進退之而已又所以貴人而賤畜也。明齋王氏曰醫仁術也是以先王立之師以掌之使眾醫分治民疾計其功而制其食使醫者無求於病則清心而業精病者不必酬乎醫則藥之所及廣而活者眾能者舉之於上不能者黜之不得行醫於是醫者以治人爲心而民無夭札之患矣葉氏曰觀民之疾瘍有醫見先王仁民之心觀獸之病瘍有醫見先王愛物之心然而民物安矣而王后世子之尊公卿大夫之貴不使醫官共其事何也曰此當以食醫求之乎民與物治其疾於已然君與臣治其疾於未然故食醫一官不偶和王之六食六飲之等也曰凡君子之食恒放焉此皆保其安於無事之日養其正於無病之時也）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凡爲公酒者亦如之（酒正酒官之長式灋如月令所謂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饎必潔水泉必香火齊必得陶器必良是也授酒材酒人以其材也公酒謂鄉射鄉飲以公事作酒也）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齊才細反下同。泛者浮滓泛然也醴者汁滓一體也盎者蔥白色緹者紅赤色沈者滓沈於下也凡此皆以度量節作之故以齊名）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事酒有事於精漉也昔酒久釀而熟也清酒久收而澄也）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醫於巳反酏音池。清醴之泲者醫梅漿一名醷濫也漿煮米去滓也酏以白糖調水也）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饌具設也大祭九獻十二獻者三貳者加三尊）

（以副之也中祭五獻七獻者再貳加二尊以副之也小祭一獻三獻者一貳加一尊以副之也器量所以注於尊中者○明齋丁氏曰或疑經有五齊三酒而不知其所用夫豈虛設哉恐以九獻之儀考之一獻王祼二獻后祼此王乎鬱鬯也三獻王薦腥四獻后薦豆籩是爲朝踐之禮禮運云醴醆在戶是三獻四獻所用即泛齊醴齊也五獻王薦熟六獻后薦豆籩是爲饋食之禮禮運云粢醍在堂是五獻六獻即盎齊緹齊也七獻王酳尸八獻后酳尸是爲加事之禮則王用沈齊而后用事酒自此之後事神之禮殺而交人之禮隆於是而用味矣至九獻則后進羞籩羞豆而諸臣酳尸則全用交人之禮故於是而用昔酒至夫清酒者則但諸臣以爲酢酒而已齊酒主於獻神之用神有定位則獻有定數故五齊皆無副益之尊三酒羣臣酢爵所用助祭諸臣數不可拘故三酒皆有副益之尊然祭酒於每尊之所容各有限量獻神之外不得以盈供三酒則每所用之爵皆有其數應用之外不得而妄費蓋酒人之所甚好而尤易侵自商都沉湎於酒以取敗周公以爲戒故防之周密如此）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於賓客之醴醫酏糟皆使其士奉之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禮酒王所致酒也糟醴之不泲者酒爲陽故王致之飲爲陰故后致之計者獻酬多少之數也無酌數以醉爲度也秩酒老臣月給以酒授書契使訖而自取之也）以酒正之出日入其

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王氏曰酒正之出出以給用也日入其成旬計也月入其要月計也入其書於小宰使之聽之以其執九式之貳當守出內之正正其不如法者也於酒特謹其出異於餘物先王防患之意可謂微矣豈特是哉彝有舟以示其沈溺之禍尊有豐以示其浸淫之患觚言其窮而爲孤散言其窮而至於散先王於禮用之時每致戒焉況給用之際也耶）

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凡事共酒而入於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役世婦聽其役於世婦也臨川王氏曰饗以示恭儉故謂之禮酒燕以示慈惠故謂之飲酒愚謂酒府酒正之府也陳酒歸饔餼之酒也）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於酒府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凡飲共之（明齋王氏曰水者即井泉所汲水之本質冬月或以火煎百沸而飲之所謂白湯也涼即水也大暑用之所以清淨氣漿者以水和米煮之去滓而存其飲即今米飲極能利水道者醫鄭氏以爲梅漿能生津止渴者醴甜酒也酏即今飴糖一名餳糖米麥釀成蓋以白糖爲湯有消食止渴之功者四物於語說辨論間可以生津液助神氣久而不渴故漿人王共此六飲於王入於酒

（府而兩正奉之也水凉皆本質不用辨四物須造之得法故云辨四飲之物也。魏氏曰後世以茶代飲尚其爽口非賴以爲養矣）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夏頒冰掌事秋刷（刷所劣反。正歲謂建子改歲十有二月則建丑之月矣凌冰室也三之者備消釋也鑒即盞也以盛冰者膳羞用之恐臭惡也酒醴用之恐味變也賓客不用鑒遊使停膳羞也槃曰夷槃實冰槃中置之牀下以寒尸也頒冰者王以冰分賜羣臣也刷者刷除其室以待新冰也。王氏曰藏冰將以備暑而亦所以達陽出冰所以禦暑而亦所以助陰夫陰陽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一氣不至則閉塞而爲災一氣或過則乖戾而爲疾善防患者或養其弱以抗其强故方陰之盛而陽之微也則鑿冰以達陽或損其有餘以補其不足故方陽之隆而陰之消也則出冰以禦暑如此則無愆陽無伏陰無閉塞乖戾之患矣先王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蓋如此也）

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䕩榛實加籩之實菱芡㮚脯菱芡㮚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麷芳弘反蕡符文反㮚古栗字下菱芡㮚脯衍文餈昨資反。）

（籩竹器四籩即朝事饋食加籩羞籩也王薦腥爲三獻后於是薦朝事之籩豆爲四獻王薦熟爲五獻后於是薦饋食之籩豆爲六獻王酳尸爲七獻后於是亦酳尸而薦加事之籩豆爲八獻酳畢后又薦羞籩羞豆而賓進以酳尸爲九獻熬麥曰麷枲實曰蕡熬稻曰白熬黍曰黑形鹽虎形之鹽也膴生魚爲鬻鮑乾魚[illegible]之也乾䕩乾梅也菱芰也芡雞頭實也饋籩加籩各八而饋止於五加止於三或互用之與柳有闕文與糗米屑粉豆屑合蒸曰餌餅之曰餈互文以相足也）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籩事掌之（內羞房中之羞也）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菹莊魚反醓土感反臡音泥茆音卯麇京倫反拍音薄箈音迨。四豆亦謂朝踐饋食加豆羞豆也醓肉汁也無骨爲醢有骨爲臡昌本蒲根也菁蔓菁也茆鳧葵也脾析牛百葉也豚拍豕肩也深蒲入水之蒻箈箭萌也筍竹萌也酏食以酒酏爲餅糝食以肉與米合蒸餅而煎之也）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

醢七菹三臡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罋凡事共醢（齊當作蘁◦凡醢醬所和細切爲蘁昌本脾析蜃拍深蒲是也全物爲菹◦臨川王氏曰朝事之籩豆以象朝事其親所進也饋食之籩豆以象食時所進也加籩加豆則以象饋之有加羞籩羞豆則以象食之有羞也魏氏曰籩豆實有常品上産居多僅取遠方一二乾物禹貢揚州錫貢橘柚周公弗以實籩良以鮮果善濱聖人智盡仁至如此後世猶有厲民者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實供簿正遠哉深乎禮家乃夸四海九州之物咸在是教之殃民也善乎郭高祖之言曰所奉止於朕躬所害及於氓廢仁哉）

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罋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罋凡事共醯（齊當作蘁◦醯醢也王氏曰醢人有五齊七菹而此又共之[illegible]蓋齊菹有須醬而成者有須醯而成者故醢人醯人各有五齊七菹也凡醯物則凡以醯成之之物凡醯醬之物則凡以醯成之之醬也方氏曰膳饔所以養生[illegible]祀籩豆所[illegible]奉鬼神故先[illegible]祭[illegible]太於王義各有當也至於酒之肇本寳[illegible]祀故先五齊醯醢齊菹并籩豆之實則失祭祀醬非所以共神六飲皆奉生人故皆於職事別之）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

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其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齊才細反鬻音煮◦柯氏曰鹽之所産不同有刮於地而得者其味苦謂之苦鹽有熬其波而出者其狀散謂之散鹽有風其水而成者其味甘甜[illegible]而結者其形似虎[illegible]形[illegible]祭祀則共苦鹽取其成於自然與[illegible]明[illegible]不異也賓客則共形鹽取其如虎之[illegible]不膳樝也然皆蓝以散鹽者取其治洽因[illegible]能致遂物以奉先祖懷諸侯也王及后世子膳羞皆其飴鹽者取其甘甜可食也愚謂齊事和五味之事鬻凍治之也◦馬氏曰按周禮所建山澤之官雖多然大槩不過掌其政令之厲禁不在於征権取財也至管夷吾相齊召山海之利始有鹽鐵之征觀其論鹽則雖少男少女所食論鐵則雖一鍼一刀所用皆欲計之苛碎甚矣故其言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又曰夫人予則喜奪則怒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洽於上也其意不過欲巧爲之法陰奪民利而盡取之既以此相桓公霸諸侯而齊世守其法故晏子曰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山林之木衡麓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市常無藝征斂無度蓋極言其苛如此然則桑孔之爲有自來矣）

冪人掌共巾冪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

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冪莫歷反。以巾覆物曰冪林氏曰八尊所實設而不酌是禮之文巾以疏布所以成之以質也六彝所祼用以鬱鬯是禮之賁巾以畫布所以成之以文也布有疏則有畫巾有書則有素疏而素者質也畫而畫者文也張氏曰王所用巾繪以斧形而黑白半之雖華不至於後靡也後王之奉金玉文繡無所不至而龍鬚火浣進矣）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爲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掃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宮人寢舍官之長六寢路寢一以治事小寢五以燕休井以待水防火燭也匽以室渠備灑掃也蠲潔也沐以潔首浴以潔身勞事謂煩勞之事舍事謂巡守舘舍之次。臨川王氏曰王朝有三寢有六陰陽之義也王氏曰寢中之事後世皆屬之宦寺而周公必以屬士人宜其有承弼啓沃之功而無逢迎消蝕之患也漢循近古孔光以名士親執唾壺侍中後世宮人意亡而治彌不古若矣）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爲壇壝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凡舍事則掌之（梐枑音陛互。梐枑行馬設梐枑再重於外中設車宮仰轅爲門王所居之行宮也王於宮中衛出警而入蹕行宮不可不嚴也壇壝宮置社主列戟爲門示威也帷宮朔方岳諸侯設旌門示文也無宮則共人門以長大之人表門卒不及辦權宜之制也。方氏曰車宮曰設陳列之也壇壝則築土起堳埒帷則豎椽杙繫綱故皆曰爲於旌門獨曰設恐疑帷宮本具旌門故加設以明異事）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大喪共帷幕帟綬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帟音亦。在旁曰帷在上曰幕皆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坐上承塵曰帟皆繒爲之綬繼也所以連繫四物者大喪張帷於堂張幕於庭張帟於樞上士無帟王有惠則賜之。魏氏曰王以事出不可露次故以繒布爲帷幕幄帟用畢而撤之後可復用事簡而費不及民後世儉者乎漸爲行宮事已而廢奢者乎錦爲步障民勞已皆不知幕人之法也）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居曰舍止曰次灋謂大小丈尺也幕人共之掌次張之大旅上帝祭天也氈案牀上著氈也皇邸以版爲屏風而以染羽象鳳凰皆飾之也朔日春分拜日也祀五帝四時迎氣也大次以止息小次以侯退重帟複帟重案牀重席也師田不張幄者恐王或誓衆而回顧占察也）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爲諸侯張設使有所依也爲孤卿張設所以藉幣而受命也）凡喪王則

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事（旅幕助祭之衆所共處也尸次尸所獨處以更衣也兩人爲一耦張次以待當升射之人也）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大府治藏官之長九功即九職也受藏之府內府也受用之府外府也明齋王氏曰凡財賦之入也必先受法於司會司書授之以法掌事者依法征斂入於太府而存其貳於司書太府乃頒於王府內府外府而職內復存其貳毋敢額外多取凡財賦之出也必考於司會司書驗其合式灋與否然後得支於太府而存其要貳於司書太府乃復於內外等府撥與而職歲復存其貳毋有額外多用此利權所以常歸於一也）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此以九賦[illegible]財給九式之用也鄭氏曰關市非常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常賦以待賓客薄於自奉而厚於奉人也亦以商旅所會百物）

（便焉官易辦而民不擾四郊百里而近輸納秣之重者邦甸二百里而稍遠輸工事之輕者祭祀之用爲至尊公邑之最貴故以共其所尊卿亞於公故共賓客之幣帛大夫亞於卿故共匪頒山澤亦非常數以待喪紀之變也○臨川王氏曰凶荒札喪關市無征而王於是時亦不舉而素服也王氏曰大宰九式以荒喪並言而此缺之者蓋荒之用出於三十年之所積故也）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弔用喪荒弔恤禬之用也玩好者宗廟之鎮器天府之守器諸侯之分器皆是非徒充耳目之役也賦用以賦所入而用之○雜說古者太宰制國用制其出也夫財用冢宰制出司徒制入自漢丞相以錢穀出入爲非已任則均節會計之職散之九卿蓋經用屬司農禁錢屬少府會稽屬尚書郎廉假屬僕射右丞然猶有統攝不相侵案光武歸禁錢於司農歸水利於少府歸鹽鐵於郡國意替而法不精章和以後改大農之平準爲中準列於內署而取少府之掌藥大官御者鈞循尚方考工諸曹別作監悉用奄人主之而二卿之職又分魏置度支尚書而戶部自此始粱置太府而太府卿自此始蓋離析爲數司矣其他如倉人至魏爲倉部膳夫至北齊爲膳部內府至齊爲金部而尚食諸官別入殿中監桑染諸官別入少府監大官別有光祿供帳別入衛尉凡周禮之櫛比絲聯者紛不可考矣）

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共王之服玉珮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凡褻器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齊側皆反柶音四第音子敦音對好去聲下同。兵若兌戈和弓之類器若赤刀天球之類服玉大圭也珮玉珩璜琚瑀也珠玉琢玉爲珠以貫弁冕也食玉玉屑玉而食之固晗精而養至陽之氣也含玉爲死者口實也復衣裳爲死者招魂也柶匕也角枕以安尸角柶以楔齒燕私也衽席卧席也牀第牀簀也褻器清器虎子之屬珠槃以珠飾槃所以盛牛耳玉敦以玉爲敦所以盛牲血皆盟會所用也以下奉上曰獻文織謂帛之有文出於織成者方氏曰王之燕衣服褻器皆掌於玉府則冢宰小宰得檢察雖以良貨賄共之而毋敢作淫巧以蕩上心矣）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齒象齒也革犀兕之革也使者王所遣物所以遺而侯也明齋王氏曰冢宰之賜予而得於內府支用者蓋與君爲體如吏之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或待賓客之小治有善而應有所賜或使者至侯國應有所問遺若使者有私覿之禮也此皆公事而非其私惠故內府共之[illegible]氏曰九賦九功似分爲二不知財用之至多者莫如九穀而皆出於用野國中山澤亦有耕者故舉其多而以田野爲王皆徵九穀至於園圃山澤藪牧關市既非穀土虞衡閑牧工商嬪婦臣妾閒民又非農者所執之業既殊所貢之物亦異不得不別而爲二計疏謂九賦爲口率出泉誤矣）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布錢也共百物者或作之或買之皆以布致之也有灋謂百官之公用齎者行道之財用也王氏曰古者寶龜而貨貝所以交易者惟貝而已至太公立九府圜法始用錢代貝或曰泉或曰布布取宣布之意泉取流行之義其實則一而已魏氏曰理財之道三一曰務本源以生財也九職是已二曰立經制以節財也九賦九貢九八是已三曰通權衡以府財也其九府圜法乎。魏氏曰內府王公帑之在內外府王公帑之在外王者四海爲家曷有內外曰內府掌邦賦以待王之大用故儲於內帑以恤重也外府掌邦布以待邦之小用故發於外帑以從便也其爲公帑則一而與王府同統於太府西漢天下經用盡度大司農人王奉養勞費一出於少府古意尚存惜乎散出無紀耳）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

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司會計官之長六典八灋八則之貳已掌於小宰而司會亦掌之者蓋其職在會計故逆受而鉤考之所以計其治也均節均平而有節制也）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紀載爲書合驗爲契人民曰版土地曰圖參者三相稽也互者兩相比也日成月要歲會大宰小宰受其總宰夫正其詳而司會則兼考之也方氏曰凡用財有分用者有總司者亟出財者各有簿書所謂參以考之也官有聯事彼此互見所謂互以考之也惟日成紛雜易於抵牾參互以得其實則月要歲會雖大稽而無誤矣又曰月令每歲季秋制諸侯來歲所賦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則古者邦國之歲會皆準於天子可知蓋必知其年之豐凶而後可酌其所賦於民輕重之法必周知其國用之多寡而後可定其貢職之數故曰以周知四國之治○劉氏曰司會職財計者也而必先掌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者聖人以爲職會計以進身者不顧國收之是非不度民情之弊疾惟利是循則或傷於仁惟節是求則或害於義故禮樂衰微黎民困弱則非所以存國之體也於是擇中大夫之賢取其道德猷爲亞於

冢宰而才於列卿者以司會計是故必知六典八灋八則之本然後施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灋知其治之本而不失則財用可致而不害乎王之所以建極於天下者矣故冢宰施其法於上者也司會察其法於下者也則有傷於國有蠹於民蓋得以卷舒裁成王道焉然後參互以考日成月要以考月成歲會以考歲成非以戕吾民也不明乎是者則務刻削於民國利雖羸而下增弊疾非所以建大中也以周知四國之治者謂八州諸侯之國禮樂則政能致中和於其民者必周知之則歲會雖不足而其治有可旌者焉歲會雖羸而其治有可廢者焉故以詔王及冢宰廢置者以治爲本也其財用之奸弊則其下史嘗之於乎盛哉其制治之方也財用以周天下之用而治不失其本焉矣）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凡上之用財用必考於司會（正音征○九正即九貢九賦之征九事即九式之事邦中之版載戶口之登耗上地之版圖載畺域之廣狹凡天官地官之職司會皆掌其書然後財可得而理也叙財而錄其餘財受幣而錄其餘幣使入於職幣以待用此考財之入也上之用財用必考於司會合式法否苟其事弗當則三互相稽奏以杜奢侈之萌此考財之出也）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

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攷焉（大計者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三歲又總而計之也上有所召曰徵下有所稟曰令恐羣吏橫取於民出逆受而務考之也掌事者皆閱師旅師之類掌賦稅之事者皆從司書受法斂畢有要簿入於冢宰其貳藏於[illegible]以爲考逆之證也王氏曰典灋則職所[illegible]不掌版圖吏治靡不知故欲洵國家之法度治得失皆於是考之循太中凡賦法皆考焉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叙其財以待邦之移

用（官府之有財入若關市之屬方氏曰受財受太府之所而藏之者皆內府外府王府是也太府以其令之貳下職內故受而書之恳謂會歲終會計也以已入財之數與職歲出財之數並各官府所用之數並物考之則其有無存積而公清歛閱皆得而知矣移那移也王氏曰如喪三年不祭則移祭祀之用於喪豐年而以大衆則後凶荒之用於役都有餘則可移以縣旬不足則取之於稍有司守常不得擅於通献之法皆職內主之也）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於職歲凡上之賜予以叙與職幣受之及會以式灋贊逆會（叙者尊卑之節先後之倫

也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職幣掌之故以叙與之而使授之其人也贊逆會者助司會鈎考羣吏之計也。張氏曰凡內外府應于財用皆計於司會職內職歲又所以贊於司會也漢高帝時獨蕭相國知此領天下之財以柱下史張蒼爲計相此近周之司會其後諸府各自置府以爲管計此官遂廢蓋緣先王都無毫髮之私後世不立此官者只爲人不便於己耳）

職幣掌灋式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録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振舉也懸牌曰揭方氏曰凡用

邦財者謂畿外所用之財也如小行人適四方遣侯國有故而令賻補賙委犒襘豈能遠報於王朝王巡行會同軍旅而有好賜賑恤豈能愽輸於畿內凡朋田之歲入侯服之止供必有積貯於因方以待王朝之用者矣對氏曰凡餘財皆謂之幣此掌斂而聚之振者興起之謂也掌事者所用有餘財既不復用則沈隧矣故振與之以適於他用則無滯財也王氏曰辨其物妨其或以賤貿貴也奠其錄妨其或以多爲寡也。何氏曰奢侈生於有餘節儉生於不足漢武因貫朽粟陳而用度無藝唐玄宗因左藏充溢而賞賜無儉成周所以覺祭餘賦如是之嚴正恐人各以有餘而妄用也孰氏曰式灋有定何從矣餘曰古人慮事經久凡頒賜於官者所估原數亦令稍優以備缺之事畢送出還官式灋所以曲盡也振者則出之使不埋沒財之在手如食在口人多忽之萬分廉介不過小善一然

（貪汚便成大惡聖人嚴於會財固以䘏民亦以養小臣之廉免陷於過也後世法嚴而弊不止者官不擇人祿養不足如饑而禁之食難矣）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大裘先儒以爲黑羔裘也事天蓋冬至圜丘之祀其時寒其地曠非此無以禦之良裘天然精美之裘若黼裘之類行羽物者須羽毛之物以賜羣臣也功裘人功緝綴之裘若狐青麛裘之類頒賜者使大夫士服之也）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大射王將祭祀以射選助祭之人也虎熊豹者以虎熊豹之皮飾侯之側也虎侯王所射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也鵠者以熊虎豹之皮棲於侯上以爲射之的也鳱鵠小鳥捷黠而難中是以取其象焉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則羣臣所共射也卿大夫之大射則以麋侯與其家臣共射之其制則三其侯而爲若一焉○班氏曰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達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含文嘉曰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巧佞也熊爲獸猛巧者非但當服猛也示當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諸侯射麋者示遠迷惑人也麋之爲言迷也大夫射虎豹者示服猛也士射鹿豕者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侯者以布爲之何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則末正矣所以名爲侯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射之故禮射義曰發爾不寧侯驁不朝於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所以不射正身何君子重同類故畫獸而射之明賓王氏曰技侯之云者言矢之所至以此爲侯故古文作医象矢集於布之形其諸侯與侯侯字則皆從人而諸医聲人在上則作矦爲諸侯字人在旁作侯爲侯候字前人不識古文[illegible]謂射中者得爲諸侯然則天子而射又何說焉夫射者兵之以近及遠男子所有事古者君臣相與畫志於射者取其能禦外傷以安吾良而已虎熊豹皆獸之極猛者春伏書多麋亦害稼之獸取其皮爲侯以示驅猛獸除民害之意射之所以有事者在此不於此求其義而乃妄求之於侯不亦失之遠也哉）大喪廞裘飾皮車凡邦之皮車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廞音欽○廞陳也皮車遣車革路也裘與車皆陳之所謂陳與服於其庭也）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遂以式灋頒皮革於百工共其毳毛爲氈以待邦事歲終則會其財齎（皮貴毛毯故於秋斂之革須揉治故於冬斂之踰歲則乾久而可獻矣毳毛毛之細縟者邦事若張氈案之類收貯曰財出給曰齎○王氏曰按裘無與於天官而爲之屬古者以皮爲幣蓋亦外府之類故附於職幣之後也）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內宰之治宮寢猶太宰之治朝廷太宰不稱外兼統乎內也版以錄閽寺女奄之名圖以畫宮寢廬舍之狀政令旅閽寺者稍食吏）

（寢廬也人民謂士庶子分而居之使之更迭以宿衛也）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袤展其功緒（陰禮婦人之禮若內則女憲所言是也后之有六宮亦猶天子之有六官婦職女功也九御即八十一御妻九九而御故以號爲禮以詔九嬪使之成厥職以課九御使之勸事尊卑之體也使各有屬者三三爲屬如姪娣之於媵以相親受俾無嫉妬之心也二事絲枲也大宰以絲枲之事任嬪婦內宰以絲枲之事任內人治自內而外化自近而遠也正其服絕其靡麗也禁其所袤屛其蠱媚也展其功緒省其職業也○閒齊王氏曰按內宰教嬪婦之法此古今人世皆明偏全澆淳美惡之一大界限也夫天之生人有一男則有一女豈男子有教而婦人獨可無教乎古者宮中必設師傅保姆之官故周南后妃言告師氏而後歸寧宋國夫人待姆不至以及於大難百姓婦女亦必有師四十無子爲人問女師是也今觀祭祀賓客禮也關雎所稱琴瑟鐘鼓樂也之凡諸篇詩也女史所記書也非學何以能之惟如是故古者女子之盛德高識若敬姜孟母者無忝於男子而凡祭祀賓客喪紀有男子之事則有婦人之事是以能上本神粢之統下理萬物之宜也此謂內宰之教蓋傳其學於師傅保姆而敎之然亦有所尊德卻如昭帝后之親受書於夏侯勝者矣秦漢而下其君既無修身齊家之學至於呂不韋審食其武三思或委以國事令監宮中者迭使人疑而不復信苟得人如內宰者以治之豈有是醜哉以此知周公之法似迂而實切也）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正后之

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illegible]）

（行禮哉後世祭無尸君臣無復獻酬之禮后夫人不獲出宮此禮皆不必復講然觀宋之宣仁賜忠宣公社飲爲溫公申公另臨儆朔猶有君臣一家之懿後王不可不知而周禮自當存之未可以輕訾也）**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淳當允反又音純。凡建國者前朝後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陰陽之義也次司市所居叙胥師賈師所居肆百貨所藏也劉氏曰度五度分寸引丈尺量五量龠合升斗斛淳布帛之廣制布帛之長皆出於市所以一制度正民心絕情僞也愚謂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以婦人祭禮祭之也。何氏曰至矣哉王立朝后立市之義乎古者后不預政非無政后不主禮非無禮也立市者后之政乎陰禮者后之禮乎朝之政主乎哉

王與公卿大夫平章天下者也市者商賈販夫交易之處主乎利后令內宰立之者也夫市以通貨賄濟民用不可闕者也先王不立於前而罷於後政不出於王而出於后此見聖人先義而後利賤貨而貴德之意也且其法曰君過市則刑人赦謂巳侵利則無以令乎人也至於夫人世子命夫命婦過市有罰皆以身爲君子當論道義而不當見財利也其賤之也至矣然必使后立之祭之者亦以陰能成陽利能和義財貨成家市肆成國先後之間治亂之分心術之判也觀之曾孟之所傳授拳拳於先義後利之戒其亦得於聖王之法乎）**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爲祭服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

罰之會內宮之財用（中去聲。北郊正陰之位稍食頒御之廩給功事絲枲之職業布帛縷小則良縷大則粗必賞罰之以示勸懲也鄭氏曰后宮費財視王宮嬪甚不嚴並品節限制則肆焉奢驕僭無紀任天下駭然困矣）**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於王之北宮而糾其守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於王**（穜稑音同陸。北宮后之宮守宿衛者先種後熟曰穜後種先熟曰稑後宮藏其種者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也將以步王親耕故必生而獻之焉。劉氏曰賞罰於歲終故均其稍食於歲始勵功德也巳施其功事於正歲則稽其功事於歲終考勤息也李氏曰內宰仲春詔后帥命婦蠶以爲祭服又上春詔后帥六宮生穜稑之

種而獻於王夫普天之下蠶者非一女也將以爲祭服有不足者乎而后且親蠶耕者非一男也將以爲奉盛有不足者乎而后亦佐王之耕以事先勞先姑敢不用力焉不可以爲婦道也王后之尊而親蠶天下之女子有不遵微行求柔桑者乎王后之尊而佐耕天下之女子有不使南畝喜田畯者乎王后之尊而尊婦道天下之女子有不承先祖以共祭祀者乎明一以界治天下此其一助也陳氏曰后況母[illegible]下而謙慊然有不足配至尊之意內小[illegible]而下凡闔官九嬪婦官下至於女奴曉視[illegible]曉書者曉縫者必屬之大臣則夫員數之損益職掌之廢置廩秩之多寡賜予之疏數皆[illegible]而於朝廷而后不與且使內宰得以播其功緒而賞罰其勤惰苟違有司之禁雖天子不得自以爲恩是以私謂不行而內政舉古之所謂正家者蓋如此而非屑屑然也令出易闔而方較是非於紊亂之）

（後乎予奪於纖弛之餘抑末矣漢太尉楊秉糾中常侍而尚書詰以三公統外安得越奏近臣蓋內治不聽於公卿久矣毋怪乎後世之多亂也）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掌王之陰事陰令（相好並去聲。小臣之侍后猶太僕之侍王也詔告相助也正則整齊之而已組謂后受尸之爵飲於房中之組也鄭氏曰好事恩好之事以物而問遺之者好令恩好之令以言而弔慰之者后親族有爲四方諸侯者有爲王朝卿大夫者則皆使小臣將之張氏曰陰事謂羣妃進御之事陰令謂詔告北宮之令。明齊王氏曰夫婦三綱之首閨門萬化之原衆廢莫不然而況毋儀天下者乎宦寺者不能不用而不可以輕用其選有甚於外廷之臣者故其職曰掌后命正服位出入前驅與太僕之於王無一爽庶幾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也若禮事在后曰詔九嬪曰相內人曰正一大小宗伯之贊於王庶六宮嫻於禮儀而無有逆戒也若好事好令則使往親親賢賢與王同志即鄭詩女曰雞鳴之意也掌王之陰事陰令則思逮下而無嫉妒庶有樛木螽斯之美也古稱婦寺以其柔媚如女人也今觀其職如此非剛正之士其孰能之是故奄悉無命爵椎此稱上士蓋必其士器士行士德而錫以士爵也婁里王氏曰先王之制後代治習倍失其意而禍患亦倍烈者莫若宦官嘗考周家合內小臣內豎寺人之數

不過十九人耳後世衣朱紫者或數千噫何其怪也先王之世十九人之寡不過給將令洒埽後世則兵刑錢穀將相之權無不拱手委之至於世臣可疑重臣可疑論詩讀書之臣可疑碎首殺身之臣可疑而熏腐之人則無可疑噫又何怪也卒之覆國亡身靡不由是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啓閉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掌埽門庭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王之五門自外而內皐庫雉應路雉門當中謂之中門喪服衰絰也凶器明器也惡其不祥故不入潛服若衷甲者賊器無刻識者慮其不辨故不入奇服左雜之服怪民狂易之民恐其惑衆故不入內人宮中之人公器公家之器賓客列國朝聘之使出入無帥導之者必譏察之所以防閑之也以晨昏之時而啓閉防不虞也出入而闢除行人使避貴也燎謂地燭劉氏曰祭祀王在廟中大喪以下王或出送葬蹕宮門廟門以肅王之歸也）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

之禁令凡內人弔臨於外則帥而往立於其前而詔相之（相去聲。女宮宮中執役之女奚之類也爲之右曰相爲之先曰道有司卽內宰及宮卿也內人弔臨或從妃嬪或哭宗姻必詔相之者不以賤而廢禮也。明齋王氏曰寺之爲言侍也王之正內五人主侍於王路寢之旁者也令考經文惟曰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乃其專職其餘則大禮之時佐世婦禮事掌內人之禁令及佐內人弔臨於外而已故所謂侍者非以執事於王也王當總內宮之治而不可以用夫士人故以屬之奄蓋侍於王所而代王以正其宮人也夫正其宮人而常在於王所得與王左右大夫士雜處豈憸人可得而容苟宮中有纖微差忒有不上聞者乎此閫之內政所以至嚴且密也凡名雖近於正內而實不近於王豈眞有竊弄之禍後世宦寺率以數萬計左右前後罔非是輩幽曠隔絕屏所不爲天子以一人耳目安能照察之然後知周公正內五人之制所以不可易也）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王后之喪遷於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遣器戰反後倣此。豎童僕之稱蓋奄之小者內宮寢也外朝廷也童子出入便疾故使之通命令於小事也喪而遷者將葬而朝於廟也褻器猶沐之類遣車載祖奠牲體之車或曰載死者衣祉之車。張氏曰成周盛時內小臣閹人寺人之屬悉統於冢宰西漢之治猶循近古三公總九卿而少府之官凡宮臣皆屬焉後幸如鄧通一有細過申徒嘉得召而折之況當時內臣並

參選明經之士咸拜議郎更宿王問如揚雄之位執戟孔安國之掌東漢則不然議郎不在禁直人主無由親近明經之士十常侍皆宦者爲之卒至羣奄用事孫程始得以專廢立之權董卓橫行以成敗國之謀原其所自蓋東漢三公擁虛位無復西漢統領九卿之職而宦者專權非三公所能制也朱子曰天官兼嬪御宦官飲食之人皆總之則其於飲食男女之欲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至矣豈復有後世宦官之弊也哉）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叙御於王所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叙哭者亦如之（德謂貞順言謂辭令容謂婉娩功謂絲枲御猶進也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當九夕世婦當三夕九嬪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玉齍受黍稷之玉敦也從后贊禮事也。曹大家曰大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辨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絕人也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者也魏氏曰王元氣衰何乃每夕御婦人曰陽以博施爲德陰性專妒先王寬舉大數立法非實數也且御不御在王耳凡祭祀則齊戒疾病則齊戒遇災異則

（齊戒發大命臨羣臣則齊戒皆不近婦人其大寒大暑一歲之虛四時有厲氣一月之虛風雨震動之變一日之虛王亦當暫遠帷薄也）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爲齍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水滌曰濯手拭曰摡爲猶治也涖臨祀也內羞糗餌粉餈之類弔臨王后使弔其姻親也）

女御掌御叙於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凡祭祀贊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翣從世婦而弔於卿大夫之喪（翣音歃○女御卽御妾也叙卽以九九而敘進則無失時之怨而有廣嗣之祥也獻功事獻絲枲成功之事王后之喪沐用潘以潔首浴用湯以潔身然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供給湯物耳翣棺飾也左右各四人持之從世婦之數蓋如使者之介云○李氏曰男女之際人之所甚重前哲備言之矣然而賢妃相成之道不世出亂國亡家者往往而是蓋婦人之性陰昧而柔弱鮮克正也夫后妃同體於王其次嬪御亦所受幸一擧事足以旋悖天地薄食日月其爲禍福可勝言哉貴則爲驕寵則爲侈並寵則妒不答則怨憎則有讒言愛則有私謁府庫或爲之空刑賞或爲之濫姦邪或爲之昌忠良或爲之剝宗室或爲之蠹宗嗣或爲之易讒諂或爲之不修社稷或爲之不食末喜之殺桀妲己之殺紂以類豈少哉成周內宰之職王宮之中自王后之下至女御之卑皆受教皆習禮德皆正言皆順無冶容無廢功無倦服無衰道則閨門

之內何有不肅普天之下何有不化關雎之不淫葛覃之躬儉樛木之無嫉妒螽斯之多子孫卷耳之輔佐求賢兎罝之莫不好德於斯矣王道安得而不成乎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內祭祀內五祀也祈福曰禱報福曰祠以時者言隨有事之時而行之招者招取新祥也梗者更易舊患也禬者會合多福也禳者禳去羣禍也○明齊王氏曰鬼神之事婦人信之尤酷聖人深識鬼神之情狀因人情之所不能已制爲正祀則彼淫祀不禁而自止矣後世不知此一切禁絶此淫祀之所以紛紛也朱子曰使後世有此官則巫覡之事安從有哉）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禮職行禮之職分如祭祀則有薦徹賓客則有獻酬之類內治之貳卽內史所掌之政令而書其副也逆內宮者鉤考其財用也書內令者宜布其意旨也以禮從亦若太史之以旨禮從王○何氏曰成周一代后妃多賢是豈獨師傅保姆之助哉蓋其嬪婦祝史亦皆夯寵之淑女掌其教贊其禮詔其美匡其過相與輔導警戒以成其德子孫世有哲王不亦宜乎漢唐以來或以俘囚之女寵後宮或以娼優之賤備妃嬪上不知教下不知學令德不聞有由然矣若唐山夫人房中之歌藹然雅頌之音才人徐惠直諫之疏深乎姜后之風其度幾成周之家法乎明齊王氏曰按史之爲官手持中而不失者也故主記人君言動納之金匱爲上者不得而與雖至纂如桀紂亦無容其私人君設欲覽之或有所更易爲史

（者知有法而不知有其身頭可斷而手不可易有死而已幾之者亦然所以謂之信史春秋之府資有太史之舊晉有董狐之筆此意尚存蓋自古相傳之法也夫人君雖其言而莫予違者夫人身居禁中尤易縱恣然而好善名惡惡名之心人孰無之故垂象於天有柱史女史女史各司其職先王法之故特設女史以婦人之賢且能者執彤管以侍后備王之左右史而兼掌夫禮職內治會計之事蓋王政煩故分掌於太史內史諸職后事簡故總一職而已）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楬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於內府（賈音價苦音古後同。典主也主婦人絲枲功官之長也）（婦式謂婦事之模範嬪婦謂國中婦人工於其業者事者織紝之務齎者絲枲之物苦惡良善小精大粗各殊其價而楬之示不混也頒而藏之以待用不忍費民也）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於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絲入謂九職嬪婦所貢之絲與功之時若溫煖宜縑帛清涼宜文繡也外工謂外嬪婦內工謂女御以物授之若緣帛授以素絲文繡則授以采絲也有司之政令謂禮物法物之正也）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黼畫畫黼於服也白與黑謂之黼組就以組為冕旒之就也采色一成曰就紞以為綫縷也纊組以為侯氣陛手諸用也青與赤謂之文邦器若茵席屏內之屬文織絲組所以飾之也。臨川王氏曰典絲所共則祭祀黼畫組就喪紀絲纊組文之物是乃王之致美乎黻冕致孝乎鬼神也其受良工不亦宜乎）

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頒衣物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絣而細曰緦治而白曰紵縷則其纖也草葛蕡之屬受苦功者）（待喪紀之用也頒衣物授之當頒衣服之時各以其物授之也。明齋王氏曰按四方之奢儉勤惰皆起於后宮后夫人者佐天子以理天下之內治正以其貴而勤富而儉有以率先天下耳天文有扶筐星后妃親蠶之器也織女星后妃親織之象也咸列象於紫微垣故周禮特為典婦功一職以司后宮工作之事此內治之所以修舉而無怠荒之禍也敬姜有云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

（則有辟古之側也敬姜可謂知言矣抑周之先自昔相傳男勤於耕女勤於織故絲枲之事不特典婦功掌之而已九嬪敎之內宰職之又佐后而賞罰之宜其女有餘布而財不可勝用也及其衰也后宮休其蠶織民間則杼柚其空貢禹諫元帝曰故事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三工官費五十萬東西織室亦然夫一婦不織或受之寒奈何民不困窮也卽周之內治如此宜其永世也歟）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褘當作翬揄當作搖緣或作褖下同。內司服宮中縫官之長也狄與翟同雉也素質而備五色謂之翬青質而備五色謂之搖褘衣畫翬揄衣畫搖皆刻繒而綴之闕狄刻而不畫皆祭服也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狄祭羣小祀則服闕狄鞠衣色黃桑服也展當爲襢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也緣衣卽絹章燕居進御之服也沙同紗卽今之紗以之爲裏而彰其色者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緣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惟二王後褘衣陳氏曰陽數九故王之吉服九陰數六故后之吉服六）

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喪衰之等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后喪之衣服謂襲衣十二稱小斂十九稱大斂百二

十稱也內具之物謂生時所用如紛帨線纊鞶袠之屬）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喪縫棺飾焉衣翣柳之材掌凡內之縫事（役爲所使也棺飾帟帷之類柳喪車也翣柳皆以木爲體用繒綵繼之以爲飾是衣其材也）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掌凡染事（絲染而後織帛織而後染春陽和煦故暴練其帛夏暑潤溽故染纁玄以爲祭服夏翟也翟至秋而五色皆備故染者倣而象之冬則功成而可獻故於冬而獻其染之功也）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世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經亦如之（追音堆笄音雞。追冠名記曰牟追夏后氏之道也副所以覆首用髮爲之編列髮而爲假紒也次次第髮長短而合於髻也追冶也衡所以懸填笄所以卷髮皆以玉爲之而入於髮中卽今之髻也笄經榛笄而加麻經也○魏氏曰男子冠而婦人笄婦人之飾不過髮與笄而已後世珍寶盈頭不幾冶容誨淫乎愚按鄭氏謂副爲王后從祭之飾編爲親蠶之飾次爲見王之飾外內命婦衣鞠衣褖衣者服編衣褖者服次然詩曰副笄六珈是夫人亦得用副矣昏禮曰女次純衣是嫁女亦得用次矣竊意婦人之等威殆以衡笄之玉骨角分之乎）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舃黑舃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内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繶音意句與絇同音劬。複下曰舃禪下曰屨繶縫中紃也句謂之拘狀如刀衣鼻在屨頭以爲行戒也赤舃蓋王所用黑舃蓋后所用陰陽之正色也赤繶蓋王舃之飾黃繶蓋后舃之備陰雜陽純之義也青絇所以相閒而成文者素屨去飾無繶絇也葛屨夏月所用冬則以皮爲之凡赤舃黑舃素屨皆然也命屨配命服之屨詩曰王錫韓侯玄衮赤舃是也功屨即皮屨若衣之有功裘也前言葛此言功互文以見義耳散屨亦素屨之類四時祭祀冬春則用皮夏秋則用葛吉祭則用赤黑喪祭則用素散各隨其宜也。張氏曰首服在上尊又是陽多變故男子婦人首服各別官掌之後舃在下卑又是陰少變故男子婦人舃屨同官掌之愚謂弓鞋之制始於李唐違物性之常滋妖冶之兆而男女之舃屨遂迥乎不侔後世因之而不變亦可笑哉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於太祖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

大祖之大音泰乘去聲綏音緌。夏采五色翟羽衣旗備五色故以名官也復始死而招魂也綏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壇上象太常也。劉氏曰王之衮冕生常服之今享於太祖之廟者也王之太常生[illegible]已首也及其始喪則屍以爲復而莫測其神氣之奚往[illegible]以其服或以其乘或以其建或之其[illegible]致敬者或之其所居而素安者或用其[illegible]臨而常侍者皋而復之庶幾其神之復而可生也孝子盡愛之道無所不至矣是以夏采復於太祖復於四郊祭僕復於小廟隸僕復於大寢小寢愚按冢宰之職掌飲食衣[illegible]以佐王之修身掌宮壺婦寺所以佐王[illegible]掌百官萬民所以佐王之治國平天下獨至於篇終乃列夏采之職者蓋曰生服其教沒畏其神哲王之正道代天理物之任於是乎終而不必以爲諱也漢唐庸主惑於神仙方士之說以求長生而反促其死者有之矣觀成王之顧命非深達周官之意而能之乎或首乃指爲不祥之官而不必設蓋朝聞夕死之說不明於天下久矣又何怪哉

周禮集傳天官卷之一終

周禮集傳卷之二

地官司徒第二

李文炤著

徒衆也教養徒衆象地之載萬物也○或問司徒職在敬敷五教而地官言教者甚畧而言山林陵麓之事郤甚詳何也朱子曰亦須使之有衣有食五方之民各得其所而後教可施也况其中言教亦不畧如晝孝弟婣鄉屬民讀法之類非乎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因其性而導之曰安矯其習而馴之曰擾○張氏曰）舜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孟子亦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王制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五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穆王命君牙爲司徒亦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未聞以司徒治財賦任土地也今司徒之屬如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與師氏保氏司諫司救調人等官無非教人之良法美意傾教民爲善莫切於財與民交之際是必有以禁其非而導之於義者[illegible]司徒兼焉後人惑於泉府之在司徒遂以司徒爲財賦之任又以地官宜掌土地遂取司空之掌歸之而不以司空爲闕卒使司徒之本職不明而所謂掌邦教者殆爲虛語矣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illegible]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司徒掌六鄉鄉師分而治之二人共亞鄉之事相左右也舒氏曰周公設官之意謂教必發乎邇可以見乎遠故教官於六鄉爲最詳焉）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鄉老致仕公孤之老記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蓋三公猶或秩六鄉之長而三老則推化六鄉之民者也鄉大夫以下官里中之賢者而出使長之也黨正族師閭今之里正閭令比長帥今之保長其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皆里中之賢者民自興衆而出嫁以其之也漢之亭長嗇夫亦皆有在譽之州縣鄉官患由吏部唐之里正村正皆以豐品宋以後則保徒任之盛而多責人不樂爲矣○馬氏曰按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之概多取管編賢上之有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閭里之仟邦黜庶人之休戚故治狀之顯著常必由之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已上拘於三互之法不使之效職顯能於下上上之賢者亦以隱情恤已不與鄉府之事爲高而與鄉守縣令共治其民者則皆因惡貪襲舉文悖理之胥吏大率本上人也然則豈三互之法可行之於係掾而獨不可行之於胥吏可施之於有行止之

（命官而獨不可施之於無籍在之惡少乎明齋王氏曰以王畿千里居民三等之數計之爲六千四百井每井以上中下三等不易一易計之一夫耕二夫之地實止四家以可任者三人至二人計之每井一人故每二萬五千餘家可任者六萬四千人出車百乘徒萬人每五家而出二人可任者六人而用其一也是千里之地合有四千萬家爲車十六萬乘矣然自古稱天子曰萬乘則十六倍而用其一四十家用其一人而已又以鄉遂居民之數計之近郊遠郊四面各地方二百里爲田六十四同每同二萬五千家合有一百六十萬家矣及觀鄉遂序官之數比鄉之長共三萬人所統至於十五萬家是一家而衆十家每一比長所統五十餘家矣夫丘甸之法兵皆設而不用比閭之法戶皆有餘而不籍何也蓋有居民可用之數用以力田治水田獵出胥每同可任者十萬餘人是也有丘甸出車之數存同出車百乘徒萬人是也有簡稽之數苟盡備閭之則此不勝其疲故如載師之法自十一而從於二十而三每五分而稽其一必十餘載而一周其比閭之法則以一家而家十家所以統轄乎民者必十年而一用推出二法節如令之設里者計一而藏九休乞而明一其法不得不然也至以調遺言則行者有寒籍維鎖之若居者有離衆怨曉之患是豈可輕發而多用哉故大司馬所統不[illegible]六鄉所出七百五十乘爲徒七萬五千人於千里之內更番而調遣之其便稍而不追均徧而不[illegible]類如此是故天子出必有六軍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徵發而不至於虛空行役而不以爲勞苦居足以守而無虞出足以戰而無敵田足以耕而不乏食老幼廢疾有養而無失所此周制之所以爲善也且夫車馬器械皆平日之簡稽委積芻薪隨道里而貯峙吉行五十里軍行三十里勞中而有逸將）

（是知兵凶必順民行險而不危故易曰毒天下而民從之也後世之民其逸者與則浸淫紙教驕奢淫慾不遺餘力遇有警急則束手無策延頸待斃其勢者與則征伐四出戍役無節死亡相繼至發閭左千里蕭條天下騷然其不至於敗亡也幾希）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聚土曰封胥徒多者以畿封事廣也）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何氏曰鼓人兼金而稱鼓人者金以節鼓也）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柯氏曰此教舞以共野祀司樂之舞則學士爲之也）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養牲於野田者）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明齋王氏曰牧人兼六牲而官爲下士以其職止芻牧之事故與雞人羊人犬人等同爵牛人雖主一牲然其用非止於牲事其掌財賦爲大故官爲中士若馬則尤重於牛故校人爲下大夫也）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充猶肥也養繫牲而肥之）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六人徒六十人（載之爲言事也事民而稅之）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二十五家曰閭此徵民稅之官而曰閭師者宜督其親民者也）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四百里曰縣此徵野貢賦之官而曰縣師者居六鄉以至邦國之中也）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遺維季反）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國子人多使衆處衆故其徒多也）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王氏曰調猶和合也凡人

之情方其有觸則怒怒則爭爭則鬪護在前不顧也及其怨隙已成殺傷被執退省其身已無生路追念其父母妻子不可復見矣然不悔悟而嘆旁人之不我救止也先王灼知人情之隱設調人以諧和於始使不至於此也忠厚之至也）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媒之言謀也謀合二姓之好也）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賈音古虣音暴○自胥師以及司稽皆司市所自辟除者胥及肆長市中給繇役者）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鄭司農[illegible]故書泉或作錢）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營國九里四面各三門則十二門也）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王畿千里王城在中面有五百里界各面置三關則十二關也）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謂王國百里外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illegible]王氏曰按王國之外百里爲六鄉大司徒自治之二百里爲六遂則司徒不能徧教特設遂人分理而鄭氏云自遠郊以達於畿則遂人職掌以不止於六遂矣按家邑大夫之采邑在稍地三百里小都卿之采地在縣地四百里大都三公王子弟采地在畺地五百里意六遂之外公卿大夫及王子弟各治其教養之政而遂人則總其成與詳若春官有都宗人家宗人夏秋官有都家司馬及都家士而司徒不設此官其微意可知矣蓋禮政刑三典其權不可旁寄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故特設宗人司馬士於都家以監領之至教化之事不過與斯民共陶淑於德行術藝之間食其地卿當教其民有無嫌於專鄉者故王國不復設都家分教之官而弟以遂人總其成此王道所謂寬嚴本末無不要於中而立極也不然謂遂人所掌自郊達畿則其所治之地从三倍於鄉老鄉師矣又不可通者也）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耜氏曰按國中自百里外制六遂以副貳六鄉王化者及於鄉其次及遂故以區區農民王治之稍詳亦以王朝之官兼之鄉不自兼故共秩每下一等至鄉長則無爵矣六遂之外則

爲都鄙以封公卿大夫及王子弟各使自行治之下不察察焉都鄙之外則爲邦國以封建諸侯王治之彌畧矣德則無不偏覆）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六鄉之內所有賦[illegible]閭師徵之閭師斂之此則遂師徵之旅師斂之以地廣也徵斂別官故官屬與胥徒多也）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魏氏曰事與縣師相關縣師通掌天下其賦稍人專掌稍甸都鄙）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虞度其產曰虞）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平其利曰衡）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水所常鍾曰澤有水而希曰藪）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迹之言迹也魏氏曰主知禽獸之處田獵則用之爲耳目其猶兵法之有鄉道乎）

卝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卝號猛反）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十人徒二十人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荼音徒。荼茅莠也）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蜃大蛤也）

圃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昭禹王氏曰春夏場人樹藝果蓏既盡地之利矣季秋則築為場以投農夫使納稼焉故不曰圃人而曰場人所以重穀也）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米廩事重出納又多故徒獨衆也）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舍猶宮也主平宮中用穀者也）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抌音由。抌杼臼也）（方氏曰舂人職領以女奚數甚少蓋夫人親舂以共粢盛故女奚助以終事若中禮饗餼之米特取之稟人而差擇之耳）

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饎音熾。饎炊飯也）

稾人奄八人女稾每奄二人奚五人（禾稭莖曰稾此掌冗食者亦若穀之有稾也）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土地之圖遠近之詳也人民之數多寡之實也此司徒所掌之大綱下文乃詳言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封溝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周徧也九州揚荊豫青兖雍幽冀并也廣橫也輪縱也東西爲廣南北爲輪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溼曰隰名地名也物生物也畿郎九畿疆猶界也社土神稷穀神壝壇與堳埒也田主田神也所宜木若松栢栗之類）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晢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蠃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覈與核同專音團庳音婢○會計也物生動物植物之生各異其禀如毛

物狐貉之屬皁物柞栗之屬山林之民得木之氣多故毛而方毛者木之體方者曲直之象也鱗物魚龍之屬膏物桐漆之屬津潤也川澤之民得水之氣多故黑而津黑者水之色津者潤下之象也羽物翟雉之屬覈物梅李之屬丘陵之民得火之氣多故團而長團者火之體長者炎上之象也介物龜鼈之屬莢物薺莢之屬晢白也墳衍之民得金之氣多故晢而瘠白者金之色瘠者堅瘦之象也蠃物黿蠙之屬叢物萑葦之屬豐厚庳短也原隰之民得土之氣多故豐肉而庳豐者土之體庳者卑下之象也魏氏曰夫五地隨氣異形氣行地中人物之生復隨形異禀蓋天氣以爲父地質以爲母子肖母形居多聖人仰稽天運俯察地理以土會之灋通計所生物何者爲多因而知其土之所宜所以通知地利而盡人物之性也）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愉當作偷虣音暴○祀禮饋獻之禮所以教民敬於鬼神也敬則不敢苟且矣陽禮飲射之禮所以教民

（讓於尊長也讓則不相爭競矣陰禮婚姻之禮所以教民親於男女也親則不致怨曠矣樂禮聲容之禮所以教民和於上下也和則不生乖戾矣儀交接之儀所以辨民之等威也辨則不相踰越矣俗習使之俗所以安民之居業也安則不至偷薄矣刑以禁民爲非是教之以協中也中則無暴横之恐矣誓以誓民爲義是教之以周恤也恤則無懈怠之志矣度謂宮室車服之差是教民以制節也節則有不安分而知足者乎世事謂士農工商之業是教民以才能也能則或行見異而失職者乎賢有大小則爵有尊卑是以賢而制爵也而民有不愼於德行者乎庸功多寡則祿有厚薄是以能而制祿也而民有不興於事功者乎明齊王氏曰五方異氣不同其民習以成俗者有恒性王制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故曰五物名民之常也變化氣質在於修道之教施地官之十有教此道德之所以一風俗之所以同而斯民不復囿於風氣也）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相去聲種上聲○相占視也凡民所居之宅高下與勢廣狹與形山谷平原與氣必相而知其利害使之趣避也阜蕃皆盛也壤者耕熟之土春種曰稼秋收曰穡蓺猶蒔也○劉氏曰十有二土即十有二州也州各有宜如職方氏所掌周雖合十二州爲九州然本堯所分十二與宜故職方氏從時王之制以正其名而大司徒復因上古之法以教民言十二壤者率一土復有此十二之別當知其種之所入即草人騂剛赤緹墳壤渴澤鹹瀉勃壤埴

壚彊檃輕爂凡九也）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賦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五物五土所宜之物九等上中下各三等也地征貢賦稅斂之總名職即九職也貢即九貢也財賦即九賦之財也）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景音影○土圭長一尺五寸測土深推測南北東西之深也正日景表正方中之影也夏至日正中時立八尺之表以候日影以土圭量之其影短於土圭則其地在日南而多暑其影長於土圭則其地在日北而多寒影在表之東是地在日東也景夕謂日中時其影已如夕時也如此則其地多風影在表之西是地在日西也景朝謂日中時其影尚如朝時也如此則其地多陰凡此皆非地中地蓋地近南則多暑近北則多寒東方近海故多風西方近山故多陰惟日至之景尺有五寸適與土圭合乃地之中也合者天地正當其中也交者四時皆協其候也會者風雨以序而至也和者陰陽相濟而行也百物阜安有生者遂有形者育也封者封土以爲界樹者樹木以爲固也○河間王氏曰西北多山東南多水惟地中平壤爲天地之所合北枸下半）

（處爲晝夜赤道下一歲再冬夏惟地中爲四時之所交日東近海多風日西連山恒雨惟地中乃風雨之所會日南近日多暑日北遠日多寒惟地中乃陰陽之所和浚儀王氏曰隋志周公測影於陽城以參考曆紀先儒皆云夏至立八尺表於陽城其影與土圭等尚書考靈曜曰日永影尺五寸日短影尺二寸易緯通卦驗云冬至之日樹八尺之表日中觀晷影長短以占和否周髀云成周土中夏至影一尺六寸冬至一丈三尺五寸劉向洪範傳曰夏至影一尺五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二分影七尺三寸六分虞魏及宋所都皆別四家曆法候影則齊緯候所踈恐難依據劉向二分之影直以率推非表候定其長短考靈曜周髀靈憲及鄭玄注周官並云日影於地千里差一寸按宋元嘉十九年壬午使使往交州測影夏至出東向二寸三分何承天遙取陽城云夏至一尺五寸計陽城去交州萬里而影實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差一寸也後魏信都芳注周髀四術謂金陵去洛南北略當千里景差四寸則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寸也唐開元中太史測景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而差二寸五蓰則康成之言似未可據又按司馬光日影圖曰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而唐志猶取陽城日影以爲法與漢志不同）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

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土其地猶度其地也制其域定其四境也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謂諸侯貢於天子而食之之數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秀發葉氏曰公之封疆雖五百里而受田食祿則百里侯伯封疆雖四百里二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七十里子男封疆雖二百里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五十里如今之都縣大小不齊而俸祿自有常也朱氏曰此五等諸侯之地考之史傳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皆不止百里孟子王制之言與周制不合說者以周禮兼附庸及統山林川澤而言廣封之制也）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灋而待政令（畮古畝字○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也其介曰都其居曰鄙以其室數制之者依邱邑之室數而制地與之也不易之地歲種之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之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之或曰不易者不問隴而爲畮也一易者間一隴而爲畮也再易者間二隴而爲畮也隴不播種故又謂之萊分地職分司其率也與地守各定其業也制地貢各奉其稅也○或問陳氏以爲王之子弟及公卿以下其官不必也皆受地如則國之吾則千里之畿有所不容疑亦觀此以差降非必盡如之也此說何如朱子曰以爲禮考之其制亦與孟子不同然大都則方百里而小都亦五十里也但王制以爲縣內諸侯祿也則國不繼世而食之亦無稱於不容矣其據土以傳世者殆周禮之末失與）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舍音捨去上聲幾音譏殺色界反蕃當作藩○聚者不使散離也散利貸其種食俾無滯積也薄征輕其租稅不尚催科也緩刑寬其法網慮有冤濫也弛力息其繇役恐妨生業也舍禁舍山澤之令與民同利也去幾去門關之征使民轉移也眚禮賓嘉祭祀之儀物皆從其省也殺哀殯葬賵賻之財用稍從其薄也蕃樂藏樂器而不用致修省之誠也多昏減昏禮而不備消怨曠之感也索鬼神上下奠瘞以祈民福也除盜賊內外肅清以去民害也○呂氏曰荒政條目始於黎民阻饑舜命棄爲后稷播時百穀其詳見於生民之詩其後如堯之水湯之旱民無菜色其荒政制度不可考及至成周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其詳又錯見於六官之書然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有九年之蓄遇歲不登人主則貶損減省天下各有廩藏則振發濟民而已當時措置與後世不同至春秋戰國王政既衰秦饑乞糴於晉魯饑乞糴於齊當時九年之制已自敗壞其後如李悝之平糴法豐年賤斂之凶則出以賑饑穀價不貴民安其居此亦三代以後救荒之良策也至漢武詔令水潦移於江南下巴蜀之粟致之江南唐西都不登則幸東都在高宗時有遷糧天子之諸蓋移民易粟孟子所謂苟且之術而秦漢以來又謂之善歿矣大抵其法愈壞則其術愈粗今試衆其可行者六七條如漢載粟入關中無用傳役來販粟者免稅如後世勸民出粟裒之鄉里

又如富鄭公在青州處流民於城外室廬措置種種有法當時寄居游士方董其事不以吏胥與於其間又如趙清獻公在會稽不減穀價四方商賈輻輳此皆可師其意實其法以推行於不窮者也至於平糴之政尤須講求自李悝平糴至漢耿壽昌爲常平倉元帝以後或置或罷至宋朝遂爲定制仁宗時韓魏公請罷鬻沒官之田募人承佃爲廣惠倉散與鰥寡孤獨慶曆嘉祐閒既有常平又有廣惠廣濟二倉以備賑恤所以仁宗德澤倍洽於民至王荊公用事常平廣惠倉可以支給盡糶轉以爲錢變而爲青苗取三分之息百姓遂不聊生廣惠之田賣盡雖得一時之利要之竟無根抵元祐間雖復章惇繼之三倉又壞論荒政者不可不詳考也）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保息保安而使之蕃息也養老老者安之俾以壽終慈幼幼者懷之俾得遂長鰥寡孤獨謂之窮振窮之不至失所饑寒空乏謂之貧恤之使得聊生疾者寬之則不竭其力富者安之則不窮其財○方氏曰安富尤保息之大者蓋富者不安則民不務積聚而失其所養者衆矣上豈能徧給哉漢武行告緡之令商賈中家皆破民媮甘食美衣不務畜藏之產業則知安富之慮遠矣鄧氏曰於此見先王之制欲萬物各得其所後世虐貌獨者不足言即以鋤富彊爲政去教意遠矣）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媺[illegible]○本俗[illegible]也[illegible]宮室上棟下宇以安其居也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古[illegible]以深其[illegible]域塋況[illegible][illegible]宗外[illegible]姓）

（治其情也聯師儒黨庠家塾以正其德也聯朋友合志同方以輔其業也同衣服吉采凶素以章其身也○魏氏曰本俗者祖宗根本所在也民不忘本則善心生○鄭氏曰保息本俗於八統九兩其事同何也曰民生有道太宰執之爲民治司徒掌之爲民教也八統九兩懷[illegible]其黎覆並包乎保息本俗則款仁而率育之也共事通之焉官聯殊事建之爲官灋聽治斷訟守之爲官常皆是物也歸之約萬民於人道焉爾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故二官同道也）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灋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比毗至反下同賙音周○比親厚也保猶任也閭呂也如脊呂之當中也受容納也族聚也如宗族之聚處也黨類也賙給足也賓謂賓興其賢能者○鄭氏曰布決施教育比閭族黨州鄉何也教自下起也物生自下地德也王治爲近先家也家和而鄉治鄉和而國治國和而天下治始聯而比之既協而和之王治之大教也閭使相受善爲受其慶惡爲受其患老受而終之幼受而長之窮無歸者受而養之也相葬喪同其戚相救凶同其實也鄉之言嚮也嚮之斯飲射而賓之教合歡也王教莫大於能舉莫先於敬讓莫厚於衆睦莫矣於不爭大道之行天下時雖則下爭之極也故保受葬救賙賓漸之仁庠之）

（義導之於禮樂而要之化斯其路也方氏曰五家[illegible]近故奇衰使之相保二十五家則宅舍多[illegible]故有故而寄託者使之相受百家則財力[illegible]矣故葬具喪役使之相共五百家則勢衆[illegible]矣故寇盜使之相救二千五百家則蓄積[illegible]矣故被札使之相賙萬二千五百家則秀民聚矣故使之賓其賢者興賢閭典也而曰[illegible]賓者使鄉人自相推擇而賓禮之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也此[illegible]十二職三物八刑獨列於布教之後與衆[illegible]異者前所列土會土宜土均皆地灋也上下造都鄙也荒政保息本俗安萬民也惟十[illegible]教至於教民而皆教之大綱故與諸大政[illegible]列於前此四者乃教之細目親民之史所[illegible]守者故詳於施教灋之後使各以致其所治之民也朱子曰比閭族黨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illegible]）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登進而成之也稼穡即三農生九穀也樹藝即園圃毓草木也作材即虞衡作山澤之材也阜蕃即藪牧養蕃鳥獸也飭材即百工飭化八材也通財即商賈阜通貨賄也化材即嬪婦化治絲枲也斂材即臣妾聚斂疏材也生材即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也學藝謂習道藝也世事世守先業也服事服勤公事也○方氏曰冢宰以九職任萬民而司徒稽其三何也國用制於冢宰故九職所任皆財賦所從出也司徒頒教則秀民之學藝巫史醫卜之世事庶人在官之服事者其職事不可缺矣患被虞書云水火之）

（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厚生利用惟和此生民之日用斯須不可離者也司徒之職事皆本此而損益之耳後世人自爲生家自爲俗民焉有不散者哉）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知行皆去聲婣音因。物猶事也與猶舉也謂以鄉三物教成萬民鄉大夫論其賢者能者以鄉飲酒禮尊之爲賓而獻其書於王也理之得於心者謂之德知周知也仁公愛也聖通明也義合宜也忠盡心也和中節也理之見於行者謂之行孝順於父母也友宜於兄弟也睦和於九族也婣合於外親也任信於朋友也恤惠於困窮也理之寓於事物者謂之藝禮有五以節性也樂有六以防情也射有五以觀德也御有五以範志也書有六以窮理也數有九以周物也先王以此三者教其民則本末具舉內外交養可以成人材而阜民俗矣。或問言寡尤行寡悔果何以得祿邪聖人教人眞使以是求祿邪朱子曰先王之世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故士能謹其言行則有得祿之道然聖人之意則以爲君子亦修其在我者而已其得與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乃本爲此而反得彼之辭也豈眞教之以是而求祿哉嗚呼三代之時先王之法行於上者既如彼聖人之教行於下者又如此是雖欲人才之不成風俗之不厚蓋亦不可得矣正使士之不賢者或不免於外慕有司之不明者或不足以爲得人然其所以相求者蓋猶出於修身謹行之意一得其人則其法固萬世不易之良法也豈若後世專以詞藝取人而不考其言行之素使士之賢者猶不免急於彼而緩於此有司之良者毋憾無以必得行藝才業之人而其不賢且良者則固皆以爲常然而不之怪也然則人才風俗之所成就又安得不愧於古上之人亦何重於此而不之華哉）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行由親及踈本末之辨刑自尊及卑輕重之差造言訛言惑衆也亂民左道亂政也。鄧氏曰八刑亦曰鄉何也曰鄉刑也鄉刑教刑也書曰朴作教刑教刑非刑也其附刑者歸之士矣婁里王氏曰六德聖王不以甚美者彊民也六藝其末也六行不備斯刑之矣鄉氏曰造言亂民二刑用之不善卽申韓之令誹謗妖言之法矣。齊桓公內政之法正月之朔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及五屬大夫復事公問之如初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馬氏曰因讀國語此章而參王制言司徒俊選之事然後知古聖賢於化民成俗選賢與能二事覩其賢愚升沈舉切吾身故其爲法甚備其教人也不特上賢以崇德而必欲簡不肖以絀惡

（其舉人也不特進賢受上賞而必欲蔽賢蒙顯戮蓋賞罰相須而行則始不靦爲具文後世非不立學校也而未聞有不帥教之罰蓋姑選其能者而無能之人則聽其自爲不肖而已其教之也不備其溉之也不精宜人材之所以日衰也雖然惟其教訓之法不備所以選舉之塗不精士生斯世蓋自爲才而未嘗有所賴於上之人則所謂焉知賢才而舉之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而蔽賢之罰亦無所施矣）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於刑者歸於士（魏氏曰僞者外有所爲喪其天眞者也情者中有所感離其天性者也禮所以節其僞使不偏樂所以養其情使不淫何氏曰六藝之教禮樂在其中矣此又重言之者教民莫大於禮樂故也愚謂不服教不服三物之教也成罪曰獄告爭曰訟地治謂治鄉遂都鄙之官恐其不審故與地治之官共聽而斷之附麗也士獄官也其附麗於法者則歸諸士師而使之刑矣）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持其政令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牛能任載地類也奉猶進也謂獻腥肆陳骨體也謂獻熟修道除治道路也少曰委多曰積皆所以給食用者六引六鄉所其引柩之索也旗書熊虎者刻日期於旗下而誅其後至者焉）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致萬民於王門以爲衛也無節者不行以防奸也移民謂食不足者移之以就有餘也通財謂食有餘者通之以濟不足也○方氏曰於荒政十二之中獨舉此四者貢賦天子所制也故舍禁弛力薄征必待司徒之令刑章天子所定也故緩刑必待司徒之令其他皆邦國得自主也若移本國之民與鄰國通財其事尤大非天子之命不敢專也故荒政外增此而首列之）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於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正治修文書也致事上計簿也魏氏曰治官之屬太宰不自令小宰令之五官則自令其屬○王氏曰地官主土與民故以土地之圖人民之數爲大綱土會以知地生物宜上均平土土圭分土皆治地之法也十二職以植民生本俗以安之保息以養之荒政以聚之十二教以達民性三物以與之八刑以糾之皆治民之法也比閭族黨州鄉以施教化遂溝洫澮川以正疆界通水利井邑邱甸縣都以階民畜起徒役而伍兩卒旅師軍之法寓焉故地也者以博厚含弘爲德者也易之君子以厚德載物周禮地官庠序田里卒伍市廛虞衡之制皆寬裕溫柔廣博易良寧多其教誨不使一夫之不獲寧遲以歲月不徼一時之近利此其培植深厚利澤無窮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

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政令（比吡至反下同施音弛後做此。稽考也夫家猶言男女也九比出九賦者之人數征謂征稅役謂徭役弛舍皆謂免耆老過時㓜不及時廢疾矜不成人貴則尊有爵賤若胥徒以其服勤公事亦在所免也祭祀以事神飲食以養生喪紀以送死皆有禁令不使失禮法也方氏曰經云以稽以辨明教化卽寓於其中也教寓於祭祀飲食喪紀使民知禮知義所以厚生而正德也教寓於征役之弛舍使民與仁興讓所以忘勞而犯難也司徒之法無一人之不教無一事之不教無一時之不教所以周徧淪浛入人之深至於刑措也祭祀之禁令如不耕者祭無盛不畜者祭無牲及寢廟異制祭薦有品之類飲食之禁令如四鬴三鬴二鬴及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之類喪紀之禁令如墓人職族葬之位及其度數載師職不樹者無椁不績者不衰之類）乃頒比灋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登進而載之也衆寡謂人民駕牛馬曰車人挽行曰輦皆師行之具也施政教謂行飲射之禮行征令謂起徒役之事比要大比之簿書明齋王氏曰比要者其詳藏於侯國其總數則登於天府小司徒受之王國歲時入其數侯國則三年而入其要內外詳畧之不同也）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

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古者寓兵於農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之民出則爲伍兩卒旅師軍之兵司徒掌力役者也故因民之卒伍而行之追逐寇也胥伺捕盜賊也。明齋王氏曰舊謂五家爲比故五人爲伍二十五家爲閭故二十五人爲兩然此非衆實之言也夫苟定於比卽爲伍則征行而用衆何以居守豈百里之內曠然無人邪且凡貴賤老㓜廢疾皆舍則伍不有缺邪愚當詳考六鄉居民之數一北長所統有五十家然則所謂一伍之人亦於五十家內而取之十家而取一人也故比閭族黨州鄉者教訓其居民之法有家則在所教也伍兩卒旅師軍者部署其勇力之法凡有材藝者又自會而用之也庠序師田各自爲制征行有時而居守不可缺不外于比閭而不況於比閭實並行而不悖故以比閭中之民而簡閭之爲伍兩則可謂比閭之民與其長卽伍兩之兵與將豈其然乎）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人多則授上地所養者衆也人少則授下地所養者寡也可任謂丁彊任力役之事者羨饒竭盡作行也永嘉陳氏曰獵取禽獸人所同欲追伺盜賊人所同惡也。馬氏曰按周家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之說則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說則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畬田如王制孟子之說則一夫定以百畝爲率而良農食多惰農食少三者不同卒）

（氏曰司徒之可[illegible]老幼此則多司馬法之出士徒知彼其少蓋古人之於兵不盡用之小司徒祇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後世反此晉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其他如魯成作丘甲蘇秦謂齊宣王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以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孔明僅有此意以蜀之大其兵常不過十二萬而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為更代蜀之強以孔明不盡用之故及蜀之亡尚有十萬二千所損不過二萬耳凌儀王氏曰古者國有閒田田有餘夫夫有閒民民有羨卒不盡其財力也至秦而自實田至漢而覈墾田至隋而閱丁口至唐而括逃戶隱田於是財殫力盡民無樂生之心矣）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

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命誓告之言大事兵戎也大故災裁也餘子卿發卒大事自戎作故所役無過家一人大故出於不虞故並餘子而致之非得已也）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言造都鄙也經所以理之衍沃之地則為井隰皐之地則為牧一夫受田百畝九夫田九百畝其形如井字然方里為井邑則方二里凡四井三十六夫受田三千六百畝丘則方四里凡十六井一百四十四夫受田萬四千四百畝甸則方八里凡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受田五萬七千六百畝縣則方十六凡一百五十六井二千三百四夫受田二十三萬四百畝都方三十二里凡一千二十四井九千二百一十六夫受田九十二萬一千六百畝地事謂農牧虞衡之事貢即九貢也賦即九賦也○都氏曰有可耕之田必求可牧之地六畜有所養然後不傷稼穡故有井必有牧古井地非必盡相連屬衍沃則為井隰皐則為牧丘陵亦可牧也今按井田之法後世難復失其形體也故劉恕曰後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范戶田出租稅非如三代井田也魏齊周隋兵革不息農民少而曠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衆官無所田不復給授故田制為空文唐制云口分世業之田[illegible]而為兼并以皆為井田之比失之遠矣休齋曰周制步百為畝百畝倍得唐之四十餘畝不唐之口分人八十畝幾倍於古蓋貞觀之發戶不及三百萬未徵稅增十五萬蓋周則王畿千里已有三百萬家之田列國不與焉是以唐制之田倍

於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當成周之制然按一時戶口而不為異日計則後步法雖矣既無振貧之術乃許之賣田後魏以來弊法也合是二說足以究古今沿革之迹後有作者斟酌焉可也愚按古以百步為一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按云周之百畝僅得唐之四十餘畝然古尺短而今尺長大畧縱橫各減三分之一不過十八畝有除耳一夫之力僅能耕此而八口之家可養矣○方氏曰小司徒井邑邱甸縣都以田數計之而出稅法也遂人溝洫澮川以經界言之而通水道也九夫為井者以出稅法故止計所耕之地十夫有溝者以定經界故並計所占之地井間之溝溝上之畛以及八家之易閑皆取於所加百畝之中且四井為邑量地制邑亦必取於閒井之中非每井加百畝勢不能備然則涉人所謂十夫即此所謂九夫而[illegible]洫澮川之制非邑邱甸縣都之法

（乃鄉遂之所同也審矣又曰任土比民則大司徒載邦國封疆都鄙室數次及比閭族黨州鄉之法小司徒載井邑丘甸縣都之法載師載任土之法閭師載任民作貢之法縣師載賦兵之法遂人載溝洫之法其授田則大司徒載不易一易再易之田所授多寡之數小司徒載上地中地下地之人所任多寡之數皆各舉其一彼此互備也）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政當作征。何氏曰分地域者分其大者爲邦國小者爲都鄙也辨其守則使衛藩虞侯各守其地施其職則使農工藪牧各修其業平其政則共其貢賦出車徒各有其常也）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小祭祀玄冕所祭小賓客聘問之使巡役巡視執役之勤怠也邦役謂正棺引窆役士之事）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社稷各有三立之使有所奉也畿有九正之使有所守也比謂地之比隣可以證民之情僞圖謂國之版圖可以證地之疆界）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修灋糾職以待邦治乃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

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魏氏曰治成治之成功宰夫所聽日成也地官則鄉師聽之小司徒縢之以行考課之法大司徒定其功罪誅賞則請於太宰以詔王月要小司徒自受之亦致於小宰歲會則小司徒致於大司徒大司徒致於冢宰故五官之事嘗與天官相通又曰平章其教治優劣論正其政事得失夫屋者九等之民有勤惰貧富五畝之宅有修廢百畝之历有荒熟也及夫戶口有衆寡六畜有登耗器械有備乏皆閱計爲比要國家有事則用之）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牛馬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旣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凡邦事令作秩叙（役要所遣民徒之數也辟法也必考於司空者以司空主役作也逆其役事物考其工之劇易以定徒之多寡也鄭氏曰秩部署其常位叙次第其功程作之者鄉吏也鄉師令之而已古之役法實寓軍法事有常次馭萬衆如一人焉）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窆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

泜匠師（葅音租輂音鞠纛音道翳同摳窆音便。東茅以藉祭物曰葅士虞禮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駕馬之車曰輂戮其犯命者用衆貴嚴也治謂監督其事纛羽葆幢也匠師事官之屬尸在棺曰匶執纛以爲指揮乃與匠師侍匶之側而治其役夫以正行列進退也窆下棺也執斧以示威也泜匠師臨視豐碑之役也）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陳去聲。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田灋謂春主金鼓夏主號名及坐作進退疾徐疏

數之類前期出之及期復教之也簡者[illegible]爲閱計脩者條爲閱當所而好以營戰也陳所軍陣行列具焉虎之旗致衆具而作陳以定之所以習兵法也鄉邑各殊耳目易亂則以旗物辨之也衆也而其也則衆有司斷其訟則獲而不貪也）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朝音潮囏古艱字。徵令有常謂鄉官屬民及田役之類徇於市令萬民也徇於朝令百官也方氏曰以王命行惠者其職代王巡狩見民艱阨即以王命發倉廩出泉布而無所塈過不待奏請報可此里人慮事之詳憂民之切也明齋王氏曰司祿行野觀祿賙其急而平其與司救哉時有天惠民病以王命施惠然二官所治者異忘徒爲文具散郵師親[illegible]罰怨其所治歲時

者臨遇事而矜、何其賙囏阨兼不足與病疾二者而言以王命施惠代王巡行也）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稽其鄉器考其良窳也吉祭服凶弔服祭器簠簋鼎俎之屬喪器夷槃輁軸之屬射器弓矢楅中之屬賓器尊俎笙瑟之屬共之者集而爲之以待用也吉即祭器凶即喪器禮樂即賓射之器共之者合而具之以備物也攷教謂考其所職祭祀謂辨其所言稽器謂核其所共展事謂省其所爲則吏之賢否可知矣。魏氏曰考教唐虞之明庶以功也察辭唐虞之詢事考言也

稽器唐虞之修五禮如五器也展事唐虞之屢省乃成也廢置誅賞陟絀與冢宰相應）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此鄉官之長也教灋三物八刑十有二教之類鄭氏曰德與行並言欲內外兼舉也道與藝並言欲精粗一貫也考察之爲賓興本鄉先教化故先之）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

歲時入其書（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易氏曰近郊之民王之內地共華之事職無虛月追胥之比無時無之故七尺而征六十而舍則稍優於畿外非姑息也遠郊之民王之外地其溝洫之制各有司存野役之起不及其羨故六尺而征六十五而舍則稍重於內地非荼毒也）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者衆寡謂來觀禮之衆賓與論多少也以禮禮賓之謂以鄉飲酒之禮賓之也天府掌寶藏之官內史詔爵祿之官登於天府寶之也內史貳之將欲用之也葉氏曰民數穀數之登必拜而受之藏於天府所以重農也賢者能者之登亦拜而受之藏於天府所以重士也以此見井田之行不惟兵農不分而士農亦不分也此其所以爲良法與）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易氏曰內志正而其節比於樂是之謂和外體直而其容比於禮是之謂容以中鵠爲正是謂主皮禮樂交作是謂和容發揚踊偶是謂興舞思按此既獻賢能之書爵而合其民於鄉射問於衆庶而求其人倦於鄉學以補所興之斂也使民自興起於賢能則出可爲都鄙之長而入可爲鄉遂之夫矣又按馬融論語註云射有五善一曰和志二

曰和容三曰主皮四曰和頌五曰興舞與周禮不同然馬說恐是而周禮之傳本或誤也頌即詩歌之辭舞即干羽之節與○伯厚王氏曰古者使民興鄉之賢能選以長治其鄉士自修於家民自爲鄉之謀故毀譽公賢乃明衆賓之席弗弱堂下之觀禮者弗坐無異辭也馬氏曰三代盛時下無旋諴術擢之習上無妒賢嫉能之風其衰也有揖引士之權而蔽明者矣故仲尼有爵位之讓齊恒有內政之令及讀漢高祖武帝詔令皆以爲人才遺佚咎在公卿至立法以論其罪若後來之法嚴謬舉之罰而限其塗轍者有之矣未有嚴不舉之法而責以薦揚者也蓋古之稱賢能者皆不求聞達之士而後之干薦舉者有巧於奔競之人故法之相反如此誠反覆於三代之盛衰追兩漢以及後季明國家待士之厚尊與士自待之輕重樂可見矣妻里上氏曰成周貢士官人之制見於鄉大夫者曰使民興賢使民興能而已夏官司士辨論官材以德詔爵不以功詔祿[illegible]漢武帝於董仲舒意有未盡至再第三[illegible]晉武帝於吳摯阮种亦然此豈後世之粘川勤過於古帝王哉蓋三代以下人品巧偶賢雖不若成周以前之易辨而人主知人之明亦不能必得天下官人之人而獨授之以權故不得佗佗爲此也至唐之制科則全付之有司故牛僧孺葦以直言忤權悻則考官坐其累而劉賁所陳尤爲忠憤纏切則自牟相以下無不惴惴焉不敢爲之明白則又不若漢廷遠矣）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灋於司徒

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國大詢於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考濵者慮其彌廢而考之憲之於其所治則各表懸其法於所治之州黨族閭比也大詢謂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帥民而致於朝謀及庶人也大故而各守其閭防奸謀也凡軍中搏賊之法皆然見動者即擒之雖有徵令必有旌節以輔之乃得通達慮詐偽也○朱子曰古人學校衆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獵皆一事也愚按先儒以鄉大夫爲六卿之兼官今考經文言受教法於司徒則恐其別設六卿各居其鄉如漢之三輔耳蓋上卿之位亞於公秉先王指之以分理者也朝廷之上有職攸萃則以六卿統之鄉州之間四方取則亦以六鄉卿領之宮壼之內萬化由巷又以十二女卿綱之鄉卿之總於地官正猶女卿之總於春官也如以爲六官所隸則州長黨正何不使六官之佐貳兼之凡遂大夫又將使誰兼之乎明乎設官之意則王幾有善之法可得而知矣）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屬猶合也因聚衆而勸戒之皆欲其同歸於善也祭祀州社春祈年而秋報功也序州黨之學名先行鄉飲酒之禮而後乃射也）凡州之大

祭祀大喪皆涖其事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大祭祀謂山川古蹟之在州境者大喪謂鄉老鄉大夫之卒於州境者行巡行役工役致之於司徒也正月之吉已讀法而正歲復讀之者申其更新也廢退興進也何氏曰不曰誅賞者鄉大夫之教民興賢能廢愚不肖而已至於誅賞則大司徒與王之事也）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禜音詠○孟月吉日讀法者猶親民則於教亦猶數也禜謂雩祭水旱之神索鬼神謂大蜡之祭正齒位者六十者坐五十者侍立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壹命謂下士猶以年與衆賓相次也再命謂中士則亦以年與父族相次矣三命謂上士則雖父族亦不得班之而席於尊東謂之撰焉○後儀王氏曰鄉大夫飲酒是尚德也黨正飲酒此尚齒也朱子曰古人貴貴長長並行而不悖雖不序亦不相陵自別設亍位如今之側位然）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叙其禮事掌其禁戒凡作

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瀌治其政事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瀌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冠去聲○書其德行道藝以待賓興也族師以邦比之法校夫家黨正則臨視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瀌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每月吉日讀法者至親民則於教亦至數也學即道藝之工候方氏曰族師所掌無教者雖書孝弟睦婣有學者而教事非所能任也觀此則黨正州長以上掌敎治者其德行道藝足以長衆可知矣記曰能爲師而後能爲長此古之民所以易於觀感興起而政教無與也王氏曰古禮民不得羣飲故漢文賜民之酺五日此言春秋祭酺蓋亦祭社畢而民得相與飲酒因以書其行也）以邦比之瀌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共如字校亦比也聯猶屬也明齋王氏曰邦比之法閭胥而下由族師而定黨正而上據族師所行故於此詳言比法民居家則有比行役則有伍然使無什則比自比而伍自伍矣復使十家爲聯庶乎合同而不離絕也馬氏曰按秦人所行什伍之法與成周一也然周之法則欲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其相率而爲仁厚輯睦之君子秦之將一人有姦鄰里告之一人犯罪鄰里坐之是教其相率而爲暴戾刻核之小人方氏曰小司徒職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事急役重則然尋常征役必每減可知此聯法恐師其制也蓋聯十家而出五人聯八閭而出有人合也卒計之乃用其一而存其四使得居守且無廢熱事也其必聯以八閭何也軍旅之伍必以近而合使與頗相依與其長相習也但役必更番合畿內計之常數十年而後一從役故八閭之人亦不以同時並調爲用年）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卒伍欲聚故合之使有所統兵器欲精故簡之使有所備致事致於黨正也）

閭胥各掌其閭之政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瀌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數上聲觵音觥○祭祀謂州社黨禁族酺也役田役也政若州射黨飲也喪紀若族相葬埋也愼以存心之謂敬勤以給事之謂敏觵罰酒之爵以兕角爲之撻即扑作教刑以榎楚爲之既比則讀法不以民心而志教也書及於敬敏任恤不以小善而失錄也失禮則罰酒罰扑不以小過廢法也○陳氏曰閭

（罰聚民無常時族師屬民有常月族師歲屬以月吉與春秋黨正歲屬以孟吉與正歲州長歲屬以正月之吉與春秋然後鄉大夫三年大比之以卑者其職業尊者其事簡也由黨正而下有所讀有所書州長則有所讀無所書而有所考鄉大夫則考而興之無所讀所書敬敏任恤易知者也故閭胥書之孝弟睦姻有學雖知者也故族師書之德行則非特孝弟也道藝則非特有學也故黨正書之書之者易考之者難故書之止于黨正考之在于州長而興之者在鄉大夫以卑者其責輕尊者其任重也凡此皆教之有其術養之有其漸必其在學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返謂之大成此中年考校之法也若大胥掌國士之版春合舞秋合聲于其合聲則頒次其所學而辨異之諸子掌國子之倅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此比年考校之法也學之考校如此鄉之考察又如彼所掌非一人所積非一日此人人所以莫不激昂奮厲以趨上之所造也與或問先王之學教民其效如此後世學校固未嘗廢而獨未睹其效何邪朱子曰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為本故自其咏歌絃誦之間灑掃應對之際所以漸摩誘掖激厲作成之者無非有以養愛親敬長之心而教之以修己治人之術是以當是之時百姓親睦風俗淳厚而聖賢出為後世學校雖存而不復此意所以教之者不過榜時于祿之技而其所以勸勉程督之者又適以作其趨競無恥之心雖有長材美質可與入于聖賢之域者亦往往反為俗學類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尚何望其能致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哉）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於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納之（徙謂不便其居或自國中而出或自郊而入必遣人護送以授之彼土之吏若出居他鄉他國必為旌節以授之而後使之行也圜土謂獄城無節無授則為殺民故置之獄城以詰其所自來焉○梁氏曰比長職之至卑者也而一鄉之治必始于此聖人慎為其相受相和親也而後善俗可以興有辠奇衺而必相及也而後奸慝無所容無授無節則必治之也而後逆盜反叛之徙無所藏善有勸惡有懲求上之慮周而處當焉能致此哉○魏氏曰天下之治必從其柢是故民制起于比閭鄉里田制起于井邑丘甸兵制起于伍兩卒旅學校貢舉之制起于鄉舉里選苟治無根柢而求天下太平是累九層之臺而弗為基也可乎）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社壝方丘祀地之壇也壝上有溝積土于外以為封樹木于上以為固其三社三稷蓋亦倣此封國謂建諸侯社稷之壝天子割五色之土與之燾以黃土藉以白茅而為土神穀神之壇也封其四疆限之四面之界至也社稷之職牲幣器物之各司其職也）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稾歌舞牲及毛炮之豚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楅音福絼特忍反○飾謂

（制治而潔清之楅之言偪也設於角衡之言橫也設於鼻皆所以防抵觸者紖牽牛之繩將殺則以水滌之以槀薦之歌舞牲牽入時言其肥香以歆神也毛炮之豚爛去其毛實豢於廄而炮之以備八珍也喪紀有奠牛之賓客有積牛軍旅有犒牛大盟有敵牛皆飾之敬其事也○明齋王氏曰按封人王封土而養牲事人君能得人和保其社稷然後鬼神長享其祭故以王社稷封土之人而贊牲事言孝在於能守土而物次之周公垂教後王之意至深切矣）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雜比曰音單出曰聲節之而不使過和之而不使乖正之而不使亂皆金鼓之用也）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稷以路鼓鼓鬼享以賁鼓鼓軍事以鼖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賁扶云反鼖音焚○馬氏曰雷鼓以馬革乾爲馬故也靈鼓以牛革坤爲牛故也鄭氏曰路大也王用器皆名路懸謂天神用雷地祇用靈各從其類也人鬼用路事死如生也賁之爲言盛也軍事用之以肅其令也鼖之爲言緩也役事用之以節其力也晉之爲言進也作樂金奏之時用之以壯其氣也記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晉鼓是也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鼛鼓是也其制則不可得而詳知矣）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錞音淳鐲直角反鐃女交反○錞錞于也圜如椎頭樂作鳴之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鐃小鈴也有柄執

而鳴之鐸大鈴也有舌搖而鳴之○鄭氏曰錞之聲淳鐲之聲濁鐃之聲高鐸之聲明淳則陰與陽和故可以和鼓倡而和之故也濁則承陽而節之故可以節鼓行而節之故也高則陰勝於陽而可以止鼓退而止之故也明則陰與陽通而可以通鼓作而通之故也金鼓用之軍旅則將軍之氣一軍之形作也況用之以節聲樂乎後世以角代金非古制也）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帗音弗鼜音戚○兵舞執干戚以爲威帗舞執竿而綴五采之繒以爲飾皆鼓之使應節也鼜夜戒守鼓也軍動旦行也日月薄蝕陰陽爭競故擊鼓以助陽氣焉大喪始崩及窆時皆擊鼓以警衆也○明齋王氏曰大司樂一官專教樂舞之事矣而鼓舞又爲之地官者大司樂所教乃國之子弟其舞樂舞爲大司徒掌邦教則國中鄉遂之民於軍旅田役祭祀之用樂者其事尤多故復有鼓人舞師以教之與春官聯事而各司也皆曰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鼓舞聖人所以動民而興起教化之遷神者司徒特爲之設官有以哉）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凡小祭祀則不興舞（羽舞析白羽而舞之詩所謂振鷺也四方謂望祭皇舞析五采羽而舞之以象鳳凰也旱暵謂雩祭教野舞者以備鄉遂祭

（祀之舞也不興舞者無功德之可形容也。吳氏曰兵舞用於山川有捍衛之義帗舞用於社稷有拔除之義羽舞用於四方有興藏之義皇舞用於旱暵有陰陽相濟之義）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尨亡江反。牷色純者陽祀天神也騂赤色陰祀地祇也黝黑色望祀五嶽四瀆也方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也毛之謂毛之純時祭四時迎氣及五祀及宗廟四享也牷物春青夏赤秋白冬黑也外祭告長務之屬毀事若侯禳之屬尨謂色之雜者鄭氏曰外祭其事遂毀事其祭器也）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犧體完者繫之繫而殊其養若帝牛在滌三月是也不繫者非時之祭也王氏曰牲之純者謂之牷牲之全者謂之犧若然魯郊牛口傷周景王雞自斷其尾則不可謂之犧矣）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食音嗣。公牛公家之牛也享牛以獻神求牛以索祭即繹也職人猶言有司指牧人充人監門者而言）

（牢禮飧饔也生饋之曰餼熟進之曰膳流進也犒偏也奠殷奠遣奠也吳氏曰職一作犆所以繫牛也）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簝音老。兵車之牛載什器偹糧之車用牛挽之也在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徬任衡用也互所以懸肉盆所以盛血簝所以受肉）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於國門使養之展牲則告牷碩牲則贊（牢閑也芻食曰芻三月天道小變之節散祭祀謂星辰山川之屬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展省視也祭之前夕展牲則告其完全也碩肥腯也奉牲之時爲之贊助以歆神與封人歌舞牲同意也。明齋王氏曰按周禮於六牲有所以養之者初時畜之也有所以共之者將用而以共牲入陳也有所以奉之者既殺而薦之也蓋養者專於知物性而得其飲呼居處孕字之宜者也共者稍知禮儀者也奉者則大人君子而以交於神明大賓客者也小不可以長大大不可以同小畜牧一事曲盡其道如此）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載師工任土官之長任土者任土之所宜以制賦也物物色之也地事種植之宜地職耕牧之任政令則貢賦之征也）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

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廛空城也里民居也國中謂王國之中登禾稼曰場樹果蓏曰圃宅田致仕者所受之田士田仕者所受之圭田也賈田賈人有事官府者五十里爲近郊官田庶人在官之所受者牛田養公牛之所賞田以待賞賜者牧田畜六牲之所百里爲遠郊公邑之田六遂之餘地也天子使吏治之自此以外皆然遠郊之外曰甸家邑之田大夫所食采邑也三百里曰稍小都卿所食采邑也四百里曰縣大都公及王子弟所食采邑也五百里曰畺）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

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國宅公廨也園少利廛無穀故薄征之漆林乃自然之利非人力所作故厚征之其餘皆各官以十一之法取於民以自奉而又少分之以奉天子也其牛田牧田亦以其十一者共芻豢之用而又於所取之中分二十之三納之於國耳○易氏曰孟子之說十一之法通乎三代今考載師所言任地不止十一而已毋乃非周人之徵法與鄭氏惑焉蓋誤認載師爲任民之法而不知爲任地之法也嘗考載師之職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故曰近郊十一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故曰遠郊二十而三若公邑之田則六遂之餘地家稍小都大都之田則三等之采地故曰稍甸都縣皆無過十二是六者皆各酌其輕重而以其一十二二十而三者輸之於天子比皆任地之賦也

知任地之法異乎任民之法則成周十一之徵法可考矣浚儀王氏曰漆以飾器用而已舜造漆器羣臣咸諫防奢靡之原也[illegible]漆成林重其征所以抑末而返樸也與車所臣日此太宰九職之征與助徹之法迥不[illegible]類十六句相承上既言國故圃廛不言國[illegible]既言圃廛故稍甸縣都不言圃廛也其曰[illegible]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此鄭見[illegible]宅無征園廛二十而稅一是二句相承下文皆相承其曰以某任某地者田制定後方就田之中而起地之稅耳古人重本抑末故地稅常重而田租常輕也未知是否）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不毛不種桑麻也里布謂宅里之錢屋粟謂屋室之粟夫家之征謂衆寡力役之征○明齋王氏曰周禮國宅無征

里本無布有畝助而不稅家本無稅凡游惰必多貧乏使一家而出二十五家之[illegible]一民而出有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雖則前日施何能强其所無哉且先王制其田里[illegible]之樹畜任之以職豈容有宅而不種桑麻[illegible]而不藝五穀民而游手好閑者乃定爲常[illegible]而以時徵之乎遇謂此皆爲工商雜流而[illegible]也蓋均授以宅里彼則專以别業家甾厂粟構屋皆滿而不毛其差役與衆同故有里布以宅里得名非出二十五家之布也均授以夫田彼則專事别業不服於耕而他人耕之居夫三之屋而不助耕公田故出屋粟亦如一夫助耕公田之粟以屋室得名非出三夫之粟也閑民無專職出夫家之征謂辨其夫家之衆寡而起力役之征蓋民之受肥有上中下三等而施力役閑民雖不受地亦當計其家之衆寡而施征役以當十一十二等之征也大抵先王於不農之民必少授之田倂知稼

（[illegible]。又罰其惰使不得同於[illegible]業之人以慄其心然習之成俗爲之獲利終或不能强之以移其服習之故即其居與身而定征賦以等於務本力穡之人耳或曰有田則有粟米有家則有力役有身則有布縷孟子所謂布縷粟米力役之征而後世用以爲租庸調此古今之通適乃謂里本無布何也蓋周禮在民無不耕婦無不織有粟貢粟無粟貢他物以當邦賦推閒民無當職則使出夫布其一家專務於織則以布縷爲賦乍戰國時逐有布縷之征又與粟米力役併取之故孟子權時而言君子用其一緩其二後世仍習不廢其實先王非九職之民皆有征布也或者又曰夫三爲屋旅師掌聚屋粟今曰屋本無粟何也蓋此明言田不耕者出屋粟則田耕者不出屋粟明矣戰國時宅廛有征而有所謂里布併夫布而征之故孟子言廛無夫里之布此周家舊法也苟里而有布屋而有粟是凡宅皆有征即稅間架矣夫而有布是凡民皆有征即口率出錢矣尚得爲盛世事哉）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國中至四郊謂自廛里以及近郊遠郊也六畜亦任其力者若牛馬之類也）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序官林川言衡山澤言虞此則山言衡澤言虞義可相通也前之無職事者乃家厚逸居）

（之民此之無職者乃無常職而轉移執事之閒民也夫布謂一夫之錢薄征之所以恥其不能自立與）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槨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衰力追反。盛黍稷也槨外棺也不帛謂不得衣帛不衰謂不得服衰夫王道以養生送死爲始今乃禁不得用所以恥其不勉也。王氏曰載師任土自國中以及畺掌其大綱閭師任民自三農以至無常職掌其細目相爲經緯）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邦國諸侯之地郊里郊所居也域界限夫家舉其綱人民詳其目萊謂休而不耕者）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司馬掌邦衆故受其灋馬車有乘法人有聯法會其卒伍使不亂也旗所以指揮鼓所以進退兵器所以擊刺使之備物恐不修也）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量其地者家邑二十五里小都五十里大都百里也物謂地所有者野即甸稍縣都也所徵貢賦與閭師同。魏氏曰縣師王天下之兵賦不屬之司馬而屬之司徒者古者寓兵於農無事則屬之司徒此經制也有事而後屬之司馬此權制也是故司馬調）

（兵必儆司馬之屬先王所以防微也）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孤老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遺惟季反。委積國用之餘少曰委多曰積囏阨耕而不足斂而不給者也孤老幼而無父老而無子者也羇旅過行而寄止者也）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廬憩息之舍宿止寓之所路室室可以安身者也市交易之處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巡而比之不使有侵欺也。明齋王氏曰按會同師役道路之委積此國之大用而太府不言者蓋太府九式皆主邦中所用甸稍縣都之賦式用之餘所存甚多故廩人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倉人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飲食之事此所謂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互相督領使無失慎蓋平日以式法之餘各隨道路之便收貯其地卒然有用所以無饋餉芻糠之勞畿外邦國之法亦當如此是以雖千里征伐若衽席上過師也）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政作征。人民用以築鑿牛馬車輦用以轉輸皆力役之征也公旬每冬力役之期凡有旬日也蓋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然地有遠近不能齊至故以一旬爲期焉中年則減三分之一無年則減三分之二聖人之仁也凶札一切罷免恤勞困也三年大均稽消長也。章氏曰三代役法莫詳於周周禮伍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師田追胥之法比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此鄉役也有司徒焉則因地之善惡而均役有族師焉則教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辨年之老少以從役有均人焉則論歲之豐凶以行復役之法）

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師氏論官之長媺謂善道國子謂王太子庶子及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也至極也敏速也逆惡犯上作亂也取善輔仁之謂友無隱無犯之謂順。朱子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澄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蓄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

遂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眞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者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並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偏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者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強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惟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況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源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為教也亦然而已詳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

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中去壁朝）

音潮舉一作與。虎門天子路寢之門畫虎以示勇猛也司王朝者管理王朝而因以納誨也掌國中失之事謂教以國之典故得失之迹廢臨事而不迷也國子弟有國守者貴遊子弟乃貴無官守而遊於此者舉猶行也夷隸若東方南方其服布其兵劍西方北方其服旅其兵弓矢之類內列藩衛列營之在於其內者朝在野外而亦守之以王聽治於此也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養國子以道者）

優游涵泳以使之術乎事物當然之則也五禮一曰吉以事鬼神二曰凶以哀喪荒三曰軍以行征役四曰賓以禮交際五曰嘉以諧好惠六樂一曰雲門作於黃帝二曰大咸作於唐堯三曰大韶作於虞舜四曰大夏作於夏禹五曰大濩作於商湯六曰大武作於周武五射一曰白矢謂貫侯見鏃也二曰參連謂三矢相續也三曰剡注謂羽高鏃低其去則然也四曰襄尺謂與君射讓尺退立也五曰井注謂四矢貫侯均布如井也五馭一曰鳴和鸞謂升車馬動和應於軾鸞應於衢也二曰過水曲謂隨水屈曲不墜於險也三曰過君表謂轅門戟門表識之處當下而過也四曰舞交衢謂車在交道周旋中規折旋

（中先也五曰逕念左[illegible]也或曰五射謂弧弓夾弓庾弓唐弓大弓之法惟王弓不敢用一馭謂玉轄金轄象轄革轄木轄之節六書一曰象形圍周爲明缺半爲明也二曰會意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三曰轉注考轉爲老秀轉爲秃也四曰處事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也五曰假借長借爲長上之長少借爲少幼之少也六曰諧聲江叶工之聲河叶可之聲也九數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質變易三曰差分以御貴賤廩稅四曰少廣以御積冪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揉正負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廣遠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詻詻車馬之容匪匪翼翼。或問德行藝循可指名道則何如朱子曰道者知其理也如禮樂之文祝史所掌至於禮樂之理則知道者方知之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之謂鄭氏曰保氏養國子於道而不廢六藝六儀何也曰藝者道之分儀皆道之則游於藝習於儀而後能深於道也古之教者合道與藝而言之故其教造天今之教離道與藝而言之故卑者溺於技高之瘀應務而蕩於處也此學之大辨也）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闈者宮中之巷門也。魏氏曰師保氏主於備導王躬乃使兼教國子者因其宿衛王宮也王所皆善士王誰與爲不善乎又曰師氏以備臣保氏以彌王事相因也先王有師臣者有友臣者王於公孫則師之矣於師保則友之失師嚴而友親相須以成就聖德後世人王不知

務學故師友道廢人臣惟僕僕爲恭漢置諫議大夫唐宋置拾遺補闕人主易嘗與之爲友哉鳴呼帝王富有天下貴爲天子崇高極矣惟隆師親友使德爲聖人尊榮莫大焉乃徒知自尊而不知尊賢此世道升降第一闕繫也業氏曰周官三百六十竊分職鄰吏可謂纖悉而獨諫諍一職欽然不詳僅師氏掌以媺詔王保氏掌諫王惡一語而已以二官考之則皆守衛王宮者也其教國子以德而養國子以道者亦皆守衛之人居王之左右前後備王之顔問應對蓋已循誘其善潛格其非於冥默之中正不必以言顯諫發聲色之爲也又況周之設官分職平時之詔王爲治者不一人也冢宰則詔王馭舉臣民詔王廢置百官府司會則詔王廢置天府則詔王察舉史之治廩人則詔王教國用太史閏月則詔王居門小史則詔王忌諱内史則詔王聽治司士則詔王治小臣則詔王法儀長幼尊卑無非詔王之職出入起居無非詔王之時是不特一師氏詔王而巳也以至臣民之復逆大僕達之三公孤卿之復逆小臣達之擧吏庶民之復逆御僕達之民有可詢則有外朝窮有可逆則有路鼓苟有過惡豈有不得開者哉是又不特一保氏諫王而已也是故轄誦詩諫則替[illegible]之官得言矣上傳言諫則士師之官得言[illegible]商旅市議則司市之官得言矣獸臣有箴則山虞之官得言矣巷伯傷讒則寺人有言矣揚靡飲酒則懸夫有言矣古人不以諫名官而人得以諫雖春秋此意未孔自漢武置諫大夫專掌議論於是有諫官之名鄭昌訟寬俛則曰臣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鮑宣論何武亦曰官以諫諍爲職不敢不竭愚夫職在諫諍而後得言事非諫諍而言事乎不越職乎思故始疑罔人之不[illegible]諫官而於專周八協乎之諮廣始喜漢入之專設諫官而小[illegible]許諫[illegible]諮欲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强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其行德行之行並去聲强上聲。糾德而勸之朋友則不至於足已正行而强之道藝則不至於實行巡問稽之衆論也觀者觀所由察者察所安任國事用以爲吏也行赦宥失教誤犯者使之自新也。魏氏曰此訪求人才也賓興有常此則察舉遺逸焉大宰歲終考察吏治以詔廢置法之經也王時遣使者出而訪察吏治法外意也此聖人所以明目達聰而無壅滯之患也與）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衺惡在心故爲不善者也過失在事誤陷於惡者也以禮防禁不遽加刑也言責曰讓楚撻曰罰明刑者去冠飾而書其狀於背也恥諸嘉石所以辱之役諸司空所以苦之歸於圜土所以收而教之施惠如賙以衣食濟以藥石之類。王氏曰聖人之惡惡也非有與於己故其讓其罰其役其歸圜土寬柔不追不過使之生其恥心以彊其罷不罷於刑而已後人之惡惡也皆出於己有是惡即以嚴刑加之蓋有疾其歸於善之意或甚矜）

（至於殘忍遲中而無赦再三中赦之也）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難去聲下同。難相爲仇讐也）（過誤也成平也使鄉民共平解之也鳥獸亦謂過而殺傷者）凡和難父之讐辟諸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君之讐視父師長之讐視兄弟主友之讐視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辟從皆去聲。主大夫君也瑞節剡圭也不從王命故以瑞節與調人使執而治其罪也張氏曰此殺人者或是八議三宥之類法所不加而孝子忠臣之心情所當原故立爲辟讐之典也）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讐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讐讐之則死（反殺者被殺者之子弟既殺其讐而讐之子弟復殺其人往來報復無有已時故使邦國交讐之而不容也明齊王氏曰殺人而義者被殺者不義矣若爲姦盜而被殺之類被殺者子弟不爲仇讐之則服死刑罪此黨惡不服義也不同國三字衍文或問君父之讐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朱子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即所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凡有鬭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王氏曰鬭）

（怒乃仇殺之漸亦和而平之平之不服則書其應和之端於史首發難者即爲不直而誅之則莫敢先動矣。何氏曰殺人而死邪之大法也彼既殺人父兄盍以王法誅之奈何使其子弟讐之邪曰法有經權情有故誤殺人之父可誅也如魯軌之殺徐達之則不可誅也殺人之兄可誅也如田橫之殺麗食其則不可誅也原情以定法因法以求情可也必若逆私忿肆奸感以屠戮無辜則所謂不行殺而誅者又何譎和之有哉聖人承衰亂之後矜過誤而弛重辟之典原人情而立辟讐之法慮之精而處之當矣）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判別男女之合必行媒以有別也成名謂子生三月父名之男子三十筋骨堅強女子二十肌膚充盛陽舒陰促娶嫁之期過此則失時矣判妻謂被出而再嫁者入子謂納女而爲妾者皆書其故杜訟端也）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中去聲○中春陰陽和會之凡會男女者順天時以成婚姻也奔者速不備禮之謂不禁暫許之也無故謂非貧不能備禮及大荒殺禮之時不用令不用媒氏六禮之令也無夫家者謂鰥寡也鄭氏曰奔者不禁將淫奔不禁乎是誨淫也曰非也禮不云奔則爲妾乎奔疾速之義也女子必六禮備而後行時至聽奔謂不備禮而皆爲可也易歸妹以須反歸以娣是也然亦聽爲妾而已不以干會男女之正又[illegible]春[illegible]示也防之至也王氏曰[illegible]身是已失節也此云哥無夫家者而會之非與夫天下之人上智寡而中材多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固女子之節苟盡責此事則失所者必多且非貞節之人徒使之不嫁以避失節之名則其陰至於敗俗必有甚者故聖人於牧民之艾而開爲此法所以待中人其娶之者即孟子所謂娶妻非爲養而有時乎爲養也）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禁遷葬者與嫁殤者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其附於刑者歸之於士（兩去聲。一色之謂純倍丈曰端倍端曰兩五兩蓋兩疋一束其有十端取雙全之義也遷葬嫁殤謂男女妖七父男痛之或遷他家之男以合葬或嫁已家之殤女以祔之生異室而死同域瀆亂人倫故禁之此邴原所以辭曹叔也陰訟謂中冓之言勝國之社乃亡國之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者黜之於此恐宜露也葉氏曰古者納幣不過於此則君婚姻之禮雖詳而其儀賓器此婚姻所以及時而男女所以得正與鄭氏曰國之亡必始於男女之無別故就而聽之惕之也○魯哀公問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而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于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昏矣羣生閉藏于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也極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爲冰泮而農桑起婦功而殺於此）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

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賖（商賈之賈音古成賈之賈音價後倣此賖音奢。司市市官之長次次舍也叙行列也陳肆列也物靡謂後靡之物阜盛也布即錢也徵召也價買也質大券曰質小券曰劑賈民謂儲蓄之民僞以物言詐以人言刑罰憲徇扑也同者官民相通也貨不售則斂而買之民無貨則賖而貸之）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於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昃音側。百族百姓也市於日昃交易而退也商賈市於朝將家於其間也販夫販婦市於夕時用其餘力也鞭度刻尺寸於鞭之柄以威衆而度物也平肆謂均其次之分界展成謂省其貨之成否奠賈謂定其價之高下上旌當市之時掛旌以爲衆望也思審度之意介分辨之意臨此二次以聽治訟則不待株連而事速理矣）凡萬民之期於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叙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期謂賣買相約辟布者開布帛之府以相貿易也量度者辨器而求其齊

也刑戮者犯令而彰其罪也市非器維則有物壅滯故事各以其地而分叙焉貨賄六畜亦各有肆使其主易於求之三日而無識認者然後舉而入官以息爭也）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亡者之亡音無缺貨行使之有利用者使之阜蓋貴其價以來之亦民不賤用物也害財者使之失賤貴者使之出蓋賤其價以抑之使民不貴異物也重即謂布卓若令茶引鹽引之類無征鬻稅以與民也作布鑄錢以聚物也。魏氏曰古者市納賈以觀民情之好惡風俗之得失政治之污隆繫焉是故起其價以徵之正民之所好也抑其價以却之正民之所惡也昔齊侯問市賈晏子對曰踊貴屨賤而齊侯爲之省刑乃知司市之所治抑末也其本繫於上之人耳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擅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擅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夫玉起於禹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去周七八千里水絶壤斷舟車不能通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呂氏曰三代之時所以作錢幣權一時之宜本非先王財貨之本處論國用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通制則有九年之食以爲財貨之盛三登曰太平王道之盛也以此知古人論財但論九年之積初未嘗論所藏者數千萬緡何故所謂農桑衣食財貨之

（本錢布流通不過權一時之宜而已先有所謂穀粟泉布之權方有所施若無其本雖積鏹至多何補盈虛之數所以三代以前論財賦者皆以穀粟爲本所以九貢九賦用錢幣爲賦者甚少俸祿亦是頒田制祿君卿大夫不過以采地爲多寡亦未嘗以錢帛爲祿是以三代之人多地著不爲末作漢初尚有古意王公至佐吏所謂萬石千石百石亦是以穀粟制祿至武帝有事四夷國用不足於是立告緡之法以括責天下自此古意漸失錢幣方重自漢至唐惟五銖開元最爲得中本朝初用開元法其錢皆可久行自太宗以張齊賢爲江南轉運務欲多鑄錢自此開元之法一變而錢皆惡薄不可用不知國家所以設錢以權輕重本末未嘗取利論財計不精者但以鑄錢所入多爲利殊不知權歸公上利之大者南齊孔覬論鑄錢不可以惜銅愛工若不惜銅則鑄錢無利若不得利則私鑄不起私鑄不起則斂散歸公上此其利之大者徒徇小利錢便薄惡如此則奸民務之私鑄紛起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利孔覬斯言可謂不易之論也）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鄭氏曰在民若以水和米麻代絲之類民所造也在商若以石爲玉蕢庭爲揚庭之類行貨者所飾也在賈若飾今爲古飾陳爲新之類居貨者所飾也在工若陶中竊銅和錫之類造作者所飾也）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於刑者歸於士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憲罰懸示責讓也徇罰聲罪徇衆也扑罰夏楚撻辱也市者貨利所在君子不入焉故貴者過之或赦或罰不言王后者至尊不敢斥指也○鄭氏曰刑人赦何也曰司徒言之矣士師恊日刑殺君欲免之則吏會其期而赦之言非是無過也婁里王氏曰罰幕帟蓋帷何也曰幕帟蓋帷皆自蔽之物也市利之藪也奸利小人之行也小人之行不可以示通國者也罰幕帟蓋帷言當自蔽藏恥之也朝在前而市在後之意也）凡會同師役市師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債之事（大衆所在必有市焉則不乏用也○張氏曰市師即司市也所謂市者非特國市而已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則專以待賓客會同師役之事量人量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則道路之與軍舍亦有市矣有市則有賣債之事而當時未嘗有外市之官特以國市總之惟會同師役之時則市師帥賈師而從之是以國市之官而分任其事也）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債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平其價曰成人民奴婢也珍異四時食物也大市民人牛馬之屬小市兵器珍異之屬書契交易之券也同其度量欲長短淺深之均齊壹其淳制欲副廣匹長之合式○陳氏曰舜以五歲同度量周十有一歲同度量此步尺所以一而得其具正也後世之尺或以黍或以忽或以指然黍有大小絲有鉅細指有長短此步尺所以異也）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朞內聽朞外不聽（王氏曰既質劑而後有謂治者蓋人之奸偽無窮物之外飾不測有用後而得其情者亦有貨物多不及詳檢者故因地之遠近為此限期過期不治欲民及時正明其交易不使訟無已時官民俱勞也）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於玉府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何氏曰絘布得師所取在次之泉也總布肆長總斂在肆之泉也質布質人所稅質劑者之泉也罰布司市所舉犯令者之泉也廛人本斂廛布而兼斂諸布者欲使知取其物之稅不得取其地之稅也五布皆入於泉府所以斂市之滯貨也愚謂入於玉府以飾器入於膳府以供羞先王之無棄物如此○鄭氏曰官鑄錢散民間有散無斂則泉法不行官設法以收之不入外府而入泉府者還以便民也）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偽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平者不得擅為高下也憲表懸之也鄭氏曰飾行以卑欺人儥慝賣濫惡之物者）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

儥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凡國之賣儥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賣當作買○恒常也謂若乘饑荒而貴儥米穀乘疾疫而貴儥藥棺皆禁之使有常價也嗣更代也謂空乏而欲買於民財畜而當責與民皆更代而掌其所直之月也○婁里王氏曰賈師禁貴儥者使有恒賈亦是三代以前之事蓋三代聖王養民者周而取民者畧國中商賈五口而當農夫一人亦受田於國荒則去幾札喪則無征王之加惠甚沃也至於市政森殺所以使之安其業而樂樂利利者尤備是故當其貪漁無厭乘天患而高價厲民則賈師為之派成而奠價後世皆民自為養而關津之吏因公擅斂以倍克之無所不至倘賈師之法行則惟有裘足不至而小民坐槁而已矣趙清獻在會稽不損粟價四方商賈輻湊歲凶而民不饑後世有以禁民貴糶為救荒之奇策者此錫狗周官而不知潤澤者也）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鬭囂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於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囂五羔反○鬭力爭也囂口號也虣虐物也亂悖理也陵犯私相侵也屬遊飲食私好相結者也）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不物謂奇言異服怪民也竊物曰盜傷人曰賊徇而行之不待歸於士也）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王氏曰坐作出入錯大市朝市夕市各有作止之期與出入之候無得擅後以亂市法恐閒襲掩而捕之也罰使之出布也○鄭氏曰四時珍異養老慈幼者需以共故貴債者亦禁之教孝慈教睦焉坊出入教讓正坐作教禮羣聚而飲酒誅疾之矣故禁之禁之者作勸儉教敬懲厚民敦俗之道也一市耳而治教禮政刑之道畢具道靡問故也欲正人心匡俗失者必謹諸此矣）肆長各掌其次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斂其總

布掌其戒禁（爾亦近也相近者相遠如布泉之名同而制之精粗則異也相近者相爾如牛馬之賢與而物之肥瘠則同也何氏曰平者平其價之賣正者正其物之名○張氏曰先王之立市也不使雜於閭里懼其亂政也不使士農爲之以商賈之人拘心近滯恐其亂俗也昔者晉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而曰雖有澤車華服不敢與士若子商則周公遺化猶存什一於千百也後世亢市無法士農雜而爲之是以人皆篤於利士君子而有商賈之行聖人以通治天下之意無復存矣）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

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泉府主錢而謂之泉者取流通之義也征布即廛人所斂之五布抵本價也從其本價不邀利也李氏曰主謂都鄙大夫有司謂鄉遂之吏有此符信然後予之恐奸民乘時販賣官爲所收而民不沽賣患也○馬氏曰買之於方滯之時賣之於欲買之際此與常平之賤糴貴糶之意同泉府則以錢易貨常平則以錢易粟其本意皆以利民非謀利也然後世常平之法轉而爲和糴且以其所儲使用而不以濟民則權恐其數之不多利之不美於是亦以理財之法視之矣）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貸音特○賒貰也喪祭事大但立期取償而無息也貸乞假也辨而授之察其眞貧而後予之也國

服爲之息償本之後使民爲國服役以完工價之費也○何氏曰國服爲息先儒多以爲貸錢取利王介甫因其說遂立青苗之法天下騷然胡致堂父子以其病民也遂力詆周禮非周公之書噫以釋經一言之誤而貽天下之大患廢聖人之全經其失均也）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國之財用有司興作之財用也納其餘者入於職幣也○葉氏曰熙寧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爲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爲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與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辯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與以爲聖人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

（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為之息若此者眞周公所為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謂之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則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而不與則誰與之將無以充其用而恤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為息凡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為不仁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為之蓋三代因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籍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嗚呼若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歲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為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為深知周公乎凡使周公為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況其盡予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為義坐視小人為之亦以為當然而無怪也徒從其後鼙麼而議之厲色而爭之然則仁者固如是邪）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司門防守官之長管謂籥鍵其牝也管以閉之鍵以啓之正者禁其淫侈而歸於正也犯禁謂犯偽節之禁者舉之沒入於官也死政之老孤死國事者之父祖及子不專特委積而歲以此學之也監門謂門徒使之養牛使芻牧也其餘謂祭門之胙造至也以告則使於逆之。王氏曰按門闕之設所以豫備不虞而無守禦之兵何也蓋城郭溝池之固有掌固道路之阻有司險封疆之官有掌疆皆夏官之事若地官則主守土凡王畿吏民若其所繇而特設掌門關之管鍵則雖大司馬之屬有所出入苟無司門之節門閽之吏亦得而問之矣後世門關管鑰並屬於大司馬豈知周公之意哉）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

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為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傳去聲出之之間疑脫入字敂音叩內之之內皆納。節謂璽節聯門市者自外入者通之門與市自內出者通之門與關也征者征其出入之貨廛者賦其市地之廛不出於關謂從私道而避征稅者則沒入其財而撻其人也傳謂文移無征所以興用也猶幾所以防奸也敂擊也送令奉令以送其往來也）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

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於天下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使去聲蕩當作簜。節行者所執之信也辨其用者或用以守或用以使也邦國用之土取比德也都鄙用角取禦侮也虎爲毛虫之長人爲倮虫之長龍爲鱗虫之長故鑄金以象其形焉英瑛英也簜大竹也謂飾以玉與竹也符節剖竹以相合門關之官爲之璽節加印以示信司市之官爲之旌節析羽以彰華鄉遂之官爲之有期立爲限期事畢則反之也不達惟圜土納之。易氏曰節所以輔王命傳所以輔邦節先王之時天下爲公雖有節傳示信而信行於節傳之外陳氏曰節之爲物或以王或以角或以金或以竹或用以守或用以使或用以民珍圭牙璋琬圭琰圭穀玉使者爲信於所通者也龍節虎節人節符節旌節行人爲信於通路者也調人凡和難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此琰圭耳則琰圭不特旌於使身民亦與之也書康誥曰越小臣諸節春秋之時宋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於府人而去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則守節不特於邦國都鄙雖官府小臣亦有之也考工記牙璋穀圭七寸琬圭琰圭九寸漢竹使符竹箭五枚長五寸然則先王之節其長蓋亦不過於此若大旌節之制又加長焉說蘇武之伏節則非以寸計之也漢竹使符銅虎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符郡守唐符璽節凡國有大事則出納符節班其右而藏其左先王之節其班與藏蓋亦如此然老子曰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則藏其右者非是）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

形體之灋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遂人猶小司徒也野祇指向縣都而言鄰言近也里言同井也酇者贊助之意鄙者邊鄙之稱縣者首尊之義道水曰溝植木曰樹簡其兵器以除害也教之稼穡以興利也方氏曰造鄉邑必因山川原隰之而勢規谿涼藪收之便宜度道路溝渠之支奏所謂形體之法也。魏氏曰六鄉聚居國中其勢易行六遂散處於野勢有所不使而聖人一之促零就整以法齊其不齊是以遐猶較若畫一使各掌其治敎刑禁者親民之官皆得自專其治後世守令太輕必也亟其任專其任久其任而後可以大有爲耳）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甿志排反耡音助政讀作征。甿猶懵懵無知之貌劑要書也每家止任二人以下地爲率也樂謂鄉樂所以化其俗也昏即昏禮所以正其家也土宜辨十二土之宜也興耡謂民之弱者衆起而助其耕也時器謂耒耜錢鎛之器及時而鑄治之也彊予謂民之彊者以餘力而予人也土均辨五物九等之差也一治野而厚生正德利用之方畢具矣孰謂先王之爲畧於野乎哉）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

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一廛二畝半之宅也田間休空之處爲萊上地家七人中地家七人下地家五人此外謂之餘夫亦別計人數而授田也）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遂溝洫澮川皆所以通水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又倍之澮廣二尋深二仞川則因自然之勢而利導之徑畛涂道路所以通行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則因川勢而加廣之達於畿者通於千里之畿內也。柴氏曰司徒言井邑遂人言溝洫非鄉遂異制也井邑定田畝以出稅故以四井四邑言溝洫定水道大小以與利故以十夫百夫言鄉言井邑則遂之田賦亦如之遂言溝洫則鄉之水利亦如之互文見義爾愚按孟子言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而遂人之法以十起數故古今諸儒皆疑其不盡用井法焉朱子曰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又曰溝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決不可合後之言田制者皆宗之然獨嘗思之井田之法自夏禹以來非一日之積成周安得獨於鄉遂之地而破壞之且當是時千八百國各有鄉遂則將使近國都之地者不得服先疇而食舊德乎況經明言以達於畿安得謂專用之於鄉遂邪蓋井邑溝洫實相表裏者也方里爲井井九百畝夫三爲屋屋三百畝跡三井屋三屋而亦得九百畝又以百畝爲澗用溝貫其中畛僅其上兩岸之閒各分五十畝以有餘夫以牧六畜所謂十夫有溝溝上有畛蓋豆三里三分有奇之地以其徑者言之也所謂百夫有洫洫上有涂蓋縱橫各豆三里三分有奇之地以其橫者言之也至於千夫有澮澮上有道則豆三十三里有奇之地又以其徑者言之也至於萬夫有川川上有路則縱橫各豆三十三里有奇之地又以其積者言之也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爲偶茲非其明證與然則一成之地方十里則有三溝三洫之縱橫除去閒田實爲七百二十九夫又除去公田實爲六百四十八夫矣一同之地方百里則有三澮三川之縱橫除去閒川實爲七萬二千九十夫又除去公田實爲六萬四千八十夫矣若其井牧之法則又祇以縱橫加倍計之一成止於五百七十六夫除公田爲五百一十二夫一同止於五萬七千六百夫除公田爲五萬一千二百夫蓋成同之間豈無污隆之處僥确之所必如是而後能數其實耳先儒乃欲四面各加一里以合一成之數各加十里以合一同之數夫井田隨地而制形乃無故棄一里與十里以爲閒廢之壞乎吾知其必不然矣或曰如子之言鄉遂都鄙實無興法然則孟子所謂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者非與曰經因言之也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是則什一什賦之處也若鄉則爲近郊遂則爲遠郊故司徒云井牧田野遂人亦云治野安得役謂之國中也哉然則周人之徹實未皆兼貢助而用之而井田之通乎天下明矣故浚儀王氏有言以水佐耕若豐稍人字之以木佐守者固司險掌之自鄉遂之法兆至商鞅決裂阡陌呂政通決川防古制蕩然矣古者內爲田廬外爲溝洫在易之師寓兵於農伏險於順與下坎上坤之象溝洫之成

（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衰至秦非一日之積先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入其中如入無人之境悲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野役師田工作也熊虎曰旗鄭氏曰六鄉有徵調大司徒以旗致萬民六遂別有大旗亦司徒掌之有事遂人請於司徒用以徵調）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綍音紼。野牲麋鹿雁兎之屬野職薪炭疏材之屬綍舉棺索也陳列也大喪之正棺殯啓朝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明齊王氏曰凡疏導之法輓濟之便皆於是在而封植以息爭端設險以限戎馬實寓其中矣自遂溝徑畛而下民各以其力自治之洫涂澮道者必上之人創之合衆力修治若川之與路則其工夫尤大非一方之民所能辦必損府庫之積移用其民乃可成軍禮所謂大役用衆者也凡欲積貯富厚必始於此自黃帝立法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皆謂是爾朱子曰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按阡陌者舊說以爲田家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從橫以通人物之往

來卽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閒百畝洫閒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閒千畝澮閒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因此而得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刻急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幷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卽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爲田而田皆出稅以數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爲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而遂破租庸以爲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董仲舒言富者田連阡陌而請限民名田蓋曰富者一家而並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於所謂商賈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蓋當是時去古未遠此名尚存而遺蹤猶可考者顧一時君臣乃不能推尋商究而修復之川豈不可惜也哉）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

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遂師猶鄉師也經牧經畫而井牧之也可食謂可耕之處財征賦稅也時事如四時水旱之事移用他遂之民以相救助則人力可勝天災也。方氏曰讀法興賢詳於六鄉經野勸農詳於六遂亦互相備也後世民自為耕作有水旱富者尚能自救而貧者坐視其田之蕪沒然後知先王設官以移用其民慮事周而興利博也）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入野職野賦於王府賓客則巡其道修庀其委積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叙其事而賞罰（庀爾匹反磨音歷。審亦聽也野職野賦齒角羽翮絲紵之類庀具也以幄帟先葬窆之間張神座也道帥之也磨者適歷也天子千人分布六綍綍疏得所名為適歷抱持版之名字而按錄之也封土為丘籠盛土之器也闉壙用蜃車載蜃之器也平野民均其役也魏氏曰未至師遂師先以單法部署而行賞罰帥而至則賞罰一聽於大司馬若大司徒）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此遂官之長也何氏曰謂

之邑者民之所聚皆邑也在邦甸則謂之公邑在家削則謂之家邑在都則謂之都邑也）正歲簡稼器修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稼器耒耜鎡基之屬稼政耕耘收穫之令興甿舉其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為也明其有功者明顯其功而不使之沒屬其地治者聚飭其職而不使之怠蓋興甿之後因以察吏也鄭氏曰四達自遂大夫達縣正縣正達鄙師鄙師達酇長酇長達里宰里宰以下無爵故止言四。魏氏曰鄉遂皆有選舉而市獨無之古法工商不得入仕噫聖人惇本抑末之意可見矣又曰漢舉賢良方正孝廉茂才猶鄉之賓興賢能其舉孝弟力田猶遂之興甿古意猶有存者故三代以選而漢得人為盛後世徒存其名而鮮實效由於上下皆以偽相蒙也）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徵徵召比案比趨催促也魏氏曰遂大夫言政令縣正加以徵比親民之官兼理期會細事也田里職事上有成法縣正親民為之計畝而授度丁而分稼事賞罰秋官之野刑上功糾力也漢制尚有田律）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移執事移用其民以相佐助也。明齋王氏曰縣正猶鄉之州長惟作民而師田行役掌其政令與其賞罰此一事語意皆同至於州長有正月之吉春秋祉祭之讀法考行有春秋州序之

（禮射而此乃缺如則遂大夫之與此將安所稽乎是縣正亦當有序矣至於此有頒田里分執事而州長無之者蓋近郊之民有族所聚不止田里之事故於載師特詳焉）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數上聲下同。祭祀即禜也作民起役也時謂四時媺成於鄉三物者惡附於鄉八刑者。明齋王氏曰鄙師猶鄉之黨正黨正於孟月吉日春秋祭禜有讀法之禮歲終蜡祭有正齒位之飲皆於序行之然則鄙之會聚其衆豈無序乎）

酇長各掌其酇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簡器閱稼器與兵器也有司謂遂大夫簡之則器無不精數之則器無不備趨耕耨而野無惰農稽女功而家無休織。方氏曰古者王內之政令內宰治之民家之女工酇長稽之所以上下男女各警其職而事無不舉務無不行也）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於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耡助耕也合耦以相助佐則勸者倡而隋者奮也秩敘聚民之常變與次第也待政令者不敢專也。鄭氏曰遂大夫曰稽縣正曰徵其大凡也酇長曰校登里宰曰比其細數也彌親民者彌詳陳氏曰里宰猶鄉之閭胥里宰於農中寓教故行其秋敘閭胥於教中寓農故書敬敏任恤此其文之異耳沒儀王氏曰賈公彥疏云周時亦有牛耦耕至漢趙過始教民牛耕今考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冉耕亦名伯牛賈誼新書載鄭穆公曰有姓飽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何待趙過過特教人耦耕費省而功倍焉爾）

隣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徒於他邑則從而授之（相糾以遠罪也相受以寬和也。王氏曰祭祀喪紀贊其財師田行役贊其力一里之中如一家然所以爲仁里也。魏氏曰六鄉士也故詳於教六遂農也故詳於養因以互文見義矣又曰鄉遂舉吏漢散爲亭長三老嗇夫尚以教導爲務古制時見一班至唐爲里正坊正村正宋爲保長者長則僕僕執役於官惟徵催錢糧勾攝公事爾世變江河愈趨愈下矣俾長徐氏曰夫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爲國之本也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勞逸者可見勤惰者可開矣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上盡其心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疾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泉有源治有本道者審本而已矣故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也如是今之爲政者未之知恤已也）

（譬無田而欲樹藝雖有農夫安能措其殊力乎是以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爲之綱目也使其鄰比相保受賞罰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順逆可得而知也及亂君之爲政也戶口漏於版圖夫家脫於聯伍避役之逋逃者有之於是姦心並生而僞端競作小則濫竊大則攻刼嚴刑峻令不能救也人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其惟審人數乎）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爲之等（耡粟助耕公田之粟屋粟田不耕者之所罰閒粟民無職事者之所罰吳氏曰甸地閒田所用之粟未詳孰是三等之粟以當稍秣而有所餘者旅師各隨道里之遠近而聚於田里無得耗費因以濟民所謂用之也興者發散之名官貸粟與民也積者積峙之義民輸粟還官也平頒者出入均平無入多出寡之病施其惠謂補耕助斂散其利即荒政之散利三者之斂必欲其均也新甿謂新徙來者無征以寬其財無役以寬其力人多授以上地人少授以下地所謂以媺惡爲之等也○鄭氏曰積粟陳則齊以質劑爲信致民而平頒之令輸新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是也婁里王氏曰王制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欲啓行而爲備也自諸侯來徙期不從政初至而未集也古之保民曲盡其道如此明齊王氏曰旅師掌

六遂之賦猶閭師之於六鄉閭師言任九職以征其賦旅師言聚餘粟以散於民徵散各指其一事又且閭師罰惰民之法旅師聽新民之治皆互文也）

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乘去聲○四邑爲邱四馬爲乘一甸之地凡四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兵卒七十二人馬四匹重車三乘餘卒二十五人牛十二頭故名邱乘也同徒同井之徒也司馬主兵司徒主役故各帥而聽之○王氏曰井邑邱甸縣都出兵之法此但言邱乘者以邱出馬一匹四邱出車一乘井邑之

兵自此成縣都之兵由此始故舉以爲名令之治其兵賦也）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羇旅凡其余聚以待頒賜（余當作餘○疏材疏之可食者木材木之可用者稍聚稍地之畜聚也甸聚甸地之畜聚也餘聚則縣都畜聚之類與）以式灋共祭祀之薪烝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烝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材用凡軍旅之賓客館焉（木材以共張事也委積薪芻委積之薪芻疏材以助食用也野委廬宿之薪芻兵器以衛賓客）

（也野囿田獵之苑囿材用以備修築也軍旅之賓客謂諸侯助王討者）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爲之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政政令也和者斟酌適中之謂地媺者從重地惡者從輕則豐約各得其宜矣。王氏曰按治天下之道惟取其均平而已冢宰均四海司馬平邦國而地官特設均人土均二職者均平必自土地人民始也蓋因地以令賦地有肥磽而賦出之輕重然忠氣有時而衰壯則用賦不可以不均因家以起役家有上中下而役由之多寡然戶口有時而損益則力政不可以不均諸侯之國各有所出爲歲之常貢此地貢也寶藏有興衰侯國有因革故地貢不可以不均九職之民各有所業此地職也民有所移業有所更故地職不可以不均山川險易道里遠近大而司馬均諸侯之守小而掌固頒士庶子人民之守地守之謂也事變不齊若昔治而今亂昔險而今夷故地守不可以不均此司徒所以有均平之政也然此特均之常耳至於司空廣地居民使地周民居而無曠土民盡地利而無遊民必有待於移民以實其空此則司空之事而宗伯所掌之禮是之謂大均非用大衆不能盡必合六官而後可）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爂用犬（糞去聲種上聲緹音底潟音昔貆音萱埴昌志反彊其兩反㯺呼覺反爂孚照反。化變而美之也物地占其形色也騂赤色緹縓色墳壤潤解渴澤潤水處潟鹵也勃壤粉解埴壚黏疏彊㯺堅硬輕爂浮脆也。王氏曰九者之土化之灋用牛羊麋鹿貆狐豕犬之骨焚爲灰以漬其種蕡則以麻子擣之以漬種也所用之汁不同因以助其種之生氣以變易地氣則薄可使厚過可使和而徐之所獲必倍常詩云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是也或曰以汁糞其地也）

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旱暵共其雩斂喪紀共其葦事（瀦音朱畜同蓄列祿計反。瀦積水之陂防制水之堤蕩播也列盛水之塍舍止也寫洩也蓋由無水則燥故有以止之而多水則澇故又有以洩之也作猶治也閒遂舍水於列中乃涉歷而揚去前年所芟之舊草因以治田而使之肥美焉稼澤謂種穀於澤地殄病也絕也夏凡暑雨以水浸草可以絕其根則稻可得而種矣雩斂雩祭之所斂也葦事所以塡壙而槃滋也鄭氏曰芒種稻有芒者性易生今湖鄉多有之。魏氏曰中原地高惟近水者可稻聖人推盡地利以南方水田之法施於北方防豐凶備旱潦也今中原彌望地多荒蕪此困窮之本宜重農扈之官使南方老農爲師廣興地利富庶其可幾乎婁里王氏曰三代東南爲龍蛇之藪民文身以居江漢以南不通中國何得有東南水田）

（法后稷所謂誕降嘉種秬秠穈芑皆西北高原之事蓋聖人教民耕耨蓄洩全在溝洫神禹所謂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是也班孟堅西都賦云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紛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鍤成雲西京近古雖阡陌既開其跡尚未盡泯故猶有水田之利嗣後屢爲戰爭戎馬之場溝洫故道湮不可考遂令沃壤化爲石田而東南版圖日廓人謀既臧地力兼盡遂以天下之大仰給一隅而中原以北甘心棄之不顧噫可歎也莊渠之說理非不長然謂三代聖人以南方水田之法施於北方防豐凶備旱潦則非矣是不可以不辨）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王巡守則夾王車（守去聲下

同。道說也圖山川形勢之圖事農圃藪澤之事慝謂物產之不美者原其生謂求其所以生也求取辨之宜否也巡守行視所守也）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土俗王巡守則夾王車（辟音避。方志古今記載之蹟也觀事博覽多識之事也慝謂民風之不美者辟忌不苟徇之也俗習尚之善否也。魏氏曰古左圖右書土訓圖學誦訓書學王適諸侯而二官夾車備顧問王中心無寫而左右各以其職爲獻納廣王耳目而開拓其心胸俾四海如指諸掌萬古如昕諸目也鄧氏曰王萬國之心師保氏主格王格其心也萬國王之體土訓誦訓主訓正俾王知地治於我同體也其養一也）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掌山林者林衡亦受法於山虞也厲遮列也陽木生山南者斬以一陽之月陰木生山北者斬以一陰之月皆取其氣之始生也服車材耜農器季猶穉也用稱材取其柔也掄擇也不入禁不入所禁之山也婁里王氏曰入山掄材雖邦工亦必以時但不拘期日耳若邦工不時有需僅斬四野之木不得入山萬民斬材則必以冬夏而復有日數所以息紛爭養物力非故專利而病民也）若祭山林則爲主而修除且蹕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

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爲主辦護之也修除治其場處也萊除其草萊也取禽左耳曰珥蓋田既止則立虞人之旗令獲者皆致禽於其下珥取禽耳以計獲之多少也）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灋於山虞而掌其政令（山足曰麓守藩界也計者計其守護之功也蕃茂則賞刊落則罰）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舍造）

（梌。豤言澤者謂連川之澤若濟溢爲滎之類鄭氏曰時謂當漁時舍其苛弛禁也四時惟夏不漁季冬大漁愚謂川澤魚鱉蜃蛤之屬）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玉府頒其餘於萬民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旗以屬禽（入於玉府當邦賦也頒於萬民不私利也澤物之奠芹茆菱芡之屬葦蒲所以爲席者屬禽聚而別之也○方氏曰周官不以山澤授民而官守之此先王所以忠利於民而盡蚩物之理也盡山澤頒於民則爭訟繁益竊者無忌且或非時過取以自耗故官爲厲禁而使其地之人守之山林則斷材有期日竊求者有罰川澤則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耗之無門用之有節所以滋殖阜蓄而材物不可勝用也詳考經文皆官爲民守所徵者不過齒角骨物羽翮葛材草貢而又以當邦賦外此無纖毫之征用此知門關肆市之有征乃所以抑末禁姦而出於不得已也若欲擅利則山澤之利豈特十百於門關之征哉）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令謂時與處也麛鹿子也麛卵則不遂其長毒矢則必致其死禁之所以愛物也○易氏曰田之義有三大田之時虞人萊所田之野教民以戰陳之事天子乘革路建大常見於司馬是也其次牧畜於囿設囿遊之禁以時取其賦而不廢予祭祀賓客之用天子載旌車之旌見於獸人是也若夫邦田之地政非囿人所禁之地亦非大司馬所萊之野平田之地迹其禽獸之所舉者故謂之迹迹人者掌其地政則爲厲禁以守之當邦田之時天子載木路巾車所謂木路以田者此也）

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卝古礦字○金未鎔玉在璞曰卝五金玉石名有産地金有五品舉金錫該之物其地圖物色其所産之地使按圖而取之也○魏氏曰以時取非有故不得已不輕取也權萬紀言宣饒銀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唐太宗黜之曰朕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利以桓靈待我邪此可以爲萬世法矣專里王氏曰恐豪取發者託言公事越界侵漁致傷地脈故授以地圖令其按圖而取苟與卝人之禁令[illegible]禁而誅之此卝人之禁令也）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量度受之以共財用（當去聲下同）（齒角骨物以爲器用也易氏曰平地之農以稼穡爲事而供十一之賦山澤之農以射獵爲生亦各輸其所有以當十一之稅也）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搏十

摶為縳（翮羽本也羽翮以為旌旄弓矢之用也）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於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受之（粗者曰絺細者曰綌草貢蕡紵之屬可緝績者）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染草藍以染青蒨以染赤皁斗以染黑之類也時謂染夏之時也）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草木與石皆可灰以供澣練甃砌也木與土煤皆可炭以供蕉熾也）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荼茅莠也士喪禮茵著用荼蓋縫布貯荼陳於棺下以藉棺而禦濕也野疏材蒿艾之類也）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互物介虫也蜃其大者闉壙塞窒也蜃器以之飾器白盛以之飾牆○魏氏曰山澤所徵惟服食器用未嘗求一異物此則萬民惟正之供後世崇尚珍玩每至竭民膏脂故曰天下治亂決於人王之多慾寡慾焉而已）

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囿游苑囿游觀之處禁謂取用有節蕃息行時侵盜有罰也百獸脂膏羽鱗之類○黃生工氏曰收有獸以共喪祭賓客則其不畜珍禽奇獸可知鄭氏以後世掖庭備畜之事說經不幾導人主以禽荒之覆轍與）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珍異果蓏種之嘉者時謂成熟之期也魏氏曰享謂宗廟月享每月朔薦新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數上聲稍食食者之食音嗣殺色界反○廩人食官之長賙賜賜予也稍食廩祿也數猶計也治年之凶豐頒為之節也六斗四升曰鬴此皆一月所給之數也移民謂凶歲就穀謂豐處殺邦用若素服不舉殺禮弛縣之類）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行道曰糧居止曰食王氏曰天子藉田千畝所穫收於御廩此廩人掌之祭天地宗廟其他祭祀共於舂人接者繼續之義言舂而又舂即說文所謂米一斛舂八斗為糲復從糲一斛舂九斗為鑿也○婁里王氏曰以稅入之多少制國用之穀此成周賦法之所以善也以國用之多少制取民之數）

（此後世賦法之所以不善也）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喪紀共飯米熬穀以歲時縣種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縣音懸後同種上聲○政謂用穀之政分其財守者計其用穀之數分送宮正內宰使守而頒之也方曰簠圓曰簋盛五穀之器也筥亦器名飯米實於口不忍虛也熬穀錯於棺旁以惑蚍蜉也縣種者欲其風氣燥達也辨其物者九穀六米別爲書也）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粟穀未去穀之稱餘灋用謂常式之外猶有寬餘當用之處止之以其不急也藏而待頒不妄費也○致堂胡氏曰賑饑莫要於近乎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饑民之得食也其居幾乎儲備如此他日關中大旱民猶不免食粟糠豆屑帝親帥之如洛陽就食況素無備乎百姓務擠於溝壑耳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部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爲出而文移反覆給散緩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近郭力能自達之人耳縣邑鄉遂之遠安能扶攜數百里以就食令之[illegible]考逢迎上意不言水旱坐視流散無於撫之心則國家大禍由此而起如王莽之末年元魏之六鎮煬帝之四方魚爛河決不可收拾矣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文帝縣置社倉爲法而擇長民之官行恤農之政民其庶有瘳乎）

司祿（闕○明齋王氏曰按司祿雖闕然以孟子春秋考之則炳如也孟子曰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自大夫而下則至等之國皆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而耕者之所獲則有食九人至五人之五等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夫國各有實封之地大司徒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是也有所食之祿君十卿祿而下是也自卿而上大臣與君同休戚故三等之國隨其大小下於君十倍自大夫而下少則無以爲食故三等之國命雖不同而祿無降殺自下士而下則取足以代耕而以耕者之所入爲差幾外君臣之祿不過如此至於幾內臣廢之祿孟子所述卿大夫元士之祿與諸經不合考之春秋三公之爵稱公則當同大國君之祿卿之爵稱伯則當同次國君之祿中大夫之爵稱子則當同子男之祿下大夫稱字則其爵視附庸之君與大國之孤而祿之所入亦當視附庸之君蓋半於小國之君也觀秋官掌客諸侯待王臣之禮三公視上公卿視侯伯大夫視子男亦與春秋合當以之爲正可也其元士以下亦依命數而班以祿則元士視列國之卿中士視其大夫下士視其上士蓋爵尊於侯國之上則祿亦當加厚掌客士視諸侯之卿禮亦其證也夫公卿大夫士庶）

（之祿皆給自公田官吏有受易而歸賦無瘠減田焉毋而官吏爲子苟給之以田來爲常襲亦已足矣必入於司祿而後給之者蓋歲有豐凶功有上下故必收入於官而給之所謂家稍之賦以待匪頒且以示君上養賢之意也其公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其所以治采地者又各有官蓋治王朝官府之事則食在朝家稍之匪頒治甸稍縣都之地則又當食采地之常祿如宋朝之兼官則有非祿亦優厚君子之道而其所統鄉遂都鄙之史則各食於其地八則所謂祿位以馭其士大約一視其爵以爲祿也然則司祿所掌亦不過此而周室班祿之制庶幾無不可闕焉者乎）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灋而縣於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周徧也縣於邑閭使衆皆知也急窮阨也興發散也。王氏曰後世倉廩之官知爲國斂儲而已周公於倉廩之下特設司稼周知地所宜種爲耕法以示民使穀之所出自倍巡行年之上下爲斂法以示吏使穀之征斂不頗又周其急平其興焉此其所以異於後世也）

舂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齍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凡饗食共其食米掌凡米事（饗食之食音飼下同。饗有食米亦猶祭有饋食也凡米事謂王后世子嬪御外內朝冗食饗耆老孤子士庶子等所食之米皆供之也）

饎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六食炊六米以爲飯也）

槀人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掌豢祭祀之犬（內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外朝路門外之朝不言治朝者省文也冗食留治文書之人所食也穀食曰豢不言於饎人者不敢褻至尊之餘也）

周禮集傳地官卷之二終

周禮集傳卷之三

李文炤著

春官宗伯第三

（宗尊也伯長也不言司者鬼神示人之所尊不敢主之故也○鄭氏曰宗伯掌建邦之五禮曰春官何也曰亦天地人之所和同也祚於天爲德元於令爲人統於地爲齊生故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奎爲物以成其爲春同天覆燾地持載體爲物以成其爲仁故春於人爲仁仁者人也人天地之心萬物之所體而禮其體也故吉禮所以仁鬼神也凶禮所以仁死喪也賓禮所以仁邦國也軍禮仁師田封役大均也嘉禮仁邦國萬民而親之也通三靈協五經於愛敬而神明之及交記曰宗伯之官以成仁此之謂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劉子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呂氏曰禮官之長是爲宗伯壇坎昭穆之等燕饗聘射之節貫本末而等文質者所謂禮也神人之所以治上下之所以和者也一失其禮則僭亂諂亡而賓乎神乖乎陵犯而悖乎人上下皆失其分安得而和乎成周合禮樂於一官和云者蓋亦包樂於其間矣後世禮樂廢壞所以治人者不過簿書期會之末至於祀典尤爲不經間有一二僅存者不過使先王之文物不墜乎吾世而已所謂治神者漫不知其何語矣）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肆陳也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粢盛也）

鬱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鬱即鬱金和鬯之香草也陳氏曰鬱莫重於灌灌以求神祀禮之所先也）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鬯即秬黍

所釀之酒芬香而條暢者也）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雞木畜也故列職於春官）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彝盛鬱鬯之尊也）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王先生曰詩云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則知筵鋪於下席加於上所以爲安息也設几以爲之急優尊者也）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言天者尊宗廟之藏也）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瑞節信也）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命令也以簡策而遷秩之也）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雜說司服掌王及卿大夫之服弁師掌其弁冕而皮弁絲屨皆藏於天官之屬既成而須焉蓋冢宰制國用宗伯授之以服御漢初有御府令掌御衣服東西織室亦有令各屬少府費悉出於禁令不以煩大農而齊三服官輸服不過十笥其後及役齊官致數鉅萬而東西織室不別爲令以其丞屬御府蓋損省約晉宋御府改爲中署然則自漢以下所謂禮部太常內無車輿服冕之辨況制自冢宰乎○方氏曰古者命賜塋下必於祖廟故冢宰詔王以爵祿馭羣臣而典命之類則列於禮官也）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守祧專掌遺服及祧王之先考先儒謂四親廟并文武二世室及后稷姜嫄廟共八故以八人守之然姜嫄有廟則禘祭何以在始祖之廟且周公制作之時文武正在親廟之中豈得豫立二世室乎然則八人者蓋二人共掌一親廟之遺服也若太祖則年久未必有遺服惟火家之藏毛至多少八人共掌之故以祧名官也女祧則雖掌親廟之遺服而已矣）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此后宮之保傅女子之有齒德者爲之夫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天地之大義也天子必設公卿大夫上以相輔豈后妃之倫而可使之恣行已意乎故太姒歸寧必告師氏伯姬避火必待保姆此宮閫之所以常治也王后夫人九嬪最尊則以卿輔之世婦次焉御妻又次焉則以大夫士輔之特不設公孤以雖至尊耳先儒乃謂以奄爲之則是成周盛時刑餘之人已上躋卿大夫之列何怪漢唐有明之季乎或又以爲羣臣之妻卿大夫從王其妻從后以備內外之官特祭祀之時則然豈得無故而常廢六宮之中邪至甚可笑者謂其官皆係男子夫宦既曰婦而以德行消藝之男子克之周公豈其謂味至此斯亦不足辨也已方氏曰周官自夫人嬪婦以及女奚閽寺皆掌於小宰內宰復設春官世婦以列職於宮中使王知深宮燕私一嚬一笑中外庶庶皆得以耳而目之所以止邪於未形而正君心誠陰禮俾表裹澄澈以爲百官億兆之儀則也且使有德有齒之婦人日周旋於后妃嬪婦之間則耳濡目染黙化潛移與隨事而調劑者亦不少矣）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內女王同姓之女也）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子也）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封土以象山頂謂之冢）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

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塋域以安遺骸謂之墓）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魏氏曰孝子哀迷中弗能以禮故特設官相之先王之體羣臣可謂至矣）

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鄧氏曰大司樂於春官乎屬何也曰重禮也禮天敘物[illegible]序而後和夫陰陽寒暑以時序而後和禮先樂後故樂屬之禮也夫樂從陽來禮由陰作陰陽天地之性也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簡天地之德也禮天地之判樂天地之交判合天地之情也合故同屬禮樂一體夫安可二之也）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胥者有才智之稱）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瞭目明者王氏曰先王作樂必用瞽者以其聽之審也國語曰瞽矇修聲是也瞽矇無所見故設眡瞭三百人以扶之因使掌樂焉○愚按後世顛連無告之甚莫如瞽者上焉者工星卜以衒利下焉者爲乞丐以偷生誠使古樂得復則若瞽皆有以盡其才而使之各得其所亦大和之一端也）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同陰律也不以陽律名官者因其先言耳方氏曰不以陽律名官何也同者同其律也曰典律不足以包同曰典同則律可知矣）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鄧氏曰鎛如編鐘而大視大鏞而小國語曰細鈞有鐘無鎛尚大故也大鈞有鎛無鐘尚細故也）

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韎莫拜反○明堂位曰韎東夷之樂也方氏曰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而特設韎師蓋周起岐雍其化先行於南次及於北而東方獨阻聲教商奄既誅淮夷徐戎尚爲魯患故特設一官肄東夷之樂以志王化之難成職方首荆州亦此義也）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

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旄旄牛尾舞者持之以指揮也）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舞者所吹也臨川王氏曰籥三孔主中聲而上下之律呂於是乎生樂之本也）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章吹籥以為詩章也）

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鞮丁兮反鞻九具反。芸閣呂氏曰鞮鞻革屨也周官有鞮鞻氏蓋蠻夷之服也革去毛而未為韋非吉服也）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庸器有功者鑄器而銘其功也）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干楯也舞者所持也）

太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黃氏曰三從二逆作內吉作外吉二從三逆作內吉作外凶人可違也卜筮不可違也筮可違也卜不可違也故乃心卿士庶民與筮之衆或可逆至於龜則有從而已）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工取之攻之者）

菙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菙荊也所以灼龜者）

占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簭與筮同）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祲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王氏曰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天人同流相應而不相遠先王於天象必立官以觀妖祥辨吉凶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此眡祲之所由設也）

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王氏曰神人之交有祝以宣其意猶人相與有事於言也大祝主達誠於鬼神亦小祝佐之送終大事則別立喪祝甸取禽獸簡兵又別立甸祝至於能操術禳却使善必福惡必禍非精其事者不能又別立詛祝焉不以干大祝者欲其心無所淆得專致其齊清之德也）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雜說先王之時安有詛祝之事今特設巫祝官十餘員周公似好巫者是不然此正周公通幽明之理所以安鬼神之道與堯命重黎相似不淡無此奇官淫祠諸祭無所不有遂有巫覡之事觀漢如此殺雜方知則周公之意甚深長王氏曰蓋理於性命而又知鬼神之情狀[illegible]不入於妖怪矣）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illegible]氏曰大史爲[illegible]世公是公非所[illegible]出則有過直筆而[illegible]以死守職故畏清議不敢肆行後世人[illegible]自觀史以客相監修[illegible]訓曲筆卒[illegible]名宜罷實錄進早後[illegible]余隱中若相不與焉[illegible]有庶幾有戒心而寡過也與）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馮音憑相去聲。馮乘也相視也蓋登高以仰觀也）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保守也章明也蓋世守夫垂象也。劉氏曰馮相氏考諸曆數以知天道者也保章氏占於天象以察時變者也）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呂氏曰御史之名見於周官以中士下士爲之將小臣傳命令者耳至於戰國其職益親故獻書多云獻書於大王御史澠池之會各命御史書事而淳于髡亦曰御史在前執法在後是掌記事糾察之任也至秦人主自親事以御臣下侍御僕從其務益重而御史大夫遂與丞相分權矣）

巾車下大夫一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巾猶衣也凡乘車兵車多無蔽覆[illegible]至尊五路必有蓋喪車五乘皆有蔽及后之五路皆有容蓋此職專掌公車故以巾名）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王氏曰日月爲常王所建也九旗莫尊焉謂之司常王尊者言之也）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都謂大都小都也）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家謂采邑○芸閣呂氏曰古之典祀者皆以宗名之故伯夷作秩宗周禮有宗伯下及都家有宗人禮始於親親之法非廟不統所以別姓收族無不出於祖廟故宗官重矣）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以神士者謂明神理而仕之也無數不拘常數也）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示音祇。神之爲言伸也體高氣遠運乎萬物之表也示之爲言祇也形博產多皆乎萬物之中也鬼之爲言歸也魂遊魄散返乎萬物之際也建以立其基保以固其脈五禮皆然而吉禮其尤重者。鄧氏曰興吉禮也吉禮所以接三才之奧也小宗伯之職首建邦之神位肆師之職首立國祀之禮他四禮無列焉者異之也夫國與天地有與立焉王上事天明下事地察中事其先無怨恫於鬼神而後能以邦國寧故建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也嗚呼不本於神道而能制禮樂者未矣不本於禮樂而能以和於神人安定其國家者未之有也）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槱音酉飌風同貍音埋疈孚逼反。禋升烟以達精意也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實柴實牲於柴上也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槱燎積柴而燔之也司中星名疑即司非主人之罪司命星名主人之生皆在虛宿內飌師雨師乃風雨之宰或以爲箕畢二宿此三者所以祀天神也血祭者取牲血以祭也社土神稷穀神五祀戶竈中霤門行也五嶽東岱南衡西華北恒中嵩也藏諸地之

謂狸沈諸水之謂沈披牲胸曰疈磔之曰辜四方謂四坎壇即祈也百物即大蜡也此三者所以祭地示也肆陳腥也獻進熟也祼灌以鬱鬯也饋食供以黍稷也宗廟祫禘時祭皆備此四節春物方生以詞達誠曰祠夏陽方盛以樂爲主曰禴秋物方成取新以薦曰嘗冬物其備合衆物而進之曰烝此六者所以享人鬼也。按先儒之論鬼神最爲尨雜故此條之解曲說紛然今總貫而折衷之冬至有圜丘之祀啓蟄有祈穀之祀季秋有明堂之祀夏旱有大雩之祀皆天帝也四時有迎氣之祀則五行之帝也春分有朝日之祀秋分有夕月之祀其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外更有司民司祿等神此所以祀天神也夏至有方丘之祭春秋有王社國社之祭四時有戶竈中霤門行之祭郊後有四望之祭則嶽瀆之類也社後有四方之祭則山林川澤之類也歲暮有大蜡之祭惟先嗇司嗇及農

兼乎人鬼貓虎兼乎物鬽其餘坊也水庸也郵表畷也皆所以祭地示也三年有大祫之享五年有大禘之享四時有禴祠烝嘗之享其餘先聖先師先蠶先牧有德有功於民因祀之類尚多有之皆所以享人鬼也後世禮決陀衮妖妄瀆興泰畤汾陰之是妝不偶上除之昆祭而天神地示人鬼之禮盡變蓄不佗備郊禘賫烝嘗於泰山祀愛皆之失而已也頤審者釋經不能推制作之精意究造化之本原而反引讖緯之曲說以亂之其何異於揚湯而止沸抱薪而救火也反經[illegible]君子尚其致思乎此哉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illegible]）曰死所葬曰亡含襚賻贈所以哀而送之也饑饉曰凶疫癘曰札輸粟饋財所以哀而賑之也人害曰禍天害曰烖遣使問故所以哀而慰之也國受攻曰圍兵受破曰敗會財致貨所以哀而補之也敵在外爲寇逆在內爲亂扶危救傾所以哀而憂之也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見音現朝音潮頫音眺。朝猶朝也欲其蚤來也宗尊也欲其尊上也覲之言勤也欲其勤於王事也遇猶偶也欲其若不期而至也會合也無期而合諸侯以討不順也殷衆也王不巡守則六服盡朝王亦爲壇而命以政也問即行人所謂歲徧存蓋聘之小者視行人所謂三歲徧頫蓋聘之大者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

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伍兩卒旅）之制謂之大師所以用其衆也均賦稅之節謂之大均所以恤其衆蒐苗獮狩之法謂之大田所以簡其能城郭宮室之修謂之大役所以任其力封彊溝塗之險謂之大封所以合其志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冠去聲脤上忍反膰音煩。嘉善也言萬民者通乎上下也時燕曰飲族食曰食宗族兄弟凡同姓之親也有室家曰昏備衣冠曰冠成男女使男女皆得成人也相見曰賓相耦

（曰射故舊朋友凡同學以齒者也訓恭儉曰饗示慈惠曰燕賓客凡朝聘之君大夫也社稷之胙曰脤宗廟之胙曰膰兄弟之國同姓也賀喜曰慶加則物曰賀異姓之國婚姻甥舅也○明齋王氏曰夫吉禮主嚴凶禮主哀軍禮主威賓禮主敬故復因人情可嘉美之事制為五禮以親之則上下交而王澤之流沛然矣）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受職受所治之職事也受服受當祭之冕服也受位受列位以涖民也受器受祭器以祀先也賜則賜之都鄙而以八則治之也賜官賜之官司而使臣之也賜國賜之成國而使治之也作牧作九州之牧作伯為諸侯之長公羊傳云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是謂二伯○薛氏曰凡王之臣命數其三公八命加一命為上公卿六命加一命為侯伯大夫四命加一命為子男上士三命加一命為附庸中士再命加一命為上士下士一命加一命為中士諸侯之爵命數則上公九命加一命為二伯侯伯七命加一命為九州牧子男五命加一命為王之卿諸侯之臣命數則上公之孤四命加一命為縣內諸侯卿三命加一命受器大夫再命加一命受位士一命加一命受服侯伯之卿三命加一命受器大夫再命加一命受位士一命加一命受服子男之卿再命加一命受位大夫一命加一命受服士不命加一命受職一命受職者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王之下士皆一命固已受職治事矣子男之士不命此則或加子男之士為之夫未命之士如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書以贊治之類非無職也然其職非受於王

皆官長所自辟除受命於王則為正吏矣再命受服者王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再命固已受服矣王之下士公侯伯之士與子男之大夫皆一命此則或加為之受服玄冕之服以司服云卿大夫同玄冕而知也受於君則不自為也三命受位者公侯伯之卿固已受位矣此則或加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王之中士為之夫再命已不卑雖得聘於天子王得言位於王朝惟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也四命受器者公之孤固已受器矣公侯伯之卿皆三命則此或加公侯伯之卿為之器謂祭器也惟四命始得有祭器禮運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非禮也則未四命已前雖得造祭器循未具必假之始足至四命始受命於公得具而用之五命賜則者或加公之孤或加王之大夫出為縣內之諸侯故賜之八則之治也六命賜官者或加子男入為王卿賜之官使得自置其官治家邑也七命賜國者或加王之卿或加子男為侯伯以卿而為侯伯始有其國也以子男為侯伯則加受其國也八命作牧皆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為州牧專征伐於諸侯也九命作伯者王之三公八命是上公矣有功德則加一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也王制曰制三公一命衰者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則諸侯之加命至九而止矣先王之時有定命之數有加命之數定命之數典命掌之加命之數宗伯掌之加命非定命故謂之九儀之命而已一命之士積加命而至九則為都鄙之君五命之子男積加命而至九則為方伯諸臣進以為君諸侯進以為方伯九儀之命為之勸乎）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信音身後同○鎮圭以四鎮之

（山爲珠飾取其能安四方也桓圭以雙植之溫爲瑑飾取其能扶王家也信圭象人形而直其身取其尊而不屈也躬圭象人形而磬折其身取其卑而不倨也穀璧瑑穀取其可爲食以養人也蒲璧瑑蒲取其可爲席以安人也雜記凡圭廣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半寸其長短各依命數璧形圜徑九寸中有孔曰好周邊曰肉好倍肉曰瑗肉倍好曰璧○鄭氏曰瑞信也諸侯來朝執命圭王瑁合之爲信玉純陽精備天地全德故用之王氏曰鎮圭尺有二寸法天數也其餘九七五皆陽數凡南面之君其命數皆從陽圭直方正而不變者也公侯伯位已定故用之璧圜道流行而未定者也子男德方進故用之）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鶩音木○摯至也言自致其誠也皮帛束帛而加以皮也天子之孤以虎皮取其文炳也公之孤以豹皮取其文蔚也羔取其柔而有禮雁取其進而有序雉取其介而有文鶩與雞則取其畜於人而已曲禮曰飾羔雁者以繢此天子之臣所用與士相見禮云執摯以布此諸侯之臣所用與自雉以下則無飾矣○芸閣呂氏曰古者以禽爲摯者執之以見其所尊敬之物也人道之大貴賤長幼賢不肖之分不亂也賤當事貴幼當事長不肖當事賢事之必有養摯用禽者所以致其養長膳夫之職以摯見者受而膳之司士宰擯士者膳其摯也孤執皮帛諸侯執圭璧孤與諸侯臣之貴摯亦以禽則偪於下矣皮帛可制以衣裳圭璧則寶貨因以比德焉所以與於諸侯而爲等也婦人無外事惟酒食是議供養舅姑者也故摯用榛栗脩脯不用玉帛禽鳥天子無客禮無所用其摯惟告於鬼神用鬯以爲摯宗伯以禽）

（作六摯以等諸臣虞書亦云三帛二生一死摯此孤卿大夫士庶人之摯也羔雁以生皆卿大夫以道去就不若士死以服事也王氏曰不言三公三公執璧○王先生曰六等之玉謂之瑞而六等之禽謂之摯曰瑞曰摯有用飾者有不用飾者有用享者有不用享者六瑞則有繅藉之飾皮帛則束帛而以虎豹之皮爲飾羔雁則以繢布爲飾自上執雉以下則無飾矣尊卑不同故也五等諸侯有摯有享圭璧摯也玉幣享也自六摯以下則不用享矣以其六瑞受而復之三帛二生一死受而不復故也）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琥音虎放上聲○禮謂告神而薦於其座也天色蒼其形圓故郊用周圜之璧地色黃其形方故社用八方之琮東方色青而生氣銳升故迎春用剡上之圭南方色赤而爲陽之半故迎夏用半圭之璋西方色白而殺氣成嚴故迎秋用象形之琥北方色玄而爲陰之半故迎冬用半璧之璜劉氏曰璋明也象物之相見乎離也璜黃也象物之藏於黃宮也又曰王作六器所以放神示之德也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欲因其類以答其饗也故能建神示於與形狀禮歆於色象而必受其福焉）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天產動物也牲牽之具野腊之致蕃臨之備所以養精魄而作起其至陰）

（之德也然過用之則至於暴殄於是以中禮防之牢有太少鼎有正陪俎有貴賤燦然各得其序焉地產植物也簠簋之盛尊罍之齊籩豆之實所以養神氣而作起其至陽之德也然過用之則至於積滯於是以和樂防之食有勸侑燕有歌吹饗有[illegible]然各適其宜焉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此天地之化之所以日新百物之產之所以日盛也而聖人之制禮作樂履中蹈和至於如此豈不有以合之乎神示祖考無不感格則所以事鬼神也闔門族黨無不敬順則所以諧萬民也飛潛動植無不孚化則所以致百物也子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其斯之謂與）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眂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

王之大禮（相去聲下同。宿者眂祭之前夕齊宿而躬親之也大號神示鬼牲齍幣之名號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爲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與音預果音祼。不與謂有故而不能行禮也薦徹皆后之事故代之載果祼鬯[illegible]於圭瓚也后從王而有灌獻故亦從而代之也）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儐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祀於都家鄉邑（儐進之也王之策命諸侯則儐之使前以受命也王氏曰旅者合衆神而祭之也舉天之上帝地之四望則衆神皆合祭之）

（[illegible]氏曰王者封諸侯則先告大社然後錫其方之土白[illegible]而賜之俾立社於其國又隨其命[illegible]頒之祀典有邦國都鄙鄉邑皆然○明齋王氏曰恐按頒祀上有闕文觀天地夏秋等官皆有和布懸法此獨闕頒祀者正歲首之事乃者繼前事之辭）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左右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左右也臨川王氏曰右陰也地道之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之所鄉故左宗廟薛氏曰五帝而兆北於四郊則火與土相生以相繼者也故同兆於南郊王氏曰帝即易帝出乎震之帝所以王乎元氣華而爲五春青夏赤夏季黃秋白冬黑是爲五天帝月令云其帝太皞炎帝黃帝少昊顓頊

是爲五人帝而用以配享者也又曰五嶽四瀆在地而成形故祭謂之望日月星辰在天而成象故祭謂之類鄭氏曰望者無見類者無形故宗廟社稷亦謂類小宗伯類宗廟社稷是也山川邱陵等謂所在小山川利益氏者各用其所在祀之。恐按漢祭祀志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句芒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服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祭黃帝后土車服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迎秋西郊祭白帝蓐收車服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謁者以一特牲先祭先虞於壇有事天子入圜射牲以祭宗廟名曰貙劉立冬迎冬北郊祭黑帝玄冥車服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是時近古故禮意猶有存者追鄭氏釋經乃信緯書之說而以成靈仰赤標怒含樞紐白招拒

（汁光紀爲五帝斯無讖之甚者矣章氏曰類之所施或於上帝或於日月星辰或於社稷或於宗廟類之所因或以巡守或以大師或以大災肆師類造於上帝則爲位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凡此皆有所祈也不若大旅之有所告而已故大祝六祈有類造而無旅焉昔武王伐紂既事而退柴於上帝成王營洛位成之後用牲於郊牛二此蓋類禮也何則書於舜之既受命則類於上帝於湯之受命則告於上天是既事則必祭而祭必以類禮也類造之禮其詳不可得而知要之劣於正祭如旅也覲祀天旅上帝大宗伯掌之類造上帝小宗伯肆師掌之則禮有隆殺者矣）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五禮吉凶軍賓嘉也用等尊卑隆殺之差也祖考所依之宮曰廟遷主所藏之室曰祧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南嚮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嚮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吉之五服袞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也凶之五服斬衰齊衰錫衰緦衰疑衰也禁者各視其貴賤親疎以爲之辨也○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則無二[illegible]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illegible]禮所謂以其[illegible]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其[illegible]雖不可得聞然其大畧不過如此漢[illegible]秦[illegible]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閒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士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閒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祖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跡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謬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爲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獨原廟之制外爲都宮而各爲寢廟門垣乃爲近古但其禮本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略於七廟之室而爲祠於佛老之側不爲木主而爲之象不爲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illegible]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illegible]徒欲廢彼亦安得爲至當[illegible]議論哉）掌三族之別以辨親踈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三族上親父下親子并己爲三也以親祖以祖親高以子親孫以孫親曾玄是爲九族也九族之中三族爲親餘皆踈也正室謂宗嫡以其當門故謂之門子掌其政令者治其昭穆明其嫡庶使不得以卑代尊以尊代宗也○王先生曰春秋有公族

（餘子公行以親暱爲言也詩有公子公族公姓以久遠爲言也此言門子者以嫡子爲言也古人重立嫡天子曰太子諸侯曰世子皆以嫡言也曲禮則曰孤子當室名其嫡也文王世子曰正室守太廟是以正室名嫡也此曰其正室皆謂之門子則其重嫡之意深焉矣）

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果音祼下同。毛擇其毛也名如牛曰一元大武雞曰翰音之類物如陽祀用騂陰祀用黝之類頒之五官者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也六齍黍稷稻粱麥苽也名物如黍曰香合而冬食其物稷曰明粢而夏季食其物之類六彝雞鳥斝黃虎蜼也六尊獻象壺著大山也。王氏曰祭祀之事莫重於犧牲粢盛牲天產也屬乎陽粢地產也屬乎陰故王牽牲后薦下齍牲必共奉於五官者以五官所以續王之事而終之以成外治粢必共奉於六宮者以六宮之人所以續后之事而終之以成內治也臨川王氏曰尊彝皆所以待祭祀賓客於彝言果將於尊言祭祀賓客相備而已言彝果將則尊酌獻可知也）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優有功曰賞示私恩曰賜序事先後之次隆殺之節也大貞遇大事則卜而求正於神若立君遷國遷都之類是也）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於王告備於

王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儐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充人繫牲則省之執事者滌濯祭器則眡之饎人共粢盛則逆之亨人亨牲則省之時詔早晚之節備謂儀具之完將送也瓚果以圭瓚盛鬱鬯而祼之也大禮告祭王迎尸祼獻割牲飲福交神之大節小禮又其中之節目若後世之通贊分贊也王氏曰諸侯雖卑如子男稱擯以大宗伯以子男君道也故隆之以致其伸諸臣雖尊如孤卿稱賓以小宗伯以孤卿臣道也故殺之以致其屈愚謂將幣之齎乃庭實之外各貢所有之財物也）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於郊遂頒禽（與去聲甸田同。有司大祝之屬立軍社有事於社而載石主以行也奉主車告於祖廟而以遷廟之木主行也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以示不敢自專之意兩將有事謂與敵合戰君子臨事而懼故祭四望以求福也饁饋也以禽祭四方之神告禱之也頒禽謂以予羣臣方氏曰告所征之地近五嶽四瀆則使有司將事而不親非淫祀四望也以禮官與軍事者單旅不可無禮也以禮官與田事者田獵不可無禮也大宗伯不行者天地宗廟社稷之事焉重也）大烖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示王崩大肆以秬鬯渳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衰

冠之式於路門之外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為位（渳亡俾反斂力念反縣音玄竁昌絹反。執事謂祝巫求福曰禱得求曰祠與民同悲也大肆始陳尸而伸之也渳浴也大斂小斂蓋事官之屬爲之而小宗伯必涖之慎終也同姓者方衰衣故帥其族而助之衰喪衣冠喪冠縣式於路門之外俾不與制也執事蓋梓匠之屬獻器獻明器也卜葬兆卜其塋域之吉凶也甫始也竁穿壙也喪祭謂虞祔之祭成葬丘已封也祭墓祭后土於墓左為先人託體於此祀其神以安之也）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為位國有禍烖則亦如之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為位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肄習也位壇墠之位類非常祭依正禮而為之）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所珥（珥而志反。大祀天地宗廟也次祀日月星辰五祀嶽瀆也小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也序者先後大小之次求福曰祈止災曰珥）大祭祀展犧牲繫於牢頒於職人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

如之祭之日表齍盛告潔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鬻音煮職音織。職所以繫牲者職人謂充人及監門人也宿豫也表澂識也陳列也齍盛六穀於簠簋表而識之乃告潔淨陳祭器於堂東展而視之乃告備具焉築鬻築香草煮以為鬯也兆中謂四郊之位廟中謂七世之廟）大賓客涖筵几築鬻贊果將大朝覲佐賓共設匪甕之禮饗食授祭與祝侯禳於畺及郊（匪與篚同。王氏曰大賓大祭皆王於欵故共灌賓也酒灌神焉思謂佐儐為承儐也匪以實幣甕以實醯醢大牢以饗賓謂之饗烹大牢以食賓謂之食授祭授賓以祭胙也侯者迎侯善祥也禳者禳去妖氛也此小祝之職而肆師亦共為之）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令外內命婦序哭禁外內命婦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中去聲。序哭者以服之輕重為先後也不中灋不合。所懸之式授杖王喪杖竹后喪杖桐也）凡師甸用牲於社宗則為位類造上帝封於大神祭兵於山川亦如之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貉音百。社軍社也宗遷主也聚其神之謂類請其所之謂造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嶽也山川所過名山大川也主車載石主下主之車助牽之恐為敵所得也貉禡祭名。陳氏曰表貉）

（之祭其神蚩尤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軍法之與始於此也故後世祭之記曰禡於所征之地禡與貉一也貉之祭蓋使有司爲之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爲位向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衆而師田焉古者將卜則祭先卜將用馬則祭馬祖將用火則祭爟然則將師田而禡祭者不特爲禱而已）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秋祭曰嘗芟者農功之始秋田曰獮戒者兵戎之備稼者農功之成王氏曰夫於得也而不忘失於安也而不忘危先王與民同吉凶之患而爲之卜焉欲豫知其吉凶而防之也又曰歲時祭祀常禮也國有大故而祭非常禮也然皆待上令而後祭焉則其祀事有節矣○）

（王先生曰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小宗伯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肆師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其祀大小不同所守之官與焉）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相者相其適予也大事如朝覲會同小事如授祭授祓王氏曰此所謂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也。明齋王氏曰按天地之道春始之王者之政禮基之禮孰爲大鬼神示爲大昔伯夷爲秩宗典此而已至於樂以導天地之和史以彌綸天地之文與夫羲和卜筮迪知天道巫祝知鬼神之情狀皆毋之至精而事之神妙苟非潔淨精微有以通神明之德者不足以知其道非清明正直純一不貳者不足以致其禮周禮所以亟爲之宗

伯也與故舜命伯夷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蓋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而自反不直靈臺昏塞其何以感格於鬼神示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又曰齋戒以神明其德夫宗伯之道斯其至矣）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凡祼事沃盥（實彝而陳之者停於祭前也祼玉王用圭瓚后用璋瓚也儀謂奉送之儀節謂早晚之節）大喪之渳共其肆器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肆器陳尸之器祼器遣奠之彝瓚貍

之者貍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也或曰納之壙中以爲明器也斝飲器名王酳尸尸酢王受卒爵而飲之言執事者同蒙其福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祼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燔其事相成也）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秬鬯未和鬱者飾之飾其器也大罍以瓦爲之瓢齎制卄瓠而齊之以爲尊也脩加飾也蜃以蜃灰飾之概則以黑漆飾之而朱帶絡腹也散則漆之而已凡此皆盛鬯酒之器皆既和鬱金之後則盛以瓚矣王氏曰祭禮鬱人所和鬯乃用以祼鬯人所共秬鬯不和鬱者用之以陳而已鬱鬯之有秬鬯亦猶五齊三酒之

（有玄酒也亦返本復古不忘其初之意歟。明齋王氏曰按舊說謂祭天無鬯夫天神在上似不當求之於地然地亦天也何嫌於陰陽上下以求之觀大宗伯祀鬼神示之下總云涖玉鬯司尊彝職云大旅存尊彝表記云天子躬耕粢盛秬鬯以祀上帝則事天有鬯明矣但此叙鬯器不言祭天與典瑞祼器止於宗廟何也蓋祭天用陶匏貴其自然此特文有不備耳若因此而遂以爲無鬯則司尊彝但言宗廟而不及神示豈祭天地無酒乎）

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凡王弔臨共介鬯（齊側皆反。斗所以沃尸者釁以鬯酒使之香美也王氏曰王齊所以致潔以交神明故鬯以浴所以致其香潔其自內有潔淨馨香之德足以感通於神明而外又資於物之潔淨馨香者以助其氣鬱之資此內外所以兩備焉陳氏曰天子無容灌於天下而有摯禮於鬼神天子以鬯爲摯共介鬯則以介致之而已觀天子宗廟之灌以圭瓚巡守之灌以璋瓚則摯鬯之禮蓋圭璋也。王氏曰祼之事必以鬱和鬯者蓋鬱香草也以明其德之馨香也其色則黃以明其德之中而者乎外也秬一稃二米天地至和之氣所生以明德之和而達乎外也先王所以承祭祀而交神明者其誠如此內有以致其德外有以設飾而致其美神其有不享者乎）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嘑同呼嘂音叫。物毛色也夜嘑旦者夜漏未盡之時而呼以將旦也嘂警起

之義告之時象雞之能事也面謂四面禳郤侯禳於郊及畺也釁者寢廟既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郤也釁廟以羊門夾室皆用雞。鄭氏曰鬱人鬯人之後次雞人何也鬱鬯作陽德雞人作陰德禮道然也）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獻尊之獻當作犧昨讀酢下同斝讀稼朝享之朝音潮蜼音追大音泰。位所陳之位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是也實鬱及醴齊之屬雞彝刻雞形鳥彝刻鳳形二者皆實以鬱鬯以待祼將王以圭瓚酌雞彝之鬯爲一獻后以璋瓚酌鳥彝之鬯爲二獻舟所以薦彝如今之承盤也朝踐卽朝獻血腥[illegible]籩豆有踐也犧尊刻牛形必用兩皆一實醴齊王酌以爲三獻一實醴齊后酌以爲四獻也再獻卽饋獻熟食也象尊刻象形亦用兩者一實盎齊王酌以爲五獻一實盎齊后酌以爲六獻也王之酳尸七獻則犧尊之醴齊后之酳尸八獻則象尊之盎齊罍者尊之副刻雲雷之形諸臣酌之以爲九獻不言獻而）

（言酢若避王與右也畢彝刻黃金目者著尊著地無足壺尊以壺爲尊也王氏曰追享朝享所謂祫禘也禘及祖所自出故謂之追享祫自除喪朝廟始故謂之朝享此非四時之常祀故曰間祀也愚謂雖微鬱虎彝蜼彝皆刻其形也山尊亦刻山雲之象大尊太古之瓦尊也○按尊彝之制春夏文勝秋冬質勝間祀則介乎其間雞取其華鳳取其章牛取其順象取其信虎取其慈蜼取其孝皆致飾之物也斝取其潔齊黃取其清明山取其鎮靜著也壺也大也是乃古先所用者皆不盡飾之物也豈浸焉陳之哉）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齊才細反○祼用鬱齊則酌以獻之而已朝踐用醴齊則以茅縮之而後酌也涗猶清也饋獻用盎齊則以清酒涗之而後酌也脩治也凡酒則脩治之而後酌也）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存省也謂不遽徹也或曰明器中彝曰奠彝）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五几玉彫彤漆素也五席莞藻次蒲熊也萑葦乃喪事所用故不列之用與位謂所設之席及其處也）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依上聲鄉去聲繅與藻通純音準○大饗謂饗賓於廟也大射謂選士而射於澤宮也黑白黼文如斧形謂之黼依如屏風南鄉取嚮明之義也莞蒲之細者紛如綬有文而

狹者純繅也繅削蒲蒻而編以五采也畫謂雲氣次取桃竹枝而次列以成文也左右玉几優至尊也酢席戶酢王之席王氏曰依盡斧其上取其威儀不施柄以示神武不殺之意）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繢畫彩色也彫刻也神道尚右故右几婁里王氏曰天子酢席與祭祀之席同蓋天子尊可與鬼神同席猶天子之酢酒得與鬼神同尊也諸侯卑故先君之前以異席示遜焉）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左彤几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國賓朝聘之賓彤赤色人道尚左故左几甸役謂有司祭表貉所設之位也以熊皮爲席示服猛也武事尚右故亦右几）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柏當作迫敦音對○葦萑皆蒹葭也柏席迫近於地之席蓋萑藉於下而底篾豐筍加於上故謂之柏席也每敦一几者始死之時未知神之於彼於此皆顧命所稱牖間南嚮西序東嚮東序西嚮西夾南嚮皆有神坐則皆設奠而敦其盛飯之物每有一敦則各爲一几以安神也）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吉事祭也祼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吉事尚文也凶事奠也朝夕相因尚質也王氏曰吉事變几各致其誠以來之度幾或享之也凶事仍几使神有所依而不散也○婁里王氏曰几長五尺高尺有二寸博二尺筵之度九尺古席地而坐迫地鋪者爲筵言筵神與賓加進上者爲席席藉也陳氏曰司几筵之席莫貴於次席而次席黼純書之席莫重於篾席而篾席示[illegible]也孔安國以篾席爲桃枝

（席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次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席[illegible]亦有所傳而然也司几筵下筵有莞而無蒲純有黼而無繢諸侯筵有蒲與莞席有[illegible]繅而無次純有繢而無黼則割制之義又王所獨也禮器曰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郊特牲曰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而司几筵王之席三諸侯之席二鄉飲鄉射大夫士一而已不同何哉詩曰肆筵設席註謂設席重席也蓋古者諸侯以上席皆重設筵單而已故曰敷重篾席敷重底席則王之次席繅席皆重焉與莞筵而五諸侯繅席亦重焉與蒲筵而三其數適與禮器合矣）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

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祖廟通七廟而言之玉鎮如天球弘璧之類可爲國鎮者[illegible]寶器如兌戈和弓之屬歷代傳以爲寶者陳之示能傳也藏之示能守也治中謂計治之文書王者之治各於此取中也）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若遷寶則奉之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上春孟春也釁者殺牲而塗之以血所以接其生氣而神之也吉事謂祫禘四時之祭凶事謂朝於祖廟之奠陳玉陳禮神之玉也卜而問之神曰貞遷寶遷國而以寶從也司民旋郎司命或又以爲軒轅之角有大民小民司祿星名在虛宿內或又以爲文昌第六星民焉

王者之天而食乃民之天故藏其數以示貴重也。明齊王氏曰按地官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秋官歲終則令羣吏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三事不見於此者互文也夫天府所掌主藏守之事故曰府王鎮寶器國之神物上春釁之喪祭陳之遷寶奉之示能守祖物以承天也藏民數示不敢虐天民也藏穀數示[illegible]收暴天物也藏治中重天職也司徒獻賢能之書登於天府天命有德也司寇登中於天府天討有罪也國之大盟約登於天府質諸鬼神也陳玉大貞聽命於天也王者奉天以致治已何與焉故官以天名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觀天府所藏豈寶器云乎哉）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設其服飾（執於人曰瑞禮於神曰器服飾繅藉之類如人之有其服飾也）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會同宗遇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晉搢同。插於紳帶之間曰搢以之爲摯曰執繅藉織組爲繅飾以藉玉也備五色爲五采一匝爲一就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也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方氏曰於王舉朝日則祀天地宗廟不必言矣於諸侯舉朝覲會同宗遇則祭祀不必言矣。薛氏曰大圭天子之笏也天子摯鎮圭猶羣臣之有摯晉大圭猶羣臣之有笏焉氏曰按圭璧蓋符節璽印之類[illegible]徒見覲禮

（圖者繪天子諸侯被冕服執圭學遂以鎮圭桓圭已下爲服飾之具又見尚書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之說遂以圭璧爲贄見之物然皆非也舜典輯五瑞之下繼以頒瑞修五禮五玉之下繼以如五器卒乃復蓋索之以別其僞而復還之耳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六瑞在先六摯在後則圭璧非贄見之物也）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瑑音篆。王氏曰瑑爲桓信躬穀蒲之文也圭銳以象君之川璧圓以象君之體皆陽也璋則半圭琮禮地之器皆陰也聘禮曰賓襲執圭致命公襲受玉於中堂賓裼奉帛加璧公受幣又曰聘於夫人禮用璋享用琮是也王先生云頫聘者諸侯遣臣時聘及殷頫於天子亦猶侯伯自相頫聘之禮）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

祀地禮四望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邸本也四圭有邸四面皆圭而其邸本爲璧象四序之同一氣也兩圭有邸兩面皆圭而其邸本爲琮象經緯之同一形也祼圭有瓚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鬱鬯明大祭大賓之同一敬也圭璧圭其邸爲璧明日月星辰之類[illegible]璋邸射璋有邸而稍剡明山川之麗地也造贈者造於館而贈之山川爲國阻固賓客爲國捍蔽此其所以同用也與）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羨璧以起度（土圭測日景之圭也王氏曰以之測天時則致日月

於四時而知其景之長短以之度地域則建國以封諸侯而知其地域之大小珍圭言其貴重也徵守召守國之諸侯也恤憂也國以君爲主民以食爲天故貴而重之牙璋篆爲牙齒之象也兵守謂用兵所守也出征則有所起禦難則有所治故取其威也羨長而不圓之貌易氏曰以好三寸推之內倍好爲六寸是兩畔各三寸則[illegible]圍凡九寸延其旁之一寸以[illegible]十寸矣以十寸之尺而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illegible]八寸之尺而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倨王氏曰古人之度在樂則起於黃鍾在禮則起於羨璧[illegible]與此同璧之體圓琮之體方）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illegible]六玉之兩頭皆有孔於兩孔之間瑑爲溝渠兩畔稍高爲眉以組穿聯於其中也疏通也

取其通於天地也斂尸者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illegible]）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illegible]皆。王使之瑞節也歸則執以逆命焉[illegible]）大祭

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凡玉器出則共奉之（飯玉以雜米含玉以實口贈玉以送窆王氏曰凡出玉器以用皆共其物而奉之非特大祭祀大旅賓客之事而已也）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諸侯五儀公侯伯子男也諸臣五等之命孤卿大夫士及不命之士也王氏曰王臣也世子也大國次國小國之孤卿大夫士也亦適）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若周召是也王者之後亦稱公若杞宋是也杞後自降耳國家謂其城所方之里宮室謂其宮所方之步禮儀謂介半朝位之類鄭氏曰此外諸侯五儀也）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王氏曰三公八命加一則九命而爲上公卿六命加一等則七命而爲侯伯大夫四命加一等則五命而爲子男蓋近於王則其勢有所屈遠於王則其勢有所伸故也不言孤則與卿同六命矣鄭氏曰此王朝之臣之命數也○臨川王氏曰公侯伯子男之命以九以七以五皆陽數人君故也公卿大夫之命以八以六以四皆陰數人臣故也自三命以下則尸卑故雖陽數亦以命人臣雜說古之用人更出迭入初無內外之事故王朝之公卿即外之諸侯爲之外之諸侯即內之公卿大夫爲之出入均勞故皆不見其輕重春秋時猶有此意鄭武公父子並爲周司徒滕侯爲周之卜正虢公鄭伯並爲王卿士宋以蕭封人爲卿猶有古意焉）

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明齋王氏曰立適周之達禮然猶兼象賢之意故諸侯適子必其賢足以繼世天子乃命爲世子而不得擅易既誓於天子則已成其爲君故攝君行禮則降一等而執君之玉蓋世子之禮享爲朝聘會盟而設故宮室玉帛車旗衣服皆用君之物春秋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但其擯介朝位賓主之禮則降一等以避國君之正如公之子則用八侯伯之子則用六子男之子則用四以厭於父而從臣道所以嚴父子之分也舊說公之子如侯伯之圭侯伯之子如子男之璧是降爲二等且以侯伯而執璧是失其世守矣未誓則未有爲諸侯之義故以皮帛繼子男之後降於諸侯而隆於諸臣雖上公之子未誓亦如之所以尊天子之命也鄭氏曰此諸侯世子之禮儀也）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

數（郝氏曰此侯國諸臣之命數凡諸侯之臣各半其君之命數而弱故上公九命其然卿則四命與天子之大夫同來聘天子則執皮帛以繼子男後與天子孤之摯同其卿與大夫士以次降一等侯伯不得置孤故其卿大夫命數與公國等子男五命故卿止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皆半其君之命數而弱也）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用事謂祭祀視朝甸及凶弔之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大裘黑羔裘也在道服之至郊則改服十二章之衮即節服氏所謂衮冕也冕制後方前圓玄衣朱裏垂旒以爲飾衮冕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宗彝即酒器也五曰藻皆繪之於衣六曰火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之於裳鷩冕自華蟲以下其衣三章其裳四章毳冕自藻而下其衣三章其裳二章希冕自粉米以下其衣一章其裳二章玄冕衣無文裳刺黻而已衮者龍象鷩者鳥象毳者草象所謂澗溪沼沚之毛也希者謂其章之火也玄者黻之[illegible]也蓋自虞舜觀象作服備天下之德以章身於天文則取日月星辰之明於地理則取山之鎮於物宜則取龍之變取華蟲之文於養人之具則取宗彝之載酒取粉米之爲食於濟物之資則取水之潔取火之明水不可繡借藻以彰之於致用之器則取黼之斷取黻之恭黼象斧手所持黻象弨足所黻皆器械也成周因之而別其用如此漢儒乃因三辰旂旗之語而謂日月星辰不繪於衣則祀上帝與享先王幾無以[illegible]乎[illegible]宗彝爲虎蜼而率毳冕以就之獨不思[illegible]土之類又何以不用而專取虎[illegible]乎水[illegible]之草古人皆謂之毛奚必屬之於動物乎劉熙釋名以毳爲藻也亞即兩足屈坐之象故爲十二章之始兩巳相背義[illegible]近迂今[illegible]不從之○巢氏曰十二章者所以[illegible]之德能備此十二物也亦以法上天[illegible]人而必備此十二章也周禮雖無十三章之文但觀行人所謂上公冕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則天子十二章可知矣康成惑於左氏三辰旂旗之語謂旗有三章冕服止九章不亦謬乎康成見弁師掌王五冕以爲冕服有六而云五者遂謂大裘之冕無旒不睹數也此亦惑於祀天示質之說耳重英垂於祀天之冕可以無旒而不數之乎按五冕皆五采十有二就十有二玉是服隨其儀殺有七章九章之殊而冕則皆十有二旒故六等之服皆曰冕[illegible]）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

服弁服凡弔事弁經服

韋去毛熟皮其色赤韎以爲衣裳附注若今俗皮甲戰裙之類皮弁以鹿皮爲質而飾以采玉十五升白布以爲衣積素以爲裳凶事之服則斬衰齊衰也弔事之服則錫衰緦衰疑衰也。薛氏曰韋弁一名爵弁詩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士冠禮曰爵弁服韎韐則凡兵事韋弁服固爵弁也冠弁服弁亦皮弁祀蓋上文言眡朝則皮弁服下文言凡弔事弁經服弁經亦皮弁而加環經則冠弁服弁皮弁明矣郊特牲曰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此凡凶事冠皮弁服之證也春秋傳曰衛獻公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弁而與之言又曰皮冠以招虞人此凡田車服皮弁服之證也鄭氏謂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弁經者如爵弁而加環經皆非是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弁師司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此弁經服皮弁而加環經之謂也韋弁爵弁也故弁師有韋弁而無爵弁冠弁服弁皆皮弁也故弁師有皮弁而無冠弁服鄭氏謂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弁不言服弁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又誤矣思按薛氏之說辨矣然冠弁弁爲皮弁何以異其名而服弁即爲皮弁是當喪而首飾如乎居可乎或以爲冠弁蓋以緇布蒙之服弁蓋以衰蒙之更考焉可也

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大札大荒大裁素服

新義曰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王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曰錫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十四升曰疑錫者滑易之義疑者言擬於吉也王

氏曰先濯治其麻縷則其工精止濯治其布則其功粗以是爲差也。明齋王氏曰上書弔事弔於其家而服之此言喪服則居於王宮而服之也禮必有報臣於君服如此其重然則臣有喪禍天子其忍衣錦而不爲服乎諸侯王之所翰也故爲之服緦緦雖至輕然天子絕期則爲重也三公六卿王之股肱也故爲服錫衰稍加於緦矣大夫士雖衆皆王平日所倚任而宣力者故服疑衰也或疑諸侯諸臣衆矣天子皆爲之弔與服不亦頒勞而曰毋乃不給乎夫禮者因理之至極而立爲大中之矩其行之則有權焉是故周公康叔始封不降自當依喪制而服之二王之後待之特隆緦服亦不得而降又若伊尹周公太甲成王皆當爲之心喪者雖錫衰數月何得爲過其餘但聞喪而哭時服之原不廢大禮而所謂弔者或以公卿大夫士爵同者攝之非必天子一一親往故禮者制爲之極使人有所底止耳

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齊側皆反）

王之服十二章則天數也公則不用日月星辰故自龍而下凡九章侯伯則不用龍山故自華蟲而下凡七章子男則不用華蟲宗彝故自藻而下凡五章孤則不用藻火故自粉米而下凡三章卿大夫則不用粉米與黼惟玄衣而黻裳耳

（大功九月之服小功五月之服士則加緦此皆列國之臣之服制端者衣祛與袂廣袤等而皆正方自天子以至士皆同之王氏曰端則玄冠素端則素冠齊則無爲以待事也故其冠玄與素而已凡吉禮之致齊皆玄端而凶禮皆素端矣玉藻曰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詩曰庶見素冠兮○方氏曰周官文畧而義詳於王曰凡凶事服弁服未別其爲何服也於卿大夫曰加以大功小功則天子諸侯服止齊斬其見矣於諸侯曰爲天王斬衰爲后齊衰則諸侯之臣於君夫人視此而外此皆爲其親戚其見矣五服之緦於王爲諸侯見之卿大夫加大功小功而士無降服則加緦不必言矣）

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奉送也言大者舉重以包輕耳奠衣服坐上魂衣也廞衣服棺中明器之衣服也）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修除徵役於司隸而役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外祀謂四郊之類兆守壇壝之守也徵役召徒衆也王氏曰將祭之前帥其屬而禁止之以致其潔及祭之日帥其屬而禁止之以致其嚴此先王所以事天地神示之義也）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既葬則藏其隋與

其服（堊烏路反○先王太王王季文王武王也先公高圉亞圉以上其主皆藏於太廟之夾室也以服授尸以死者之遺衣使尸服之以依魂氣也黝黑也堊白也隋士虞禮祈瘞尸所祭米肉贖集豆間者王氏曰遺衣服藏焉並特以其常服之衣服爲不可褻而忘之予亦所以示其體物而不可遺之意也鄭氏曰七廟修除工多則宗伯有司之事祧室黝堊工省則守祧爲之）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齍盛相外內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比毗至反莫音暮下同○世婦女宮之長鄭氏曰女宮婦人供宮中之役者宿戒當給役則豫戒也比挍督也恩謂禮事謂祼獻爲徵役之節外內宗謂族姻之女有爵者賓客饗食王后亦有助王禮賓之法世婦佐之苛譴責也）凡王后有搩事於婦人則詔相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搩與拜同○搩事謂爵婦人王先生曰婦人不與外政而內豎云掌內外之通令世婦云內事有逆於外官何邪蓋雖不與外政然不能無好事於四方好令於卿大夫但先王之時女謁不行耳○柯氏曰天官九嬪世婦女御無爵秩者天子妃嬪序次有定非官職也何爵秩之有春官世婦有卿大夫之爵非天子之嬪御乃后夫人以下之傳姆有職者也故加以男爵女府史各二人奚各十二人者其職篇也然亦可以見其有官府矣若是天子嬪御則府史奚何爲哉故知）

（春官世婦爲傅毋以教六宮禮事者也或曰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九嬪以婦學之法教九御矣春官世婦又詔王后之禮事相王后之摻事掌逆內事於外官何也曰此正春官世婦施內宰之教者也內宰之屬皆男子也豈可以入宮中而施教乎故王內之政雖無不掌而所以教陰禮婦職於嬪御者亦須世婦詔相之也況所以通傳教令者內有女宮女奚卑屬宮卿之用外有內小臣奄豎專屬內宰之用乎曰世婦既爲傅毋令毋宮卿二人大夫四人士八人合六宮則八十四人矣不亦多乎曰不惟后夫人有傅毋嬪御皆有之況內既有官府則內政亦多矣故曰掌逵內事於外官外官非內宰而何哉曰既非嬪御其人何自取之曰以德德行爲本藝次之或內外宗之有齒德者或王族之婦人或卿大夫士之妻以齒德爲主耳故明乎春官世婦之職可以無疑於內宰混男女之別可以免閽官竊柄之禍矣治亂之原有不係於此乎）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加豆籩謂加爵之豆籩也王氏曰宰食以樂徹於造所以助氣體之養先王以生事死以存事亡故祭薦豆籩亦以樂焉方其以樂徹豆籩后徹之內宗內宗傳之外宗外宗傳之有司又曰光王承賓如承神故饗食賓客惟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禮愚謂所哭之諸侯所弔臨之卿大夫蓋王之同族或后之本宗與）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

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叙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與音預。眡豆籩者眡其實也羞進也獻謂祼肆儐賄之亞獻小祭祀謂宮中之神示。李氏曰夫富貴驕人自然之勢別女子生於王族尤易乘勢以輕其家不順於舅姑不和於家人夫婦之道天地之象人之大倫也乃由宗室亂之非所以示天下也聖人故以內女外女謂之內宗外宗列爲禮官之屬觀后之事宗廟則知所以順其舅姑觀后之饗同姓諸侯則知所以和其宗人覩后之亞王祼獻則知所以從夫順於舅姑和於家人而當於夫是效婦順備而內和理內和理而家可長是所以爲王化之所基也）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爲丘封之數與其樹數（冢人喪官之長公墓猶言官墓內穴曰兆外垣曰域先王始塋皆子孫以昭穆夾處與廟制同也諸侯若周公之葬於畢是也諸侯有君道故居前卿大夫士皆臣道故居後王氏曰各以其族子孫各就其所出之王祔葬如文王之孫則不入武王之兆也葬以全歸爲善刑人惡其毁傷故不入兆域有功者可以光前裕後故在應葬之

（域超其列而居前以族之葬說居先王冢追之前非也或疑凡下杞梁者死於兵其將不入兆域與是不然此死於社稷謂之有功可也豈復答其毀傷哉愚謂尊者丘高而樹多卑者封下而樹少其數則不可詳知矣或云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或云大夫宜以槐士宜以柳殷人宜以藥草然王制又云庶人不封不樹讀者詳之○臨川王氏曰以昭穆為左右各以其族尚親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尚德也凡有功者居前尚功也爵等為丘封之度與樹數尚貴也蓋先王所以治死者如此已）

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尸及竁以度為丘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及窆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

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凡祭墓為尸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為之蹕均其禁（請度請癘之式度也甫竁始穿壙也必告后土故冢人為尸以象神焉丘隧墓前道也以尺度量之窆器豐碑之屬言猶告也鸞車設鸞旗之遣車象人束草象形之人以其似人故告以啓行神之也執斧示威也凶器謂明器也墓位正左右前後之位蹕墓域止行人也守墓禁防無薙也凡祭墓謂既葬及修築而祭后土也凡諸侯及諸臣之葬則同姓異姓之墓皆掌之矣○妻里王氏曰鄭註並無祭祖考之說後儒有為此論者不知冢人非同姓豈有祭祖考而以他人為尸者哉況先人之體魄藏於此事畢而祭其地此亦情理之必至祭地而冢人為尸又何疑焉乃而軒諸儒以為祭墓雖非古法然先王於人情所不恐）

（而無害於義者亦從而許之此亦說經之曲筆矣）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邦墓萬民所葬也族葬謂各從其親亦以昭穆為左右焉度數即封度樹數蓋其民之家亦有倨起尊貴者不可以無辨也私地域謂各家所分之區墓屬謂塋限進列之處居其中之室山陵之中有官寺在焉而墓大夫居以治之也劉氏曰聖人父母其民生則宮以衣食而教之仁義死則為之地域而守其邱塋則為其子孫者有不忠乎告而不服乎叛者哉周之所以歷年獨永於百王者非無

自矣○梁氏曰周官設冢人墓大夫之職天子既以其昭穆而祔葬矣諸侯羣臣亦各以其屬祔葬焉至於萬民之衆亦令族葬治以王官蓋其生也為君臣為親屬而卒也葬以類從有以見昭穆之序焉有以嚴尊卑之分焉有以褒崇其功德焉有以不廢其拜埽焉其觀跡如戚倚遠如近孝敬以存人心以萃由是也自秦漢以來天子之葬既各異處而山林營治修費不貲至王公以下多惑陰陽拘忌甲可乙否此是彼非庶民之家亦紛紛然貪葬於富貴或久而不葬或葬之遠方或發掘頻數或爭訟不已思所以杜僭踰崇孝敬厚風俗息爭訟為人上者安可縱其自為而不嚴其禁令哉程叔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壅培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

驗也父子祖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急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所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愼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五患既愼則又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椁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忌慮矣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朱子曰葬之爲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絶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必擇其地而卜筮以決之不吉則更擇而卜焉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絶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不厚藏之不深則兵戈亂離之際無不遭濯發掘暴露之變此又所當慮之大者也至於穿鑿已多之處地氣已洩雖有吉地亦無全力而祖塋之側數興土功以致驚動亦能生災蓋地理之法譬如針灸自有一定之穴而不可有毫釐之差不然則攻一穴而徧身皆創矣今按程朱之論不同程子用周禮族葬之法可行之西北而不可施之東南必若朱子之言而後爲盡善倘遇形勢弘博之處則太祖處正穴而其餘以昭穆祔葬可也若遇形勢小巧之處則祖孫父子各擇兆域而葬之亦可也若拘於古法而傷殘地脉違失穴場又豈明者之所爲乎至於程子鑿地必四五丈之說恐非所以隨地之宜然西北高原猶或可以深鑿而東南濱海之區甫及數尺水泉上湧如之何而可通行哉仁孝之君子當自勗之矣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喪祭謂虞祔練祥劉氏曰五服有制尊卑異儀殯斂虞祔葬祭襚含有禮皆有定法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故曰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焉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者此謂王命有司含襚賵賻或弔祭之則詔贊王人以禮拜命也凡公有司之所共者此謂凶喪在鄉則鄉之有司當共其物在國則國之有司當共其物各有定制不待王命者則職喪以其制令之趣之喪事戒緩也然後凶禮行於萬民而制度不失其中生者得以盡其哀死者得以盡其禮王道始終無憾豈不由於是哉。雜說春秋時臧哀伯葬之加一等其仲孟穆伯則降之范獻子葬麄舒去其栢椁趙孟自誓桐棺三寸不誤屬辭其禮必自上制之蓋有功則升之有罪則降之非官府爲之制節則僭越不恭矣王制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而以士禮葬之是其大要也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大司樂樂官之長成均五帝學名易氏曰成者成其行之虧均者均其習之偏鄭氏曰均調也受此成事而調其音也未知孰是以典樂之官

（掌成均之法者樂有聲音舞蹈可以養中和之德而救氣質之偏也合聚也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民之俊選皆聚而教之也呂氏曰大司樂既掌學政教國之子弟有餘矣猶退然不敢自足延請有道德者敬事之使之教國之子弟以此見古人之心至公義理之無窮規模之無畛界大抵設教受教當知無窮意思死則配食樂祖祭於學校不特尊師敬長之義由是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亦當時有道德者教之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婁里王氏曰古者設師保等官教國子而世子亦齒焉是時王子與公卿大夫士之子幼則同學長則同事其同學也有朋友麗澤之益其同事也有明良翼贊之功故周禮一書不載備宮之官蓋人未有生而貴者王子之入學也一國子而已矣秦漢以來始加置詹事中庶子等官而王子之學與國子迥然不侔朱子柄唐六典載東宮官詔甚詳如一小朝廷宋東宮官屬極苟簡左右春坊不進賢從每用武弁之小有才者贊善大夫常官又但爲階官非實有職業備教之不古若有由然矣劉氏曰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虞庠則以舜爲先聖夏學則以禹爲先聖殷學則以湯爲先聖東膠則以文王爲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天子大學之法也）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興去聲後同卷音權磬同韶濩當作護○祗克敬也庸有常也興者託物興事道古剴今諷者微言寓意誦者詠歎達情發端之謂言答述之謂語雲門言其德如雲之出也大卷言其能聚物類也二者皆黃帝之樂咸池言其德無所不應堯樂也大磬言其紹堯致治舜樂也大夏言其恢大中國禹樂也大濩言其救護斯民湯樂也大武言其武功告成武樂也或曰樂記大章章之也注堯樂名言堯德之昭明也周禮缺文或作大卷或曰咸也作於黃帝堯亦修而用之方氏曰六樂不及文樂者六樂皆陳帝王之功德故用之於祭祀二南所稱多后夫人之事故用之閭門鄉黨邦國以化天下也蓋以騶虞采蘋采蘩爲射節而諸侯之射也先行燕禮鄉大夫士之射也先行鄉飲酒之禮其合樂皆終於二南則無地而不用無人而不聞觀六樂之用尤切以備矣○愚按孔子言成於樂孟子言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記言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是則造道入德之方未有離於樂者也中和者六德之成孝友者六行之本祗庸即

微敏也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則樂語之教爲之血脉動盪而精神流通則樂舞之教爲之但樂語之義則三百篇尚存猶可以諷詠流連而得其意而樂舞之法則冊傳聞其羽旄干戚之飾而節度皆不可考矣大武之舞秦始皇改曰五行之舞大韶之舞漢高帝改曰文始之舞魏文帝又復其名至晉武帝更文舞曰正德武舞曰大豫張華爲之樂章則非復虞周之舊而唐太宗則自爲七德九功之舞古樂於是而崩焉不亦可慨哉）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說音悅○律之爲言述也述元陽之氣也同之爲言偶也陰助陽以成化也出於人者爲聲被於器者爲音大合樂者謂偏作六代之樂也）乃分樂

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射音亦。奏者播之於器也歌者咏之於聲也舞者動之於容也方氏曰凡陽律皆奏用樂器之陰也凡陰呂皆歌用人聲之陽也然按黃鍾屬子大呂屬丑子與丑合而雲門爲樂之創始故天神用之大蔟屬寅應鍾屬亥寅與亥合而咸池爲樂之繼起故地示之姑洗屬辰南呂屬酉辰與酉合而大磬後於咸池故四望用之蕤賓屬午函鍾卽林鍾屬未午與未合而大夏後於大磬故山川用之夷則屬申小呂卽仲呂屬巳巳與申合而大濩後於大夏故先妣用之先妣卽姜嫄禘祭始祖所自出也無射屬戌夾鍾屬卯卯與戌合而大武後於大濩故先祖用之先祖謂羣廟之主祫祭合食也白虎通曰歌在堂上舞在堂下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劉氏曰六代之樂雖不同而皆用五聲旋相爲宮以成文也假此八物之音以播旋宮之文則樂成矣）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鸁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

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臨川王氏曰羽物輕疾故致之易介物遲重故致之難象物怳惚無形故其致之尤難川澤處故致之易墳衍實故致之難天神遠人而尊則其致之尤難其餘所致先後六署如此要卑王氏曰象物成象於天者日月星辰之類是也天神卽昊天上帝及五帝雖無象之可言矣。愚按此章乃極言樂舞感通之妙周子所謂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示格鳥獸馴也書言鳳凰來儀百獸率舞豈非其明徵乎而古今說者或以爲大蜡之祭或以爲四方百物之祭皆可謂固矣夫籥章之職明言國祭蜡則龡豳雅擊土鼓以息老物安得備六代之樂四方之祭不宜反盛於四望山川而有物之祭又豈有象物天神之類哉匏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夫何怪於大樂之感通也）

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邱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徵陵里反後倣此。懸之曰鼓有柄曰鼗孤竹特生之竹雲和山名冬日至者陽之始圜所以祀之所象天形也天神昊天上帝也言上而下謂之降）

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邱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孫竹竹根末生之竹空桑山名夏日至者陰之始方）

（卯祭社之所象地形也地示后土也自內而外謂之出）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陰竹山北所生之竹龍門山名九德謂水火木金土穀爲六府正德厚生利用爲三事合之爲九功叙之爲九歌也九聲簫韶九成也宗廟謂祠禴嘗蒸之享人鬼謂祖考不言降出者孝子不忍死其親也。鄭氏曰圜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天地明堂又帝所出之方致天神以爲宮不曰夾曰圜以天體言之也天體始於黃鍾終於姑洗以木火土金水爲序則宮聲當在太蔟徵之後姑洗羽之前當以圜鍾爲宮角物生之始黃鍾子天氣始於子徵者物之成太蔟寅天之功成於寅羽者物之終姑洗辰天之功畢於辰三者皆陽律相律天之道也林鍾生於未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西南坤方致地示以爲宮不曰林曰函以地德言也地氣始於太蔟終於南呂以木火土金水爲序宮聲自當在姑洗徵之後南呂羽之前故函鍾爲宮地之功見於正月成於三月終於八月林鍾上生太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相生者地之功也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致人鬼以爲宮大呂丑幽陰之所娵大蔟幽陰之魄出東方與人接應鍾亥復歸於幽陰羽聲備遠於他均者他樂天地歲事之一終鬼道無窮非若歲事有卒故盡十二律也子丑寅亥天地始合人受中以生歸其宅也三者律之相合相合者人之情故以祀人黃鍾屬子自子至申其數九故九變也人鬼不曰至孝子之心神之無不至也此各以其）

（聲類求之然宗古[illegible]蓋久[illegible]熟言之非深於樂而親其所不能及也蔡氏曰凡樂之變數皆用其宮之本數爲終黃鍾爲宮者黃鍾在子子數九故九變而終夾鍾爲宮者夾鍾在卯卯數六故六變而畢林鍾爲宮者林鍾在未未數八故八變而止皆用其數而爲終也然則凡十二調而作者各用其本數爲樂終非獨本數爲三也劉原父曰雲門之樂六變而終咸池之樂八變而終簫韶之樂九變而終亦通或問周禮祀天神人何以無商音朱子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無商音但無商[illegible]上宮畢陳名之曰羽所以蕃屛氏則也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故謂之厲所以厲[illegible]以太蔟之上宮布令故謂之憲[illegible]）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illegible]器於筍虡也展者扣擊而省視之[illegible]因朝饗之升鼎乃入）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皆令奏

鐘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宥與侑同。騶虞周南篇名以弓矢舞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節也大食朔望之禮食宥勸也奏鐘鼓以節之助氣豐之養也大獻謂獻捷於祖愷歌怒氣釋而愷樂形於歌詠也。婁里王氏曰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泮水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是也然則司樂之大獻其即獻於樂祖與古人十三舞勺所以學文成童舞象所以學武二十舞大夏則六舞備而文武一之矣先王之教無文事武事之分如此後世二之世道所由以升降也）

凡日月食四鎭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

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傀九靡反去上聲。四鎭十二州之鎭山傀怪異也去樂藏之也弛縣則釋下之而已淫聲則不正過聲則不中凶聲則不祥慢聲則不肅故皆禁之恐其蕩人心而敗國俗也樂器謂明器納之壙中者檀弓云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者是也）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帗舞羽舞皇舞義見大司徒旄舞以干綴犛牛之尾而舞之干舞即兵舞執干楯而舞之人舞則以手袖爲威儀而已。陳氏曰古之於大祭祀有備樂必有備舞春秋書有事於太廟萬[illegible]則宗廟用干與羽矣若大散而用之則[illegible]一不備若山川以干社稷以帗四方以羽旱暵以皇大司樂曰舞咸池以祭地示則社稷不特帗舞大夏以祭山川則山川不特兵舞也於咸池之類言其章不言其器於帗舞之類言其器不言其章互備也書言舞干羽於兩階樂記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簡兮之詩言碩人俁俁公庭萬舞繼之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要皆先武後文首蓋堯舜揖讓其舞先干後羽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伐其舞先武後文者以有武功爲大故也）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爲節（樂儀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也采薺疑即齊夏王氏曰環拜謂賓拜之儀環列而拜以拜者非一也鼓以作之鐘以止之作止應乎鐘鼓則其儀不忒矣。陳氏曰夫王食則以樂侑之言則以樂歌之行則以肆夏采薺節之登車以和鸞和之然則王之所以言語飲食行趨登車之際無非禮樂也樂以樂之禮以節之則純和之志不內散而非僻之心無自入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此也）

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采蘋采蘩皆召南篇名貍首今亡記曰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時會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爲節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愚按恔收之官曰騶山澤之官曰虞騶虞之職皆得其人而況其大焉者乎草木鳥獸之類亦若其性而況其貴焉者乎故曰樂官備也采蘋之詩言其取之厚其用之時其進之恪故曰樂循法也采蘩之詩言先事而備臨事而敬已事而服故曰樂不失職也惟貍首之詩則無所

（考亓射義稱其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芸閣呂氏則曰記有原壤所歌之辭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拳然貍首田之所獲物之至尊者執女手者所以道燕結歡也言君臣相與習禮結歡奉天子以修朔事故諸侯之射以是爲節所以樂其會時也二說不同未知孰是）凡樂掌其敘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凡樂成則告備詔來鼓皐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令相如祭之儀（序事次序用樂之事小事小祭祀也成者樂之一終告備所謂工告樂備也來猶至也皐之爲言號也言當奏樂時召瞽者使之來當興舞時召舞者使之舞也學士謂國子歌徹歌雍以徹也相扶助也瞽曚當退使眡瞭扶之。王氏曰徹祭必歌雍者取其和而敬也人之情樂於始者或倦於終篤於暫者或怠於久於祭之終猶不失其和與敬此誠之至也）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鐘鼓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射夫衆耦也樂人及樂器出入亦奏鐘鼓者重之也亦以警其執事也始發聲曰倡序哭以序向明器而哭也樂官謂大胥小胥之倫）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

合舞秋頒學合聲（舍采當作釋菜。版籍也舍采謂薦芹藻之菜以禮先師合舞等其舞容使應節也頒學謂分其才藝之高下合聲等其歌聲使應律也。王氏曰公卿大夫之子其父兄有爵列於國也故謂之國子以其衆言之則謂之諸子以其敎於學也則謂之學士其實一也臨卭魏氏曰古者民以君爲師仁壽御天君實司之而臣則輔相人君以師表萬民者也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則未有不生都顯佐沒祭大烝祫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修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係於是治有師弟子舉居以相講授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師不能以相通則秦漢以前爲士者職不若是之隘也此亦可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爲之師秦漢以來猶有專門爲之師故所在郡國尚存先師之號奠祠於學故記人識於禮而傳者又即其所聞見以明之也）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比毗至反下同。會合也正舞位者使左右前後有倫也序出入舞者使進退行綴有次也以鼓召之使各司其事也王宮之中國子之宿衛者宮正既教之大胥及次序之焉）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觵罰爵也不敬謂怠慢許至老撻撻扑也怠慢謂執事不恪謹者）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

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樂縣謂鍾磬之屬縣於筍虡者陳氏曰宮縣四面象宮室王以四海爲家故也軒縣缺其南避王南面故也判縣東西之象卿大夫左右王也特縣則一肆而已象士之特立獨行也鄭氏曰凡鍾磬編縣以八爲全每縣各八爲堵二八爲肆堵者立如堵縣肆者列行成肆天子之卿大夫上以肆爲軒特判諸侯之卿大夫士以堵爲軒特判也又曰按樂縣不止鍾磬而編縣惟鍾磬故有半堵全肆之殊詩曰應田縣鼓是大鼓小鼓皆縣也又云虡業維縱賁鼓維鏞是大鍾大鼓皆縣也諸侯以下縣雖不得四面而象樂皆備則同鄭解卿射謂士惟縣磬是以士特縣爲不得有鍾鼓矣何以成樂）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太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合者陰陽相合也陽順行陰逆行黃鍾子大呂丑相合於下以象地氣也蕤賓午函鍾未相合於上以象天氣也太蔟寅應鍾亥夾鍾卯無射戌姑洗辰南呂酉小呂巳夷則申相合於左右以象四時之氣也舊說謂以月建合日躔是不知古今有歲差矣陽得陰而要其黨陰得陽而生其類黃鍾得林鍾一陽配四陰也林鍾至太族四陰生二陽也太蔟得南呂二陽配五陰也南呂至姑洗五陰生三陽也姑洗得應鍾三陽配六陰也應鍾至蕤賓六陰生四陽也蕤賓得大呂四陽配一陰也大呂至夷則一陰生五陽也夷則得夾鍾五陽配二陰也夾鍾至無射二陰生六陽也無射得小呂六陽配三陰也小呂至黃鍾三陰生一陽也或曰十二辟卦配之一陽一陰交而生二陰律娶妻呂生子條貴賤文而生林也後此旋例矣亦通文之者謂其聲而相次成章之謂播之者後於器而宣揚不窮之謂宮最濁商次之角次之徵次之羽最清管子曰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鳥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太史公曰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樂記曰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金鐘鏄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服虔曰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閶闔楊傑曰金聲舂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人稟中和之氣有中和之聲尽以權量八音）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風者詠民俗之辭如風之動物也雅者陳治體之辭如鳴鳥之先聲也頌者贊盛德之辭如頌磬頌鐘之應歌也三者詩之體也賦者直述其事而陳之也比者以其所類而比之也興者以其所感而擬之也三者詩之用也六德卽忠和祇庸孝友六律兼六呂而言之。馬氏曰蓋嘗以爲詩之體有

三曰風曰雅曰頌風雅雖有一國天下之不同然大槩風者閭閻之間民庶之所吟諷所謂陳詩以觀民風是也雅者朝廷之上君臣之所詠歌所謂王政所由興廢是也其詩則施之於燕饗頌者美盛德告成功者也其詩則施之於祭祀然未有三有五篇之前如康衢如擊壤則風之祖如五子之歌則又變風變雅之祖若頌者獨無所祖書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又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則祭祀亦必有詩歌而無可考者意者太古之時詩之體未備和氣所感和聲所播形爲詩歌被之金石管絃旋之燕饗祭祀均此詩也未嘗不可通用初不必歌功誦德極揄揚贊歎之幾而後謂之頌也至周之時風雅頌之別始截然周室既東而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必孔子之聖周流四方參互考訂然後能加其說所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愚謂風者鄉樂也故州黨之飲射用之邦國之燕射亦用之小雅者朝廷之樂也鹿鳴之類則燕飲用之楚茨之類則侯國之祭祀用之大雅與頌者宗廟之樂也故大祭與大饗皆用之特雅以爲歌之聲而頌以爲舞之節耳周禮凡吉祭祀之後必曰饗亦如之夫豈以大祭大賓爲有二徹乎於謂頌無所祖則竊意如孟子所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當必爲九敘之遺音猶正德之事者惜夫亡書九歌之篇不可復見無以驗其必然耳王氏曰六德本於性情所以正於中六律備諸度數所以正於外以六德爲之本故雖變而猶止乎禮義以六律爲之音則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者也**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大饗亦如之**（朄音胤。登歌堂上歌詩也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下管堂）

下吹管也播揚也小鼓謂之朄。陳氏曰古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舜之爲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以象朝廟之治故繼之以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以象萬物之治故繼之以鳥獸蹌蹌禮記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祭義亦云燕禮大射禮曰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新宮由此觀之則舞升歌下管之詩雖無經見要之歌以示德管以示事一也德成於上歌詠於堂上事成於下管吹於堂下豈非無所因爲上有所待爲下邪極而論之堂上之樂以詠爲主堂下之樂以間爲主則律和聲也兩者用然後上下合奏而不失中和之祝矣然則樂之張陳戛擊必於堂上祝敔必於堂下何邪曰祝敔器也戛擊所以作器也器則卑而在下作器者尊而在上貴賤之等也荀卿曰縣一鐘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爲堂上之樂則一鐘一磬尚拊亦堂上之樂也蓋古者歌詩則搏拊而縣與故一鐘黃鍾之特鐘也一磬黃鍾之特磬也方其工之升歌也搏拊而鐘磬作爲黃鍾之鐘鳴於堂上而堂下之編鐘應之黃鍾之磬鳴於堂上而堂下之編磬應之所以絕歌者之句也豈非歌中聲之詩必假中聲之鐘磬以發其音邪本朝堂上之樂不改一鐘一磬而尚拊故恐未合先王之制耐瞽考中聲之意也**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凡國之**瞽矇**正焉**（射節若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五節之類軍聲若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

（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之類敬而陳之謂之廞廞謚謂尸在柩而作之行之謚[illegible]有取正於太師也○臨川王氏曰詔吉凶使知所從一體之倫虛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占之以寢卜眡之以觀象聽之以同律皆得其評焉又曰史序事王行見於事故太史讀誄皆掌樂王德成於樂故太師作謚謚成德之名也）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絃歌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廞凡小祭祀小樂事陳鞻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敔音語與廞之與去聲○鼗如鼓而小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柷如漆筩中有椎柄動擊其旁以合樂也敔刻木爲虎背有七十一刻以木轢之以止樂

也塤燒土爲之銳上平底有六孔以取聲簫編小竹爲之管如篪有六孔絃琴瑟也疏云大饗諸侯徹器亦歌雍若諸侯自相饗則歌振鷺與疾從大師以廞也何氏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五聲之節也琴瑟在上匏竹在下八音之節也大小清濁相應而不相變則樂和矣）

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絃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世奠帝作奠世○奠定在諷誦詩可知民風之厚薄奠世繫可知前世之興衰鼓琴瑟則合二者而和之九德虞詩也盡善盡美故歌之六詩周詩也有經有緯故歌之役使也○按虞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詩之所由跡也至成周而其體乃大備焉孔子正樂必

以雅頌得所爲言則是詩即樂之章爾但詩之爲用有義理有聲律秦火以後義理之學存魯毛韓四家猶講之雖未必得其真而猶有其髣髴若聲律之學則失其傳焉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久不肄習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新[illegible]爲[illegible]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臣行禮東廂前樂常作者是也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此以後言樂者求之於樂府新辭言詩者求之於章句訓詁而二者遂不能以復合所幸者三百篇之文猶存耳鹿鳴四牡皇華之爲升歌[illegible]之爲合樂此見於燕禮者也[illegible]之爲射節此見於射禮者也[illegible]此見於篇章者也清廟之爲升歌大武之爲下

管雍振羽之爲徹此見於禮記者也時邁賚桓之爲武樂此見於左氏傳者也且也楚茨之享祀乎備信南山之酒血[illegible]背升當侯享内神之辭乎甫田大田之方血酒祀非諸侯祭外神之辭乎文王之禮大方啤祭棧之薪緬奉壇呈蔍之王卉馰羽昇蘅子宗旁之辭乎至若登豆升香則郊祀既大之辭也當謂文王則宗祀配帝之辭也行蓋息醫既醉虎樂則繹祭唱和之辭濟其可推者不既多乎學詩者其致思焉夾漈鄭氏曰二代既沒漢魏嗣興禮樂陵夷其頌次漸右則風雅不分次則雅頌無別次則爲也次則禮七按上之回聖人也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張雉子班野人之作也風也合而爲鼓吹曲燕歌行其音京齣蘅則列國之風也煌煌京洛行其音本本華則都人之雅也合而爲相和歌風者鄉人之用雅者朝延之用合而用之是爲風雅不分然享大禮也奈弘壹也享則之樂用

下樂燕則不得用上樂及明帝定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古者雅用於人頌用於神武帝之立樂府采詩雖不辨風雅至於郊祀房中之樂未嘗用於人事以明神人之不可同事也今辟雍享射雅頌無分應用頌者而改用大予應用雅者而改用黃門不知黃門大予於古爲何樂乎風雅通歌猶可以通也雅頌通歌不可以通也曹魏準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準騶虞作巍巍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且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雅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是時樂雖亡禮猶存宗廟之禮不用之天明有尊親也鬼神之禮不用於人知有幽明也梁武帝作十二雅郊廟明堂三朝之體根情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君臣之事同其事

矣樂之失也自漢武始其亡也自魏始禮之失也自漢明始其亡也自梁始禮樂淪亡之所由不可不知也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賓射皆奏其鐘鼓鼜愷獻亦如之（頌音鏞。磬與鏞聲相應者曰頌磬磬與笙聲相應者曰笙磬旅者大故而祭亦如大喪陳樂器而不用也鼜以示戒懼愷樂以示歡樂故皆用鐘鼓焉）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凡聲高聲䃂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䃂音袞韽音闇筰音窄甄音震齊才細反。同器屬陰故此又舉同以兼律二者皆以作候氣而以銅爲之天聲清明地聲廣大四方之聲即八風也陰陽之聲即十二節也鐘爲八音之首故特舉以槩其餘焉䃂者上藏之象緩者中紓之象肆者下放之象陂偏侈也散者外越之象險偏弇也斂者內收之象達稍大也贏者有餘之象微稍小也韽者不足之象回微圍迫衍者無鴻殺之象侈中央約也筰者迫窄之象弇中央寬也蕩皆諸塞之象甄者震掉之象石者過密之象度數長短之則也齊量多寡之容也八音之器皆以此作之。

朱子曰黃帝之使伶倫自大夏之西[illegible]鍾中呂林鍾南呂應鍾於是文之以五聲曰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曰金石土革絲竹匏木而大樂和矣以之候氣則埋之密室上與地平實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十有二月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黃鍾之管飛灰衝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而時序正矣以之審度則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度黃鍾之長而以一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以之爲量則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

（非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以之謹權衡則以黃鍾一龠千二百黍之重爲十二銖兩之得二十四銖而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兩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舜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此之謂也）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教縵樂燕樂之鐘磬

及祭祀奏縵樂（劉氏曰宮縣有特磬十二鎛鍾十二皆依辰次陳之以應其方之律編磬編鐘各十有六共爲一虡而磬師之職掌教眡瞭擊特磬與編磬又教眡瞭擊編鐘也愚謂縵樂合八音之奏也燕樂歌二南之詩也）

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凡祭祀饗食奏燕樂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掌鼙鼓縵樂（祴音戒驁音敖。金奏擊鍾與鎛以爲奏樂之節也九夏皆樂章名。祭祀饗食而奏燕樂者豈事畢而宴之時與。按經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注復云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公入奏驁夏鄭氏謂皆頌類而亡之愚則以爲未必亡也王夏卽維天之命也德合於天大君之則也肆夏卽清廟也對越駿奔所以奉尸也行以肆夏迎送賓以肆夏毋乃取其肅雝之範乎昭夏卽維清也迎牲爲祭之始故曰肇禋緝熙則昭諸義也至若其餘殆烈文諸篇當之乎納夏蓋烈文也獻諸侯之樂歌也有辟其刑則諸侯咸在矣章夏蓋有磬也獻卿大夫之

樂歌也喤喤厥聲章明之至也齊夏蓋雝也雝雝肅肅整齊之至也趨以采齊和鸞中采齊皆取是義爾族夏蓋緇衣也獻士及羣有司之樂歌也族者衆會之義旅酬之象也祴夏蓋振鷺也無惡無射非戒愼者能之乎故客出而微組用之驁夏蓋有客也宿宿信信非同旋而不能自已者乎故繹祭而宿賓用之先儒尊以客爲夏殷之後則固矣夏之爲言大也言大周樂於天下也凡此六詩之分用惟祴夏驁夏儀禮有明文其他恐鄭氏之臆說也族夏乃取宗族之義不亦近乎齊夏專爲夫人之用不亦狹乎今併存其說以俟考云）

笙師掌教歈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歈吹同篴與笛同。○教者教眡瞭也竽笙皆竹管而以匏爲簧宮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竽宮管在左旁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篴如笛三孔篪七孔一孔上出橫吹之築地謂之舂牘以竹爲之其長七尺大五六寸其端有兩孔髤畫之應亦以竹爲之其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客醉而出奏祴夏用此三器樂地以爲聲明不失禮也鍾笙之樂言鍾聲與笙聲相應也○郝氏曰衆樂獨以笙名官象東方生物以始之也）

鎛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

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鎛如鐘而大鼓謂晉鼓蓋眡瞭擊鎛而師但擊鼓以節之也郝氏曰在師以鼜警衆則一夜三擊守閽以鼓戒嚴亦如在師也雜說軍已發行而國將不發守此所以又有守鼜後世用師行中而京師戒嚴者本此方氏曰鎛師所掌卽鼓人所兼而別爲二職者鼓人所教軍旅田役以及祭祀有物之神皆地官之事也鎛師所鼓祭祀饗食賓射大獻皆禮官之事也推鼓鼜二職並列然鎛師鼓愷樂守鼜而鼓人無之則加鎛師所掌皆王朝之事其夜鼜惟王親在行則然若鼓人則凡軍旅通掌其鼓與鼜也）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郝氏曰韎韐戎服詩曰韎韐有奭衣色赤明堂位曰韎東夷之樂祭祀用之象服遠也周居西土東夷服遠故舞東夷之樂昭王化之四達也）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散樂野人之樂夷樂四夷之樂東夷之樂曰韎持矛助時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助時養西夷之樂曰侏離持鉞助時殺北夷之樂曰禁持楯助時藏皆於四門之外舞之四方仕者卽野人夷人也）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執羽以爲舞飾龡籥以爲舞節皆文舞所用勢所以動其容也）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

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畯音俊樂音洛○土鼓以瓦爲匡以革蒙其面而擊之或曰築土爲鼓以蕢桴擊之豳籥豳地所籥之籥以韋爲之豳詩七月之篇田畯古司穡也老物物終而老也○按七月之詩仰視天時俯授民事故逆暑迎寒用之男耕女桑度務舉焉故祈年用之風日水土孶生百馬鳥獸昆虫百化與焉歲祭蜡用之吾乃知周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歌以祈年舞以祭蜡此雅頌之分也逆暑迎寒歌舞並作故統名之豳詩與鄭氏欲以一篇分爲三體則首尾倘決而不可用朱子又欲以楚茨大田等篇爲豳雅良耜載芟等篇爲豳頌然諸篇皆通乎天下之辭非若七月之事言國俗也蓋亦不可得而聞讀矣吳氏曰詩疑作風風以導其氣雅以作其情頌以告其成所以發達天地之和聲也）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龡而歌之燕亦如之（鞮鞻四夷樂人所履之革屨也樂以所舞言聲歌以所詠言旄人鞮鞻氏止用之於燕而不用之於饗則其聲容不如韎師之盛也○陳氏曰周官韎師掌教韎樂旄人掌教舞夷樂鞮鞻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凡祭祀燕饗用焉然則明部之樂與先王所不廢其用之未嘗不降於中國雅部之後也故韎師旄人鞮鞻氏所以居大司樂之末與後世以藏策焉頭管進之雅部之前失先王所以立樂之方也）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

笱虡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廞笱虡（庸器鑄器以銘功者橫者爲筍從者爲虡皆所以縣樂器者也）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干盾也舞器戈戚之屬陳列也受之受而藏之也。王氏曰文舞則籥師教之武舞則司干教之愚按六代之樂今皆失傳獨韶武猶可因遺經而想像之耳書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爲歌此韶樂之綱也記曰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此武樂之序也慈者韶之作也始象六府之修繼象三事之和蓋疏濬者水也焚烈者火也兵刑者金也咸若者木也井疆者土也播殖者穀也禮樂者德之正也共工者用之利也親遜者生之厚也於焉沐浴夫膏澤於焉詠歌夫勤苦難越宇宙而不可易焉故曰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又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武之作也一成之時舞者總干山立以象武王所謂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發揚蹈厲以象太公所謂夾振之而驅伐總威於中國也分陝而進事蚤濟也故其辭曰勝殷遏劉言克敵也再成而商既滅矣乃封五帝二王之後表比干箕子商容之究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故其篇名曰賚所謂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其辭曰我徂維求定言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也三成則旋而南於是散牛馬藏車甲包干戈侯將帥故其辭曰時邁其邦言巡行於中國也式序在位言分封其親賢也載戢干戈載櫜弓矢非所謂建櫜者乎四成則南國從而疆之郊射之容裨冕搢笏之儀[illegible]精之政無不象而擬之故其辭曰敷天之下裒時之對而其篇名曰般言盤桓而不遽歸也五成而周召相左右分矣舞者列兩行以坐其足皆跪右以象偃武軒左以象修文然後以齒德之公卿居三老五叟之席而天子北面以尊之故其篇名曰酌言致治之所宜也其辭曰實維爾公允師言二公之化天下信之也六成則無事矣衮冕而垂拱矣惟復綴以崇天子耳於昭於天皇以間之可不謂至崇者乎凡此二舞皆文武兼用蓋揖遜之朝不無除凶伐叛之事征誅之代亦有制禮作樂之儀爲舞洋洋此之謂也然則籥師司干職雖分而事則聯矣）

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太卜卜官之長鄧氏曰太卜掌三兆三易三夢以卜名重卜也玉兆文如玉虞屬陽瓦兆暴烈如瓦解屬陰原兆坼烈如原田陰陽雜愚謂經常體也頌繇辭也每體各有十頌其殆雨齊蒙驛克之相重與。淩儀王氏曰夏后鑄鼎繇曰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懿氏占曰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於姜成季卜曰間於兩社爲公室輔驪姬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有臭衛侯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漢文兆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皆雅繇也）

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連山首艮專以象取夏之易也歸藏首坤專以用取商之易也周易首乾稱性情形體而取之每卦各有八變蓋貞悔之

（相重也連山歸藏其文不傳然孔子之大象不與彖爻之辭相比而另發一義殆夏商之遺意與）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觭居綺反。郝氏曰致夢因思慮見聞致者角一仰一俯曰觭觭夢反復與常者感無心曰咸陟升也魄濁而沈魂清而升魄寢魂交夢中所至皆魂氣感通升陟曰咸陟浚儀王氏曰其經運十謂占夢之正法有十也一渾而九變十運而九十變）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果當作祼。征用兵正敵也象垂象示人也與兩相交際若取女仕君也謀商大嫌疑也祼舉大祭祀若諏日卜牲也至謂行役之所期雨謂旱暵之所禱瘳謂疾病之求愈贊佐也國家之占凶既以此三者前知之則告於王俾修政而救之）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大貞者以大事相質正也明齊王氏曰凡卜在禰廟門閾外閾西南北面其叙先陳龜於廟門外西塾即此陳龜也次正之於閾外而上此之貞龜也次眡高而命之事然後眡高而作其兆復有尊官但臨事而不執事者蓋有涖陳貞命作五節之叙立君社稷安危所繫封國社稷萬民所永賴大卜眡高作龜則命之[illegible]宗伯所謂五爲則詔號而貞之者

大宗伯陳之者大宰涖之者王也大祭祀鬼神格與不格所繫喪事先人承藏之地人子莫大之事眡高命龜則貞之者小宗伯陳之者大宗伯涖之者大宰大宰帥執事而卜日是也大遷因不吉而求其承安大師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貞龜則命之者卜師陳之者小宗伯涖之者大司空大司馬也凡旅陳龜則命之者小宗伯也小事涖卜則太卜但臨祀之陳貞命作皆卜師以下自爲之也此因事之小大而尊卑相次之序如此然以小司蒞三詢之例推之則大遷大師當與立君一類此在喪祭下或有誤文且若周公之卜爽成王之卜大變皆身親爲之豈必於有司執共事乎是又不可一一枸也）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

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開者剖龜之體去其上甲而存其下甲也眡高謂眡近足之高骨作龜謂以火灼之以作其兆也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劉氏曰兆體旁釁爲兆微而不可辨故致其墨食則兆見而可辨矣書曰惟洛食〃浚儀王氏曰方兆占四方之事也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從西北來功兆占立功之事也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義兆占行義之事也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弓兆有射意後世有覆射之法郝氏曰甲有直文一道分左右陰陽横五文分十二段象五氣十二辰首尾兩段尖小不可兆中四段分四兆象四時首曰方兆象春生方始次二曰功兆居前高曰功象夏次三曰義兆近後寬平象秋曰義次四曰弓兆形曲向外曰弓象冬居終也方爲始元也功則通亨

（也義前後適平利也弓執持而固貞也以象四德有曰上尾曰下左爲陽右爲陰左右上下洙則四兆可知命龜者主人也愚按龜書俛亡四兆難曉姑存王鄭二說以備考云）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是其色也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靁右倪若是其體也）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於龜室上春釁龜祭祀先卜若有祭祀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用秋時取其堅也用春時待其乾也物謂體色隨所宜而各爲室藏之天子備物也必釁之者大龜其灼非一恐久而朽故以生氣續之王氏曰耕則祭先穡馬則祭先牧食則祭先飯不忘本也況卜以吉凶前民用安可忘之乎天地神明而不測卜能通之故兼言祭祀天地之道也愚謂奉猶送也以待卜日卜牲也）

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歙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菙時洗反燋音灼焌音俊。菙荊木燋火炬也契即士喪禮所謂楚焞也明火以陽燧取於日者焌契楚焞之鋭頭柱於燋上吹之使然以授卜師役之者爲卜師共揚火致墨等役也）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

八故以眡吉凶（簭與筮同。鄭氏曰八頌即八命之頌八故即八事之故古者先筮後卜卜筮者卜其所簭明齋王氏曰占人之占龜以八簭占龜之八頌必先以八卦占簭之八故因兩眡其從違以斷吉凶方氏曰古者重卜先筮而後卜故簭人不必知卜而卜人必兼通乎簭既得八事之頌猶恐於龜象未審後以簭義祭次其吉凶所謂以八簭占八頌也然簭辭之吉凶各有其故皆原於八卦之象與德其或簭龜從違各異則又恐筮人之占未審故復以八卦之象與德究切其義所謂以八卦占八故也不同占筮之故而曰八故者八卦之象與德因事而異吉凶於八事各有所宜各有所作也）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王氏曰卜龜之兆龜坼而後墨見墨見而後色著色著而後體備卜人兆占坼史占墨次之大夫占色又次之衆占備而後君占體以斷吉凶事之序也故玉藻曰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據事序先後言之而此先言君定體者尊卑之序也。臨川王氏曰備色墨坼皆占龜而曰凡卜筮則簭亦占體故也詩曰爾卜爾簭體無咎言簭占體可見矣）凡卜簭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中去辭。既事已卜簭也史必書其命及兆於策繫於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歲終計之俾精其業也）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

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巫當作筮。更遷都邑也咸皆也謂衆是衆非式制作之法改曰試同用人也如堯試舜之類目要凡之宜易交易也如鄭以祊易許之類比親也逆女求昏之類祠筮牲與日也參筮御與右也環筮攻與閒也）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上春

相簭凡國事共簭（相去聲。當用卜者先筮之筮而不吉則不卜雖左聖人所重也相筮視蓍草而揀擇之也。按古者皆重卜而輕筮故洪範龜先筮後而左氏亦云蓍短龜長自孔子贊易之後則卜日微而筮日著且連山歸藏皆廢而周易獨行矣然筮之用莫切於變占故以六十四爲體而以四千九十六爲用三百八十四爻擧一隅也用九用六闕兩端也其二爻以至五爻之動也皆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而參伍之今先儒乃謂二爻動則用兩爻之辭四爻五爻動則用之卦不變爻之辭反謂左氏傳得艮之隨而引元亨利貞无咎者爲變則不明乎觀變玩占之旨也其詳見於周易本義拾遺之書讀者考之）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其夢之歲時也天地之會升降往來也陰陽之氣休囚旺相也日有脩短月有晦朔弦望星者二十八宿有隱見之候辰者十二次有遲速之躔夢之所形關乎氣運之變故必以此占之也臨川王氏曰正夢若高宗夢帝賚良弼是也噩夢若文王疾武王夢帝與九齡是也思夢若孔子夢周公是也寤夢若狐突夢太子申生人不見而已見之是也喜夢若文帝夢黃頭郎推上天是也懼夢若光武夢乘龍上天而驚悸是也）季冬聘王夢獻吉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歐疫（舍音捨難乃多反。聘問也獻進其兆也菜之始生爲萌釋而奠之於四方之神贈送其去也令謂使方相氏難所以逐疫也。朱子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晝之所爲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是以先王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而獻夢贈惡夢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何氏曰人之夢兆禍福形焉固有昭晰而如晦者亦有渺茫而無徵者占夢之術其亡久矣負天之夢叔孫信之而召家禍瓊瑰之夢嬰齊言之而遽亡身夢登臺者以憂死夢身熱者以反誅升天折翼之夢啓史臣之疑乘龍受禪之夢來逸人之口禍福固不可測也凡夢之吉者當思微泛而不驕夢之凶者當思消弭而無忽豈可決諸庸術之口也哉）

眡祲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叙九曰隮十曰想掌安宅叙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煇音運鑴許規反瞢亡鄧反隮子兮反。陰邪之侵謂之祲煇日旁氣也妖祥者吉凶之先見吉凶者妖祥之已成象者疑形成色）

（者黑子庳誌之類鑴者撲剸如雖也監者冠珥如守也闇者食既而晦也瞢者陰勝而蒙也彌者終竟橫亘若白虹貫日之類叙者次第環繞若日暈數重之類隮者蝃蝀上升也想者名狀恍惚若赤烏夾日之類安宅察其分野之居而莫定之也叙降推其端倪之應而次第之也歲前雲物之占尤重故始行安宅叙降之事弊斷也計其占之中否也劉氏曰日者太陽之精出地則為皆照物則為生陰邪之氣或侵於晝日光所灼莫不消除也今日旁有陰邪之氣干犯之而不能消除者陽剛之德衰而陰邪爍甚遂成上者之異以洪範五行推之則人君無剛健之德以勝陰故譴見於天以示警也聖人設官以掌其事方其萌兆則詔於王以修救焉）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六祝並去聲後倣此）（大祝祝官之長天所祜爲福福所化爲祥歷年之謂永正命之謂貞順三才協順也年百穀豐稔也吉人神諧和也化妖孽絕迹也瑞禎祥畢至也筴邇綏遠從也劉氏曰大禮者所祝大事也故郊祀天地社稷宗廟六享則用大祝之六辭所以祈福祥於國家）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王氏曰鬼神示之於人幽明異勢宜若不可同也然鬼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先王與鬼神合其吉凶則同鬼神示因有道矣大祝之六祈以其誠信於鬼神示而已類合其類而祭若類上帝之屬造於其所而祭若造於祖之屬禬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屬禜若秋祭禜之屬攻以治去其害若翦氏以攻禜攻之之屬說以辭責之若庶氏以攻說禬之之屬先王所以祈之如此亦以與民同吉凶之患而已彼於祈福之作固未嘗數數然也○劉氏曰彼六祝者因祭享祀而祝之此六祈特為一事而祈之）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鄭氏曰上下親疏遠近謂廟祝外神告祭於天地若伊尹祠於先王是也命謂命神之尊者如敢昭告於皇皇后帝之類誥謂誥神之卑者會謂會同盟誓之辭質告於神明以期無負約也疾病曰禱述其善而求免遺喪曰誄述其善而作諡也方氏曰六祝之辭典祀所常用也此六辭因事而特告也）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神號若云皇天上帝也鬼號若云皇祖伯某是也示號若云后土地祇是也牲號若豕曰剛鬣羊曰柔毛之類齍號若黍曰薌合粱曰薌萁之類幣號若玉曰嘉玉幣曰量幣之類）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劉氏中義曰大祝之設所以祀鬼神者也此九祭當是六享於宗廟而皇尸祭食之禮子是祭之不祝常之以凡賓主行食禮則莫用焉天子之禮不存今以諸侯之大夫少牢饋食之禮明之命祭謂安尸尸坐祝始命尸取菹擩于醢以祭豆祭之豆間是也衍祭謂上佐食取黍稷及切肺授尸尸受而同祭於豆間賓尸所謂）

（祭以共衍多故云衍也炮祭謂[illegible]賓蓋羊燔尸擩鹽而祭也周祭謂賓尸依[illegible]祭之也振祭謂凡牢幹魚腊臑肩皆擩之[illegible]之儐祭非奠是也擩祭謂凡取菹以擩於[illegible]而祭也從祭謂封肺而絕其本以祭也繚[illegible]謂封肺之大本而紾之以為繚祭大夫以[illegible]絕而不繚以上繚而又絕故鄉飲酒稱非[illegible]有絕末以祭也共祭謂凡尸之食祭皆上佐食工祝共之所以尊之也）辨九擽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擽六曰凶擽七曰奇擽八曰褒擽九曰肅擽以右享祭祀（右作侑下同。稽首擽而頭至地稍稽留也頓首擽而頭叩地即引舉也空首擽而頭至手不久[illegible]也振動戰栗而擽也吉擽擽而後稽顙也[illegible]擽稽顙而後擽也奇擽一擽答臣下用之褒讀為報謂所擽祀神用之肅擽但俯下手若今之揖也右謂侑尸食而擽之王氏曰九擽通於五禮此專以祭祀言若以大祝主鬼神之事也。後儀王氏曰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或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作伏誤矣）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瞽令皐舞相尸禮既祭令徹（明水以鑒取於月者明火以燧取於日者必執此而後為六號辭明其潔也隋謂藏隋祭之終釁謂薦血祭之始逆牲則二祼之後王出廟門而逆牲逆尸則向祭之晨王出廟門而逆尸告以鐘鼓為節而大祝令之也）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相飯贊斂徹奠言甸人讀

禱付練祥掌國事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付當作祔。言甸人讀禱者語甸人使讀禱辭於藉田之神也喪卒哭而祔廟十三月而練祭二十五月而祥祭掌國事者辨護其禮文也彌猶徧也始為曰禱得求曰祠。）大師宜於社造於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於四望及軍歸獻於社則前祝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舍音釋。順其便曰宜至其所曰造前祝王出入歸告祝前致其辭也用事殆王人職所謂宗祝以黃金勺前馬與陳氏曰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事也古者釋奠或施於山川或施於宗廟或施於學宮也）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者須祭號於邦國都鄙（皆正也劉氏曰逆祀命謂不稟天子之命而僭干祀典者須號謂彼得祭者則須其號也）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彌與弭通遠去聲。福祥欲求而得之豐年欲順而致之時雨欲迎而降之所謂之侯也蓋侯福之將至也風旱欲調而安之烖兵欲消而止之[illegible]却禍之方來也劉氏曰非天地宗廟日月星辰社稷而當祭祀之者[illegible]兵亦有祭焉以見王者不得已而用兵也辠疾天降罪罰札瘥其民為政者之所恐懼也故設祭禳以遠之焉）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

隋贊徹特奠凡事佐大祝大喪贊渳設熬置銘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沃尸浴者尸彝下盥洗也奠定爵也熬熬穀置於棺旁以惑蚍蜉也銘以旌書死者官爵姓氏以識之也齎猶送也其奠卽遣奠也分其牲體以禱五祀告以去此宮中而不復返於此也）大師掌釁祈號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於社（釁釁鼓也祈禰祭也王氏曰保郊保神壇之在郊者社不在郊無所事保祝之而已保郊所以防患祀社所以弭兵也）凡內外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啓及朝御匶

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掌喪祭祝號王弔則與巫前（說音脫○勸爲倡帥也防備傾側也辟謂除菆塗椁啓開之也朝謂將葬而朝於廟奠卽朝廟之奠也祖謂既朝而祖於庭飾棺設帷幌之屬也載載於車御謂執纛君前卻行以爲節度也路遷故二人夾相代之將下棺則脫載而除其飾矣虞祔練祥禰皆稱喪祭其祝號各有不同者公卿大夫之喪王親弔之喪祝與巫以桃茢執戈居王之前）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勝國邑謂所誅討之國邑其社稷仍存之蓋奄其上而棧其下以爲後王之鑒也雖說必立亡國之社何也蓋存先代之後忌子卯之門資和乘之器古人於此皆有深意焉王氏曰敘初喪冊事飾棺葬時車祭此以例其餘）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於祖廟禰亦如之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於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舍音釋○王氏曰立表以祭謂之表貉陳氏曰古人祭務於立表之處無壇壝置甲胄弓矢於神坐之側置稍於神主之後兆師祭也愚謂起大衆以田謂之師田致禽於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於所表之處也別其權類謂之屬饋薦於四方牟兆謂之陪取而入於腊人謂之斂禂禱也劉氏曰禱牲禱馬者又因致禽以祭牢牲之神求其博碩肥

腯也以祭馬祖之神求其六閑四種孔阜奕奕也詩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其是之謂乎）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作詛盟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大事曰盟小事曰詛皆歃血以詔明神也爲辭而載之於策坎用牲加書於其上謂之載辭國王國也邦國諸侯之國也劉氏曰彼不信而渝盟以負於神也故敘國之信以詛之於神用以質邦國之劑信質成也劑謂盟載之約也俾明神降禍於渝者則天下無敢持不從以事其君焉○婁里王氏曰盟詛非聖王所恃也聖人作法通乎後世以爲防苟其德未足以臻乎不言之信則援神明以佐其不建以杜天下誕誅之風此亦聖人神道設教之所不廢也鄭氏曰文王修德而虞芮質厥成明乎文王之德致之矣）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館凡祭事守瘞凡喪事掌巫降之（[illegible]之長旱祭曰雩巫恒世習其業者匰盛主之器道布為神所設之巾中霤禮所謂以功布為道布設於几是也或曰器主之巾主在道以巾掩覆防褻也以茅藉祭食曰蒩館所以承之若今之筐也守瘞謂所埋之牲玉祭未畢則守之巫降謂巫下神之禮若楚辭所謂靈保是也人始死魂氣初散而奠不立尸故以巫而依之也）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筭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弔則與祝前（衍者留而延之之意旁招以茅束茅以招而祭之也冬者歲之終故設祭於堂以贈送禍惡無方東西南北惟所往也無筭大小多寡莫不除也春者陽之始故招吉祥去禍祟而疾病可得而除矣祝謂喪祝）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歲時若三月上巳之類劉氏曰祓除邪氣又煮香草桃茢以釁浴香乘陰陽代序之時為之憑謂女巫陰類益用以祈雨歌所以致神哭所以祈哀也○何氏曰或謂先王之世王道明邪說息安有巫史祝詛之事哉而周公設巫祝若是之冗何也愚以為不然史乃冊祝見於書用史巫紛若見於易巫史詛祝古有之矣古之巫史非若後世之巫史也春秋國語曰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降之是豈後世淫巫史遊治符水厭勝之術者哉而其所用大旱則用之大烖則用之歲時祓除則用之又非後世之淫祀諂祭無所不至者也巫史之設又何益哉）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灋者攷焉（大史史官之長魏氏曰建邦之六典與夫八灋八則大宰掌之小宰司會貳之矣大史復掌之者蓋經世大法大宰執而行之至其為書以成一代制作大史執而藏之故大宰者道揆所出也大史者禮法所宗也且大史非治事之官何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蓋史官據事實錄漢郡國上計亦先送大史公也典法一定永為遵守其破法不信者與守法者平是非則考正於大史刑其不信者以正其矯誣之罪焉）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王氏曰六官二字宜衍一○約劑載辭及券書之類貳猶副也約劑亂謂違約抵飾及踰期寖閣之類辟開也開其所藏之法以考則不信者罪無所逃矣）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中氣匝為一歲自冬至之初以至大暨之終是也朔氣匝為一年自正月之朔以至十二月之晦是也中數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朔數二百

（五十四日而以閏齊之明齊王氏曰序事者若書云東作西成南訛朔易月令春而布德秋而明刑之類頒之於官府都鄙則王閏之事敘矣又頒之於邦國使諸侯以每月朔告於祖廟而行[illegible]所以一正朔於天下也王氏曰先王曆象[illegible]月星辰以授人時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illegible]閏月定四時成歲其餘則歸之閏閏非一歲之正也而四時[illegible]待則不正然歲時日月亦有常矣而置閏以無常王者體天而立通於四時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其居固有常矣今閏而居門蓋以門者一闔一闢之變往來不窮之通也玉藻曰閏月闔門左扉居其中然則正之居門豈一朔一夕已哉凡以應天而已則不可以不終月終月所以成其事也所以見王者消息盈虛與時偕行也）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

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執事大卜之屬史當占筮故與之同卜日爲散齊曰戒致齊曰宿羣執事凡有事於祭者史專主書故按其文之所在而協其事之所當共也位常皆乎昭穆序爵序事之類其位常介存乎[illegible]謂[illegible]執而次之辨事謂辨所就之事不信者誅與祭之人或抵官其職事則以言責之也將幣謂送迎賓之玉帛執禮書以告王恐其愆儀也）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灋以前大喪執灋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攷焉小喪賜謚（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旺相及星辰變動）

（之類大師樂官也抱灋以前謂國之典法抱之先往恐有散亡且以爲立國之基也執灋謂持行喪葬之節而已遣謂將行而爲祖廟之奠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也小喪卿大夫之喪君爲之制謚使大史將往賜之小史至遣之日往爲讀之。王氏曰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以聲而知天道也大史抱天時以書而知天道也明齊王氏曰既論而必讀於樞者一則謂死者有知亦無後言質諸鬼神而無惟一則謂生時所行死而不可掩善者以勸惡者以戒使夫人而知思也。方氏曰大師大史知天道天不可欺名必當實故誄謚必屬二官）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舍音飾。王氏曰中形爲閭虎兕鹿之屬而槃其背以盛筭明善射多筭則能勝物而制之以爲用也執其禮事以禮書皆掌於太史故也）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志記事之書奠定也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昭穆其相代之序也忌如[illegible]官[illegible]所謂詔[illegible]如王制所稱大史奉諱惡蓋使之避惡而就善也俎以盛牲簋以盛粢皆以昭穆爲先後小史以書叙之而必讀禮法以數之焉）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其讀誄亦以大史賜謚爲節事相成者也）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

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歲謂歲星所在每歲移一舍者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月謂斗柄所建每月行一辰者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寎四月爲余五月爲皋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辰謂日月所會玄枵子也娵訾亥也降婁戌也大梁酉也實沈申也鶉首未也鶉火午也鶉尾巳也壽星辰也大火卯也析木寅也星紀丑也十日甲乙木也丙丁火也戊己土也庚辛金也壬癸水也二十有八星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蒼龍也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玄武也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白虎也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朱鳥也明齋王氏曰聖人治天下不過欽若昊天敬授人時而已故歲之所在可以伐人太歲所在不可以犯此會合夫歲之位也平秩東作南訛西成朔易此會合夫月之位也外事剛日内事柔日協日刑殺之朔此會合夫日之位也陸氏曰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盛故爲溫爲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盛則爲凉爲寒若日失節於南則晷進而長爲常寒失節於北則晷退而短爲常燠此四時敘日之法也月之九行在東西南北有青赤白黑之道各二而出於黃道之旁立春春分月循行青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立秋秋分月循行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古之致月不在於二至而常在於二分不在於二分之望而常在于弦者以其得陰陽之平正之故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

天下之遷辨其吉凶（志記也星謂五星辰日月所會五星有贏縮圜角日有薄蝕暈珥月有盈虧朓側匿之變七者右行列舍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焉○要里王氏曰天之變動不可一例拘也或同象而異應或異象而同占稽之古者不一而足此保章所謂觀天下之遷辨吉凶也雖然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不觀其遷則趨避滯矣不觀其貞則趨避私矣）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分扶問反○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分野之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觀客星彗孛之所在而其國之妖祥可知矣○一行曰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又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爲周分則編場外矣七國之初天下地形雌韓而雄魏魏地西距高陵盡河東河内北周漳鄴東分梁宋至於汝南韓距全鄭之地南盡潁川南陽西達虢略距函谷固宜陽札連上地皆縣亘數州相錯如繡故雲漢山河之象多者或至十餘宿其後魏徙大梁則河西合於東井秦據宜陽而上黨入於輿鬼方戰國未滅時星家之言屢有明故今則同在畿甸中矣而或者猶執漢書地理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春秋正義諸侯祭其分野之星在地之土各有上天之分見於傳記者八宿主大火參爲晉星云龍宋鄭之星則蒼龍之方有宋鄭之分也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則朱鳥之方有周楚之分也四月日食魯衛惡之則春分之川在魯衛之分也歲在顓帝之墟姜任實守其地則於時歲在齊薛之分也越得歲而吳伐

（之凶則於時歲星在吳越之分也晉語云實沈之虛晉人是居周語云歲在鶉火我有周之分野是有分野之言也以九州當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分誰分之也星紀在於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遥弱成亥之次又三家分晉方始有指而韓魏無分趙獨有之漢書地里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鶉首極多鶉火甚狹徙以相傳為說其源不可得聞蓋古之聖哲有以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相去聲◦王氏曰分星經星也故有常所主之封域歲星緯星也異於分土則無常主矣占其所見之相有顯逆盈縮伏見進退之不同而妖祥著於天下矣◦愚按熒惑填星太白辰星皆有所見之象填星二十八歲餘一周天熒惑二歲餘一周天太白辰星一歲一周天皆可以觀妖祥特歲星乃有歲之象故也重之此元之所以冠乎四德而仁之所以統乎四端與）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物色也降下也以二分二至觀日旁雲氣之色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知所下之祲象事未至而為之備患未至而使之防先上所以仁民可謂厚矣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十有二風生於十有二辰之位丑寅為條風卯為明庶風辰巳為清明風午為景風未申為涼風酉為閶闔風戌亥為不周風子為廣漠風風生於天地之和乖則異而不同別則離而不合不和之所致也然乖別在人而妖祥先見於風則人與天地相流通萬物一氣故也風經云調長祥和天之喜風也析揚奮厲天之怒風也玉海云應廣漠而修刑則明庶而施惠待閶闔而藏庶物侯不周而修邊備豈察之命之遺術與）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臨川王氏曰詔以詔上訪以訪下救政凶荒乖別之政序事救正之事所當先後緩急也王氏曰夫惟天有以示人惟人有以奉天修其誠足以應其精正厥事有以格其變此聖人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者也）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枋與柄同◦殺即誅也以言責之而不改則即於刑也劉氏曰聖人陶物以制天下治者八柄也大宰掌八柄以詔王馭群臣者不敢擅其輕重也內史掌其法以詔王治者又以祭其中者也大八柄辨出於王又非大宰所敢擅也而內史稱以法令考之者行失其中則弗書其命也期協於中然後方策行焉蓋周之所以闕求其治者設官留法內外相維以制其失而闕中之求也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亦不得作好作惡以遂其私而況其下者乎）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上所制而下安之為灋上所命而下稟之為令貳副本也敘事即典灋則之用也會計即職貢賦之數也臨川王氏曰敘事事於先後也納納言於上訪訪事於下）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策命書王言於簡以命之也四方之

（車書謂諸侯之書奏及羣臣庶民之反逆讀之所以廣聰明而防壅蔽也贊爲之謂助爲頒祿之辭方木版書其辭於方而出示之也賞賜土田車服之類王命詔敕之下頒者副寫藏之以待命也○葉氏曰八柄大權既有道授大臣詔之外又有法守近臣詔之內此上所以不得輕用其權而臣子不得擅竊其柄也方氏曰王之命內史親書之且貳之則矯假以爲不信者孰敢萌其慮哉漢唐以後中使口啣天憲以亂國常則內史之職廢也）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使去聲○外令謂王命頒於畿外者四方之志若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也三皇謂天皇地皇人皇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其書即三墳五典是也書名六

書之法達於四方使書同文也書其令謂書王令以授使者）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灋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治令王所以治之令也凡治者謂官府都鄙邦國之爲治者贊書有王命助內史外史而書之也數計也凡公卿以下從政者皆有常數因計其多寡之數以糾察之也○魏氏曰御史職與冢宰內史常相通於王正冢事冢宰大臣之任也繩愆糾謬御文小臣以之保氏所諫王躬過失御史所爭切廷是非因糾劾百司矣秦重法令人君自與法官決事疏遠丞相御史大夫遂亞宰相乃權有事御史大夫下相國丞相祇奉行文書矣）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其出入（巾車乘官之長公猶官也等者差其上下敘者治其先後當用則出而共之已用則入而藏之）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路與輅同錫音揚下同樊音盤朝音潮條當作絛前音翦、王在焉曰路言大也王路以玉爲飾錫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樊馬大帶也纓馬鞅也就成也以五采罽飾之一匝爲一成也大常旗之畫日月者

正副爲綏斿則屬焉祀謂郊社宗廟金路以金爲飾鉤馬當胸亦以金爲之而無錫旂旗之畫交龍者賓謂會同王子弟出封亦以賜之象路以象齒爲飾朱以朱飾勒而無鉤大赤通帛爲之朝謂視朝王之甥舅出封亦以賜之革路輓之以革而漆之龍勒以龍文飾勒條絲條爲飾也不言樊脫文爾大白亦通帛爲之即戎謂出軍四方之衛服受封亦以賜之木路但漆之而已翦淺黑色以罽飾韋爲樊以鵠色飾韋爲纓不用五采罽與條也大麾色黑亦通帛爲之田謂時田九州外之蕃國受封亦以賜之○陸氏曰周禮祭天王乘玉輅建大常特牲祭天王乘素車建大旂則祭天之禮有兩旗兩車也蓋乘玉輅建大常者即道之車也祭之日馭之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即事之車也祭之時馭之以赴壇臨川王氏曰大常象大有日月焉大旂象春有交龍焉大赤象夏正南方之物也大白

（象秋正西方之物也大麾象冬正北方之物也明齋王氏曰按五路樊纓十有二就九就七就五就之異旗則稱大旂大赤大白大麾而不言其旂之數者蓋象大常之制旗幅皆十二故皆貫之以大也章氏曰祀以德故建大常泰天道之象也有德爲能格焉賓以仁故建大旂大旂有升降而不爲亂幾固賓之道也朝以禮故建大赤臣以宣猷著藎事上而君亦以是推焉固朝之道也卽戎以義故建大白田以智故建大麾且大白之爲色正秋也以卽戎則宜莫盛於秋矣大麾之爲色止冬也以田則宜莫盛於冬矣）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雕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重翟雉羽相迫爲兩旁之蔽也錫面而有鏤錫也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者以朱爲之從王祭祀則乘之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勒面而有龍勒也繢畫也從王見賓客則乘之安車不立乘者婦人車皆坐乘而獨名此者以無異物可稱也雕刻韋飾面也鷖青黑之色如鷖也不用翟羽爲蔽朝見於王則乘之容衮帷垂於下蓋覆於上三車皆用焉翟車不重不厭但以雉羽飾其側也貝面以貝飾勒當面也組織組也握與帷通四合象宮室曰幄親出采桑則用之輦車人挽之以行者漆而不加飾軨而不用輜但以組爲輓而已翣大扇以御塵也羽蓋以羽爲小蓋以蔽日也居宮中則乘之。陳氏曰祭祀賓客行禮也故有容蓋出桑適遠也故有幄帟王不必蔽翣宮中不必蔽幄也）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禎尾櫜疏飾小服皆疏素車棼蔽犬禎素飾小服

皆素藻車藻蔽鹿淺禎革飾駹車雚蔽然禎髤飾漆車藩蔽豻禎雀飾（禎音密櫜音羔服同箙棼作蕡藻同藻雚音丸豻音岸。木車不漆之車蔽車旁禦風塵者以蒲爲之禎覆笭也以白犬皮爲之櫜戈戟之弢也以其尾爲之疏飾以粗布爲緣也小箙刀劒短兵之衣此始遭喪所乘爲君之道尚微備姦賊也素車以白土堊車也蕡麻也素素繒也此卒哭所乘也藻水草其色蒼蓋以蒼土堊車而以蕡麻水草編之爲蔽也淺鹿夏皮革其去毛者此既練所乘也駹雜也邊側以漆飾之雚細葦席也然果然獸之皮髤赤多黑少色以韋爲之此大夫所乘也藩以漆席爲之豻胡犬之皮雀黑多赤少色亦以韋爲之此禫時之所乘者也）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夏翟五采篆雕刻車衡轂采加雕篆也縵雜文畫而不雕也墨車不畫也棧車不革輓而漆之也役車則有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也）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闕之毀折入齎於職幣（精製曰良粗製曰散不在五車之等惟人所用也會之會其完敗多少也命車賜人出而不用入故闕之不須會也其敝壞而材料尚可用者則入之職幣以備冬官修造繕治之用）大喪飾遣車逐廞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嘑啓關陳車小喪共匶路與其飾（遣車一曰■車或曰載遣奠之車及葬謂匶在道匶車無蓋必執以隨之象生時也旌謂銘旌啓関

（開墓門也車謂藁車天子十二乘匶路載匶之路也飾飾棺者也）歲時更續共其弊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更平聲○更續更受新車以繼用也弊車之材或可用故共之雞人主呼旦巾車鳴鈴以應之者取和鸞相應之象也○按孔子曰乘殷之輅朱子曰夫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爲用也賤矣運行震動任重致遠其爲物也亦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爲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以爲過侈與但朱子又謂殷輅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則未知既去金玉象齒之飾而君臣之等咸又將何以辨之乎意者以夏篆代玉輅以夏縵代金輅以墨車代象輅而孤卿則以華車大夫士則以棧車乎質文損益之法以此推之則思過半矣）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於四方以路從（說音稅從去聲○駕之日用舍之日說贊謂助僕與趣馬也以路從者蓋衛王且華國也）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大喪廞革車大射共三乏（輕道政反○萃猶副也戎路即王所乘之革路廣車橫陳之車闕車補闕之車苹猶屏也對敵自蔽之車也輕車馳敵致師之車五車皆有副者兵凶戰危以備不虞耳凡兵車皆以革輓之各因所用

而備副車焉乏以皮爲之所以容告獲之人一之大射必張三侯每侯之後必有一乏言矢至此力乏而不過也○雜說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挾轅常相下番後又二十五人爲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兩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者也行則以車爲衛居則以車爲營一車一闘又有卒車孫子曰萃車千騎輕車千乘帶甲十萬謂倅車也車戰之法爲不可敗計有倅車者萬一或敗免致倉皇無備後人自不能車戰切不可言車戰不可用宋武帝車戰之法甚善馬隆亦用車戰又詘敗之唐太宗李衛公最善論車戰房琯陳濤斜之敗乃是車無騎牛與馬雜用之何緣不敗）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屬徽識也日月兼星辰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無角曰交有角曰龍或曰龍一升一降謂之交取其變也通帛通謂絳帛所謂大赤也雜帛內副以絳外飾以白也熊取其毅虎取其猛鳥取其速隼取其鷙龜取其靜而有智蛇取其敏而有勇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竿首也凡九旗之帛皆以絳爲之質焉）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

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大閱簡軍實也王建大常則天明也諸侯有行道所君左者也孤卿大夫無所將則無所畫旜言從主所尚物言精白以夾輔王朝也師都謂都邑之公孤有臣道旁居右者也州里屬六鄉爲前軍鳥隼陽象也縣鄙屬六遂爲後軍龜虵陰象也鄭氏曰旟旐以上七者皆號衆之大旗也旞旌以下又各車小旌所謂徽識也前道之市載全羽之旞斿編也各屬之車載析羽之斿皆畫其象循曲禮前有塵埃載鳴鳶前有車騎載飛鴻之類其三軍之象各有所屬官府及其池里居宅車上各以小旗表寘如司馬鄉遂大夫之屬各以執事爲象別之州里之屬各以州里之名爲象別之躋比之爲名以家之象爲號別之如此則什伍相聯不相淆亂而無統矣）

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大喪共銘旌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旌門帷宮而以旌爲門也廞車之旌建旌於遣車之上也及葬謂在道至墓之時）

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佃亦如之凡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更平聲○弊止也始植旗以致民既至則仆之也獲旌獲者所持之旗更旌弊壞而更易之也○浚儀王氏曰按隋志云皐彼上干宮室混成玄戈北其左上將居其右弧矢揚威羽林置後天垂象聖人則之軒轅以師兵爲營衛至三代其儀大備宋宋之綏景祏南郊鹵薄闕記序曰黃帝側軒冕之容列營衛之警輿駕儀物蓋本於此唐堯彤車有虞如鸞夏后之紱商人之路周宮有司常巾車之屬虎賁旅賁之徒三五之際所由來尚矣秦并六國乘屬車九九之數漢上

甘泉備千乘萬騎之衆自時厥後損益可知周少人纏衣鹵簿記云蓋恭儉者帝王之盛德也備羽衛者國家之上儀也在漢孝文歟設書裝之帷身以敦樸爲先及詔令則曰營旗在前屬車在後儀物明盛猶可想於千載之下然則聖人所以本已華國固自殊轍也）

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正都禮與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於國（黃氏曰都家之邑有社稷焉有五祀焉有先君焉有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有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先王爲之宗人以典其祀而或禱之爵焉而况子弟之親公卿大夫之采通壽王以其福固其願也祭僕展而受之膳夫受而膳之亦王享其所致而已愚謂正禁督之也服謂衣服宮室車旗之屬寇戎而保壝捍侵犯也荒札而禱祠祈神庥也）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王氏曰都宗人家宗人言或詳或畧皆互見○何氏曰禮之大經莫重於祭先王設都家宗人之官所以杜僭亂之原別嫌疑之漸也當是時之命之祭然後祭又必反命於王豈有是之失哉至其後世季氏以大夫旅泰山秦襄公以諸侯作西畤而王制褒壞一至於此可勝歎哉）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

致地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鬽眉庇反。三辰日月星也猶圖也居猶位也人鬼泰厲國殤之屬物鬽魑魅罔兩之屬蓋各於圜丘方澤之明日以壇壝致之也陽氣生而致神鬼陰氣生而致示鬽則各於其類耳。王氏曰三辰之法謂日月星辰之次分其推之皆有法也天神人鬼地示之居必圖之以三辰之法者蓋三辰陰陽之精也鬼神示雖幽無形然皆麗乎陰陽而由陰陽之精以招之則其居可圖也昔神降於莘周內史過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是亦以三辰之法猶之辨其所命之名所色之物此所以知鬼神之情狀也又曰禬國凶荒民札喪大禱祠禋禬人情不能免先王因人情而爲之典禮凡以與民吉凶同患之意爾）

周禮集傳春官卷之三終

四爲堂藏板

周禮集傳卷之四

夏官司馬第四

李文炤著

（何氏曰官以馬名兵所重莫急於馬也。鄧氏曰夏之言大也於易爲離雜卦離之撰爲甲胄爲戈兵故夏官卿主兵也夫極兵之用於天道非稟栗下霜乎亶空土而已而萌於大正之暑故兵伏於無形制兵之道圖於未形伏不至於形令形成於壽天下也烈矣故冬官法水德取其藏以爲富夏官法火德取其明以爲政征者正也過亂罟於微止危機於萌伏至險於大順非涸天地之化機者宜莫能與於此矣）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呂氏曰自夏后氏命胤侯掌六師舉政典以示衆則邦政之掌於司馬舊矣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爲戎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百爲始有所施是故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繫焉其爲政之大又不待論矣此戎政所以獨謂之政也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則王者用師之本旨特欲平邦之不平者耳非有他求也非齊貪忿夸武功也所謂天討也）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

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行音杭後同。輿衆行列也史胥徒特多者軍事尚嚴需監察也方氏曰輿司馬主車行司馬主卒以戰則車驟徒趨車馳徒走各有節以田則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各有法故分掌之行司馬倍輿司馬以其卒之供車者少而列陣者多也輿司馬爵尊職以車爲重也）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將去聲長上聲。制軍有左右前後中故數起於五凡一車戰士七十五人餘丁二十五人合爲百故數起共四軍師旅卒伍兩皆衆名也將帥長司馬其帥吏也府史有軍則罷之無則巳故遂言其數以見養焉。薛氏曰一封出車千乘以杜氏法積筭十同千乘當有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三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合士卒之數可以爲六軍然而大國不過三軍其有六軍者猶天子六鄉六遂法用之耳記曰大國不過千乘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里者百其賦十乘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其賦千乘然賦雖出千乘之賦而兵不過三軍五百乘而巳則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何則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爲三萬七千五百人矣三軍而車五百乘則天子六軍爲車千乘矣又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川爲方百一十二萬家家之一夫爲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其萬乘之賦是爲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此亦見七家而賦一兵也自夫率之七家相吏以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方一適焉鄭氏曰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郊爲鄉六鄉百里通十爲同爲百里者十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山川城邑之屬三萬六千井爲六萬四千井爲六十四萬夫之地除公田九分之一爲近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爲三十五萬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積六鄉爲千乘而餘率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爲十萬五千夫此六軍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畿方千里爲千里者十如鄉之除爲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萬乘卒七十五萬人爲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師也大司馬遠而征之十年而役一遍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則終身無週二所給公上事蓋先王忠厚之至使勞均遠不欲窮民之力也古者嚴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illegible]有四方之役仰用諸侯人耳或以盡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啟行也而調兵皆[illegible]又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衰削之旅[illegible]王克商賓用丙土至於征徐以曾追貊以皆平淮夷以江漢界見於經可考也平于出戍逮以見刺當見時周都洛矣自洛成申許無乃未甚遠而周人巳不堪況後世有勞師萬

（早者哉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祭人衞人二百四十二年間王人會伐屢矣未嘗見師之出惟敗績於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淺後王氏曰古者什伍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田則聯其徒於宿衞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為一人而無內患為屬遂卒州以聯其國為長師正伯以隋其人故能以天下為一家而無外虞王氏曰先王因農事以守軍令文教武事皆出乎其中射御寓於禮干戚寓於樂會什伍而教道藝無非軍政也因田備而選車徒無非軍士也居則聯其家而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聯其人而為伍兩卒旅師軍故六鄉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上皆伏節死義之夫左之而文無不宜右之而武無不有方其奉埤我義罷士故官其不敢急者皆鄉大夫之才及其泄故濕甬羕徒捍之其能濟者皆將帥之職此將師司馬之屬皆取於鄉大夫士而足矣先王之前所以守則固戰則克德足以柔中國州足以威四裔用此道也）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勳功也有功則賞之○婁里王氏曰賞罰聖人所慎慎賞抑倖慎罰好生然此皆謂功罪可疑者爾不然則大易尚有不留獄之文而況賞乎又況軍功之賞乎兵凶事勝敗無常賞安可緩也後世六軍之帥不能專一繼之典而司勳爵考每以苞苴之厚薄為功罪之低昂噫司農鈇所之金帛則間祠宗千里之金湯則不問是則豈可不為之浩歎也哉）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質平也買馬而平其賈也）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量猶度也以尺度而量地也）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

司爟下士二人徒六人（爟火明也軍中有火攻之法故屬司馬平居無事則掌火政）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固國所依阻者也○南軒張氏曰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固國不以山谿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詳於周官設險守國與夫弧矢之利並著於易何邪蓋先王吉凶與民同患其為治也體用兼備本末具舉道得於己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詳密又有以周天下之慮此其治所以常久而安固若孟子之言則推其本而言之爾）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在國曰固在野曰險）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候侍而接之也軍中用以為斥堠傳警備事則主迎送）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鄭氏曰往復曰環如今探子王氏曰巡察內外共環之相循而不窮故名官曰環人）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王氏曰先王分十二時於一晝一夜之間以漏箭準十二時而爲百刻以百刻定長短而分晝夜於是立挈壺之職焉後世挈壺氏不能掌其職不能晨夜不夙則莫此詩人之所以刺也）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服不服之獸者也）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射食亦文後倣此）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能以羅網搏鳥者）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畜謂斂而養之）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王先生曰今之六部古之六卿也自漢成帝初分尚書置四曹至光武分爲六曹迄於魏晉或五或六初無常制宋齊以來多定爲六曹稍似周禮至隋定爲六部今考其職則天官冢宰爲尚書令非吏部也司士掌羣臣之版其吏部乎）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主公卿大夫士之子以其衆多故謂之諸子）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此羣屬車之右非王五路之右也）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不曰徒而曰虎士選其有勇力者也○雜說虎賁八百人乃天子侍衛之親兵也六軍之外禁衛惟此而已王不出則虎賁亦不出及其弊也以之從軍旅賜諸侯非舊法也）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旅謂膂力方剛也方氏曰旅賁氏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其地尤近職尤親故皆以命士爲之凡世職焉蓋必材武過人忠義素厲而後得與此選後世逆亂多由禁旅使宿衛皆世臣良士姦凶豈能相煽哉）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爲王節所衣服也）

方相氏狂夫四人（方相猶言倣想言其異狀非眞有是人也）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僕侍御於尊者之名四官別職同官故其府史胥徒也○呂氏曰夫陪僕暬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者也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恒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穆王之用伯冏爲人

（漢止特作命書而以朝夕承弼望之其知本長其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則命一伯冏而羣僕侍從固無肯穆王之親擇矣此尤爲治之體也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遍其後者果不出僕御之間不知伯冏猶在職否也穆王嘗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謂之人心縱舍無常若此可思哉）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此吏而曰隸以其事褻也）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弁古冠之大稱委貌細布曰冠）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繕言善其物也）

槀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王氏曰木乾枯曰槀爲弓者一歲而寬體再歲而獻成必久而後用故以槀名之）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右驂乘也此充革路木路之右者）

齊右下大夫二人（齊側皆反後同○此充玉輅金輅之右者）

道右上士二人（此充象輅之右者道謂視朝所日行之路也方氏曰右取其武故戎右宜尊實祭尚嚴故次之朝夕視朝武非所尚也右以戎乘田以祀乘賓而僕各異者右王捍衛共車可乘賓祀師田車行異節必各有事僕而後事可閑也）

大馭中大夫二人（此御玉路者）

戎僕中大夫二人（此御革路者[illegible]王氏曰戎車之御與大馭同爲中大夫者重戎也而不得同稱馭者重祀也）

齊僕下大夫二人（此御金路者古者大祭大賓同設從僕亦以齊名之也）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此御象路者人多以更代也）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此御木路者○按右止於王而僕御左皆僕難於右故不可兼是以六勢中有方御而不言右也雜說諸右自戎右而外諸馭自戎馭而外皆用之乎居而隸於司馬何也凡車馬之政在國猶在軍故一以師律治之也）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挍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

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挍謂長視之〇陳氏曰先王之時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周禮鄉師以時辨其馬牛之物均人均馬作之力縣師遂師遂大夫等皆辨其六畜或登之或稽之而牛馬與焉及其用之則司馬法句出長轂一乘牛十二頭馬四匹此內馬也挍人以下所掌此公馬也漢之養馬有五監六廄而武帝之時馬至四十萬匹唐置八伏五十六監麟德間馬至七十萬開元間至四十五萬匹而與周公馬數相去甚遠者蓋周制六軍之馬出於民而挍人所養者特給公家之用而已漢唐出軍之馬盡出於公所以多寡不同也）

趣馬下士皁一人徒四人（趣七口反〇趣謂趣養之〇雜說趣馬膳夫虎賁綴衣皆賤有司也而詩書乃與師氏並言何也人主之治非其朝廷聽決之爲難而深居燕坐之爲患非其公卿大夫夾輔之爲難其侍御僕從順適其意之易情也人主之心惟平時爲易縱人臣之言惟卑者爲易入於其所易縱之時而擇易入之臣朝夕於其開則可以養成君德矣）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巫知馬祟則祭之醫能知馬疾則療之故職同）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主牧放馬而養之〇雜說古人養馬處處有牧所謂牧田是也可井者井之不可井者則爲牧地如岸山之陽牧於坰野皆是牧馬馬既在民雖小國亦自有官掌之少康所謂仍牧正大抵皆寓兵於農之意但令農事不擾則馬政自修故詩之[illegible]馬政必歸之農魯頌美僖公亦曰務農重穀牧於坰野爾故修農則馬政自修馬既任民特設官以掌之耳自井牧之制廢而馬皆在官矣）

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廋謂無所隱其數也）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圉養馬也四馬爲乘兩馬爲麗）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王氏曰方謂上下四方職司其地而後知要害之守也）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先王之於邦國土方所以主其地慝方所以來其人合方所以同其志訓方所以正其德形方所以聯其勢此所以克盡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之量乎）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邍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邍音原。按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故邦國之山川原野設此數官以遙領之）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匡正也正法則以一天下也）

撢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撢他南反。撢探也探上德意以告天下也）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雖說都家皆畿內采地既有其地又有其民又有其賦非王朝制其兵柄則將抗衡於王矣春秋楚子與共敖戰於滸與晉之六卿魯之三家宋之華氏其朝發禁令悉自主之而國家不敢問安得不與上競乎）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監古銜反比毘至反。畿九等之畿國五等之國制而封之所以正疆土之廣狹也儀諸侯諸臣之儀位先後上下之位設而辨之所以等名分之次第也賢有德者功有能者進且興之所以作其勸善樂業之心也牧以諸侯總一州者監以王臣臨列國者建且立之所以維其尊王順伯之勢也軍謂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

軍之衆禁謂九伐之令制且詰之所以糾其暴亂使不作也貢謂九貢職謂九職施則各以其所有分則各以其所能所以任其財力而不使乏也鄉民謂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之民簡以選其强弱稽以考其衆寡則衆可用而無濫漏之患矣守者土地之司則者制度之節均而大小循其分平而除殺適其宜則各相安而無侵畔之憂也大國比小國以恩小國求大國以禮則各相和而無術隙之萌也）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馮皮冰反行下孟反。以强陵弱之謂馮以衆暴寡之謂犯眚者四面削其地猶人眚瘦也伐者聲罪致討使人共知也內謂國中外謂鄰境壇者為壇會諸侯命之徃征也削者漸滅其地明不能有也負固謂恃其險阻侵者潛師掠境出其不意也親謂一本之親正者明治其惡以懲賊仁也殘者毁滅其身以戕賊義也違上之命謂之犯侮上之法謂之陵杜者先救其與國不使交通也外謂外姻內謂內族滅者剪除其宗社不使續倫也）正月之吉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

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籍禮差之書政職兵賦之職侯候也言為王斥堠也甸田也言為王治田也男任也言能任職事也采取也言能取方物也衛守也言能宣力以為內也蠻言其俗之慢也夷言其俗之易也鎮謂須鎮守也蕃謂為藩籬也王氏曰自侯甸至衛畿謂之中國所謂疆以周索也自蠻畿至蕃畿謂之四夷所謂疆以戎索也。薛氏曰王制曰凡四海九州州方千里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此以開方法論建國多寡

（之數也鄭氏謂周公斥大九州之界王畿與九服共爲萬里自要以內方七千里此豈周官之誤也蓋禹貢言面周官言方耳彼司馬職方之文皆曰其外方五百里既曰方五百里則四面各二百五十里九畿之相去二畿而當五百里非一面五百里也鎮畿之內方五千里而已此正與禹貢五服廣狹之數各相當其侯服甸服則禹貢之侯服也其男服采服則禹貢之綏服也其衛服蠻服則禹貢之要服也其夷服鎮服則禹貢之荒服也其蕃服則荒服之外矣四面比皆各廣二百五十里耳在禹貢則綏服之內方三千里九州之大界也兼要荒二服而言之則方五千里耳唐虞蕃域無七千里明矣在周官則采服之內方三千里九州之太界也兼衛蠻夷鎮蕃五服而言之則方五千三百五十里耳在周公時亦無方七千里之地則矣由是言之則王制九州大界方三千里兼二帝三王而言之也其國之大小服之多寡則隨世而遷不必同也周官於禹貢必廣斥其地爲蕃畿者蓋有周盛時人物庶蕃其制不得不然也聖人於地域豈好興哉因其時而已鄭氏曰禹貢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即成周蕃服之域是周之蕃服其名雖增於禹而實未嘗增也）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參之二謂田百畝其一則萊五十畝也半謂田百畝其半則萊百畝也參之一謂田百畝其二則萊二百畝也○劉氏曰大司徒均土地稽人民周知其可任之數蓋與此同而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則司馬令賦）

（以地與民制之者竭作其羨於四時之田也衷家三人或家二人或二家五人皆所以發之戰也伍兩卒旅師軍爲正兵者鄉遂十有五萬人而羨作在外郊野都鄙之兵又在其外冀不軍制其師師制其旅旅制其卒卒制其兩兩制其伍而大司馬則總其軍律而以爲用也伍習之以田獵又試之以追胥馳驟之而隊伍因左發縱之而進退用命焉其可以起六軍而行九伐也則求進一人而精强可徒矣軍無闕數戰無敗亦由教之者衆而用之者其爲聖人之慮精密如此此司馬所以術諸侯而正邦國也乃因四時之田以教民戰焉）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中陳皆去聲下同數音朔振旅振起其師旅也賜用車非兵之時故教入而振旅之法焉平列陳下其列以爲陳也提馬上鼓也有曲木柄可提而擊者鼙騎上鼓也其制卑小以便於用者鐃所以止鼓也鐸所以退鼓也鐲所以節鼓也公司馬謂五人之長黃氏曰進則患怯退則患紛收中將執晉鼓師帥執提卒長執鐃以速其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蒐搜也春時鳥獸孚乳搜取不孕者用之也有司謂向戒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流者也誓若所云無干車無自後射之類禁謂虞衡所守禽之厲禁也春田用火以除陳草弊止也祭社以祈年也）中夏教茇舍

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茇蒲末反撰閱選也茇舍猶宿也夏陽盛長於茇兵之時故教皆止而草宿之法也撰車徒所以選擇之讀書契所以校錄之號名微識所以相別也帥謂軍將以下門所居也若東門襄仲桐門右師皆當爲軍將者也縣鄙六遂之衆家采邑之衆野公邑之衆百官以其職從王者事謂治教禮政刑土之屬也營與於野所戒在夜欲其名聲相聞則足以辨之而不亂矣）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礿（苗言爲苗除害也車弊驅獸之車止也礿夏祭名）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其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治兵言修治其甲兵也秋陰用事正兵之時故教出而治兵之法焉諸侯用旂左也君道也軍吏將帥用旗右也臣道也諸都鄉遂之吏不必其爲將帥但用旗物而已郊野在外故用旐後象也百官在內故用旟前象也此與司常異者大閱以簡軍實以統衆爲主故各建其旗而至治兵以訓將上以用衆爲主故各載其旗而行但有衆則有盡而無衆則無盡斯爲無不同耳）遂以獮田如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獮殺也秋時鳥獸長成取可用者殺之也羅弊罔獸之羅止也祊謂四方之神在祀典者）

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灋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至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大閱農隙而大行簡練以習戰也羣吏謂鄉師以下萊除草以便馳驅也表所以識正行列者四表積三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後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間也致謂致之司馬質明正晝也弊仆也誅以言責之也皆坐當聽誓也羣吏謂諸軍帥陳前南面鄉表也）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摝音鹿。中軍中軍之將也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令鼓令之鼙鼓以作士氣也鼓人謂師帥旅帥司馬謂兩司馬振鐸以作之鼓人擊鼓以行之伍長鳴鐲以節之掩上振之爲摝摝者止息行氣也車驟徒趨赴敵尚疾之漸也車馳徒走克敵致勝之勇也不鳴鐲者不假節之也）鼓

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鼓戒聲鼓以戒攻敵也辭止[illegible]之闋向前而行謂之發向外而擊謂之刺及三次而止象服敵也鐃所以止鼓者卒長鳴之鄭氏曰卻如進入如出教持勝陛服也○薛氏曰立北門表勿至表則間一而至坐而更起以正行列也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則從南頭立表以北頭為後表後表中乃五十步表之中從南表至北表也建旗所以待民之至故車徒皆行及表乃止此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此表自第二表至第三表也車馳徒走及表乃止此表自第三表至前表也乃鼓退及表乃止此自南總至北三表也）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

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符言不擇而守取之也軍門曰和明師克在和之義立兩旌以為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旗軍吏所載每百人為一卒分地者調其部曲之疎密也車徒前後異也[illegible]去百步有司又巡其行列使之不紊[illegible]險野不可輕陷故以人居前而為之主易[illegible]不可無衛故以車居前而為之主其用[illegible]出[illegible]也○陳氏曰古者用兵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庇兵械衣裘有所齎詩云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為利大矣昔周伐鄭鄭為魚麗之陳先

偏後伍伍承彌縫邲之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illegible]臣教吳以乘車而以勝人於楚何也）既陳乃設

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illegible]僕所[illegible]也羣司馬謂兩司馬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所以止諠譁也大獸公之以[illegible]小禽私之以自畀先公而後私也取左耳計數以論功也所弊謂田所當止之處疾擊[illegible]駴大呼曰譟徒乃弊徒皆說止也饁饋也[illegible]四方之神烝冬祭名○雜說四時之田春辨鼓鐸鐲鐃夏辨號名秋辨旗物冬皆辨之三時各辨其一何以令軍○[illegible]蓋互言之耳辨其實

（皆辨也辨鼓鐸有王諸侯軍將師帥旅帥之別辨號名有縣鄙家鄉官野之異辨旗物有諸侯軍吏師都鄉遂郊野之典則衆內皆處教矣四表之表相去三百五十步雖容六乘且不足況畿內乎不然大都之地去王城五百里一歲四時就國教閱不幾擾民乎李氏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敵而習是習殺人也非示天下不復用兵之意也故用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教焉鳥獸魚鼈皆函血氣若無故而殺之是暴殄天物也作禽荒也故因祭社享礿祭祊享烝而行焉明非好兵也爲田獵也非好田獵也爲祭祀也外以彰事神之禮內以作不虞之備聖人之動其順如此不足爲後世法乎黃氏曰以兵寄農以教兵寓蒐狩其赴田役也猶其在比閭其赴敵也猶其在田役聲音服容在鄉則相識於族在軍則相識於卒在田役則相識於茇舍不測之變無常之敵趣之戰也其與比閭之閭田獵之時無以異也其就以爲危事哉）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及師謂命將出軍大合軍者所以威天下也禁以除其非令以命其善救無辜仁之至也伐有罪義之盡也）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大卜之大音泰。大師王親出征也涖太卜臨太卜以視吉凶之兆也主謂祧主社主軍器鐘鼓之屬必釁者神之也致鄉師致民也大常王所建者比按次之也明齋王氏曰對敵交戰時親巡陳後恐有踈虞以致蹉跌及視其事機以爲變化其有功罪者因而賞罰之與安坐城堡而帷遣軍出戰者異矣）若師有功則左

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先去聲厭入聲相去聲。律所以聽軍聲也鉞所以爲將威也先猶道也兵樂曰愷獻功於社示喜也厭謂厭冠軍敗則以喪禮處之送主歸於廟社示戚也士庶子蓋從軍之子弟已命曰士未命曰庶子也死則弔之傷則勞之不以其人之卑而忘一體之愛也）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誅賞（與音預。大役築城邑也司徒司空謀慮役事司馬與焉植者楨榦之節度要者工程之簿書考其功過而誅賞之則惰者勉而勤者奮矣）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祭祀饗食羞魚牲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帥帥以從王也大射謂將祭而射於澤宮以選賢也諸侯爲六耦貴之也若賓射燕射則用卿大夫士矣魚牲以魚爲牲也祭謂尸賓所當祭之物也魚陰類而衆多故司馬進之平者一其儀服也馬牲惟遣奠用之送之至墓告而藏之者也）

小司馬之職掌（鄭氏云此下字脫滅札爛文闕漢興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者方氏曰小司馬職缺以諸職例之所舉掌必論辨官材也蓋師之職皆以貳其正然必有專掌之事爲正之所不能兼者如小宰之建宮刑小司徒之建教法小宗伯之建神位小司寇之建大訊是也國子選俊升升於司馬司士治之庶子之修業於鄉學者諸子治之而大司馬職不及論辨官材則小司馬專之必矣）凡小祭祀會同

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軍司馬（闕）

輿司馬（闕）

行司馬（闕）。

明齋王氏曰按軍司馬者軍中執法之官猶後世都虞候也凡一軍儀制之擧廢人才之進退軍將之得失士卒之功罪靡不司之昔王儀為司馬昭司馬得以言上將之咎段秀實為白孝德都虞候得以擧驕軍之戮所以佐大小司馬者也輿司馬者主一軍之車車必有騎故天文謂之車騎行則以為乘載止則以為營衛戰則以為衛夾兵車莫重之器此官掌其收藏出入師行則主營衛車戰之事使無離次不脊也行司馬者主一軍戰陳行伍坐作進退之法凡軍法左右前後各司其伍士大夫死行列故賞誓曰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牧誓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如是則人有統攝而無奔潰之患勇怯並奏而無罰敵之虞矣凡行陳之車多於車而與司馬為上士者蓋與皆士大夫之所乘而行則乘大貴賤且以車為營衛亦先為不可勝之意也。鄭氏曰夏官之政小司馬貳之軍司馬号之輿司馬主車行司馬主徒豈將事而作之故其職不具與問者曰夫兵以形勢為其用者也雷動風擧後發而先至以悍疾制敵諸合離而岸機神變化大司馬尸之矣經不必紫見何也曰王道天德終不極夫兵之用也皇皇乎成周四征弗庭六服承德刑凡措而不用故閱兵適寓諸農而止而邦可與守也況其慮後世至豫防危亂至深而務折其萌者至遠也治兵茇舍大閱振旅畢教也紀律嚴分數明而機神變化可得而措也豈為不誅

戰且因形措勝夫又何可預設也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

鄉疑作郊。賞地即載師所謂以賞田任遠郊之地者王功輔成王業也功在天下故曰勳國功計安社稷也功在一國故曰功民功潤澤生民也其事有常故曰庸事功修立政事也其職能勤故曰勞治功平定危亂也勤力不懈故曰力戰功決勝經場也克敵最優故曰多。鄭氏曰司勳功等有六戰功後焉者王功曰勳次國功曰功次民功曰庸為其功計安於無形也專功治功専於勞力敗矣而猶列戰功之上則不正戰也功不列於王國庸不勤於民事而勤民於戰非王道所右故後之也蓋天道後陰安也

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視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唯加田無國正

正音征。銘之言名也大常旗名大烝冬之大享百物皆報故祭有功者詔告神也凡功書藏於天府又酬於此者以其主賞也輕重視功謂功大者重賞之功小者輕賞之參之一食自食其二而以其一入於上也加田加賜之田無國正免其公家之賦稅也。王氏曰先王於有功之臣其識之則欲其不忘其報之則欲其致厚銘書於王之大常使與日月同其光則識之而不忘也祭於大烝使與先王同其榮則報之而致厚也又曰事勞若一昨有劇易戰多若一敵有堅脆苟此屬不以為常故輕重視功也恩拔

（先王之待有功其厚如此此所以親臣也庶奕世和保也後世誅夷菹醢者罔不足道卽貽故第而官裔孫者又豈有賞地如田之遺意哉鳥盡弓藏千古同悲此采芑辟穀之士所以不樂爲之用也歟）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綱惡馬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賈音價更平聲。駑下也物賈以物色之美惡定價値之高下也綱謂縻索馬有受駕破車而其[illegible]可用者則以索綱羈之使馴服也受馬於有司者給公家之使而受校人之馬者更猶償也旬之內死則償以齒毛與價任之日淺其養之惡也旬之外死則入馬耳以驗其實死償以毛色而不以齒償其任之過也旬之外又踰二十日而死則不償乃馬不堪用非任者之畀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事齊足尚疾也故以任齊其行馬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値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傷馬也或曰原謂平原牧馬之處禁蠶桑於野者恐害馬芻牧云）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王氏曰掌建國之灋則以王國爲主也以分國爲九州則自王國以及諸侯之國其地分爲九州也營國城郭則周營王國之內城外郭也營后宮則周營后之六宮也凡建國王立朝后立市朝在前市在後道巷門渠有縱横有庶侯皆量而爲之制也王國之制旣立然後都邑可量故造都邑亦如之明齊王氏曰師衆所居非可苟也八陳之法中軍借於四正以爲提挈張兆四正倍於四隅以爲輔翼遊軍別存三之一以爲應援營中大道縱横各二所謂涂也其地分爲九所謂州也前有朝爲天子諸侯大將臨衆之地後有市以爲兵衆貿易之所左祖以聽命而行賞右社示有尊以行罰營如國中之制安營皆然但軍行多寡不同則壘舍大小亦與握機經云先出遊軍定兩端孫子云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皆謂是也愚謂地有廣狹涂有遠近書而藏之俾封國廢削巡行征役皆有所考也）

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膰之數量掌喪祭奠竁之俎實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飮之（從去聲斝音假。從獻脯膰者以所獻牲牢爲正而以脯膰爲從也儀禮脯十脡各長尺二寸膰未聞竁亦有俎實謂所包遺奠也宰祭謂王主祭尸所主人以福酒鬱人量人受而傳之它器而皆飮之皆飮猶言卒爵也臨川王氏曰鬱人於祭祀達其氣臭以始之交神以德者也量人於祭祀制其數量以成之事神以禮者也二者本末相成）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而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釁邦器及

軍器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祭祀贊羞受徹焉（劉氏曰羞進之也羊肆謂剔踐獻腥四段其體爲脉解也羊殽謂饋食獻尸體骨節析而爓之以酳尸也肉豆謂切肉而以豆羞者也愚謂弭災曰珥求福曰祈沈謂沈牲於水辜謂磔之侯候禱也禳卻災也王氏曰斬牲徇陳者以小子掌贊社而軍法不用命則戮於社故也羞始祭所進徹祭畢而徹小子皆贊之以小子之職皆事之小者故也）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濵羊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以共之（賈音古○小羊曰羔登升也升首於

室所以報陽也濵羊多少有常法也積謂積柴燎牲祀天神則用之布錢也賈知物價故使之買牲）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爟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內音納○行猶用也變猶易也火新則民不生疾故春取榆柳夏取棗杏夏季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以救之也季春火將旺故出之季秋火始墓故內之民之陶冶焚烈亦以是爲準焉時謂出內之時火令施於司爟而火禁則修於司烜舒斂之宜也祭爟以報始教爨者失火者疏於慎防焚萊者敢於擅縱皆恐其害民物也故以刑罰懲之○明齋王氏曰按萬物之所以得生者陰陽二氣而已陽之盛爲火之熱而物資之以暢茂條達否則萎而不榮陰之極爲水之寒而物資之以縮聚堅凝否則散而不收然火有出入當出而太旱則過盛而爲災當伏而不伏則錯行而僞陰此春秋之所以出火內火也氷有藏啓藏之以祈伏藏之火俾之休息啓之以發沈伏之陰俾得制火此冬春所以藏氷開氷也夫天地之災猶人身之疾人之疾病皆以氣行太過則血行不及而百疾作故治疾者多以滋陰降火爲主天地之氣亦惟陽之妄行而陰不及從於是乎有災是故夏旱則秋滂冬雷則春陰凡震雷氷雹皆陽驅陰急疾所致也故謂元者亦以宣陰助陽爲貴司爟凌人皆此道也周公設官言火非一司爟於夏所以裁成大之道司烜於秋但取火之明以爲用燧則修火之禁而已）

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財器（掌固守官之長劉氏曰易曰城復於隍則是浚溝之土所以爲城也鑿池之土所以爲郭也溝池深於外則城郭固於內用其深以增其高也渠又在其外所以出水因之設固植木其上守固之材出焉王氏曰士者公卿大夫之適子而已命者也庶子者國子之倅而未命者也衆庶則其地之人民遮守者也頒其守則遠近均焉勞逸更焉而守政成矣夫公卿大夫涖職於內而子弟守固於外內外一心休戚一體安得有他虞哉愚謂飾器甲兵之屬所以聳觀聽而備非常也財用給守者稍食以養守者萬民以備鑿築之令財器以防緩急之需則無疎闕之慮矣方氏

（曰財用曰分規地守之劇易而有多寡也稍食曰均計功之多少以爲差等也公卿大夫之子家有田祿萬民計口授田俾各守其地之險固以自衛而財用稍食國猶須焉所以厚下安宅而其效至於民忘其勞民忘其死也古者民之衣食災患纖悉皆君爲民計慮而民以財器給國事如於其家此國維所固仁義之利所以長也）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鼜以號戒（明齋王氏曰各致其守此各地有司之事也如此則呼吸不通首尾不應故凡守吏必受法於掌固而通其守政度乎緩急相應援發勢相依輔而四面遠近皆通貫連絡矣至於荒僻或變故兵甲不備力役不共財用不給則又爲通融之法以有餘而補其不足國有司掌甲兵財用入民之宮也陳氏曰宋沈約樂志曰鼜鼓長丈二尺蓋役事上之所以役下警守下之所以事上役下必以仁未嘗不欲緩故以鼜事上必以義未嘗不欲亟故以鼜王氏曰號呼守者之名也戒戒守者之事也）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灋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造都邑謂造二等采地境界也職謂守與任也山川則因之者隨地力之便而以人力佐之也）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

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達通也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也五溝五涂即遂人治野之法也○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邱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明齋王氏曰王畿之內畎畝之中有無形之險遂溝洫澮川非止於通水而已卽有沮洳之阢徑畛涂道路非止於徃來而已卽有曲折之艱涂而樹之林非止周其上而已卽有蔽遮之阻是故敵騎不得長驅戎車不得亟緊所以爲善故盡束其敵惟子戎車是利此齊所以貴皆也）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有故謂兵事阻路要害之路以藩落閉塞之備奸宄也方氏曰五溝五涂遂人所治也而於司險復曰設者凡川田溝涂之設一以盡地利一以爲阻固故必使遂人與司險兵識其形勢之錯迹水流之輸委道路之支奏循邦之六典太宰建之而太史與共建也）掌疆（闕○易氏曰千里王畿畿之境謂之疆載師所言大都之田任畺地是已而邦國都鄙亦有畿隨之制大司徒所言制其畿疆而溝封之是已此官雖逸而以司險推之則掌王國之疆以及邦國都鄙之疆也審矣○明齋王氏曰記曰城郭溝池以爲固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分而言之在國曰固在野曰險故周禮設官掌固掌閑都至於郊掌疆主王畿之境司險者則自千圻之中以至於九州之內無不有以守而游之司馬搃軍

（旅之要而要害之地實攻守大計三官所封並屬於夏官也固者人功所爲敵力爲難故自內而及外以漸而殺險者地利所在然守之爲易故先遠而後近以漸而密也）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於朝及歸送之於竟（候人巡官之長道治道路政事之當治者設候人蓋以徒百二十人爲之方治四方政事之來治者帥所以導其入國送所以護其出竟也）

環人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諜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國邑（降平聲。犯敵以誘其出戰謂之致師懷詐而潛入我軍謂之軍慝故詔戎兵循環而偵探之所以折衝而禦侮也巡邦國察意向也搏諜賊防反間也訟敵國辨兵端也揚軍旅壯國威也降國邑安歸附也。王氏曰候人主好待諸侯環人主惡攜諸侯皆守境事以掌固統環人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凡軍事縣壺以序聚㯉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畚音本縣音懸㯉音柝。挈提也壺所以乘水表而挈之則知汲處矣轡所以駕馬挽而挈之則知止處矣畚所以盛糧置而挈之則知取處矣軍中遇夜聚而擊㯉以更漏次序之喪未大斂哭必達旦以更漏代易之以水守壺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視刻數也漏箭其劃百刻冬夜以漸而長夏夜以漸而短惟春秋分則適其平焉壺水縣於箭上節而下之水之所至節刻之所在冬則水凍而漏不下故以火炊鼎水而沃之也。王氏曰刻漏古今法器於天文爲下垣漸臺故設官董其事以事嚴喪事猶舉以見則薛氏曰以火爨鼎則使之不凝以火守壺則使之不差施之於軍事所以嚴守警施之於喪事所以嚴凶哀朔延朝夕之禮亦常以是爲節焉）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雁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射人射官之長王氏曰先王於祭祀賓燕之事未嘗不射方其與諸侯行賓射之禮則國之三公孤卿大夫與焉故射人掌其位也三公北面答君也孤東面佐王也卿大夫西面佐王也其摯三公執璧則以其有君之體而不致其用也三公之摯不序於宗伯而獨見於射人者蓋三公師道也射人以主賓射焉先亦以見賓之而弗敢亞之意也射人之位不及七者蓋射人所掌賓射之禮故不及之記曰朔不與燕不坐謂之上是也退謂諸侯北面從三公也因事謂助祭之事戒令告以齊與期也治達因射祭而有國事之治受而達之於上也）

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

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射音石下倣此。兩人爲耦三侯熊虎豹也獲謂執獲旌而告中者容謂設屛風以蔽待獲者九節先以五節聽而後以四節發乘矢也五正書五采實氣以爲的中朱次白次蒼次黃而玄居外也二侯熊豹也七節先以三節聽也三正朱白蒼也一侯麋也五節但先以一節聽而已豻胡犬名）若王大射則貍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於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祭侯則爲位與大史數射中佐司馬治射正（中去聲數上聲。貍善搏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必量侯道法之王氏曰未射時獲者負侯而立故射則令去侯而居於乏以避矢也射畢令射鳥氏往取矢愚謂侯必祭者神之也其位在侯西北三步爲服不氏受獻之位也射中數射者中侯之算也必與大史者以大史凡射事飾中舍算故也治射正治其失正鵠與否也）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比去聲。祭祀射牲所以存古者始佃之禮且以致親殺之意示誠敬之至也起而請之之謂作凡有爵者謂命士爲衆介也倅車戒車）

（之副必乘之者不敢空其位也從者選使從王見諸侯也大史協禮事大夫爲介紹故告戒之僕人大僕也僕人射人俱掌王之朝位故小斂大斂使之遷尸於室堂焉凡其廬按次其親疎貴賤之居也許罰謂詰責之。按射人僕人皆出入將命之官故檀弓云扶君僕人師扶右射人扶左君薨以是舉亦以其爲近臣耳乃後世遂以僕射名宰相豈致大臣之遠哉）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賓客之事則抗皮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猛獸很熊之屬擾馴也共謂具其中膳羞者抗之言舉也庭實陳虎豹之皮則舉而藏之也凡射侯共於司裘張於射人服不氏贊之待獲待射中則舉旌以唱獲也）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敺烏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所射之鳥皆中膳羞者鳧雁鴇鴞之屬烏鳶聲喧而便汚敺之示潔且淨也在侯者也并夾鍼箭具手不能及則以此取之）

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襦當作繻中去聲。烏謂卑居鷽之類作脩用也繻羅之細密者春鳥方肥鳩不烹故取之以養老焉行頒賜也）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共卵鳥歲時貢鳥物共膳羞之鳥（養鳥鵝鶩之屬阜蕃所以遂其生數殖成）

（以若其牲卵鳥其卵可薦者如鴐鵞之屬以時而來者膳羞之鳥則鶉鴽之屬也○王氏曰先王設官可以共祭祀共膳獻備器用者無棄物也）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唯賜無常（司士吏官之長王氏曰羣臣之版謂書其名於版也損益謂黜陟有損有益則有登有下其數有多少也辨其年則知其齒之壯老辨其歲則知其任之久近貴若大夫以上賤若士以下邦國謂諸侯都謂大都小都家采邑也縣鄙六遂也六遂以包六鄉卿大夫士謂王臣及諸侯之臣與治都邑者也庶子者卿大夫之庶子未命者也其適子已命者則爲士鄭氏曰大宰詔王廢置詔之於職事之終也司士詔王治詔之於論定之始也王氏曰凡公侯伯子男公卿大夫士皆所謂爵也自下士視上農夫以至君十卿祿皆所謂祿也事有大小能大者治大能小者治小故以能詔事事成於久然後食可定故以久奠食以德詔爵所以貴之以功詔祿所以富之以能詔事所以任之以久定食所以養之雖說爵祿事皆稱詔絀其食不言詔者則知爵祿爵皆有去取進退惟上之特命而奠食乃其常俸所當得之稍食故不言詔也言久者計其歲月之久所當食之俸若書所稱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位事惟能得此理矣○浚儀王氏曰裴子野云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於王庭其在漢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總）

（掾屬而升於朝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一賢之集其課也詳故官得其才魏晉易是所失弘多萬品千羣俄析於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吏曹技閥閱而選舉不追採訪於鄉邑）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鄉音向從才用反下同○臨川王氏曰所謂治朝也若朝士之位與此不同者彼外朝之法聽獄弊訟詢衆庶之朝也鄉明以聽天下者王故王南鄉鄉王而答之者三公故三公北面孤佑王者也故東面卿大夫佐王者也故西向王族故士虎士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則從王者也順王所鄉故南面三公東上則北面以東爲右也自孤以下則皆以近尊爲上公以下皆言面王獨言鄉不斥其體尊故也退謂王族謂王之同宗故士謂王之同學雖爲上而必從王以其親暱也大僕從者謂小臣祭僕御僕隸僕之類亦從上者以其功近也擯者相其揖之節也王氏曰孤卿尊故特揖之大夫卑於孤卿故中大夫下大夫各以其等而衆揖之士又卑於大夫故上士中士下士旁三揖焉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則在門左右者皆南面故也王視事於治朝既畢而入內朝則事官皆退也內朝在路門內亦謂之燕朝○婁里王氏曰尊君卑臣未有如今日者也開聲之貴始於嬴）

（泰至後代而遮甚焉夫君臣一體公卿其心膂大夫其手足外心膂暨手足將以何者成其爲吾體乎故弱君子膂不作人人才之盛皆人主志氣精神所吹噓而成者也是故能師臣則可師者至矣能友臣則可友者至矣奴隸役之俳優畜之奴隸俳優至矣樹人猶樹木也鹵莽而植枳棘於庭欲收梗楠梓漆之用勢安可得乎至材不中繩矣不歸而易種謀所以灌蔬之衞而推横加斧斤以快其誅勦尤無益於理亂之數也君驕臣諂世殊時異而三代以後臣品因以日卑職是故耳誠得大有爲之君破綱習而隆下交則帝王之佐當必有彈冠饗應者不然自外其心脊自暨其手足以成孤危之勢君亦何利而爲此也）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掌擯士者膳其摯（士者入官之統名治謂其進退損益也擯士初命爲卿大夫士者則擯相之使得見

也膳其摯入羔鴈雉於膳夫而共王之食也）及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爲介（使去聲。賜爵謂旅酬之時所賜無算爵欲神惠之下及也同姓之親則呼昭穆而進之割牲腥其俎熟其殽體其犬豕牛羊也羞進也作士從選其行藝而進之以從王也使者奉王命而使也上卿使則大夫爲之介大夫使則士爲之介）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國有故則致士而須其守（事謂奠斂之屬披所以扶持柩行者當柩束旋繫紐以結之無去守官守

不可空也須其守各分其職事也）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明齋王氏曰諸侯歲貢士於天子蓋自邦君之子與民間之俊秀皆在其中賢者或留用於朝或反其國司士於三歲則稽考諸侯所貢之賢否以行賞罰記所謂進爵絀地也但訓尊以習射言似於太拘此言稽士任則以其職任而觀之爲得其賢否之實也）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司馬弗正凡國

正弗及（正音征。國子之倅謂副貳於其父之職衆者也辨其等以父之爵爲之等也正其位以己之齒爲之位也百人爲卒五人爲伍公司馬卒長之類爲有司正謂兵賦之征國正謂一切鄉遂之中甸徒力役之等。王氏曰公卿大夫士則隸於王者也其子則聯於太子者也休戚所以一體而無異慮也劉氏曰大司馬總六鄉六遂都鄙之師無慮聚十萬足以制九州而御四戎而此國有大事則太子得以專將其子弟司馬弗正國正弗及則國之根本不可得而動搖矣聖人防危保邦之意深哉）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牲體謂腥熟之叙舞器謂干羽之具服者爲王斬衰爲后齊衰也位者殯宮外內哭位也國子又謂之羣子以居而

（衆冑名之記言冑子亦此義也）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學明齋王氏曰當作樂○政事若宿衛則守之屬存者使之在學而養之也游倅國子之未仕者蓋已仕者試之以職而未仕者存之以待用所以時材也德而修之則日進道而學之則日明春合諸樂以觀其聲容之發秋合諸射以觀其志體之形考其藝則可以知其才而進退之矣○東萊呂氏曰倅者貳也必用國子之倅者蓋古之爲國其使君臣相信非一日積也太子君之貳也國子之作諸侯諸臣之貳也以諸侯諸臣之貳事其君之貳學相同則好相合矣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也事相同則情相信於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是也故太子雖未爲君也君臣之交際已盡賢不肖之知已悉可任使之才已備則先王之慮後世皆不爲不豫矣李氏曰大哉王者之師其備與乎非直興於閭里而又取諸世族彼以爰辭官貴宜有報上之心況學皆德行道藝就不知忠孝之美任之以金華則與夫于賞翳利備徒潔貴者蓋有間矣且太子將爲君國子將爲臣君臣之分未定而恩義固已接則今日之遊倅未必不爲嗣王之將帥也）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比毗至反乘去聲司右主勇士爲副車之右者五兵擊刺鉤斧刀也或曰戈殳戟酋矛夷矛也鄭氏曰凡御居車前之中使執策捨御尊者居左勇士居右王有戎右齊右道右及五路倅車皆有右以捍外衛尊鄭氏曰凡車二三爲小偏三五爲偏五五爲大偏是一師二千五百人之車二偏爲卒又爲廣廣是合二師之車五偏爲伍凡一伯二十五乘乘是一軍萬二千五百人之車此所謂車之卒伍也臨川王氏曰比其乘者比共乘六馬使齊力屬其右者屬其右之人使同心先王既合萬民之卒伍以時習之皆使知職矣又屬勇士能用五兵者於司右而使掌其政令則軍旅之事有選鋒以待敵齊民得免兇焉無事時武夫皆制於官府無所奮其私鬪矣）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先後遣從使並去聲○虎賁衛官之長先以導之後以隨之雖趨亦不離其卒伍示衆以嚴肅也閑梐枑也遣車魂魄所憑依者士大夫使於四方則以虎士從之護王命也不通若寇盜泥水之類奉書徵師役非勇猛有力者不能越險也明齋王氏曰虎賁一宿列位太微垣而周公之戒成王拳拳於綴衣虎賁與常伯常任準人等重者豈非以其朝夕近至尊而非得正人不足養成君德也與）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夾王車者以下

（士馬之將輪以馬安也服朝服也葛葛絰也介被甲也。浚儀王氏曰帝王之居外則飭周衛內則禁重閉將行則設兵而後出蹕稱警而後踐墀弧張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所以顯至尊務戒謹垂法戒也）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服袞冕者從王服也維者王旌十二斿兩兩以縷綴連其旁各三人持之也裘冕大裘而冕亦從尸服也車謂尸之車張子曰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不宜有尸節服言郊祀有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或嫌以下士而服袞冕裘冕疑於僭擬然按書傳大輅圖王在輅上驂乘者一人步行導前者一人旁行六人皆冕

服豈慮隱慝凌犯發於不虞故以此眩之與）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難音那方良並上聲。王氏曰蒙熊皮取其以殺而致果也黃中色金則剛而明剛中而明足以察見隱慝也執戈揚盾致其威也百隸罪隸戎隸之屬時難以時而難也索室以室者陰慝之所藏也愚按國語云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夔罔兩方良即罔兩之毆之始所以安遺體乎。劉氏曰凡陰陽之氣初則為利功成者退留則為災月令季春國門之儺曰畢春氣恐寒氣留也仲秋天子之儺曰達秋氣恐暑氣伏也季冬大儺辟一歲邪慝之氣此於太虛間不過氣之宿留者而已留而中於物則為災為疫有鬼神焉居聲氣之間以主之故儺以毆之使蕩而不留）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太僕侍御官之長服所當衣之制也位所當立之處也宜於外曰出納於內曰入有所報於上曰復有所逆於上曰逆眡朝眡治朝也前正位以導王之立退居路門之左以待朝畢焉）

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曰內朝窮者謂急切之寃遽令謂倉卒之令御僕御庶子皆直事鼓所

者大僕聞鼓聲則速迎此二官而受其事以聞於王也方氏曰凡治皆決於冢宰而耳目喉舌則寄之夏官[illegible]況可得而過抑乎[illegible]達窮民不能自直[illegible]路鼓所以達於王也[illegible]惟恐有隱蔽而多方以求[illegible]達民隱如此曰窮者則庶官羣吏皆在其中矣）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贊王牲事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大喪始崩戒鼓傳達於四方窆亦如之縣喪首服之灋於宮門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燕

飲則相其灋（縣音懸勞去聲下同。劉車殺則七戴之屬前驅所導引也居左自馭而不參乘避王也亦有車右焉軍旅田役王親鼓所以作衆衰日食月食王親鼓所以驅陰慝大僕皆佐而擊之戒鼓所以警衆也首服之灋謂免髽笄總廣狹長短之數縣其法於宮門所以示四方也弔勞謂王使之往燕飲之法謂獻酬交酢之類）王射則贊弓矢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贊謂授之受之燕朝路寢之庭王圖宗人嘉事之所也辭謂以不眡朝之意告之陳氏曰王燕朝之位雖掌於大僕然其位之所講不可以考文王世子曰公族朝於內朝東向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則王之燕朝宜亦然也○王氏曰正王之服則王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正王之位則王之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也先正王之服位而後出入王之大命則能正位然後能凝命故也雪山王氏曰大僕之正王位與擯相其決儀何審也夫人慈之恣未嘗不自起居燕閒萌也萌而無以折之則漸謂罔然而鉅者靡不決而出矣先王之防之也豫而徵微故不勞豫故不覺而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無不邪衆而來享其成是故三代以上左右僕從雍容談笑而有餘三代以下法家拂士徵色發辭而不足雖說大僕掌傳逆奪報而已亦屬於司馬何邪嘗觀秦將軍章邯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不得見邯遂降楚趙充國六月戊申上奏七月甲寅璽書得報自極邊至京師往返纔七日漢卒以成功兵事貴速而忌壅蔽有如大僕掌復逆司馬不能令之緩急能無虞乎）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掌士大夫之弔勞凡大事佐大僕（小命尋常傳呼之類小灋儀趨行拱揖之類燕謂閒居其服則玄端也其出入則觀苑也小賓客謂聘問之臣亦有饗食賓射焉）

祭僕掌受命於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大喪復於小廟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與音預。劉氏曰王之於祭祀也冢宰正其綱宗伯主其職六官之屬各祇其事先期警戒[illegible]自外至而用以膳王不可不慎也）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大祭祀相盟而登大喪持翣掌王之燕令以序

守路鼓（羣吏謂府史以下相盥奉盤授巾也烝升牲體於俎也持翣夾蜃車也燕令燕居時之令序更也更守路鼓以待達窮民與遽令也）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修寢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大喪復於小寢大寢（五寢五廟之寢也前曰廟後曰寢祭在廟薦在寢乘石王所乘以上車之石四代曰小寢始祖曰大寢皆必復者神無不之也○易氏曰成王時七廟雖立而未備以天子之禮致六享者五后稷爲太祖太王爲高祖王季爲曾祖文王爲祖武王爲禰方氏曰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繅音藻瑉音民斿與旒同瑱音殿○冕有六而止言五者裘冕以事上帝尊之而不敢刻也冕以版爲之廣八寸長尺六寸覆之於冠前低一寸玄冕上以玄也朱裏下以朱也延即版之上覆者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以五采絲爲繩垂於延之前謂之繅就成也十有二就惟衮冕爲然其餘鷩冕則九就毳冕則七就希冕則五就玄冕則三就而已每繅皆貫玉十有二相去一寸以青赤黃白黑間之五冕皆然無所降殺焉玉笄以玉爲笄橫貫於組也朱紘以朱組爲紘屬兩端於武也諸侯衮五等而言瑉石之似玉者繅斿止用九就瑉玉止用朱白蒼三采相間下天子也然上公當用）

（九就侯伯當用七就子男當用五就特所貫之上疑皆以九爲數耳玉瑱用玄紘屬於衡笄而垂之以塞耳也明齋王氏曰繅斿皆就四字無意義疑衍文）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琪象邸玉笄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會古外反琪與綦同○弁如兩手相合抃持也皮弁以鹿皮爲之會縫中也皮弁縫中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以象骨飾弁內頂上之本謂之邸弁經王弔所服也其弁如爵弁而素所謂素冠也加環經者大如緦之麻經纏而不糾）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諸侯諸臣冕之繅斿弁之綦飾各視其命數而等之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公之孤四卿三大夫二上士而無旒弁無飾弁經之弁不辟積禁令者不得相踰越也○王氏曰冕吉服也韋弁戎服也皮弁朝服也弁經弔服也其爲之各有等差按黃帝作冕前俯後仰象天文南極卑而北極高也亦以在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焉垂旒以示目不視邪也充纊以示耳不聽讒也後儒乃謂後亦有旒於義果何取所取乎弁有三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爲之謂之皮弁以韎韋爲之謂之韋弁詩言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則是弁亦有瑱矣檀弓言小綼用角瑱楚語言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則明之象亦可爲瑱矣孔子曰服周之冕朱子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藉而分明比周冕所以華文而不過也乃後世皆踵如差之幀而用之亦獨何與）

司甲（闕○司甲軍器官之長王氏曰書之費誓言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而後）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蓋甲冑所以自保弓矢與戈矛所以討敵武事先自保而後討敵故周官之序先司甲而後司兵也）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鄭氏曰五兵擊刺鉤與斬兵二而五也殳所以擊一也刺兵一鋒直出曰鏦有枝旁出曰戈左右有枝曰戟三隅戟曰戮二也斬兵長者斧曰戚鉞曰揚三也短兵刀劍四也鉤兵酋矛夷矛五也五盾祭朱干以舞一詩龍盾乘車所建二蒙伐有苑訐稱中干戚中所建三旅賁虎士所執四舍設藩盾五也劉氏曰辨其物者常利其器以待用也與其等者當類其聚以待授也）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祭祀授舞者兵大喪廞五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頒者軍行而分其器也輸者師還而歸其物也用者守衛而出給之也舞兵朱干玉戚之屬車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之等○呂氏曰古者藏兵於朝大夫家不藏甲凡用兵必取之廟歸而飲至以見不敢輕舉之意如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亦此意如鄭莊公將伐許授兵於大宮魯公治兵楚武王授師子之類見於春秋之初其制尚存雜說徇出革車一乘凡甲冑戈盾旗物鼓鐸悉備馬鄉遂之官備其兵器是也調發則各以其具行而官府不與知也而司兵司戈盾司弓矢掌授兵器非授之民也授之鄉大夫從軍旅會同者也故司兵曰及其受兵亦如之是鄉大夫畢事而歸之也若民則自藏之民間耳秦人銷鋒鏑欲兵不在民民不知揭竿之夫乃能亡秦其與周人藏兵於民之）

（意大異矣）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乘去聲○戈之言過也所刺擣則必過也盾之言遁也蔽其後以隱遁也故士常為國子習舞故亦授之貳車副車也乘車王所乘車也藩盾可以藩衛者）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藏中並去聲○弓之言穹也張之則曲而隆也弩之言怒也發之則奮而迅也箙盛矢器以似魚之獸皮為之弓弩欲其和故獻於方溫之時矢箙欲其堅故獻於方肅之時○明齋王氏曰槀人職於弓弩矢箙總之以春獻素秋獻成當以之為據此云爾者蓋獻素以弓弩為重獻成以矢箙為全非有二義也）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箙皆從其弓（椹張林反射亦音石惟學射之射如字後倣此勞去聲○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甲革治革以為甲也椹質樹椹以為正也豻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使者勞者出使勤事皆有以賜）

（之也每弓一箙百矢故曰從其弓王氏曰王弧利射甲貫以其强夾庾利射侯與弋以其弱唐大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以其得强弱之中也）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攻守迫近非弱則不速車戰野戰脩遠非强則不及王弧恒服弦往體少者使矢不疾故不用也）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散射（痺方二反枉矢取流星名絜約也一分在前三分在後其行則疾而利於火故守戰用之殺矢傅藥而射鍭之言候也一分在前二分在後其中則深而不可遠故田獵用之矰矢結繳而射茀之言刺也三分在前四分在後其行差高故弋射用之恒矢言其安常也痺矢言其平等也前後適均其行不高不卑故散射用之枉殺矰恒弓所用也絜鍭茀痺弩所用也）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句音鉤。合九而圜者其體微曲王弓弧弓也合七而閷者其體漸曲夾弓庾弓也合三而閷者其體最曲不在四者之列也句曲也弊壞也大曲則不可用而為壞弓矣。敬仲鄭氏曰剛健者乾之德君之道也柔順者坤之德臣之道也合多而成規者其弓剛合少而成規者其弓柔）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大喪共明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

物從授兵甲之儀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凡亡矢者弗用則更（從去聲更平聲。射牲示親殺也澤謂澤宮將祭選士之處也行射禮而射曰大射因燕侯而射曰燕射數謂每人一弓四矢也并夾鍼箭之具明明器也物謂矢箙之屬籠以竹為盛矢之器也矰矢別共者為其相統亂耳王氏曰田弋用矢為多總財於竹器以為備曰籠分財於皮器而係之曰箙充實也郝氏曰矢既舍再收用若亡矢及收不可用乃論更吏易也。明齋王氏曰天之賊昇不齊奪其爪牙誅力以吞噬虔劉奪攘奸究於其閒使無以自衛及有以勝之則善類不幾於斷滅殆盡邪故見於天象若天鉞所就以威四方伐無道天梏前驅以禦難至於奎宿特為天之武庫所以除戎器戒不虞者至深切矣聖人不忍於斯人之殄於不善之類法秋殺之權以西方之金制為兵器然苟失於防閑則反要其害故雖用兵而常以自衛為主是故司兵者上士而司甲者則大夫則先為不可勝之意也五兵五盾雖同掌於司兵而戈主悍敵盾主蔽體特設司戈盾以專掌之殺敵者以不殺敵之為上也弓矢同為兵器其致用在百步之外故掌之者為下大夫周公之意以射疏及遠蔽不能近之為貴而非以兩平相薄短兵接之為尚也觀周公設官之輕重而可以知用兵之方矣）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掌詔王弓矢之事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既射則斂之無會計（以生絲繫矢而射謂之弋抉以象骨為之著於手大指以鉤弦也拾以韋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也無會計優至尊也）

槀人掌受財於職金以齊其工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齊音咨後同。職金入金錫貨於司兵故受其財焉弓弩矢箙百工造之槀人以所受之財而爲之齊以給其市材之宜也三等者上中下各宜於人之身也劉氏曰春素秋成謂弓弩之胎素必備四時之氣而後成也弓人曰凡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體定則成而弓弩可獻矣）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功於司弓矢及繕人凡齊財與其出入皆在槀人以待會而攷之亡者闕之（上時掌反。等有工拙則饗有厚薄皆書而辨之乘猶計也當大閱時試其弓弩良否善則上其祿甚則賞之不善則下其祿甚則責之入功於司弓矢以待頒也入功於繕人以共王用也在謂簿書所在闕猶除也棄亡者除之計今之見在也）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於陳中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使陳並去聲敦音對茢音列。戎右驂乘官之長使謂役使蓋王令其有所誅斬也兩軍相當王自鼓之王命欲衆共聞則大言以傳之會同乘金輅而從革車以備非常也敦器名辟開也將歃血者先執貴器而開載書遂持敦血以授當歃者也盟必割牛耳取血以示順聽之意或曰牛聽以鼻不以耳欲其無聽讒言也桃所以

驅陰祟茢苕帚所以掃不祥歃血之時蓋持此以拂玉敦）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凡有牲事則前馬（祭祀乘玉輅會同賓客乘金輅前者立於其前也持者控制之也陪郎驂也牲以共祭祀王見則拱而式之居馬前却行亦以備驚奔也。王氏曰王未乘則前馬方乘則持馬既乘則行而陪乘則齊右之嚴於事王思患預防無或須臾之離矣與所謂既輸爾載將伯助予者豈可同日語哉）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自車上諭命於從車詔王之車儀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從車之從去聲。從車侍從之車儀在車之儀記曰不廣欬語曰不疾言口之儀也記曰不妄指語曰不親指手之儀也記曰立視五巂式視馬尾目之儀也記曰顧不過轂語曰不內顧頭之儀也語曰正立執綏則身之儀也下必以蓋從表尊也。婁里王氏曰三右職大相同戎右畧於儀文主武事也齊右欽於傳命則禮法森嚴之地王其肅穆無言也與）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軓乃飲（軷音拔祝去聲軓音犯。大馭御官之長軷祭名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王在車左大馭執轡車中祭則大馭下車祝神王自左執轡駐馬祝畢登車受王轡乃犯軷而驅之僕郎）

（大馭軹兩轊也軓車前式也將犯軷之時當祭左右轂末及軾酌酒與僕僕左手執轡右手祭兩軹幷祭軓祭訖乃飲若祭末而飲福然）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鄭氏曰通言五路故以凡該之王氏曰爾雅曰堂上謂之步門外謂之趨蓋行則欲其舒歌肆夏所以節其行趨則欲其齊歌采齊所以節其趨人與車之出入其疾徐皆然樂師則敎樂工而歌其詩大馭則馭車而應其節二官所以皆言之也鸞和皆金鈴鸞在衡和在軾蓋車行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太徐則不鳴大疾則不績此舒疾之法也然則王之行趨固有琚珮之聲鏘鳴於左右車之行趨又有鸞和之聲相應於衡軾所以養王聽明而非辟之心無自入矣）

戎僕掌馭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犯軷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掌凡戎車之儀（守音狩○戎路革路也以革飾其側及用以爲輜輣則矢石不能侵火攻不能燎故用以御戎其儀則以威爲主所謂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也）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以賓謂接待賓客送逆之節謂相去遠近之數若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掌貳車之政令（劉氏曰自內外朝乘之以還燕寢故曰朝夕燕出入）

（王氏曰道車之副謂之貳車以其有故乃攝而代之若典命言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是也）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比畀至反○以鄙謂巡行縣鄙佐車亦副車也植旌所以告獲比禽所以撿功臨用王氏曰提節之晉進之馳亟進之尊者安舒卑者速感）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從使並去聲○王氏曰貳車五路之副貳也從車公卿大夫從王之車也使車聽王役使）

（之車三者皆公車故分公馬而駕治之三等之車既衆故其員亦六十人劉氏曰駕治者俾之馴習齊一安於五御而去其鶩奔也○愚按馭夫在諸從之後則副而右亦宜在三右之後其繫於諸子虎賁之間恐錯簡也）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種上聲下同齊側皆反○校人馬官之長種馬謂良馬可爲種者以駕玉路戎馬駕戎路齊馬駕金路道馬駕象路田馬駕田路駑馬給宮中之役者王氏曰物者謂其毛其足其力皆所謂物也辨其物使之各以類相從故皆曰一物也）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

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良善也四匹爲乘養馬爲圉阜則十二匹也趣馬以下士爲之繫則三十六匹也馭夫以中士爲之廄則二百一十六匹也僕夫以上士爲之挍則千二百九十六匹也分爲左右則二千五百九十二匹也駑馬三良馬之數蓋良馬五種各得四百三十二匹而駑馬一種則以三當一當得一千二百九十六匹爾二匹爲麗八麗十六匹一閑師教之八師一百二十八匹也一趣馬督之八趣馬一千二十四匹也一馭夫領之止於馭夫而不及於僕夫者以駑馬止充雜用而不當上之方路也吳氏曰駑馬與三良馬數不相雜八皆當爲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則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皁之也未知是否）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六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十有二閑分左右挍也六閑則半之四閑則又降之四種蓋去種馬而以道馬兼齊馬二種但分良馬與駑馬而已特牡馬也三牝一特欲其生之衆也。林氏曰成周以民牧者如邱甸歲取馬四匹之類平時則官給芻秣有警則民共召發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畜馬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長養之於官者衛文公之騋牝三千舉官氏通數言之此成周官民通牧之制也所所關井田廢兵車不琢之田賦戎馬令從其官給於是馬政日廢而外患生矣）春祭馬祖執駒

夏祭先牧頒馬攻特（[illegible]）步獻馬講馭夫（馬祖天駟星也馬二歲爲駒性未定執之無令近牝也先牧始養馬者攻治也特多蹄齧治之使無傷孕也馬社廄中之土示誡僕簡練御者令其皆善也馬步害馬之厲神講馭夫講習五馭之藝令其皆工也）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凡賓客受其幣馬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毛馬齊其色也幣馬謂與幣帛並將之馬朴鞭策也遣車之馬謂束芻以駕塗車之馬帥猶將也事巡守之事侯驅而沈之以告祭也。王氏曰馬行地無疆而駒尤健黃地之色故飾之以祭）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使者幣馬用以私覿者物馬齊其力也馭夫統趣馬僕夫而言宮中之稍食則王馬有棻養於內者故也）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說音稅則畜）（王氏曰良馬駕五路者趣馬所治止於三乘知之爲詳故掌贊而正其等不使閑雜不齊六節謂行止進退馳驟之節愚謂駕以行說以止頒之所以依次第而均勞逸也居謂暑在牧而有房寒在廄而有閑之類治謂剪鬣鑿蹄之類聽馭夫推馭夫之所役使也）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疾馬受財於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於校人（相去聲賈音古粥音鬻。王氏曰乘治者猶獸醫觀其所發而養之是也相醫而藥者蓋其屬有醫四人其治疾則亦以藥攻馬然醫馬疾大約以獸醫爲主巫馬之用藥亦以相醫而已攻馬疾謂繫而治之蓋其疾有藥不足以療之者乃用攻馬猶瘍醫所謂以毒藥攻之也）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中去聲。厲禁者不得使人輒牧牛馬也牧地非一處度其年歲水草之所宜與其馬之衆寡而頒之焚牧以除陳而生新也通淫以偶合而蕃類也焚萊者山澤之虞贊之令不得燬其應牧之處也）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阜者致其盛壯也佚者節其勞煩也馬三歲曰駣教者乘習之二歲曰駒攻者制伏之先牧始制閑者散馬耳以竹括抑其耳項無使善驚也圉馬使就牢籠也正校人員選擇校人之屬員使皆得人也逡儀王氏曰汧渭之間未嘗無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周汧隴之間未嘗無牧而張萬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得人之效也）

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上時掌反。王氏曰八尺以上天子以備五路者月令所謂駕蒼龍也七尺以上諸侯之上駟詩所謂騋牝三千也六尺以上則常馬馬耳）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廄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牆則剪闔（蓐音辱庌音許。劉氏曰冬寒以草藉馬曰蓐春則除之去其薉也釁廄辟去邪氣也愚謂庌廡也所以庇馬凉也次草之謂茨闔亦蓋也剪闔剪其剮革所以致馬溫也明齊王氏曰教養馬之事非一而溫凉出入之失時尤其大患故特舉之）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廄馬亦如之（役者聽其役也劉氏曰賓客陳之於飾喪紀陳之於廟。三山鄭氏曰此乃成王時盛守成之際用以駕車路錫諸侯華國以爲文飾幣以馬禮而已至宣王中興南征北伐吉日庚午之詩國馬之盛莫不有所自來其後馬政隨廢秦并海內六國之騎盡得而有之漢興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厥後發易占之謂神馬當從西北來及得烏孫馬名曰天馬而奉使者爭言之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逐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期至貳師取善馬至發卒十八萬與天下七科謫以征之僅得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更名烏孫馬爲西極馬以宛馬爲天馬以馬之故天下蕭然耗矣唐興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徙之隴右遂立監牧之制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簿凡辟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有以上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總十二閑爲二廄曰祥麟曰鳳苑太僕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馬七十萬六十八坊岐邠涇寧間地廣千里田四千三百

（二千頃欲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馬多地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地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皆有左右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自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其後卒能弱西北蕃其所立之制髣髴周家遺法較於西漢過之遠矣）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職方氏主邦國之長官也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閩則蠻之類貉則狄之類也列而計之曰數總而計之曰要劉氏曰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者四方人民好惡之不同財用有無之不等必周知其利害貫而通之使之有無之相易也善惡之相濟也一天下之財用養天下之人民俾同亨其利焉或曰貫事也亦通）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垂而能安曰鎮瀦而不流曰澤涸而生物曰藪流而不息曰川積而成淵曰浸會稽山名在越州今紹興府具區即太湖在蘇州府三江婁江東江淞江也或曰大江吳江錢塘江也五湖未詳）

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瞢音夢。衡山南嶽也在今衡州府雲在江北瞢在江南今江夏安陸華容枝江皆其地也江出岷山漢出嶓冢合流於今漢陽府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或作淮丹朱砂齒象齒革犀兕革）

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漆林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華山西嶽也在今華陰縣滎沇水入河而溢者在今滎陽縣雒即洛在今洛陽縣波溠洛水之別出者林衆木之所生也六擾馬牛羊雞犬豕五種黍稷菽麥稻以其得土氣正中故物產備也）

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沭音述。沂山沂水所出在蓋縣望諸即孟諸在睢陽淮出桐柏泗出魯國沂出沂州沭出東莞蒲水草也）

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泲與濟同盧維當作雷雍。岱山東嶽也在博縣大野在鉅鹿河即黃河濟即沇水東流之名雷即雷夏在城陽雍水名四種黍稷稻麥也）

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嶽山吳嶽

（也在汧弦蒲皆在汧陽涇出涇陽汭出汧源渭出鳥鼠同穴洛出懷德弦或作汧蒲或作浦）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貕音兮。醫無閭在遼東貕養在長廣一云今萊陽縣有貕養澤菑出萊蕪時出般陽四擾馬牛羊豕三種黍稷稻也）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揚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霍山在彘一云在霍州揚紆未詳漳出長子汾出汾陽潞出歸德）正北曰幷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虖音呼池音沱嘔烏侯反。恒山北嶽也在上曲陽昭餘祁在鄔虖池出鹵城嘔夷出平舒淶出廣昌易出故安五擾不宜雞也五種不宜梁也。薛氏曰凡九州之土高者宜黍稷下者宜稻麥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東南多絲纊西北多纖皮先王之於民因其東西南北之異方山澤川浸之異宜男女異數玉石異產黍稷稻梁之異種丹漆絲枲之異利廣谷異異制民生異俗爲之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齊其政而不易其宜山者不使居川澤者不使居中原騂剛之地糞種不以羊赤緹之地糞種不以牛然後五方之民各安其性樂其業而無偏弊之患矣明齊王氏曰按九州分立與虞書禹貢異者蓋禹主於治水幽幷營皆北方廣漠之地罹水患少故幽幷統於冀營統於青而止九州舜時四裔來王封域極廣肇十有二州後有作者不可及矣周時大約與舜同但淮與大野在禹貢爲徐州之川澤而職方青州之川淮泗兗州之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兗矣華陽璆鐵砮磬在禹貢爲梁州之山與貢也而職方豫州之山華雍州之利玉石是以梁而入雍豫矣此爲不同耳然則無徐州者蓋洪水之患惟河爲大禹於其下流施功爲多故建徐州周時碣石淪於海正東之地不及於虞故有青兗則雖華徐州而東方爲無空若無梁州則西南與地似於缺然何也夫天地之化開之有漸始西北而次東北次東南次正南故上古聖人皆出於北方周宗世居西土文王之化延及江漢正荊州之地武王代紂而庸蜀羌髳景從是乃梁州以及於徼外之地然其中未歸化者衆故周公以其施貢所及者則分屬於荊雍豫而其不及以政者亦不入於職方也方今財賦文獻多出南方雖閩越南粵自古所謂外裔者今悉與中土無異獨西南之地但爲來王之國而時皆叛者宜周公於此不置州屬也夫聖人之殺不先天以開人亦不棄天以從人西南之域闢之有時是故不能遁之以俟後聖也乃若北方營州營無闔雍州河套之內等地正職方氏所謂穀宜三種畜宜四擾而在九服之內其外則爲九貉六狄亦皆內屬而周知其民之數者自周德之衰而爲宅人之所竊據秦人不知守在四裔之道爲長城以限之遂使肥美之地與雍豫等者悉淪於沙漠不毛之域反爲外裔侵入中國之巢穴自漢以來欲爲控禦外裔之策者已爲大事而不思生聚教訓以經略吾之五服乃其分內事是不鬼於昊天也）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

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漁仲鄭氏曰禹貢有五服各服五百里是禹之時地方五千里職方有九服亦各五百里並王畿千里則周之時地方萬里矣五服九服之制雖若不同詳考制度無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而數之也周之王畿卽禹之甸服各方千里禹貢之甸服五百里據一面而數之周畿千里不在九服之內王畿之外定制爲九服各五百里以兩面相方而數之大抵周之王畿卽禹之甸服周之侯甸卽禹之侯服周之男采卽禹之綏服周之衛蠻卽禹之要服周之鎮夷卽禹之荒服大率二畿當一服而周人鎮服之外又有五百里之蕃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乃九州之外地增於禹貢五百里而已故行人之職其言九州之外謂之蕃服則九州之外又有五百里之蕃服明矣且禹貢五服而止周人必加以蕃服五百里何也求之禹貢亦莫不然禹貢既叙五服又曰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敎訖於四海是九州之外地也又如益稷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四海之外各建諸侯爲之長豈非周之蕃服乎詳考制度無不相合求之里數未始不同先儒有禹加弼萬里周公斥大封疆之說後人又爲圖以實之皆考古之未精耳然尚書之周官周禮之行人又有

六服承辟六服一朔之文何也蓋王巡守及於六服六服之外夷服鎮服卽禹之荒服言六服則不及夷鎮言九州之內則不及番鎮明矣如此不特九二畿當一服蕃服當四海之外今制而爲圖則周之王畿有鄉遂稍縣鄙卽禹甸服納總秸銍粟米之地周之侯服卽禹采男之地周之男服卽禹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卽禹奮武衛之地周之衛服卽禹三百里夷之地周之要服卽禹二百里蔡之地周之夷服卽禹三百里蠻之地周之鎮服卽禹二百里流之地周之蕃服卽禹九州之外地也）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七當作十一○千里之地以封六侯猶餘四百里以封十一伯猶餘百里且名山大川不以封安得常如棊局之方而衆建之哉特計其大數則然耳况公之地爲方百里者二十有五而侯之地爲方百里者十有六則是必三分之一而有餘伯之地爲方百里者九則又必二分之半而不足子之地爲方百里者四則又必二分之半而有餘男之地止方百里則更少四分之三矣然上公九命而侯伯同於七命子男同於五命豈命相同而地之不倫若此乎蓋封國之法必五百里而後爲大國自三百里至四百里而皆爲次國自百里至二百里而皆爲小國且地形皆牙交繡錯不過約畧其四至未必截然正方也如此則天下可以周知矣又嘗總王畿八服計之方五千里則爲方千里者二十有五以其一爲王畿而以二十有四爲列國以封公可得九十六公以封侯可得百五十侯以封伯可得二百六十六伯以封子可得六百子以封男

（可得二千四百男然以春秋考之稱公者一二稱侯伯者不過數十大抵子男之國居多也抑周之兩都東都固居天中而西都實據上游其爲千里亦必截長補短而計之非必四面正方也王畿且爾列國可知孰謂封建之拘方而不可行也哉）凡邦國大小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維猶繫也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則相聯繫也牧者州之長以諸侯之賢者充之也職各以其所能不強其所難也貢各以其所有不責其所無也。雖說三代牧守更代諸侯世襲權皆出於上如周初時荊州牧祭叔其後則中侯豫州牧管叔其後則虢公周公君陳畢公迭居東郊宣王中興但理會牧伯而已故韓侯在韓召虎在淮申伯在削方叔在齊漢諸侯王自景武後若奇君然已不足言至唐藩鎮則是舉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之事而付之世襲之人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王將巡守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王氏曰王巡守則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故戒於四方也修平乃守則諸侯所守之土也考乃職事則諸侯所治之職也將至而先戒之使之豫備供億而前巡之考其不法愚謂十二歲王若不巡守於方岳之下則諸侯盡朝而爲壇以行朝覲盟載之禮謂之殷國其戒令與巡守同也。陳氏曰自古封建之法天下至廣難以統一故五載一巡守於以一風俗於以通民情至周五載一巡守既不能行故置職方氏撣人訓方氏之官以通達上下使無壅蔽建漢或遣過

者巡行天下是亦得周公之遺意也自元封五年初置刺史每以秋分行部以詔書六條察郡國舉不法而後天下民情利害其歷過通達皆係於刺史之手而上或不得以附之宣元以後稍還古意天子則有郎官之出守相則有掾史之行上下相察莫之或匿如元帝詔條責于定國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按事之吏匿而不言邪將從東方來加增之邪何以錯謬至是定國皇恐自劾是丞相隱之天子而不加郎吏已得以上聞如魏相救掾吏案事郡國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異郡不上達相輒奏言之是郡欲隱之宰相而不知掾吏已得以上達民情既通上下不壅則治可爲也）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則樹王宮（相去聲。土地度其封域也相宅視其居止也土宜謂樹蓺之宜土化謂形氣之化授任地者蓋授之任地之官而責其耕種若載師之屬也樹王宮爲之藩籬佐掌舍設之。王氏曰大司徒掌建邦國及土宜之灋土方氏皆輔佐之但司徒土人所掌止於王畿而土方所掌則及於四方故名官以土方氏焉）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遠方之民四方之賓旅也方貢各境之常貢遠物他方之異物達之以節使往來無壅滯也委積所以備其用館舍所以安其居飲食所以遂其嗜所謂柔遠人者也）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

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惡好並去聲。達者修理津梁通者貿遷有無易氏曰道路達財用通此合方之惟也未及夫政焉同數器而九儀之命皆有定守一度量而五則之制亦有定用此合方之政也未及夫教焉至於除其怨惡同其好善則講信修睦無有異志合方之爲教也大矣）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道言也大者爲政小者爲事志者心之所之者也傳道謂傳聞古昔先民之事布而訓四方則四方之遠道德一而風俗同矣新出之物陳而觀之以知民志所好所惡則勸懲因以施焉）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華如花之有瓣離如物之相隔臨川王氏曰析而不絕爲華絕而不屬爲離正其封疆使無有華離之形則小國易以守大國難以侵人各有其土宇而無復有交爭之患矣）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物若岱畎絲枲嶧陽孤桐之類利其中用者也害其傷物者也）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物若泗濱浮磬淮夷蠙珠之類。明

齊王氏曰旅獒之訓曰不貴異物民乃足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而此言致其珍異者蓋物性不同自有非常之物可以療疾致用適欲用之不可必得故有則致之非以之供玩好而爲常貢也）

邍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辨其名以知平陂燥濕辨其物以知肥磽美惡。按地官虞衡專司畿內之五土而夏官山川原師遍須邦國之五土此中外所以合焉一家而遐邇所以聯爲一體也當是時豈有擅山海之利以自封殖而寢成僭亂之階者哉）

匡人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灋即八灋則即八則邦國之官府都鄙亦用之匡正也慝惡之隱於心者也倍常曰反不正曰側二者皆無而壹惟王命之聽則不陷於九伐矣）

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說音悅。面猶鄉也德意昭宣綱紀明著則天下之民皆和說而面向於王矣訓方氏道四方之志意爲事於王而撢人道王之志意爲事於邦國非泰交之盛何以及此）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灋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家司馬亦如之（明齊王氏曰都之士庶子謂孟仲兩卿而下元大夫以上之適子庶

子也衆庶應起徒役之人也車馬兵甲備車發卒也都司馬平時糾戒之無有違慢率令之使之與事則都家之君雖有數百乘之富而無不屬之王朝者矣然此但治其軍賦之出而已政若諸子之所掌學謂司士大司樂之所教都司馬教治其都之士庶子一如上國教胄子之法然後世祿之人無驕淫敗禮者矣及有軍旅之事徵兵於都鄙則都司馬帥之以聽於大司馬故朝大夫云治有不及在軍旅則誅其有司也此周公馭都家之法所以節制之君無抗衡之患也與

周禮集傳夏官卷之四終

四爲堂藏板

周禮集傳卷之五

李文炤著

秋官司寇第五

（寇害也去其害斯可以驅之於善也○周子曰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旣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乎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

爲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雖說司寇掌刑不言刑而言禁蓋治於已然不若禁於未然刑於已至不若禁於未至先王之立刑之法惟恐天下之人入其中而不能自出故爲之明示法禁使如有如是之罪必陷如是之刑有如是之惡必麗如是之辟人有畏心易避而難犯者此司寇所以言掌邦禁也王氏曰禁之所以爲仁也刑之所以爲義也禁之不止循有犯焉以義斷仁也）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

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也鄉士主國中以及六鄉之獄訟故用八人也）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士主六遂以及公邑之獄訟故用十有二人也）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縣士主諸縣之獄訟故用三十有二人也）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訟故用十六人以都家有都士治之此不過總其成也）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訝迎也主邦國之獄訟而來迎其賓客也）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朝音潮後倣此。王外朝之法者。雉說外朝國大詢之朝也亦是聽獄訟。古者人君聽朝必清心靜慮與於常朝故其處與常朝不同皇帝清問下民是已宣帝齋居決事亦此意）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

十人（王先生曰司民不屬地官而屬秋官者聖人用刑本於好生耳）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王氏曰刺者探問廉察之意王詢察而行赦宥故以名官齊解為刺殺非也）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約以言相結也）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盟以辭告神也。陳氏曰先王之時結民以忠信誠愨之心維邦國以比小事大之禮然盟詛之末常不弛於天下使民明則知好惡幽則知信畏然後有同德而無慕心則盟詛之輔於教也其可忽哉後世儒者或以此疑周官亦過矣）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職主也主受金罰貨罰之類者也）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犯良為惡曰厲）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六人（犬金畜也）司圜中士六人下士[illegible]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王氏曰天文貫索主賤者）

（之牢九星規圜故以取象又圜還也收教者期其往而能返也）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囚拘而繫之也）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戮辱而殺之也）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隸執勞辱之役者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路溝渠之役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焉）

罪隸百有二十人（古者身有大罪身既從戮男女緣坐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此中國之隸也梁氏曰諸隸皆言百有二十人以設法之大槩而言耳或所得人數之太多不必使之他屬或所得不及數亦不必以他人補之凡六官所言府史胥徒其人數多寡大槩倣此或權設或借用或兼職未必拘也）

蠻隸百有二十人

閩隸百有二十人

夷隸百有二十人

貉隸百有二十人（明齋王氏曰職方氏所掌有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蓋皆臣服於中國而此止於蠻夷閩貉者周人世居西土其化先及西北故以服東南爲貴舊說以爲征夷所獲赦其死而役之非也詳考四隸之職惟有養鳥獸與守王宮二事則非俘獲可知果爲俘獲自當屬之罪隸若其所生子孫乃可屬此耳）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憲縣表其法也刑貴於不犯故偶設此官焉）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禁民不得相殺戮也）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禁民不得相陵暴也）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廬賓客行道之所舍也）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婁里王

氏曰後世王政不修掩骼埋骴之事讀聖人之書者謂迂闊纖屑而不肯爲焉而緇褐之徒或爲之此亦有不忍人之政之責者所宜深恥也）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雍謂隄防止水者也）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王氏曰神農之書言萍能勝酒其爲物又不沉溺故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遊者名官曰萍氏）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王氏曰寐而覺曰寤使掌夜時非覺而不寐者安能制其剝溺之早晚哉所以謂之司寤也）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六人（烜音烜○王氏曰爟與烜皆火司爟掌出入火司烜共明水火司爟所本故列司爟於夏官而司烜則在秋官也）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除當作滌○滌除也狼猶言狼藉也謂除不蹋之物也）

修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王氏曰里有門所以通往來扞制內外先王立官以修治其事故名修閭氏）

萛氏下士二人徒八人（王氏曰先王仁民而愛物然猛獸以害其人則傷吾之仁必設官以攻之夫攻猛獸必有以使之萛然而不覺然後可獲所以名官謂之萛氏○王先生曰先王以善政生養天下之民其興利也詳其除害也慈觀周禮所戒道路一草木一鳥獸一昆虫小小利害或興或除而秋官地官分矣凡興利則地官主之凡除害則秋官主之迹人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而萛氏掌攻猛獸穴氏掌攻蟄獸矣羽人掌以時徵羽翮於山澤之農而翨氏則攻猛鳥硩蔟氏掌覆妖鳥之巢庭氏掌射國中之妖鳥矣掌蜃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而蟈氏則掌去鼃黽壺涿氏掌攻水蟲翦氏掌蠹物赤犮氏掌除牆屋矣稻人以溝蕩水以澮寫水而雍氏則掌溝澮瀆池之害於稼者矣山虞云凡竊木者有刑罰而柞氏則掌攻草木矣草人云土化之法而薙氏則掌殺草矣遺人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而野廬氏則掌守涂地之人聚柝有相翔者誅之矣）

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王氏曰先王以善政養天下既慈且庶故設官以除毒蠱之害謂之庶氏也）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穴蟄獸所藏者）

翨氏下士二人徒四人（翨音翅○翨鳥翮也）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柞除木之名）

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薙他計反○薙猶芟也剪草之名）

硩蔟氏下士一人徒二十人（硩音折蔟音族○硩擿破也蔟謂鳥巢）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翦斷滅之也）

赤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犮音拔○赤犮猶言捇拔也）

蟈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蟈音國○蟈蛙也）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壺謂瓦鼓涿擊之聲也）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庭言使國中清潔如庭也）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銜枚所以止言語古諠也）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伊耆古之君始為蜡祭以息老物故以名齒杖之官也○王氏曰秋之德物成而養之伊耆主養老有養老意且軍旅授有爵者杖亦警戒意故屬秋官）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行人者朝聘往來之義儀其相接之文也○按行人司上下之交際不屬之禮官而屬之刑官何）

（也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其人多矣非法令何以整齊之且賓客在道最憂盜賊之摽掠惟司隸掌其禁焉則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故曰敵國賓至行理以節逆之又曰行李之徃來共其匱乏李郎理也古者士官之別名也則行人不屬之司隸而於誰屬乎）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王氏曰夏官有環人秋官復有環人蓋夏官環人掌環四方之政秋官取周循往來若環之無端也秋官環人掌環賓客之任器收周閭保護若環之無際也官名雖同而意則異）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翟與狄同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智者也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總名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方氏曰賓客之事掌以刑官之屬者鄉飲酒之義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賓者以義接人者也生天子之於諸侯以賓主禮行之過則患其無辨故以刑官掌之示出於禮則入於刑也）

掌訝中士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王氏曰秋官有訝士又有掌訝者蓋訝士刑官也兼掌獄訟掌訝惟以訝賓客爲主）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通諸侯之好故名官曰掌交）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言四方者每方皆然督諸侯之事曰察）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貨賄凡邦國之所致者）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國指都家之[illegible]言庶子亦主采地之諸子在府史之下蓋官長所自辟除也）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此主都家之八則者也）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士亦如之（此主都家之民之獄訟以告之於方士者也）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典法也詰究治也新國新造之國用輕典者以其未習於教也平國承平之國用中典者以其已習於教也亂國叛亂之國用重典者以其不率於教也林氏曰輕典柔克之義也中典正直之義也重典剛克之義也鄭氏曰時輕重權[illegible][illegible]而名典何也曰時輕重[illegible]以刑中也○遣[illegible]昔周之法述三典以刑[illegible]類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國用中典者[illegible]凡殺人者踣諸市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為奴周道既衰總）

（王耄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國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也何氏曰三典以用刑猶三德以為治然人君撫世酬物又不可執一為新國固宜輕典然縱弛之後人有慢心可以水濟水乎必時出猛政懾服人心如諸葛亮之治蜀可也亂國固宜重典然殘虐之餘人無生意可以火益熱乎除其煩苛使人知有生之樂如裴度之入蔡可也平國同宜中典然法度不修姑息為治則國勢浸微矣少修則制度振舉紀綱使臣民有所警恩子孫有所持守可也總之因時剸宜不失先王立法之意可矣）

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

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暴當作恭。野刑施之於遂鄙者野以農功為上而察其不致力者糾之軍刑施於軍旅者軍以用命為上而察其不守律者鄉刑施於鄉黨者鄉以孝德為上而察其不盡孝者則糾之官刑施於官府者官以才能為上而察其不致恭者則糾之國刑施於國中者[illegible]曰野曰國非以地別之以事也方氏曰水土力役之事不致力者野刑也故上功糾力不孝不友不睦不婣不任不恤鄉刑也故上德糾孝民之為暴勢家之人所犯國刑也故上愿糾暴雖國中野外之人所犯鄉刑國刑則以對刑國刑弊之也）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

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罷音疲後同。或曰圜土之形圜言欲其從善如轉圜之則也○則乾為圜以五則言之則規為圜也圜土有仁而生之之道非苟寘之罷民謂民之不能自強於為善者害人謂因過失而害及民之人也能施職事謂因其所能而役使之如世城旦舂鬼薪之類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而著之於三年之內使之書還於中國之故鄉猶勉於三年之中得以改過而列於平民欲其勉以蓋前惡也不得以改不能改而逃出圜土則不得已而殺之也其怙終而抗國法也）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造至也訟謂有以爭相告者百矢為一束所以）

（自明其直也入之而後聽其辭之曲直焉劑券也獄謂有以罪相告者三十斤爲鈞金銅鐵之屬所以自明其堅也入之三日俟其中悔不變而後聽其辭之誠偽焉凡公署皆曰劑○何氏曰兩辭俱至必有一直兩劑券書必有一實不直不實則沒入其金矢亦禁止訟獄之一端也王氏曰方言於公者訟也圄而守之者獄也蓋爭而不已必至於訟訟而不已必至於獄金矢如既其不直不實沒入之直而實者還之張氏曰鈞金束矢非貧民所能辦必入而後聽其辭則民之不能達者多矣雖然嚴肺石而號者非窮民乎撾路鼓而鳴者非窮民乎先王固不以鈞金束矢終困民矣）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舍音捨○嘉善也平成也平罷民之地而謂之嘉石者猶刑而曰祥刑囹圄而曰福堂也麗附也爲非曰罪失理曰過木在足謂之桎在項謂之梏坐猶今之號也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司之役也任之謂保任不復犯也○臨川王氏曰罷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則司救所謂衰惡也凡害入者則司救所謂過失也過失不謂之罪而得罪反重於衰惡爲其已麗於法也惟其過矣是以未入於刑不虧其體以圜土殺之也衰惡謂之非而得罪反輕於過失爲其未麗於法也坐諸嘉石使自反爲且以恥之役諸司空則以强其罷故也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則無作者終不舍之焉是乃使州里相安也先王善是法以爲其刑人也[illegible]也不虧財非特如此而已[illegible]也與其儲平民而苦之勢[illegible]）[illegible]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illegible]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illegible]辭以告於王而罪其長（肺[illegible]言而[illegible]家之明辭無或壅且推赤心[illegible]無兄弟曰惸無子孫曰獨上謂王[illegible]諸侯與鄉遂之吏罪之者惡其[illegible]劉氏曰肺者氣之府而外達乎[illegible]天民之窮無告者其微弱也[illegible]心之氣靡不通之通不通則[illegible]之達窮民其有果於[illegible]乎立[illegible]究尤核得其情貨然後以

其[illegible]上[illegible]其長焉○臨川王氏曰以大[illegible]其達甚於遠令然而立於肺石[illegible]聽之則又惡民之責其上則上潰[illegible]雖誠無告反不服治矣鄰氏曰此[illegible]事興者彼大寃抑欲忌閒此小[illegible]士師聽辭立三日乃聽也）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王氏曰夫刑者侀也侀者成也宜無所加損焉於正月之吉始作行之者蓋先王雖原情以定罪因事以制刑亦當因時而爲之變通矣噬嗑之明罰勅法賁之無敢折獄豐之折獄致刑中孚之議獄緩死大司徒以荒政而緩刑移王度作刑以詰四方則刑雖有常刑亦輕時而有輕重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時爲是故也且民不可使覩刑也必縣刑象使民觀之

（者蓋先王之法若江河貴乎易避而難犯苟匿爲物而愚不識及陷於罪又從而刑之不幾於罔民乎其使民觀象者亦使知所避而已）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大盟約謂王與諸侯因大會同而與盟有所約誓之辭臨川王氏曰涖其盟書者刑一成而不可變盟要如之其違焉則刑之所取刑官之事也登於天府謹藏之也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貳而藏之者各以其事考焉非特備失亡而已）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典邦六典灋邦八灋成邦八成三者皆在大宰而定之斷之弊之則在司寇也）

（或曰典邦建邦之三典輕重之宜非此不定焉灋邦八辟之邦灋操縱之議非此不斷焉成邦士之八成奸宄之黨非此不弊焉）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於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犬金畜故秋官進之涖誓者涖百官之聽誓於大宰者也百族邦百姓記曰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內戒百姓也前王爲王引導也明水火所取於日月者○明齋王氏曰按火屬夏故行火之政令夏官司爟掌之水屬冬故治水之政令冬官掌之而秋官又設司烜一職掌共明水火司寇奉之何也蓋五行之德土冲氣濁而不明木氣溫昏而不清火外影其光發越而散水內影其光藏隱而暗惟夫金之爲德於行爲秋其氣肅殺而清明故日至此而燥

烈月至此而皎潔萬物之在宇內者爽華者華靡不耀然明潔此秋之爲用也故水火各司其局者六官之常也天下之事以司寇臨之而後嚴肅清明秋官之尊職也故大祭祀之用明水火先王所以自致其潔清齊明之至者必奉於大司寇而特設司烜一職以掌之此周禮一書所以與造化同流而無礙也）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涖戮於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大喪所前者或嗣王也社謂社主在軍者屬士師以下也劉氏曰使刑官之屬蹕之則罔不肅矣）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

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鄉去聲○皐門之內雉門之外是曰外朝王氏曰詢者備咨之謂卿士庶人無不在也詢及於庶人則其謀也備矣故以致萬民爲主也國危則謀安若周公之討閹是也國遷則謀居若盤庚之遷都是也立君則謀嗣若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是也愚謂三公鄉老也羣臣卿大夫士也羣吏侯國使臣也其三孤蓋與卿同列焉擯謂揖之使前也王氏曰志在王也議在下也以衆輔志則以衆謀而輔王之志也弊謀則以衆謀爲精而弊之於王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亦若此而已矣方氏曰司徒掌萬民而使刑官致之者三者皆國之變事以刑官治之則進而陳其憸謀退而動以浮言者不禁

（而自戕矣）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五刑墨剕刖宮殺也附猶著也情實也訊問也用情實以訊之及獲推求至於十日之久乃決而斷之蓋求其所以出之者而不得則受刑者與我兩無憾也讀書謂以罪麗之書讀之於囚使聽而服焉命謂爵命不身坐者必使其屬若子弟代之也同族即甸師所謂同姓不就市者刑於甸師氏也○要里王氏曰附者著於物而貼然之謂刑之輕重與其罪銖錙相準故曰附也至旬乃弊亦謂用情附訊罪狀貞隨者猶恐情理之外尚有生路務於旬日間及獲推求以冀一隙徧訊時有識賴時而謂之未用情則貴得姑附等法而漫曰從旬乃弊哉臨川王氏曰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者貴貴也王之同姓有罪不即市者親親也貴貴親親如此而已豈以故撓明法哉）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何氏曰人之情偽有未易以口舌[illegible]則有不可掩者心果無愧則其辭直其色定其氣舒其視聽不亂心果有愧則其辭誕其色赧其氣喘其耳目皆惑以此聽之情偽可知矣○臨川王氏曰聽獄訟求民情以訊物作其言因察其視聽氣色以知其情偽故皆謂之聲焉言而色動氣喪視聽失則其偽可知也然皆以辭爲主辭窮而情得矣故五辭以辭爲先色氣耳目次之）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

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辟亦法也謂之議者刑誅赦宥猶未定也親同宗之親故同學之友賢有德者能有才者功有勳者貴有爵者勤勞於王事者賓來自四方者或曰謂三恪二代之後所不臣者○劉氏曰議親者所以教天下之愛其親也議故者所以教天下厚其故也議賢者所以教天下慕其賢也議能者所以教天下作其能也議功者所以教天下懋其功也議貴者所以教天下忠其君也議勤者所以教天下勸其勤也議賓者所以教天下存亡繼絕而不棄先王之德也八者天下之大教非天子私親故而撓其法也人倫之美莫斯爲大）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刺殺割也刑當其罪無過不及之謂中王氏曰羣臣大夫以上也羣吏士以下也訊羣臣羣吏而後訊萬民則臣吏能循民志而達之故也聽民所刺宥可刺所謂三刺三宥之法是也刑者上之所制以服於下而下有罪附於刑者宜無不服也上服則服刑之重者也下服則服刑之輕者也謂之上服下服猶辟與言五刑有服呂刑言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者同也記曰刑人於市與眾棄之此刺宥所以必聽於民凡與眾共之而已○李氏曰凡有血氣莫不愛其生君大夫之於牛羊承猶無故不殺況於人乎刑之大者伏斧鑕其次亦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哉故聖人求之以五聽麗之以八議三宥以恤其非意三赦以冀其全人猶恐聽有所不聞明有所不見下情有所不達議法有所

（不平於是有外朝之法以詢於衆焉必察臣羣吏萬民之意同然後刑殺可不謂謹乎此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而後殺之者也）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大比三年大數民之衆寡也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制國用者人數定而後九賦可知也。王氏曰制國用必言於司寇者蓋民之輕犯法也以其用於貧而民之貧以上賦斂之多賦斂之多以其用度奢侈不知事為之制也此內史司會冢宰所以式之以制國用與國用以賦斂制之賦數之多寡以民數制之故也記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制國用者冢宰之事而兼內史司會言之者蓋內史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逆會計司會以法均節邦之財用故也）

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涖戮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實鑊所以滌牲也納亨所以煮牲亦以水實之辟除姦人也小師王不自出之師）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司民星名圖猶謀也進退猶言損益也民數多則斂豐而國用可益民數少則斂約而國用可損也。王氏曰民生自天天實有司之者先王必有報其生養之功冬成物之時故孟冬祀司民焉方祀司民則司寇獻民數於王者以民之多寡實天降也刑之繫省致天討也人之所為凡以來成天之所為而已未嘗私焉王拜而受之重國本也圖制國用必言於司寇者以民之極生而觸法罰死而犯刑者以其貧

而已民之貧以其不知圖國用而制之故也）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中者所計所弊之要書宣徧也憲刑禁表縣五刑五禁之法使民不犯也王氏曰命其屬刑官之屬入會則計其刑之多少而入其書於司寇也餘官皆以歲終入其書獨司寇以正歲入之者所以謹其始也且春主仁先王之刑亦以仁為主也）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

軍禁皆以木鐸狥之於朝書而縣於門閭（左右並去聲。左右皆言助也古之禁書今亡矣如宮有籌禁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有離載下帷野有田律軍有譏讙夜行之禁其大略也。王氏曰先王用刑罰常出於不得已其心常期於不用必輔之以禁使民無犯焉以木鐸狥於朝使之內有所聞也書而縣於門閭使之外有所見也）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先後並去聲。先後亦皆言助也王氏曰禁止使勿為施於未然之前戒勳其怠忽儆於事為之際以五戒先之則引而導之使民無進而麗於刑也以五戒後之

（則閑而過之使民無退而麗於刑也誓若湯誓泰誓之類誥若康誥洛誥之類禁若遂人之田役掌其禁令糾若刑典之糾萬民憲若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是也然誓之所用非特軍旅而軍旅爲主祭祀田役之類皆有誓也禁之所用非特田役而田役爲主宮中官府皆有禁也以此推之則曰糾曰憲亦若是而已）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六鄉之內合其州黨又合其族閭比所以聯其居也合其什又合其伍所以聯其人也平時則居處相安往來相受有事則可以比其追逐胥捕之事焉廢事者施刑罰有功者施慶賞官中謂大司寇之官府中獄訟辭訟各有司存其有不決致於士師士師審察以告大司寇於是從而斷之弊之斷訖致於本官謂之致邦令也○明齋王氏曰地各有守此州鄉之事人各有行列此伍兩之事夫然則鄰界不相通鄰伍不相救於是有逐盜賊於鄰境壅水以病鄰閭者族師五家爲比十家爲聯四閭爲族八族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其在於軍則總萬二千五百人之車合爲一百五十乘之伍大國之三軍天子之六軍並統於一大將如是則不特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二十五家爲閭使之相受直合六鄉爲一家六軍爲一人矣武王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正謂此耳夫士師刑官而掌合聯之事者蓋使人各有心雖欲詰奸除盜其可得乎此周禮職掌所爲匪夷所思也何氏曰獄訟所審合於邦令則以法報於羣士也）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橋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汋上灼反橋音嬌、刑官曰士汋說文激水聲邦汋謂因隙乘變發衆倡亂者邦賊謂潛謀陰結將爲悖逆者邦諜謂爲敵行間覘伺虛實者犯邦令干犯法紀也橋邦令詐託王言也竊寶藏以私利謂之盜結黨援以亂政謂之朋造疑罔以惑衆謂之誣王氏曰官府之八成則其經治之成法也士師之八成則其正亂之成法也○明齋王氏曰接天地之道必有所主無主乃亂故萬姓戴君之心生於其性此王者正國必法禁周密使不執之徒不得而逆然後能保其社稷爲斯民主君八成之邦汋邦賊邦謀陰懷二心背其君者也犯邦令橋邦令不從王法抗其君者也邦盜者懷竊奸宄盜其君者也邦朋邦誣不利於國欺其君者也苟縱而不問必至於亂亡相尋司寇所詰之奸慝莫此爲甚蓋國家安則斯民乃安孰謂周公非公天下之心也哉）

若邦國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荒辯辯其凶荒之數如廩人所掌四鬴三鬴二鬴之法食不能人二鬴則爲大凶之年也移民以就穀通財以賑乏糾守以備盜賊緩刑以宥過失皆荒政之大者王氏曰傳謂地傳別謂月書約謂書其期約劑謂爲之要書以則獄訟者必有傳別約劑然後其實僞可正也民知此則無治簡於其始而獄訟由之以省矣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此之謂也○明齋王氏曰按比閭卒伍乃地官夏官之職而秋官亦掌其追胥合聯之事荒政通財乃天官計邦用地官聚萬民之職而秋官亦治荒辯之法蓋）

（焉治必崇其本夫有不教訓之而可以相安者未有不救其饑寒而能止盜者故秋官掌除盜賊而必兼乎保任荒辯之法使之知義理足衣食而自不至於爲盜也苟徒設刑罰以待有辠之至不同於張羅罔阱獲以取禽獸者哉此周禮之司寇所以異於後世之刑官而六聯之相成不可以一職拘也）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凡刉珥則奉犬牲（勝國所克之國如周之克商也以士師爲尸秋殺之象也燕出入謂宮寢苑囿之類沃尸尊不就洗以盥匜奉水而盥手也洎謂增其沃汁盖小司寇入鑊水士師績而終之也刉珥割牲耳血以[illegible]祭以爲釁禮也）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於王宮大喪亦如之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其犯師禁者而戮之（大司寇蹕邦事小司寇蹕國士師蹕王宮尊卑之差也然尊者使人卑者則自帥之焉逆軍旅者師行而不從令也犯師禁者臨陳而不用命也）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於國及郊野（王氏曰歲終則令正要會謂小司寇正歲乃命其屬入會故也。明齊王氏曰夫天之有秋也上於成物也六官之有刑也主於生民也蓋殺其殺人者而後能生其不當死者刑其傷人者而後能績其不當斷者此祀司民與獻民數及司民之官必屬之秋官也故爲司寇者匪徒明刑之云也當以天地好生爲心至誠懇惻早夜孜孜思所以納民於無過之地然後可以稱是職此孔子所以使民無訟爲貴而曾子不以得

情爲喜也與）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要平聲下同。六鄉至國中鄉士分掌之職主刑獄而必先掌其民數而糾戒之者以生息爲務糾詰戒令使不抵於刑罰所以生之也察者察其虛實也辨者別其曲直也異者殊其文書欲壹意專志而聽之重民不再生也要之即書所謂要囚循令節署招情是也旬日職聽於朝所謂旬乃弊之也各麗其法羣士各以其所見令律議之不敢持獨見也記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此議之之方與成者罪已定也受中謂受其文書之要協日謂合其幹枝之宜肆之陳其尸以警衆也免循赦也期謂議之之期劉氏曰不以司寇會王而王會其期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非王可專也康誥所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是也以此知雖在八議之中必反覆議成其罪而後免之豈若後世之賜赦與賜鐵券而預免其死罪者哉）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

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大祭祀四老王有事於六鄉也三公有邦事三公以王事入鄉也大事謂征伐田獵戮其犯命者嚴王命也）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

其期（六遂至四郊遂士掌之期以二旬寬以遠也各於其遂即其地以警衆也遠不親會故令三公代之）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政令帥其屬而蹕六鄉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大事王所親也）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鄉會其期（諸縣至野縣士掌之期以三旬彌寬其遠也各於其縣亦即其地以警衆也彌遠不親會故令六鄉代之）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政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大役用民力之事○王氏曰縣師掌公邑是公邑得謂之縣夫鄉士掌鄉獄遂士掌遂獄方士掌采邑之獄則知縣士掌四方公邑之獄矣惟六鄉無公邑之田自遂達畿自二百里至五百里而公邑之田在是矣縣士三十有二人則是八人主一等公邑是四分治公邑之獄明矣大抵鄉遂縣

方之獄所居之地以近王者爲王所會之期以尊者爲先夫鄉爲郊遂爲野今鄉士云掌國中遂士云掌四郊縣士云掌野是鄉之獄近於王城遂之獄近於鄉縣之獄近於遂所居之地以近者爲王可知矣士師爲王先驅鄉士爲三公先驅遂士爲六鄉先驅縣士爲大夫先驅鄉士以王會其期遂士以三公會其期縣士以六鄉會其期此所會之期以尊者爲先可知矣）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於國司寇聽其成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

（方士掌三等采地而不言掌其民數者民不純屬王也三月爲期去王城愈遠也都家各有主君方士不得自專非若鄉士遂士得以職聽於朝故上其獄訟於王國而已聽其成謂都家聽斷之成獄訟成謂司寇舉士司刑聽斷之成聽獄訟者謂治獄之吏姓名也必書之者其備反覆失職者與）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政令以時修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大事以王事動衆也各掌其方四人而主一方也縣灋謂縣師之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方士以四時修此法而歲終又省之以行誅賞亦若鄉士遂士掌民數之意也上治猶言上計主之者都家之獄自有都士

家士聽之方士特爲主之以達於上耳）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於邦國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何氏曰訝士乃士官之迎賓客而治其獄訟者四方諸侯之來有行人以掌其禮有訝士以掌其刑禮與法不可偏廢也使介有犯則諭其人所坐之罪與王朝行刑之意於邦國也愚謂四方之有治於士者謂諸侯所不能決之疑獄而求治於士師造焉者先詣訝士然後通之於士師也亂獄謂姦賊烝淫之獄往而成之至其國以定其罪也）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

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刑官所在人不敢犯故爲之辟且蹕焉暴客者爲侵害於客者也客爲國之所禮豈可不告其身故誅戮之有治則贊之助其請於士師也）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誓誓命之辭禁五禁之法讀之者所以申法紀飭衆志也）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棘即朿也

羣吏諸侯之臣也劉氏曰外朝在雉門之外兩觀之間其位則朝士所掌九棘者取其赤心事上無隱而能制禦於外者也孤卿大夫諸侯之職焉三槐者取其黃中通理暢於四支臣德之至也此三公之職焉王氏曰孤卿大夫臣道也比諸侯爲卑故位於左侯伯子男君道也比諸臣爲尊故位於右三孤六卿其位凡九諸侯列於郡國其服亦九故左右皆九棘大師大傅大保謂之三公其位止於三故面三槐槐棘之數各稱其位之多寡而已薛氏曰嘉石所以平罷民之不能自煙以以禮然必在左者卑之而示其尊故爾肺石所以達窮民之不能自伸其情然必在右者䘏之而欲其伸故爾蓋地道卑左而尊右也愚謂鞭以齊萬民之序列呼以趣百官之就位尊卑之差也既趨其行且敬其道則朝禮成焉慢朝謂處班行而不肅者錯立謂違班行而妄立者族談謂聚偶語而喧嘩等謂廷

（主敬故皆禁之）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俘而取之曰獲貨賄遺失之財物人民逋逃之臣妾六畜放失之會觀委於朝待其人而返之也旬而舉之因其無主而取之也大者入於公家恐厭民之徼倖也小者入於私家恐有司之專利也婁里王氏曰期外不聽者謂鄉士遂士等不能決及弊而民不服赴愬於士者故以遠近爲則限非鄉遂士等所上之獄成也上獄成亦必有期諭期則宜誅責有司而速聽之豈漫付之不聽而已哉）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辠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辠（同貨財者謂富人假貸於貧人以國服之法行之苟取利過贓則爲犯令而刑罰之若令時加責取息坐贓也屬責者謂貸者死亡親屬代償其數或相抵胥必以其地相比近之人爲辭乃聽之若令之中保也盜賊犯贓既明在罪若伍兩之長在鄉邑若比閭之長在家若至親知而殺之又如昏暮爲盜而所在殺之皆不糾罪使盜無所咎也仇讎之報出於至情伉言於官則罪狀昭著然後殺之不可以擅殺論也）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

刑貶（貶省也凶荒札喪之災寇戎摽掠之變民困極矣法不寬簡則民滋不安此爲士者所應也故令邦國都鄙縣其刑之可減者或降等或從輕也○少蘊葉氏曰周有三朝一曰燕朝在路門之內王國宗人嘉事之朝也大僕小臣掌焉一曰治朝在路門之外王日聽治之朝也宰夫司士掌焉一曰外朝在庫門之外詢萬民聽政之朝也小司寇朝士掌之外朝之位朝士所掌朝法鄉大夫以大詢之時帥六卿之衆庶而致於朝百姓衆庶各與公卿侯伯羣士羣吏相後先於階陛之間其政誠焉平易近民矣治朝之位司士所正之朝儀而宰夫掌其法大僕掌建路鼓於大寢門外以待窮達與遽令宰夫掌庶民之逆得與賓客之治諸臣之復同儆於天子之前則又未嘗以禁嚴爲限矣燕朝之法雖在大僕然諸侯復逆掌於大僕三公孤卿復逆掌於小臣羣吏庶民之復逆又掌於御僕是庶民之復得與諸侯公卿羣吏達於燕寢之時則亦未嘗以邃深爲隔矣觀三朝之法則知成周盛時戶庭無壅其疏通洞達何如哉然外朝雖掌於秋官之屬而三公孤卿在焉則大宰與聞外朝之政治朝雖曰司士正之屬於夏官而宰夫掌其禁令王眡治朝冢宰贊之則大宰實聞治朝之事矣燕朝亦夏官之屬也然羣臣之復逆實與宰夫相聞焉况建鼓在路門外王眡治朝則大僕正位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是燕朝之人實與治朝相通則大宰亦與聞夫燕朝之政矣以此見周人之治宮中府中實爲一體而無內外之分矣愚按王有五門三朝自外入一曰皐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即尚書顧命所謂畢門也五門中有兩觀左廟右社在焉劉氏以外朝在雉門之外葉氏以外朝在庫門之外未知孰是今並存之）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版戶籍登上也生者上而載之死者下而去之贊王治以民數多少黜陟主民之吏也方氏曰既書於版則各有定數復辨之異之何也小司寇獻民數於王以制財用也司民獻民數於王以考吏治也以制財用則知其大數足矣以考吏治則邦域依分殷耗各殊辨之不可不悉也○呂氏曰按周官媒氏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成名子生三月父名之也內則子生三月之末男角女羈以見於父父名之宰書曰某年月日生而藏之宰告閭吏閭吏書為二其一藏諸州吏州吏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其制詳密如此戰國以來此制廢壞久矣不復重民之生也秦始皇後令男子書年其制及男而不及女特恐民之避征役耳豈有三代重民之意哉婁里王氏曰司民之屬於秋官也仁哉一獄成而民數於是闕焉矣夫民吾子也失教而陷民於罪戕民而成己之威是一獄成而上有兩罪也司民之屬於秋官也仁哉）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若

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

辨罪之輕重（墨黥其面也劓截其鼻也宮丈夫去其勢女子閉於宮中也刖斷其足也殺則死其身矣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叛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之目略也王氏曰以五刑之灋詔刑罰所謂惟法惟察其審克之也而以辨罪之輕重所謂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也○愚按肉刑者聖人所以仁天下之具也人之有是官骸也君子以之踐形小人以之輕命先王惡其以踐形之具為輕命之資故典刑設焉科除既設使民得以傈然守其身則墨昔肆罪而不自知矣易之噬嗑言滅鼻即劓也滅趾即刖也滅耳即刖也蓋雖發其肢體而實全其氣命且絕其為亂之原是乃仁之至而義之盡也漢文因緹縈上書救父遂除肉刑有司之殘酷者措笞杖以快其私而民之頑頗無恥者亦視笞杖為兒戲而莫之忌至於後流之法則先王所以有五刑之可矜可疑者年如之何以為正法乎然則劓刖除而宮刑前在至魏大統之年而並去之頗北朔雖除而南劓猶用及隋開皇之年而盡去之矣大與其殘平民以宄官寺之官何如用宮刑以禁淫放之前邪魏之陳羣蓋嘗有志於復肉刑而卒不果朱子亦深以其言為然獨惜古之刑書今皆散逸無以考三千之屬之許半而傳記之中猶存其器如有用之者因是而推廣之亦可謂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者矣）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

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旄音耄惷音蠢。不識若幼在他國而不識其所親昏夜相遇而不識其所尊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誤中人者遺忘若不記法禁之所而偶有所犯者幼弱八歲以下者老旄八十以上者惷愚生而癡騃無知者求民情者求其無僞也斷民中者斷而不偏也。管子曰文有三情武無一赦赦者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人之災妨也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在則姦邪煩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康侯胡氏曰周官司刺三赦三宥止及於此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赦則廢天討虧國紀有罪虐無辜惡人舉以免矣後世姑息爲政數行赦宥惠奸宄賊良民而其弊益滋盡流於此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爲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之矣春秋書肆大眚譏失刑也。明齋王氏曰按舜典周禮呂刑易大傳所稱祥刑參錯不一愚嘗合而觀之罪狀之辭情眞罪當則當正之以五刑有大辟肉刑二者通謂之刑在虞書爲象以典刑怙終賊刑周禮五刑之法罪爲民之罪呂刑之五辭簡孚正於五刑易之折獄致刑也有所謂過者則在所當宥虞書宥過無大又曰流宥五刑周禮分爲不識過失遺忘三者而爲辟譬之法大約與虞之流同呂刑則曰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使出財以償之五罰不服正於五過痛懲之以警衆又有眚災者則在所當赦虞書眚災肆赦周禮分爲老幼）

（惷愚三者亦在所赦易則謂之赦過宥罪也又有所謂疑者皋陶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參錯訊鞫而終不得其情實者寧失之以與民周禮鄉士等職所謂若欲免之呂刑則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易謂之緩死也然虞書又有所謂罪疑相恃者若有罪而輕之可也若無罪雖從輕刑亦無辜矣蓋此非犯有虛實之疑乃法可上下之辭故比之當從輕乃二千年間聖經所言異不脗合但虞之金作贖刑蓋指鞭扑之輕者而呂刑於五刑之不簡者俱正於五罰此乃世變之不同至若易之明罰勑法此罰字亦指刑言蓋刑罰二字亦通用也嗚呼後世之刑則與古異矣文帝以一時不忍之心而去肉刑免肢體之傷殘是矣然以輕罪而幸死於敲扑之下是以大辟而易肉刑也自開罰之端凡欲科斂者必假此爲辭凡以貲罪爲利網也呂刑行言罰懲非死人極於病今之稍居人上得以杖罰人者則能生殺人皆臣無有作威之道哉至於眚災則肆赦也無故而大赦縱有罪虐無辜將安居乎避譬之法不得已而有瑞節之與也鐵券之賜預免其身及其子孫死罪幾名不幾於誘人犯法乎且三千條律雖有明憲至議刑之時則任意出入是刑非懲惡也反爲殃民之具宥非矜善也祇爲長惡之媒所謂天討有罪者安在長民者寧不念之哉）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贄之約次之（約者以言相結劑其券書也神約謂郊社宗廟之法若成王賜魯以天子之重祭是也民約謂征稅遷移之事）

（若懷宗九姓在晉殷民六族七族在魯衛是也地約謂經界田萊之比若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蒐是也功約謂勳庸勞力之次若虢仲虢叔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是也器約謂禮樂車服之用若微子修其禮物作賓王家是也贄約謂玉帛禽鳥之等若莊公大夫宗婦覿用幣是也）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宗彝宗廟之彝器丹圖丹書之圖象訟者若宋樂仲幾與薛宰爭受功之類珥謂釁之辟開也大亂若晉文請隧三家之借禮之類。王氏曰大者書於宗彝盟諸鬼神示無疑也小者書於丹圖其色以丹示無隱昧也不信者服墨刑以約書宜信而不信則爲墨而不信明故也愚謂六官各藏

其約之貳故皆辟之不信者殺正其罪也。方氏曰神民地邦國之約也治神之約如山川爲兩國之望而巡守柴望所供犧牲玉帛之賦不齊治民之約如兩國接壤而相要無受逋亡刃掠邊鄙故違其約於王室也治地之約如春秋鄭宋間有隙地爲成而虛之之類功器贄萬民之約也功功役也春秋傳城成周宋幾仲不受功如洫澮畛涂比邑供之而功役不齊地所亢器比邑皆上供而爲數不齊故違其約於官府也治贄之約如昏細既入幣以死喪遷徙易期恐有後變而預閒於官六者皆事之變故書於宗彝丹圖而有訟則辟藏也若按註疏乃典灋則之常何約劑之有乎按此說亦可參用姑存之）

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載盟辭也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有疑不協也明神日月山川之神加方明之木面設六玉上圭下璧東方圭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所以依之也貳之寫其副以授六官也盟者恐負約而盟於神則其久要也犯命謂犯君之命詛者已負約而詛於神令其必禍也不信謂數衆獄訟使之盟詛質諸神以暢之不信則不聽亦所以省事也）凡盟詛各以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盟處無常但盟則遺其地之民出牲以盟並出酒脯以祈明神也。明齋王氏曰嘗觀盤庚之誥稱先后與其

[illegible]

（旅楚廢吳漢氏有書穀梁子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五帝非無誥誓也後之誥誓則不及五帝之時三王非無盟詛也後之盟詛則不及三王之時耳今觀虞書帝命禹征有苗而作誓呂刑稱禹苗民以覆詛盟則知漢氏之言爲信也）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於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於守藏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石瑤珉之類丹丹砂也青空青也楬而璽之標其物而以印記之也兵器之府槀人也守藏之府玉府也其要書則入於大府焉金罰鈞金及贖罪者貨罰士師聽獄財應入官者入於司兵不以罪眾之物爲經用也）旅於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王氏曰掌次言王大旅則張氈案設皇邸先儒以爲即後屏風也所謂金版則以金飾之與饗諸侯亦如之承祭如賓也愚謂大故蒼亂也用金石者蓋作榜雷椎捍之屬以爲守城捍禦之具與）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於司兵（賈音價。竊斯爲盜緊劫爲賊任器所用之兵器也貨賄所得之贓物也入於司兵沒入之以克兵器之用也。明齋王氏曰或謂盜賊之任器貨賄即與所捕之人則民爭務於逐盜豈非止盜之方而事尤簡易乎是不然此）

（秦人尚功首虜之法驅民以利者也先王養民厚矣其有盜賊爲生民患聲大蔑執而伐之民懷敵愾之心進死者有厚賞退生者有顯戮何假於盜賊貨物以誘之且既開此端則惟利是趨要功生事或自相爭奪亂行干紀無所不至是豈經常之法哉惟法制未備盜賊竊發則可以此誘民使人自爲戰不當計其贓物以阻斷跡之士耳）其奴男子入於辠隸女子入於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奴謂爲盜賊而罪未入於死或從死而減論或罪人家屬爲從而連坐者王氏曰有爵不奴貴貴也七十不奴老老也未齔不奴慈幼也）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相去聲。伏祭行神而伏牲也瘞祭地祇而埋牲也幾與祈同祭川澤則沈之祭方物則辜之用駹不若用牷之爲善故曰可也犬有三種田犬吠犬食犬須相而辨之王氏曰相犬者其屬有賈四人也牽犬者其屬有徒十六人也掌其政令則以犬人非特掌祭祀之犬而已）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司圜獄官之長）

（弗使冠飾而墨幪而不得儕於成人也任之以事用其力以其勞役之事也收教謂收入圜土使困苦而改悔所以教之也）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王氏曰圜土之刑但加明刑而已異於五刑之傷肌膚土之罰但役以事而已異於五罰之出鍰此所以爲收教與）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拲音拱。凡囚者言不止於盜賊也劉氏曰木其手曰拲木其項曰梏木其足曰桎三木備者重囚也）及刑殺告刑於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

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告刑於王者告以小辟大辟之成也士謂士師及羣士明梏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著之也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惟親貴則往甸師氏隱之也）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於市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搏當作膊。斬以斧鉞殺以刀刃膊去衣磔之也親謂天屬之親王之親謂天潢之派踣僵尸也罪二千五百條上附下附刑五而已於

刑同科者其刑殺之一也。王氏曰殺其親者賊仁莫甚焉故焚以火而不存其形殺王之親者賊義莫甚焉辜以磔之而不全其體愚按焚尸之法惟見於此蓋聖人深疾夫不孝不弟不貞之倫而不忍使其血肉汚我土故於五刑之外特設此條也自佛法入中國乃以焚尸爲樂矣然安知非造物者惡其蔑君父誣天地而於身死之日使之然正其典刑乎流俗無知乃至相效則惑之甚者也凡遠宦遠商而不能歸者可暫於其地瘞之即陂葬者亦當全其骨而可窆之苟爲焚尸是以大逆不道待其親也而可忍乎哉臨川王氏曰刑盜於市非特與衆棄之亦以人之犯刑皆以趨利爲本正以趨利犯刑則惟齊而已故特言之）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門闕可以蔽身故毀貌者守之）

（內者婦人之所處故絕人道者守之圜者禽獸之所育故不能逐者守之積者財貨之所隱故不畜髮者守之髡蓋墨之減等也。劉氏曰守門守闕守內守囿守積皆用刑人者刑之以償其罪養之以全其生先王之於刑民循其民也無所喜怒而有不全其生者彼其自取非王刑之也）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司隸羣隸之長官物衣服兵器之屬正之則有政使之則有令民謂五隸之民辱汚辱也積謂聚之囚執人勾攝罪人煩煩瑣也煩辱之事若除骯

（猶周之類王氏曰必設罪隸者以其人假下而多强力且有罪戾當服賤役也）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禁令（王氏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治教刑政之旣明則四夷之民莫不向風懷德則內可以使之守王宮外可以使之守厲禁此司厲所以帥之也必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則四夷各有利器宜服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也）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徬（徬步浪反。凡有守謂凡有典守之事者皆得役之也封國若家建諸侯立大夫也牛助以牛助轉徙也在前曰牽在旁曰徬）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明齋王氏曰十四字宜屬閩隸誤衍於此按司隸職止言掌帥四夷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禁令未嘗及於罪隸蓋罪隸乃兇死之人故不可使守禁家之地且宮正宮伯所掌士庶子虎賁氏之虎士司隸四翟之隸於王宮之守故自已足亦何假於罪隸又以文勢推之豈有未言蠻隸而遽言如蠻隸之事乎閩隸正脫此簡故愚直以爲誤衍於此者也）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校人之徒八十人不足以給其役故使蠻隸兼役其事焉）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

隸焉（王氏曰掌役畜養鳥則役於掌畜而爲之養鳥也子謂鳥所生也司隸掌帥四翟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則閩隸之有守固可知矣）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養牛馬夷役於牧人也與鳥言者以其通於鳥音也若公冶長知虎傷羊之事容或有之矣）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獸不言阜蕃猛獸不乳於圈檻也與獸言者以其通於獸音也若介葛盧知牛生犧之事是其明證矣。劉氏曰罪隸者中國之罪民而役於隸者謂皆籍於司隸而奴之也蠻閩夷貉者四夷之總名蓋非一種也其擾於荒服則執以爲隸焉俾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以守王宮及野舍之厲禁示德化之遠也故用之搏盜賊役煩辱積任器助牽徬皆以其罪之所宜施焉也役官府掌使令役校人養鳥獸牧馬牛審禽獸之言而與之答皆以其俗之所素習也彼其執也必死而復生又從而衣之食之盡其所能而役使之無非所以養其生而盡其性也宜其無不致其忠與其力焉故用之守王宮與其厲禁而賴之以爲腹心之衛也聖人之於萬物莫不極其宜者用五隸以見之焉）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於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

刑禁號令（布憲禁官之長刑五刑也禁五禁也旌節道路所用者王氏曰夫刑以懲惡禁以輔刑刑以制之義也禁以止之仁也故有刑必有禁刑禁之設亦使民易避而難犯耳劉氏曰以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從四十人而行四方達四海欲正月必開其禁者未之能達也必書其刑禁之憲於民者以達於州伯州伯以逆於卒正卒正以逆於連帥連帥以達於屬長屬長以達於諸侯諸侯以達於都鄙而要服以達於四海布憲則執旌節以巡行四方詰其違於禁令者度乎其可及也。明齋王氏曰易曰先王以明罰勑法夫王之制刑豈視其民若禽獸惟欲其不見而網羅之哉皆貴於曉示之使之知而不敢犯乃爲民父毋之心也大司寇縣刑象於象魏士師縣於閭門而復設此官專董其事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俾各憲之於其所治豈有所謂不教而殺焉者乎婁里王氏曰職方務同享其利布憲務同去其害自畿輔以及邦國自邦國以及蠻夷戎狄苟有一利未興害未除聖人之心不敢或安蓋與天同覆與地同載此王道也）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司猶專也謂吏民之相斬相殺相戮者傷人而見血乃爲實傷也不以告蓋閭里匿之攘獄刼奪獄囚遏訟抑止冤訴凡門詐者皆以言責之附於刑者歸於士而後殺之）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劉氏曰亂謂悖於人倫暴謂敢作威怒力正謂務衆凌己以邪爲正者撟曲說罔以觸刑禁者[illegible]誣[illegible]之語

以惑衆者皆禁暴氏之所糾以告司寇者也）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奚女奴隸男奴司牧謂管束之不得爲非也。明齋王氏曰周禮設官王之宮寢六官必置其司秋官若無與於王宮之事而司隸掌四翟之隸禁暴氏司奚隸之出入先王於給事宮壼內外之人防樂之嚴所以爲端本清源之道而刑官之亦有王宮之責故雖有大奸雜亦無敢恣行造亂也）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凡道之舟車轚互者敘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欜音柝相去聲轚音擊。四畿去王城五百里四面之畿也宿息廬室候館之屬涂地之人謂其旁居民聚欜相聚擊所以待暴客也相[illegible][illegible]翔此遊姦人之狀也轚互兩臨之處相値者敘而行之以止鬭爭也辟有節者尊王命也辟有爵者尊王官也蓋使其從爲之與橫行妄行而暴禾稼也徑踰捷出而越溝渠也皆恐爲姦故禁之）凡國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掌凡道禁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幾音譏後同。治其壞謂之修去其穢謂之除道禁謂若不許蒙布巾持兵仗之爲不時謂行作失早晚之節不物謂操持非常用之器恐爲內

（賊及反閒也故譏而禁之。明齋王氏曰野廬氏之職修雖有迢遞遠行而常如縣於堂階閒矣單襄公使過陳道茀不可行司里不授館客無寄寓而知陳之必亡野廬氏之職其可忽乎）

蜡氏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骴音恣。骴骨之尚有腐肉者除者掩而埋之也不蠲不潔也刑者黔剝之類任人圖土任事之人凶服衰絰也王氏曰大祭祀先王所以聚精神之至而交乎神明之德不以哀樂欲惡咸其心又夫物之足以昏憒其志氣者焉不蠲則人任人則在所惡也凶服則在所哀也故蜡氏令州里除而禁之大師以危事行故在所與賓客則致其齊欽如承神故也）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國之骴禁（埋之所以斂其形置楬而書之所以待其親屬之物色也有地之官閭胥里宰之屬其人謂其家之人凡國之骴禁掩骼埋胔以及禽獸之骨皆是也聖人之仁如此文王澤及枯骨孔子殯及朋友皆是心也有位者倘能戒久攢而置義冢亦學古入官之一端哉）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爲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水之所遘謂之溝水之大竇謂之瀆水之所會

謂之澮水之陂障他出謂之池害於國稼謂水潦及禽獸也穿地爲坎以陷獸謂之阱設機制獸使足不及躍謂之擭苑囿也沈投毒藥也依山爲苑就澤爲沈則專利於已肆害於物故皆禁之戒暴殄也方氏曰溝澮山澤並掌於地官而復設此職以掌其禁令何也地官教民以興其利利之所在或專或爭故使刑官之屬董之又所以靖民而去其害也。明齋王氏曰秋塞阱杜擭固防其害人畜時既叔刈亦所以疏禽獸之禁也禽獸出而害苗則殺之民就禽獸之居而橫虐則禁之故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遊者（水禁謂犯難而涉者與非其時而漁者皆禁之也王氏曰幾酒則於飲酒微察其不節也謹酒則於用酒謹制其無度也禁川遊者亦所以防沈溺也。呂氏曰酒品一備是故初酒禁恐人沈湎浸漬傷德敗性不過導迪民彝防閑私欲之意及其再變如漢文帝爲酒酺景帝以歲旱禁民酤酒比之酒誥所謂非惟不敢亦不暇已無此意然而猶有重本抑末之心及至三變至桑弘羊建権酒之利則不過私家不得搉爲公家自專其利耳古者惟恐人飲酒後世惟恐人不飲酒也蘇氏曰自漢武至今皆有酒禁刑者至流賞或不賚未嘗少縱至於私釀終不能絶周公獨何以禁之曰周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若答其子甲之子服而乙之子不服甲答其子而責其學乙答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劉氏曰此謂施於國中也日出而作）

（不得不勤日入而息不得不止所以順天道育大衆也故以星見爲夜時星沒爲曉時而詔守夜之士行夜禁夜遊者妨衆息故亦禁焉臨川王氏曰禦晨行者則禦使須明而行禁宵行則禁之使止也）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軍旅修火禁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夫音扶中音仲。夫發語聲遂陽遂也其狀凸鑒方諸也其狀凹皆以金爲之王氏曰言陽遂則知方諸之爲陰言方諸則知陽遂之爲圜陰陽者其氣也方圜者其體也薛氏曰離者陽中之陰於物爲火坎者陰中之陽於物爲水以金遂取火則以陽召陰以方諸取水則以陰召陽愚謂明齍以明水滌粢盛也或曰以明火爇薪而爇之也明燭明火爇燭也明水玄酒也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墳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爲明者季春將出火故中春修其禁焉明齋王氏曰凡行刑必於朝市以警衆惟宮刑以下不可以風故於屋中誅之即勝國之社之屋也蠶惡風其室周密因謂刑者爲下蠶室然幽暗則行刑者無以爲見故爲之明竁竁穿穴也謂穿屋以寄光若今明瓦然故曰明竁也。劉氏曰聖人於天地宗廟社稷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然後奉其祭祀敬潔之至盡天下之物不足以稱其誠也故取火於日取水於月明水火者陰陽至精之氣凝結而成者以將其誠致其潔也）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

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趨辟趨而辟行人也明齋王氏曰凡王出入虎賁氏先後而趨在王前後也旅賁氏夾王車而趨在王左右也條狼氏八人夾道[illegible]前也執鞭所以爲威公則六人而下其在國及至王國皆然蓋亦各有條狼氏故亟著於此）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王先生曰誓謂誓之於軍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是軍有大師也大史抱天時與大師同車[illegible]也刑不上大夫而誓之嚴如此[illegible]也考之甘誓可知矣愚謂車之安危聽命於馭故其刑最重車轘謂車裂也僕右所以衛王大史所以順天故其刑次之小史所以佐大史故又次之大夫所以將之師所以侯軍辭故其刑皆輕不關謂不請白於君也）

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㯔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其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比其之比毗至反粥音育[illegible]買物也言宿而設互擊柝者則與行買物於國者皆按比之也追胥獲多者則賞以勸之則罰以懲之以兵革持兵被甲也馳騁躍馬也爲其[illegible]故禁之劉氏曰寇戎喪災之時恐姦非乘之以生變故令各守其閭而互之以斷出入惟有節者不幾其行而已）

冥氏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弧弓弩也張羅罟也敺之使驚而趨也須謂頤鬚備謂足擬也）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凡敺蠱則令之比之（毒蠱聚毒蟲以爲蠱而能害人心腹者劉氏曰以攻說禬之者用巫醫以祝禁之也嘉草攻之者草有善劑其毒者也凡能敺蠱者隨其方土所宜各有能者人有病焉則令呼之也及其用則比其優劣焉）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蟄獸冬藏如熊者各以其所畏之物火而薰之然後可得而出焉）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猛鳥鷹隼之屬各以其所欲之物媒而致之然後可得焉掎謂繫其足也）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鄭氏曰草字衍文。刊剝去其皮也明齋王氏曰草木自有得陰陽之氣若梅李榆柳萌於冬而成於夏松柏橘柚盛於夏而成於冬可以見之矣故欲殺之者夏刊陽冬剝陰以推其生長之性欲用之者冬斬陽夏斬陰以取其堅韌之時若山南山北惟林麓則可平地則難通

合之乃備鄭氏曰化謂化木爲土夏所芟者冬用水浸冬所漬者春用火焚則化爲糞壤矣）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草之政令（繩以詣反。萌之反其芽也夷之斫其苗也含實如孕曰繩芟之除其實也耜之劃其根也既焚復沒則其土亦和美矣公家之草木官自爲之凡攻木殺草之政令教民爲之也）

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夭鳥鴞鵩鬼車之類方版也劉氏曰縣諸其巢之上則衆神臨之正氣之所萃也是以夭邪之物無所自存。邱氏曰夭鳥避此九者理亦有之蝠忌庚申燕避戊已虎豹以銜破鵲作巢避太歲以此觀之周公不虛言也）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莽草署莽之類張氏曰蠱亦蟲之類閩粵所畜金蛇金蠶之蠱多藏於屋壁梁柱之間是以既設庶氏掌之又使翦氏兼治之也）

赤犮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灑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蟲（牆屋之隙所藏蛷螋蝎蚣之屬皆能螫人埼蜃炭坋

（之則走沃灰灑之則死貍蟲藏貍之蟲也）

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去上聲蘜音菊。鼃黽蝦蟇也牡蘜謂蘜之不華者其煙牡蘜之煙順風而被之水上也。劉氏曰謂宗廟之祭祀賓客之燕饗君臣之齊戒朝廷之會同凡禮樂不作而以肅靜爲敬之時則鼃黽之喧鳴不可以不禁也故設下士一人掌去之之法焉）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水蟲狐蜮之類炮土之鼓瓦鼓也焚石燒石入水作聲也午互也王氏曰牡橭榆木也以牡橭爲榦從橫以象齒貫之所謂互貫也沈之水中則水神感其氣而死神既死則淵反爲陵矣聖人所以變化驅除之術如此夫孰得而測之且夫琥珀拾芥磁石引針戎鹽虆卵徹膽分杯壞漆以蟹浣錦以魚散血以楠皮毀金以羊角皆出於自然之理也。張氏曰金華宋景濂謂許遜鑄鐵柱以鎮蛟穴即沈牡橭象齒之遺意是也）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射音石。救日之弓救月之矢救日月食時所用之弓矢也太陰之弓即救月之弓枉矢飛行有光即救月之矢弓雖主於發而矢則主

居中鳥獸物也故夫用救月者有神馮之則氣也故矢用救日者蓋其器之精氣是以勝妖故以此射之。張氏曰猛獸之隱伏毒蟲之竊發貍蟲之潛聽水蟲之巧使皆足以害人其夭鳥之聲鼃黽之音亦足以亂人心一物不去於治身養心爲有缺則是數官之設非得已而不已也承突乘與然當帝庭雖當時簡忽所致亦王制有不足耳所謂方書歲月日星之號以逐夭鳥攻禜以去蠹物蜃灰以攻貍蟲牡蘜以去鼃黽炮土之鼓以去水蟲救月之矢以去夭鳥非明於庶物精義入神不能知也明齊王氏曰周禮六官皆有育萬物之責而治教刑政於是分掌焉故天官之獸人𩺰人鼈人曰時田時獘時藉總號其佃漁之政使不暴夭物也地官之虞衡掌山澤之政令厲禁所以長畜鳥獸草木也春官之大司樂樂六變而致羽蠃鱗毛介象之物致中和以作動物也夏官掌政而有服不氏以服猛獸射鳥氏以敺鳶鳥則鳥獸之不服者猶馴之以攻取之政而況負固記殺之國乎秋官掌刑而有冥氏以下十二官則凡猛鷙見虫與夫託於神姦而爲害者並不能逃夫刑罰之威而況於奸慝暴亂之人乎分之則有覆載生殺之異合之則均有曲成之責非聖人孰能與於此哉）

銜枚氏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令銜枚禁囂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囂音叫呼去聲。劉氏曰聲大而急曰囂聲高而緩曰呼聲嗟而怨曰歎聲悲而傷曰鳴愚謂國中非號呼歎鳴之所行道非歌哭之時故皆禁之惡其惑人也。郝氏曰秋政森嚴至於庭氏則鬼神無夜號者至於銜枚氏則朝市無諠）

（謂若太平之象於此階矣）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授有爵者杖共王之齒杖（咸與函同。祭祀尚敬與祭者雖老亦去其杖而函之事神之志也軍旅尚威為將者不必老亦授之杖以尊之御衆之體也齒杖謂年七十八十當以王命授杖於國於朝者）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慶賀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間去聲。大行人掌賓客之長官也大賓謂諸侯大客謂諸侯之臣禮儀對舉互文也圖事商其事之可否比功次其功之高下陳謨列其謀之是非協慮合其志之異同發禁徵其師旅以討有罪也施政考其制度以同風俗也六者諸侯所以上交也結好者聯其恩除慝者去其惡間問因事而問之非若徧存徧頫徧省之有常也諭志者通其意歸脤歸脤於同姓之國也交福謂共享其福賀慶致物於異姓之國也特喜謂相助其喜致禬會財於禍烖圍敗之國也補災謂補救其災六者天子之所以下交也）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諸侯之命公侯伯子男也諸臣之爵孤卿大夫士也命爵對舉亦互文也）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乘勞並去聲下同。冕服九章山龍華蟲宗彝藻畫之於衣火粉米黼黻繡之於裳也貳車副車介相擯者也三牲備曰牢朝位者大門內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轂末曰軹擯主國所使出接賓者用命數之半焉廟謂太廟將幣所送享王之幣也再祼而酢王與后各以鬱鬯飲賓而賓一酢以報王也獻謂獻爵舉謂舉牲饋以芻米曰積詢其無恙曰問慰其苦倦曰勞此九儀之一也）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冕服七章華蟲宗彝藻畫之於衣火粉米黼黻繡之於裳也前疾謂車轅前胡下垂拄地者壹祼而酢王飲賓而賓報王后不與也此九儀之祼

（二之三也）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冕服五章藻火粉米畫之於衣黼黻絺之於裳也車前橫木曰衡壹祼不酢王飲賓而賓不敢報卑不答禮也此九儀之四之五也）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眂小國之君（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摯見束帛而飾以豹皮次於子男之後也不交擯不使介傳辭於王之擯而親自對擯也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向而立不前相禮也以酒禮之不用鬱鬯也此九儀之六也）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所下其君介與朝位賓主之間及牢禮饔食也公之卿以七其大夫以五士以三侯伯之卿以五其大夫以三士以一子男之卿以三大夫以一其餘則自以其爵焉或疑大國孤以五為節而卿以七為節何也曰卿奉君命而孤尊更自特見也此九儀之七之八之九也。臨川王氏曰朝位賓主之間五當擯者尊者舒而繹卑者蹙而畧故也饗禮則主於飲故以獻為節食禮則主於食故以舉為節明齋王氏曰擯用命數

之半故介則以九七五而擯則以五四三謙已之意也薛氏曰諸侯朝天子之禮始至天子之竟先謁關人關人告王王使小行人迎勞於畿又使大夫致積及郊王使大行人服皮弁用璧以勞之諸侯亦用皮弁服受之諸侯擯王使者用束帛乘馬及國天子賜舍使司空致舍小行人爲承擯諸侯擯王使者亦用束帛乘馬乃致飧春見之時將朝之旦諸侯則服鷩冕釋奠於廟遂王各乘其所受上將下服公之朝位賓主之間乃大門九十步則止公下車當幟而立介九人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衆介侯伯則介七人朝位七十步立當前疾子男則介五人朝位相去五十步立當車衡若秋冬之時將朝之旦諸侯皆乘墨車而次於大門之外衣服朝位逆逆之數陳介及擯如朝禮但王不迎立陳擯介上擯自與諸侯相接傳命更至廟門之舍蓋諸侯前期皆受舍於廟門之外也天子迎公擯者五人宗伯爲上擯小行人爲承擯嗇夫爲末擯其餘二人足之以逆之王與公相對相去三丈六尺法門之廣旁及一步之數王時服衮冕乘金輅建大旂在於門內至擯受命請事傳承擯自擯而傳至介自介而傳至公更報而下傳命既訖王乃乘車出門下車而揖之公則前至門外相揖而入三擯三介爲之三相初出皋門之時三相俱入及車門止一相及廟門外之舍諸公入於舍王則更迎侯伯王迎侯伯擯者四人初至門下東陳介東西傳命之儀擯介爲行相揖而入勿入門止相及次入舍如上公之禮王則更迎子男王迎子男擯者三人其他如侯伯之禮公立當車幟侯伯立當前疾子男立當車衡則王出門下車時當車軫而立與王既迎訖則服皮弁服於路門外正朝當宁而立諸侯鄉服於舍服皮弁各執瑞玉至於朝諸公皆東向諸侯皆西面伯子男從侯而朝序進授玉

先蓋同姓次及異姓也將受贄之時皆進當王前面東北面奠玉再拜稽首王命親授諸侯乃執玉而進王以冒玉合圭然後受之諸侯退再拜稽首授贄既詘各還其舍王既受贄則更服衮冕至於廟中當扆而立諸侯各服禪冕一相而入以行享禮隨國所有分為三享王者之後三享皆以圭琮致之五等諸侯三享皆以璧琮致之致享之禮王但撫之諸侯自受於宰朝禮之法先行王禮然後乃行后禮此據春夏朝宗之禮若秋冬覲遇之禮王則服衮當扆而立受朝享之禮諸侯入門右皆奠玉再拜王命時受之諸侯坐取玉升堂致命王親受諸侯降堂又再拜稽首王迎升然後行三享之禮王皆撫之諸侯降堂自受玉率如朝宗之法惟乘墨車以示有降以肅殺之時故車服不敢盡同天子覲禮云偏駕不入王門是也天子不迎之以效肅殺之氣覲遇之時天子不下堂故朝享並交於廟所以異於朝宗也朝宗覲遇諸侯朝享既詘王使宗伯以圭瓚酌鬱鬯祼賓王拜送之公無酌酢之禮次后亦使以璋瓚亞祼賓王拜送之公則酢王所謂王禮再祼而酢不酢右也侯伯則王使宗伯一祼侯伯則酢王右不祼也子男則一祼不酢必使宗伯揖祼者侍不酌臣故也宗伯攝祼王與后皆拜送之者恭敬之事不可使人代也禮畢還館諸公卿皆就館見之若有功者天子賜之車服同姓則金輅異姓則象輅庶姓則革輅服則袞冕鷩冕皆使公卿從服加書就館致之諸侯擯使者亦以束帛乘馬致饔餼於館公則九牢侯伯則七牢子男則五牢皆就館致之諸侯亦以束帛乘馬擯使者夕則后致饗饋之禮後日王速賓來就廟中行饗饗者烹太牢以飲賓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以訓恭儉也食者亦烹太牢以食賓無酒行食禮之時也燕則異於饗時之禮示以慈惠以毛為尚

其樂無算也取其驩而已其爵無算也取其醉而已取脯以降奏陔而出則王所以致愛於諸侯者至矣公則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子男則一饗一食一燕亦降殺之節也饗食燕既詘乃還玉致賜郊送如勞之禮公則出入五積三問三勞侯伯則出入四積再問再勞子男則出入三積一問一勞送皆至竟凡諸侯當朝之歲有故而不得朝者皆遣世子來朝若已誓於天子者則禮下其君一等公之子則從侯伯禮侯伯之子則從子男禮未誓者以皮帛繼子男也皆皆不得朝又無世子則使孤孤之禮以五介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式中五乘與子男同所與者立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而已無孤者則使卿如聘禮也接世子下君一等之說王氏得之見存官典命辭氏夫曰諸侯聘天子之禮凡聘皆使卿為十大大為介上為衆介公使介七人侯伯則五人子男則三人故經云諸侯之使介各下其君二等將行之旦朝服釋幣於禰告君然後釋幣於行行在廟門外上介及衆介皆從衆受命於朝聘圭授享束帛加璧二王之後公使則享用圭次及夫人聘璋享用玄纁束帛加璧王者之後皆用圭璋者尊於五等諸侯故也公聘天子用圭后用璋者取其半圭也享王用璧后用琮者取天地配合之象既受圭璋璧琮遂行張旜出國舍於郊明日斂旜行至王幾吏張旜示有車於此先謁闕人闕人報入工使請事遂導以入若公之孤則三積不問一勞至近郊張旜而行王使大夫授館致館王則遣人致飧將行聘之前皆遣人授舍於先王廟門之外行聘之日朝服釋幣於禰服冕服乘車建旜至於大門之外公使則七十步侯伯使則五十步子男使則三十步下車孤北而立卿則車前五步介皆陳於西北東面王待之擯數皆如其君也春夏之時王乘車

（而迎至大門內上擯立於門外西面承擯以下繼而立皆西向末擯末介相去三丈六尺交擯不傳辭上擯揖俱前傳辭訖王則不出門賓入大門之內見王初入門之時賓之上介拂西棖士介拂閾乃從王入庫門則止一相士介從上介而上至次若秋冬時王不至大門之內迎賓共朝享並受之於廟其介及擯陳設之儀如王迎之儐位上擯仰之而入也賓既入次王則服皮介受聘於朝時賓亦服皮介受王訖然後更服冕服入廟當扆而立賓入次改服裨冕而入士介皆從賓而入享於廟升堂進王於王前王撫之亦行三享士禮之出廟門更自以其贄來帛豹皮表之爲飾繼小國之君後而入見送行私覿之禮凡王出至大門之內使問其君及勞賓也聘訖還館王人致享饋明日發幣於公卿后以致饋公卿得幣告有禮於賓也然後受饗受食受燕而還王亦使行人送至館其還玉之儀與諸侯相聘還玉之禮同）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見音現下同。王氏曰自侯服歲一見至於要服六歲一見以遠近爲之疏數之節也自要服以上所貢有常物而蕃國則各以其所貴寶爲贄者詳於治內而界於治外也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土地之宜在物而遠邇之期在人然則六服之法其見有六歲之差所謂節遠邇之期也其貢有六物之興所謂別土地之宜也唐氏曰鄭氏謂夷鎮皆在九州之外非也惟蕃國在九州之外即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者也夷服鎮服尚在五服之內行人不言者見摯與蕃國同也然蕃服雖以面以二百五十里爲率通曰九州之外亦無道里之限矣○雜說禹貢九州貢物各以其所有東西南北異處產物不同而大行人言土貢四而如一先儒不能明也而信之是不知六服諸侯貢物凡有九貢大行人姑整齊言之不復言某國貢某物也）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灋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省悉井反○撫臨而安之也存問其安否也頫視其治故也省察其風俗也象胥譯官諭五方之言語協九等之辭命皆使之爲之瞽史樂官諭六書之名聽五聲八音之節皆使之爲之瑞六瑞節六節度五度量五量牢禮以待諸侯諸臣者數器以修五禮者灋八灋則八則達之同之成之修之皆所以齊之也王巡守則諸侯各朝於方岳王不巡守則會諸侯而殷見其出而巡爲一也○子思子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孟子曰天子適諸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

（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呂氏曰巡守之禮此乃維持治具提攝人心聖人逆天下妣處大抵人心久必易散政事久必有缺一次巡守久提攝整齊一次此所以新新不已之意然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則十二年何故蓋周時文治漸成禮文漸備所以十二年方舉巡守之事此是成王知時變識會通處）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王事即朝王之事位賓主之位也等上下之等也禮饔餼饗食之禮也大喪之禮齊斬之服擗踊之節也大事謂兵寇之事辭者告急之辭也聘禮曰如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殷中年也世嗣君繼位也必於同盟有道之國而就朝之。王先生曰春秋之時晉叔向以盟主之制間朝以講禮是三年一朝也鄭子大叔又以爲五歲一朝然此之世相朝則一世一朝而已然則泰火未作而周之典籍諸侯皆以不使於已而去之叔向爲晉地則欲諸侯朝數之數故以三歲爲言子大叔爲鄭地則欲諸侯朝數之疏故以五歲爲言其去周禮遠矣）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禮籍名位尊卑禮節隆殺之旨劉氏曰貢天子所食列國之貢冬成而收之春而入焉功曰獻者圖於春而此於秋也臨川王氏曰各以其國之籍禮之）

（則皆以所禮之國各籍焉以爲故常左傳曰非禮也勿籍）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及郊勞眂館將幣爲承而擯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入王謂入朝於王未至則迎而勞之將至則勞之於郊已至則致之以館承繼也適往也君之禮諸侯所以事天子也臣之禮王臣所以交邦國及諸侯之臣所以尊宗師也）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明齊王氏曰此與地官掌節有異同者天子使[illegible]諸侯諸侯使於天子其爲節異則不合及[illegible]天子諸侯之門關道路節異則不通故虎[illegible]龍庭符五者所以向也大子之都鄙守之[illegible]諸侯故以角諸侯之都鄙守之者卿大夫[illegible]以管天子之監邦國者有王節諸侯無所用之璽節以達貨賄亦與行人無與此其所以異也）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瑱與鎮同。宗伯言執謂執之以行禮此言用者謂用之以合符也）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好去聲。合同也六幣皆所以享者圭璋二王之後所之）

（壁琮侯伯用之琥璜子男用之。鄭氏曰言合者兩兩相配有配合之義也圭東方也以象陽之生物馬陽類乾之所爲故合圭以馬璋章也文明之方所用皮有文焉故合璋以皮璧象天天事質故合璧以帛琮象地地有文故合琮以錦琥爲虎形西方也萬實所成繡則五采之全故合以繡半璧曰璜北方所用也陰陽之辨奠斷於此故合以黼以白與黑謂之黼故也王氏曰以其通情而來則謂之好以其因事而來則謂之故行人則爲之合六幣焉所以和其好故不使之乖而已矣）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烖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槁當作犒。鄭氏曰助喪曰賻助貧曰補濟饑曰賙送遣曰委賞勞曰犒合助曰禬稱助曰慶加物曰賀哭死曰哀悲生曰弔。王氏曰先王之於諸侯分土以與之守則尺地莫非吾土也分民而與之治則一民莫非吾民也使之守其土則必與之同保其上使之治吾民則必與之同安其民故治雖有內外勢雖有遠近而利害休戚實若一家此賻補賙委犒禬慶賀哀弔之禮所以掌於小行人也）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樂音洛。猶圖也悖逆暴亂惡之顯者作慝圖犯令惡之隱者康樂宜民也和親交鄰也安平治國也。王氏曰聖人以天下爲度而休戚與之同以百姓爲心而憂樂與之共則天下之故其可以不周知乎然四方之遠事物之變無窮而王之耳目所不及聽採所難明非行人之官巡行而辨異之有不能備究而悉舉故爲之書以遍其事而五物皆異書也蓋先王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則小行人以此五物者巡行天下每國辨異之各爲一書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則先王之所以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者可謂知要矣）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鄉去聲。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壝土爲壇三成三重也加牆爲宮方三百步每旁一門則四門也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揖之以定其位焉土揖下手揖之庶姓非王之親也時揖平手揖之異姓王之外親也天揖舉手揖之同姓王之宗室也各以其禮謂擯公五人侯伯四

（人子男三人也壇三成深四尺一等一尺諸侯各於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禮祈以鬱鬯祼之也毛者以須髮之白黑爲坐次也劉氏曰聖人身爲天地之主尊爲諸侯之君雖能役使之四時來朝然而不敢當其爾尊於己也故其朝於國中則帥之以來宗廟祭祀也其會於郊外則帥之以拜日月山川也皆有所尊不敢當之以己焉黃氏曰先王當諸侯之入王焉之朝禮而貴貴之敎寓焉焉之燕禮而老老之敎寓焉其朝也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各以其禮擯之貴貴也其燕也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各以其齒坐之老老也貴貴者禮也老老者仁也賢賢者義也爵也齒也德也司爲天下之達尊而仁之於天下也尤不可以食頃而廢焉故四代之燕或貴爵或貴德或貴富或貴親各從其所貴而加之然而不以爵之尊卑德之小大爲之序焉序齒而已齒之長者先乎以齒之老者先乎長尚齒仁也老老又其仁之至也）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飧如致積之禮（積去聲。積者共其止宿也問者侯其問關也旅擯陳之而已無所事於交擯也三揖入門及當曲當碑也登謂升堂拜送敬其使者也及郊則主君自勞之謂之郊勞交擯各陳九介使傳辭也車逆拜辱乘車出舍門迎之拜謝其自屈辱而來也車送出車若欲遠送然還者旅而辭其送也賓既至國使大夫授之以室謂之授館又使大夫餼之以食焉謂之授飧也）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賓亦之賓當作擯辟音避。進前也相謂擯介分門留止一入彌相親也授幣以幣享主君也既授復再拜而送之盡其敬也擯請以鬱鬯禮賓也請者請賓就車進者主車前進欲遠送之也告辟賓告避去也）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熟食曰饔生物曰餼聘以圭璋禮也享以琮璧財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而重禮也致贈者以財贈之郊送者親至郊而送之拜謝之於朝也繼主君者儐主君也蓋主君郊勞致館致饔餼還圭贈郊送之時則賓爲主而主爲賓矣故擯之之禮與主國同焉）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賓主相待之儀雖同而饔餼饗食之禮則殺也。薛氏曰諸侯相朝禮始至以所朝之意謂關人關人報其君主君使士勞問於竟導以入凡入竟主國皆有委積以共賓賓公也則五積三問三勞侯伯則四積再問再勞子男則三積一問一勞三勞者一勞使士再勞使大夫郊勞主君自親之再勞者一勞使大夫郊勞亦主君自親之一勞者但主君親郊勞而已積問則拜受於庭以輕故也勞則拜受於堂以重故也使鄉大夫致者陳擯而不使傳辭皆上介上擯

（親對而言也君郊勞乃交擯傳辭親而後受之也及國使大夫授積備館君又以禮致之又使大夫致飧將朝之前一日賓使人受次於主人太祖廟門外明旦冕服釋幣於行然後服弁以至於主君之大門相去之數若公則九十步侯伯則七十步子男則五十步下中公則當車軹侯伯當前疾子男當車衡公則陳九介侯伯則陳七介子男則陳五介皆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衆介主君出而迎賓各乘其車建之旂車至大門內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主君告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三人擯之數不計賓之尊卑者異於天子也然則主君公也傳子男則用五人主君子男也傳上公則用三人然天子傳諸侯之擯則依諸侯命數者命數是諸侯之尊卑非王者之階級宜約依之而為主賓之數諸侯之命既有三等故王旅擯均三等以待之是以有五人四人三人）

（之法也諸侯相傳之擯不得踰於天子故亦不踰五人但以自已之辭而為擯之人數耳主君車止門內擯者出門外上擯北面受命而請賓所來之意君雖知其來朝猶為不必固請之說受命南面傳辭遥相傳之傳訖而後主君進迎車出門遥見辭則下車其五之所當亦依其辭如賓所當車之處拜賓之辱賓進答拜三揖三讓陳擯介為相而入主君及賓皆由棖闑之中擯介皆雁行於後主君先入君入大門之儀也至中門則止一相者謂絕行在後耳不遜留之但並行也令末介升於次介之行紹擯升於承擯之行及至廟門又止一相次介升於上介之行承擯升於上擯之行故云及廟唯上相入升堂授玉既享則行夫人之禮享玉之法五等諸侯侯伯以上用璧琮子男用琥璜皆以束帛然後加玉於上而致庭實隨國所有分為三享既受享主人以鬱鬯禮賓然後還館賓既還館主人）

（致饔餼各依其命數公則九牢侯伯則七牢子男則五牢夫人亦致牢禮然後主君設饗公則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子男則一饗一食一燕皆君親來賓而行之饗則有酬幣食則有侑幣而將其厚意上君若不親饗食則使各以其幣致之饗食則賓不償上君之使以其意徙食之故也當上致贈郊送等皆君親致於館時主君為賓賓為主人其陳介傳命之儀皆如受幣之時賓所拜謝者拜饔餼拜饗食皆階主君之別而拜謝之賓還館主君致贈郊送皆親之使大夫送出於竟）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賓當作擯○受者受

之於庭也侯伯之臣不致積登升堂也勞用束帛擯用束錦侯伯之臣受勞於庭言致館而不言致飧者聘禮稍殺也。王先生曰侯伯之臣不致積然豈無米禾芻薪但不以束帛致之耳此言積而不言問者非不問也王君於將幣之後而問聘者之君及擯者耳又曰聘禮宰夫朝服致飧但設之而不以束帛致之賓亦不拜也）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唯君相入臣相不入也禮以醴禮客也私面私覿也王氏曰及將幣拜逆客辟謂主君拜逆客辟而不答拜也客辟而不答拜非特以其不敢當焉以主君拜逆之意不止客也三）

（讓客登拜謂主君讓客客登堂而主君拜客至也三辭授幣謂三辭主君之拜然後以君命授幣於主君也授幣既畢則下堂而出也又曰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良馬八匹私面晉宣子私覿於子產以玉與馬則私覿有獻可知矣然使而私覿禮也朝聘而私覿非禮也故禮言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皆再拜稽首所以致欽於所尊也君答拜則不稽首矣以主君而客臣故也）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明齋王氏曰客出而後問勞者廟中將幣禮欽不可及其餘也問大夫則客對而不拜者已之同列與於君尊卑之序也勞客則再拜稽首以尊勞卑故致其敬也君拜客皆辟不敢與君敬也）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於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君館客者以客將去故就館省之而盡殷勤也客辟介受命謂客不敢當主君之命而辭之而介則前而受命也拜辱於朝客從主君往拜謝於朝也禮賜謂乘禽君之加惠也如入之積則從來至去皆三積矣）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王氏曰謂卿大夫士各以其爵之尊卑而爲禮之隆殺以其辭受拜揖之儀亦然○薛氏曰諸侯相聘之禮卿既受命將行之旦釋奠於禰告爲君使乃受命於朝介及衆介皆從之受聘圭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聘璋享琮遂行君言既受不宿於家始至所聘之

竟張旜示有事於此國主君使士請事遂入斂旜至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夫人使下大夫用棗栗勞及國主人請受示不敢留賓賓請開示不見上人卿致館使若上卿則館於下卿之廟上大夫館於下大夫之廟介館於士廟宰夫朝服致飧明日賓皮弁服至於大門外西次皮弁服若與君相朝同也主君迎賓於大門內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三人時主君在大門內上擯在闑東門外西面北上承擯次南紹擯又次南皆西面賓出次當闑西北面上介次北衆介亦繼而北陳其位相去之數公之使七十步侯伯之使五十步子男之使三十步公使則七人侯伯之使則五人子男之使則三人君別則使傳命聘使陳而已不傳命其上擯之請事揖賓俱前各至其末擯末介相對言也時公在大門內[illegible]皮弁服歸饔皆亦以皮弁服受之君大夫奉束帛以致賓賓以束帛乘馬而擯使者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大夫以束帛致之賓受如受君饔餼之禮儐之以乘馬束錦於賓一食再饗燕無贄者或有或無上介一食一饗賓皆再拜於朝者不親食則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儐致饗以酬

（幣亦如之君使卿皮弁還圭璋賓亦皮弁如饗而受於公館賓遂行舍於近郊公使卿贈如受牢禮無儐還竟而請反命乃先入至朝反命然後還家薦於廟）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從如字。二等謂君臣也上下謂君分為公侯伯子男臣分為孤卿大夫士也王氏曰來則逆之有問勞之禮去則送之有贈送之禮非勤於始而怠於終非樂於暫而厭於卒如一而已）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稱去聲幣亨幣也明齋王氏曰大國宜豐而答禮厚則施者不至於病小國宜殺而答禮輕則施者不至於抗所以為大中之道也）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日出為朝謂東向也日入為夕謂西向也正主面則向南背客則向北行人皆不然但居賓主之閒而已。浚儀王氏曰先王之制莫急於儀惟周文質兼隆朝有朝儀射有射儀車有車儀樂有樂儀而玉帛弁冕服為之容鶚如也鸞和瑀琊之聲鏘如也升降出入之際翼如也而賓儀之際猶為纖悉蓋朝覲宗遇歲有常禮弁冕紳綫四方朝貢鱗次輻集交際酬酢爵列少紊則禮容乖錯而位著不恪其係於觀瞻豈細哉抑嘗細繹周官辨儀之深意還覲九儀布在六典馭賓宗以爵祿詔於太宰聽祿位以禮命叙於小宰以儀辨等見於大司徒正儀辨位見於大司馬至其命秩則掌於春官意者出爵賜命藹然如春所以昭示上仁其儀章則掌於秋官意者序爵秩禮蕭然如秋所以森嚴憲典擯相謹於司儀禮籍具於小行人掌訝辨其邦國之等掌交諭

其九禮之親康成傳經皆以九儀釋之然儀之別雖至於九儀之總不過乎五又約而言之則三而已故典命之敘諸侯曰五儀諸臣曰五命而軻書王制之序爵皆五等也武成之列爵惟五於是可考矣司服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掌客有公之禮侯伯之禮子男之禮行人叙諸伯則曰如諸侯男則曰如諸子而司儀贊見亦為壇三成序揖皆三等也武成之分土惟三於是可驗矣王朝內臣外眡侯邦之秩上公之孤勞眡小國之君由卿三命下而至士至於一命則侯伯所同由卿再命下而至士微或不命則子男所獨大槩亦不越乎三耳儀以九為數故詳而難紊儀以三為等故簡而易明至其品秩隆殺之間尤截然可考三公在朝止於八命及其出封惟加一等故典命之論禮儀必以九為節而王制之論加賜不過九命有如王有袞冕盛於九章上公之服則無升龍別嫌明微其分辨嚴矣然至於合諸侯則具十有二獻蓋禮不可以力踰禮不厭其從厚是故先王開闔之大用王綱不振尊卑湮汩玉設同賜而等列無所辨繁纓假人而名器無所司金奏施於陪臣雍徹僭夫天子滕薛爭長祭衛爭先宋不受功鄭不承賦甚至班爵去籍而益蕩然矣漢氏草創百官之制綿蕞一代之禮長樂朝儀設九賓之臚傳德陽朝賀作九賓之徹樂韋昭注史詔九賓循古之九儀若位置之有法然列爵二十等雜用秦制武功十七級特優職士至於中朝加官之設特進陽位之殊更立紛紛非甚有紀唐之正至受朝太極百官文武之班諸郡朝集之使與先聖之裔先代之後文纓武裂濟濟諸蕃宗室莫不咸在當時文士之賦亦有天子端朝明庭九賓之語訊其唐之官制觀漢已愧九品序爵階區區沿槩隋陋仰企成周不亦大有選庭乎噫大經大法存乎禮度數纖悉具於

（儀魯昭習儀君子不謂知禮趙簡子問儀子大叔力辨其非禮其有以也先王盛時九儀有籍外列蠻夷鄭氏之注以爲禮差之書大宗伯九儀之命非但行乎六服之內必有大者以維持乎是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有道難而不時必達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傳使難並去聲。傳鄭遽也遽急令也媺稱變也惡喪荒也無擯介而單行謂之無禮道行難在道而有疾寇不以時至然王命不可廢故必達之勞辱之事蓋亦微役於司隸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者也路節旌節也館即候館任器乃賓客任用之路疆者王畿四方之界也）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賓當作擯。國使謂蕃國之臣來頫聘者諭開諭也說解說也不謂之入王而謂之入賓非王政所及故不臣之也其拜揖進退之禮與言語辭命之節皆不同於中國必協之然後能行傳之然後能達焉擯相之者不以其陋而簡之也）

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劉氏曰國客謂入賓而過大喪軍旅會同皆指蕃國而言也）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作使也事謂征伐之務威讓之令文告之辭各隨大小而化之焉。明齋王氏曰內附之夷有疆人憑陵之患苟王國不爲之聲援其禍或延及於腹心是故大禹有三苗之征周宣有蠻荊之威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實與禦戎之道亟行而不悖也又按大行人云九歲屬象胥諭言聲則凡列國之書字言語皆當正之於象胥而此不言者於大行人亟見也）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氏曰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四方賓客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各以名位而差之也政以正之治以理之）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具十有二牢以諸侯長爲正賓也庶具庶荐皆具也百物備有品成備也諸侯長謂九命作伯者饗與祭同其節祀四望山川用五獻故饗子男亦然享先公用七獻故饗侯伯亦然享先王用九獻故饗諸侯亦然祀昊天上帝用十二獻故饗諸侯長亦然易曰聖人烹以享上帝而大烹以養聖賢此之謂也然則諸侯之長非周召之徒其孰能當之官不必備惟其人信哉）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

之禮大夫眂子男之禮士眂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眂其大夫之禮（牲犢繭栗之犢也公卿大夫皆用加一等之禮尊王臣也士指上士庶子兼中士下士而言之王氏曰諸侯之膳天子上同於帝尊肯之也諸侯之待王臣合百牲皆具樂美之也蓋謂待王以多則為褻待百官以少則為簡以少為貴者內心也以多為貴者外心也故禮器曰先王之制禮不可寡也不可多也惟其稱焉）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眂飧牽三問皆修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車皆陳車米眂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眂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饔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籔素口反秅丁故反乘去聲下同。諸侯之禮謂諸侯相朝主國待賓之禮也其天子待諸侯之禮亦倣

此焉眂飧牽謂所共如飧之數而牽牲以往也問禮隨至則以脩脯加之羣介為相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皆從賓者也飧者始至之小禮蓋飪其一而腥其餘也食者可食之庶羞簠盛稻粱者豆盛菹醢者鉶盛羹清者壺盛酒醴者鼎盛牲肉者簋盛黍稷者牲天產以養精黍稷地產以養形故陰主[illegible]之且無加損以其為食之主也牲當作用請巳割之牲具體脟腸胃進鮮魚鮮腊芻牛以九為列脡三十有六則四作也饔餼者脫見之大醢牽末殺之牲也半斛為筥甕死器名車宰衍文筥米陳於中庭貴者之食也車米陳於門外賤者之食也十六斗為籔十籔為秉每車秉有五籔則二十四斛也禾秉實車刈者四百把為秅每車三秅則千有二百把也車米眂生牢牢十車生四牢則車米凡四十車也車禾眂死牢牢十車死牢如飧之陳則車禾凡五十車也芻薪倍禾則凡百車也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若雁鶩之屬殷膳中又致膳示念賓也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爵等為之陳數卿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則飧大牢饔餼三牢士則飧少牢饔餼大牢降小禮而豐大禮也上介有禽獻特饔與之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卿既見賓而又膳之亦所以助君養賓也。按鄭氏謂鉶四十有二當作三十有八未詳是否）侯伯四積皆眂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

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饔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侯伯子男皆無差介行人宰史之勞禮之殺也腥二十有七則三牢也二饗當作再饗夫人致禮不減者國君之禮以二等夫人之禮以二等陽奇陰偶之象也夫人有膳饗而無食卿有特牛而無羊豕皆殺也）子男三積皆眂飧牽壹問以脩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饔餼五

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眂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牲亦當作腥十有八則二牢也膳視致饗者大人致膳於小國之君視饗禮之用大牢不更饗之也親見卿者大國之卿如小國之皆有不造儐見者見之乃致膳耳○丁氏曰先王之於祭祀致愛與欽其於承賓也亦如之方其祭祀也王耕以其粢盛后蠶以爲祭服王祼而后亞祼王獻而后亞獻而終之以諸臣

之所酢也及其承賓也亦止酬獻而后亞之王致酒后夫人致飲而終之以卿皆見而膳之也夫推其所以承欽者而承賓則致愛與欽可謂至矣諸侯安得不一德一心以親其上哉）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言其特來聘問待之禮如其爲介時也○薛氏曰天子待五等諸侯禮數諸侯初入竟上公則五積侯伯則四積子男則三積皆用牢出入同等上公三問侯伯再問子男一問皆用脯脩至國則致飧者客始至也致小禮也飧有牢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也有食庶羞可食之物公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有簋公十侯伯八子男六皆實稻粱也有豆公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皆實菹醢也有鉶羊豕[illegible]十八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也有壺酒公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有脩糗餌嘗則六侯伯子

男各十二也朔說致饗餼有牢公九侯伯七子男五也有米公百二十筥侯伯百筥子男八十筥也有醯醢公百二十甕侯伯百甕子[illegible]

（則卿出入二積大夫出入一積所以[illegible]其如此者諸侯之積眡殄牽故卿大夫之[illegible]殄牽以上皆據從君爲介之禮若不從[illegible]特來聘問之卿大夫士天子待之亦與[illegible]爲介之禮儀同其等也）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外殺禮（。殺色界反國新初建國也在野謂行禮於郊野在外謂兩君相遇於塗若此者皆不能備物故殺禮以節用也）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致禮具斂殯之禮喪用共饋奠之用有喪謂告夫人及父母之喪芻稍所以給人馬則受之若饗食饔餼之類則已方哀素而不忍受也遭喪謂主君夫人之喪饔食待奠烹而成則不敢受牲禮乃牽牢所致則受之以待用也。黃氏曰先王之待諸侯何其至也未至也致積始至也致殄及其朝享之後又致饔餼之大禮食之而弗愛承交之也則有問勞送逆之示其勤愛之而弗敬是以斁養之也則有辭受拜揖之示其恭然恭而無其實者君子不可以虛拘也又況其受之乎拜拜辭受恭之之文也有饗焉則盡其恭之之實問勞送逆愛之之文也有燕焉則盡其愛之之實其樂無算取其歡而已其爵無算取其辭而已取脯以降奏陔而出諸侯心平而氣和相與一德以尊其上大者比於小小者事其大相朝之君相問之使旌節繼道何以致之先王爲之朝禮而貴貴之道寓焉爲之燕禮而老老之教寓焉爲之饗禮几設而不倚所以訓其恭爵盈而不飲所以訓其儉是其所以致之之道也）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

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與士逆賓於疆爲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欜及委則致積至於國賓入館次於舍門外待事於客及將幣爲前驅至於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等籍差等之典籍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士謂訝士令者令野廬氏也致者以王命致於賓也待事於客通其所求也詔其位告[illegible]朝列也入復入告王以客至也及退亦復[illegible]若孔子所謂賓不顧矣是也）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道音導。治謂[illegible]事之待理者令訝以告於訝也訝治之[illegible]士理之從者謂凡介以下使人令胥徒之屬道之引導者而營護之也送至於竟亦與逆之時相同）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訝必降賓客一等者以卑迎尊也上士之訝亦必以中士爲之中[illegible]是故諸侯則以卿卿以大夫大夫以士士皆有訝此所以曲盡也）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

惡辟行之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好惡辟皆去聲。節所以爲信幣所以爲禮王之所好者遵而行之王之所惡者辟而不爲則諸侯萬民皆一德而一心矣其修好者則和之所謂同其好惡也其喜說者則達之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好難並去聲。通事謂朝聘之事諭告曉也九稅九職之稅九禮九儀之禮九牧九州之牧九禁九法之禁九戎九伐之戎數者皆諭之所以使之考禮正刑以尊天子也。婁里王氏曰觀掌交職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而知王之好惡不可以不愼也王之好惡在深宮曲房顰笑誠僞之際而諸侯之貞邪生民之休戚風俗之汚隆全於此矣好聲色則聲色進好土木則土木進好神仙則神仙進好財賄則財賄進遠好惡亦可危矣後世變焉名法之說則又隱其好惡與天下相蒙於不測而聞聲之習日亢幾忽而不人共辰之詣日慮匿心而徒貌上下相遁而三代之治終不可追矣臨川王氏曰諭九稅之利使知樹藝諭九禮之親使知分守諭九牧之維使知聽令諭九禁之難使知辟禁諭九戎之威使知免兵於無事之時使人爲好邦國而諭之折衝消萌多矣不知出此而恃威讓文告征伐之施爲則非所謂圖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也）

掌察（闕）

掌貨賄（闕）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王氏曰公卿王子弟之都大夫之家凡有治於國則朝大夫掌之鄭氏曰所作謂之事所遣謂之故日朝朝大夫每日至朝聽之也）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鄭氏曰王國有政令統於都家令其朝大夫使轉令都家之吏民都家有所治事上下國必因朝大夫爲之通然後受而聽之惟大事非朝大夫所能主者如軍旅之類則直達）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王氏曰都家之治有不及以朝大夫弗達之故則罪所誅也在軍旅則朝大夫弗與焉都家司馬弗達之故也故誅其有司先王制朝大夫之官使都家之治因之以達於國使國之事故因之以告於都家則下之事無不上聞上之政無不下達則自國中至數百里之遠又安有壅蔽遏塞之患哉）

都則

都士（闕）

家士（闕。明齋王氏曰職掌無考舊以爲獄官非也蓋方士專掌都家之獄訟矣不應復設都士家士以掌之[illegible]方士云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都家之士正指都士家士也云所上治則其爲職掌明矣所上治即縣師所辨人民田萊之數六畜車輦之稽與凡賦貢此都士家士而之方士修而省之及大比則都士家士治中而方士復毛之也又按春官有都宗人夏官有都司馬秋官有方士朝大夫都則都士每都設官凡六宗亦如

之蓋王畿千里之地公邑之外爲家邑家邑之外爲小都小都之外爲大都天子不能自治之也故封其子弟與夫公卿大夫錯居而統領之蓋爲王治之非若諸侯之世國與其地也夫挈百里之人民土地以付之使操縱予奪之權盡歸之而不由於己萬一不得其人寧免倒持太阿之患邪此都宗人等官之所由設也祭祀名器禮之大經也於是有都宗人家宗人庶子兵馬國之大柄也於是有都司馬家司馬法則者馭官之大權也於是有都則司刑者民命之所關也於是有方士治中者考治之樞要也於是有都士家士至於王朝有令於都家都家有治於王國不可以無統率也於是有朝大夫此六官者皆列王朝之爵而任都家之事其治決亦聽於王官非若小事而其君長得以擅爲此效教所以齊一其廢置皆由於家宰非皆上史而其君長得以專易此血脈所以流通也六官能朝大夫則取都家之士而專居王朝其餘則以王國之士而各居其國使其臣正於宗伯司馬司務者也至於水土之治令則掌於冬官云

周禮集傳秋官卷之五終

四爲堂藏板

周禮集傳卷之六

冬官司空第六

李文炤著

空謂空土也天下之有皆生於此也此篇本闕今撰傳記所存之官名以誌其槪云方氏曰司空名冬官者以時之有冬積於空虛不用之地而度地居民立城邑治溝洫川梁于農事既畢爲宜司空者蓋主于空虛不用之時而使民有興事任力之當用也冬日之閉凍不固則春夏之草木不茂此天道之以虛爲實也事與不行則三時之利不能盡四民之業與所甚此聖人之以虛爲實也故官以司空名而其職則曰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大司空

小司空

按虞廷九官平水土者命曰司空則禹貢一篇司空之大要舉矣貢賦之有差等也山川之有經絡也五服四海之有畛域也皆於是乎職之其在周官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處士就燕閒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茲非其遺制乎其在家語曰度量不審衆事不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茲非其成法乎其在月令曰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則所謂事與若可得而推矣經言役諸司空是力役之用莫非其所司也傳言司空視塗是道路之達莫非其所掌也語言司空除壇是壇壝之建莫非其所爲也宋改司空名爲司城是城池之制莫非

（其所主也至若共工之職[illegible]其所職若皆司樂之屬於宗伯行人之屬若司[illegible]人附後人因淺儒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而遂以工部名之則偏而下該矣夫四時之序冬主閉藏四方之宿虛王名攷故曰人下之[illegible]皆生於無此成周命官之深意與）

嗇夫（此主幣帛之官嗇者收[illegible][illegible]民也按周禮以夫名官者有宰夫有行夫下大夫大夫也行夫下士也書稱救日而曰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蓋救日用幣而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並列疑其為至罪之職然則聘宗伯[illegible]上擯行人為次擯嗇夫為末擯蓋世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與宗伯行人相參則恐非次尊之、職不足以當之也識者辨之）

豕人（地官有牛人春官有雞人夏官有羊人秋官有犬人則冬官之有豕人必矣）

水師（國語云火師監燎則[illegible]有司[illegible][illegible]已水師監濯必屬冬官特未知其職掌何如耳）

權人（權量並設不可闕一量人既屬夏官則權人之當屬冬官明矣）

尉氏（按欒盈對王云請歸死於尉氏而漢亦有廷尉蓋掌刑獄之官也附於刑者則歸於司[illegible]而刑之矣）

舟牧（月令季春王乘舟薦鮪此官掌之車馬屬於夏官而舟楫屬於冬官亦事之宜也）

涉人（國語云隕於深淵非涉人之過此必為津梁之官）

遒人（夏書云遒人以木鐸徇於道路而魯又有司鐸之官意者皆掌道路之職乎）

館人（此授館守舍之官見左氏傳又見喪大記作管人）

司里（按左氏傳云司里授館又云命宅於司里國語云土功其始謝於司里傳稱宋災使司里饗之則其為徒役之官可知）

隧正（傳稱宋災令隧正納郛保奔火所蓋司里之屬也）

坊人（左氏云坊人填館宮室蓋塗飾之以安賓也）

司商（此掌族姓之官國語云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民入秋官則司商當在此也居四民而各辨其姓名則有條而不紊矣商之為言章也）

勤人

正長（逸周書大聚篇云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立職喪以恤死立大葬以正同牧職喪屬春官大音泰郎墓大夫之職亦屬春官則勤人正長應屬冬官而民之養生

送死無憾矣）

司載（國語天子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夫太史總天文之屬則司載當為時地刑之官糾虔天文蓋與祖識地德互文耳）

綴衣（此官見於立政蓋古者上衣下裳衣用繢畫裳用刺繡此必刺繡之識綴者黹綴之義也）

狄人（顧命云狄設黼扆綴衣喪大記云狄人設階蓋典張設之事者也）

大酋（見月令則造酒之官也天官酒正則用酒之官耳）

后稷

農正

農師（國語稱稷為大官其御籍田之禮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耕稷亦如之蓋先畢而後尊也大史宗伯在公卿之後者豈以其為事神之職而尊之與）

田畯（詩云田畯至喜蓋鄉遂都鄙勸農之官也）

保介（詩云嗟嗟保介按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為藉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

工正（傳言工正書服又言工入展車夫大夫之賜路而必書之賓客之乘車而必展之蓋工官之長也）

工師（月令季春之月令工師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工致為上則此官者百工之總也）

陶正（此瓦器官之長虞閼父爲周陶正即此官也）

匠師（此木器之長官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是也又按曲禮云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雖未必為成周之制然亦可以參考云）

涓人（見楚語秦漢之間謂之中涓涓者潔也蓋典謁之官貴於修潔也楊升奄云工官鹽官鐵官銅官錦官服官蓋官尊官渦官林官曉官湖官陂官樓船官發弩官均騎官橘官苑官云爾[illegible]皆秦官名而漢因之錯見於漢書百官表下悉載者微乎微者也）

司宮

巷伯（傳稱宋大夫令二官儆宮而詩稱寺人孟子蓋以奄爲之月令所謂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屋必重閉即此并也天官之寺豎以備趨走春官之守祧以嚴宗廟冬官之尹伯以固守宿聖人之用刑人亦各於其類也）

都司空

家司空（春官有都宗人家宗人夏官有都司馬家司馬秋官有都士家士則冬官之有都司空家司空可知惟天地二官無之治教出於其君也）

考工記

妻里王氏曰後儒謂禹作司空其職主於地平天成豈區區百工之任邪

其說蓋亦偉矣然周禮出於煨燼之餘冬官既亡購千金不得河間獻王姑用考工記續之以存事典之影似名之曰記固不敢躋而埒於五官蓋不得已之極思也而林氏輩乃以亂先王之典罪之不已甚與至壽翁俞氏謂冬官未亡不過雜出於五官之中遂裒多益寡別立一官至謂不啻寶玉大弓之得而鄆讙龜陰之歸也據其說亦有近理者然古人不敢綴補於屋壁初出之時而後人乃欲割裂於千載之後又[illegible]信之至梁氏又謂司空之大要已見於大宰之篇首而爲司空之屬者止稱百工無位序無兼職無聯事無府史胥徒故名其編曰考工記則又似以此記果足以脩冬官之一職者而不知其說之皆非也于故盡黜之一存漢人之舊觀

（云闕方氏曰司空之職居四民時地利工事其末耳今其大經大法無一存者而所記惟工事何也蓋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惟工事則生民所習用百工世守之故猶可傳述耳匠人營國爲溝洫雖具高深廣袤之度而所以建立城邑分處四民因山川形勢以辨井牧別疆潦規偃溝町原防者無一及焉蓋記者僅得工師之傳述而未見故府之典籍故也）

輪人（爲輪爲蓋）

輿人（爲車）

輈人（爲輈）

弓人（爲弓）

廬人（爲廬器）

匠人（建國營國爲溝洫。按爲溝洫者當別立土工）

車人（爲車爲耒。按輿人之車兵車乘車車人之車任載之車）

梓人（爲侯爲筍虡爲飲器。以上攻木之工七序箱不數輈人者統於車輿也）

築氏（爲削）

冶氏（爲戈戟）

陶氏（爲劍）

鳧氏（爲鍾）

桌人（爲量）

段氏（闕。以上攻金之工六）

函人（爲甲）

鮑人（爲革）

韗人（爲皋陶）

韋氏（闕）

裘氏（闕。以上攻皮之工五）

畫繢

鍾氏（染羽）

筐人（闕）

㡛氏（湅絲。以上設色之工五蓋畫繢分爲二職也）

玉人（爲瑞器）

楖人（闕）

雕人（闕）

磬氏（爲磬）

矢人（爲矢。以上刮摩之工五）

陶人（爲甗）

旊人（爲簋。以上摶埴之工二。右考工之官屬三十今失其六所存者二十有四大抵皆工正工師之所治也其各屬則皆有長官如陶正匠師之類但無以考其詳耳）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與音預長上聲。職猶事也六職通君臣工商農女而言見國之人有此六等即各有其事猶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也百工居六職之一見工亦國之所不可少也論者究其理之所以然行者為其事之所當然審曲謂審其委曲面埶謂觀其形埶五材金玉皮木土也辨猶具也資猶取也飭修治也長孳蕃也成謂成布帛）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雜說王公當為三公然則為王者之公耳）不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知去聲。知者達其理故能創物而開所未有巧者習其事故能述之而效所已成守之世言父子相傳不失其業也以火叚之之謂爍以水和之之謂凝爍金為刃而攻金之工起凝土為器而搏埴之工與採木作舟車而攻木之工與凡此之類非聖人何能作非巧者又何能述也哉）天有

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天時有寒溫之殊地氣有剛柔之別均之為材而美惡分焉之為工而巧拙異合之則良不合則不良考工者樂其以雕五行造化之理以明聖人器用之制使天下同物以窮理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泐音勒澤音釋。泐成者而散解也凝盛寒而水凍也。物以時成故輪人之斷三材必以其時弓人之相角秋綢者厚也器以時制若斷人之肯皷以榦贊之日弓人之為弓盡一年之事也）橘踰淮而北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橘樹名其實甚甘楚辭稱生南國紀常也鸜鵒鳥名飛嘅成羣春秋書於魯來巢紀異也貉獸名或為狼）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削書刀也承上言地氣各有所宜故雖五國之巧工遷於他國而為是器弗能良也）燕之角。荊之幹。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荊荊州幹柘可以為弓弩之幹也妢胡胡子之國在楚旁其地多竹可為箭笴也吳粵在東而多石山金錫產焉凡材之美天時得地氣自然而美者苟有巧工順時而制是材有弗能為良者乎）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鎛也。非

無鏄也。夫人而能爲鏄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鏄田器函甲也盧矛戟柲也粤出金錫燕習甲冑秦多細木胡善射獵而常遷徙故數者人皆習而爲之熟則生巧也○唐宗舜曰自章首至此統論百工之所由立與制器之所以良也舊本文意多不屬今更訂之）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摶音團埴時職反○攻專治而精之之謂[illegible]以段精[illegible]玉工也摶之言拍也埴粘土也）攻

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桌、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刮摩之工。玉、榔、雕、矢、磬。摶埴之工。陶、旊。（桌古栗字鮑音薄鞸音運㡛音芒榔音[illegible]旊音放○盧戈戟矜柲也匠爲宮室溝洫[illegible]頫者車爲耒爲車者梓爲筍虡飲器射侯[illegible]築削也冶戈戟也鳧鍾也桌量也段鏄也[illegible]鎧也鮑治皮也韗[illegible]也卷倣物體曰畫分[illegible]彩色也繢二者相須也鍾染羽也㡛束絲也玉圭璧也陶瓦也旊篋也韋裘篋鄉雕皆齒○唐宗舜曰考工記三十二[illegible]其目也以其能名則稱某人世習其業則稱某氏惟木之工七且以居首以其爲用甚多而且急也共[illegible]則當以匠人爲首而車人輪輿次[illegible]人以之事匠人建國則景則辨）

（[illegible]正亦[illegible]證國側宮[illegible][illegible]溝洫則體國經野之事車人爲耒耜則民生日用之需由是爲車以辨等威爲梓器以興禮樂而攻金攻皮設色刮摩之事各以類興而文武之器械備具矢今以輪人與人爲先者重本朝之所尚也弓者人所佩盧者車所建故次之車人仍屬匠人之下者不易其序也而終之以摶埴之工作記者務有返古之思乎但舊本工之前後而亂甚多令依其目悉爲釐正焉）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陶土爲器太古之俗也有虞氏尚陶泰尊瓦棺是已夫子稱禹卑宮室而盡力于溝洫則夏后氏尚匠古今之通制也殷人尚梓則備物矣周人尚與則致文矣將言車與之制故以四代之所尚發之周人

惟上與也故車雖一器而用工爲最多如輪人與人輈人之類○唐宗舜曰按數語雖爲車輿引起而實則總其始終爲一篇之要領也）

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迆音以有音又後倣此車謂之車當作是○軫輿後橫木柲柄也迆邪倚也崇高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之言遒也謂近也或曰酋長貌○王氏圖說云車有六）

（等戈崇於軫人崇於戈殳崇於人戟崇於殳矛崇於戟此六數也車之六建夷矛建於酋矛之前酋矛建於戟之前戟建於殳之前殳建於戈與人之前此六建也而軫前則不與焉凡兵無過三其身過而無已則不能用且害人也戈建焉迤取止戈爲武之義入必後其刃不以刃向國焉不及弓矢皆以人佩故也○唐宗舜曰按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兵器建於車弓矢佩於人而法象五儀度昭矣此一節蓋爲輪輿弓廬之綱）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屬樸○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戚音蹙庳音婢○載於地者輪也樸屬猶附際堅固貌微至謂至地者少以其圓甚著地者微而易轉也戚速言其疾也阤阪也王氏曰輪之行以完久爲固以戚速爲利輪過六尺有六寸爲太高人斯病於難登不及六尺六寸爲太卑馬斯病於難引其引之也常若登阤然）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轐音卜○兵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王氏曰輪之心爲轂轂[illegible]轂轂者謂之軹轂末許之軹輿後一横木謂之軫軫上伏兔謂之轐此與轐軫之長四尺得

人長之半升降以此爲節焉○按說文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郝氏曰人身八尺以人身半四等則升降適中故四尺爲車節此定法也即一車而衆器可知即車工而百工可知矣）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斬之以時若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也○和之謂其入轂入牙於孔合而之轂者輪之心以無爲用故有取於利轉輻者輪之實而奏轂故有取於直指牙者輪之外輮所以運行故有取於固抱則三材不失職不動也此總論爲輪之大意言順時取材而材美工巧也然後可以爲良）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迤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揱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幎音覓揱音[illegible]綆音[illegible]齵五溝反○幎如巾之覆物言均致也下迤謂輪勢以下親於上而無所礙也揱爾纖殺漸小也以其向牙處言之也肉稱謂弘殺相稱無節目曰易無撓曲曰直眼如人之目以其顯於外

（者言之幬幔轂之革也秉知堂之溜以其蔭於內者言之綆輪箄也輪外兩邊有車護牙求謂之箄蚤當作爪謂輻入牙中者正者轂孔直也凡植物於地上謂之菑輻入轂中似之人之齒參差曰齵菑爪不齵謂輻入轂亦八牙均齊縝密無罅縫也正方也物周則[illegible]名轉方則礙而止不正則猶能行也）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藃呼報反。矩謂刻識之也背日為陰向日為陽稹緻也疏粗也以火炙而堅之則陰者可齊乎陽矣不藃言陰柔不殄號減使幬革暴起也）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

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為之轂長。以其長為之圍。以其圍之防捎其藪。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軹。（防音勒捎音宵。椁容通微弱貌華槷通抯抏貌六尺六寸之輪牙圍尺一寸漆其二漆其兩面不踐地者牙厚一寸三分十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椁者度兩漆之內相去之尺寸也伸而量之曰長圍而量之曰爾漆內六尺四寸就其中詘而為二各得三尺二寸以為轂長也圍亦三尺二寸則其徑當為一尺三分寸之二矣三分之一謂之防捎除也藪孔也如地之有衆滋處為衆流之所趨也圍徑三分除一則孔徑當為三寸九分寸之五矣去一鄭氏作去二賢大穿也軹小牙也凡穿皆謂金也去二則得六寸五分寸之二去三則得四寸十五分寸之四金厚一寸則其孔內又各減二寸乃與藪相稱也）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數入幹。篆轂約也幬以皮鞔之也摩謂凡漆之之乾而以石摩平之也。王氏曰凡治轂為之形容欲其直而不曲陳以夏篆之文則欲其正而不和施膠薄則不固施筋疏則不彊幬以鞔轂欲兼之外見故貴其負幹革急而不緩則幬與轂相應而無窳不足之患矣青陽中之色白陰中之色陰陽中則和無剛柔相勝之弊轂之運轉以和為貴故也）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一分其轂長者取其伸數言也二分在外一分在內以置其輻是自藪孔言也）凡輻量其鑿深以

為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彊不足也。（量鑿深以為輻廣量轂鑿之深足以受輻之入輻之廣足以稱轂之所受也扤搖動貌彊不足言輻弱不勝轂之所任也）故竑其輻廣以為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骹圍。則雖深泥。亦弗之漾也。（竑獲耕反殺色界反骹胡保反漾讀為黏。竑量度也弱謂菑也令人謂蒲在水中者為弱是其類也度其輻廣以為之蒻則雖有重載轂不折也參分輻長殺一以向牙謂骹圍也骹脛也股近轂殺近牙人身股大而脛小故以象之輻廣三寸半）

（而股圍稍殺所謂弱也其脛圍殺之股圍尤容三分之一所謂三分去一以爲殺圍也漆枯滯也）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槷魚列反○涅物於孔中曰槷王氏曰夫火剛而善變凡物之曲直資其用以正焉水平而不偏凡物之輕重資其權以定焉揉輻必齊取諸易直故也平沈必均欲其肉稱故也輻資於牙以指牙資於輻以抱兩者相得則無用於槷而自固不得則進用槷以行而揉動則槷出而見矣）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車輪外圍曰牙所以固抱也外不廉無芒刺也內不挫無摺折也旁不腫無癰瘇也用火之善謂熨揉之善也○唐宗舜曰此及下節言治牙之法以終上三才之意自轂小而長節至此按舊本頗有更張使文意相屬云）六尺有六寸之輪綆三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綆所以蔽牙者也牙加以綆則愈固矣三分寸之二者鄭氏曰輪高六尺六寸其牙之厚以六寸分爲三去其一分用其二分爲側厚是牙厚四寸也）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摶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杼直呂反摶音團甐音吝○杼削薄其踐土者也侔上下等也附著也摶圜厚也甐敝也鑿謂幅入處言石雖齵之不能敝其鑿旁使之動也林氏曰行澤則其地多塗而濕故欲杼行山則其地多石而剛故欲侔王氏曰行澤以薄爲利行山以厚爲利）

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萬與矩同縣音懸後同○規所以爲圜者萬所以爲方者輪中規則圜矣又用萬以取其方而四圜之端始正也縣謂以繩懸之中繩則鑿深而輻正直水謂以水漸之平漸其輪無輕重則斵材均也黍滑而齊以之量其孔而同則所受無輻偏也權稱錘也稱兩輪而等則引之無所易也○唐宗舜曰此總結上文之意言能如是則固無以過其巧矣記中如此文意甚多似皆考工者省視之法）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六寸信其桯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桯音盈信音伸○蓋車上覆也達常蓋斗柄下入杠中者桯蓋杠也圍六寸則徑二寸足以含達常也部蓋斗也廣謂徑也徑六寸則圍尺有八寸也部長二尺即達常也以此達常上入部中遂亦名之爲部桯自達常以下長四尺者二則八尺也加達常二尺則蓋高一丈立乘也尊高也言蓋斗上隆高一分也弓傘骨也鑿孔大四分孔上二分孔下四分總厚一寸也鑿深對爲五寸以不傷

（達常也下直二枚鑿孔上正而下低二分也繫端一枚内端又削使狹止一枚也。王氏曰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其形圜其數偶此輪人之所以爲蓋也蓋之制上爲部中爲達常下爲桯旁爲弓達常小於桯程小於部故非部無以納弓於旁非達常無以接部非桯無以含達常斗柄謂之達常者上通乎部下通乎桯以達於上下者也）弓長六尺謂之庛軹五尺謂之庛輪四尺謂之庛軫（庛覆也軹轂末也與廣六尺六寸兩轂並六尺四寸旁減軌內七寸則兩軹之廣凡丈一尺六寸也六尺之乃倍之加部廣凡一丈二尺六寸有宇曲之減可覆軹不及幹也。王氏曰車有小大故蓋弓有長短弓有長短故所覆有廣狹輪之廣小於軹軫之廣小於輪而弓之隆殺亦以一尺爲差）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參分六尺之弓長近部二尺揉之使平向下四尺則爲宇曲以吐水也王氏曰弓近部平謂之股猶輻入轂之爲股宇曲之末謂之蚤循輻入牙之爲蚤也股欲粗蚤欲細弓鑿廣四校方圜之而爲股闈四面十六則一寸六分也去股闈三分之一而爲蚤闈則一寸十五分寸之一矣六尺之弓三分之則近部二尺爲高矣上謂近部而平者宇謂隤下者蓋主爲雨設吐水疾而霤遠則足以備雨所謂潦車也）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

謂之國工（太高則門難容太卑則遮蔽不見崇十尺者部並達常二尺桯長八尺共十尺也以人爲法人長八尺而宇曲二尺也王氏曰弗冒者弗以衣覆之弗紘者弗以絲繫之中畝而橫馳而弓不落者然後可以爲良工也）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稱去聲去上聲較古學反。林氏曰名爲車以輿人作車始於輿故也王氏曰當車中以受載者輿也挾車旁以踐地者輪也橫車前以軛馬者衡也輪崇車廣衡長俱六尺有六寸三者相稱矣愚謂隊車之深也車衡六尺六寸以其橫三分之去其一則隧四尺四寸也三分其深一分在前二分在後人立其中式少近前方可也揉謂揉其木使平直也以廣半爲式崇式在較下其高三尺三寸得廣之半也較兩輢上出式者以隧半爲較崇較在車箱之前又高於式二尺一寸是得隧之半也）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轛圍（轛音對。軫與後橫者也其圍尺一寸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軹輢之楹者衡者也與轂末同名其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轛式之楹者衡者也以其向人爲名其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圜者中規方者中萬立者

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中去聲。如生如木之生於地也如附如枝之附於縣也）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絶（陳氏曰凡居材者謂隨其材之大小而處之得其宜也大小各得其所則無并矣材之大者其勢强小者其勢弱用大倚小則小者其勢弱而不勝其所倚則摧矣故引之則絶）棧車欲弇飾車欲侈（棧車士所乘者無革輓則恐其易壞弇言斂内向也飾車大夫以上所乘者有革輓則不患其不堅侈言縱向外也）輈人爲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爲㜸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軓前十尺而策半之（輈車轅也輈之形自從軓前稍曲而上至衡下其頸以持衡其曲如屋之梁焉軸兩轂中横截之木也國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七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駑馬六尺其車軹崇三尺加軫與轐四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六尺七寸也㜸半直也久堅韌也利滑容也軓謂式前王氏曰輈軓以前其長十尺策半之則五尺五尺之策御者執之適可以及馬而無過與不及焉）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任木以木

任物也任正者輿下三面之木也輈長十尺與隧四尺四寸以十分之得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以爲任正也衡在兩軏之間長六尺六寸以五分之得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以爲衡任之圍也無任者小於其度則木不勝其任也。賽里王氏曰任正之材以從其焉力減故以其長之十一爲圍衡任之材以横其力全故以其長之五分爲圍）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軸閒與衡任相應當兔輈當伏兔者其閒與任正相應也頸前持衡者其圍九寸五分寸之九踵後承軫者其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孫去聲。孫順理也弧木弓也揉木爲輈其揉曲之勢孫順自然若如弧弓而深則太曲而易折矣）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夫音扶摯與輊同易以豉反緧音秋。大車牛車登上阪也克能也橈木曲也縊者束縛之意援者執引之意王氏曰輈雖不可過於深又不可失之直直則其勢下至非特登阪

（爲難[illegible]登之[illegible]尤易其故非[illegible]之不[illegible]而深也軒[illegible]其京而上凡[illegible]言其輕而下至詩曰戎車既安如輊如軒[illegible]輕適中此所以安也夫大車於平地既已節其軒輊之任若其登阤牛不退而倚伏其轅則轅必重而縊繫其牛頸此亦轅直無橈之過也凡登阤者自下而上其用力爲多故云倍任雖倍任然力之強者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不援摩其車之邸則車必速下而緧就牛之後此亦以轅直而無橈之故也由是觀之轅不可以過曲亦不可以不曲此輈之三度所以其深皆有常數也）是故輈欲頎典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王氏曰詩云碩人頎頎又曰頎而長兮頎長也典讀六典之典言常也蓋輈長丈有四尺四寸過此則其長爲有餘而贅不及此則其長爲不足而弱皆非法度之常也輈深則折者即所謂弧深也淺則負者則所謂直無橈也輈注則利準者輈所以駕馬引之而進若水之注然其勢順矣故其行則便利而不滯準平而無礙利準則無傾覆之敗所以能久也夫無深折淺負之病而有利準之効此惟輈之和也和則人乘之而安荀卿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此不和之効也）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惟輈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楗或作券今倦字也契若結反。林氏曰弧而無折者有弧之勢而無弧之深也王氏曰木之直理爲經輈欲順木理而爲之逆理而不經斯絕矣愚謂輈

謀謂意合也馬以駕車人以馭馬與輈相得故相應也凡乘車尊者在左不楗言不疲倦也馬傷蹄如刃刻之曰契馬緩步如有行焉曰需衽裳也車行而無揺動之勞則御者衣衽亦無傷敝之患也勸助也登上也馬止而輈尚能一取前道勢順而易行也）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謂之國輈（王氏曰詩云五楘梁輈蓋輈之上爲之經固其楘有五被之以筋膠而環飾之以漆故謂之環灂也自伏兔至軓蓋如式深凡尺有四寸三分寸之二也自伏兔不至軓七寸則是半有灂也以輈之長丈有四尺四寸灂之所至丈有三尺三寸其不至者惟七寸前已則輈無傷髻之敝而其文飾常稍非國工之巧其能及此乎指其人之巧言之則謂之國工指其器之良言之則謂之國輈也）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地方而職載天圓而職覆日月三十日而合宿緣星二十八位而則天龍旂交龍之旂大火蒼龍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也鳥旟鳥隼之旟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星凡七星也熊旗熊虎之旗伐爲白虎宿與參體連而六星也龜蛇畫於旐者營室玄武之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也弧者旌旗之韣枉矢妖星名凡旐旌皆有弧以張之而又畫弧矢於其上以象弧星之有矢飛行也。敬仲鄭氏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其宮

（於蓋軫輪輻之間者豈徒爲觀美哉凡以載通而與之俱也○夾淤鄭氏曰聖人作車圜而爲輪方而爲輿曲而爲輞皆有制度運而無窮無作則止者輪也捌之手上供之手下者輿也載欲準行欲利以需爲病以覆爲淅者輞也輸以運輿以載輔以服三者備然後行故兵車乘車之輪各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轂以利轉輻以直指牙以內抱轂之材中以處受軸大穿爲賢小穿爲軹外以實受輻故二分在外一分在內轂之末則軹是也轂之約則篆是也輻之近轂則謂之股近牙則謂之骹股入轂中謂之菑骹入牙中謂之爪大牙之材或謂之渠其大及以抱輻故也或謂之揉揉木以爲之故也轂又有華以輓之輻又有執以用之牙又有漆以飾之此輪之制也但與以考之兩輢七出軾者較也較下横一木者式也軹則轄之前者對人而言故曰輢與後横一木則曰軫式前）

（横一木則曰軓此與之制也郎輈以考之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適當伏兔闈在前持衡則爲頸圍在後承軫則爲踵圍此輈之制也凡輈之中有軸所謂軸有三理也與之下有幞所謂加軫與幞是也輈之前有衡所謂衡任是也軸木則有轄助輻則曰輔與後横木則曰軫係木乘輿則曰較大車輈端則曰輗小車輢端則曰軓其制雖考工記無所見要其材皆相資以致用闕一不可故軫可以名與可以名車達常可以名部軫前横不可以名輈此又因一材而通名之也其爲車也有長轂者有短轂者有杼輪者有侔輪者有反揉者有仄揉者有兩輪者有四輪者有有輻者有無輻者有曲輮者有直輮者有一輮者有兩輮者有直輿者有曲輿者有廣箱者有方箱者有重較者有單較者或駕以馬或駕以牛或挽以人或飾以物或飾以漆或樸）

（以素皆因宜以爲制稱事以爲之文也）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筋膠未閑和之謂調適而用之也遠者其至遠疾者其行疾深者其中深和者其合不解也固者其纏固受霜露者其所經歷不液也）凡取幹之道七栢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

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去相聲辨剔辨亦反下同○檍杻檍也檿桑山桑也相聲清越之聲鄉用心○則[illegible]審曲面埶之[illegible]直迆邪行絕理可理以[illegible]栗之美然後可[illegible]材所以處其材[illegible]幹以治[illegible]功[illegible]加分之其材居）凡相角秋閷者厚春閷者薄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疢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蹙於刲而休於氣是

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剄而不休於氣是故脃脃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夫音扶翈音殺昔讀爲錯剄音脇休音咻畏音隈。澤潤也紾菣也錯雜也險中傷其中也咻和煦也畏隈曲也脃薄弱也牛戴牛言全牛之精氣宅聚於角是頭所戴者又當一牛也。王氏曰秋當[illegible]亨欲而堅成之時故其角厚春萬物發生而木乳之時故其角薄白西方之齊也齊而不角則多曲而不直故白所以爲勢之驗青東方之陽也直而剛強則多堅而不脃故青所以爲堅之驗角之勢有三曰角本曰角中曰角末角之本蹙於剄而煦於肉之氣故柔柔則無力故欲其勢曲角之中常當弓之隈隈曲必橈橈則發傷故欲其堅制角之末遠於剄而不煦於肉之氣故脃脃則易斷故欲其濕柔角長二尺有五寸可謂長矣而又具此三色則材莫善於此矣）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昔讀作錯。郝氏曰凡相膠色欲其朱文欲其錯其文瑕深透光澤其質紾密圓結廉隅堅利此膠之善也愚謂餌淡白如餌也物相靱厚曰昵言不可解離也王氏曰自鹿膠以下凡六等或用皮或用角或用膘以膏而成之如鹿膠所謂用其角也魚膠所謂用其膘也馬牛犀鼠所謂用其皮也凡昵之類雖或可以用猪然不可久安能比方六膠之用也哉）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剶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小者欲其長絲而長大者欲其成求而澤剶疾也）筋欲敝之敝漆欲測絲欲沈（王氏曰筋生則硬熟則耎以物弊當嚼搗之欲其勞敝而熟然後可用愚謂測謂清淑可測沈謂澄凝如束時）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此總結上數節之意）（言必順時取材得美材然後可以爲良弓也）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冬析幹則易春液角相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灂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易以豉反。幹欲堅而正故於冬析之角欲和而溫故於春液之筋欲散而解故於夏治之三材膠漆絲也奠體納之檠中以定往來之體也析灂下於檠中而復納之使漆灂乾而愈老也易滑致也合決洽也不煩文理不亂也張不流謂張之而不移易也審環漆其內灂審定同環不復有所變動也一年之事被弦於春至冬而後用之也。唐宗舜曰此承上文言雖有美材必順時而爲之之意）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荼斲目不荼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强强者在

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幨也恆此作（恒下當有由。倫順其理也無邪欲其適正也目謂幹之節目荼舒徐也大脩太久也幨絕起而兼幨然也王氏曰斲目不徐則其功粗而不精筋雖與幹爲力反爲節目所摩弱而筋受其病大節目堅強而筋柔弱以剛深而摩柔弱則經有幨絕之患作於此矣）夫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斲摯必中膠之必均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恆由此作（帤女居反數入聲。幹內以木副之曰帤不皆約謂經之緻不相次也侔猶均也言約之疏密適均也摯之言致也挫跳折也王氏曰液謂以火治之使其液作而烝角則以火炙而治之欲其和也幹則以火揉而治之欲其堅也裨厚則過乎剛故其木堅裨薄則過乎柔故其木需厚其液治之爲多也節其帤厚薄適均也上下如一謂之中厚薄適均謂之均斲致其幹欲上下如一此言斲幹之善施膠欲厚適於均此言施膠之善）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恒角而短是謂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挍恒角而達辟於終紲非弓之利也（恒古鄧反挍音攪。辟音譬。需者寬緩之意恒竟也挍疾也達謂通長繼弓製也王氏曰弓隈謂之簫弓弰謂之簫角長者居隈則角之短者居簫矣角不可失之長亦不可失之短無不及兩端

是謂逆橈言力不足而反橈也故引其弦而角不用力縱舍其弦而矢去不疾佼不佼也長者過於兩端而失之達則過於簫頭而遂矢太速若引紲於弓繳然也）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挍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恒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茭讀爲激。茭解謂弓隈與弓簫用肯接處也變用力異常也引之則肯中用力放則簫用力矢去所以疾也挺直也柎側骨也臂既中正而於把處兩肘有側骨助弓爲力矢去所以亦疾也開弓曰引）撟幹欲孰於火而無贏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溼亦不動（撟與矯同孰與熟同燂音尋。鬻音煮。撟揉也贏過熱也燂炙爛也王氏曰幹以堅爲貴角以和爲貴故皆欲熱於火而幹不可過熱而失之脆角不可過熱而失之爛也所謂角三液而幹再液者凡以此故也筋以緩治之則力無損故引之欲盡而不傷其力膠以和濟之則氣必相入故皆之欲熟而水火相得四者之材不失之過剛則陽不能勝故居旱亦不動不失之過柔則陰不能勝故居溼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溼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因角幹之溼用火不熟也。唐宗舜曰自析幹必倫節至此皆評言治角幹膠筋之法）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下柎

之弓末應將興爲柎而發必動於䋝弓而羽䋝末應將發（敝當作蔽。峻謂蕭也柎側骨也蔽謂握持處蕭宜方爲之柎宜高爲之隈宜長爲之蔽宜薄爲之宛引之也有此四善故引之無休已而常應弦也鄭氏曰言下柎之弓柎薄無力則末應弦柎大因之發傷柎係發則嘶異背殺薄齒失勢而與動如烏羽提戈弓至羽豬不定則末附尖能終固將應弦發傷焉得無已之應乎亘府宗舜曰自此以下皆言爲弓之善否以明工有巧拙也）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覚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覚音撐。維幹強之以幹爲撓強之本也張之如水之順流納之衆中而防其體之變動及其引之皆合乎三尺以其矢長三尺須滿故也維角覚之以角爲拄幹之且也欲其宛順而不辟戾則無負弦之患故引而張之釋而弛之其體之難易有叚于環之周逆而無張弛之患也。王氏曰弓有六材而幹以爲遠角以爲疾獨處於六材之先盖弓以幹爲質角負幹以爲安二者之材尤宜謹擇也上文獨言角幹之遲以爲之柔亦以是哉）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勝音升有音又。王氏曰材美工巧爲之時三者皆得平之至也幹以爲遠角以爲疾筋以爲深三者無負平之至也量其力有三均是謂九和鄭氏曰量人之力有強弱半各適其用亦謂三均）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

膠三鋝絲三邸漆三斞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與庾同。鄭氏曰鋝埒通等也邸抵通相當也斞臾通相從臾也皆均和之義是書辭義變幻皆此類鄭氏泥數解則一弓用膠三鋝六兩曰鋝是用膠十八兩也斞人二斗四升爲與是用漆七斗二升無是理矣上工用材常皆有餘下工用材常若不足遇謂角幹筋也膠絲漆也材美工巧爲之時九者相得亦九和之義也）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鄭氏曰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弓分爲四等以弓之美惡而別上士中士下士之弓分爲三等以弓之長短而言）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中去聲。豐肉以短血氣之弱也寬緩以荼志慮之緩也骨直以立血氣之急也忿執以奔志慮之急也緩則不速弱則不深愿慤也太強急則不能慤矣）往體多來體寡

謂之夾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馳之曰往張之曰來以絲繫矢曰弋質椹也夾庾之屬合五而成規所謂危弓也王弓合九而成規所謂安弓也唐弓合七而成規大弓亦然其皆云之屬者言唐弓以統大弓王弓以統弧弓也夾庾並言亦云之屬者以其類非一也）大和無灂其次筋角皆有灂而深其次有灂而疏其次角無灂合灂若背手文角環灂牛筋蕡灂麋筋斥蠖灂和弓轂摩（大和之弓六材俱善故無漆灂也其次筋在肩角在隈皆有灂但深在中央兩邊無也其次兩邊皆有但疏之其次角無灂謂隈裏無灂簫頭及肩皆有之其表裏合灂處若人合手背文相應也蕡臬實斥蠖倮蟲皆灂文之似也轂摩拂拭其塵者也）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王氏曰詳察之謂覆極善之謂至覆之而角至則角獨善而已筋幹有未善也夫角所以爲疾幹不善則不能遠筋不善則不能深其質柔弱而不剛直故謂之句弓司弓矢曰句者謂之敝弓是也覆之而幹至則幹又善而筋未善也角與幹善則矢疾而遠可以射侯故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則非獨角與幹善筋又善也則疾而遠又深中焉故謂之深弓句弓言其體之曲不若侯弓之能遠侯弓言其射之遠而不若深弓之爲善故其序如此弓有六材而獨言角幹筋者蓋六材以此爲主而膠絲漆則爲

之輔而已古人所以冬折幹春液角夏治筋至於合三材則一於秋若意亦以是哉）廬人爲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鄭氏曰廬盧通欑竹柲兵柄也陳氏曰戈戟皆刺兵也戈二及戟三及殳擊兵也如杖而無刃矛鉤兵也上銳而旁鉤酋矛夷矛特因長短而取名耳矛用以鉤則宜長於戟然後有及故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酋言就也近而就之也夷言傷也以夷矛極長鉤則有及而傷物爲易故曰夷矛此矛之辨也）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能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饑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人長八尺三其身則二丈四尺用力已極過此弗能用也且不止於不能用又足以爲人之害耳短兵戈殳也長兵戟矛也）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摶轂兵同彊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彊舉圍欲重重則傳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蜎於全反椑音皮摶音團轂與擊同○王氏曰矛以句則引之而使來故其柲欲無彈彈謂如彈丸失之太圜也戈戟以刺則中之使深故其柲欲無蜎蜎謂如蜎蟲體弱而撓也愚按隋圜謂之椑轂兵殳也所以擊人者

（也○傜[illegible]下樹[illegible]而復[illegible]傳著於人兩審也正也侵之與近之也）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凡爲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被把中也圍之圍之也凡柄皆八觚晉把手處則圍晉柄下銅鐏首殳上鐏也必細其上者以殳之上人所舉而擬之所謂摯圍欲細也刺闊其上接刃處也）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炙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置猶樹也蜎如蜎之勁而均也炙謂兩端著牆猶文之著膚也橈之均橈之曲處其強弱均也橫謂橫置諸膝也勁堅強也俞氏曰車之六建夷矛建於酋矛之前酋矛建於戟之前戟建於殳之前殳建於戈與人之前王氏曰五兵與人既備建於車不反覆則五兵輕重趣於均也非國工烏能及此）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槷古文作臬○水地以縣謂於四角立四柱於四柱掛縣繩以正柱以水望其高下既定然後平之也槷謂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

尺之槷縣繩以正之然後眡柱之景以正四方也易氏曰夏至日在南陸躔東井去極六十六度有奇而景尺有五寸冬至日在北陸躔牽牛去極一百六十度有奇而景長丈有三尺春分日在西陸躔於婁秋分日在東陸躔於角去極九十度有奇而其景均焉日出於東景在西則識出景之端日入於西景在東則識入景之端兩端俟定中屈其所並之繩而兩者相合則地之中可驗又處所寬不至復以出入之景與日中之景三者相參故曰參慮其所參或偏復以日中之景與極星之度兩者相考故曰考王氏曰晝參諸日中之景所以正其朝夜考極之星所以正其夕也）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朝音潮後同○九里蓋上公之制天子則十二里也旁三門謂一方三門四方總十二門以通十二辰也南北之通爲經東西之道爲緯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言經涂則緯涂可知左右前後廉王宮在中而分之○于氏曰匠人既曰建國又曰營國詩序言衛文公始來城市而營宮室蕭作而立之謂之建言其始也周圍而治之以丈尺度其小大謂之營言其終也左人道之所尚右地道之所尊言祖則宗可知言社則稷可知朝市義利之分於朝言而則知市之在所背於市言後則知朝之在所先朝者官吏之所會市者商賈之所聚也一夫百畝之地然後足以容之）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

（[illegible]世室謂宗廟脩二七）室三之一（堂上之深十四步也蓋以四分脩之一其廣十七步半也堂上有五室以象五行東北木室東南火室西南金室西北水室其深皆三步其廣皆益以四尺也中央土室其深四步其廣益以三尺也九階一堂四面皆有階南面三階東西北面各二階其爲九也四旁兩夾窗四旁各有戶旁戶夾以兩窗其爲八也白盛以蜃灰堊牆而飾成之也門堂門側之堂用正堂三分之二則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也室用正堂三分之一則南北其深二丈東西其廣二丈三尺三分尺之一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三尺陛高三尺也四阿若今四柱屋四面加重檐故也）周人

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度入聲下同○明堂明政敎之堂旁筵長九尺則東西之廣八丈一尺南北之深六丈三尺也五室亦象五行○王氏曰夏后氏承堯舜之後始繼世而有天下此宗廟所以謂之世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夏后氏以世室禹始以率御爲尚也孔子言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是已王之制始於夏而寖備故以事神爲尚而所以自安其身者爲略焉故言世室而已至商則制稍備非特事神而已所以自安其身者亦備其制焉至周法度其盛不可復加焉故其布政敎之堂謂之明堂月令言夏天子之居明堂以夏爲萬物相見之府而王者向明而治齊以接太者於遐乎推三代之所尚不同此其文質之辨也脩廣高下之數雖異而

其大概未始有殊故各舉其一以互明三者之制亦同也楊氏曰愚按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謂王者所居以出政教之堂也夫王者所居非雍[illegible]者之常居也薦家云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此言雖未可以焉[illegible]然其制步深然森嚴齋然清靜王者朝諸侯出政教之時而後居之焉而亦可以祀天[illegible]交神明於此地而無愧焉周人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記者乃以明堂爲宗廟又爲太寢又爲太學則不待辨說而知其謬矣惟考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禮謂明堂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往往惑於二說莫知所決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兼備四隅也九室之制視五室爲尤備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時令信知月令之說則爲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也按朱子明堂圖謂青陽之右介乃明堂之左

个東之南即南之東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北之東即東之北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時十八日居焉古之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朱子所謂明堂想只是一箇三間九架屋子者指五方四明凡有九室之大略而言也然則朱子之說其亦有據乎曰漢承秦後禮經無全書惟以考工記觀之亦粗可見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爲八丈一尺言明堂之[illegible]也南北七筵爲六丈三尺言明堂之脩也五室象五行之方位有五方則有四閒不言可[illegible]也夫有五方四隅則一堂之地裂而爲九[illegible]又安得通而爲一復有九筵之度七筵[illegible]備予蓋明堂云者通明之堂也所[illegible]朔諸[illegible]行王政光生其所以享上[illegible]配祀[illegible]遷[illegible]從之[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五）

（方門[illegible]其[illegible]位陸[illegible]月掌次以帷幕帟[illegible]之以紹[illegible]以順月令以奉天道耳亦知所謂隨其時之方位開門是也此其大界者也）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五尺曰几六尺曰步王氏曰隱几而坐者宜於室故室中度以几非筵為禮者宜於堂故堂上度以筵伸屈於此者宮也伸臂而度之為宜故於宮中度以尋外而起齡於步者野也故野度以步涂車由中以行故涂度以軌尋也步也取諸身而度之者也几也筵也軌也取諸物而度之者也）

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徹與轍通後同。○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个則二丈一尺也廟中之門曰闈小扃腳鼎之扃長二尺參个則六尺也大寢之門曰路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則三丈三尺言不容者必兩門乃容之正朔之門曰應門二轍之內八尺參个則二丈四尺也）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之（內路寢之裏也外路寢之表也九分其國分其國之職也王氏曰九嬪上佐夫人以贊后而下則帥世婦女御九卿上佐三公以佐天子而下則帥大夫元士又曰書云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又曰六卿各師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蓋分而言之曰三孤六卿合而言之同謂之九卿而已孤而謂之卿者以與命考之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則孤蓋與卿同為六命矣故外朝之法則孤卿之位同於九棘司士之揖則同於特揖孤與卿名雖異而實則同合而言之謂之卿）

（奚不可哉）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阿棟也隅角也雉飛長三尺高一丈度廣徑者以凡準之環涂環城之道也王氏曰門阿長十五丈高五丈宮隅長二十一丈高七丈城隅長二十七丈高九丈矣城隅高於宮隅宮隅高於門阿內外高下之異制也國中所由者衆故九軌遶城減由是少故七軌野涂所由尤少故五軌徹廣曰軌軌廣八尺）

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為諸侯經涂野涂以為都經涂（王氏曰都城之制以王宮門阿為之則無過五雉凡諸侯為經也諸侯之城制以宮隅為之則無過七雉凡天子為殺內都之經涂以七軌為度都之經涂以五軌為度夫降殺以兩禮之節也故諸侯之制下於天子都城之制下於諸侯然諸侯之有功德者乃八為卿上而其禮反下於諸侯何也大抵近君則其勢屈遠君則其勢仰都於王宮為近安得不屈禮以下於諸侯乎親其采地不謂之國而謂之都其君不謂之監而謂之長其命也以偶不以奇其治也以則不以典其傳也以尉不以闕則其於城涂之制可知矣）

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畎與畎同。○溝洫遂所以通田間之水道也耜卽人[illegible]耦耦兩人相並也伐發土也畎通水[illegible]六有畝之大介[illegible]為）

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井間有溝言四面皆溝也成間有洫言其間偭數洫也間間有澮言其間偭數澮也川則不可以遠近限矣◦許氏曰小司徒九夫為井匠人亦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兼溝涂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為同同間有澮則九千夫之地其不同何耶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同舉澮於成舉洫亦其大略云爾遂入溝溝入洫洫入澮澮入川周室井田之法實公行於天下內外遠近之溝洫實無異制則遂人匠人之所掌其制一也人曰井田溝洫之制同矣周官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自井至都以任地非遂人治野自遂至路以達於畿匠人為溝洫自畎至澮以達於川鄭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鄙之別而其名與釆邑同匠人有畎溝洫澮之別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鄉遂公邑制溝洫釆邑制井田畿內用貢邦國用助賈公彥之徒遂以載師自國中園廛以至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是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為溝洫而已然先王之為井田也使所侯同井所食同田所將同壓所服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望疾病相扶持鄉遂六軍之所寓豈可授之田而不為井法乎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於上帝而歌駿發爾

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周官遂人言興耡旅師有耡粟此鄉遂井田之證鄭氏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是自戾也孟子曰鄉田同井請野九一而助則鄉遂之為井田可知矣）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王氏曰此川因地埶之自然而非人之為也蓋有山斯有川有川斯有涂川積兩山之水涂通往來而依川為之也）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為淵則句于矩（孫去聲◦溝兼洫澮而言防謂地之脈絡屬猶注屬謂內之屬逆也理謂水之條理孫順也造溝而不因其埶則不行會衆水而不循其道則亦不行梢溝溝末也自溝末言之謂之梢溝則自[illegible]廣倍於初[illegible]委曲之狀[illegible]使水[illegible]則[illegible]曲尺）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王氏曰溝所以導水不因水埶則其流易經防所以止水不因地埶則其土易壞故善為溝者水必漱留之而無所[illegible]故也善為防者水必淫液之所[illegible]地埶故也）凡為防廣與崇方其綱參分去一大防外綱（綱者薄其上也小防但薄其面內之上而大防並薄其面外之上然後可固也）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為式里為式然後可以

傳衆力（式法也以一日之工爲式則可推之於餘日以方里之井爲式則可推之於餘里傳附也謂衆力相附傳者而成之也）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囷窌倉城逆牆六分堂涂十有二分竇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約縮也汲引也築防與牆者以繩約版而大引之則版曲而土不堅故不勝其任也以弥覆屋曰葺三分四分謂各分其脩以其一爲之峻蓋脊高而簷低則潦水易瀉也圜倉曰囷地窖曰窌逆循郤也四者之牆皆六分其高卻一分以爲上殺也堂涂之階以甓甃之十分之中二分稍高則水瀉其兩旁也宮中水道口竇崇三尺防壅敝也凡牆厚三尺則可久高九尺則可固前言宮室之制未及予版築也故此因上言防而推詳之。馬氏曰三代之時捐膏腴之地以爲溝洫澮川故能時其畜瀉以備水旱所以水利之說三代無有自秦人開阡陌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溝洫之制大壞後之智者因川澤之孰因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說興焉魏起鄭伯之徒以此爲功然水就下者也陂而渴之利於旱歲不害霪潦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此翟子威杜元凱所以決壞隄防以紓其水患者也）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欘張玉反。矩法也所法者一人也人長八尺而大節三頭也腹也脛也以三通率之則矩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頭髮晧落曰宣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人頭之長也欘斲木柄長二尺柯伐

木器其柄長三尺磬折人帶以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上俛也。鄭氏曰序云車之登下以人爲節故矩由人身非强設者也）

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庛音刺中去聲。耒耕器庛者耒之面所以受耜者也耜以金爲之中直謂中間之柄其形直也上句謂手執之處其形句也緣循也弦徑也緣外則六尺六寸弦內則六尺應一步之數也）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直庛所入者深故利推句庛所起者順故利發中地之來其庛與直者如磬折則調矣。汪氏曰車人爲車而亦爲耒者易曰揉木爲耒蓋耒之爲物其體曲其用利而車之爲物或揉曲木以爲體或資利轉以爲用器殊而事類此車人所以爲耒也。唐宗彝曰按匠人營城郭宮室兼爲溝洫者井地之法車人爲耒任牛以耕地爲車任焉以行地皆揉木以爲之其事內相類而法亦相因而立也所謂惟王建國體國經野以爲民極聖人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莫大於此故曰智者剏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渠

三柯者三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轂上疑脫大車二字六分句當屬之此。柯斧柄也造車必以斧因以量物焉王氏曰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以斧柄言之也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以斧刃言之也渠車輮郎牙也採木之直以爲曲其埶圍而包轂幅之衆有如渠之一曲一直受衆小木故名之也輪崇謂輪徑也高九尺六分而取一則牙圍尺有五寸矣）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柏與迫通言迫近也輪崇六尺牙圍尺有二寸）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反輮則易仄輮則完（不疑滯曰利不捏扤曰安輮輮牙以抱輪也澤多泥滑反輮其木使滑者在外則泥不能粘其行易矣山多砂石仄輮其木使表裏相應則摩不能糲其車完矣。唐宗舜曰此節舊本在首節渠三柯者三句下似專指大車而言然大車有行山行澤之分豈柏車獨不然乎舊注因轂長半柯一柯之文遂以行澤爲大車行山爲柏車亦恐[illegible]泥今以輪人凡爲輪行澤者欲抒行山者欲侔例之似通大車柏車而言故移置於此）

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此因上文言輪崇而明之大車平地任載之車便輪篳也具潤一寸蓋輪之外四面一寸則安也凡器虛而能受者曰北服車箱也有郎又也羊善也羊車宮中之車或曰大車駕牛柏車駕馬羊車駕羊晉武乘羊車恣其所之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是其證也）

凡爲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鬲長六尺（凡爲轅並大車柏車羊車之轅而言鉤謂轅之鉤心就中而鑿之以鉤車箱也徹車軌也一牛所駕故廣僅六尺也鬲轅端壓牛領者二句專指大車而言陳氏曰徹廣六尺則與四馬八尺之轍不同鬲長六尺則與六尺六寸之衡不同是兩轅之車一牛在轅內故鬲短而轍狹一轅之車兩服在轅外故衡長而轍廣也輿人之較車人謂之北服輿人之衡車人謂之鬲輿人之爲車起度於輿廣車人之爲車起度於柯長輿人之車其箱廣而不方車人之車其箱方而不廣則其制之異可知矣。唐宗舜曰按車有大車田車兵車乘車之不同前此輪輿輈轅各有專工而此僅槩之以車人豈彼特爲乘與以共王用故一器而工聚而此或兼爲之以通上下之需與）

梓人爲筍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蠃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中脂者膏者以爲牲蠃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筍息允反虡音巨蠃音裸。筍虡鐘磬之架也橫者曰筍植者曰虡脂牛羊屬膏犬豕屬蠃淺毛者虎豹屬羽鳥雀屬鱗魚龍屬用脂膏以爲牲致畜味也用蠃羽鱗以爲筍虡貴野聲也）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

屬以爲雕琢（脰音豆注都豆反。外骨龜屬內骨鼈屬卻行蚓屬仄行蟹屬連行蟺屬紆行蛇屬脰項也項鳴鼃黽屬注喙也喙鳴蟋蟀屬旁鳴蜩蜺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螽斯屬胸鳴榮原屬雕琢者刻其形於祭器之上以博庶物也）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於鐘宜若是者以爲鐘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出突出也燿傾小貌由若也）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重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數音促顧音鑵聞去聲。喙口喙也吻口脗也顧脰短貌騫輕舉之貌）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摶圜也鴻傭也。王氏曰先王之德足以作動物雖庶物之微皆取之以爲雕琢之文則樂之一作蓋動物無不乃被之矣且古之爲樂器者筰管之屬其音象鳥鼓鏞之屬其聲象獸非特其聲也其形制亦然敔爲伏虎亦是意也人況筍虡所以垂鐘磬者哉則擊其鐘與磬而顧其形焉有不由其虡鳴爾乎）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

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穨爾如委矣苟穨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簭與噬同匪與斐同穨與頹同。攫謂爪之央裂閷謂牙之纖利援謂力之攣取噬謂吻之齧食亦起也鱗之而頰之有鬐鬣處也斐猶言光景積爾猶言委頹廢措廢其所加之器也）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豆當作斗勺尊升也王氏曰飲酒之禮主有獻賓酢而主又酬之酬所以致主人之厚意也獻以爵則一升矣酬以觚則三升矣一獻而三酬則十升矣故爲一斗爲禮而至於酬禮極而不可以有加則不可以不節用觚者言交物而無節而其窮爲觚所以戒也薛氏曰爵刻木爲之漆其中形如王爵焉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康成加觚爲觶理或然也陳氏曰鄉飲鄉射言獻以爵而酬以觶由禮亦云）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鄉音向。王氏曰先王於飲食雖所以養氣充體然亦欲其有飾而不可過故以中人爲制而已試梓者試以爲器之效也婁里王氏曰眉問曰衡向衡而酒不盡是飲器太深也。王氏曰梓人爲筍虡爲樂器也爲飲器爲禮器也）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方猶等也廣與高等謂侯中鵠居三分之一而中之左右居三分之二上下亦居三分之二鵠之爲物遠舉而難中故以名棲侯之的焉中之上下各以横布二副爲身廣與中等身之上又以横布二副爲上个左右皆出長舌其廣倍身是與其身爲三也身之下又以横布二副爲下个左右皆出其短舌內廣同身外得身之半是半之也所以繫侯於植者上下皆出舌一尋乃可繫也連侯之繩曰縜其闌一寸）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祭侯之禮以酒脯

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彊飲彊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女音汝彊上聲。皮侯以皮飾侯大射之侯也五采之侯內朱而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其侯之節又以五采畫雲氣焉賓射之侯也獸侯以白爲質畫熊於中燕射之侯也王氏曰射之制有三有大射賓射燕射方其大射張皮侯而擇士以祭取其有中的之功而用之蓋諸侯以春而貢士射中多則與於祭其君爲有功而益以地射中少則不得與於祭其君爲有罰而削以地詩云大侯旣抗弓矢斯張射夫旣同獻爾發功是也五采侯則績以五采用之以賓射所以待諸侯之朝覲五采所以象文德也夫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所以言遠國屬也獸侯則以燕射天子熊侯諸侯麋侯大夫布

侯獸以虎豹士畫以鹿豕必畫此爲象者言熊爲民除害天子之害旣去然後可以休息而安燕故王以燕息也侯而祭之神無乎不在而聖人無所不用其至也然祭以歲爲主以少爲資故以酒脯醢而已無牲焉犬侯父內扦外有諸侯之象故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而以使之爲諸侯皆安也乃若不安其爲諸侯不屬於王所則必抗而射女司馬九伐以正邦國是已）

右攻木之工七（唐宗舜曰內弓廬匠梓車舊本悉置篇末今依前目並次輪人之後云）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㮚氏爲量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齊音劑下同。）

（金謂銅鐵也多錫爲下齊少錫爲上齊聲鐘鎛之屬量豆區之屬鎛器錢鎛之屬刃刀劍之屬析分言其事乃總槩其要於此以謹其槩也）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王氏曰凡以金爲器必濟之以錫蓋金性堅剛而錫則柔爽金或赤黑而錫則青白以柔爽而濟堅剛則其爲器也不折以青白而濟赤黑則其爲色也明哲然所用之錫各隨其器多寡之有不同此所以有六齊也鍊以

（擊鼎以烹則用錫爲最少故六分其金而錫居一斧以伐斤以斫則用錫宜差多故五分其金而錫居一戈戟皆用之以刺防其或推折用錫宜多於斧斤故四分其金而錫居一凡此皆上齊也大刃則感揚之錫其刃爲加大施之斷斫則防其易斷缺故三分其金而錫居一削書刀殺矢用諸近射田獵也制以冶書殺矢中之則死皆欲其堅刃不脆其用錫又宜多於大刃故五分其金而錫居二鑿燧以取水火於日月或以之照以明白爲上故用錫爲最多而金錫相半焉凡此所謂下齊者也干寶曰以五月丙午日中鑄爲陽燧以十二月壬子夜半鑄爲陰燧）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惡（削書刀也古人用竹簡先以火灼其簡後用刀刻而爲書博濶也合六而成規其形微曲也新而無窮言其利也敝盡而無惡言其均也）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垸音丸。殺矢田獵之箭鋌箭足入笴者也垸量名。唐宗穿曰前文云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斧斤戈戟此上齊也冶氏當兼爲之矣大刃削殺矢及鑿燧此下齊也築氏當兼爲之矣今冶氏不言斧斤築氏不言大刃鑿燧文不具也而以殺矢屬之冶氏恐誤姑爲移置於此以俟知者）冶氏爲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鋝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

鋝（句音鉤中去聲。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胡鋝旁出而下曲者即鉤也援刃直向上者已猶甚也已倨謂太直以之鉤人則不入也已句謂太曲以之刺人則不決也長內謂胡以內過長則援短而引之並鉤故前折也短內謂胡以內過短則援長而引之難及故不速也博廣也倨之外胡之裏也句之外胡之表也戈之制其廣二寸而胡之表裏則皆豐於二寸以其所用以鉤者主於胡故也鋝亦量名鍰也三鋝謂一斤四兩戟今三鋝戟也倨句中矩指其胡而言之其形鑿折中矩之方也刺謂援也薛氏曰戟柲長一丈四尺八寸合援之七寸半內之四寸半共長一丈六尺車戟常是也）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臘力闔反去起呂反。臘謂兩刃兩從謂劍脊兩面殺而趨鍔者也莖謂劍夾人所握處自鐔以上也中其莖設其後謂從中以卻稍中分之而設爲稍大之後則於把易制矣首謂劍把接刃處其圍一寸三分寸之二）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身去柄而言之莖長五寸五之則二尺五寸四之則二尺三之則一尺五寸九鋝三斤十二兩也七鋝二斤十四兩也五鋝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也士謂勇力之士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則人與器相稱矣。敬仲鄭氏曰劍所以禦暴除惡以桃氏爲

（之桄能除不祥故也）

鳧氏爲鐘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甬音勇。兩欒鐘兩角也古應律之鐘狀如今之鈴不圓故有兩角也鐘之所先故名銑于謂鐘脣之上袪也氣之上達故名于鼓者所擊之處聲所自由也鉦者鐘腰之上居鐘體之正也舞者音之所發動如舞蹈之有節也五者鐘之體也甬者進而有繼之意衡者平而不陂之意二者鐘之柄也）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攠音靡。旋郎螺也所以屬柄而縣之旋言其文之回旋也鐘之旋以蟲爲飾若今之蹲熊盤龍辟邪之類幹言其力之強固也帶有四所以介鼓鉦舞甬衡之名篆言其文如篆籀也枚乃鐘乳夾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枚三十六枚言其數可計算也大星曰景言其形如大星也攠所擊之處隧言其突而生光有似於陽燧也）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王氏曰凡鐘之制皆下侈而上殺故鉦之徑得銑徑十分之八而銑間則與鉦同也鼓間又去二分則居銑徑十分之六也舞脩舞之長也與鼓間等舞廣舞之徑也又去二分則居銑徑十分之四以此推之則銑間與鉦之徑相應鼓間與舞相應也然舞上下既促則當以橫爲脩縱爲廣則上不失於太殺下不失於太脩矣愚謂甬長亞衡數而言也衡居甬上又小於甬三分之一旋形如壁羨當甬之中二在上一在下以設之者上長下短欲其堅也）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與有說鐘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有說猶言有故石不發也播太散也柞迫也鬱壅也震不定也）是故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鉦間鼓間各居其銑十分之六取其十之一爲厚則無石播之病也疾急也鐘大宜長失於短則太急而易竭矣舒緩也鐘小宜短失於長則太緩而難息矣郝氏曰遂逕通如鏡取火日中者鐘受擊處爲圜形微起光明似鎛深高也猶觀禮爲壇深四尺之深鄭謂窐誤。敬仲鄭氏曰鳧之爲物入水而不溺勝水而不涇先王作樂亦取其無淫溺之患陳氏曰典同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若黃鍾之律九寸十六之而銑取其十以爲度則銑當徑五寸有奇餘律各隨其數起之愚按凡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云）

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

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王氏曰㮚之爲義縮而栗者有堅栗難渝之義先王之爲量使四方觀之以爲則萬世守之以爲法以示天下之信而無敢渝焉所以名之工謂之㮚氏夫六分其金而錫居一焉謂之鐘鼎之齊量之用金錫與鐘鼎同金錫之爲物必煉之使精不復減耗然後可久焉故始於權之以眡其輕重之齊次於準之以眡其高下之平終於量之以眡其多寡之均然後以之爲鬴焉晏子曰六十四升爲鬴管子曰百升而成鬴以㮚氏考之則鬴爲百升而所爲鬴則斛也夫五量之法其數本起於黃鍾之籥合籥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律歷志曰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外旁有庣焉其腹爲斛其臀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梓人曰爵一升而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所謂豆則斗也然則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則仰其上而爲鬴矣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則覆其下而爲斗矣其耳三寸其實一升則言其左耳矣至於右耳則其實一合而已內方而外圜則天地之象也其臀一寸其耳三寸則陰陽奇耦之象也）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槩而不稅（中去聲。鈞三十斤。槩以竹木爲之所以取平也雜說黃鍾是一陽初生其時以冬至其數也以九其聲也以中量本屬數何與聲率惟其得器之精微天地陰陽之正氣黙與之合致天下皆於是取平但欲其平而已非有取之之意說者以不稅爲私稅非也後世有陳氏者乃以公量收私量貸以竊民譽敢於敗壞先王之制度悖天地陰）

（陽之正氣聖人所以深惡之者也）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爲則（觀去聲。刻辭曰銘時是也允信也臻至也極者至極之義立準而物莫不取正也嘉美也觀示也啓開也則法也觀示乎四國所謂謹權量審法度而四方之政行也法則乎後人所謂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者也）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王氏曰凡用金爲器者皆和之以錫其用金錫必鍛鍊之使精然後以金汁入模而鑄焉方其改煎金錫有氣之可觀青陽也其氣純而不雜黃白陰也其氣雜而不純故始而鎔之則陰雜之氣多而爲黑濁黑濁之氣既竭然後黃白之氣次之黃白之氣既竭然後青氣獨見焉陰雜之氣消盡無餘所存者純陽不雜之氣而已則其鍊之至精然後可用以鑄焉則其器用而不敝久而獨存可以乘無窮而施罔極矣）

段氏（段音煅闕）

右攻金之工六（唐宗舜曰自此至終篇篇次悉皆如舊）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函包也容也屬者札葉相屬也犀兕皆野獸名陳氏曰革堅者札長故其屬少次者札短故其屬多）凡爲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

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圍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容服者之像式也札葉衆多故謂之旅上旅謂衣下旅謂裳也摯之言致也橈曲也。王氏曰人身有小大長短之不齊過之則有餘不及則不足必其甲之足以容其身而後可惟因其人之身而爲容然後以之側革則無贅疣之患故曰然後制革權以知其輕重使上下等而若一則無偏重之患以其長爲之圍從横欲周其身而已凡甲必炊革爲之不熱則不堅太熱則耎而易曲）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窓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眹欲其直也櫜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也（空音孔窓音遠易衣並去聲齘戶界反。鑽穿也窓小孔貌易治也謂修治精潔也眹縫也櫜韜也約密緻而不粗全也豐充麗而不削僂也齘人齒參差貌無齘謂札葉附合不相撐支也）眡其鑽空而窓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眹而直則制善也櫜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更平聲。更變革也周宛匝也明光耀也變便利也）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引而伸之欲其直也卷而摶之欲其無迆也眡其著欲其淺也察其線欲其藏也（鮑一作鞄匹學反信音伸卷上聲著直畧反。鮑柔革工也荼茅莠也握謂以手煩擱也信無縮緩也摶謂以手約束之也迆放縱自去貌著謂鋪著之淺離厚如薄也線謂縫革之縷藏隱而不露也引而信之欲其直也本在下文今移於此）革欲其荼白而疾澣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也若苟自其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帴也卷而摶之而不迆則厚薄序也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甐（帴音踐甐音吝。疾澣不使久居水中也腥脂厚以脂柔之也摶廣也帴狹小貌序均也甐磨傷其縷也）韗人爲皋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韗音運。鄭氏曰皋與高通鼓長者曰皋古者爲土鼓瓦匡故名陶後世以木板合而規之愚謂左右端謂廣頭也兩頭廣六尺而中央廣一尺則其腹穹然高起於鼓面三分之一也凡鼓樹而植之則腹在下而端在上上三正者言上則以三分爲正不如腹之加一分也）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參之一謂之鼖鼓爲皋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鼓面四尺其圍十二尺中）

（圍加三之一則十六尺也大鼓謂之鼖所以鼓軍事者長尋有四尺乃丈二尺也倨直也句曲也磬折謂中高而兩頭下如磬之折也此所以鼓役事者）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言蒙也啓蟄之月雷震蟄房萬物畢作故蒙鼓者必順其時也瑕謂漆之文理良鼓其革調急而瑕隨其皐陶周圍若環之積於內而見於外也）

韋氏（闕）

裘氏（闕）

右攻皮之工五（闕二）

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摹成物體謂之畫繪聚采色謂之繢所以爲衣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天地之氣至東南而草麗故爲文至西南而明盛故爲章至西北而嚴凝故爲斧之斷至東北而分辨故爲黻之別繡者刺而成之所以爲裳也）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繢之事後素工（黃者土之色方者地之形時變謂日月星辰所以察四時之變者也圜者火之形章謂草木所以章明山之體者也龍水物之最靈者鳥華蟲爲裳鳥隼爲旟也獸熊虎爲旗蛇龜蛇爲旐也素白也言先以素爲質而後施畫繢之功也。林氏曰繡爲陰所以象陰之效法畫繢爲陽所以象陽之成象然六色以木金火水土爲次者蓋以五行相勝而相用五采以木火土金水爲序者蓋以五行相生而相繼也何則六色繢於衣衣爲陽陽主生始而與陰爲用故設色之次以其相用者象之五采繡於裳裳爲陰陰主順成而與陽爲繼故布采之序以其相繼者象之土之色黃火之色赤土之象方火之象圜所謂天時變者天道無常所主者變聖人觀象所因者時四時之天各有色矣烏得不從其變哉若夫天以星辰爲章地以草木爲章則山以章者象其文而已龍不窮於澤則水以龍者象其物而已凡此皆畫之於衣者也龜蛇爲旐取其完且果也鳥隼爲旟取其鷙且速也熊虎爲旗取其猛且毅也凡此皆畫之於旐者也然九章之服而獨言火山龍九旗之物而獨言鳥獸蛇者豈畫繢組繡之功於此爲甚與王氏曰天下之事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故內有可貴之質然後外飾之以備成之文素功者質也畫繢者文也惟白能受采故素功先於畫繢也）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湛音沈淳章均反漬去聲。鍾重也染色欲其深重也王氏曰朱謂采砂以爲朱也以朱湛漬丹秫以染羽至於天時之一變而後炊熾之以羽之入色爲難也始以朱秫湛熾之其色爲未深又從而）

（淳熟以漬之爾雅曰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䞓三染謂之纁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成緅又復再染以黑則成緇矣○林氏曰羽之爲物雖輕而用衆先王用之爲車飾則若重翟厭翟翟車之類用之以爲旗飾則若全羽爲旞析羽爲旌之類也）

筐人（闕）

㡛氏湅絲以涚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㡛音芒湅音練暴步卜反○涚水以灰所泲水也漚漸也）湅帛以欄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盝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欄音練○欄木名淫浸汎也蜃蛤殼灰也清澄也○王氏曰治絲帛而熟之謂之㡛涚水灰水也湅絲必以灰以水和解其灰而浸漬七日則取其絲而出之去地一尺而暴之晝暴諸日以陽氣溫之也夜宿諸井以塗氣寒之也陰陽之氣和則絲帛之用久湅帛焼欄木爲灰者而熟之使洎厚故曰漉淳既渥淳之又承之以清滑之器從而浸淫之以蜃灰而渥之以水又盝出之又從以蜃灰塗之使經宿焉明日又沃以水而盝出之始以暴諸日而溫之以陽氣宿諸井而寒之以陰氣此湅絲帛之法也）

右設色之工五（闕一○唐宗舜曰晝繢之內有剌繡之工不言剌繡者陰紡於陽也）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王所命也尺有二寸則天數也九寸七寸依命數也不言子之穀璧男之蒲璧闕文也）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繼子男執皮帛（此謂天子諸侯所執以朝者也名玉曰冒言德能覆冒天下也此句下有闕文然諸侯所執仍不外躬桓蒲穀之屬執皮帛謂王之孤公之孤諸侯之適子未誓者浚儀王氏曰冒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以一冒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上濶俠等也此冒惟冒圭不冒璧敬仲鄭氏曰古者天子頒瑞於諸侯而使守之以爲寶來朝也必輯而合之以爲驗故天子之冒圭則邪刻其下諸侯耑圭則邪銳其上上下相合所以立天下之信也婁里王氏曰繼子男執皮帛無與乎玉人事疑有脫誤焉）天子圭中必大圭長二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必緷通○緷以組約其中防失墜也杼殺也終葵椎也爲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也服之搢之也土圭測景之圭致日度二至日景之長短也土地度四方地域之遠近也此謂天子所服用之圭也○王氏曰夫天子平旦而袾冠日出而視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宜兢兢業業以致其謹焉故執此以爲戒也大圭長三尺備三才之義也）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祼圭尺有二

寸有瓚以祀廟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此言所用以祀之圭也四圭四邸之圭取天有四時之意兩圭者取地數二也有邸一玉俱成而兩足相對也邸本也猶托宿之邸也祀天祀地圓丘方澤之祭也宗伯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上帝五帝四望嶽瀆名山大川之在四方以望而祀之者圭璧圭其邸爲璧取殺於上帝也祼圭有瓚瓚如槃大五升口徑二寸蓋祼圭以龍爲首其酌處曰瓚其持處曰將天子全以玉爲之上公用龍玉其首也侯伯用瓚玉其中也子男用將玉其柄也）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行去聲○穀上篆如穀文也琬圭上下皆圜也繅所以藉者也琰圭上銳而下稍圜也判規剡半以上半其圜而剡之二者皆王使之瑞節也○王氏曰穀不失性生生而不窮故以聘女琬圭以象德文事也故言繅除慝易行武事也故言判規其長皆九寸以九者陽數之極而能變也以象德則欲其變而日新以除慝易行則欲其變而後新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射倅亦反下同○備文飾曰大璋殺文飾曰中璋但飾其邊曰邊璋射琰出者也勺乘酒之處以黃金爲之取其德之清明也中以朱飾之外以青金飾之取其德之明盛也鼻謂龍頭其高一寸衡者勺之徑其廣四寸宗主禮者祝通神者馬御黃駒祭山川之牲也天子巡守因山川之大小而用三等之璋以祼之宗祝以之居黃駒之前馬大璋亦如之上公亦如其九寸侯伯亦如其七寸而射皆四寸也牙璋刻爲牙象者中璋稱殺爲軍事用之取其威斷也）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大琮尺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羨猶延也璧孔曰好肉倍好爲璧其圜徑皆當九寸減廣一寸以益上下之袤一寸故云度尺也王氏曰自尺積之則爲仞爲尋爲常皆自此生焉其數可至於無窮矣大度在禮則起於璧羨在樂則起於黃鍾之長先王以爲度之不存則禮樂之文隳故作此使天下有考焉圜曰璧方曰琮組以組繫之也權稱錘也鼻所以懸者天子宗后之權皆有之宗后言后爲天下之所宗也射其外有組牙也內鎮者若天子之有鎮圭也○後依王氏曰漢志衡所以任權均物平輕重也其在天佐助璇璣斟酌指建以齊七政故名玉衡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一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五權之制以義爲之以物均之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均終於石五權謹矣權與物均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均權矣是謂五則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詩曰秉國之鈞咸有五象其義一也以陰陽言之冬權夏衡秋矩春規中央爲繩五則揆物有輕重圜平方直陰陽之義四方

（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璧圓而琮八方享天子與后分用之上公則九寸侯伯則七寸子男則五寸也王氏曰璧禮天之玉故以享天子琮禮地之玉故以享后享天子而不言享后者省文也夫人所朝聘之君夫人也或以爲天子之三夫人與下文夫人一例也案以王爲之十有二列惟二王之後及分陝之公用之純猶皆也五等之侯皆用九四等之臣皆用五也諸侯朝聘王后使三夫人用玉案盛棗㮚以勞之禮無不答也○王氏曰祀地以琮故享夫人用之瑑之者所以別於禮神之玉也夫人勞諸侯佐后以致內治也）

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瑑文飾也諸臣頫聘不得執君之圭璧但瑑爲桓信躬穀蒲之文其璧琮則不瑑也邸射剡而出也素功無瑑飾也稍餼所以待賓客者○庿宗彝曰按玉人一章文法顛倒不與全文相類今觀本章大勢以圭璋璧琮爲序更參之典瑞亦各因其事爲類焉庶使讀者得以說其聚而識其義云爾）

櫛人（闕）

雕人（闕）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去上聲○俞氏曰古者制磬形垂下以象天傾西北屈而下覆之意倨句一矩有半上曲者爲句下直者爲倨句即股也倨即鼓也股在上廣而短鼓在下狹而長以長掩短則鼓長於股者半矩是倨得一矩有半也以廣掩狹則股廣於鼓者亦半矩是句亦得一矩有半也賈氏曰黃鍾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其博爲一股廣一律也廣九寸股爲二股長二律也長一尺八寸謂磬之上大而短者鼓爲三其所當擊之處長三律也二尺七寸謂磬之下小而長者三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以其一爲之厚鼓博六寸三分得一則股與鼓同厚二寸矣愚按十一律之磬皆倣此而推之）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崙（崙與端同○摩鑢也形廣則薄而聲濁形短則厚而聲靑故已上而大清者則摩其旁使之廣而薄已下而太濁者則摩其崙使之短而厚也）

矢人爲矢鍭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爲之羽深（茀當爲殺殺當爲茀殺色界反○此以物稱笴許平矢物前重後輕各有分數也殺其一者令趣鍭也羽其一者矢笴三尺而羽居六分也笴即矢幹以笴之厚爲羽之深所以量其力之所受也）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

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比毘至反。辨其陰陽陰沈而陽浮也比謂括也設其比夾其左右抵弦處使輕重均也設其羽置羽於四角也設其刃刃以二寸為率也押驚動也長下脘二字。唐宗舜曰按此前篇殺矢之制蓋桊氏為刃矢人為笴猶之乎冶氏為戈戟盧人為柲皆一器而工衆焉者也）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彊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殺色界反下同趮音躁。俛低垂也翔回顧也紆曲也揚飛也此笴不適中之病遲紆緩也趮旁掉也此羽不適中之病）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稱相並去聲。王氏曰欲眡其豐殺之節宜以指夾矢而搖之以眡其輕重欲眡其鴻殺之偁宜以指撓其幹而曲之以審其強弱鴻即上文強也凡相笴者為矢雖出於工之巧而材苟不美雖工亦不易制而為良所謂紛胡之笴者亦以其材美故也以眡而審之欲生而摶者視其體之圜也同摶則又欲其材之實故欲重同重則又欲其節之疏以節密則輕重不等也同疏則又欲其縝栗而堅）

右刮摩之工五（闕二）

陶人為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鬲實五觳厚半寸脣寸庾實二觳厚半寸脣寸（甗魚

輦反鬲音歷觳音斛。六斗四升曰鬴斗二升曰觳王氏曰甗盆鬲庾皆燒土為之上古之時世質民淳所用者瓦器而已後世雖易之以金木而其文大備於周先王不忘其本故有陶人甄土以為器焉甗甑用之以蒸者也甗無底甑也甑有底而七穿所以通火氣而熟物七者火之成數也盆用以盛者也鬲用以烹者也所以通水火之氣也十六斗曰庾所以量者也）

旊人為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旊方往反。簋盛黍稷器也崇高也豆實四升為[illegible]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禮云器用陶匏象天地之性也）凡陶旊之事髺墾薜暴不入市器中䏝豆中縣䏝崇四尺方四寸（髺音刮暴蒲到反中去聲䏝市專反。髺如髺髮之款也墾如鉏墾之傷也薜破裂也暴墳起也䏝猶令陶者之旋盤凡為器者摶埴而旋轉之縣者縣緪以正其柄也。王氏曰髺墾薜暴皆剛柔失節而不和者也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此之謂與崇四尺以正其高使不過此也方四寸以正其厚使不過此也）

右摶埴之工二（唐宗舜曰考工之屬三十非官也特工人之號耳工人各以所治而屬號舉其號而所治之藝隨之闕其六者歲久而亡也不盡亡者劉氏之力也又曰考工之屬三十今失其六所存者二十有四大抵皆工正工師之所治也其各屬則皆有長官加陶正匠師梓師之類但無以考其詳爾）

周官集傳冬官卷之六終

四爲堂藏板

周禮集傳六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文炤撰文炤有周易本義拾遺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謂朱子曾稱周禮爲天理爛熟之書表章雖明而訓釋未逮諸儒之說不能有醇無疵因遠稽博採上推列聖之因革下鑒列代之興衰以竊附於詩書集傳之後其自命甚高今觀其書不過隨文釋義無所考証多引先儒議論及後世事跡曼衍牽合亦非詁經之正體惟考工記之前復旁搜官名於傳記之中以補冬官之闕計官三十有五中有大司空小司空冢人權人都司空家司空六官皆不言所據昔錢臾病俞廷椿以後割取五官殊失古本之舊因著冬官補亡三卷所補凡二十有一其與文炤同者惟后稷農正農師水師匠師工師舟牧工正圬人九官司空則不立大小之名餘尚有十一官爲文炤所未載殆未見臾書歟

周禮質疑五卷

〔清〕劉青芝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刻劉氏傳家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禮質疑五卷》提要

周禮質疑跋

先生王父庶常公平生著書最富向雕刻十餘種皆手自校讐略無差訛久已流布海內嗣復著閒餘稿六卷江村隨筆十卷續鄉機補遺六卷而周禮質疑五卷乃暮年所手著也去歲庀工受梓未及半而遽捐館舍（燿）竊覩手澤遍滿行間而幽明永隔音容頓杳不禁泪涔涔下伏念　生王父一生好古績學文章翰墨雖已大彰寰區而終老詞垣未獲少展所蘊時爲悒惋讀其自序所抱經濟可略窺一斑矣今（燿）謀于伯父叔父亟慫告竣以仰副　生王父未竟之志第諸父皆茨中心神未寧弗暇細閱而余小子復昏愚無知魚魯罔辨其中舛錯不知凡幾倘四方　大人先生能正其訛而糾其謬惠然頒示俾　生王父衆著重加更訂以稱完書豈惟荷諸君子之德于不忘而（燿）魯莽之罪庶可少逭于萬一也夫乾隆丙子四月三日孫曾燿揮淚謹識

小序

周禮太平經國之書也余少有志焉及登仕版職詞翰耳與幼學在莢窮君民徒托空言不禁午夜嘆息長夏溽暑偶翻周禮注疏及諸家解不無異同得失聊為折衷焉凡政教典法可以見諸行事者酌古準今每以己意論著之纂定吟諷與舉之象恍如在目吾老矣世有願為伊呂事業者乎吾將以此冊贈之乾隆乙亥夏五八十一歲江村老夫劉青芝造

周禮質疑卷一

襄城　劉青芝芳草　造

天官

序官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

古之內小臣員簡任重人賢奄上士四人奄僮四人官省而所用皆上士王明齋所謂必有士德士行士德而鋤以士銜者也其所有事掌后命正服位前驅所以左右王后之出入起居也至於禮事詔之相之正之則六宮皆閑於禮矣好事好令將以物而慰以言親親之道賴之險事險令掌焉則恩澤普而嫉妒無聞其職任豈不重哉自漢明帝以後員數日增中常侍十人小黃門二十人迨唐開元天寶間宦官黃衣三千員衣朱紫者千餘人人愈衆而權愈專天爵手握天憲口含舉動搖山河威勢震雷霆因之朝綱紊亂王室潰喪漢唐以來史不勝書朱祁所謂昏君敝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者也此皆不講於古內小臣之職而所用皆陰險詭訐之小人故也若以士德士行之上士充之寧有是哉夫然後嘆周家命官之善也

太宰

乎以馭其幸

註以幸爲言行偶合於善言行偶善。似不得與得祿誅廢並列八柄中。劉氏謂王所親幸楊氏訓雖倖幸無過如劉執中以幸爲榮幸予及其賢天下榮之李景齊以爲人主有特厚之恩所以鼓舞人心使之奔走於事功。此馭幸深意。四氏之論近之。蓋幸須兼賢好兩稱於私人之幸無濫賞於賢人之幸有殊恩皆所謂馭也。

誅以馭其過

誅字先儒兩訓責讓殺鄭氏曰誅責讓也賈氏曰臣有過失非故爲者則以言語責讓之文曰內史變誅言殺欲見爲惡不止則殺之過非惡且逆探其爲惡不止而遽以殺立戒。恐非然林椅曰誅與生對立以用誅之文考之。必非適然之過上文生字王有所以生之者非應死而赦之以生也。如何云誅生對立魏鶴山曰誅止責讓字從言諸經皆然自秦漢以來始以誅訓殺因舉陵陽三禮辨云三歲誅賞計其凡而升黜之魏意黜非殺也據諸說訓誅爲責讓者是而過乃適然也

小宰

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廉者洗心而潔行天下事皆須從此做起況此六事乎。古人於六事皆以廉貫其首蓋有深意貪者廉之反貪殘伏於隱善以文之貪取成於巧能以濟之貪之極爲橫烏能敬貪之形爲邪烏得正術何以守法貪昏何以辨事康成以廉爲六事之本得之朱嚴曰廉特善之小言善則廉在其中天下有善而不廉者。未有廉而不善者。又謂廉膺廉問廉察似重在問察上。曰號曰辨問察在其中矣。豈脩煩此喋喋乃反以康成解爲非何耶。

凡賓客贊祼

賈氏曰凡賓客贊祼者大行人云上公再祼而酢謂諸侯來朝朝享既畢王禮之有此灌酢之禮王昭禹曰灌酢祭祀先王以祭祀之禮待賓客所以致敬而神之。今人宴賓將宴端身立廷脩舉爵灌地名曰告奠。此蓋灌酢之禮之遺但灌非奠亦無所告相沿之謬不知古人敬賓以祀先之禮待賓也。

宮伯

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

王明齋曰秩祿之高下事有勤惰則爲之高下其食敘位之等級官有陞降則爲之先後其次月有勤歲則陞之月有惰歲則降之而先後在其中高下先後一正所謂均也。介甫謂秩酒秩膳依品秩予之勞逸劇

功以歲時更此一宿吏足辦之何煩宮伯均爲首言行其秩叙恐其留滯也倘虛至於均則實見之行事矣○按王宮之士庶子註謂士王宮中諸吏之適子庶其支庶也疏謂吏卿大夫之總名臨川王氏曰士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余謂卿大夫之子弟以天子爲家守在王宮則其情親教之以師保合之以司樂考之以諸子則所以成其德者備以休戚一體之人講明於道義者有素而使之列於八次八舍則王之前後左右誰非端人正士故桑燕孫可以養德司禦侮必能守義此古之執戈衞王宮者必以士大夫職之也鄭節卿云西漢之典凡更直執戟

内謁門禁外統車騎者皆經明行修之士故諸吕之亂滕公除宮左右執戟不肯去代王入未央宮謁者執戟衞端門不得入其效可覩矣宮伯所掌在版之士庶子古皆用卿大夫之子弟爲之有以哉

膳夫

膳夫掌王世子之食飲膳羞

王者食飲之微必掌以膳夫之官者一以供其養一以節其制也上世肉林酒池及唐宋以鋪遞貢荔枝窮奢極侈四海困苦誰非此不節嗜之愿哉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人主之欲一動必有投其欲長其欲成其欲者則其欲必至於縱如火之燎原豈復倘可撲滅周官所供各有定制正以制夕人所不可離者日漸月磨以窒之非偶然也王日一舉至喪荒札災故五者有一則不舉王者儆天勤民之意寓其中矣世子食其膳則無膳荒之失食其酒則無酒荒之失食其服則無好潔衣服之失儲君國本三食足以正繼天下之本矣嗚呼王世子一飲食間所關於德業之隆替者如此其重且大掌於膳夫而冢宰統攝之也宜哉

王齊日三舉

日齊自屏絕酒葷淸静澹泊所以交神明也齊必變食變其常食也常日一舉且罷之乃日三舉哉又齊

潔也恭也齊不齊以致其齊也若曰嚼大臠必有堯舜千鍾以縱之任意飲啖形神顛唐內何以致其潔外何以致其恭所謂齊不齊者應不爾按一舉一大牢三舉三大牢日三大牢無論暴殄天物即康顛善飯恐亦不能飽其十一也至謂恐食力不及不能勝祭事所任愈重則所養愈加厚平生不思養生之道倘以三大牢充一日之腹顛能使精明強固哉亦可哂矣在禮一人之養歲刲羊劉豕八百頭犂牛三百六十內外祭祀無月不齊則一歲食牛羊豕不下一千餘頭竊疑周公制禮恐必不若是侈也鄧潛溪曰經文誤蓋不舉也王明齋曰王齊日三舉當作王齊

則不聚與下文類相從二說得之

庖人

共祭祀之好羞

康成謂好羞非常物若荊州鱃魚青州蟹胥則好字當從上聲鄭鍔謂屈到嗜芰死而其子羞芰則好字當從去聲鍔說爲長凡其死生鱻薧之物寧不以其好者供祭祀不待言矣孝子思親之所嗜而以好羞祭其先此祭祀之獨異者故庖人特共之也安石謂所求難致文王嗜菖蒲菹曾子羊棗亦豈難致之物哉又云昭先人之僻好君子不爲以一飯不忘之心而視爲暴親之過何其謬也又引孔子不以四方之食供薦正爲証四方之食非好羞之謂也更不倫矣

外饔

邦饗耆老孤子

疏謂耆老孤子死事者之父祖兼國老庶老孤子死事者之子余謂耆老孤子對舉但就死事老幼言之不必兼國老庶老觀酒正諸家所解耆老孤子可見矣鄭鍔曰耆老之子孤子之父死於王事憫其窮獨無依酒無酌數示恩意之厚又云此非大饗大饗則几設而不倚酒盈而不飲矣鄭節卿曰生竭其力而死恤其老幼所以報也太拘則歡不洽酒無酌數則出盡其情而極其歡據此則無尊常從也梓愼說依

適饌省醴制牲執醬執爵之儀文可知矣其非陳氏禮書所謂縣氏獻鳩以養之國老司徒以保息養之庶老並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又可知矣必如陳氏所云外饔耆老總三者而言則皐氏所云引戶校年庶人之老王志長以爲庶人無告無譽歌詠王風以至於八九十者應亦在其中則耆老又當爲四種矣古人之文隨人隨事立義不必牽連漫衍疏謂耆老兼國老庶老者不必從也

甸師

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

莊渠曰甸師主宗廟粢盛戮於是示得罪祖宗臣不敢赦得之介甫以親而致死刑乃所以事宗廟鶴山曰殺其子孫以事祖禰必不然矣甸師非掌刑之官其地亦非市朝戮人之所王族有罪而必致刑於此者疆埸多屋宇有隱處刑於此爲王族隱也不與國人慮兄弟之意文王世子曰王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磬取縣義以縊而死故其文曰死刑亦不欲顯言殺戮也易氏以罪有輕重分死刑爲二等亦不必矣

獸人

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鄭鍔曰春物方服乳未可取者不當獻秋物已成尙可獻者無不用故不言所獻之名冬夏豈無不可取

及夫可獻者何以獨舉其名也弇謂獻狼獻麋備舉其一耳獻獸物不名何物凡可獻者獻之不勝數故不名蓋知冬夏之獻之不盡此二物也且古人文法多故用變化○四時獻物備養王之用也介甫以爲物皆害稼以官手獻正所以除民之害其論大而無當後凡田獸者掌其政令出獵有時獺祭魚虞人入澤梁是也取獸有法不殺胎不殀夭是也死生鱻薨辨其物宜公宜私審其當獸人所掌政令不過如是介甫謂周沛澤多而禽獸多人皆患其逼唯周有以勝之然後中國之患除獸人之官修與百姓之大者其論更迂怪而背謬矣

鼈人

掌取互物

鄭司農曰互物謂有甲蒲胡龜鼈之屬王氏謂殼相交互也下文以時籍魚鼈龜蜃凡貍物司農謂籍以杈刺泥中搏取之則互物爲物而籍爲取物之器明矣吳氏曰取埋藏沉潛之物必有待於互物若今之魚叉則互物又爲取物之器矣其訓下掌凡邦之籍事則曰邦之籍事凡非網罟可取而器之有類於叉可以得魚鼈者皆是何其與互物之解自相矛盾也

瘍醫

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原缺第九、十葉

先王之於祭祀必內盡其誠而外備其物朝事象事生制食之進饋食象食時所進加籩象飲食之有加羞籩象其羞之有羞所謂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者內盡其誠也水草之菹陸産之醢細物也三牲之俎八簋之食美物也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也天生地產莫不咸在其物可謂備矣而且稻麥黍稷皆三推五推之殺牲牢豚魚亦須制烹臊糗之丸則備物之中而誠意又寓焉矣善乎臨川王氏之言曰孝子養親欲致其盛欲致其細又欲致其難且美而又必欲自致焉朝事以下諸節先王於祭祀凡孝子所欲致於親者可謂無弗至矣糗餌粉餈酏糝之類其

穀出於耕耨而且用舂治烹和之力爲多服其勤而致新以進正所謂自致之道也如此解經方能曲盡先王祭祀孝敬之誠意區區字句之釋名訓義抑末矣

冪人

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

疏布程氏謂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女功之作始於粗楊維曰霧縠之粗麗女功之盛也故先王於祭祀尚疏布焉王昭禹曰言畫則知疏布之素言疏則知畫布之密皆非也觀下文凡王巾皆黼則此皆畫巾可知冪八尊用疏布冪六彝亦用疏布又可知[illegible]

六藝獨不倘諸布哉蓋互文也耶禹又以下文王巾皆黼知此誤也亦皆黼而以鄭注黼雲氣爲非論郤是鄭注文無所出也

凡王巾皆黼

史氏曰黼者繪以斧形而白黑半之白黑西北乾方之色而斧又有斷制之義以乾之剛健斧之斷制以進賢退不肖而不至惔與過視黼巾足以知戒其言辨而醇古聖王戸牖刀劍皆銘亦猶目用警意也但剛健斷制於國家凡百政治何者不宜而獨以用賢退不肖爲言亦拘矣又云祭巾既用布王巾豈敢以他物爲之以此知黼巾亦布因致慨堯舜飯土增啜

鉶羹者以天地宗廟之奉不過陶匏所用後世天地宗廟之器未之有改而自奉乃金玉文繡矣論亦偉

宮人

掌王之六寢之修

修鄭鍔謂修飾以致美大非先王設官以掌之意矣宮人所掌皆勞事末務無乃褻甚不知褻事王事也王事天事也其以吉士而統於天官正所以弼王使之敬而勿褻也吳氏謂居高明遠濁穢所以養神明而清志慮亦斯義耳昔衛武以爲荒耽之警則曰夙興夜寐洒埽庭内子有庭内弗洒弗埽晉鄉以不能修正國之道則此勞事末務豈細故哉余謂修修治宮寢掃除無穢是也若云飾美是爲遊玩之觀則大謬矣

掌次

掌王次之灋

灋下文旅上帝祀五帝師田役射等所宜張設者皆所謂灋也注云大小丈尺史氏謂廣狹多寡之制度於文無出不必從

大府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劉迎曰式者九式貢者九貢顧東巖以爲合乎法式者之貢古者任土作貢如靑之怪石徐之浮磬皆式

貢也顧說是玩好之用陳及之曰非供耳目之玩宗廟之鎭器大府之守器諸侯之分器皆取於是以其可玩也故曰玩好先王於玩好以餘財共之以明無餘財則不共諸器皆朝廷之不可闕者寧得以無餘財而遂不共乎恐不然矣先王玩好其非後世珍禽奇獸縱耳目之欲可知若文王靈臺靈囿靈沼與民相歡樂是亦玩好也夫何傷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

此總言凡邦之用財皆於此取足也其用九貢九賦九功之入可知黃氏謂九式之當用邦賦者貢不與有餘不足推移之而必取具其意以經文單舉賦言

用也亦拘而不通矣聖經文法言賦則貢功皆在必如黃說則當云凡邦之貢用賦用功用豈復成文理哉

玉府

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金玉玩好兵器良貨賄屹然六事鄭鍔謂金玉良貨賄固可也兵器豈可玩之物似以金玉兵器良貨賄俱在玩好中矣黃氏謂王之金玉玩好兵器貨賄必取其良者下奉上當如此似又以金玉玩好兵器又皆在良貨賄中矣皆非是兵若兌之戈和之弓[illegible]若赤刀弘璧之屬良貨賄其貨出於自然而美者王昭禹云然玩好非貢賦之入必責以玩好之物但其地只產此物可以充玩好亦足以便其所貢胡氏云然二人之解爲諸家所不及宜從

司會

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司會職會計者其始致財用也必先知六典八法八則爲治之大本以此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其於國政之是非民情之疾弊無不考察治正之然後施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以致之及以歲會考歲成之後又必周知四國禮樂刑政之治歲會雖不足而其治可旌歲會雖贏而其治有可廢乃詔王及冢宰廢

置則知政治與財用相關通而逆治知治又爲理財之本也財之出納掌之甚易持法以較用之當否則甚難府藏之官司書總其文書職歲職內課其出入職幣主其餘財各職其一而會計之官獨以法職其全焉司會持法者也其任重凡王后六宮世子與大卿相大夫士其用度當否皆得鉤考舉正之故國無侈費而財用足後世會計之官收掌出納其下之奉者有人糾察理正其上之用者無人以致人主窮奢極侈於上人臣承上意急征橫斂於下民不堪命而國空虛皆司會不設之過也漢之計相唐之度支使猶有周官遺意然而行之正以司會之名責以司會之實其於國家財用其補哉乎

司書

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

凡徵於下而奉於上者皆所謂稅斂也不過九貢九賦九功而已易氏以釋經者謂稅斂在貢賦之外遂以稅斂爲九職之稅斂則非矣法定制也掌事者受之而不敢於法外取民黃氏謂通其有無介其緩急而出其稅斂之法是司書隨事自出通融之新法矣又非也

職幣

振掌事者之餘財

振註云拼也撿也疏云以財與之謂之拼知其足創謂之撿夫振無與財意似不可以拼解振按說文拼上舉也王禹昭謂振者以時舉之恐積久遺忘訓拼爲舉庶幾近之要之拼撿皆非經文用振字本意恐人以餘財爲無用而輕忽之也則振之使知皆斯民膏血當寶之如珠玉又恐人以餘財爲利物而妄用之也則振之使知皆國家謹身節用之餘毫末不可以濫費益振有整頓奮興之義而餘財不致沉滯則養老賑饑必多格外殊恩又有震動謹禦之義而餘財不致耗散則冢官非食廉成恭儉盛德成周覺察餘財而振之何如是之嚴切也後世借古餘財之名

因有羨餘之貢皆暴斂橫征於民以與幸國家之恩榮者嗚呼徒致其生平耳亦可哀哉

內宰

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

書賈氏謂書之於版似書版爲一事矣劉執中謂六宮之陰禮九御之婦職王內之政令閽寺之法禁皆其所以爲書又似內宰所掌一書足以槩之矣況經文明言掌法以治如何將政令與陰禮婦職法禁並列耶恭書版圖截然三項書鄭鍔謂所以教宮人如後世女則女訓之類版圖劉氏謂宮內百職之名氏皆載於版宮寢內外之廬舍皆畫於圖是爲得之歟

令凡王內之百事皆政令也康成謂閽寺者非內宰治之治百事使各當耳鄭鍔謂其意以爲狎暱既褻則情與愛洽頗辭媚熟則公爲私奪故以宮閫政令付內宰示大公至正以塞險詖私謁之原其言殊大而無當也

以陰禮教六宮

后妃與王同體嬪御亦王所愛幸此間最難處揣並寵則妬不答則怨憎則有讒言愛則有私謁甚之任姦邪而害忠良易冢嗣而傾社稷皆種於此此內宰所以有六宮之教也林之奇謂宮禁之寄房闥之事內宰何能教之男女之別正家所先未聞使外官治

內事固哉斯論所謂教者非親相授受也古者后妃皆立師傅葛覃言歸首告師氏左傳傅母不在宵不下堂是也擇師傅以朝夕訓誨寧非內宰之所以教六宮乎如林云是視周家內宰如秦之呂不韋漢之審食其唐之武三思委以國事而令其監宮中參謀不悖哉陰禮余意李氏所謂德皆正言皆順無冶容無廢功無後服無褻道陰禮也關雎之不淫葛覃之躬儉樛木之無嫉妬螽斯之多子孫卷耳之輔佐求賢兔罝之莫不好德亦陰禮也王昭禹以凡內事皆陰后祭市司徒教親謂之陰禮與此意同倘不及李說之親切也

使各有屬以作二事

二事鄭註謂絲枲之事王氏謂祭祀賓客之事經無明文似硬差排作二事也黃氏曰九嬪職曰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功即婦職作二事以作事爲女功可二字究無着落易氏以爲左氏載史墨文言曰物生必有兩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王以三公爲貳則知王后以三夫人爲貳諸侯以三卿爲貳則知三夫人以九嬪爲貳矣正合此經各有屬之義據此是以貳公厶化之求釋此貳字恰符各有屬意殊勝強尋二事作證之支離也

內小臣

正其服位

前內宰已言正后之服位矣此復言者某氏以爲傳內宰之所正耳贊后佐后皆內宰親之至此獨命內小臣傳正哉鄭鍔謂內宰所正者大祭祀之時此乃正之於宮閫之中耳斯論得之

有好令於卿大夫

陳及之謂內交卿大夫之賢者賢亦衆矣豈王后所宜交郎氏言后親族爲王朝卿大夫者得之鄭註云后於其族親所善者言親而不爲所善者亦不與也其論更爲完善

閽人

奇服怪民不入宮

言宿衛之士偶有奇怪者即禁止之防非常也若常人從未入宮即非奇怪已早閤諸宮門外矣

凡內人公器賓客

史氏曰內人應役之人公器應用之物是矣王以公卿大夫之妻應得入見者解賓客何所據而知公卿大夫之妻爲賓客也余謂賓客常出入王宮者與應役之人應用之物等必有節以導之也

寺人

掌內人之禁令

史氏於上文戒令訓曰戒飭其怠令趣其行甚然兩

事至此復訓爲一事前言戒令戒於未然此言禁令禁於已然何自相矛盾乃爾黃氏謂在宮有警戒之令於外有禁止之令亦支離余意曰令言其所當行者曰戒曰禁皆言其所不當行者經偶變文耳無庸過爲分晰也

九嬪

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

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學在是千古之婦道亦盡於是矣與顏氏之子非禮勿視聽言動者爲千古聖學之本同一切近篤實固範圍天地而不過也內宰陰禮舉其要耳九嬪之教乃致其詳亦與四勿爲克復

之自等著乎劉執中之論嬪教也曰婦德以柔順貞潔為本婦言以溫柔正順為則婦容德以正其心體以正其容步武宮商動靜禮樂是也婦功務祀潔籩豆以致其潔奉養精膳羞以盡其心致力祭服歲功之所施也蓋禮參盛德微有贊佐也金史后妃贊以麗色相高巧言相傾衒能市恩逢迎固寵喚後世婦學之不修信哉而班惠昭之言婦行亦可為凡為婦者鑒焉故附錄之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余謂四事以德為本苟無其德徒言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詩刺之矣徒容冶容誨淫為盜之招易惡之矣徒功牝雞司晨惟家之索書戒之矣故婦學之法以德為首焉

世婦

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

賈氏謂使世婦致禮物但弔是大名雖致禮亦名為弔似以世婦無弔卿大夫之禮矣鄭康成曰王使往弔鄭仲與曰王后使往弔王氏曰世婦視大夫故使弔臨於卿大夫之喪蓋世婦象大夫自應有弔喪之禮故或為王使或為后使也況下篇女御云從世婦弔於卿大夫之喪則世婦之為弔喪益明白矣賈解非是

女史

女史

女以史名與王之左右史等凡后之事以禮從與左右史記王之言動等執彤管以侍后女德善惡必書不獨王后無非禮之動而宮女亦皆惕而修德此豈女奴曉書者所能辦哉鄭氏之說非是劉執中云蓋擇嬪御之賢者為之何氏曰皆窈窕之淑女以掌其教也則得之矣

典婦功　典絲　典枲

典婦功典絲典枲

絲枲婦功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使之勤作不苟典職耳此人主奢儉所自節國家存亡所關非士人掌之不可益奢必淫佚淫佚必縱恣貪殘暴橫所必至也國安得不亡儉必省約省約必謹慎憂勤惕厲所時稟也國亦賴以存人主苟知一蠶所出僅有一忽五忽方成一絲則一絲之得良不易矣與農之粒粒辛苦等豈得用如泥沙曾無一毫顧惜哉士人朝夕左右俾王思絲所由來惕然於女工之艱則愛物之心生暴殄之懼深而恭儉之德成矣非然者導上之

欲而長其惡敗國亂政可勝言哉此先王所以設三官必學以士人也

周禮質疑卷二

襄城　劉青芝　芳草　纂

地官

序官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

王道必自鄉始古者以三公爲鄉老三公無專職在朝則稱公在鄉則稱老在朝則上與天子相坐而論道參六官之事以進退百官而不畏其僞在鄉則下與百姓相親而言教行六鄉之事以搜賢舉能而不嫌於褻三公位尊道隆位尊則其言易從道隆則其教易行鄉老日與鄉人接聞見審而是非真毀譽公而賢否當是以三年大比賓興賢能以獻於王也必有取於鄉老蓋鄉老師教也非公位固不足以當之先王設官之意謂教必發乎邇而後見乎遠也故於鄉特設三老焉

大司徒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四方風土不同習俗亦異所謂移風易俗者因其常而施教焉非紛更變改之謂也五土剛柔異性遂其性之近矯其性之偏而教行焉矣高明剛克沉潛柔克隨之也剛必折濟之以柔柔必懦振之以剛矯之

也秦晉强猛訓之以揖讓吳越弱懦鼓之以振拔困其自然去其太甚潛移默化道一而風同正所謂安擾之也武侯治蜀用威曰威不立則惡不行當時不苦其難無他安之也荆公新法行四海沸騰不安孰甚焉夫然後嘆先王安擾之爲善教也

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

語曰祭思敬又曰祭如在如在則敬自生安敢有苟且之心乎賈氏謂死者向敬則生事其親不苟且也非是

以刑教中則民不虣

中字應作去聲讀以刑教之中乎禮中乎法耳非謂

其有過不及之失而教以中道也鄭鍔謂民之暴以不知自歸於中道非是鄭又引書言臯陶明刑而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爲教中道之証更謬甚矣

以度教節則民知足

鄭鍔以民積財貨常有不足之歎以度教之安敢無自足之心其論狹而强王昭禹曰以度教節則衣服械用有制貴賤有等民皆安分而無覬覦之志所以知足也斯言得之

以任土事

鄭氏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賈氏謂任人性居之居澤者利其魚鹽居陸者利其田蠶余謂任人之性而居之非先王以法辨名物而相民宅之本意也蓋能釣者居澤能耕者居陸乃所謂因其能大司徒相其宅而任以土事意在斯乎鄭鍔以任爲任土作貢此處尙說不到貢賦上觀下文制天下之地征自見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周公宅洛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是周家建國用卜未嘗用土圭之法即以土圭測景論溫公曰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時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據此是地中屢變將建國亦隨之屢變乎况堯都平陽舜居蒲阪文王居鎬初未嘗定求地中以建國也善乎王志長之論

曰惟王建國云云非當年已試之實錄乃言帝王均平四海制作詳備應若此耳鄭鍔所聞於師土圭測日之法亦有不可解者師云冬夏二至晝漏正中立一表以爲中東西南北各立一表其取中表皆以千里爲率其表則各以八尺爲度於表之傍立一尺五寸之土圭爲日南者南表也晝漏正而中表之景已與土圭等其南方之表則於表南得一尺四寸之景不及土圭之長是其地於日爲近南故其景短南方偏乎陽則知其地之多暑他三方類是余謂中表有定地方知南北東西之表之景之偏今中表定於何地乎將合四方之表以求地中乎而四方之表亦無

定跡。此皆其可疑者。

以土圭土其地

前言土圭之法測土深。鄭司農云土深謂東西南北之深。鄭鍔曰凡地之遠近里數侵入則謂之深。今史氏訓以土圭土其地而云測土深之法又以淺深言何與。史云穿土至深莫不有沙礫土面有膩土則肥土。圭測其淺深而知其肥磽。土面有膩土自肥。深土有沙礫自磽。此理之一定。何以測為。況地之淺深。土圭以何法測之乎。易氏曰土其地者依倣王國之法。以定東西南北之勢。然後制其小大廣狹之封。斯言得之。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金穰水毀木饑火旱皆所謂荒也。萬民將流徙而走四方。先王乃以十二政聚之。然亦是第二義矣。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十年蓄積。豈禹水湯旱所能災哉。此預防凶荒端本澄源之良法也。蓋未荒而備之。莫若九年之餘。已荒而救之。莫若十二政之聚。李悝平糴法。豐年賤收之。凶歲發而糶之。穀價不貴。耿壽昌常平倉。穀賤增價以糴。穀貴減價以糶。民均受利。此又其次也。周世宗於淮南饑貸米不責其償。可謂仁人矣。胡寅曰若責其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貲。或胥吏以詭貸而徵諸編民。皆民所甚病。此亦不可不知也。富鄭公賑饑青州。可謂處置得宜矣。丘濬曰地有遠近。數有多寡。人有老少。聚為　處。則蒸為疾疫。散之各所。則難為管理。不置簿書。則無所稽考。不依次序。則無以徧及。置之則動經旬月。序之則緩不及救。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行足致弊。此亦須兼採也。先事之備之善。與不及事之弊。後事可鑒矣。趙抃知越州。前民未饑。為書問屬縣災所被者幾鄉。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可僦民治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使各書以對。曾鞏曰見旱勢之方熾。知歲事之必歉。前民未饑已為濟饑之備。後世有志於民者。當依其條件先事訪問也。蘇軾與林希書言熙寧荒政之弊。費國家錢米累百巨萬。於救荒初無絲毫益。救之遲故也。丘濬曰朝廷須定奏災限期。頒行天下。災八分以上馳傳。五分以上差人。二三分以上入遞。隨其遠近以為則。限緩不及期有罰。如此藩服監司郡縣守令有不以救災為急者乎。斯言可師也。他如趙清獻在會稽不減穀價。四方商賈輻湊。韓魏公在仁宗朝請罷鬻沒官之田。募人承佃。為廣惠倉。散與鰥寡孤獨。皆當祖其意。審時度勢。臨事而行之。至戰國時秦饑乞糴於晉。魯饑乞糴於齊。漢武詔令水潦移於江南下巴蜀

之粟致之江陵此皆後世移民移粟術且權易之術卑卑不足道矣

六曰去幾

鄭司農以爲關市去幾王氏曰門關所以防姦人出入不幾得乎幾者市之去幾也斯言得之

九曰蕃樂

杜子春讀蕃爲藩謂閉藏樂器玉藻年不順成食無樂大司樂於大札則令弛縣解縣不作而已何以閉藏爲

十曰多昏

昏必用六禮凶年不責以六禮則昏者自多非命之多昏也呂氏謂凶荒之年多是匹夫匹婦不能自保殺禮而多昏使男女自相保之義亦通

十有二曰除盜賊

前不緩刑此云除盜得無自相背戾乎非也小過刑可緩大罪必用重典也凶荒之歲姦人乘間竊發一夫夜呼萬衆響應非有以重懲之鳥駭鼠竄竊弄鋤挺禍亂之機已兆於此此荒政必以除盜賊終也辛棄疾帥湖南賑濟榜文曰刼禾者斬正師此意耳

六曰安富

凡富以克勤克儉得者居多亦有何辜後世乃以豐富故征取無藝而暴吏更以鋤富强爲能貧者同不

可使之朝夕不給富者寧可使之室家不寧平均非盛世愛養萬民之道也故先王思所以安之安者不擾而已不擾則自安李氏曰大司徒十二教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以本俗六安萬民其六曰同衣服知足衣服不異則富者安非也

以本俗六安萬民

魏莊渠以爲祖宗根本所在民不忘本則善心生俗字無下落且安萬民何說不到生善心上劉執中以爲使俗有本安於其生本俗二字折講不得顛倒不得且俗又以何者爲本乎皆非也康成訓本爲舊得之以因也因其舊俗而不爲紛更則自無擾亂正所以安之也

三曰聯兄弟

註以昏姻嫁娶訓兄弟似非兄弟字本義疏引爾雅釋親云母與妻黨爲兄弟此處似說不到外親鄭鍔云自一世二世而後分房析族遂以疎遠以兄弟之不聯庶幾近之劉執中曰兄弟衆多者必使受田同井則手足相應衣食相資父母相接子孫相親以此訓聯兄弟甚爲切實而萬民之安即在其中矣

使之相受

杜子春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畢以移徙言亦狹矣鄧潛溪謂老受而終之幼受而長之窮無歸者受而

養之又情事之必不能者先王豈肯强人以所必不能哉鄭玄曰宅舍有故相受寄托其說爲長曰有故不時行也曰受寄托不負寄托正比閭之誼也

使之相賓

相賓相敬之忠先王敦睦之教也如斯而已康成謂賓客其賢者於何見其爲賢者而賓客之乎鄭鍔謂賓興之時彼賢我賓我賢彼賓但以三歲賓興言亦非先王治鄉使相賓之本旨也陳君舉謂一鄉萬二千五百家所謂賢者必灼然可用使之相賓必賢而可用乃相賓彼非賢而爲庸衆者遂可以不相敬乎大抵訓釋經文以簡易明白爲尚勿穿鑿勿附會勿泛濫勿深晦乃得

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

魏氏以登爲進而成之鄭鍔曰好逸惡勞民之常情任以職事使之勉力赴功乃所以登之是矣劉執中以登爲登於籍如能稼穡者登於稼穡之籍大司徒安能衆邦國都鄙之萬民之任十二職事者盡登於籍乎且登籍必稽籍亦不勝其煩矣

以鄉八刑糾萬民

大司徒以鄉三物糾萬民而復糾萬民以鄉八刑何哉蓋教非刑則不行也始之懸象以教也本以賞民之帥不帥無罰民將日流於不肖繼而選舉之政行姑用其所親潛德幽光聽其沉淪草澤不舉蔽賢故也是以古之司教者上賢以崇德必簡不肖以除惡及教成而用之也進賢受上賞蔽賢必蒙顯戮用是人材蔚起野無留良昔齊桓公於鄉長復事必親問焉有閒於鄉者不告謂之蔽明鄉之秀出於衆者不告謂之蔽賢鄉之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不告謂之下比皆以五罪罪之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斯即先王糾萬民以鄉八刑之遺三物八刑皆言鄉老教必自鄉始是以古來觀人者必資鄉評用人者必取鄉舉故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造言亂民如鄭詳訛言惑衆左道亂政當付大司寇用重典矣余謂造言妄言也亂民不循繩墨也且輕說方與教刑合鄉刑教刑也書曰朴作教刑

其附於刑者歸於士

司徒掌教之官不服教而有獄訟聽而斷之猶冀其可教也至非教刑所可治然後歸於士附麗也麗於司寇士師之五刑乃歸之耳故項氏以司徒斷刑士行刑爲非

小司徒

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

王東巖謂征役之施舍只是凡征民力以受役者於

貴賤老幼廢疾。則弛其力而舍之。是小司徒掌教法以稽以辨者。只爲力役一事。亦太狹矣。且貴者尚有力役之征乎。王昭禹以爲貴治賤。賤事貴。老在所養。幼在所慈。廢疾在所寬恤。方與小司徒。教法合。凡征役句文是推開另一事。說或征或役。宜施宜舍。自有法。在征役須如疏解。征謂稅之役。謂徭役。施舍須如鄭景望解。施猶加也。或加或舍。必辨其實。乃爲得之。

以施政教行徵令

政教徵令判然二事。皆以所入民物之數而斟酌之。易氏所謂據其數而舉飲射之類而起師田之類是也。賈氏謂小司徒施政教徵索於民。似將徵令牽入政教內。又云及所施政令。改徵爲政。以施字貫下。又似徵令卽所施政教。均參雜不可從。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

古者軍法起於鄉。鄭注所謂因農事而定軍制者也。陳君舉曰。有事。致之行陳。無事。歸之田里。無招收之擾。無廩給之費。先王寓兵於農。誠千古不易之良法也。王明齋謂攷六鄉居民之數。一比長所統合有五十家。一比長所統僅五家而已。合五比爲閭。閭有二十五家。自有閭長統之。康成云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則閭有長之明驗也。其所云伍之人取於家之內。是所云十家取一人。則非按鄉遂之制始於五家之寡。終於萬有二千五百家之衆。倘十家而取一人。僅得一千二百五十人耳。積伍而爲軍。亦是萬二千五百人矣。天子六軍。蓋七萬五千人也。家數豈足敷人數。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家起一人爲軍。六鄉六軍備矣。此古之軍所以必起於鄉也。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

周家授田之制。參差不一。大司徒言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遂人言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司徒遂人蓋以田之肥瘠爲授田之多寡也。小司徒言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大司馬言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小司徒大司馬又以口之多寡爲授田之肥瘠也。王制言農田百畝。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孟子言一夫百畝。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王制孟子又謂授田有定畝。而以食人多寡爲農之上下也。孟子當周末造。周官周禮豈不

知之而言周制獨與周禮異王制言者其間見當必以王制爲可從耳後世言授田者自當以孟子之言爲宗田限百畝不言肥瘠自按授田之區之地之肥瘠而均之肥瘠均人心安矣先王制作固不强人以所不安也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正卒也其餘皆羨卒從役家一人民力已寬更有羨卒備代民力自有餘唯田與追胥竭作以所役近且暫故正卒羨卒乃盡行耳先王愛民甚故不肯盡其財力所以國有閒田民有羨卒後世反此晉作州兵魯作丘甲按籍調發不遺一人秦自實田唐括逃戶隱田山陬海澨尺土必登於是民財殫民力盡矣夫然後嘆先王毋過家一人之爲愛民之至也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

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平居掌衆庶之政教戒禁者也及起衆庶用之則自有臨時之政教戒禁在小司徒乃掌之耳鄭鍔以小司徒位尊爵高乃能合政教與戒禁兼掌之彼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爵位不逮司徒者僅能掌政教戒禁之一乎必不然矣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鄭鍔謂大事常事之大者如田役之類家一人足矣

故致授田之夫大故事出意外患生不測非家一人所能禦故致爲羨之卒不執定大事大故爲何項待之如鄭謂大事戎事大故災患無乃太拘乎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此治野之法承鄉法而起者也故曰乃鄉地近內沃土多而萊少則有井無牧至野外之地肥磽相兼乃可井牧井用井折而行也王東巖言井其田野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公田處中私田包外是也牧其田野土地授萊視田半下地授萊視田倍中地用萊等是也至比折之法左氏與議言之詳矣沃衍之地九夫爲井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當一井比折其當則井牧或兼施或單舉方成活法而不鄉於所用周公經地設井立步制畝當年經畫自有定制後人詮釋不無參差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各私百畝公田居中亦百畝或以爲八家同養公田先治之或以爲八家各耕百十畝以十畝爲公田此分田治田之不同也一夫田百畝除山川林麓三分去一則僅六百畝此數於百畝者又一

易再易之田或家二百畝或家三百畝文溢於百畝矣此畝之取數多寡不同也後人欲行古人法但師其意可耳八家同井存亡相守出入相司嫁娶相媒有無相貸疾病相救是也區區較量於田畝多寡間亦末矣周公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故通率備言之縣鄙之名偶同公卿采地鄭註遂謂造都鄙爲采地制井田也固哉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邱邑縣都地各有域分之使不相亂域各有守辨之使不相踰然後農圃虞衡因地以施其職因職以起其稅且又必遠近輕重適其宜而得其均故曰平康

成謂守爲虞衡之屬王昭禹遂以山虞澤虞掌其政令爲守無乃侵下其職位乎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六鄉四郊之吏教治有優劣政事有得失其中夫有勤惰屋有修廢以及戶口之衆寡六畜之登耗器械之備乏平之正之攷之正所謂大比也以待政令賈氏謂以待政令所須則供之是矣項氏曰政令卽大比之鈎考前已平之正之考之矣復待鈎考乎王氏曰待誅賞之政令前歲終考屬官而誅賞自鄉郊至都鄙有地治者皆屬官此六鄉四郊吏獨非屬官乎誅賞於歲終三年大比再行誅賞先王恐無此制也

鄉師

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

國比之法卽小司徒九比之法卽大比吏之法鄉師用之故曰國比之法林氏謂卽大司徒五家爲比之法五家爲比特五家之總名耳與下文閭爲五比之總名等焉得謂之比法乎夫家衆寡衆寡之數耳小司徒夫家九比之數鄭玄謂出九賦之人數是也稽察衆寡之人數耳尙說不到可任可施舍易氏謂稽夫家衆寡謂其可任者辨老幼貴賤廢疾謂其可施

舍者分配更屬支離辨其老幼貴賤廢疾辨人耳牛馬之物辨物耳辨之者何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兩辨字正相應故以此句結之夫家衆寡以時稽察而已與此結句固無涉也

旣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

司空掌役州里出役鄉師則受州里遣役之數按司空功作之章程而因以鈎考稽察其役事也黃氏謂要與法參互之其事可逆而知則逆爲揣度之辭非鈎考之義矣且役事必逆知何謂哉

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

而陳之黃氏以爲句絕書陳列也較鄭註爲順觀上下二句皆以以字起以而字轉益了然矣旗物易氏謂鄉邑之旗非司徒之旗是鄉邑各有旗各有方色辨之使不相亂故有政令刑禁之治其非司徒所建熊虎之大旗明矣大旗致衆庶而陳列之已耳鄭註亦非是

於其鄉器

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各示集爲其所共之器而鄉師則又總比閭族黨州鄉所集爲之器而稽之者也鄉師四人二人主三鄉恐鄉器之不備與敗壞也稽之惟比長閭胥等是問庶鄉可無不完之器矣惟此鄉器財出六鄉之家用共六鄉之人鄉師掌而稽之以成此大同之美俗王氏以爲鄉器比閭族出於民黨州鄉出於公且以王昭禹謂鄉器皆集民財爲之爲非而曰行禮以教民而反取於民乎然則比閭族獨非教民行禮之地而可以任其取民乎至鄭氏謂比閭族黨之服器出於比閭族黨之所罰而爲之假使無可罰器即可以不制以先王公物和俗之大典而謂必待里布屋粟之罰而始成其論更悖謬矣

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

攷察稽展皆爲鄉吏而言非謂鄉人也攷教察辭鄭

註所謂視賢能以知道藝與否視吏言事知其情實否是也稽器王昭禹謂禮吉凶賓軍凡備物致用者王氏謂稽稽其足否與良窳是也展事王昭禹謂事凡施於名物者皆事賈氏謂展行事展省視之知其善惡是也蓋然四項皆兼兩端故下文云以詔誅賞鄭鍔謂攷教則察其辭稽器則展其事若以攷教先察辭稽器乃展事者王昭禹謂教之不明常起於辭之不正又若以辭爲可以亂教者均失之矣

周禮質疑卷三

襄城　劉靑芝　芳草　撰

鄉大夫

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下文興賢者能者鄭註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者下文興賢出使掌之興能入使治之賈疏賢者德大故使出長能者德小故使入治道藝屬能爲小德其次於德行明矣朱子謂大而天地事物之理以至古今治亂興亡事變聖賢之典冊一事一物之理皆曉得所以然謂之道似將道字說得太太了如何謂之能

謂之小德須合鄭註賈疏參觀始得

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

人爲天地所鍾毓材乃帝王所長養故三年大比其賢其能之選鄉則賓而興之獻賢獻能之書王則拜而受之曰賓曰拜敬之至也登於天府與宗廟寶藏等蹤以人材者國家之寶物也後世求賢取士試院圍以棘聲名袒祼以進校卒夾持窮搜極索片紙偶誤輙被斥逐糊其名易其書其求之取之如此之嚴且密及觀其所得賢士乃以一日東塗西抹之文字遽享終身驟貴驟富之爵祿又何其輕且易也天下安得有眞材國家安得有善治哉試觀先王之世其教之也比有長以防其奇衺閭有胥以書其敬敏任恤族有師以書其孝悌睦婣黨有正以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攷之鄉大夫興之其成材也如是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秀升之學曰俊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然後可以從政其用材也以第而升如此王定賢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又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其官材之辨論也又如此此賢能所以群起教化所以大行也今欲講求政理當自得人材始至人材所以教之興之官之又當倣之古法故曰

鄉舉里選百世不易之良規也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

射以觀德自以射之五物詢衆庶也王平仲以賈氏附會後鄭其說支離當矣易氏以內志正而其節比於樂是之謂和黃氏乃以節比於樂爲興舞非也易氏云已射皆有舞以爲發揚蹈厲之舉得之

黨正

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

正齒位即下文齒鄉里齒父族不齒等壹命鄉里老者長者先之再命父族老者長者先之謂其近於父兄長長之義也三命不齒謂其近於君貴貴之義也

貴貴長長正所謂以禮屬民黨於序飲酒不同於他飲酒者正在此陸佃謂坐主人於東南坐賓於西北等爲正位六十三豆七十四豆等爲正齒而以下文一命再命等次入正齒中以爲正齒之証則位字又以何者爲証乎經文於飲酒於序下加一命再命之文則知所正者齒之位非齒與位並舉也

比長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

先王教民之法何其詳且備哉人必識法教乃行故月吉之教先以讀邦法州四讀法黨歲七讀法族十四讀法是也比人稀必隨閭胥讀法鄉已爲賢者能者故經無讀法之文有善必錄人乃勸故讀法即繼以所書敬敏任卹閭胥書之孝弟睦婣有學族師書之德行道藝黨正書之是也若比長禁其奇衺之心而已州長攷之鄉大夫興之而已故經無所書之文勸戒賞罰必相兼教化乃成比之有辠則相及閭之失禮則有觵撻之罰族之相保相受相及相共黨之料戒州之料其過惡鄉主興賢興能然三年大比必攷其德行道藝乃興此德禮之教所謂必輔以政刑也禮教人情所苦飲酒人情所樂先王侮於人所樂時而行禮教焉州則一年再飲春秋習射從而飲之黨則一年一飲歲十二月因大蜡於序飲酒族無飲酒禮因祭酺而民得相爲獻酬鄭註所謂合錢飲酒爲醵也比閭二十五家耳於農隙賽神報功曰飲酒飲自有禮但經無明文耳鄉則禮教成賓而與之乃鄉飲酒禮之大者攷以此終焉余按學記註一閭同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民朝夕出入常受教於塾又按書傳說大夫七十致仕者歸教於閭里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右塾庶老坐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則註所謂朝夕受教於塾想即此右塾左塾之上老庶老也此又見先王教民無間朝夕不在黨庠術序中而爲比閭族黨州鄉經文之所不及載者故備錄焉

封人

令社稷之職

社稷之職康成謂將祭之時諸有事於社稷者若爲社事而單出爲社田而畢作爲社祭而供粢盛皆所謂職事也鄭鍔謂諸侯當守社稷之職恐其廢而不祀封人則令之使無敢廢職諸侯豈封人小官所得令之使不敢哉必不然矣

飾其牛牲

飾取其潔非取其華也康成謂刷治潔清得之王昭禹謂飾以文繡非是

舞師

凡野舞則皆教之

野舞凡野人欲學舞者舞師皆教之以待用在舞徒四十八之外舞徒徒之能舞者故經文於徒上加舞字舞師但帥之爲舞耳賈氏曰掌教野人國有祭山川等則舞師帥領徒舞似以下文野人爲舞徒非也賈氏又云樂師六舞教國子并有旄舞人舞此教野人故無此二者則直以教兵舞帗舞羽舞皇舞之四舞爲教野人矣何其謬也

牧人

共其犧牲

詳謂犧牲爲羽毛完具又引周景王時賓見雄雞自斷其尾曰雞憚其爲犧斷尾不爲犧則犧必體具也鄭鍔云上言牲物此謂犧牲蓋牷全也犧亦全也牷之全謂色純犧之全爲體具鄭司農解牲牷云牷純也玄則以體完爲全王志平謂純色曰犧牷亦毛純無雜又云牷從全體無傷毛無雜均有全意解犧牷者紛紛訖無定說余謂凡祭祀用牲必取色純體具者犧牷兼之彼以何者論色何者論體均失之矣

載師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薛氏云宅不毛者其長有里布之罰田不耕者其長有屋粟之罰民無職事則又罰其長以夫家之征是以長之所轄者有此游惰之民而因以罰其長也朱子謂士大夫之有土者宅不毛以爲亭臺田不耕以爲池沼家養浮泛之人是又以士大夫之有土者有此不毛等事而以里布等罰之也王明齋謂爲工商雜流言之有此里布等罰耳均授以宅里彼專於別業構屋皆滿而不毛均授以夫田彼則唯事別業不暇耕而他人耕之閒民雖不授地亦當計其家之衆寡而施以征役以當十一十二等之征以上三說皆言罰有事主余玩經文三凡字爲凡有宅有田無職事之民言之也爲凡不毛其宅不耕其田不任職而爲游手之閒民施罰以警之也則上三說皆求安至所謂里布等亦必酌其多寡之宜以里布等名目罰之耳若執定一家而出二十五家之布一夫而出三夫之粟一民而出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恐非游惰貧乏者所能辦先王必無此強其所無之酷罰也鄭註云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供吉凶二服及喪器如此解則里布夫家之征又將何所用乎凡國用自有經制曷常仰給於此先王乃以此罰物充國用哉必不然矣

縣師

凡造都邑

王昭禹曰縣師掌閒田之地則造都邑者合天下閒田言之天下閒田都邑竝一縣師所能盡造上文固有軍旅會同田役大事鄭鍔云縣師閒有是戒往受法於司馬作其衆庶馬牛車輦會其車人卒伍備其旗鼓兵器然後帥之以至天下閒田大事恐亦非一縣師所能盡辦是皆攷於鄭註賈疏邦國之解而附會之也鄭云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王數周天下賈云邦國則六服四郊則縣國中故云周天下余意邦國卽邦畿也詩云邦畿千里畢就千里畿內言則諸處皆可通矣

遺人

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

鄭鍔謂五地委積門關委積出於稅其餘皆三年九年耕餘余謂三年九年之餘皆先王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者國家大經費乃用之豈能爲此五地艱危等事設哉五事不常有故各因其地所出之物之餘以施惠焉不常有俟時而予故曰待卽門關委積以稅推之則五地之委積自各有出處又必以其餘乃用則以事不常有所用無多故也至養老孤以門關委積賈氏云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死政老孤國家自有周恤大典必不借此區區稅餘余意老孤乃出入門關之老孤無依者耳非死政者鄭鍔又謂出商旅之利以養死義之家使民知義不勝利尤支離

均人

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

鄭鍔以力役興於農隙之時一旬而三日計冬之三月則二十七日中年無年以次而降爲十八日九日此周禮一經視歲上下爲用民力之節以漢文帝集諸儒剌六經作王制用民力歲不過三日爲非又以康成改旬爲均爲鑿余謂農隙力役是矣至謂三月之間慨用民力二十七日先王必無此暴政也按一夫二十七日千夫則爲二萬七百日是二萬七百工也以千夫計工便如是多夫至萬更當何如恐每歲鑿池築城之類用不盡如許工也康成訓旬爲均是劉執中所謂均其民力周徧皆用其三日也而文帝歲不過三日深得先王均力之意矣

師氏

掌以媺詔王

以媺詔王有兩義事甚微而爲王所宜爲者必詔王以行之善甚微而爲王心已萌者必詔王以成之昭烈謂勿以善小不爲孟子謂是心足王皆是此意故養君之善德必自謹小慎微始正君之邪心必自防微杜漸始

敏德以爲行本

敏速也勇也怠緩從事天下事都行不去註謂敏爲仁義順時呂氏謂敏爲不息之謂皆未安

保氏

保氏掌諫王惡

古者諫官無專設而諫言者衆後世特置諫官而無諫言卽言與不言等古之時王有惡保氏諫之瞽矇之官以領詩諫士師之官以傳言諫司市之官以市議諫上虞之官以獸臣箴諫是以王過惡日聞而國事不至於崩墮也自漢武置諫議大夫他官不越職言而諫官或以畏禍不敢言或以媚上不肯言或以軟脊不能言間有言循故事而已經歲不聞有一言關國計民生可登史籍者正言不上聞王惡有不日滋者乎嗚呼後世號稱諫官者可謂紛紛乃耳無聞目不矚口艱語如聾者瞽者啞者咸聚於一堂也哀哉

調人

凡和難父之讐辟諸海外 至 不同國

王東巖云調人所言謂過而殺人耳然過者在所赦而於人有父兄君臣之讐不可同處故使之辟此言殺人之賊本以過失在所當赦而使之辟恐傷孝子順孫之心也王東巖又云曲禮曰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游之讐不同國此主爲復讐之人言周禮所言主爲人讐之人設且調人之和難乃過殺人者耳非過殺人者自許以復讐也此與周官設調人之職之本意恰合故並錄之

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項氏謂與讐者瑞節使執其讐以歸於官有節則無敢敵者而忠臣孝子不至於遭害以孝子順孫爲能執賊耶彼自往執何煩官節以官節爲無敢敵耶殺人之賊死且不辟何畏官節倘以官節而使孝子順孫遭害是賊未得而兩命並殞矣康成謂王以剡圭使調人執之以治其罪其說爲允

凡殺人有反殺者

反殺二字賈氏謂旣殺一人其有子弟復殺之恐後與己爲敵而害己旣殺其父慮後患復殺其子弟恐天下無此賊人之情史氏謂殺人者死王已殺之而讐家復思報焉恐天下亦無此孝子順孫之情鄭鍔曰有司以法殺人有敢讐而殺有司者以此訓反殺二字較穩

媒氏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鄭鍔謂判妻爲夫妻反目至於仳離已判而入者也謂出妻再嫁出妻世寧有幾余謂已許字未娶其夫物故者是爲判妻鄭註所謂未成昏禮者是也

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

婚六禮必備令也有故不用令而奔者聽其殺禮而成婚不禁也倘無故不用令則罰之康成云重天時權行之直以聖經爲誨淫之書矣鄭鍔謂康成一語之謬傷敗風教信哉奔者六禮未備疾行之謂非私奔也

司市

平肆展成奠賈

詳訓展爲整整飭會者則成字爲閑文訓成爲平平成市物市物以何爲平成皆未穩鄭鍔曰平其列肆使有分界而不爭展省其貨之成否使中度而不罔

利肆定物成乃奠價之高下斯爲得之王氏解成字尤允王氏曰器中度布帛精粗中數木中伐鳥獸魚鱉中殺此所謂成也○試觀一市之間胥執鞭度以敘而行上旌有令市以時起大治大訟市師聽之小治小訟胥師賈師聽之肆平則地均成展則物良賈奠則直當市吏掌焉官有舍思次介次市官所涖止也市爲利藪次以思名先生欲其見利思義也次以介名欲其臨財勿苟得也市官顧之時凜凜焉嗚呼市囂雜地也而物置有所人安其敘秩然有條井然不亂熙熙攘攘而來者如遊靜處之宇非王者之市而能然與而王者之世可想矣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古者財貨之盛三登曰太平皆自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始故三餘者財貨之源錢布流通權一時之宜抑末也司市作布以濟凶荒札喪與湯以莊山金鑄幣贖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金鑄幣救困者同亦權宜之術耳後世因之不務源逐末爭貴金玉矣管子曰上幣珠玉中幣黃金握之非有補於暖食之非有補於飽蘇氏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可以爲衣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可以爲食語曰不貴異物賤用物金寶珠玉異物也布帛菽粟用物也今之人皆舍用物而營異物者也飽暖終無補饑寒轉怨天噫亦晚矣

胥

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或撻或戮或罰有罪者之三刑也鄭鍔謂撻而戮之又從而罰之古必無此疊刑易氏謂戮以示辱亦非正國典乃戮豈示辱哉

泉府

泉府

後世借名法周官泉府如王莽之王田市易王介甫之青苗均輸其爲厲民階亂不待言矣即以泉府論得人以理其惠小不得人以理其害大天下千百郡縣得千百賢人理之未必無小惠然亦不勝瑣碎煩

擾矣況古來君子少而小人多以擧小落落散布天下行周官泉府法病民病國大亂之道也竊疑聖王理財自有大經大法乃張官置吏日營營於斂賒榷書間與商賈爭利以行其私恩小惠王道蕩蕩王道平平決不若是也惠而不知爲政孟子嘗論子產矣平政辟人可故後人疑周公不爲利泉府非周公法理或然也

遂人

掌邦之野

鄉遂異名官因以異法亦不同有鄉法有野法自是辨異同者紛紛矣鄉不言夫一廛惟言受田而遂之上中下地皆言夫一廛鄉不言餘夫而遂之上中下地皆言餘夫鄉餘夫授田二十五畝鄉法也遂人餘夫田萊如正夫之數野法也然六鄉爲四方之標準故野法必本於鄉法卽如遂大夫三年大比帥吏與甿非卽鄉大夫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乎鄙師所謂祭祀非卽黨正所謂祭禜乎其他亦有互文見義者六鄉詳軍制伍兩卒旅師軍而田制亦在其中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是也六遂詳田制遂溝洫澮川然軍制亦在其中頒賦邱乘是也六鄉有大司徒六遂則爲遂人六鄉有小司徒六遂則爲遂師尊卑異官其爲掌鄉掌野則一也先王因地之遐邇以命官

因地之高下平衍沃壤瘠土以盡田以教以養以耕以戰以守其法可謂詳且備矣苟得人焉本仁愛之心布先王體國經野之政度土地之形審時勢之便變而通之行而宜之不必區區較量於鄉遂異同有無間庶周官之法可行而王道可再見也昔人謂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善乎王平仲之論也曰六典乃周公詳勤治平之書均平四海因革百王制作詳備應若是耳非必當年一一已試之實錄也讀周禮者涵詠其位天地育萬物之心畫可耳舉而措之損益潤色自有妙用句櫛字比推求得失抑末矣

遂大夫

則率其吏而興甿

甿農民也興擧也於農民中擧其賢能者耳康成云擧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斯言當矣或謂鄉主教遂主耕鄉之賢能以道德遂未嘗以此教安得以此興余謂六遂之地民曰野民牲曰野牲道曰野道役曰野役職曰野職賦曰野賦以其地遠於國諸凡朴畧故皆以野名之所教者稼穡之事爲多故曰遂主耕非以野鄙之而謂此中無人也詩曰或耘或耔又曰烝我髦士則髦士非出於耘耔間耶大舜歷山伊尹有莘諸葛南陽又孰非自耕稼中來也周公無逸

諸篇其言農事纖悉俱備是天下良農莫周公若其才之美孔子稱之又安得謂農民中無奇才異能也至謂遂未嘗以此教則又不然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又曰施教法於邦國都鄙則六遂中之賢能固皆大司徒之教所漸磨涵濡而成者也

以四達戒其功事

鄭康成以夫家眾寡六畜車輦稼穡耕耨旗鼓兵革爲四達劉執中以食達兵達賢達能達爲四達二家分數四事經無明文可强以事分配之乎鄭鍔云遂大夫達之遂人遂人達之司徒司徒達之於王王氏曰自下達之於大司徒自大司徒達之於遂人自遂

人達之於遂大夫自遂大夫達之於爲邑者鄭氏曰自遂大夫達縣正縣正達鄙師鄙師達鄰長鄰長達里宰三家又以上達下下達上上下遞達爲四達又何據以轉遞之四爲四達乎余意四達且渾說不必指數易氏所謂四達而不悖者得之如爲公邑者四達於邦甸之地爲家邑者四達於家削之地四達而戒功事則民無不趨事著功者矣功事之戒即教也

草人

掌土化之法

草人土化法辨九土之宜施九等之糞及下篇稻人稼下地用治水蓄泄六法以揚芟作田其事至纖細矣而先王必設官掌之其爲農民慮甚周所謂其小無内者也糞種八爲獸骨其一爲麻王氏云以麻子擣之以漬種劉執中謂取九獸之糞非是獸骨漬種取獸骨焚爲灰煮汁以漬種也或謂以汁糞地骨汁能有幾何徧糞地乎且與經文糞種義乖芒種二字升庵以注者不知其解引農書郭賦爲証可不必芒種即稻也稻未有無芒者不過言下地種稻耳

土訓

掌道地圖以詔地事

誦訓

掌道方志以詔觀事

地里有圖方域有志覽地圖而古今之形勢邊腹之衝僻山川之易險地事可知也讀方志而帝王之成敗賢奸之消長風俗之醇離其事可觀也居堂宇之内而九州如指諸掌千古如睹諸目矣夫地圖之掌於司徒方志之掌於外史者王固久嘗識之及巡守所及土訓誦訓二官夾王車以從復爲王歷歷手指口道之以詔地事觀事焉向附於耳今矚於目覽今形而思古事即昔聞以証新見涉歷既深得喪既審以法以戒其可以匡君德而益王治者豈淺鮮哉此土訓誦訓之大者至地慝方慝等精察其利害媺惡便王飲食起居得宜特徵者耳地事鄭註謂若荆揚

地宜稻幽幷地宜麻穀事若魯有大庭氏之庫殽之二陵何小之乎言地事穀事也甚非

廩人

以治年之凶豐

自古理財之道家國天下不過耕三餘一量入爲出八字廩人以歲之升降爲用穀之隆殺故年適豐不侈於有餘年適凶不苦於不足治年之術莫善於此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年上斂而藏年下出而賑倉人有餘則藏之待凶而頒之後之常平義社諸倉皆祖於此此皆古先聖王耕餘量出之遺法也後世治法具在治人絕少一遇饑荒間値良有司乃以上聞文移反覆比及報可而百姓已𢙏廩待斃矣及賑恤令下官之潛侵吏之濫支奸以巧得愚以拙失者比比也至無狀司牧逢迎上意水旱秘不言坐視饑吡流離道路塡委溝壑而膜然無一毫矜恤之心者更無論矣悲夫

周禮質疑卷四

襄城　劉青芝芳草纂

春官

大宗伯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五祀雜見經傳月令以五祀爲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以五祀爲門井戶竈中霤禮運中霤國門國行戶竈是爲五祀禮運之五祀與月令同而白虎通則易行爲井楊升庵以井兼行蓋行井間道也古者入家同井由家至井井有入道入家所行非有異也鄭節卿云門戶人所資以出入中霤人所資以居井竈人所資以飲食陳氏云中霤土用事故祀於中央竈火用事故祀於夏井水用事故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祀於秋鄭鍔云中霤土也季夏祀之井水也冬祀之門金也秋祀之戶木也春祀之竈火也夏祀之皆五行小神之在地者是足補陳氏祀中央之時而增門戶爲金木以足五行之數也升庵又云祀戶以羊竈以鷄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蓋五祀皆爲人所資而祀以報之又必有其時與物今元旦祭竈祭土地之神土地即中霤也二祀徧今士庶家矣余按女祝掌王后之內祭鄭

註內祭宮中竈門戶宮中小祀豈可與社稷五嶽同科王平仲云五官之神在四郊者亦得稱五祀宜從鄭註說是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

此鄭註所謂賓禮之別有八也此八者皆以諸侯見王爲文朝宗覲遇諸侯以四時而見王也諸侯之事名以其國事來謂之時見統以諸國事來謂之殷見天子之事不時各至者謂之時聘同時畢至者謂之殷頫蓋王者以賓禮親諸侯賓道以親諸侯爲主故曰諸侯修王事王皆以禮見之也鄭註以諸侯見王

爲文只云六禮非是鄭鍔以小行人有曰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遂定爲王有頫禮於諸侯而以行人時聘結好殷頫除慝爲王見諸侯之文何其固也如以三歲徧頫爲頫禮則歲徧存五歲徧省又何禮乎至於四時之見賈公彥云春則東方盡來夏則南方盡來秋則西方盡來冬則北方盡來陳及之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或以方計或以歲計煩數已甚王制諸侯於天子五年一朝是四方諸侯六年乃一朝但以春來則曰朝夏來則曰宗非定以四時見爲常制也

以軍禮同邦國

凡邦國有異志與謀者以軍禮一之故曰同

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

註謂親爲親其恩謂成爲成其性疏以親迎諸事是親其恩上敬行孝弟是成其性似不如鄭鍔所云親男女之情成男女之德方與經文親成綱以男女字行備合也至陳氏之說余竊疑焉陳云冠禮賛曰筮賓行之於廟冠之於阼醮之於客位祝之以成德字之於伯仲責其爲子而孝爲弟而悌爲臣而忠爲少而順也是矣獨曰見之於母母拜之見之於兄弟兄弟拜之方責以爲人子等項是遂何遽敬其悖禮害義已甚古必無是冠禮也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天產地產舊解煩多然莫善於易氏之說易氏曰天之所以產萬物者陽也陽以動爲主是以流行發達或至於不中作之以陰德則陰之靜者足以濟乎陽之動其散見於萬物者無非秩然品節爲造化至中之理聖人體是中而制禮亦所以防天下之不中地之所以產萬物者陰也陰以靜爲主是以深沉而厚或至於不和作之以陽德則陽之動者足以濟乎陰之靜其萃見於萬物者無非翕然交暢爲造化至和

之理。聖人體是和而作樂。亦所以防天下之不和。鄭註謂陰德爲男女之情。陽德爲分地利以致富。其論何其迂遠而支離也。至下文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則王昭禹之說最爲簡易明快。昭禹曰。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惟其爲天地之和序。故能合天地之化。和故萬物皆化。序故萬物皆別。惟其能化別羣物。故能合百物之產。惟其和氣以通乎幽。則鬼神之無形。可得而事矣。以治乎明。則萬民之雖愚。可得而諧矣。以格乎物。則百物之有知可得而致矣。

小宗伯

辨廟祧之昭穆

按禮器。家語。穀梁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子常法。七廟者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黃氏曰。太祖一。祧二。親廟四。是爲七廟。合廟與祧乃七。非祧則止五廟。豈古制哉。即以周家七廟言之。或以爲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亦非也。自穆王上至昭王康王成王爲四親廟。則文武正在二祧之位。至懿王時則文王當遷。至孝王時則武王當遷。然二廟不可去。故別立二廟。謂之文世室武世室。而所謂三昭三穆者自在。王肅以下以爲七廟之外更有文武二廟是也。王東巖以爲累世之後。但以文武居七廟之數。是周家七廟但以文武虛位足之。實五廟也。必不然矣。王平仲云。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如此庶方合七廟爲天子常法。

肆師

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

國祀之禮。天神地示人鬼之位。及祭之物與器。大宗伯定其位而言物與器之所當用。肆師備其物與器以致用。而祀禮立矣。王昭禹謂大宗伯得禮微而難知之義。肆師明禮粗而可陳之數。豈大宗伯不明其數。肆師不知其義乎。蓋祀禮之義寓於數之中。大宗

伯命之。肆師陳之。故曰佐。非義與數大宗伯肆師分任之也。至下文用玉帛牲牷。鄭鍔解義甚精。祀必以玉者。取陽精之純以禮神也。必以帛者。取人功之勤。必有牲者。取天產之精。而易氏言大祀次祀小祀之異用。其義亦精。大祀貴精純而尙質。故用玉帛牲牷。次祀則加以文焉。故用牲幣。小祀則牲以致其味。以其禮之近乎人情者也。故用牲。

類造上帝

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王介甫云類造皆祭名。而項氏謂在軍中言類造。類其位而造焉。蓋一祭。此解與註謂造猶即。以類禮即祭上帝恰合。其說較長。余

謂類者上帝之祭造者宗廟之祭王者出征必載木主木主即廟主也故軍中類上帝兼造宜之耳

祭表貉

康成謂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是矣謂禱氣勢之倍增則非古者將卜祭先卜將用火祭權又將何所禱乎

鷄人

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

鷄向陰伏向陽鳴至於司晨先王尊祭祀故特設鷄人之官頒養鷄使嘑旦以警百官之惰慢者嗚呼雞爲物至微而一鳴所關甚巨在禮文王朝王季雞鳴

而衣服至寢門問安否孝子以事其親也詩云女曰雞鳴子與視夜賢婦以警其夫使不懷於宴昵之私也又云雞既鳴矣朝既盈矣賢妃以告其君欲早起視朝而不即於安逸也推之雞鳴而起孶孶爲善孶孶爲利又豈非舜蹠之所以分哉當此雞初鳴時旦晝所爲未交夜氣所存未動精明純一洞洞屬屬古來賢聖戰兢惕厲未有不從此一夕爭人禽者先王於春官中特設雞人其旨微矣

司几筵

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

此所謂天子之席三重也陳氏曰王之次席繅席與莞筵而五是以次席繅席加重焉而成五也賈氏曰五重據祫祭而言若禘祭當四重時祭用三重是以祭之名而異席五四三之重也陳氏曰王天道故席用三所以爲陽奇諸侯地道重一席所以爲陰耦是又以陽奇陰耦論席用三用重一之意也迄無定解余謂鄭鍔謂莞筵紛純以全體爲之質繅席畫純以文采爲之文次席黼純以斧形爲之斷文質備於內然後以斷行之外故莞席在下繅席在中次席黼純在上如此爲設三席之義備矣正不必區區較量於爲五爲三之間也

左右玉几

凡所憑以安者不坐何以憑將謂立亦可憑或左或右天子亦無側倚以爲憑者陳氏謂朝覲會同立而不坐誤矣且引曲禮爲証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曰覲當宁而立曰朝余謂朝覲之時天子下詢諸臣上奏其論道經邦反復辨難者不知有幾豈一立所能了所謂而立者謂朝覲之時天子當依當宁而中立也自後之坐不待言矣必定以爲立而不坐何其固哉荀卿曰周公負依而坐諸侯奔走堂下周公攝位尚負依而坐天子乃獨立哉

天府

而獻民數穀數

民數穀數天下之大寶也故與大寶器同藏於天府然先王之意豈苐曰藏之云爾哉民數登下穀數多寡權度其間以為平歲之經制至水旱不虞則有三十年之通在林氏所謂獻民數穀數是為致太平之要務也祭其神而獻其數王拜受而後登於天府先王之重民數穀數也如此後世乃虐天民而暴天物亦獨何哉

司服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節

天以十二朔成歲王者法天衣裳所以備十二章也十二章者彰君之德故必取象於十二物使之被服

不忘以全其德焉疏云日月星辰取其明山取其人所仰龍取其能變化華蟲取其文理宗彝虎取其猛蜼取其智藻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取其養人黼取其斷黻取臣民背惡向善或謂山取其鎮安黻取其判劉執中曰日以象其陽德月以象其陰德星辰以象其經緯山以象其生殖雉以象其耿介（尚書注云華蟲雉也）宗彝以象其芬芳藻以象其仁物此諸家言取象之不同也舜觀古人之象繢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於裳陳君舉以龍山華蟲皆德之上故繢之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皆德之下故繡之於裳執中陳氏又謂繢於衣者六德顯於外繡於裳者六行根於中與舜六繢六繡同與君舉言繢繡異此諸家言衣裳繢繡之不同也余謂取象繢繡同異無關緊要解經務得先王本意之大者普乎浚儀王氏之言曰服以象德服是服者必全是德一德不備不足以臨民故觀其象必惕然三省焉彼其象思其義行其德夫豈徒致飾以華其躬寓數以示等威哉嗚呼先王於服飾之間三致意焉豈無故哉名以命之數以紀之遠取諸物近彰於身欲王者朝夕之間時睹於目時警於中知服飾不能須臾離諸身即知省察不可須臾忘於心顧名思義終日凜凜以無愧斯名無忝斯義而君德成矣此所以為典禮

之大者後世視為具文於先王取物命名之義畧而不講哀哉

冢人

掌公墓之地

鄭註公君也若以公為君則下文先王更屬何人劉氏以公為其先王以下其族葬於此得之王昭禹謂地屬於公非私有之郝氏謂公墓猶言官墓皆此意也

凡有功者居前

居前鄭註居王墓之前王氏非之謂在應葬之域昭其列而居前甚是

職喪

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

五禮至今日敗壞甚矣而凶禮爲尤甚臨喪不哀尼父弗觀世子哭泣弔者大悅言凶喪之貴哀也子羔三年不見齒所泣者血君珍淚灑石成痕淚淩地成醎古孝子遭喪惟見血淚流耳今則不言戚而言易矣召朋祭奠以酒肉爲歡樂演劇送葬以衆多誇鄉里愚者羨焉爭相倣效君子憫之弗能止也先王職喪之設豈得已哉五服之異制也貴賤之異儀也殯斂虞祔墓祭禘嘗之有定法也有職喪以主之則事皆適中無過則無僭於上者矣無不及則無遺其親

者矣吾願倣古法設職喪亦以過不及爲準無過則無無禮之侈靡以敗俗而辱親無不及勉爲孺慕之懷以報罔極之劬勞勿安甘旨之爲以忘哀哀之父母職喪者以德教動之以至情則民感而化以法繩之以嚴威則民畏而勉凶喪之禮下逮萬民庶幾稍近於古也乎

大司樂

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

古來掌樂之官多使掌教何與甚學政必自樂始古者十三學樂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其善心而收斂其邪志此爲凡子弟言之也至國子弟驕縱成性驕悍惰習尤爲難化惟納之鐘鼓管絃之中發音以靜其神舞蹈以和其氣優游浹洽動盪鼓舞庶幾潛移默化而不自知也有虞之世命夔典樂教胄子正此意耳成均習樂之所大司樂以樂官之法治學政樂德樂語樂舞樂官之政也中正和樂之德積於中發而爲語安雅中節必無鄙倍之響德言也形而爲舞俯揚合度必鮮暴慢之態德容也德足以有爲言足以有應容足以有接皆由樂陶冶而成之樂不綦重哉然大司樂猶退然不自以爲足也必延請有道德者使教焉及其死乃謂之樂祖而祭於瞽宗未嘗以師道處之此

古人掌教寓於掌樂之深意也西漢博士隸太常猶有大司樂掌成均遺意至宋東宮官左右春坊每用武弁小[illegible]者先王合國子弟之學其法蕩然矣惜哉

瞽矇

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詩如商頌周頌之類奠定也已定之世繫諷誦詩因知已定世繫之盛衰用是番諸樂章而奏於祭享之時使人君知前世有德則盛而子孫世繫綿長無德則衰而子孫世繫微弱國語所謂昭明德而廢幽昏以怵懼其心者又鼓琴瑟以合而和之樂作而情肆

發善抑惡提於影響皆謦欬誦之致之之功也鄭鍔以諷誦詩世爲何世何以諷誦乎又以奠繫爲何瞽矇於何定其所傳之繫乎其解謬甚

典同

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

先王因聲制器律向和而中度則陽聲順於上陰聲順於下而黃鍾得其準矣劉執中曰黃鍾之長用之以起度則樂器修廣之所資黃鍾之容用之以起量則樂器深閎之所頼黃鍾之重用之以起權則樂器輕重之所出黃鍾之積用之以起數則樂器多少之所差黃鍾之氣用之以起聲則樂器宮商之所祖故

爲樂器者必以律同爲之本余謂制度量權衡又必以樂器之黃鍾爲本以黃鍾審度則分寸尺丈引之五度審以黃鍾嘉量則龠合升斗斛之五量嘉以黃鍾謹權衡則銖兩斤鈞石之五權謹舜典曰同律度量衡此之謂也夫度量衡曰同言其不可二也今度則有縫尺匠尺之不同矣量則有商量官量之不同矣權則有京法廣法之不同矣參差錯互因緣爲奸若以黃鍾所準之度量權衡式四海俾有司遵奉畫一無得增減庶幾乎先王同文同倫之盛治也夫

籥章

掌土鼓豳籥

周家王業起於豳故用豳籥以籥而獻豳詩之章逆暑迎寒則歌之祈年祭蜡則歌之欲使其子孫無忘先君王務農教稼之勤苦耳孫氏曰周先公出入田里撫摩其民無勢分之間曰殆及公子同歸爲公子裳獻豜於公入執宮功躋彼公堂皆室家父子感其君者深愛其君者切序曰陳王業見王業所由與也旨哉斯言後世君王深居簡出聞事田畯蹤跡其民而已曾未訊及閭閻疾苦稼穡艱難固欲治平得乎

司干

掌舞器

疏云文武二舞所執之器皆司干掌之籥師教而不

掌王氏謂武舞司干教之非也此亦如走樂之舞旄人與鞮鞻氏共其事但鞮鞻氏掌而不教旄人教而不掌正與此同

大卜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

國之大事待決於龜者有八征象與謀果至雨瘳將以卜吉凶也征鄭司農謂征伐人王氏兼行役言亦是方謂亦云行巡守巡守有定期何以卜爲象鄭司農謂災變雲物舉易天垂象以明之方謂有所造作小之乎言象矣與鄭司農謂予人物與當辨一介道義不須卜也劉執中云與奪之利害鄭鍔云將合人

以共事得之謀決大疑定大難也果爲事卜卜其成否鄭鍔謂決其進退猶爲近之明齋曰果古祼字祭莫重於祼儀禮卜祭之類則非矣至爲師卜卜其至否雨爲農卜卜其雨否瘳爲疾卜卜其瘳否

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註云凶則告王救其政若以爲政凶而告王救之者余謂凶則告王以政救之修德政刑政以救之也救之於凶兆將萌倘可轉凶爲吉救之於凶徵已著則見凶必爲災是在人君時存敬畏之心預盡修省之道而已嗚乎詔救政一言眞大卜之官箴也夫

簭人

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

凡占有心則不應龜蓍何心之有故簭者卜者必託於無心之物以決之疏云按洪範龜從筮逆又云先卜後筮筮不吉又卜得無出於有心乎語曰再三瀆瀆則不告正謂此也註云於簭之凶則止不卜庶幾得占之道矣

占夢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於王王拜受之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

註云羣臣獻吉夢於王歸美焉則王拜受得無樂詔而屈體乎舍去謂讀爲釋舍萌猶釋菜釋菜以祭以贈惡贈惡亦何須祭鄭鍔曰季冬之月歲旦更始迎新送舊之時聘問也如聘女之聘聘而來也贈送也如贈行之贈贈之使往也夢者禍福之機之先見者鄭言聘其吉夢迎受福也贈其惡夢除禍萌也釋甚明快至云用菜萌以祭亦非劉氏謂萌兆也夢不吉則求所以不吉之萌兆於四方而舍去之以贈其惡夢則得之矣

大祝

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

大祝六祝爲四海萬民祈福而已以辭應信欲其報應之不爽也祈福祥求永貞總六祝而言賈氏謂祈福祥卽吉祝求永貞卽年祝特取二事爲總目殊非經旨順祝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四時和順耳如註云順豐年則年祝又何說也吉祝註謂祈福祥文與經文祈福祥混鄭鍔以有五福之備無六極之凶爲吉得之化祝鄧氏謂化廣被非是鄭鍔申明註弭災兵之旨謂變禍亂爲和平移哭泣爲歡笑解化字切當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

天下至不同者莫如人鬼六祈曰同何也神人一理先王與鬼神合其吉凶德同也亦欲與民同其吉凶患同也故六祈云同耳攻說二祭鄭司農皆謂以辭責之非經文五六分配之義攻鄭鍔解爲長曰攻如

鳴鼓而攻之。攻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然旱而乾水溢。災變不常。是神之罪。故以辭攻而責之。說。劉執中解爲長。曰。說謂以論說所求。若湯旱告雩曰。政不節歟。使民疾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六者自責以說天。

喪祝

乃載遂御

遂御。鄭司農謂喪祝爲柩車御也。喪祝所掌者多矣。御車必非其職也。其說非是。

司巫

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註。雩旱祭也。旱豈巫舞雩所能免。魯僖公舞雩不得雨而欲焚巫尫。過矣。楊氏曰。龍見而雩。詩頌所謂祈穀於上帝者。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聖人爲民心切。遂爲百穀祈膏雨。耶其論雩祭當矣。余頗疑帥巫舞雩非先王盛世之制。

掌巫降之禮

註。降下也。巫下神之禮。王氏曰。大旱帥巫。帥女巫也。後世巫婆下神本此。然先王命官之意。已誕妄不經甚矣。決非周公作也。

大史

大史掌官書。或作。或藏。或讀。不一。其事典法則之書。大史所建。建作而立之也。約劑之書。大史所藏。以貳六官者也。正歲年序事告朔頒邦國皆大史治歷以明時也。卜日以禮書協事。大史與羣執事所共讀也。祭日執書朝覲以書將幣執書皆非大史所藏乎。大師抱天時。天時吉凶之式。載於書。大史所抱而藏也。大遷國抱法。法。國之典法也。大史守而藏之久矣。遣日讀誄。賈氏所謂讀誄其德行。故作謚。史記其言動。故讀誄是也。射事飾中。舍算。舍釋也。射中則釋算以記其中之數。大史釋之者。大史職當記注故也。蓋大史所掌者多矣。事悉關官書。後世史官專以撰述爲職。失其旨矣。

小史

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

葉氏曰。王制大史執簡記奉諱惡。小史者大史之屬。故詔忌諱與奉諱惡之職同。蓋以人君行事。當知就善避惡。卽吉忌凶。故王之忌諱。莫如惡事之當諱忌。鄭鍔曰。詔告之以王朝之忌諱。使無犯焉。易氏所謂有事如賓祭之禮。忌先王終日。諱先王之名。詔王於行禮之時。使之知避是也。鄭易二說較長。

保章氏

察天地之和

和與乖反。陰陽和則物暢茂。陰陽乖則物催傷。萬古

不易之理中庸所謂致和萬物育是也推之一身和則一身理一家和則一家昌一國和則一國治天下和則天下太平矣忿戾暴慢驕恣縱肆亂亡之階也

以詔救政訪序事

災變見於天救之必自政事卽在政之中但事各有所宜與先後之次耳此序之所以訪也災變未至而象方萌有先時之救政災變已至而形既著有後時之救政詔尊爲人君言欲其時加脩省也易氏謂訪序事於下欲人臣知戒諫矣後世因災異求直言卽訪序事之遺也

內史

凡四方之事書

事書二字王東巖謂小行人得其書反命於王若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及某爲一書共五書之類是也黃氏謂卽外史所謂以書使於四方者鄭鍔謂內史旣掌爲策命以言其人之德及其人治四方之事以書來上則使讀之所以驗前日策命之言不爲溢美諸說繁冗穿鑿非善解經者余謂四方言事之書只六字所包甚廣而其義已明矣

外史

掌達書名於四方

書名六書之名也達欲同文之意

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

書若詔書勅書之類卽其令也書其令卽書其書也爲書而使仍命書之外史職也

御史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治令卽法令也凡治者卽凡數從政者六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皆治令也而法卽寓其中出自天子以治邦國都鄙及萬民者冢宰頒而行之御史則書寫傳播以授凡治者又攷察從政之從違凡數之大槩數之也因料其不如法者正所

謂贊冢宰也王昭禹以從政登下多寡之數不可不知故有凡數鄭鍔謂數小數凡總數區區者校從政數目小之乎言御史職矣贊書鄭註謂倚書作誥文非魏氏謂贊冢宰令書寫藏其副是

巾車

王之喪車五乘

鄭註木車始遭喪所乘素車卒哭所乘藻車練所乘漆車禫所乘賈氏曰天子至士庶車五乘貴賤等喪車自始遭喪至禫異車而不辨貴賤者統三年之喪言之也劉執中謂三年之喪皆乘木車齊衰之喪皆乘素車大功之喪皆乘藻車小功之喪皆乘駹車服

緦者乘漆車是又以服之輕重而異其車矣禮天子諸侯絕旁期親又安得與士庶同以服異車哉

周禮質疑卷五

襄城　劉青芝　芳草　纂

夏官

序官

王六軍

大司馬所握之六軍通王畿千里而言非專以六鄉為六軍也若六軍盡出六鄉則六鄉之人歲歲無寧晷矣鄉遂之征十一與二十而三用一而休九與七甸稍縣都則其征十二用一而休四合千里之內遞相更休而調遣之則居有守而國勢壯役不數而民力休洵盛世之算制也按司馬法一成之中百井八百家征調特只三百家十家征一人計三十人一人行而十家合資之餘五百家者留以為番休用是五百家者固以休而逸而三百家者即行乃合資亦不見其苦也周家優民之至意於此可想矣

大司馬

均守平則以安邦國

量地之遠近以為守則勞均而力舒酌與之輕重以為則則法平而人服而邦國有不安者乎

遂以蒐田

春田曰蒐蒐擇也必擇而取之恐害物也春時爲

獸孳尾先王重傷生物之類所以養其仁心故不殺取而擇焉王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又曰不麛不卵皆此意也今春田曰圍禁得無近於合圍掩羣乎且圍中必有麛卵得無近於取麛卵乎月令仲春之月毋焚山林恐傷生意今春田用火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生意安在皆與蒐田之言乖經文之可疑者也

遂以狩田

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田也而軍法寓其中第曰習兵也習殺人也無乃費人乎以田教戰鳥獸害稼者也殺罪獸以當罪人大閱所謂誅後至者斬不用命者天下軍政莫大於是況祭社享礿祀祊享烝咸藉此以備物乎聖王以教兵寓蒐狩又所以事神也後世則徒作禽荒矣哀哉

巡陳眡事而賞罰

巡其戰陳之旗表眡其戰事之勇怯而賞罰之下文愷樂獻社卽賞有功者獻奉主車卽罰不功者其死可弔相王弔之其勳可勞相王勞之功罪別而賞罰明諸然兩事易氏謂陳之隊伍疏數莫不眡之王氏謂眡事機以爲變化皆失之康成謂勞爲勞其傷者亦非功罪賞罰對舉之意也

司勳

以等其功

等功以功小大爲差也五功皆大獨戰功小耳鄭氏以國功民功次王功又以事功治功專於勞力爲非皆非也鄭註王功若周公國功若伊尹民功若后稷事功若禹治功若咎繇此五人者其功寧有高下因事立名列而數之耳至戰功鄭謂若韓信陳平者執俘折馘斬將搴旗耳豈可與伊周比烈於末及之

馬質

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

旬之內更者謂前之所養失其職非受馬者之罪故更之更以其物如其齒毛買以償之也其外否不須償後者夫養耳

則以任齊其行

於其行任物以齊之或輕或重各如其力而其行之足則齊

小子

凡沈辜侯禳

王昭禹曰沈謂貍沈辜謂疈辜侯謂侯禳禳謂卻禍凡四項按羊人云凡沈辜侯禳釁積鄭註積讀爲漬漬軍器謂釁其軍器則沈辜者磔牲沈之以祭侯禳者候惡氣祭以禳去之方與釁積之文之辭爲一類而小子分作四項者非也

掌固　一

夜三鼜以號戒

鼜鼓名也。沈約樂志鼜鼓長丈二尺。三鼜三擊鼜也。夜擊鼜以戒守吏使之聞之。卽所謂號也。易氏訓鼜爲其聲號爲呼其所守者之名。鄭註謂戒爲戒守鼓皆非是。

司險

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

國王國也。五溝五涂卽遂人田間之五溝五涂也。賈氏以爲非何也。若謂於田間溝涂之外復設溝涂。恐鄉遂都鄙間未必尚有此遼闊之地。任其介畿。若謂於田間溝涂之中復設溝涂。無乃錯互阡陌而割裂乎。王明齋謂遂溝洫澮川。卽有阻御之阨。徑畛涂道路卽有曲折之艱。王畿之內畝畝之中有無形之險者。其說爲長。守禁賈氏訓必因其地之民使職其守禁。是王云授之田則非。既職守禁。先王自有所以養之者。經無明文。不須妄註也。下文以其屬守之。李疏會謂司險之屬其胥徒止四十人。如何守天下之險。上文掌九州之圖方是說天下。此言王國耳。

候人

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

其方其國之方也。國方不一處。故曰各掌。下文方治哉是遠方。遠方各以其方之事來質正王朝以求治者。道治但言道路修治耳。王氏以治爲治其出入迎送之事。與道字分作兩事解非。出入迎送之事在下禁令中。防其侵掠禁也。教其不知恤其不足令也。候人出入迎送之事寧外此哉。

環人

訟敵國

鄭康成謂敵國兵來。則往與訟曲直。敵兵至矣。尚何曲直之訟。鄭鍔謂不辨敵國紛爭之國。則有相攻擊之患。以分我師之勢。恐分我師之勢。先辨敵國紛爭之訟。使不至於攻擊事難而策迂。黃氏謂訟敵國之曲。使知而服之。則師可已。以此釋經。差爲近之。但恐第訟曲而不能使敵遽服也。劉執中曰。訟敵人之過惡以激我師。俾無不怒。一怒而敵可克。權自我操。斯乃得訟敵國之眞解矣。

射人

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

黃氏訓公卿大夫初命見於王。則其位如朝儀之位。而有摯。余謂今經文有其摯。則其爲初命始見之公卿大夫可知。鄭註但云將射始入見君之位。未言初命始見。郝氏以始見不得與燕而射。遂疑爲非始見

矣蓋取經其難之文一思之也

服不氏

射則贊張侯

鄭鍔曰服不氏力足以服不服雖熊虎豹之物皆能服之故使贊之按熊虎豹三侯所畫耳非實有是物也其說悖甚

司士

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

古昔進賢閱者非一人課者非一事舉賢能而賓其禮則有鄉老鄉大夫教三物而興諸學則有司徒辨其官材以定其論則有司馬詔廢置而持其柄則有大宰掌其版而知其數則有司士然大宰詔王廢置者詔之於職事之終也司士詔王治者詔之於論定之初也呂東萊嘗論王制升士之法謂一人之身凡經七級然後得祿非所謂其難其慎者哉魏晉而除古法蕩然矣定賢否於一面之頃取卿相於立談之間以此擇材真材安得出以此取士佳士豈能順此倖進之所以日衆而天下事之所以日敗壞也

大僕

出入王之大命

王之大命國家之安危生民之利病係焉出而宣之於外入而納之於內惟大僕是掌其任何其重也

有壅蔽則上德不下流下情不上達矣章邯之論以留司馬門三日不得見而邯遂降楚趙充國之奏以七日得報而漢遂成功非其明驗哉況僕御侍從左右王者也王之動容周旋出入起居皆在是爲親暱小人近日聞諂僻之辭則政日荒吉士近日聞讜正之論則德日進固有潛移默化而不自知者先王以上大夫爲之厥有微矣記曰射人師僕人師信所謂風義之臣也後世左右王者皆弄臣耳鄧通是也雖漢文且不免可勝歎哉

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

辭於三公孤卿以不眡朝之故告之也三公孤卿大臣也若以安燕廢朝其何辭以告大臣乎先王戒王勤政之意微矣

槀人

弓六物爲三等

鄭註謂以上中下三等之士分爲長短三等之弓而服之因人各有所宜也上士皆宜長弓中下士皆宜短弓易氏謂視其身之長短而爲三等之制得之

校人

掌王馬之政

成周馬政有牧於民者八軍之馬也邱甸歲取馬四匹之類乎特官給芻秣有警則供其召發有牧於官

皆校人所掌也牧之有地教之有法養之有人出入有時特以給公家之用興師遣騎公家私乘皆有所備焉後世皆養於官漢馬缺將相或乘牛車唐馬盛一繼輒易馬而馬政不可問矣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宛十八萬明年貳師取善馬僅得善馬數十匹大僕張萬歲領羣牧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馬之蕃至七十萬六千岐豳涇寧西河數千里之地悉為牧場四海騷動閭里蕭然耗矣夫然後嘆周家馬政之盡善也

趣馬

簡其六節

疏云六節即上種戎道齊田駑六種是王明齋謂此專指贊正良馬安得以駑馬雜之乃行止進退馳驟之六節也此解亦虛而無據劉執中曰目以知其瞻之不驚口以知性之不悖耳以知其力之不礙蹏以知其血之有餘毛以知其氣之不暴蹄以知其行之不跲六者簡馬之大節也節同然後信為良馬得之

職方氏

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

天下地圖司徒營之司馬職之而職方氏掌之者豈徒識四方形勢險易阨塞之所在哉辨其人民而知強弱剛柔之異俗辨其材用而知布帛財貨之異資

辨其九穀則生殖別辨其六畜則物產殊性然後以數而總其要復以數要而周知其利害大司馬按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利興害除使九州之廣無有不貫之利者皆由此嗇之也再考古人圖志每秘而不宣者何將以弭姦也戰國策士案圖籍以闚周江都淮南本輿地以謀變豈非地圖泄布之所致與後世郡縣圖志貯於庫而付以吏有司遞傳不輕發猶有職方遺意今乃任人私竊而增刪之古法蕩然矣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

九州之國曰鎮曰澤曰藪曰川曰浸曰利曰畜曰穀

八者九州之民資之以為利者也九州之土東西南北異方山林川澤異宜男女異數玉石異產黍稷稻粱異種丹漆絲枲異利廣谷異制民生異俗職方辨其異以教其所宜如高者黍稷下者稻多如其地以布種也東南絲纊西北織皮如其方以將業也九州之土性與人性各安之而不拂而利有不同貫者乎嗚呼先王經國大業不出服食財用有無利害之間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蓋在於是後世高談王霸之略者乃以此為鄙事細業卑卑不足道不亦悖哉

王將巡守則戒於四方

先王巡守之制恐列服職廢事也然不預爲之戒恐近於不教之殺故設職方氏之官於將巡之時即戒於四方示以不敬戒之刑及王行所至則先道而巡前所戒之令以考其率否而施其賞罰上下通達畧無壅蔽制何善也漢初遣謁者循行天下猶有職方遺意自元封後部置刺史每秋分後行部以六條察吏生殺出刺史掌握而下情不上達矣迨宣元間天子有郎官之出宰相有掾吏之行各奏所聞此匱彼宣而王於天下事寧復有不聞者乎有明巡按之設所以代天子巡守也威風若雷霆迅疾若閃電明察若鬼神行部所歷顯良善而除凶殘只在須臾間猶存古法乃皆撫忌其擅奪獨持之柄而此職遂廢哀哉

合方氏

同其數器壹其度量

鄭註同其數器權衡不得有輕重壹其度量丈尺釜鍾不得有大小旨哉先王之法也余嘗欲在上者以數器度量一定之規頒示海宇崎重畸輕之弊絕商權衡平閒大閒小之奸除而丈尺釜鍾準雖有滑胥筭能高下其手乎

訓方氏

誦四方之傳道

原缺第十一、十二葉

書時尚煩審訊哉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

刺有二義三刺之刺斷取也下文刺宥之刺殺也上服罪之重者宜施上服之刑下服罪之輕者宜施下服之刑先儒以劓墨施於面者爲上服宮刖施於下體者爲下服謬矣

士師

掌士之八成

邦汋執取機密以爲本邦害者邦諜刺探陰事以爲異邦間者邦賊賊害邦國者爲邦盜盜竊邦柄者犯邦令干犯邦令者撟邦令詐稱邦令者爲邦朋樹私黨以傾國者爲邦誣造訛言以惑衆者之八者或顯爲病邦之蠹或陰爲亂邦之構皆姦人之所以爲禍本者也士師本八成以治之庶幾預剪其芽蘖也乎

鄉士

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於朝

獄訟辨而死罪之刑別異死刑必有要辭又恐其虛承也一旬永者實而訊者審矣然後職聽於朝與衆共棄焉

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

皆在公也各麗其法各引法以證也議之公而援據審獄訟有不得其平者乎

朝士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辠

鄭司農及王安石鄭鍔皆以爲攻盜鄉邑及家殺之無罪攻盜鄉邑及家此叛逆也尚論殺之有罪無罪乎盜謂盜賊徒黨已成軍伍勢將猖狂不可遏止鄉邑及家人皆得殺之無罪其鄉邑連下解

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

昌黎復讎狀云周官復讎先告於士無罪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此謂不能先告於士者倘猝遇仇讎何暇先書於士乎且復讎多不使讎知顯白於官不慮讎之聞風遠遁乎但復讎後士必究其果讎與否讎則旌否則抵罪庶法與情兩得之

司民

掌登萬民之數

內則子生三月父名之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宰遍告諸州伯州伯藏諸州府三年大比司寇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凡以重民之生也而司民乃屬主刑之秋官得無戕民之生乎不知聖人制刑本於好生故以三典酌刑以三刺斷獄以五聲求情以八辟議罪以五禁左右刑罰以八成預防姦禍詳而慎之蓋惟恐一獄成而民數即闕其一也又曾

以春春主仁仁哉秋官也重民之生憐民不再生是天下全民生者莫秋官若管子謂法者人之父母不信然哉歐陽瀧岡阡表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寔可爲千古典刑者官箴也

司刺

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

司刺掌三赦之法三赦之外皆在所不赦也後世動言大赦惠姦賊良善莫大焉管子謂赦爲小利大害又曰惠者人之仇讎盜有見於此矣諸葛治蜀赦不妄下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所以伯仲伊呂者正在此

掌戮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墨劓宮刖髡五者不死之刑也先王全其生必思所以養之又必思所以用之門關內囿積之守養之用之也盛世無棄人職此之故

司隸

掌帥四翟之隸

蠻閩夷貉四翟總名其性鷙悍不可畜先王居之四裔以禦魑魅者而可使之執其兵以守王宮與野舍乎五步之內變出非常將柰之何晉惠公誘陸渾之

戎遷之伊川尙遏諸姬爲中國患乃引而近之以爲左右侍衛必不然矣此先儒所以疑周官多僞也

布憲

掌憲邦之刑禁

康成註刑禁者國之五禁王志長曰刑司寇五刑禁卽士師五禁禁者禁於未犯之前刑者刑於已犯之後故曰禁者所以左右刑罰也余謂刑以懲惡禁以輔刑義雖相貫而名則兩著鄭解非王解是

以詰四方邦國

詰者詰責其不如禁令者耳鄭註謂詰爲謹使四方謹行之當執節宣布刑禁時卽令四方謹行之矣何用復詰爲

禁殺戮

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斬戮官刑之名謂官妄行斬戮耳從無私相殺謂之斬戮者康成謂吏民相斬相殺相戮非傷人見血思蘊擁遏而不以告卽令所謂私相和結者攘獄司農謂郤獄不受余謂攘奪之意卽令所云抵捕者篡囚者遏訟訟已到官官遏止之使寃枉不伸此四者掌司皆以告於有司而誅之

禁暴氏

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

力正爲亂暴以強力脅正人者劉氏謂脅衆從已似矣謂以邪爲正尙未是亂暴胸懷王昭禹謂惟亂惟暴乃以力而正之人之力有所不敢敵則不得已而聽服焉是之謂力正則大非似人爲亂暴在我只能以力服便被告誅先王必無此刑典

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

凡國無故聚衆庶必將爲亂爲暴故特戮首惡以徇衆王氏謂聚衆庶爲祭祀田役之屬祭祀田役國之大事衆庶之聚宜矣卽有犯禁者亦豈遽至於戮哉其說非

大行人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謀冬遇以協諸侯之慮

春朝秋覲夏宗冬遇四時王見諸侯之名耳圖事比功陳謀協慮王考四方諸侯之績耳疏謂春東方來豈東方諸侯但圖事而不比功陳謀協慮乎說者又謂圖事取義於春豈夏秋冬皆不可圖天下之事乎蓋先王朝覲之禮君臣一歲必相接上恩無不下流下情無不上達耳來朝以方恐諸侯咸集王畿壅而四海空也考績以時偶別名以括舉非績以時分而不可易考以時定而不相貫也通其義不泥其詞庶

兇固哉之譏乎

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

書言五服一朝武成叙諸侯之助祭洛誥稱諸侯之來會止於五服侯甸男采衛是也此獨言六服有所謂要服者蠻服也去王畿三千五百里政教所不及刑法所不施要約羈縻而已故曰要服惟此蠻服言語不通衣裳殊制風俗異宜不可以德諭不可以情睠不可以威迫昔人所謂四海之外宜存而不論者故先王五服之內不列焉若欲收之疆域之中以王官易其土官道以中華之政齊以王朝之法則上下不寧民官相讐哄呼歎鳴殺戮時聞千百生靈盡於

一日豈不重可惜哉凡有國家之責者宜三復也

小行人

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事故札喪凶荒師役福事禍災之事故也以賻補賙委槁襘慶賀哀弔之五物治之非札喪等外別有所謂事故賻補等外別有所謂治也蓋總結上文語昔氏謂非獨賻補等而已必且治其事故而使濟焉似與上文作兩事解非是

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及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四方風俗善惡各異小行人以五物辨之以書獻王王於天下風俗善惡周知之矣然善惡必有故在王寧僅知其故而已乎求其源委而知其所以然則必有所以處之矣前二書利害順逆並言與除刑賞必兼舉焉悖逆一書叛寇之事也必思所以征討之札喪一書凶禍之事也必思所以拯救之康樂一書安平之事也必思所以慶賀之因其事之故以施其故之政閱覽而勸懲功賞罰明而取舍當皆自小行人五書之辨異始自行人職廢四方之利弊萬民之苦樂官方之良酷政事之美惡皆壅於上聞雖有明目達聰者亦何從而知之而處之哉安得行人五書之制常行於今古也

司儀

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

古者大經大法存乎禮至度數纖悉則具於儀旧爵賜命掌於春官序爵秩禮詳於秋官大司徒以儀辨等大司馬正儀辨位先王命官分職制禮習儀森嚴不可踰越煌煌乎典憲矣自齎章潭泪三綱淪斁陪臣金奏大夫雍徹惟名與器悉假於人而禮儀尚可問哉漢家列爵二十雜取秦制有唐序爵九品一襲隋陋規周官九儀已大相逕庭矣迨至後世天高地下而禮制廢拜揖登降而儀文乖甚者卑凌尊幼慢長而上下無等其趾高其視仰而鄙背有象極之上

紳與皂隸爲伍冠裳與胥役無別先王體貌儀被蕩然無復存者可慨也夫

環人

凡門關無幾

言有環人送迎則賓客出入不見幾非謂門關不得苛留環人也

掌客

凡諸侯之禮

凡諸侯之禮天子待五等諸侯之禮數也觀下文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爲天子待諸侯卿以下之禮則此爲待諸侯之禮益信矣疏謂是諸侯自相朝

王國待賓之禮又謂掌客不見天子待諸侯之禮亦同諸侯自相待可知余按掌客但言諸侯亦無自相朝之文而輒謂自相朝可乎但言之禮亦無王國待賓之文而輒以其禮爲王國待賓可乎鄭鍔曰攷此下文有夫人致禮事則知爲諸侯待賓之禮無疑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既見之又聯之正所謂助君養賓也而據以爲諸侯待賓之禮之證誤矣

掌交

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

王何好以民之所好爲好王何惡以民之所惡爲惡所謂天下之公好公惡也辟行之使邦國諸侯辟行

之與聚勿施耳後世上多私好私惡而其下亦多私探其好惡於深宮矚矣發與之則於是聲色狗馬財賄寶玩土木神仙諸項競進迎投矣讜言正論上所忌也則箝口不言善人良士上所厭也則避不使達隸僕諂媚之徒環侍左右水旱盜賊之形阻其見聞甚之天變於上民怨於下萬民若鼎沸四海如累卵而九重之上尙視爲泰山之安盤石之固而盤樂怠傲以窮日夜也悲夫

冬官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

六職下文謂然六項六項之中百工居一下文已明言之矣故此云與居也鄭謂於天地四時之職處其

一百工一技藝耳安得當司空之職而與六官並列乎鄭解非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

王公自是王之三公三公坐而論道其來舊矣東巖謂王公乃王與三公誤矣王昭禹曰王公制法以示百工三公與天子坐而論道經邦大業都在所論中百工之事似無煩三公制法也亦非

輪人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

陰陽之木有以山南北分者山南爲陽山北爲陰行

有一木之南北分者向日爲陽背日爲陰疏謂矩謂外就樹刻之記其向日爲陽背日爲陰之處然後以火養其陰是以一木之向背言也天下之木皆有向背凡斬轂者必先記木之處而中分之以火養其半亦不勝其煩矣鄭鍔謂木在陰者失之太柔木在陽者失之太剛以之爲轂必不勝其任故取材之道要當順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因天時之冬夏變木材之陰陽其材必美余謂陽木斬於仲冬必無太剛之失陰木斬於仲夏必無太柔之失此其材之所以美也以冬夏之時爲規矩而斬伐之則剛柔適均而陰陽無偏山南北之木無棄材一木之向背皆可用此矩其陰陽所以爲斬轂之道也與

㮚氏

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

量之爲制不同周用四營之數四龠爲合四合爲升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鬴計一鬴六斗四升也西漢之量以十衍之升十爲斗斗十爲斛計一斛十斗也其爲量也金錫爲之金錫必改煎然後權其多寡以準平之以量量之六分金一分錫鑄爲汁以納於模範之中而嘉量成矣四方觀之以爲則萬世守之以爲法洵美且善也按鬴金重一鈞三十斤也求以六斗四升之物市人日手舉以爲用難矣況斛耳皆附於鬴是斗升萃於一器何以分別而量物乎余謂生今之世行古之制而不必泥於古此正所謂損益百王也用四營數不若用十成數以十衍量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石推之千百不窮但鑄銅爲之可矣不必金錫相和求其堅明而不裂也不必消煉求精觀其青白之氣候也升斗鑄爲二器藏於內府每省各頒二器藏於藩庫四方準之以爲式不得妄爲增減竹木任民如此則便用而費省器同而制齊師古而不泥其跡斯真今日之佳量也

匠人

匠人建國

周官言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又小宰言冬官掌邦事所謂事者亦不出邦土四民地利之外其百工制器可以畀冬官司空職哉漢儒劉歆校理秘書得考工記遂以補司空之闕先儒多非之余謂匠人所紀建國營國溝洫諸篇其言水地眡景畫參夜考以求天地之中乃王國之中者九里三門祖廟社三朝三市之建置溝洫澮川廣深之規畫邦事寧有大於此者邦土之掌四民之居地利之時猶可想見其遺意焉必當年作考工者採冬官之事條記於此惜冬官亡於秦燼遂無從而証之矣吾於考工取三冊者匠人建國等是也

2072385

21101000486645

S
Z121.5
16

周禮質疑五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青芝撰青芝有詩學闕疑已著錄是書摘周禮舊註及前人經訓互相參證間亦取後代之事以引伸其義頗與鄭賈爲難然臆斷多而考證少宋儒事事排漢儒獨三禮不敢輕詆知三禮不可以空言說也青芝視之太易矣